

上海欽賜仰殿道觀道教文化叢書

江南道教碑記

資料集



JIANGNANDAOJIAOBEIJIZILIAOJI

吳亞魁 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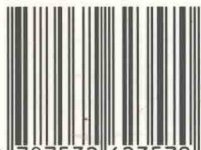
江南道教碑記 資料集

JIANGNANDAOJIAOBEIJIZILIAOJI

上海欽賜仰殿道觀道教文化叢書

SHANGHAIQINCIYANGDIANDAOGUANDAOJIAOWENHUACONGSHU

上架建議：宗教文化
ISBN 978-7-5326-2357-0



9 787532 623570 >

定價：39.80 元
www.cishu.com.cn
易文網：www.ewen.cc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江南道教碑記資料集/吳亞魁編.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326 - 2357 - 0

I. 江... II. 吳... III. 道教—碑刻—匯編—華東地區
IV. K877.424 B9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40059 號

出 版 人 張曉敏

江南道教碑記資料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 海 辭 書 出 版 社

(上海陝西北路 457 號 郵政編碼 200040)

電話: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6 插頁 1 字數 359 000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357 - 0/B · 112

定價: 39.80 元

如發生印刷、裝訂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聯系電話: 021—66511611

序 言

本書名為《江南道教碑記資料集》。

此所謂“江南”，有其特定的指稱範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十幾年，關於江南地方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包括宗教的研究亦復不少，其所界定的“江南”的地域範圍由廣而狹，大略相當於我們現今所謂的“南方”、“東南”、“蘇南、皖南及浙江(北)”、“吳越(蘇南、浙北)”、“蘇南、浙北及浙東”、“蘇南、浙北八府一州”、“七府一州”、“六府一州”、“五府一州”等不同概念。本書所指的“江南”，是雜糅了自然、經濟、文化、歷史、心理等諸多意義的比較狹義的“江南”概念，即明清時期的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太倉州、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等江南六府一州。如此界定，當然更多地考量到了文化地理和宗教地理的意義。

本書既稱“集”，概而言之，就是我們雖已盡其所能地“全面”收錄了現今文獻所見的道教碑記資料，包括那些雖屬同一碑記而出處不一、文字多異者；但囿於資料，此所輯錄者很有可能並非“全部”。好在我們尚有一顆平常心，並不奢望一部小書能夠囊括資料的“全部”，或畢其功於一役。但是，對於已所輯錄者，我們則出處力求明確，輯錄力求準確，句讀力求正確，以真正成就一件“功德無量”之事，而力求少有遺憾。同時，為了保證和提高本書的資料價值，保持文獻的原有繁體樣式也是我們的一個嘗試和堅持。

本書所錄 358 條碑記資料，其前後序次排列，既非根據年代，也未按照地區或作者，而是以道觀名稱的漢語拼音字母為排列次序。所以這樣編排，一個重要的考量就是：同一道教宮觀的碑記資料，可以前後連貫，集中處理，便於研究者的參考利用。

還有，同樣是道教碑記資料的輯錄，本書與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的《道家金石略》略有不同的是，本書完全錄自各種文獻資料。這主要是因為，年深代遠，實物多已無存，而隨學術積累的豐富和出版事業的發達，原本大都屬於實物資料的碑記資料多以文獻的形式刊行於世。這些刊行於世的碑記資料，恰正是本書的主要資料來源，它們分別是：

《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1974 年、1975 年、1983 年）；

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年）；

《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臺北：大化書局，1990 年）；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

《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年）；

《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

《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1 年）；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

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

《歷代碑志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歷代石刻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正是因上述這些珍貴的史志、碑銘資料的彙輯成冊、影印出版,編輯這本《江南道教碑記資料集》也纔有了切實的可能和便利的條件;同時,就推動和深化江南地方道教歷史的研究而言,此書的編輯、出版,誠有其必要性和適切性。

近些年來,中國地方宗教(包括道教)文化的研究,正日益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心,但這種關注似乎主要來自那些人類學者或者採用了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宗教學者,由此出發的研究,大多是即時的、動態的、描述的和田野的。至於地方宗教(包括道教)歷史的研究,成果並不多見。就這裏比較狹義的江南一隅來說,現有的研究成果,僅有《上海宗教史》之《上海道教史》、《上海道教志》和《蘇州道教史略》等。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當然是資料零散,搜之不易;而本書的編輯出版,正可以彌補這些不足,改變此種現狀。我們真誠地希望:本書的編輯出版,對於深化江南地方道教歷史的研究能夠有一個積極的推動作用。

編輯、出版這本《江南道教碑記資料集》,在我們是一種嘗試,也僅僅是一個開始。本書所覆蓋的“江南”的範圍比較狹窄,此所輯錄的道教碑記資料也是極其有限的;倘能在此基礎上不斷推出更廣意義上的“江南道教碑記資料集”,其“功德”自是

更加“無量”於道教界和學術界。也就是說,《江南道教碑記資料集》之“江南”的涵義愈廣,則江南地方道教歷史的深入研究也就愈有可靠的文獻基礎和資料保證,從而我們更有理由期待“全面的道教史的最終產生”。

編者

2007年12月

目 錄

序言	1	027. 重建德清城隍廟碑	34
001. 清寧報本道院記	1	028. 吳山承天靈應觀記	36
002. 重建保濟顯佑侯廟碑	2	029. 元靈應觀甲乙住持割付碑	38
003. 報忠觀記	3	030. 杭州承天靈應觀記	43
004. 報忠觀置田記	4	031. 任士林承天靈應觀記	45
005. 蘇文忠公(表忠觀)碑	6	032. 崇玄道院碑文	46
006. 重刻表忠觀碑	8	033. 諸葛鑑元等題名	47
007. 馮熙成(採寶廟)記	9	034. 元張與材重陽菴題字	47
008. 吳蔭培(採寶廟)記	10	035. 重陽庵記	48
009. 長春深谷馬法師墓碣	11	036. 重陽庵記	50
010. 長春道院記	13	037. 重建青衣童子亭記	51
011. 重修長生道院記	15	038. 吳山重陽庵天醫行宮記	53
012. 李時勉朝真觀記	16	039. 純陽道院建築記	55
013. 廬隱道院重建記	17	040. 金蓋山純陽宮古今蹟畧	57
014. 重脩城隍廟記	18	041. 杭州路純真觀記	63
015. 重修城隍廟記	19	042. 秦家楫改建丹鳳樓記	64
016. 杭州府城隍廟記	20	043. 俞顯卿(丹鳳樓)關侯祠記	65
017. 重修城隍廟記	21	044. 嘉慶六年郡人陳廷慶重 修(丹鳳樓)記畧	67
018. 城隍廟記	22	045. 賈履上(丹鳳樓)記畧	68
019. 城隍廟記	24	046. 新建東岳天齊仁聖帝行 宮碑	68
020. 城隍廟題名記	25	047. 東嶽行宮記	72
021. 重建城隍廟記	26	048. 重建東嶽行祠記	74
022. 重建城隍牌坊齋廳記	28	049. 長興州重修東嶽行宮記	74
023. 重修吳山省城隍廟碑記	29	050. 重建東嶽行宮之記	77
024. 重修吳山城隍廟記	31	051. 謝賜御書(東嶽中興)觀額表	82
025. 重修城隍廟後軒記	32		
026. 蘇郡城隍廟碑記	33		

052. 重建東嶽中興觀記	83	084. 瓶山洞虛觀重修記	131
053. 重修吳山東嶽廟記	85	085. 洞真觀記	133
054. 署縣羅緒(東嶽行宮倉帝 神祠)記	86	086. 顏鼎受(洞真道院)碑記	134
055. 天柱觀記	87	087. 隆道沖真崇正真人杜公碑	134
056. 天柱觀碣	90	088. 張莊簡公悅重修(鳳仙道 院)記	138
057. 廚院新池記	91	089. 福濟觀造殿疏	139
058. 洞霄宮碑	92	090. 徐有貞福濟觀重建記	140
059. 洪鐘記	94	091. 福濟觀新建祠宇記	141
060. 檀越施田記	95	092. 陸榮福濟觀重建呂純陽 祠碑銘(并序)	143
061. 演教堂記	97	093. 重修福濟觀呂祖師大殿記	144
062. 東陽樓記	99	094. 吳縣示禁保護重修福濟 觀碑	145
063. 重建洞霄宮記	100	095. 杭州福神觀記	146
064. 昊天閣記	102	096. 邑人周鼎(福源宮)記略	148
065. 超然館記	103	097. 王鏊高真堂記	149
066. 白鹿山房記	104	098. 沈大成(谷水道院)記	150
067. 元清宮記	106	099. 莫大勳(風涇關帝祠)記	151
068. 重建沖天觀記	108	100. 張璠重修(龜蛇廟)記	153
069. 沖天觀記	109	101. 黃龍洞題名	154
070. 清真道院記	111	102. 會道觀脩建記	156
071. 來清道院記	112	103. 匯龍山記	158
072. 集虛書院記	113	104. 回仙觀碑記	159
073. 朱文公祠記	114	105. 回真院重建正殿記略	161
074. 奉安考亭先生文	115	106. 集仙宮瑞竹記	162
075. 重建洞霄宮記	116	107. 集仙宮上真殿記	163
076. 洞霄遊記	117	108. 寄集仙南窗煉師詩石刻	164
077. 洞霄遊記	118	109. 金粟道人小像石刻	164
078. 朱彝尊洞霄宮題壁	120	110. 倪雲林小像墓銘合刻	165
079. 兩遊洞霄宮記	121	111. 集仙宮三官祠記	166
080. 遊洞霄宮記	124	112. 錦樹道院記	167
081. 洞霄宮道士孫善長碑	126	113. 翰林學士虞集(開元)宮碑	168
082. 學士曹鑑倫(洞虛道院)記	128		
083. 洞虛宮三元洞仙殿記	130		

- | | | | |
|------------------|-----|-------------------|-----|
| 114. 虞集開元宮碑記 | 170 | 146. 南山元帝殿重修記 | 214 |
| 115. 陳提舉(開元宮)記 | 171 | 147. 南山道院新建文昌分署記 | 216 |
| 116. 揭文安(開元宮)碑 | 173 | 148. 主事劉演(甯和道院)記略 | 217 |
| 117. 揭傒斯(開元宮)碑記 | 175 | 149. 陳國是(甯和道院)記 | 219 |
| 118. 清風堂記 | 176 | 150. 寧壽觀碑 | 220 |
| 119. 歐陽文公後記 | 177 | 151. 商輅寧壽觀記 | 221 |
| 120. 介春堂記 | 178 | 152. 重修凝真道院記 | 222 |
| 121. 杭州路開元宮碑銘 | 179 | 153. 錢文通溥重修(蓬萊道院) | |
| 122. 送全真嬾雲子序 | 181 | 碑記畧 | 223 |
| 123. 錢士貴(老子廟)碑記 | 182 | 154. 孫文簡承恩重修(蓬萊道 | |
| 124. 彭開祐(老子廟)碑記 | 184 | 院)碑記畧 | 224 |
| 125. 李衛公廟碑(輔世忠烈王 | | 155. 李當泰(棲真觀)記 | 225 |
| 廟之記) | 186 | 156. 乾元宮興造記 | 226 |
| 126. 李衛公像碑 | 188 | 157. 乾元宮新建紫微殿記 | 228 |
| 127. 李衛公廟落成碑 | 189 | 158. 乾元宮半山亭記 | 230 |
| 128. 任勉之(靈順行宮)記畧 | 190 | 159. 贈孫宗元鍊師思歸天台 | |
| 129. 靈隱道院碑記 | 191 | 詩序 | 231 |
| 130. 張著(靈寶經堂)記 | 192 | 160. 天師張宇初(乾元宮)記 | 232 |
| 131. 馬俸(靈應觀)記 | 193 | 161. 清微道院三官閣碑 | 234 |
| 132. 王時敏(靈應觀)記 | 194 | 162. 牛若麟重修三元閣記 | 235 |
| 133. 靈應觀記 | 196 | 163. 清真道院重建三元堂碑記 | 236 |
| 134. 施何牧(靈應觀)記 | 197 | 164. 王家棟(清真道院)記 | 238 |
| 135. 陸鎬(靈應觀)記 | 199 | 165. 宋項公澤跋御書放生池碑 | 238 |
| 136. 陸元綸(靈應觀)記 | 200 | 166. 清真觀碑記 | 239 |
| 137. 淳祐六年七月內禮寺宮奏 | 201 | 167. 陳振昊天閣記 | 241 |
| 138. 重建(龍翔)宮碑記 | 202 | 168. 重建竹洲館記 | 242 |
| 139. 小蓬山記 | 203 | 169. 重建清真觀記 | 243 |
| 140. 楊維禎(龍翔宮)碑記 | 204 | 170. 清真觀重建友靈山館記 | 245 |
| 141. 歸起先(龍旋堂)記 | 206 | 171. 盧瑛(清真觀)玉皇殿碑記 | 246 |
| 142. 敕賜協順廣靈陸侯廟記 | 207 | 172. 重修清真觀大通明殿碑記 | 248 |
| 143. 敕賜協順廣靈陸侯廟記 | 209 | 173. 清真觀增建后土殿碑記 | 249 |
| 144. 南涇道院記 | 212 | 174. 重修祠堂并全真道院記 | 251 |
| 145. 新建南涇觀記 | 213 | 175. 全真道院記 | 252 |

176. 風涇仁濟道院高王祠碑記	253	209. 張貴謨(四聖延祥觀)記	301
177. 重修仁濟道院記	255	210. 四聖延祥觀碑銘	302
178. 仁濟廟後兩廊碑記	256	211. 四聖延祥觀上梁文	304
179. 仁濟廟敕牒碑	257	212. 董楷(松江道院)記略	305
180. 仁濟廟加封勅牒碑	258	213. 通神先生蓑衣何真人事實	306
181. 元黃潛(瑞雲觀)記	262	214. 新修太和宮記	308
182. 吳郡三茅觀碑	263	215. 重建太古道院碑記	309
183. 邵陸(三元閣)記畧	266	216. 朱紱(太古道院)記	311
184. 外雲齋說	267	217. 吏垣張王典(太平道院) 記略	312
185. 三真觀碑	268	218. 曹爾堪(太平道院)記	313
186. 三真觀記	270	219. 重建天妃宮碑記	313
187. 尚胥廟修復記	271	220. 重修杭州右衛左所天妃 宮記(石刻)	315
188. 上真宮記	272	221. 重修天后宮碑記	317
189. 陳于上真宮記	274	222. 天慶觀碑記	319
190. 穹窿山上真觀記	275	223. 天慶觀增修聖祖殿記	321
191. 穹窿山上真觀碑	276	224. 天清宮記	322
192. 穹窿山上真觀記	278	225. 天壽觀記	323
193. 穹窿山上真觀碑記	279	226. 重修天壽觀記	324
194. 穹窿山上真觀記	280	227. 通神院記略	325
195. 朱天君殿碑記	281	228. 剏建通玄觀碑記	326
196. 穹窿山上真觀碑記	283	229. 重修通玄觀碑記	328
197. 穹窿山增修上真觀碑記	284	230. 通玄觀記	329
198. 穹窿山上真觀記	286	231. 元貫雲石等通元觀詩刻	330
199. 穹窿山上真觀述	288	232. 重修通玄觀碑記	332
200. 穹窿山重修上真觀記	289	233. 三清殿碑記	334
201. 重修三茅真君殿記	290	234. 記通玄觀始末	335
202. 穹窿山新建關聖閣記	292	235. 重修通玄觀碑記	336
203. 穹窿山重建上真觀碑記略	294	236. 三茅殿碑記	337
204. 重修三茅君殿記略	295	237. 建玉晨閣記	338
205. (神仙宮)來仙閣文會記	296	238. 建啓元殿碑記	340
206.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297	239. 建崔府君祠碑記	342
207. 修建市曹廟碑記	299		
208. 陳珖(水府淨鑑觀)記	300		

240. 通玄觀崔府君祠禱嗣記	343	藏生誌	382
241. 崔府君顯應記	345	272. 重修東嶽廟募緣疏	384
242. 斗姥感應記	347	273. 重修東嶽行宮記	385
243. 玉晨閣禮斗感應記	348	274. 重修元妙觀東岳行宮記	386
244. 玉晨閣林氏宗祠記	349	275. 元妙觀真武殿重修六亭記	387
245. 重修通玄觀碑記	350	276. 蘇州府元妙觀重建雷祖	
246. 常州通真觀修造記	352	殿記	388
247. 重修土地祠記	353	277. 重修元妙觀碑	390
248. 徐有貞(陸雲土地廟)記	354	278. 題胡法師像贊	392
249. 施兆麟(陸雲土地廟)記	355	279. 惠法師傳	393
250. 萬壽道院記	356	280. 靈寶祖院重修殿閣記	394
251. 王原(萬壽道院)記	357	281. 元妙觀神州後殿記	396
252. 重修衛道觀碑記	358	282. 新建太陽宮記	397
253. 勅封威濟廟碑	360	283. 元妙觀天后宮記	398
254. 文昌閣社欽記	360	284. 重建長生閣關帝殿記略	399
255. 武安王廟碑	361	285. 重修靈寶祖院記	400
256. 蘇州五顯神廟記	363	286. 重修彌羅寶閣記	401
257. 重修悟真道院記略	364	287. 重修東嶽殿記	402
258. 邵亨貞(仙鶴觀)記畧	365	288. 重修元妙觀文昌大殿記	403
259. 顯應觀碑	366	289. 重修玄妙觀三清殿記	404
260. 重修小靈臺院記略	369	290. 重修元妙觀東嶽殿記	405
261.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370	291. 元妙觀文昌殿新建火神	
262. 修真觀記	371	殿記	406
263. 寥陽殿上梁文	371	292. 重修元妙觀聚仙樓碑記	407
264. 詔建三清殿記	373	293. 重修劉公祠記	408
265. 平江府重建三清殿記	374	294. 玄妙觀新建上真宮文昌	
266. 元妙觀三門碑銘	376	寶閣碑	409
267. 蘇州府玄妙觀重建彌羅		295. 邵亨貞(玄元道院)記畧	410
寶閣記	377	296. 沈友儒(醫靈道院)記	411
268. 重修元妙觀五嶽樓記	378	297. 隱真道院記	411
269. 元妙觀重建五雷壇記	380	298. 永靈廟勅牒碑	413
270. 梅月山房記	381	299. 永靈廟加封勅牒碑	415
271. 蘇郡副都紀松鶴王公壽		300. 永靈廟土地顯佑侯記	416

301. 重建永靈東廟記	418	330. 薩天錫遊紫陽洞詩 · 題	
302. 永貞觀記略	419	紫陽勝境	456
303. 曹垂璪(永貞觀)記畧	420	331. 重剏紫陽道院記	457
304. 紫雲志	420	332. 重修紫陽道院碑記	458
305. 佑聖道院碑記	421	333. 史方伯重修紫陽庵記	460
306. 佑聖觀重建元武殿記	422	334. 紫陽道院碑銘	461
307. 東圃記	425	335. 紫陽庵碑記	462
308. 杭州佑聖觀玄武殿碑	426	336. 書范原易記紫陽庵碑後	465
309. 杭州祐聖觀記	428	337. 瑞石山紫陽道院勝跡記	466
310. 重修餘不亭侯廟記	429	338. 遊紫陽洞記	468
311. 玉皇殿記	431	339. 程珌(真聖觀)記	470
312. 呂憲(雨金嶽宮)碑記	432	340. 重修捍海塘真武廟記	471
313. 重建玉樞道院東嶽寶殿		341. 真聖觀碑記	472
碑記	434	342. 建真聖觀記略	474
314. 鬱秀道院重建殿宇記	435	343. 楊循吉新建(致道觀)覽	
315. 鬱秀道觀重建殿宇門廡		翠樓記	475
新碑記	436	344. 傅玉良(致道觀)朗吟亭記	476
316. 沈懋孝(鬱秀道院)記	438	345. 重建至德觀記	477
317. 周鼎(玉虛觀)記	439	346. 重修吳山至德觀記	478
318. 蔡羽元和道院真武殿記	441	347. 陳仁可(至和觀)記	479
319. 蔡懋德元和道院重建真		348. 致和觀修建記	481
武殿記	442	349. 宋濂忠靖王碑記	482
320. 元妙觀重建玉皇殿記	443	350. 中興顯應觀記	484
321. 重建元妙觀玉皇殿碑記	445	351. (宗陽宮)上梁文	485
322. 雲隱道院記	446	352. 大護持杭州路宗陽宮碑	487
323. 重建張王廟碑記	447	353. 宗陽宮三清殿上梁文	488
324. 梁昭明太子虞山招真治記	449	354. 宗陽宮講堂上梁文	490
325. 梁昭明太子招真治碑記	451	355. 宗陽宮記	491
326. 招真庵記	452	356. 募修宗陽宮引	493
327. 宋康舉之招真菴記	453	357. 唐令狐楚送周先生記	494
328. 重建招真治記	454	358. 周真人道行碑	495
329. 薩都刺遊紫陽洞詩 · 題		後記	498
紫陽勝境	455		

001. 清寧報本道院記^[1]

〔元〕鄧文原

漢太史公載老萊子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若孺慕，事見高士傳。雖里童巷叟，皆知其爲孝也。而世之學道者，遺外倫類，以從曠達，豈其旨哉？夫道莫先於孝，非孝則道無所本。聖人言，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今有業宗老氏而知厚其親，凡可致其孝思者，不以生死異，吾於錢塘吳君聖傳有取焉。吳君之言曰：吾親之居介吳山之址，吾視層樓奧室，修林敞軒，常若寢食宴笑其中。自諸孤仕而分徙，吾不忍故居之易姓，則傾貲以複之。又思夫移孝爲忠之道有可誠恪於幽顯者，故祀神以祝釐，作主以時享。齋廬庖湑，塗暨丹堊，悉更舊觀，匪麗其美，處囂而寂，宜爲貞人逸士之所棲息。贍以腴田，爲畝百八十有奇。既成，名曰清寧報本道院，予盍爲我記之。〕余曰：老氏之言邃矣。人知天地之清寧而莫知其一，惟蒙莊能闡其妙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一故無爲，無爲所以一也。余嘗以爲老氏之教，有與吾聖人不悖者，學者未可苟爲異說以歧之。《中庸》言高明博厚，而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易系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卒歸之乾坤之易簡。易簡即不

〔1〕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81頁。

貳，不貳即一之。動爲清，爲高明，而靜爲寧，爲博厚，動靜互根而物生焉。人本之父母，本之天地，天地者，人之大父母也。孟子深明夫天之生物一本，而夷子二本，故墨氏之事親，不可以訓天下。或曰道貴無爲，今吳君之爲事也，趣乎有矣。余曰：無爲而無不爲者，道之至也，而曲士焉足以知之。吳君請書而鐫諸石。君名存真，能以恬養智，不與事物撓。嘗佐教事於杭，甚獲休譽。璽書錫寵，號冲靜純素通玄法師，提點佑聖觀。君既隆於根本，而其弟頤素與弟子蔣頤正皆克願勤以成其志，後之人其亦思慎守勿替也夫。

002. 重建保濟顯佑侯廟碑^[1]

〔清〕錢學洙

侯諱繼元，字承祖，邑之焦山人。生於宋嘉定間，敦孝弟，務正直，爲鄉隣重。延祐二年，以拯溺委身，浮尸溯流。里人懷其德，感其異，遂塑像立廟，崇奉溪濱，威靈大著。元封顯佑侯湖州路總管。明嘉靖間，倭寇臨城，邑人震恐，遙望山巔，旗幟浮空，咸有戴字，寇遂驚逸。邑有險塘，捍上流諸水，每霖雨，輒若泛溢。萬歷戊申，洪波驟至，侯現身若排決狀，水得平。今雍正四年，水決塘堤，遐邇居民，夜見火光，神力陰攝，萬頃民田，兩邑漕艘，咸

〔1〕〔民國〕吳騫皋等修，程森纂：《德清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60號，第1冊，第625、626頁。

賴保全。前令倪倌因士民之請，詳憲請封，適調余杭。學洙奉檄來令茲土，謁廟時，見規模卑隘，因倡捐改作，衆志感孚，踴躍樂輸，鳩工庀材，羣萃輻湊。本年八月，奉旨加封保濟顯佑侯，春秋致祭，欽遵製造神牌，恭送入廟，而廟工適竣，惟侯之功德足以感動乎人心，是以羣情鼓舞，俾斯廟速成，爲德邑保障焉。是爲記。

003. 報忠觀記^[1]

[宋] 陸德與

古之教者一，後之教者三，先王盛時，人知有儒教，而已有黨庠，遂序而已。自二氏以禍福之說慫世，浮屠、老子之宮徧天下，大抵資衆而成，求其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者蓋鮮。道家者流，以清淨去羨爲本，而羽翼其教者，亦靳靳焉，惟施利之爲，得凡鳩工度宇，其徒率苦心殫力，奔走四方萬里外，轉化勸募，累歲年始就，然而弗克就者亦多矣。噫，旌陽遊帷，神工所運，未易詰也；朱陽紫陽，君命所錫，不常遇也；蘇仙簡寂，玉虛碧落，雖因宅之舊，直後人所爲耳。唐以來，始有舍宅爲觀者，鏡湖賀監尤表表焉，雖其事非經，要亦達者所見，彼其疑脫軒冕，芥視名利，當時詔旨之褒嘉，羣公祖餞之歌詠，清風高致，復絕出塵，視世之華一簣侈一室，藩籬封畛之自私，毫釐緇銖之必計，切切爲子孫遺

[1] [元]單慶修，徐碩纂：至元《嘉禾志》，見《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臺北：大化書局，1990年），上冊，第697、698頁。

者爲何，如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度量相越如此。夫嘉禾趙君汝侔以公族之英，承世澤之慶，追惟先志，圖報君恩，願以所居，舍作道觀，公朝可其請，敕以報忠名。地在郡之五福鄉聽履坊西，門廡殿堂，各適其序，像設器用，咸備其物，庀職有員，遊方有舍，撥田十頃，及湖壽長春庵隸之。斯舉也，其有得於老氏去羨之旨歟。昔餘之上世，有仕唐爲祕書省少監者，嘗以宅爲寺，郡之寶華是也。八貂相輝，再世秉軸，貞元事業，於今有光。或者一念之善，獲報如此，君家自是昌乎？趙君今官爲朝請大夫，由農簿懷番陽太守章，其住持則太乙宮集虛齋高士戴廷圭云。

寶祐二年六月甲子，寶章閣學士大中大夫新知福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福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嘉興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陸德與記。

004. 報忠觀置田記^[1]

[宋] 黃夢炎

淳祐己酉，南湖趙公年諡於朝，願以聽履坊居宅改創道觀，以伸區區報親忠國之微忱，乞錫報忠爲額，仍撥長春一庵，割本家田十頃，隸觀常住，歲收租給道士熏修費，併贍其徒，中書省下

[1] [元]單慶修，徐碩纂：至元《嘉禾志》，見《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臺北：大化書局，1990年），上冊，第698、699頁。

之儀曹，儀曹下之郡，咸言宜蒙聽許。越明年，堂帖下，迺請四明戴廷圭主觀事，已而入爲太乙宮，高士義烏宗純一繼之，又以選爲金庭觀，去未幾，公亦蛻塵寰矣。二子法曹君崇烈、登仕君崇慤，克念厥紹，匪懈益虔。亡何，登仕君遽早世，法曹君恪遵先志弗渝，謂純一疇昔從公游最久，且經始預，有勞走，介鄭重，挽致純一，亦幡然以來，其再領衆也，觀事加治，圭撮無私焉。純一，忠簡公五世孫，予外弟也，法曹君於是介純一屬予爲之記。予觀世之仕者，以問舍求田遺子孫，惟日不足爲事，輪奐照街衢矣，膏腴連阡陌矣，尺攘寸取，猶未盈厭，今公獨能捐吾芘風雨之廬，以飾老氏之宮，輟吾供伏臘之粟，以飽方外之侶，念頭所在切切焉。孝於親，忠於君，而不暇爲子孫謀，詎容與徼福者同日語哉，抑可書也已。道家者流，清淨自命，其高至於拔宅騰霄漢，絕粒餐朝霞，豈必以口腹累人者，然日用飲食，何莫非道，父子君臣之倫，道之大端係焉。晨薌夕鐙，稽首萬壽，固黃冠師職分當爾，上帝之臨女毋貳，星辰之昭布森列，積忱對越，一飯不忘，惟無愧於是心，則亦無愧於公之心矣。純一與其徒，盍亦勉旃。觀之顛末，見於文昌陸公所撰記亦詳矣，若夫租之斛食，歲之用度，則載諸碑陰，皆不復贅。公諱汝侔，登朝簿正農扈出佩太守符持使者節，蓋近時麟振之望。法曹君今掾北府，通敏而謹粹，必能昌其家聲云。

咸淳五年秋七月，朝散大夫行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尚右郎官黃夢炎記。

005. 蘇文忠公(表忠觀)碑^[1]

[宋] 蘇軾

熙寧十年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
 抃言：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
 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
 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入都，
 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
 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
 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
 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人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
 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蠡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
 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
 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
 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
 游，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
 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
 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受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
 醺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

[1] [宋]潛說友原纂修，[清]汪遠孫校補：《咸淳臨安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49號，第3冊，第719頁。

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唐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院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扑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倫。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托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然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006. 重刻表忠觀碑^[1]

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騎都尉蘇軾撰。嘉靖三十六年，杭州知府陳柯重摩立石（正書）。

王世貞跋蘇文忠公《表忠觀碑》云：表忠觀碑，蘇文忠公撰并書，結法不能如羅池老筆，亦自婉潤可愛，銘祠是蘇詩之佳者。余嘗恠錢氏起羣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穹爵崇奉，納土之後，圭組映帶者，又百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王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中而不出真主者乎，奈何苦吾民爲逆？弗改。此其智有足多者，五代史故歐陽氏懟筆未盡徵也。

王衡蘇文忠公行書《表忠觀碑》跋云：蘇文忠公故有書表忠觀碑擘窠大字者行於世，今陳子吉士復出所鑄文忠公行書碑文示余，字僅拇指大，視前書若別闢一境者。諦視之，此特以行草，故撇筆少耳。其姿態骨力，以絕去排束，轉自神駿，能知裴叔則於籠服亂頭時者，是真知叔則者也。蓋余嘗歷武林之錢塘，徘徊武肅王之故墟，其所爲錦衣桂樹，強弩射潮者，已草湮木瘁矣，惟此表忠觀碑獨存，漸歲久漫漶，而二百年後，寄生之裔孫復以此片石續之，可貴哉，名公之跡也。夫天地間最壽者

[1] [清]丁敬撰：《武林金石記》，見《歷代碑志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冊，第56頁。文已膾炙人口，不錄。

河山，最易敗者楮墨，以今觀之，不朽之寄，竟安歸哉，吾有感於斯文矣。

007. 馮熙成(採寶廟)記^[1]

[清]馮熙成

夫聖人制議百物，以備不虞，上之輔國家，下之惠民生，莫不奉之若寶。書云：所寶惟賢；《大學》言：惟善爲寶，皆此意也。至於神之爲道，足以庇蔭嘉穀，俾無水旱之災，在僻壤窮鄉，其寶不猶足重哉。吳郡婁門之外，介在陽城湖北，有採寶廟者，里中人民於斯祀土穀神，歲有凶歉，禱之輒著靈異，故其廟曰採寶。庚申之變，粵氛入境，廟毀於火。同治間，里人施登鼂、陸金榜、張世泰等，率其社姓，醵金重建，迄今三十餘載，漂搖風雨，日形駁蝕。光緒甲午季春，毓慶循其舊址，與衆姓量力捐金，計費一千餘緡，鳩工葺而新之，廟貌神像，燦然改觀。更就殿之東偏，添築書室三楹，臨流憑眺，洋洋有濠，濮閒想鄉之人，以遊以憩，罔弗情來興往，感神休之輻湊，因題額曰野趣。功既成，復於神前，鑄萬年寶鼎，重三千六百餘斤。捐貲姓氏，繁衍不能盡列，另刊諸石，以垂不朽。後有來者，倘復思採寶之神，福佑兆庶，歲加修葺，俾永保我斯土，則神當不愛其實，溥利賴於無窮焉。謹書

[1] [民國]陳惟砥、施兆麟等纂修：《相城小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12號，第87、88頁。

其顛末如此。

008. 吳蔭培(採寶廟)記^[1]

[民國] 吳蔭培

蘇長洲益地鄉，相城之東，有採寶廟焉，祀宋禮部侍郎蔡公抗，前以祕閣校理知蘇州者也。廟以採寶名，鄉人士羣集其中，祀神祈穀，取地不愛寶之義也。咸豐庚申，粵寇亂，廟毀於火。同治朝，里人施登鼇等，醵金重建。嗣是光緒甲午，張毓慶等修之。宣統辛亥國變後，越十二年癸亥，吾友施君兆麟，與鄉人士又重修之。廟既成，金謂神靈陟降，事實有徵，當勒碑以告後人，永垂不朽。竊惟鬼神之事，儒者弗詳，而聖王立制，凡能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載在禮經，皆列祀典。考宋史公本傳，知蘇州時以州並江湖民田，苦風潮害，自城屬崑山，築隄垣八十里，民得塍竭，大以爲利，是公之造福於吾吳者，此其實錄也。吳城東境，北爲陽城湖，南爲松江，當是時，堤防未立，崑山主簿邱與權有至和塘之築，公之築堤立竭，事在同時，蓋有相輔而行者。按公宦吳，在仁宗嘉祐六年，次年十月，遷廣東轉運使，蒞官未久，而公之豐功厚德，澤及吳民者，已如是淪浹無窮。嗚呼，自宋嘉祐朝，迄今八百數年矣。余嘗駕舟出婁關，登夷亭之山，望沙河之道，

[1] [民國] 陳惟砥、施兆麟等纂修：《相城小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12號，第88頁。

水利興，地力沃，石堤綿亘，人跡通行，翹首古人，慨乎慕之。客春，與施君同遊相城厚生里，謁晉右司馬陸士龍祠，讀明武功伯徐有貞譔記。施君言：所居相城北鄉，距採寶廟近，將援徐武功例，徵余記之。余念昌黎湖郡，柳侯羅池，生澤其民，歿食其土，昔賢靈爽，有歷千百世而永永長存者。比年，余從事修志，施君亦任採訪事，考舊志所載水利史傳，公築堤事，竟未之及，拾遺補闕，責在吾曹，後之謁採寶廟者，當知公馨香弗替，功德在民，所以崇報之者有由來也。

009. 長春深谷馬法師墓碣^[1]

[明] 楊 端

師名守中，深谷其號也，姓馬氏，出于浙之海寧長平鄉，學道鳳凰岡長春院。院初爲榛莽地，時有罔象者，薄暝出燐，或憑陵人以爲妖，道士郎公守完自嘉禾來，能厭焉以居人，到于今德之，真勝國乙巳年始□，遂爲今道院。師之家，去不遠，其母喻氏夕夢一鶴，飛入其室，明日生師，而守完公適羽化，洪武辛未十月十五日寅時也。幼且孝□，好讀老氏書，亟請舍家，其父世榮許之，從院主郎公守全授正□之教，兩手□焉。洪熙□巳，試中請牒，旋主院席，敬以一心，清修齋戒，慈惠恭肅，見於容儀，遂起人

[1] [清]朱錫恩撰：《海寧州志稿》，見《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3輯第7冊，第337頁。

之信重。凡大□□□延之□行，且不私賄自奉，乃建殿宇暨彌羅之閣，門廡寮舍，竭心殫力，何勤若焉，蓋承其師之志也。逮乎嘆年，恬處一室，抱樸涵虛，沖然養道，身外無物，惟幾卷儒墨書一琴劍而已。大雅之士，好與之遊，雖性不縱酒，而能樂醉，客去則倚松聽風，臨流漱石，心孤猿趣野鶴，汨乎靈外而不知失老也，年七十六，一日入室，偃蹇不食，如龜息者三七日，即朗吟曰：未生前生跨鶴來，前生既了是蓬萊。道人心與先天合，分付梅花幾點開。已而，更衣就寢，不覺瞑目逝矣。時成化丙戌十一月二十五日，時及辰也。越歲戊子十二月二十八日，窆于院之後岡。初郎公之開山也，其卜兆曰：亢宗者完全中正也，代以是名，必孝繼厥德。今師之奉終，其徒陳守正爲盡心焉，請愚志諸墓碣。愚謂師以無爲之道，見有爲之蹟，而終歸于無爲，非有所存而能之耶？學道如斯人者，亦不多得，可嘉尚也。因述其槩，而系之以辭曰：

粵長生之可學兮，緊道德之難全，苟或卒乎道德兮，又奚必久視而成仙，師乎師乎其庶幾焉，惟鳳岡之鳳邈爾而去兮，悵□海之鶴曷日而還，羌龍劍之埋此山兮，耿清光而夜燭天，清光不泯兮於千百年。

成化五年歲舍己丑三月上巳，四明儒士楊端謨，孝徒陳守正立石。

010. 長春道院記^[1]

〔元〕楊 載

余游松江，假館長春道院，其主人則錢塘鄭君道真。余日與鄭君言，請問於鄭君，道於何而求之，道院何爲而構於斯也？鄭君之言曰：僕幼時聞北方人爲全真教，其祖師則長春丘真人，得鍊氣養神之道，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出入有無，變化不測，壽無所止極，與天地終始，心甚慕焉。父故將家將卒千人，戍守嚴陵，因病免官，其軍之大將，將以僕名聞朝廷，予父舊卒，使襲父官。僕自念苟學道有功，得如丘真人，雖貴爲王侯，猶不足比擬，何有於列較哉。縻系於此，終不得爲所欲爲者矣。遁去至永嘉，師受道要，居密室中累年，一旦心躍然思歸，不可制止，歸則父母皆已卒葬，慨然歎曰：身無卻顧之憂，吾道其遂成乎。於是益務遠游，至松江，松江人無爲全真教者，非僕客朱氏，則俱託於逆旅主人。僕遂有志結菴，買地二畝，築室四間，度弟子朱道本等，使嗣守之，以待來者。僕尋去，之丹陽，欲渡江不果，復還永嘉。時邑中大家計肅、夏世昌二人，志尚清虛，雅好道術，增地七畝，剏制爲今道院，使人招致僕主其事。余聞北方人以全真名教，始重陽王真人。金之衰也，諸侯割據，山

〔1〕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57、758頁。

東鼎沸，王真人之貌，異于常人，慨然有拯天下之志。天數奪其計，其徒壯士叛己，因絕食居山中，積數年，有道爲神仙，度弟子七人，丘真人最後出。本朝聞其賢，遣貴臣劉仲祿迎至漠北，謂太祖皇帝受命於天，爲萬姓除殘賊，必毋多殺。上感其言，斬刈之威，大爲衰止，繇是山東之人，始有生殖之望焉。夫爲道者，無爲而無不爲，唯善藏其用，則可以功濟天下。古之人有知之者，子房是也。今丘真人以度世爲業，而能盡力匡維，有補於萬億年之鴻緒，絜功甚大，詎讓子房哉。今爲其學者，皆絕去嗜好，以穢惡爲衣食，室中徒設榻，植坐內踵，狀類禪定，而中有所事事，其法具於《抱樸子》。第丘真人之道，顯重於世，故學者推之，以爲祖焉。道院之制，爲前殿祠事老子，其外兩廡，其後爲堂，高下降殺，與殿相承。余所假館，直堂之東北隅，曲徑深窅，有池水蓁竹之勝。鄭君之爲人，無驕氣，無惰容，色常欣欣然如髻鬣，爲童子時，鄉人化其善，賢者樂從之游。鄭君視之泊然，不以繫累乎其心，有道之候，庶幾在此。

至治元年四月十五日，承務郎前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楊載撰，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並篆題。洪武三年五月 日，住持嗣孫薛道冲立石，耆舊薛道寧、許道常，職事朱道源，道童□□□，檀信丁縉施石，天台盧奐摹刻。

011. 重修長生道院記^[1]

[明] 項 忠

按嘉禾志書，本院在縣東二里許。趙宋時初都于汴，至十帝高宗爲金所迫，南遷臨安。藝祖七世孫秀王偁扈駕至嘉興，留寓縣治東，生子伯琮，于時異香滿境，虹光燭天，人皆異之。建炎年間，王室宗嗣未定，咸以伯琮爲言，遂起至臨安，育于宮中，立爲皇太子，賜名璋，更名眷，受內禪，即帝位，遂以所育地建浮屠寺，樹石于門，左曰流虹聖地，右曰興聖之寺，度僧以爲香火院，朝夕焚脩。說者以爲祝延聖壽，陰翊皇度，宜兼釋老二氏，於是復建道院于左，而以道士主之，是爲長生道院。未幾，復毀于兵，更遷春波門內，正一嗣教天師爲書院額，且鈐以真人府印額，今尚存，此長生道院之所由建也。迨及我朝，歷年既久，日就傾圯。正統己未，嘉興所百戶沈育良，偕大理寺評事浦會川，與前住持道士吳正常，協力重建玄帝正殿，山門方丈廚室及聖像一完。時徒嗣錢宗瑜繼業緣，速成鮮堅，斲復壞於風雨，螭吻摧墮，棟瓦毀裂，上漏下濕，有礙焚脩。成化庚寅，南山道人張復陽嗣徒翁泰亨元吉躬謁百戶沈希哲，同嗣千戶沈邦瑞等，復命元吉持疏相募，四方善信，捐以資本，不一載，殿宇山門兩廡，祠堂月臺，天井方丈，

[1] [明]柳琬纂修：《嘉興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9，第213、214頁。

聖像儀衛，煥然一新，瞻仰者罔不欽敬。凡本院街坊市鎮，有祈求保禳，與夫善事，俱詣本院，誦經焚祝，誠一方之信地也。俾繼住者若能體師之心，操持信行，秉協至公，脫有損壞，時加修葺，則斯院之傳永久而無替矣；若漫不經心，混同流俗，立見墮廢，是豈鐫碑立石所望徒子徒孫之意耶。今泰亨乃吾之表弟，姑述其記，以備史氏之錄云。

012. 李時勉朝真觀記^[1]

[明] 李時勉

朝真觀在蘇城之西，宋道士沈道祥所就建。元季燬于兵，暨入國朝，鞠爲榛莽，幾六十年。宣德改元，住持吳允中毅然以興復爲己任，迺與郡人王思惠、顧思聰等，聚財鳩工，重建殿堂，以奉十真，未果。正統五年，則允中又別出己貲，拓迎曦、聽雨二方丈爲焚香禱請之地，以及棲息之房，庖廚湔浴，凡院之所宜有者，莫不克備。今年冬，遣其徒徐洞輝來京上奏，獲賜今額，并謁記于余。余惟玄元之道，其翊輔皇化，覆冒斯世者，一本清靜無爲，夫豈宮觀祠廟之足論哉。然余以謂天下之事，其興廢成敗，相尋而不已者，若係于無爲，然未有不臻于有爲，而能興起之者也，即此而論，豈不繇其人哉。蘇爲畿內郡，其財賦物產之盛，四方不

[1] [明] 牛若麟、王煥如等纂修：《吳縣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7冊，第604-606頁。

得比擬。向時琳宮瓊宇，金碧輝映于東西。今值聖天子敷文隆教之日，有若允中者爲之創制，而復得洞輝以贊輔焉，以冒天恩，被褒賜，復其舊規于數十百年之後，謂不係于人乎？寵光所臨，山川改觀，亦在嗣法者繼述于無窮云爾。

正統十一年孟冬吉旦，朝列大夫國子祭酒李時勉撰。

013. 塵隱道院重建記^[1]

[明] 孔目未立

嘉興縣治之東三里，有道院曰塵隱者，幽爽可憩，余屢過之。自元至正壬寅間，里人陳伯誠創建，隱跡於此，故名。洪武初，始有道士錢道成、章克誠者相繼焚修。迨正統己未，燬于火，惟玄武像獨無恙。其後，潘本源將重建之，謂其卑隘弗稱，乃購地若干尺以益之，相材鳩工，廣具輪奐，華其丹堊，殿堂門廡，咸中規式。經始于某年某月，迄工于某年某月，其費計數千緡，皆出己帑，由是舊像得以安妥焉。厥後，其徒錢希和復廣地數尺，建爲齋廊廚湑，始備薰修，夫成立之難，甚不易也。自伯誠逮今，凡百有五十年，作者四五人，乃克成就，宜余有以記之，以傳不朽。余惟老子之教，專以清虛爲尚，以究乎歸根復命之理，奚待夫殿堂之設，爲外象以銜耀人之耳目耶？曰不

[1] [明]羅炳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293頁。

然。人生兩間，未能超越五行之外，宮居粒食，盍不思其所賴，以報厥本乎？是以祝禳蕃釐，必得其所，是殿之作，宜亦有焉。抑惟是院之名，謂之塵隱，蓋亦有其說耶。夫終南爲隱者之捷徑，故人反以塵市爲大隱，豈伯誠亦隱者之流歟。余亦有志于隱者，而伯誠不可作矣，安得相從以詰其所隱之志耶。因併書此，以爲塵隱記。

翰林院孔目未立譔。

014. 重脩城隍廟記^[1]

〔明〕呂 原

國朝之制，自京都達于天下郡邑，咸建廟以祀城隍之神。凡官于郡邑者，蒞任之初，必遵典禮祇謁，罔敢或後。歲時有事，山川邑屬，取奉神以與，或爲民禱水旱扎瘥，亦詣神以告，故城隍神祠，祀典載焉，而非若他淫祠之可同也。宣德五年，朝命大理寺卿胡公槩臨撫浙西，以嘉興大郡，民衆而賦多，奏增四邑，其一曰桐鄉，則崇德所分也。縣廨儒庠，壇壝祠廟，凡制所宜有者，悉皆創制如他邑，亦嘗有增葺，第歲滋久，不能無朽腐摧圯之患。景泰三年冬，永平張君泰來知縣事，始下車，從故事謁城隍廟，顧瞻棟宇卑陋，僅蔽風日，妥奉明靈，大懼弗稱，因慨然嘆曰：有司之責，可

〔1〕〔明〕柳琰纂修：《嘉興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9，第422、423頁。

緩於此耶？適歲荐饑，欲作弗果。越六年大稔，遂與僚佐，議新其廟，而捐俸貲以倡之。同官景從，吏民響應，傾助日多，財用不匱，即市材諏日，召匠就傭。廟舊有殿三間，軒三間，東西廡爲間者六，前門爲間者三，於是徹其舊殿而新之，又加別殿於後，門廡垣墉，或因或革，以此就緒，丹碧藻繪，光彩煥然，壯麗顯敞，有加于昔。始役于天順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至明年三月初吉訖工。邑之父老，皆願礪石以著其事，走書京師，請予記之。夫縣地方百里，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治民事神，固有司之當務也，況神如城隍，又祀典所載者乎？且郡邑所在，必設險固以防不虞，城隍是也。築而高之以爲城，鑿而深之以爲隍。主乎城隍者，明則有人，幽則有神，神之與人，所謂陰陽表裏者乎，其可以不重與？張君務新其廟，可謂知所重矣。不寧惟是，他如儒學之脩，皂林驛之飾，養濟院、便民橋之建，皆君主議，而相以成之者，則縣丞鄧玘、陳昭，典史王敬，及訓導田良貴也。君由胄監釋褐拜今官，清慎有爲，故克知所務，如此續而新之，以維持茲廟於無窮，則有望於後之來者焉。

015. 重修城隍廟記^[1]

[明] 張 琨

嘉靖三十六年，張琨撰，釋梵有書并篆額，在廊中。文畧曰：

[1] [清]程其珏修，楊震福纂：《嘉定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8冊，第594頁。

舊爲堂三間，直內三間，神寢三間，東西二序各九間，儀門望臺若干間，葺而新之。又闢廊旁隙地，建堂三間，榜曰對越。左濬池，翼以兩廂，後列晏室，樹以綽楔，榜曰致齋。經始於丙寅冬，次年夏落成。二尹高君輩丐余文記之。余考《世說》，漢高帝嘗夢一軒冕者，自稱秦功臣馮尚，奉天帝命，與王領城隍陰事，其說不經。國朝著令有司，蒞任必先謁廟，以與神誓希默相，以安黎庶。

016. 杭州府城隍廟記^[1]

[明] (兵部郎中) 吳鼎

往歲鼎嬰患阽危，巫醫告絕，而府君項城婁公憫予于阨牒神祈，哀神貺休徵，教我以正，遂使游魂再起，白骨更生。倏茲八稔，婁公以參藩之節來還，暨鼎拜祠下，念罔以答鴻休，謹據嶺南彭公撰《冷面寒鐵公傳》以識壁石，永揚聰明正直之大者焉。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冊，《吳山城隍廟志》，第462頁。

017. 重修城隍廟記^[1]

〔明〕（杭州知府）楊孟瑛

國家因革前古，建制立度，設府州縣以長民，藩統臬繩，鎮巡蒞之。百職既備，又立之神以宰於幽。蓋陰陽相為治也，神為山川，為社稷，為孔子，為城隍。山川主蓄泄雲雨，社主土，稷主穀，城隍主捍衛，教養保釐，具有攸賴。然漢以前不祀城隍，特起於近世。稽之載籍，易象城隍，詩咏墉壑，鑿築見於孟氏，溝壘述於史遷。蓋城以為蔽，隍以為阻，謂有神司之，廟而祀焉，禮也。前代率命以官，在府曰公，在州曰侯，在縣曰伯。聖祖秩海嶽百神之祀，革官封直，稱曰城隍之神。名禮既正，典禮用符，惟浙為天下雄藩，杭為浙之名郡，帶江襟海，控吳扼楚，方岳所臨，為東南大都會，重熙累洽，安富阜蕃，生聚百萬，蚤作夜息，闕柝不驚，奚作庇憑，惟城惟隍。然則飾節稅嚴，盼蠻非所宜然乎？宏治癸亥春，雨不時暘，苗及田穀，鎮守太監麥公秀、巡按御史夏公景和，率屬吏，持瓣香，謁城隍告焉。仰見廟棟就危，門廡欲壓，慨然興嘆，謂茲民主吏惰勿恭，何以徼福明神，用敷錫厥庶民？退謀及御史暨藩臬諸公，僉曰：惟允二公。乃出贖金，授孟瑛經度其事。孟瑛謝曰：此有司之職始至，即有意焉，顧政未通洽，民或以為厲，將徐圖之，惟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冊，《吳山城隍廟志》，第463-468頁。

公有命，敢弗敬承？遂與僚佐相規畫。木取於林，以株計者若干；甃取於陶，以數計者若干；石取於山，以丈尺計者若干；丹堊取於市，以銖兩計者若干；食取於廩，以斗斛計者若干；工取於官，以人計者若干；三閱月，工告成，爲屋以楹計者若干。煥啓宏規，一新舊貫。廟清而穆，神宇淨肅；門敞而夷，神道逶迤。兩階覆廡，幢節有所，儼乎民之望，邃乎神之藏，曠乎？有以旅豆登而序綏裳也。夫二公建茲茂績，宜有述作，以告後之人，麥公命孟瑛記其事。竊惟積土爲城，壁立而垣，居者屏倚，積水爲隍，波回而川滙，居者塹依。冥漠之中，誰其尸之。緬想其神，殆峩然山立，方冠褰衣；黝然淵潛，元裳迎帶，受命上帝，顓職保民，此固百姓所宗，有國者所秩祀也。矧天目鳳舞吳山，馬立萬松，諸峯如虎，群踞海潮，西涌長江，東下西湖，千頃天涵，日沃杭之城、杭之隍，視方城漢水，形勝過之，其神之威，宜何如也。神之威則廟之崇，非侈也，宜也。茲役也，麥公、夏公主之，藩臬諸公贊之，孟瑛恭承厥命而已。麥公廉慎愛民，惠敷兩浙；夏公沉毅周詳，卓著風裁，建廟特其一事云。

018. 城隍廟記^[1]

[明]（杭州知府）李東魯

杭郡城隍廟，故在寶月山之巔，巋然閎敞，涵萃靈秀，甌越姑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冊，《吳山城隍廟志》，第468—472頁。

婺諸山，一望千里，海門江介，沃日吞天，潮汐上下，吐納元氣，俯檻萬瓦鱗次，烟井蒼茫，西湖澄波，光映寢殿，壯哉，足稱神棲矣。神受上帝命，保我下民，俾協氣嘉生，薰爲化理，民之所庇賴者，非淺尠也。歲時旱潦災青，群吏走謁神，促爲百姓請命，則神之昭貺實尸之。東魯以甲午禮上，以及禱祀，嘗展謁于神。丙申之謁，以夏不雨也，率屬謁畢，未還署門，而甘澍隨之矣，用是隴畝盡沾，汙邪充斥。東魯不負於神謀，所以新其廟，命守者錢子雲、俞九章等相度，宜費金錢若干，以聞一時，臺監貴人，泊郡邑長佐吏縉紳三老，歡然捐貲，有差始工於乙未八月，於戊戌六月竣事，凡三閱歲，而煥然改觀，增舊志者十五。東魯豆登于堂，與衆落成之，遂將勒石，以紀斯役，爰稽宏治乙丑之修，前守西蜀楊公有言鐫之石，樹於楹之西偏，今茲重修，僚佐礱石以待推東魯如楊公。嗟乎，明則禮樂，幽則鬼神，昔人尚之矣。二者相濟，然後稱秩。東魯不佞守杭，逾四載矣。自惟縻祿，歲時無能，修禮樂以軌衆和民，紓杭治萬分之一，壹意急民，孜孜不少怠者，則恒自砥于昕夕也。浙爲天下首藩，都會在杭，民具五方，煽譌習詭，其俗犒矣。著逢掖衣，聯袵浮華，漫爲儻葛，其士靡矣。駕言勵精，操切繩下，遠德于甘裳，其吏刻矣。自壬午來，營市交訐，饑疫相仍，羽檄徵兵，即山鼓鑄，其爲變幾見矣。此正主吏不遑安枕之時，幸借神庥，彰別善淫，殫市衽席，冥冥之中，綏厥吏民士縉，寡會稍適，庶幾不悖於禮樂，詎庸愚之効，絲縷可質於神，而神鑒之哉。噫，嘗誦先王遺教，有祈報禳禴之典焉，使民不逢不若，而遠其災害，下逮表啜水庸，皆與天子之享。惟城惟隍，爲民憑借甚重，逾于表啜水庸矣。食土莫居，于今尤重，王制攸先，乃別有廟，以祀所從來，詎不遠哉。考禮有秩祀之文，新其薨棟，更敞舊規，妥神以保人民，夫誰曰不宜？東南謠俗崇飾，非族之祠者，必力

斥去之。特紀于茲，以付貞珉，凡以爲民也，俟後之爲政者鏡焉。

019. 城隍廟記^[1]

〔明〕（刑部員外）沈友儒

皇明以衛邦捍寇，顯幽均肩其任，而崇祀城隍尤虔。自漢高夢馮尚之言而其神著，李陽冰紀縉雲祈雨之應而其靈彰，建昌謂嬰，潤州謂信，蓋嬰自垓下蹙項之後，遂定豫章，大江以西，所策勛處也。信脫滎陽之圍，詎宋千百載，猶依江介，司封血食，膺忠佑之褒，豈神不可度。吳臨川所謂有忠烈爲之，配與吾省城隍，相傳爲憲使周公。公有殊惠於浙，尚奚疑也。公發奸摘，伏類廣漢，而操似鐵面，御史過之，竟以嶢嶢難全。悲夫，昔子產之立良止昌黎之碑，羅池所以慰伯有而傷柳州也。公聰明正直，非有可擬，而默贊在位，咸秉忠良，奠安黎庶，鞏固金湯，又不啻驚動人耳目而已者，豈非吾浙億禩所宜俎豆者乎？歲五月十七日，實公始生。嘉靖丙寅是日，予展敬祠下，夜夢公語屬記。予不敢欺，謹述之如右，讀者尚有考焉。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冊，《吳山城隍廟志》，第472、473頁。

020. 城隍廟題名記^[1]

[明]（山西布政）江 鐸

我皇祖臨御之初，定祀典於天下，首重城隍神廟，以安民爲念，率有司主之。杭建廟以來，其修凡幾矣。自宏治之修，迄今將百年。頃歲丙申夏，旱魃爲虐，建節諸臺而下，皆走禱輒應，歲獲有秋，謂宜新其廟，以答神貺，奈何公府枵然弗能任。臺監郡邑諸公，皆割俸以倡，而縉紳人士，捐貲者亦有差用，是堂階易而高敞，有翼其廡，有塏其門，巖巖韓韓，與江光山色相輝煥，迥然改舊觀矣。四方走集庭下，鞠躬瞻望者，交口欣頌。始工泊落成歲月，已見郡太守李公記中，守者懼歲序易遷，捐施無紀，將取氏民爵里，刻於貞珉，與廟相爲悠久。以余里居時，嘗樂最其成，郵書上谷，請紀於余。余曰：是役也，有大功德焉。廟雖郡建，而實浙所馮庇者也。按志，文皇時，南海來總浙憲，剛直精敏，政通神明，被枉死。上忽見朱衣立庭中，自言上帝命臣爲浙江城隍下，有司遂拓其廟，杭民嚴事之，屢有徵應。夫生爲明臣，死爲明神，廟饗百世可也。信斯志也，則南海旦明，庇我全浙有如神棲，弗妥安民之謂，何故茲之修也。功德誠大矣，捐施不可無紀也，余故爲具道如此。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冊，《吳山城隍廟志》，第474-476頁。

021. 重建城隍廟記^[1]

〔明〕（浙江驛傳道）張大猷

自古生爲名臣，歿爲明神者，必其靈異足以感物而持世，故久而能存。余嘗受知於金中丞省翁師，時以忠烈示訓，且言：名山巨嶽，神所馮依，捷應如響，若吾郡吳山，介江湖間，上祀城隍，生任臬長，而死猶福澤茲土，其靈異特甚吾筮。仕初，即矢諸神前，不敢一事負官箴，故恒自凜凜。余聞之，悚企久矣，今上丙寅承乏，爲浙藩督郵使，始謁神廟，見棟宇金碧，垣陞丹堊，疑其刱建已二百餘年，即經繕葺，何鮮煥若是。詢之羽流鄧光年，長跪悉所陳以，乃知微中丞師之力不及此。廟建宋嘉熙年間，迄自本朝宏治重修，後再燬再葺。頃者萬歷丁巳歲，山下英濟廟不戒於火，颶風上乘，遂及神宇，雖欲具便缶，陳畚揭，徹小屋，塗大屋，無及也，遂不救。一夕灰劫，神像露處，見者心惻。時守者窘迫無計，往訴中丞師，憫之，即以百金草創，殿廠權妥，神位乃復，投札當途，具疏募建，於是督撫劉公即發金三百兩，遣官督理，而兩監及部使者，暨郡邑長薦紳士庶，或割俸，或捐貲，一時蜩集，始仍址構材，斷榱隆棟，封石築垣，踰五年，工乃落成，費幾千金。官府經度者半，民庶樂輸者半，而後神宇如故，中丞師實始終之。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冊，《吳山城隍廟志》，第476-481頁。

又聞火之作，神固預知之先。是丙辰夏，有司以歲疫設醮祈禱。是夜，羽士夢神及寢門曰：余得請於帝，民困已蘇，可恃無恐。踰七月，有後災，其慎守之。羽士寤，語衆識之。丁巳元夕，居民放燈，因歲例迎神行宮，以申歡祝。五夜後，將致祭返神。首事者夢神語曰：無急，且需二日。衆聞之，或謂神不可忽，或謂踰期恐神怒。二三父老又謂事難臆測，神難叩問，寧聽人，竟不念向所云後災，今已越七月也。神歸方一日而英濟火，火延神宮。居民始悟前夢，肩摩以赴，共相救援。亟舁神像出，煙焰中而風舉焱發，丹房數百椽，悉成灰燼矣，所僅存者，三元閣及斗殿二楹，其間廊廡，與殿密邇，火蒸柱，數萬人竚足仰觀，咸謂必不可保，即往救，無所措力。正倉皇間，仰見赤袍神影招其風，風即轉忽，一人躍出，吐津於掌，突入火中，於柱上抹火，火隨滅。衆驚訝，索其人，人終不見。向師云靈異者，意多類此。大抵神人之途，自有左券，忠君仁民，生死以之，今古可以相印。神之庇民，其精爽猶在。成祖時，而中丞師德合鬼神，神所眷注，故身任其事，獲有寧宇，師之季子嘉會高才，今爲貢士，請余爲記，因有感而以所聞書之。郡志神姓周，諱新，自洪武己卯，登粵東鄉，薦爲名御史，改浙憲長，生前忠節，悉志傳中，不具載。省翁師諱學曾，隆慶戊辰進士，嘗爲吾楚文宗得士，爲二百餘年所未有，歷官廉明督撫，入閩致政，歸以壽終，俎豆黌序，今上錄其禦寇功賜贈，及祭葬，官其子，即以矢於神前，凜凜不敢負官者也。

022. 重建城隍牌坊齋廳記^[1]

[清]（禮部尚書）杜 臻

武林自天目鍾奇，名勝冠芳洲，而吳山涵英吐秀，巋峙會城，大江南繞，聖湖右旋，烟火億萬家，一望森蔚，即瑯琊泰岱諸奇觀，不是過也。山祠城隍神，始于宋嘉熙間。逮明永樂時，廉使周公觀察浙江，以冷面寒鐵著聞，糾貪墨，飭包苴，疏利祛害，杭民賴之，卒爲奸閹排陷，不克考終。然棠陰之害，□山之悲，浙屬編氓，固未嘗一日去諸懷焉。上帝嘉其忠直，遂勅爲吾浙城隍省主，顯靈于朝，數百年來，雖滄桑變易，而英爽昭回，雨暘時若，決從疑，示感應，福我蒸黎，方春和月朔，焚香頂禮者踵相接也。視彼伊蒲立教，現丈六金身，功用蓋迥乎不侔矣。廟建有左右司，凡宰帥是邦者，始入境，齋宿謁神，以矢精白，更分建三元保嗣諸殿，岳瀆神宮，夾輔馮依。山前故有神道牌坊，一以肅觀瞻之規，一以紀顯庸之烈，昭其敬也。往歲阨于祖龍氏牌坊，右司齋廷燬焉。夫殿庭之外，因分左右，其輔弼也；坊表翬飛，崇牙樹羽，其門庭也。闕焉不講，屏翰弗全，表彰無自，都人士其何以安？本山道士立心募緣，有志未逮，叩請于當事，而終以費巨爲虞。幸臬臺孟老公祖總憲兩浙，持平理枉，弼教明刑，仰副督撫兩公祖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冊，《吳山城隍廟志》，第481-486頁。

加惠保釐至意，浙民食德飲和，莫不以手加額，其清風素節，直與前周公觀察後先輝映。羽士黃治中、江世珍懇復舊制，具詞上請。公欣然首肯，下其議于府。維時郡守蘇公雅有昔賢高致，繼文忠之芳躅，振五馬之流風，欲爲吳山重開生面，低徊之餘，忽聞是舉，公曰：是亦余志也。因招諸黃冠而量度之，揆其廣狹，約其經費，寧豐毋歉，寧朴毋華，寧堅毋脆，建議各捐清俸，兩公祖爲之首倡，諸臺使十一郡公祖宰邑，靡不踴躍贊襄。復幸郡守李公祖職事稱神，陽春有腳，紹厥徽猷，董率幕僚，鳩工庀材，迄用有成。夫城隍省神，載諸祀典，使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莫非神休士民，豈無席豐履厚、結駟連騎者乎？豈無擁金谷之貲、享井幹之室者乎？豈無樗蒲縱志、珍饌娛賓、崇垣畫棟、峻宇雕題等金帛於泥沙者乎？乃於神基，膜然相置，致塵憲長之圖，維良可浩嘆，迺公上禮朝廷秩祀之心，以敬吾君者敬吾神，下念蒼赤綏祐之自，以重吾民者重吾神，憲公祖之德，真與吳山並峙不朽矣。余禾人也，曾登覽焉，輪奐更新，聞而色喜，因羽士請誌其烈，援筆而爲之記。

023. 重修吳山省城隍廟碑記^[1]

[清] 盧 崧

山林川澤之神，各有所憑，以交于人。城隍則冊命出于皇朝，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冊，《吳山城隍廟志》，第486-490頁。

盼靈通于閭閻，聰明正直，保障一方，尤非羣祀所能儼，故郡邑之廟秩，視守牧京畿省會，位業加隆，象教之設，實裨政刑焉。浙省城隍神祠，宅於吳山之巔，面江背湖，峯巒迴合，廟貌崢嶸。自宋以來，載在祀典。康熙丁未，水師副將王公夢神語，倡議重修，從事益嚴，歲時早潦，禱無不應。乾隆戊午，先大人奉命撫浙，崧隨侍官署，每見率屬拈香，盛服夔夔，肅容盤辟，歷四載如一日。辛酉冬，緣事就逮，萬衆環泣，擁至城隍廟，號救于神，果蒙聖慈垂愍，旋沐環恩，建節秦楚，疊任封圻，享大耋以終。神明降鑒，響答影隨，臨安吏民，至今稱道不衰。不肖崧比荷天恩，擢授浙江鹽道，抵任之初，謹奉瓣香，告于廟，緬憶神庥，永思先澤，不覺感慨係之，惟是徘徊殿庭，仰瞻榱棟朽蠹相仍，頽然將圯。詢知歲久失修，不敢不引以爲己任，迺請命于中丞琅公，割俸倡捐，衆商咸樂爲助。初秋，諏吉簡司事而親督焉。運甓構材，選工興役，凡毀者易之，故者新之，卑庳者崇閎之，自前後殿寢，以至兩廡三門，改化舊制，增飾貌衛，於是神居，倍加嚴麗，士庶之遠近瞻拜者，不懈益虔。落成之日，僉謂：從此五風十雨，休祥滋至，莫不惟神是賴，而兩浙之涵濡聖化者，將日益繁昌，而靡有紀極矣。夫吾先大人得邀聖主格外生成之眷，是惟神佑，故能消譴獲福，又以餘澤，使崧得捧輿趨塵於四十七年之後。然則崧之服官於此，微獨國恩世逮，報稱爲難，又將如何黽勉，庶幾無貽神羞，而慰先志于九京也。此崧所爲，蚤夜兢兢，惟恐失墜者爾。工竣，乃伐石而爲之記。

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冬月吉日，誥授中憲大夫兩浙江南鹽道襄平盧崧謹撰，誥授奉直大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里人梁同書書。

024. 重修吳山城隍廟記^[1]

〔清〕林則徐

今天下凡省治若邑若州若縣，莫不祀城隍神，蓋衆心所萃，若有靈焉式憑，以專其城，無貴賤少長，咸得隨時以申禱禳。自三國以來，迄宋而彌盛，其義古矣。杭州城隍廟踞吳山之巔，去年則徐分巡浙西，數數從大府後瞻拜其中，見有立株木撐拄於庭者，詢諸其人，曰：是棟已朽，將析矣。無幾何，則徐偶嬰疾，匆匆引去，然於心未能忘。今年重到杭州，則聞大中丞黃梅帥公已因住持之請，謀諸蔡雲嶠都轉，出運庫銀，以葺治之，屬紳士庀材鳩工，經始於秋八月，再閱月而工藏。適雲嶠都轉以入覲北行，攝其篆者則徐，故董事諸紳來乞爲記，則徐不敢辭。按是役易前後楹柱八，其大皆合抱，榑、櫨、櫨、榑稱是，降階爲兩廡，爲儀門，再降爲大門，皆更朽蠹彫剝爲堅完黝垺絕翼然。費白金凡二千六百兩有奇，不請帑、不煩民而事集，蓋於時大中丞撫浙再周年矣，威宣惠和，釐宿弊如砭錮疾，齟之肅清，爲數十年所未有。前時所爲廟，工銀附貯在庫，幾於有空名者，今則取之，如素蓄儲。則徐躬際其盛，奉職轉運司藉，免支紕邇，且拜恩命，將爲淮海之行，不獨幸茲廟之觀成，實快覩兩浙之吏畏人懷，百廢具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冊，《吳山城隍廟志》，第491—493頁。

舉，即一廟可槩其餘也。於是乎書。

道光二年十一月，侯官林則徐記。

025. 重修城隍廟後軒記^[1]

[清] 丁 桂

道光十六年正書，在南柵城隍廟，未拓，據鈔本載文。

吾潯之祠祀城隍神也，自國初時始，門殿寢廡，規制畧備，其後有軒三楹，臨水北向，顏曰岸舫，實爲朱翁典夔、袁翁庚颺諸公所建，事在乾隆戊申，迄今已五十年矣。岸石棖題，漸就傾圯，風雨不蔽，勢及寢殿，于是前此與事之家，約其同志，以期鼎新，率由舊例，各捐己資，哀木石，鳩徒衆，闕則補之，泐則易之，漫漶□昧則丹牘之，凡閱若干月，糜白金若干兩，而軒之舊觀以復。工既訖，朱翁之孫瑞文，承司事者之意，屬予爲之記。予惟是軒雖若無□於神明，而兆春秋之祀事，士女之瞻仰，與夫蒼神貺者之奔走賽會，僉以是爲休憩之所，于以尊廟庭而肅觀瞻，則今之所以踵前功而增脩之者，其事不偶然也，而豈惟是備遊觀已哉。舊無碑記，故司事捐資之人俱不詳姓氏，今並與重脩者列之于左，俾後之人有所考焉，謹記（此下有故友衆姓士，及同業衆姓士立碑題名，不錄）。

[1] [清]汪日楨撰：《南潯鎮志》，見《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3輯第7冊，第600、601頁。

大清道光十六年歲次丙申冬小春月，里人衆姓敬立。丁桂撰，馮尚達書。

026. 蘇郡城隍廟碑記^[1]

[清] 魁 元

郡邑之有城隍廟，猶府縣□□□□□，歲稔人和，閭閻安謐，春秋報□。□□□熙間，遇水旱徧災，烽煙盜賊，拯□□□，固地方官之責，而神亦必匡扶□□，□跡昭彰，載於史冊，指不勝屈。蓋廟□□神，隱然有守土之寄焉。蘇郡向有城隍廟，長、元、吳三邑，各有廟祀。光緒十二年五月，霖雨爲災，魁元率屬虔禱，旋□□霽，得以轉欠爲豐。在籍紳士顧□、□德馨、彭慰高、吳嘉椿等，以神靈昭著，稟請奏加封號，并歷敘道光二十九年，大雨兼旬，太湖水勢驟漲，居民夜望湖中，神燈隱現，雖水高盈丈，聚而不溢，民賴以全。咸豐六年，飛蝗蔽天，官民相率祈禱，忽夜間雷雨大作，蝗盡殲焉，歲復大稔。同治二年，髮逆盤踞省垣，時合肥李傅相巡撫江蘇，督師環攻，宵分見燈火旌旗，遍佈城堞，賊衆駭懼，官軍乘勢猛進，遂復堅城。魁元以是知我神之靈，其默相我民者，固歷久而彌顯。因據情轉詳督撫憲，恭折會奏。光緒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奉旨俞允，御賜蘇州府城隍神“崇臺鞏護”匾額，

[1] 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16、417頁。

并加“沛澤”封號；長洲縣城隍神“茂苑垂慈”匾額，并加“靈應”封號；元和縣城隍神“繡壤敷仁”匾額，并加“保民”封號；吳縣城隍神“胥山永固”匾額，并加“綏猷”封號。遵即敬謹摹泐，於十三年四月初七日，請撫憲率屬，會同紳士，送廟恭懸，并奉宸翰，分藏各廟。是日，閩郡士民，焚香歡舞，額手稱慶。嗚呼，非神之福佑我民，禦災捍患，曷克上邀天語，下孚輿情，以鞏我聖朝億萬年無疆之丕丕基哉！爰勒諸石，以垂久遠。是爲記。

光緒十有三年歲次丁亥夏四月，知蘇州府事魁元謹撰并書。
郡廟司董陸承恩、沈漳。

027. 重建德清城隍廟碑^[1]

[清] 俞樾

城隍之祀古矣，或謂始於八蜡之坊，與水雍然。孔穎達謂：坊以蓄水障水，雍以受水泄水，則是田間溝塍，非城隍也。城隍之祀，其始於春秋宋鄭之祭四壖乎？其神乃地祇而非人鬼然，古者以句龍社王肅之徒，並謂社即所以祀句龍，則城隍之神，亦可以人爲之。吳越時，曾奏請以唐右衛將軍總管龐玉爲城隍神，封崇福侯，殆亦神道教設教之微意乎？吾邑城隍神，舊碑所載無姓名，相傳爲勞公，諱鉞，字廷器，江西德化縣人，則明成化間守湖

[1] [民國]吳騷皋等修，程森纂：《德清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60號，第1冊，第622、623頁。

郡者也。故老傳述，或非無因，而儒者難言之然。縣城築於宋末，明初止存土郭。嘉靖間，又重築之，周七百七十三丈，高二丈有奇，因港汊而爲池，倚岡隴以爲塹，苕溪之水直貫城中，夾溪而居者，煙火萬家，山川雄秀，人物殷昌，則宜有神以主之，此固國家秩祀之所必及，而士民報賽之所不容己者也。考之志乘，城隍廟在儒學之左，宋紹興中建。國朝康熙、雍正、嘉慶間，屢次修葺，有園林之勝，神歆其祀，民受其賜，洪軍之亂，焚燬無遺，惟頭門巋然獨存。克復之後，許秉鈞請於邑侯，釀於所屬各區莊，創建二堂。又由邑士大夫廣爲勤募，歷二十餘稔，始得復其舊。門廡崇闕，堂宇深邃，廊榭繚曲，花木幽深，若節春秋，官是土者，率循典章，陳設牲醴，一邑之民，頒賦而集，厥角於庭，瞻其棖棟，謁其帷帟，莫不肅然而致敬焉，是足以奉神之靈而錫吾民之福矣。竊惟國家秩祀之禮，與賢有司成民而致力於神之義，斯舉也，亦脩廢舉墜之大者也，作而不紀，後世爰述，因紀其事，而系以銘。銘曰：

吾邑之建，始自有唐。垂二千年，人物阜昌。是宜有神，主此一方。昔遭兵亂，今樂時康。祛除災疾，調順雨暘。疇非神賜，而敢忽忘。乃庀鳩材，材美工良。復其舊觀，築此新堂。有門有庭，有室有房。神之格思，錫福降祥。永永年代，惠我無疆。

光緒十五年己丑歲仲春，里人朱黼鐫字。

028. 吳山承天靈應觀記^[1]

[元] 張天雨

至順三年，通元顯應嘉成真人唐君永年出領杭州宗陽宮，兼領本宗諸宮觀，承制命也。吳山承天靈應觀者，實隸厥宗。真人既獲舊物，乃思所以紀述師資系代之由，與夫制作興替之所自，命其徒呂昌齡錄其事，白於領杭州道教王真人，俾天雨著於石，將以貽來葉云。當宋紹定之初，觀妙大師鄭君守一即故沖天觀，艱勤締構，載成道區。歲辛卯災，衛王史公彌遠合民財重建。端平三年，勅改今額，增建梓潼帝君祠，麗其旁。尚書禮部符文，以甲乙傳次，則淳祐元年也。於是鄭君告老，林君繼華為乙傳，始置崑山田十頃有奇，再傳胡君繼榮，而殷君元燧嗣。大元至元間，常為兩縣副威儀，三十六代天師□真人為殷君弟子，則廿有六年也。世雖沿革靡常，厥至□法系所在，孰得奸之，我得而正之矣。崇德天師大真人特進吳大宗師，咸嘉真人之志，於甲乙之傳。案據益明白，謹以其事，具聞集賢，而璽書之降，承天之寵及矣。竊惟杭為江左一都會，道家之山相望，真人嘗以清靜之道，贊於兩朝，而雨暘之禱，人施勞於外廷，功成不處，將佚老茲山。既已補治百廢，用奠神明之居，且不忘其所授受，使弗墜前人之績，豈徒

[1] [清]阮元撰：《兩浙金石志》，見《歷代石刻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2冊，第397、398頁。

據江湖之雄勝，矜棟宇之華敞，視大方之家，猶若不足，若真人者，近古所謂知常者斂，所以不蘄能言之言，而取無名之名於子墨客卿之表者，不以文也傳，信其以此。

至正三年九月既望，清容元一文度法師教門講師張天雨撰，亞中大夫杭州路總管內勸農事知渠堰事任處一書，集賢學士資善大夫吳直方篆額，通元顯應嘉成真人吳山承天靈應觀佑文成化祠甲乙住持唐永年、徒弟道士呂昌齡、童昌寧、徒孫□□忠、楊茂誠立石。明茅□□鐫。

右在吳山承天靈應觀，正書二十行，行四十一字。按《咸淳臨安志》：俗稱三官廟，舊為天地水府三官堂。紹興間，改沖天觀。《西湖遊覽志》：端平元年，改賜今額。紹定初，觀妙大師鄭守一締構。淳祐間，乞禮部符文，以甲乙傳次，後為別派道士王永亨等改為十方。至順間，唐永年釐正之，詳後割付碑，此其紀事之文也。文云：既獲舊物，即改正甲乙事。王真人者，天雨之師壽衍也。《輟耕錄》云：字眉叟，杭州人，出家為道士，受知晉邸，後以宏文輔導粹德真人，管領開元宮。張天雨，號貞居，九成之裔，蚤棄妻子，從開元宮真人王壽衍為道士，風裁凝峻，工書善詩歌，文益奇古，與吳興趙孟頫、浦城楊載、蜀郡虞集、豫章揭傒斯、清江范梈、金華黃潛，交甚善。崇德天師大真人，吳全節也，任處一府志失載。

029. 元靈應觀甲乙住持割付碑^[1]

皇帝聖旨裏，天師正一教主大真人，掌江南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照得。至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據通元顯應嘉成真人，主領住持杭州路宗陽宮，兼領紹興等處本宗派諸宮觀事，唐永年狀呈：切照杭州路吳山承天靈應觀，元係師祖鄭觀妙開山建立，永爲甲乙住持。至元二十七年抄戶，亦爲甲乙宮觀，供報卑職，元禮鄭觀妙師孫殷元燧爲師在後，因爲跟隨皇姑大長公主前去全寧、應昌兩路承應，不曾在觀，被還俗范從虎，結構別宗派道士王永亨，隴脫教割，改爲十方攬奪，不復興修。今卑職欽奉聖旨，令住持宗陽宮，兼領本宗派諸宮觀事。除主領外，緣本觀係甲乙去處，今將照用文字抄連，呈乞施行。得此割，委本官兼領承天靈應觀佑文成化祠事，行下本觀照會去訖，續據教門委去法師袁嗣宏呈：近蒙差，往杭州等路，勾當教門公事，切見本路吳山承天靈應觀，被王永亨等兜收田租，敗壞觀宇，若不區處，必廢一方香火。得此爲是，所差住持不一，必合選代，爲此擬差前杭州路元妙觀提點觀事朱希晦，充承天靈應觀住持提點，兼佑文成化祠事，給割下觀，照會將王永亨革去，及割委本路寧壽觀提點孫真常追取承天靈應觀碇基等文，就給本觀，照用回據。孫真常申該主領宗陽宮，唐真人稱有教門文憑，兼領本處，見差朱希晦不是

[1] [清]阮元撰：《兩浙金石志》，見《歷代石刻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2冊，第398-402頁。

本觀甲乙徒弟，不肯交割碇基文憑。得此爲是，承天靈應觀久改十方住持，既差朱希晦充應，若令唐真人兼領，比例不無冗濫，以此行下本觀，毋令唐真人兼領干預，及行移杭州等路照驗。又據朱希晦狀呈：唐真人不遵教割，及伊徒呂昌齡冒稱承天觀副，糾合俗人李益之遍往觀莊收租，及占觀拆屋，又行妄狀於左錄事司，越訴勾擾。緣唐真人元於中興觀出家，禮住持殷元燧爲師披戴。至元二十六年官司，抄數戶計於中興觀，供報所受紹興等處本宗派諸宮觀事職名。其承天觀，既非上頂本宗派內宮觀，得此再下承天觀，依已行事理施行，及行移杭州路，將左錄事司受狀違錯，官吏究問改正，仍禁無干俗人占觀奪租，并下平江路吳江、崑山兩州省諭，甲佃徒見職住持收租贍衆外，又據杭州路總管府申，承奉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割付，該本路申照得，唐真人欽受主領住持杭州路宗陽宮，兼領紹興等處本宗派諸宮觀事，又奉教割，兼領承天靈應觀佑文成化祠事。今令十方朱希晦住持本觀簪裳事，不歸一合，令唐真人依上本宗派甲乙住持，相應省府照得，一應道教事理，係集賢院所管，仰就便依例施行，府司承此備申，伏乞照詳得此。除施行外，今又據真人唐永年狀呈：會驗卑職，元係吳山承天靈應觀佑文成化祠已故開山住持鄭觀妙親派徒弟道士，本觀元係太師祖觀妙大師鄭守一亡宋甲戌年間開山重興，觀宇完備。告蒙亡宋，禮部於淳祐元年給到公據，永爲甲乙流傳，見於觀門，刊載石碑在後，鄭觀妙披度徒弟胡繼榮等三人數內，師祖胡繼榮等披度先師殷元燧於歸附後。至元年間，充錢塘、仁和兩縣副威儀，中興觀住持時分，卑職投禮殷元燧爲師，出家隨侍師父殷元燧習學道業。至元二十六年內，師父殷元燧作中興觀住持名目，保盟請到前道教所官天師三十一代真君，當年八月所給戒法牒據一宗，簪披卑職爲道士，接繼承天靈應觀

開山鄭觀妙本宗甲乙正派，在後不擬住觀徒屬法眷，吳道昌等相繼□□，及有卑職跟隨皇姑徽文懿福貞壽大長公主在全寧、應昌兩路承應，不曾回觀，乏人住持，遂被外觀別宗派道士王永亨等強行奪□，改爲十方住持。至至順三年內，卑職欽受聖旨，授通元顯應嘉成真人，主領住持杭州路宗陽宮，兼領紹興等處本宗派諸宮觀事，欽依禮任之後，爲是前項承天靈□觀佑文成化祠，係師祖師父本宗派甲乙家山觀業，以此呈覆教主大真人，乞令承襲本宗派甲乙住持。回奏剖付，委令兼領觀務，卑職爲是受業家山，將□觀圯壞去處修理間，又蒙差委十方道士朱希晦充本觀提點，却將元委兼領職名作冗濫改正，今卑職不須兼領呈訴間，有朱希晦爲因爭收本觀齋□，占先妄經教門，呈指卑職與師父殷元燧元□中興觀□籍，及承天靈應觀不係本宗派內宮觀，致蒙准信行移杭州等路觀田坐落州郡照驗，遂使卑職不□任領祖山香火，興復觀業，及被朱希晦固執教門所行公□一向爭□至今。緣至元二十六年官司，抄數戶計，卑職已作承天靈應觀供報，師父殷元燧的係承天靈應觀得業徒弟，即目卑職見執教門□紛□度牒□□稱載，唐永年投□承天靈應觀徒弟殷元燧爲師緣故，至甚明白，似此本宗派來歷不可磨滅，況元欽奉聖旨事意，令卑職兼領本宗派諸宮觀事，其承天靈應觀雖於至順三年以前，因差王永亨住持，釐改十方，却緣本觀根腳淳祐元年亡宋官司給據，的係甲乙流傳分曉，若蒙改正，將朱希晦截日革去，換給明文，從卑職復業，主領承襲甲乙住持焚修，似望祖宗家山觀業不致失墜。除今童昌寧親資卑職，元受到教門披度牒據文憑前去聽□外，今抄亡宋及歸附後道俗官司堪信文憑，呈乞照詳施行，得此爲是，所呈雖稱承天靈應觀佑文成化祠，祖係甲乙去處，亡宋禮部及歸附後，本教官司各有憑據，止是抄到似本，不見端的有無的本可驗，

及稱唐真人元受教門披度牒據內稱述，係禮承天觀徒弟殷元燧爲師，亦不見殷元燧是否本觀開山鄭觀妙的傳宗派，雖便定奪爲此割委杭州路報恩觀住持提點聶凝和依問照勘，逐節端的，指定明白。回申去後，今據所委聶凝和回呈：依奉前去承天靈應觀照勘，得本觀委是亡宋時開山觀妙大師鄭守一重新剝蓋，即今見存石碑內刊載，得鄭守一告奉禮部所給甲乙文面，及本觀見收歸附後住持翁茂功告奉瀾西道提點道錄司，至元十六年，及教主大真人延祐元年各給公憑，悉從甲乙流傳明白，兼觀本觀祖師堂內奉祀開山鄭觀妙之下胡繼榮、殷元燧等牌位香火，見得已故殷元燧委是鄭觀妙徒屬，今次唐真人的係本宗派子孫，別無疑惑，保結回呈，伏乞照驗。得此看詳，真人唐永年欽受聖旨，授主領住持宗陽宮，兼領紹興等處本宗派諸宮觀事，職名前項，承天靈應觀佑文成化祠，元是甲乙流傳，纔於延祐元年以後，因爲乏人焚修，以此擬差十方道流住持，既是今次委官保勘，得真人唐永年委是本觀宗派所傳得業徒弟，兼杭州路，作詞申省亦稱，合令本宗派唐真人住持，相應以此條詳，擬合改正，將承天靈應觀佑文成化祠，仍復甲乙，斷付真人唐永年承襲，主領住持，其元差十方主副朱希晦、胡惟謹等，別行區用，於理爲順。據此，除已重給割付，令唐永年祇受，及將朱希晦等改除別觀主職外，合下仰照驗從。真人唐永年依上主領住持以後，甲乙流傳度人，承繼焚修，毋致廢弛。須議割付者（以上小楷書，四十二行），右割付杭州路吳山承天靈應觀佑文成化祠准此（以上楷書一行，字徑寸許），唐真人呈改正（小楷，一行），國書（并印）押。

皇帝聖旨裏，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總攝江淮荊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據通元顯應嘉成真人、主領住持杭州路宗陽宮、兼領紹興等處本宗派諸宮觀事唐永年呈照得：杭州路吳

山承天靈應觀，係鄭觀妙梯己衣鉢建造觀宇，甲乙承襲住持去處，卑職係太師祖鄭觀妙徒孫道士殷元燧徒弟，近被十方道士王永亨、朱希晦、毛道泰、范從虎等，俱各有過經斷官司，有卷可照節次，妄經教所，朦朧割付，充任職員，前來攪擾焚修，令本觀的派徒弟道士呂昌齡，於至順四年十月內，狀經前左錄事司陳告行下坊正并耆宿鄰佑人等勘當，得承天靈應觀佑文成化祠，祖係甲乙承襲住持去處，的係唐真人受業家山，申覆本路總管府，出榜行下本司，將王永亨等遣逐出觀了當。又蒙本路申覆江南道教所照驗，卑職另行具呈教所割付，行下委自本路報恩觀住持聶凝和照勘承天靈應觀佑文成化祠，委係甲乙流傳去處，保結申來，奉此依上照勘，得承天靈應觀佑文成化祠係師祖鄭觀妙於嘉熙年間開山，永爲甲乙流傳去處，見存古碑石刻，勘信文憑，相同照得，唐真人的係本觀開山鄭觀妙徒弟道士殷元燧徒弟，至元二十七年抄戶時分，甲乙流傳宮觀供報在官，應合承繼之人，保結申奉江南道教所割付改正，仍復甲乙承襲，令卑職住持了當。今來若不呈覆，誠恐外人不知前因，妄行攪奪，破壞成規不便。今將本觀甲乙碑記，并宗枝圖本一應堪信文憑抄連在前，如蒙轉呈上司，聞奏頒降護持，并乞給賜文憑，付本觀收執照驗，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看詳，吳山承天靈應觀佑文成化祠祖係甲乙流傳，既是照勘明白，真人唐永年承襲住持了當，別無議擬。除已具呈集賢院、依例聞奏頒降聖旨護持外，合行出給公據，付觀祠永遠收執照驗，依舊甲乙流傳披度，承襲住持，焚修香火，祝延聖壽萬安。所□公據，須議出給者（以上小楷書，二十八行），右據付杭州路吳山承天靈應觀（印）佑文成化祠照驗准此（以上楷書一行，字徑一寸許），據陳斯與（小楷，二行）國書（并印）押。

春和乘興訪松軒，左右江湖樂自然。深刻穹碑千古事，承天

道脈有流傳。

元覽道人王□□題。

真人隱几坐東軒，弟子傳經有浩然。早晚峯頭丹詔下，殷君喜得第三傳。

張天雨謹次韻。

真人道行動天朝，得請還山劍氣豪。突兀吳山眼前屋，清風千古祖庭高。

洞霄史景仁。

右在吳山，刻于承天觀記碑陰，正書，凡三列。上列四十四行，中列十六行，下列十七行。此住持唐永年爲別派道士王永亨等隴脫教割，改爲十方，請釐正甲乙住持割付，輾轉詳情，具見碑中，亦足徵當時道紀體制也。後附三詩，元覽道人名已泐去，《續洞霄圖志》引作王象，未確。史景仁，《續圖志》有方丈匾額，係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爲，沖虛真常元應真人史景仁立，餘無攷。

030. 杭州承天靈應觀記^[1]

〔元〕任士林

承天靈應觀，在杭州東南隅吳山之巔。至元十三年，元靖真

[1] 〔元〕任士林撰：《松鄉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6冊，集部別集類，第497、498頁。

常大師陳君元德實主觀事，振宗風於中丕，弘道脈於既傳。隸觀之田，有司籍在常住，免其租入，元德力也。初觀曰沖天，創於宋紹興，祠天地水府三官，費內帑緡錢若干萬，燬於紹定，逮端平，始復建，奉旨賜今額。淳祐中，增建玉皇寶閣，方紹定，既燬而未複也。神靈不來，洞歌無續，祈禱之民，皇皇乎若有失也。觀妙大師鄭君守一慨然曰：是不可不圖。神營心計，上移時宰，江淮列闔，千里求施，出殿闕於瓦礫之場，列幢蓋於塵煤之聚，祥飈晝下，景光夕游，巍巍乎列聖之居，秩秩乎羣玉之佩，三官朝而玉皇侍也。川行岳立，景福攸介，三門廊臺，守藏之室，齋庖之房，周阿崇峻，列楹齊同，翼以梓潼真祠、朱仙闕宇，干祿者趨，通真者式，觀於是侈於舊矣。田隸崑山之朱塘，吳江之澄源、范隅，與夫在嘉定者，爲畝一千三百二十有奇，歲入之量，以羞以奉，始漕臣嘉鄭之功，白禮部，俾以乙承甲，嗣鄭者惟其宗，他如鄭者援有據，今三傳矣。元德曰：予老矣，是不可以不記。夫玄坎之神，生於天一，成於地六，故水爲六府之一，地平天成，時乃之。修道家者，三官之奉，豈其意歟。羣生蚩蚩，必有司命，吉凶影響，體物不遺。杭今爲東南巨鎮，梯山甃江，廬井螳附，風檣浪舶，出入渺莽，是故無神以司之乎？此觀之所由興也。然廢興通塞，存乎其人。鄭君守一，以道爲徒，以法爲子孫，無爲之爲，道不泯矣。故陳君元德爲善繼，使繼陳而起，知鄭之心，弘陳之守，觀且久弗替而民有常奉矣，於是乎記。

031. 任士林承天靈應觀記^[1]

[元]任士林

承天靈應觀，在杭州東南隅吳山之巔。至元十三年，元靖真常大師陳君元德實主觀事，隸觀之田，有司籍在常住，免其租入，元德力也。初觀曰沖天，創于宋紹興，祠天地水府三官，費內帑緡錢若干萬，燬于紹定，逮端平，始復建，奉旨賜今額。淳祐中，增建玉皇寶閣，方紹定，既燬而未復也。觀妙大師鄭君守一慨然曰：是不可不圖，神營心計，上移時宰，江淮列閫，千里求施，出殿闕于瓦礫之場，列幢蓋于塵煤之聚，祥飈晝下，景光夕遊，巍巍乎列聖之居，秩秩乎羣玉之佩，三官朝而玉皇侍也。川行岳立，景福攸介，三門廊臺，守藏之室，齋庖之房，周阿崇峻，列楹齊月，翼以梓潼真祠、朱仙闕宇，觀于是侈于舊矣。始漕臣嘉鄭之功，白禮部，俾以承甲乙，嗣鄭者惟其宗。今三傳元德為善繼，使繼而起，知鄭之心，宏陳之守，觀且久弗替矣。于是乎記。

[1] [清]鄭澐修，邵晉涵纂：《杭州府志》，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03冊，史部地理類，第657頁。

032. 崇玄道院碑文^[1]

[明] 張 寧

嘉興崇玄道院，宋咸淳三年，里人徐實甫施宅，高士趙一休始創，常住上清大真人張公爲立名額，是爲肇基之迹。國朝洪武初，地產芝，平道原授業朱道真作玄瑞堂并記。永樂辛丑，唐峻峰作石柱山門。宣德壬子，增廣艮隅，地構頤真堂，以延天下雲水高士，重建玄帝殿。峻峰歿，郡守靖安舒公念其清勤克介，勸富人懷榮等買地葬于白苧鄉。景泰甲戌，時疫流行，邑人多疾，峻峰徒屠永清以符水治効，民樂其生，施予者多，因復增坤隅地。天順戊寅，縣令李君勉爲作中門。癸未歲旱暵，永清祈禱屢感，薦任都紀。成化戊子，顧復原改造澄心堂，凝翠軒，中號小洞天。辛丑，朱養中、朱宗譽嗣業，修繪石柱之門，前後左右中外，至是煥焉周洽，遂爲郡城偉觀。自一休至宗譽，皆師弟相承，世經三易，人歷八傳，總二百一十五年，始克大有成，可謂難矣。壬寅秋，養中詣予，請記刻石，以勵其後人。夫天下之事，盛者日相尋于衰，成者日相尋于毀，惟艱難否塞者，乃能日至于昌大，其倚伏消長，皆無先形也，惟幾可以察之，惟慎可以守之，復原以下，其知幾而克慎者歟；盛不忘衰，成不忘毀，居昌大而不忘否塞艱難，未有能謹始如此，而不能保其終者，理

[1] [明]柳琬纂修：《嘉興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9，第165、166頁。

固有在，不可以氣數論也。予自少讀書郡城，於崇玄爲舊遊之地，復原亦舊遊之人，所謂無失親故者是舉也，宜樂書之。

033. 諸葛鑑元等題名^[1]

大唐開成五年六月十□日，南嶽道士邢令聞，錢塘縣令錢華記，道士諸葛鑑元書。

右磨崖，縱七寸，橫一尺二寸，隸書七行，字徑一寸四分。

034. 元張與材重陽菴題字^[2]

[元] 張與材

十方大重陽菴(正書二行，字徑一尺)，大素□□廣大真人管領江南諸路道教，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書額(正書，欸在左)。吳山福地(正書，字徑六寸)，齊公後人黃中氏洛陽宰遜□施材刻石。摩崖紀勝(正書，欸在右)，青衣洞天(正書，字徑六寸)，全真派下□□□□□山□□□張□材建立(正書，欸在左)。

[1] [清]丁敬撰：《武林金石記》，見《歷代碑誌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冊，第52頁。

[2] [清]阮元撰：《兩浙金石志》，見《歷代石刻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2冊，第447、448頁。

右在吳山重陽菴摩崖。按菴始唐開成間，韓道古結茅以居。元大德間，西川道士冉無爲重建。道書天一爲陽而清又爲陽，故曰重陽。天師廣微子張與材爲題字云。《元史·釋老傳》：元貞元年，與材嗣爲三十八代襲掌道教時，潮霑鹽官、海鹽兩州，與材以術治之遂息，此即其題字時也。《畫髓元詮》：與材，字國梁，號薇山，別號廣微子，封畱國公。

035. 重陽庵記^[1]

[明] 周鼎

吳山重陽庵，當群峯環合之交，作層級盤迴以登。其面勢曠夷，可類見城外，若几席下；其陰則崖石竇深，霽沸出泉，有神司之，爲境孔奇。葆真抱素之士，爰樂棲止此庵，事之權輿也。泉之事，疊見今古者三，始自唐之開成，盛於宋之叔季。蓋重陽之說，濫觴乎完顏氏之域，當思陵駐驂時，其說未行，迨蒙古氏得國，宏其教而庵亦宏麗矣，人謂韓金鋪其戶，非也，冉也。國朝住山道士梅志暹因其敝而撤新之，加宏麗焉。按新舊諸志載，泉與庵二事，互爲詳略，所傳聞非一人，涉歷非一歲月，所紀述非出一手，不能不詳略互見，然其曰青衣童子，曰韓道古，曰理皇，曰廣微天師，曰冉無爲，則大略亦相出入，可傳信也。夫其肇始乎前特癡癲耳，于時非不能堂殿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重陽庵集》，第11-16頁。

門廡以宏麗也，有待乎後之人焉。韓道古純一庵之小，致萬乘下臨之重，宸奎庵額之賜，正不在樸陋宏麗上求之；冉無爲能拓爲堂殿門廡而守其故額，不宮觀上請，亦清靜儉默之家法固在，所以致廣微子十四字磨崖之書，稱洞天，稱福地，稱十方，稱大重陽庵，滿郡中克有是哉。韓、冉同一道也，相忘於樸陋宏麗，順其至而爲之，以寓見乎，道之無乎，不在茲，特其迹之一恒成壞，相因於無窮焉。志遲新是庵於久敝之餘，以增輝泉石，繼志韓、冉，山靈爲之生喜，人見其成於今日，若未嘗壞於前之日也；見施者之輪委而坐受其施，不見其克致來施，願力有自重也。冉之金戶，不壞不易，亦山中故事。於戲，重陽氏之教，始於唐而盛於元，傳至今不衰，杭郡城之爲是學者，衆爲癡癲而各有題額，亦不一而足。國初有叢林歸併之制，獨重陽在全真道流班首，則文席必重望之士以居，而志遲預焉。郡人丁文禮謂是庵之不底於壞，而克以底於新者，有志遲之在，是謂羽流之各焚修於其所，而祝釐必集乎茲，有志遲以綱領之，謂志遲之不虛其席之居所，授受於其師某，師授受於其祖某，祖授受於開山之祖、立教之祖，派近而流遠，有自致也。髡治貞珉，請予文之。予爲詳書之曰：冉之席，劉碧虛繼之，繼劉之席爲江鐵庵氏，繼江之席爲楊古巖氏、孫守素氏，繼守素者爲鍾本清氏，本清之繼則志遲焉。志遲初受業三茅甯壽觀副都紀張靜庵爲弟子，駱仲仁又繼遲之席以領衆而師友之，相代先後一軌也。志遲、仲仁皆郡人，韓、冉皆西川人，賜額則韓之建庵無歲月，必先此無疑。冉之來自大德丁酉，則青衣之遇必是歲，遂大其庵於明後歲也。鐵庵亦嘗建五祖七真之堂於殿右偏，在至正乙亥八月，志遲之新此在天順戊寅九月，泉上有亭則正統甲子十有一月。先是洪武丙子，荊人丁啓東氏夢遊於泉，遇青衣焉，得子爲閩縣簿，故建此，具見亭記，茲特著志遲之克繼，韓、冉之克始，足以爲山門

重。志暹又嘗受五雷之祕於富春周世昌，得牽連書云。

成化十一年蒼龍集乙未十月九日，疑舫居士嘉禾周鼎撰，奉議大夫南京刑部郎中仁和項麒書，賜進士出身河南道監察御史錢唐季琮篆，本庵前住持梅志暹徒弟住持駱仲仁立石。

036. 重陽庵記^[1]

[明] 季 琮

重陽庵在杭之吳山。杭爲東南會府，而山屹峙城中，治署民居，奕錯櫛比。其下由麓而上，多發奇獻秀，大抵皆仙靈老佛之宮，其尤特者，惟重陽、紫陽爲然。二庵據其要會，面勢皆東。紫陽峭拔嶙峋，如削出芙蕖，青玉玲瓏，然土乏膏潤，泉脈潛伏，汲引病焉；重陽在其左，宅幽勢阻，林木蔽虧，斗折而升，可俯瞰濤江，永興蕭然，諸山皆出。履屐下，殿負崖中，嚴像設，制甚宏麗，今羽士梅志暹暨弟子駱仲仁撤舊新之。其右三清閣、羣真堂、雲堂，皆仍其舊；其左棲息之所，亦新爲之。軒榮戶牖，邃密潔清，開軒寄傲，而境益奇。崖刻“十方大重陽庵”、“吳山福地”、“青衣洞天”十有四字，字徑尺有半。稍右石洞，窺之窈然，泉流清冽，相傳嘗幻青衣童子洞側，故名。近時禱嗣有感者，作亭其上而碑焉。蓋茲庵故爲鍊養之所，創自唐開成間韓道古始，宋穆陵嘗臨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重陽庵集》，第16-20頁。

幸其處，并畀今額如崖刻義，取屈子遠遊篇語，蓋仍舊名而褒大之，非襲完顏氏王知明之號而然。三門髹彤，皮楔二跗，斲文石爲之，當時宮宇儀物，必皆稱是。德祐海桑之變，惟茲巋然獨存，餘非昔矣。今之存者，與近所有者，則元大德以來冉無爲、劉碧虛、江守真之所建也。前刻爲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與材書。嗣主是者爲楊古巖、孫守素、鍾本清，皆克亢教基，足爲羽流增重。國初，歸併全真庵觀院十有一，悉統之茲山，率徒祝釐，必資人望。志暹父子繼領其事而譽益歸，且志復舊觀，亟圖不朽爲屬。夫是山近在入境，而極幽遐壤詭之狀，況被寵靈，儼然如層城丹邱，與他所謂洞天福地列於奧區者異，信吉壤也，是宜代不乏人，廢輒復興，不與塵劫俱泯如是。然仙靈窟宅，非夙負道器者，未易以居。自志暹父子之主茲席，而林巒泉石爲之改觀，苟非志行精勤，人樂薦輸，奚由至是哉。備志之以告後之人，尚謹其承焉。

成化十年甲午歲嘉平之月，賜進士出身河南道監察御史郡人季琮譔。

037. 重建青衣童子亭記^[1]

[明] 陳 贊

杭之重陽庵在吳山梓潼廟之前，自唐宋以來爲羽士全真之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重陽庵集》，第20-24頁。

所。其地高爽邃幽，庵後巖崖之半有洞焉，流泉出乎其洞，紺寒澄澈，大旱不涸。相傳昔有青衣童子現洞口，好事者因構亭泉上而覆以茅，內塑童子像，遂名之曰青衣洞。所謂童子者，其亦神仙之變幻不常者歟。國朝洪武丙子，湖廣常德郡丁啓東氏來遊於杭，嘗夢一道士攜童子衣青衣抵其旅寓曰：以此子贈君。問所從來，曰：自重陽庵。覺而異之，詢至其所，見亭中童子像，儼然夢中所睹，久之而歸，果得一子已。及晬，啓東私慶夜夢之有徵驗如此，心知其子之不凡也。次年復至杭，重建爲亭，覆以陶瓦，加之藻繪，所以答靈貺也。啓東既捐館，子玉字潤山即夢感所生者，克有成立，讀書勵行，初遊邑庠學，舉子業，尋以母老不欲去左右，故不汲汲於榮進。宣德中，邑大夫以賢良方正薦，起爲閩縣簿。正統八年，述職之上京師，其母謂曰：若父以爾之故，作亭杭之重陽庵，亭今存否不可知爾，盍往視焉，無則有之，敝則新之，庶不忘爾父之志也。潤山聿遵母訓，訪至亭所，果已摧圯，而厥考題名尚存，乃出俸金若干，付本庵住持何君志遠曰：吾欲新此亭，以公事有程，不可留也，君爲我成之。又託其友人江君用時協相焉。二君於是市材庀工，經始於正統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越兩月而落成。其規製視昔有加，材良工巧，渠渠翼翼，美輪美奐，觀者嘉歎。志遠又欲礪石刻文，以誌顛末，而屬筆於余。惟古人感夢誕子，多見於傳記，不遐遠引，若近代楊大年之生母，夢武夷君託化；范祖禹母夢金甲大夫，自稱漢鄧禹，既生子，遂名祖禹，後皆主顯貴；又如相國王公夢人紫綬象簡，遣一綠衣童至曰：以是童賜爾爲宰相子。凡若此者，不一而足。然則主簿君由夢感以生，豈偶然也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惡之應，如影隨形。啓東感夢，篤生賢嗣，長而知學，薦有祿仕，駸駸向用，以昌其門，庸非積善之所致

歟。主簿君重作是亭者，亦不過敬承先翁之意，祇服慈母之訓也，豈專爲福田利益之計哉。何、江二君又能不負所託，其成厥美，是皆可書。因不辭而詳書之，俾來者知所自又如何。君方將重營本庵殿宇方丈門廡，其志甚堅，俟有成績，當別爲之記。今以無預於亭也，故略而不書，是爲記。

時正統十年歲在乙丑六月吉日，翰林院待詔登侍郎會稽陳贊謨，奉政大夫禮部郎中兼翰林院侍書錢唐蔣暉書，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同鄉夏誠篆，本庵住持何志遠立。

038. 吳山重陽庵天醫行宮記^[1]

〔明〕沈友儒

吳山重陽庵法師俞賓梅募建祠宇，祇奉陶、吳、許三真君，大宗伯洞山君公書其額，曰天醫行宮，謁余徵記。按道書，陶諱宏景，字通明，秣陵人。母郝氏感奇夢，生於宋孝建三年丙申四月三十日，博學通經，尤精服餌，齊高引爲諸王侍讀。永明中掛冠，隱居句曲，既得孫游岳符法，梁主賜金，丹成服之，體輕眼方，撰著《本草》，闡明道要。大同二年，八十有五，形解。宋封宗元翊教真人。吳諱猛，字世雲，濮陽人。仕吳，令西安，因家焉。性至孝，夏不驅蚊，懼去己噬親也。既得丁義神方，天降雲符，道術大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重陽庵集》，第24-30頁。

行，止風濟舟，畫水渡江，于慶已仆而重起之。晉甯康二年十月望日上昇。宋封神烈真人。許諱遜，字敬之，許昌人。漢末避地南昌，因家焉。母周氏感奇夢，生於吳赤烏二年。己未初，師吳君，精修煉。晉太康元年，令旌陽，點石成金，代貧輸賦，符水治疫，飲者即痊。棄官東歸，偕吳君往師諶姆，傳孝悌明王之教，真仙沖舉之宗，及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遂斬蛇誅蛟，悉除民害，洪都莫安。甯康二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望日，舉宅上昇。宋封神功妙濟真君。三君雖生有前後，年有修短不同，而其躬握元圖，品登仙錄，幹化神霄，參功妙造，則未始不同也。杭爲東南一大都會，俗饒質脆，攝養失宜，易罹蓄疾，業擅專門，投匕輒效，固不乏人，乃若沈痾宿痼，良工技窮，非神丹下咽，而求灑然如禩，枯木再春，得乎三君，自開元宮炳靈以來，盼蠻異常，有祈輒應。視呂仙方巾布袍，授傅氏地黃椒末飲而瞽復明；大士夢語陸迎，服益智燈心湯而狂旋止，不啻也闐寂之區，猶塵向往，矧名山福境，揭虔妥靈，其可後歟。然天以生物爲心，聖以醫藥濟世，設口難素而心駟僇，鹵莽之害，等之鎔錙，膺司命之寄者，誠能視人之疾，恫癯乃身，則冥冥之中有祐之者，尚何暝眩不售，蹈廣絡獲兔之誚耶。且何澄醫不貪色，家給身榮；張彥明口不言錢，子孫貴盛；白牡丹貨毒下胎，羣兒噴腦；段承務勒取厚賂，朱衣杖脊。淑慝之報，天未嘗爽。三君廟貌鼎新，非直資衆檜襁，而風烈感孚工軒岐者，凜若明命赫臨，有召必赴，如許叔微雖貧必予，如宋清將見黎元，免札瘥天閔而躋仁壽之域，其於國家元氣培之厚矣，奚必頡頏飲水之長桑、方駕滌胃之元化乎？賓梅名大彰，字用昭，崇德人。真人府贊教，精五雷法，祈雨克應，類管公明；神鍼愈疾，不下封君達；恪修元教，至耄彌勤，宜其爲衆所重，而善緣易集若是。夫宮爲屋三楹，值庵之震隅，肇工於歲癸酉春三月，

落成於甲戌秋九月，倡始爲錢唐太醫方龍潭諸君，邑人王縉、林高、胡文燦輩，檀施則大中丞抑亭陳公、岳伯順所胡公，暨諸縉紳云，鄉宦陳善、孫枝、嚴用和、宋應昌、余希周、董鯤、沈蕃、凌立、江鐸、高濂、沈兼、李時英、陳玉庭、春元、何棠、張杞、高汝梅、凌登名、凌登瀛、施仁、楊鳳鳴、何嵩，庠彥屠汝良、樊用賓、凌登第、徐惟中、沈耳，太醫諸餘齡、姜子登、蔡時達、曹琪、楊棟、金棟、富尚禮、張勝賢、丁天衢、孫儒、袁朝用、錢宏道、湯文舉、陳大節、柴子華，里耆楊鏞、陸艮、胡文煜、邵子律、蔡廷鳳、陳本、陳漢臣、顧槐、陳九臯、朱仁。

萬曆三年歲次乙亥季春吉旦，賜進士出身奉詔進階朝列大夫直隸揚州府同知前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海甯沈友儒撰，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直隸徽州府知府前禮部主客清吏司郎中仁和胡孝書，承德郎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奉命典掌誥敕兩充冊封副使餘姚呂元篆，前住持陳曰可徒弟朱之一、徒孫邱春岳、曾孫俞霽恩立。

039. 純陽道院建築記^[1]

[民國] 陸彭年

純陽道院向假至元堂屋兩楹，爲祭拜之所。清光緒二十三

[1] [民國] 方鴻鎰修，黃炎培纂：《川沙廳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32號，第4冊，第956-958頁。

年，朱君佐庭從其先德遺志，於堂後捐置道院基地。民國九年，始克築樓五楹。十二年，又築東西廂樓，規模略具。於是臚列捐款芳名，鐫諸銅版，昭示來茲。其不款之款一千餘圓，則道院所彌補也。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仲秋，陸彭年記，陶文華書。捐款芳名如左：

張竹溪八百圓，陸問梅六百五十圓，陳采芹三百十圓，陸蓮溪、陸竹坪、陸志乾三戶各三百圓，朱心□二百十圓，孔□□二百圓，周振聲一百七十二圓，張藝新一百五十圓，冀錫三一一百二十圓，高錦雲、張幼甫、邵克堂、楊友梅四戶各一百十圓，陸逸如、徐志翠、丁聽濤、蔣桂明、奚木生五戶各一百圓，張守愚九十圓，陸季良八十圓，陳伯梅七十五圓，顧舜欽七十圓，勞錫慶、顧潤軒、陸際雲、陳雅樓、□梓生五戶各六十圓，吳德雲、高信孚、顧士英、顧挹梅四戶各五十圓，顧鼎彝四十二圓，王守民、顧社堂、顧冬梅三戶各四十圓，鳳濟娛、康志翹二戶各三十五圓，王秉彝三十一圓，張梅舫、嚴蘭田二戶各二十五圓，孫保仁、衛企封、蔡耀□、程寶榮、宋厚餘、宋鳴歧、葉西亭七戶各二十圓，許庚清、胡伯瞻、高祝三、包菊泉、殷茂翹、周良生、田應庚七戶各十五圓，陸書田十三圓，王歧周十二圓，周砥如、徐鶴琴、王祐之、石欣堂、姚少汀、周良卿、姚志愚、周閻如、朱紫廷、陳雁賓、陳鳳儀、張吉蓀、何蔚林、吳石村、顧竹君、張蓮初、薛聘珍、王燕三、饒樵松、奚志田、倪益謙、奚鑑舟、張龍山二十三戶各十圓，朱佐廷、殷向葵、張梅羹、沈鏡寰、陸級雲、馬志雲、徐梅槎、孔湘園、朱友德、蔡潤身、陸淵雷、周卯耕、朱子□、陳翼雲、陸如砥、張忍餘、賀金生、凌慕賢十八戶各五圓，季瑞卿四圓，共計捐洋六千一百七十四圓。

建築開支：民國九年，建樓五楹工料，洋三千零九十二圓九角四分六釐；填築駁岸，洋六百九十五圓五角；遷造預屋，洋二百三十六圓八角八分；鋪天井，洋一百零四圓六角；築後圍

牆，洋一百七十圓零五角五分五釐；接修東廂，洋二十一圓九角八分四釐；東梢間及東廂白鐵走廊，洋四十八圓四角；重排水橋，洋九圓六角三分二釐；償至元堂東廂二間造價，洋一百圓；遷造廁所，洋五圓；永租至元堂中堂及西次間頂首，洋一百圓。以上十一款，共支洋四千五百八十五圓四角九分七釐。民國十二年，建東西廂樓工料，洋二千四百三十二圓七角六分五釐；漆兩廂樓，洋一百八十圓。以上二款，共支洋二千六百十二圓七角六分六釐。統共支洋七千一百九十八圓六角六分三釐。

040. 金蓋山純陽宮古今蹟畧^[1]

[清] 閔一得

金蓋文獻，散垂冊乘；純陽宮記，碑泐余手。其文爲穀人吳祭酒撰，字則山舟梁侍講書，足續茲山文獻矣，余何贅述焉。然而源流已遠，經界須清；經界一淆，溯源無據；雖有文獻，無徵不信。余處茲山久矣，偶一稽古論今，有不勝其慨者。茲山古志乘曰橫山，山有南北二塢，北塢曰春谷，即今桐鳳；南塢曰白雲，即今何山。歷隱高賢，指不勝屈。東漢吳赤烏間，鹽鐵尹屈楨居之，有叔東生，有友韓珊珊、田玉冊偕焉。稽山上應北斗靈開宮，宮有北上，金蓋屈著銘于石盂，承藏之山塢。漢末，土人掘得之，銘

[1] [清]閔一得撰：《金蓋心燈》，見《藏外道書》（成都：巴蜀書社，1994年），第31冊，第364—370頁。

曰：金蓋臺，生民樂。稚川來，可駐足。斯時，南北二塢，統名橫山。晉袁，烏程陸靜修隱山北塢，即今純陽宮址，植梅代耕，清淨自娛。仙翁葛洪訪至，徧述茲山得名巔末，始知三代以前，山曰梅島；東周及漢，名曰橫山；漢末，始名金蓋。余謂我塢名春谷，雖始自晉陸之植梅，未必不心契鴻荒也。其南塢曰何山，晉太守何楷居之，大興儒學，山因以名。核今胡太常瑗墓，是何讀書堂址。胡乃一代名儒，學行之淳，載諸國史，見諸經傳。南塢稱勝，何創于前，胡踪于後耳。我塢自陸而後，直至唐同光間，始得洛人宮無上居之。宮無好尚，日惟吟咏，閒則手植梧桐，林成么鳳來集；復手鑿池，池形如呂字。未幾，子龍叢生，宮乃歌曰：龍集兮，鳳可歸。九百秋，人鳳來。拂袖出山，不知所之。此塢之所以今名桐鳳歟。宋慶曆間，烏程沈思號東老，應夢入山，爲築齊假龕，模鎔銅像，以奉呂祖，訪得異人主是龕。溯非遇仙題詩，捨宅作觀，以後事事，載《揚氏逸林》。異人者，宋宗室子春梅氏也。春梅精黃白，爲築淨居一藏，既竣，出謂人曰：畱此藏居，以俟後之隱居者。元初，果有華亭衛富益，歿謚靖節先生，率徒千餘人來，衛乃梅出。《菰城拾遺》作靖節先生，謚乃門人私謚。嘗開白社書院於石涇塘，宋亡乃隱此，年九十六而卒，卒葬金蓋之菡萏山，其學謂崇陸何氏者。昔我祖牧齋先生爲明高士，於元順帝至正間隱此，已而諸僭號搜徵異人甚急，佯狂出山，山友惟呂徽之。初爲趙王孫雍契重，題祖居曰古齊假龕，附跋於後。跋有“一夜不成寐，欣聞谷隱君，幾生修到此，直接衛華亭”句。祖之高潔，元時已著，可想見矣。嘗築讀書堂於居後，額爲徽之手書，今無存矣。其趙額，乾隆間，余猶獲覩。額題鐵線，纂跋乃草，元明文獻，足徵惟此。此唐陶山方伯惠書，呂額懸山之因爲續。夫元明文獻也，稽祖舊居，菴曰淨心堂，屬淨塵山。明時，山屬歸安

陶氏，其堂址經余購復，居則復而未復，源流中易，文獻幸存，復須契証耳。稽之《金蓋雲箋》，元宋古蹟，萬曆間，惟陶塢淨居有十，即古春谷，餘若趙莊、章嶺、金粟、梅岑諸勝境，悉爲望族祖塋矣。崇禎間，陶氏淨居，半屬權貴。國初，一屬僧有，尋各散去。蜀人陶浩然名然者，歸安陶祥從姪，自蜀來隱，同居者震澤黃珏，字隱真，皆故明遺老，稽其學儒而入道者也。大學士黃機心重之，屢擬薦召不果。行陶歿，機爲手撰墓門表，杭通判許天榮泐諸石，事在康熙癸丑。核之《鉢鑑續》，陶、黃曾受三大戒于常月王律師。王號崑陽子，歷主京師白雲觀，歿沐欽題木主，曰大清高士。崑陽王先生不有令德，焉能感動至尊。我山之有龍門一派，稽惟開自陶、黃。其昔居山者，則有田韓崇法，二屈崇玄，陸之學博而務本，宮之道高而無上，梅所事近而無涯，若衛與何，志維綱常而明哲者也，是皆足以參天育化，別開生面者，山稱玄圃信矣。夫龍門一派，學窮性命，不事神奇，窮則獨善而有餘，達則兼善無不足，宗蓋道而儒、儒而道者也。其啓派祖師，爲長春邱祖，名處機，元太祖師事之，呼曰儒仙，褒封五代，卒定天下，一言止殺之功也。呂祖之得加帝號，世祖、武宗遞褒之，邱師王名嘉，號重陽，呂祖弟子，得邱一振，而宗風丕著，此陶、黃之所以皈律，而余纂心燈之由。守此山，承此風，考源流，清經界，事詎得已哉。稽之《雲箋》，陶、黃故居，宋曰雲巢，明曰淨衆，居之陽曰錢祠，址出淨衆中黃堂，即今錢家山，中奉故明吏部尚書錢澹菴像，蓋在崇禎間。其西南曰雲根，正節先生故址，即今沈家山。國初，高僧藕益寓焉。東曰淨心，仍宋額也，即古齊假龕。康熙間，高僧悟徹居之，東北即宋淨塵。康熙初，我九世從祖雪簑翁居之，意承四世祖牧齋先生高志歟。翁爲金蓋嗣師陶名思萱授業師。思萱，歸安陶祥孫，浩然先生從姪，道號石菴，亦爲大學士黃機契

重，墓表之作，重其請也。其東南曰淨聖，明時顯貴吳氏居之。國初，居歸僧守。雲根之南，元曰雪心，即今雲壑，明時曰淨雲，仍宋額也。淨聖之北曰蘧雲，詩僧文藻居之，著有《蘧雲詩草》。悟徹善其材，病其不信因果。其東南曰白雲，即宋雲岑，元仍其額。正節先生書隱樓，築其址北，今無纖跡得稽矣。宋元古跡，大率類此，非獨我塢然也。經界淆于屢易主，源流迷于不心承，況經年遠，世道滄桑，燹火流離，文獻幸存，應無幾也矣。我山淨衆，陶、黃歿後，未幾春秋，山非陶□，惟存虛名。蓋我石菴嗣師，性曠而仁，胸無人我。承師守者，紫垣徐師。師貴介而隱，不事生業，居之存否不之問。師歿，陶氏起哉在。斯時，居已屬諸人，歷傳至余，居皆寓守。不無客主心分，物來觀望；幸而若主若賓，人無由識。然傳已遠，山界隱淆，有難人問矣。蓋間因得據失守，得守失據，相仍遞傳，勢必經界愈淆，舉世類此，匿真獻僞，造僞敵真，種種鬼蜮，莫可言狀。幸山昔無若輩，余故得而妥復淨衆。淨衆之復，始自嘉慶二年，孰知種種鬼蜮，已潛踪于專殿址復時矣。專殿址復，由于朱君之寓守，歲在乾隆己酉也。朱君名暄，歸安人。溯與蔣、陳諸君，師事徐隆岩者。隆岩，東昌人，先哲律師隱真子裔，來自杭。稽其時，山主起哉以山授僧。紫垣歿，僧葬其師於居後，出不之守。隆岩知而惜之，以山葬有先哲陶高士靖菴先生墓，而殿奉北宋呂祖銅像，歷顯靈異，乃止守，起哉與焉。已而，蔣君通祥入，徐遜出，隱下昂三元宮，避暴僧也。費山周山竹字圩田，蔣君手置者。蔣君，洞庭人。性柔而遜，不爲暴僧忌。斯時，山居頗不易，非僅一暴僧也。陶歿，蔣以陶爲靖菴先生從孫，爲葬于山麓，地曰下泉埠，迄今春冬必祭掃。而嗣師石菴、紫垣墓，山紀皆失載，或謂祖堂後墳是，然無文獻得徵，謂徐謂陶，終古傳疑而已矣。朱君暄，幼有小神仙號，謂曾受記于

紫垣嗣師。陳君翼庭，爲余言之。陳亦歸安人，年少于蔣而長于朱，謂朱出不入山，已周三十寒暑過也。然克創開雲怡，究非薄根人。余憶其慨然復入，卒興金蓋，專殿得建，願力非虛，陳言信也。陳乃非常人，嘗遇神仙于何山，慨築三楹于淨衆，東額曰瑤島，更能不以寓山視山者，以此觀之，紫垣嗣師而後，誠僅見者也。嗣師蓋能不以己山視山者，其跡異，其情同。惟夫朱也，蔣嗣而出，蔣歿不嗣，逮陳歿久，乃始議守，朱蓋安于數運，歟之數君子守山遺緒有如此。稽之《樵雲紀事錄》：錢氏故址，乾隆甲午，其裔有去志，尋爲山麓沙氏，有祠宇完固，未幾毀于沙手。不三年，修竹萬竿，屏映淨衆。淨衆幽勝，趣倍曩昔，此爲蔣君寓守時事。沙乃售錢宇材，得資若干，購得沈氏菴山，尋亦毀沈，遺宇道場，爲之若失。歲乙未，蔣歸逝，陳君翼庭畱守之。陳嗣朝出山，余攝守焉。陳返，自以學養不効，太虛翁至，遂師之，得名陽復，號樵雲。太虛姓沈，名一炳，又名真揚，號谷音。道德世無匹，是爲龍門第十一代律師。陳于次年復出遊，駐禹航三元宮。丙午九月二十五日，無疾逝，肉香三日，顏色如生，余爲卜葬于天柱山金築坪北。次年冬，復葬太虛翁蛻於其右，歸輯射村開化院三地之得爲茲山下院者，職是之由。而我山淨衆錢祠，余嘗議復而不果，蓋斯時朱未入山，而山運未通也。已而，朱入，朱歿。又四載，余入山。守朱之徒，有某郡某邑居者，來謂余曰：朱君暄素與蔣、陳不相契，出演玄化，創開雲怡，是于錢山、沈山，讓歸沙氏，迄今人猶慨之。余以爲彼不達。夫數運，蓋天將抑之，孰能揚之；沉山興廢，不在壇場廓落，惟驗道味薄渟，使天欲擴其基，蔣、陳豈不才者。然朱山入，錢址立復其半，不四載而呂祖專殿圓成，朱師之功，亦偉矣哉。而彼猶病其逝早，謂其忘勑呂祖神功于金石，坐失後緣，以爲朱罪。余乃勃然曰：惡是何言，乃師興工，未

竣而逝，命也，亦山運也。昧其逝偈，乃太上忘情者，若又不能善爲之後，謂其坐失後緣，殊不悟庚申歲事，金蓋得之不加興，雲怡得之乃不廢，此事有今古，而隱顯惟時者。我山呂祖道場，北宋已著，雲怡演化，盛惟冊年。舉世如之，不下千計，以無天眷，一耀即熄，徒增心慨；況斯雲怡，分自茲山，理同子母，所謂惟其源貞，是以流正；然則雲怡得之，即山得也，若何存此人我山高之見耶？彼唯而退，余尚不知彼慎鬼蜮，心存煽惑，雖不韙其說，然卒墮其術，心鄙吳君峙，贖真而得僞矣。今癸未夏，石門黃翁宗海至，始悉巔末。嗚呼，鬼蜮技倆竟若此，可畏哉。然山，公山也；契，公據也。昔聳贖僞計，毀其故友，吳君峙之行，得利而歸，亦可已矣，奈何復以其真，授廣仁乎？其意何居，是天奪其魄耳。後舉不著，前過可文；後舉亦著，是自呈其鬼蜮也，亦可哀也矣。吳君峙，石門人，承朱山守者，君子人也。遭匪嫉亂，遜遊京師，從此仙踪莫振，逸緒無承，千載壇場，將失之頽垣荒草，莫有過而問之者三載，而余始入山。夫余之入山也，初由廬墓，繼以律身，志在遙承邱、趙，近續王、陶，本不願與近代演化家爭耀于一時，大則瓊宮霞閣，臺榭亭池，小則一邱一壑，詞壇經舍，惟供人我徜徉心目者，但求振呂祖之仙風，嗣龍門之宗派，故山不必金蓋也，而金蓋爲呂祖之宗壇，且爲陶、黃之舊席，兼念沈、陳遺韻，何、陸前徽，牧齋、雪簑之高躅，可考而復焉。慨而居守，願與二三子潔己自薰，陶鎔情性，大而仙佛聖賢，次亦不失爲有志之士，尚有古人，接引後學，志存無我，毀譽不搖，詎期宗教未行，徒以廬舍山基，因心議復，欲罷不能，忽忽于今，又三十載，計所事者，惟此北塢名勝，勉事表揚，身未足爲茲山光，山幾爲此身縛，德涼材薄，不惟有愧先哲，未免貽譏近代。山隱鬼蜮，入殼罔知。不遇宗海黃翁，貽悞後賢，且無盡矣，可勝嘆哉。述此跡畧，敢云垂戒後昆，

將以誌我，志承未逮，願與二三子其勉之云。

道光三年歲次癸未民歲騰日，金蓋山純陽宮總司事、晟溪閔荅，派名一得，謹述于古書隱樓。

041. 杭州路純真觀記^[1]

〔元〕任士林

都城之東，有觀曰純真，承宣使人內都知鄧公惟善捨宅建也。至元十七年冬，沖真崇正大師、杭州路道教提點、宗陽宮住持都監杜道堅被璽書東還，凡杭之宗陽、純真，若湖之昇元、報德，實護持之。蓋自宋咸淳初，築宗陽、昭瑞之宮于杭于越，鄧公董成焉。庚午乃作道院，延杜君以訪道，書曰純真。至元丙子，遂以宅爲觀，以田爲資，即純真以名之，公亦棄事入道，更名道恕，是爲明道崇正大師。長子卜人師逢新，此子中舍人逢明，更名德新、德明，亦入道，仍禮公爲師。二十年間，優游玄默之化，吐納道德之華，時未嘗不神游鈞天也，鄧公可謂聞道者歟。德新既逝，公亦化去，德明遂主觀事，凡鄧氏所施隸觀之田，以他故盡鬻民庶，其在崑山之惠安者，主黃氏，未幾，黃氏德一亦棄家人觀，爲徒作而曰：鄧以己產爲施，我以鄧施爲產，非齷乎？遂即所售田，復施入觀，爲畝七百九十八，歲登米爲石四百一十九，今

〔1〕〔元〕任士林撰：《松鄉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6冊，集部別集類，第506、507頁。

視減爲則實三百三十五。錄教事者，以聞教所，俾以崇正大師貳觀事，於是觀復有養，求余文爲記。余聞內侍之貴知，保晚節而不昧者，吾得二人焉，其一則鹿泉劉公，其一則元菴鄧公。劉當思陵驅馳之餘，人且言祿而卒恬退，非達歟；鄧當車書混同之日，人且新貴而卒勇退，非貞歟。百五六十年，前後相望，人謂宮庭之臣，藏富貴而不聞道，茲非誣歟。若黃氏者，既有鄧田，復慕鄧之爲，全而歸之，以身弘道，亦非達者不能也，皆宜書，後之人尚有徵云。

042. 秦家楫改建丹鳳樓記^[1]

[明] 秦家楫

丹鳳樓者，故順濟祠樓也。祠與樓相繼廢久矣，而樓之名猶存。考之邑乘，蓋昞於宋咸淳間。其地襟帶江海，控扼雄勝，而一時鴻鉅，若三山陳珩、吳興趙孟頫、會稽楊維禎爲之顏，若碑若詩，其赫奕蓋可想見。曰丹鳳者，謂棟宇軒翔，丹護照江，水若長離欲翥然；或曰樓以祀女鬢云爾。兵燹以來，惟見青莎白鳥，迷離於崩濤缺岸間，其碑版亦銷蝕，無復存者，僅樓顏三字，爲陸文裕公藏無恙，迄數十載，而興復之議讓弗遑也。蓋自邑以倭難始有城，城東北陬爲樓以偵敵者，三楹凌睥睨而出下，直丹鳳遺址，先封公登覽徘徊，即其所楹而拓之，用爲復古權輿。顧視以爲公

[1] [清]應寶時修，俞樾纂：《上海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華文出版社，1975年），第169號，第8冊，第2637-2639頁。

者，毀弗惜也；視以爲私者，鐫弗啓也。公謝賓客，無幾何，而樓就圯矣，不佞慨古蹟之漸湮，幸先猷之可紹，迺捐橐裝，畀道士顧洪元鳩工庀材，重爲飭治，加綴層軒於楹洞三面，以供瞻眺。從文裕公孫都事君請故顏顏之，書楊詩於楣，且謀復文敏碑，以悉還其舊，於是川原之繚繞，煙雲之吐吞，日月之出沒，舉在眉睫，而冬之雪，秋之濤，尤爲偉觀。遠而世所稱方壺、員嶠、岱輿三神山者，亦若可盱衡見也，而樓之勝，遂冠冕一邦矣。既訖工，則爲之書其歲月旦，以詒於後曰：於戲，吾於斯樓，始惜其廢之易，而歎其興之難也；繼因其興之難，而益虞其廢之易也。雖然物，吾自有之則吾爲主，吾有盡而物亦有盡。物，吾不自有之舉，而付之人人，俾人爲主，人無盡而同此心者亦無盡，則物亦無盡，藉令公毋胡越之，而私毋室廬之間，損其一朝亨，以霑溉羽人，俾日守而月新焉，則斯樓也，詎但稱勝一時而已哉。嗟乎，余髮漸短，第知移胡牀呼斗酒時，一憑欄縱目，以相羊自適，且無忘先封公之意已爾。若夫爲斯樓久遠計，令永爲吾邑勝區者，請以屬諸後之君子。

043. 俞顯卿(丹鳳樓)關侯祠記^[1]

[明] 俞顯卿

關侯忠貫九天，靈遊八極，口祝徧海內，往往於助國佑民、

[1] [清]應寶時修，俞樾纂：《上海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華文出版社，1975年），第169號，第8冊，第2639、2640頁。

仗節慕義之夫，神尤顯赫。比部北隅有侯祠，甲申孟冬十四日，余獨事孤憤，將有建，白卜諸侯，以凶告。然心知侯之許我，不我貳也，卒上疏，坐越俎褫職，舟凍潞河，三越月，正郎李君幼淑遣吏齎舊俸來，余北向稽首，嗟臣罪人，登第兩年，居官八月，無尺寸效聖主，不即戮幸矣，敢覲顏食祿乎？則欲歸諸侯廟佐蒸，嘗會凍，解舟發未果。及歸，而秦侍御嘉楫興復古蹟，飭丹鳳樓，募陳珩扁，及楊維禎詩置其上，憑高馭虛，逖覽遐矚，邑之大觀，於是乎備。余因謀之侍御君曰：樓資登眺，未關風紀，古稱神道設教，凡愚夫愚婦，覩關侯像，輒投地羅拜，惴惴不敢仰視，用能消其淫心，盍於樓之右偏，設祠祀之，爲吾邑鎮，且增勝乎？侍御君從余言，即出前俸構材，侍御君助，如余數士大夫，亦羣然濟之。邑父母顏公洪範秉正嫉邪，加意善俗，復捐祿若干，爲建層臺連閣，周圍闌楯，凌空壁立，塑侯像，東北向坐，當大海江浦三面之衝，黃龍環繞，粉雉參差，烟雲乍發，日月初升，排闥掩映，神彩奕燁，洪濤濁浪，震撼澎湃，若侯之駕風鞭霆，萬駟千介，從天而降，誰謂侯之不血食茲土也。夫吳人闡於大道，披靡蠹事，見謂容德，喔咿嚅唅，庶幾韋全，甘心隨波，罔知砥柱。邑今有侯祠，凡士民過其下者，甯不仰而竦，俯而思，鼓其骯髒激烈之氣，一稟於正哉。邑多琳宮梵宇，未有維風肅紀關世教人心如侯祠者，是宜於狄梁公所存四祠並峙天壤，造皇明億萬年無疆之福，厥功偉矣。余首其議，遂爲之記。

044. 嘉慶六年郡人陳廷慶重修(丹鳳樓)記畧^[1]

[清] 陳廷慶

丹鳳樓，創於前明侍御秦公嘉楫。樓之前雷尊寶殿，成於乾隆丁未歲住持陸丹書，康大椿偕爲募建，業經立石爲記。既而庚戌歲，邑中李君筍香建以殿前兩廡，及前殿山門，而斯樓四十餘載，未嘗修葺，以至牆垣剝落，棟宇漫損。今歲庚申，募善重修完整，於右邊又築一樓，名曰桐蔭，並於後殿之旁，成兩堂，曰絳雪，曰南阜，皆出於丹書三傳之弟子唐君庭芳，募衆而成。又於辛酉之夏，有楊君人表領袖捐建後樓，名曰隱商，於是貫通聚氣，闔邑壯觀。

[1] [清]應寶時修，俞樾纂：《上海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華文出版社，1975年），第169號，第8冊，第2640頁。

045. 賈履上(丹鳳樓)記略^[1]

[清] 賈履上

咸豐癸丑，紅巾賊踞城，毀損大半。乙卯復城，住持鳳朝陽立願募修，綢繆三載，而繕完粗就。庚申，粵逆攻城，亟守陴七晝夜，幸而獲全。凡礮穿斧鑿者，復增葺之，前後計費三千餘緡，斯樓遂如魯靈光巋然獨存，中樓仍奉三姑。補書古順濟廟額，爲曹君海林；補繪三姑對弈圖，爲曹君史亭。

046. 新建東岳天齊仁聖帝行宮碑^[2]

[宋] 彭 修

石存，據拓本載文。

宣德郎監常州犇牛鎮務兼煙火公事彭修撰，登仕郎守湖州安吉縣丞管勾學事丁齊書，朝奉郎新差權發遣秀州軍州管勾學

[1] [清] 吳馨等修，姚文枬纂：《上海縣續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4號，第4冊，第1713頁。

[2] [清] 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1042-1044頁。

事兼管內勸農事雲騎尉借緋魚袋劉燾題額。

五方皆有名山以作鎮，其東曰泰山，穹窿巖嶠，嵒嶺峩鬱，睥睨月，軟雲帶霓，岌然拔立，以傾天下之心目。又曰：天孫爲天帝之孫；又曰，岱宗言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其上有金匱玉策，知人壽命短長，威神所被，震爚有耀，宗長羣岳，會朝百靈，夫居杳默冥漠之間，察天下善惡之萌，禱而禍福之，是必其聰明正直，有以運精神之妙，參造化之機，故能旋轉乾坤，開闢宇宙，指揮風雲，呼吸雨暘，潛行密移，變化莫測。傳曰：山川有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者，其唯泰山乎。自古聖王莫不光昭祀事，稱封禪之君七十有二，秦漢以降，窮寵極崇於赫。我宋誕膺顯命，藝祖太宗聖文神武，不假戈革，混一區宇，民脫五季之毒螫，復見三代之風流；真宗繼承鴻緒，用底丕平，封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甫之趾以報地，剖天神符，合地靈契，卜年有永，卜世無疆，聖聖繩繩，炳炳煒煒；今皇帝稟睿聖之資，丁熙洽之運，以孝事神考，而紹丕顯之謨，以弟事哲宗，而述丕承之烈，歡交三神，道越百王，上暨日月星辰，下至山川草木，幽及鬼神，微逮蟲魚，罔不用乂，內自九州，外薄四海，延頸企踵，以承教化，生民以來，大平之世，未之聞也。惟天祚我國家，昌明隆熙，沕瀹曼羨，故其昭報，虔恭寅肅，惟恐或後。於時山川之載在祀典者，泰山爲最尊，名號視上帝，且天下咸得祀之，雖窮山幽谷，要荒不毛之地，皆飾祠嚴奉。湖之安吉，羣峯回環，崿嵒嵒巖，長溪縈帶，靡迤溶漫，地富絲泉，人用饒益，豪商傑賈，萬里輻輳，爲東南大邑，宜其架構凌轂，多侈宮室，繡楹雲栴，螭蛸螭蟄，以妥安神明，而曾無尺存之地，仍歲聚浮薄，爲社送迎而已。顧瑣陋不稱，跨溪而南，有金仙氏之居，曰等慈，民嘗立嘉應侯以祀之，復更塑岳帝之像，祈答蠻貊，如谷應聲，川

航陸乘，肩摩足疊。寺僧戒遇、啓思以佛祠非岳帝之所宜居，迺施寺西之地，俾經營之。民大合會，相與鋤治，鑿山構基，始得圓石，背隆面窟，渾然天成，不見痕跡，上有七星，列若斗柄；其次二星，如相先後，而拱於上；其次四星，兩兩相比。考之傳記，星隕於地，化而爲石，實天以啓於民衷，非人能基厥謀。地不愛寶，發現於外，以表休祥，貴賤聳觀，遠近懼聽，貧者施力，工者薦巧，靡由號召，莫不畢至。崇甯丙午夏六月，洪水暴漲，是用不潰於成，因廢爲荊棘瓦礫之場，虹梁凋瘵，丹髹浸剝，華墀鉅砌，圯缺斯蕪，楣顛樞仆，垣傾城夷，歲時水旱疾疫，縣官與邑之士民，凡有禱請，必造其下，載瞻神靈，居處不虔，迺相與而言曰：生人何依，惟神是恃，福我壽我，衣我食我，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神之所以庇佑生人者，既已厚矣，而我報不虔，神雖莫我悔咎，我甯不愧負厥心？於是相率復踵前功，凡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一，寢殿一，旁小殿二，爲壇一，爲池一，高下相望，如翬斯飛，塗金間碧，璘珣璀璨，繪畫鬼神，羅列四壁，焜焜瀟瀟，若視若言，貪愚險狠，顧瞻驚慄，天旄星旂，夭矯配藜，眈眈渠渠，翼翼嚴嚴，過者下，登者拜，明明岳帝，如在上下，如在左右，於是祝史跪而告於令曰：惟令在公尽忠，教民以孝，忠孝之誠，格於上下，故時和歲豐，民康物阜，伊宮之成，惟民之力，實令之德，令承事郎劉望以語修曰：是宮建於元符庚辰十二月己酉，通直郎龔羣經其始，成於政和壬辰十一月壬申望，落其終，董役辦事者施華、范守瓊、俞仲甯、范天式、施徽等。自庚辰迄於壬辰，春秋凡十有三，比年以來，時和歲豐，神之佑於我國家也；民康物阜，上之所以敷錫厥庶民也。祝史不知，迺歸德於望，甚無爲，望何德以堪之。望嘗詢作宮之意於民，咸曰：將祈福於神，以報於上，俾磐石之基不拔，日日新，又日新，於萬斯年，爲天下主，望惟天保之。詩

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望不肖，獲見民能報上，比隆成周，實與榮焉。於是相與率賓僚齋心潔誠，諏日之良，造於宮庭，大合樂以落之，金石絲竹，鏗錡鏘洋，牲膳酒馨，神其醉飽，祥氣郁郁，以顯帝靈，飛廉斂□，屏翳肅馭，乾端坤倪，清明沕寥，神斯盼蠶，人心載欣。修沿檄來茲，亦更三時，聿觀厥成，獲與在列，謹拜手稽首而敘之。既敘之，又爲之詞，以遣邑人，使歲時薦獻，歌以祝帝。詞曰：

于穆皇帝紹休七聖兮，垂拱南面庶政清淨兮，仁洽道豐品物涵詠兮，百神受職四方無競兮，鄣山蒼蒼苕溪泔泔兮，中建靈宮揭虔妥靈兮，風馬雲車帝狩於庭兮，鳳蓋焚離龍旂崢嶸兮，帝佑皇帝永主神器兮，以臣以妾罄天亘地兮，珍符靈祥日升川至兮，授策泰元壽萬萬歲兮，帝惠我民時和歲豐兮，多黍多稌十雨五風兮，稍魔扶狂蕩穰災凶兮，孕臯生夔躋世熙隆兮，蕩蕩下土帝司其職兮，蚩蚩之氓孰知帝力兮，明明岳帝聰明正直兮，歆我民祀與宋無極兮。

政和三年歲次癸巳壬寅朔建，承事郎知湖州安吉縣管勾學事兼管內勸農公事劉望立石，守杭州助教范天□施財，住持管勾御前賜紫道士虞輔真表白，賜紫戴尹方。

《兩浙金石志》：右碑文正書三十六行，行八十字，在安吉縣。按祠初祀於等慈寺，寺僧戒遇施寺西地經始之，發地得七星石，貴賤聳觀，垂成而潰於崇甯丙戌之水，凡禱祠者猶至，於是復踵前功，而歸美於令，歷歲凡十三年，而彭修文以記之，洋洋數千言，洵稱作手結銜，有煙火公事。又見紹興十年永靈廟碑，蔡几銜及唐安隱寺經幢後紹興庚辰題記，李楫銜上。

047. 東嶽行宮記^[1]

[宋] 姚 穀

石佚，據《仙潭文獻》載文。

古者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而五嶽視三公，所以事之，禮綦隆矣。國家復崇以帝者之號，則所事之禮，爲愈隆焉。岱宗於五嶽爲長，有仙門焉，列仙之所居也，有神符焉，百神之所會也，流品物之形者肇於此，攝生人之命者歸於此，其爲靈也至矣，孰網維是其惟天齊仁聖帝乎？故作鎮東夏，克配上下，廟貌隆於一方，行宮徧於四海，天下之人無有貴賤，無有遠近，率得奔走而事之，自非秉盛德以默佑斯人，揚威靈而顯示當世，善者有福，淫者有禍，其應敏於桴鼓，而毫無釐之差者，安能使人若是哉？新市去湖城九十里，地狹民庶，而樂善好施，其世俗然也。崇甯間，有青囊者云：此地當出異人。鄉人陳佑信其說，乃謀爲行宮以當之。鎮之西北隅有曠地焉，蕪穢不治有年矣，於是脩之平之，啓之闢之，乃鳩良工，乃建大殿，積日累月，費以鉅萬，非不壯且麗也，不意年穀不登，則用不繼，由是罷役垂三十載。靖康二年，金人犯闕。建炎改元，乃深入於浙西，天下郡邑徂於太平之日，久無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以爲攻守之具，羣盜乘之而蜂屯蟻集，狼

[1]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1007、1008頁。

貪羊很，莫能翦遏，於是蕭艾並焚，玉石俱碎，可爲太息。而吾鄉削小，危若綴旒，士民計無所出，乃相與禱於行宮，既而神明默佑，盜不犯境，得免禍難。因言曰：當干戈擾攘之際，而蕞爾偏地，無寇盜厲至之虞，骨肉星離之禍，實聖帝陰相之力，將何以報之哉？行宮之作，纔一殿耳，歲月寢久，而牆壁頽毀，丹青凋落，其可坐視耶？保義郎孫珣、揚州助教朱義，一鄉之善士也，遂從衆議，與進士太史丕承信郎薛理、迪功郎孫彥璋協力而營治焉，實建炎庚戌歲也。歷五年乃克就緒，前復二殿，首尾之相續；東西兩廊，左右之相望；以致隆其棟宇，峻其垣墉，架縣亘之虹梁，列雕刻之棖桷，塗以黝堊，煥以金碧，見之者喜，聞之者疑，其規模之雄，有若是者。帝者居中，被袞而端拱；從者在列，執兵而司衛；聖後深居於內殿，而宮嬪婉容以侍隨；諸司分布於周廡，而獄吏瞑目以訊罪；使人有肅心焉，使人有畏心焉，其廟像之嚴，有若是者。非特一鄉之人，有所依歸，而每歲孟春之節，數百里之內，齎金帛而廟獻者，肩相摩也。嗚呼盛哉，天下事固無不可成者，特患其意之不誠耳。苟能誠其意，則雖難必濟，孫、朱二公可謂誠其意矣。一日，踵門來告曰：行宮之作，沮吾謀而敗吾事者，非一人也。公力勸之，今將告成，則公預有力矣。願公序始終，紀歲月，而傳之不朽。予思是舉，富者施其財，强者施其力，前後左右之鄰施其地，斧斤繩墨之工施其巧，若予罄室之所有，無一可施，特生平所喜者，紙上語耳，盜古人之糟粕，以觀衆人之耳目，以是而思，固與衆之所施，事異而心同也。惜今已老，力疲而不能討論，神耗而不能思索，則斯文又無足施矣。雖然二公之請不可虛，因撫其實以紀之，讀者幸諒焉。

紹興四年甲寅春三月甲子記。

048. 重建東嶽行祠記^[1]

[元] 張與材

皇慶元年，張與材撰并篆額，張與紹書。舊在祠內。錢大昕曰：設縣之始，東嶽祠在縣西。紹定戊子，遷於集仙宮東廡，張與材署銜大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人。《元史·釋老傳》未載碑，書靈作灵，此俗字，亦有所本。案廣韻十五青有靈字注，引《字類》云：小熱貌。《說文》：灰從，又從火，則灵即灰之異體。灰者，火之餘燼，故又有小熱之訓。不知何緣，轉爲靈音也。俗以同紐借用，集韻青部不收，殆以俗體芟之。

049. 長興州重修東嶽行宮記^[2]

[元] 孟 渚

石存，據拓本載文，碑陰記施主題名、田土數目，不錄。

[1] [清]程其珏修，楊震福纂：《嘉定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8冊，第588頁。

[2]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984、985頁。

資善大夫徽州路總管孟涇撰，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趙孟頫書并篆蓋。

東嶽行宮者，泰山神之別祠也。自唐封禪始，郡縣咸有之。其在長興五峯之麓者，創建於宋之紹興戊午，迄今二百載矣。圯壞不治，神不顧歆。欽惟皇上嗣服，徧體百神，知州呂公澍同知州事馬公鎔稟令從事，顧瞻祠庭，庫陋頽靡，大懼缺民，望貽神羞，無以稱塞明，詔謀更新之，而土木之費，無從所出，乃捐祿廩，以爲衆倡，於是前白雲宗僧正明，奉前釋教提控僧亨會，暨諸山尊宿，綱紀葺事，而邦人謹趨祠下，莫不稱力而受任，分曹而責成，輸材赴工，百堵俱作，正奠廟堂，曰嘉甯之殿。殿前翼爲兩樓，東擬燕寢，西擬后閣；又東建太室，以奉聖母，中殿爲奉祭之所，兩廡列佑神之祠；又南爲正門，外爲櫺星門，藻櫺繪栱，煥焉一新，冕旒黼黻，具嚴像設，山川改觀，神人交謹，既又築菴廟左，以居奉祀者。屋以間計凡十七，因而葺治者二十又一，撤而改建者四十有九，經始於皇慶元年十二月，落成於今年四月，二公屬以記。余以岱宗魯望也，何四方之人，奔走薦虔，罔敢或後。公羊氏稱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威神德惠之所加被，故記曰：山有金篋玉策，定人壽修短；又唐張說著封禪贊云：天孫總神靈之府，則人之生死禍福，貴賤貧富，帝實司之，故世之所敬畏而尊事也。厥今遐陬異壤，孰非神游之所，而長興之賢守貳，獨能興壞起廢，仰副上志，荅神庥，爲民福，信可嘉也。用述其事，刻於麗牲之碑，併以諭方來相繼必葺俾無壞，若夫任事施材者之名氏，具於碑陰，茲不復云。

延祐改先，歲在甲寅四月十一日記，隴西李祐刻。

碑 陰

東嶽行祠，雖非近正，而建在五峯之麓，則勝據也；總管之文，固當稱雄，而託諸集賢之書，又絕筆也。舊有亭久圯，獨穹碑露立於煙莽中，予懼霜雪之摧剝，苔蘚之侵蝕，將益重後人弔古之悲，乃爲亭十二楹以覆之。既成，與客攜壺來游，咸喜曰：集賢墨妙於茲，重有託矣。

皇明嘉靖癸未仲春既望，知長興縣事前兵科左給事中翰林院庶吉士桐城□□□志。

《兩浙金石志》：右碑額題篆書“重建東岳行宮之記”八字，文十八行，行四十字，正書，徑一寸。碑陰上層額云：重建東嶽行宮施主題名，下層額云：東嶽行宮常住田土，皆篆書，橫列題名二列，字徑七分，田土一列，字徑五分，皆正書，下一列刻明人建立碑亭題記。向來拓碑者多遺陰面，特表出之碑爲孟澗撰文。澗，字能靜，漢東人，以蔭入官，元詩爵里，稱其皇慶中，歷處州路總管，有題高尚書夜山圖詩二首，載《鐵網珊瑚》，《宋詩紀事》以爲趙孟澗作，誤矣。松雪此書清勁秀拔，骨肉兼到，可以雁行，北海篆額亦遒勁，當時求公書者，非茅紹之鐫刻皆不應。此碑爲隴西李祐所刻，摹勒之妙，不亞於茅。碑陰正篆二體，又出一手，以□爲上則謬甚。錢辛楣少詹云：向讀南村《輟耕錄》，載連枝秀、珠簾秀、順時秀、天生秀等，疑爲妓女之稱，今讀此刻施捨戶有程二秀，因千十二秀、張千十一秀、周季一秀、趙□二秀，始知元時女子皆以秀爲稱，若宋人稱第幾娘也。因氏見于《左氏傳》，自後此姓絕少，此刻因姓凡數人。

《見聞隨筆》：碑在長興縣東嶽廟，其碑陰上載（有橫題篆書十一字）末題勸緣監修官奉訓大夫湖州路同知長興州事馬鎔，勸

緣監修官奉政大夫湖州路長興州知州兼勸農事呂澍；中截東嶽行宮常住田土（橫題篆書八字），皆正書；下截則明嘉靖間人記也。

050. 重建東嶽行宮之記^[1]

[元] 孟 渚

資善大夫徽州路總管孟渚撰，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趙孟頫書并篆蓋。

東嶽行宮者，泰山神之別祠也。自唐封禪始，郡縣咸有之。其在長興五峯之麓者，創建於宋之紹興戊午，迄今二百載矣，圯壞不治，神不顧歆。欽惟皇上嗣服，徧禮百神，知州呂公澍同知州事馬公谿稟令從事，顧瞻祠庭，庫陋頽靡，大懼舛民，望貽神羞，無以稱塞，明詔謀更新之，而土木之費，無從所出，乃捐祿廩，以爲衆倡，於是前白雲宗僧正明，奉前釋教提控僧亨會，暨諸山尊宿，綱紀葺事，而邦人謹趨祠下，莫不稱力而受任，分曹而責成，輸材赴工，百堵俱作，正奠廟堂，曰嘉甯之殿。殿前翼爲兩樓，東擬燕寢，西擬后閣；又東建太室，以奉聖母，中殿爲奉祭之所，兩廡列佑神之祠；又南爲正門，外爲櫺星門，藻櫨繪栱，煥焉一新，冕旒黼黻，具嚴像設，山川改觀，神人交譴，既又築菴廟左，以居奉祀者。屋以間計凡十七，因而葺治者二十又一，撤而改建者四十有九，經始

[1] [清]陸心源撰：《吳興金石記》，見《歷代碑志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冊，第634-637頁。

於皇慶元年十二月，落成於今年四月，二公屬以記。余以岱宗魯望也，何四方之人，奔走薦虔，罔敢或後。公羊氏稱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威神德惠之所加被，故記曰：山有金篋玉策，定人壽修短；又唐張說著封禪贊云：天孫總神靈之府，則人之生死禍福，貴賤貧富，帝實司之，故世之所敬畏而尊事也。厥今遐陬異壤，孰非神游之所，而長興之賢守貳，獨能興壞起廢，仰副上旨，答神庥，爲民福，信可嘉也。用述其事，刻於麗牲之碑，併以諭方來相繼必葺俾無壞，若夫任事施材者之名氏，具於碑陰，茲不復云。

延祐改元，歲在甲寅四月十一日記。

碑 陰

重修建東嶽行宮施主題名

正殿并香花亭：白雲宗清福觀、寂照院、積善院、忠正院、下妙德院；中殿：白雲宗萬壽寺、東陽寺、報德院、碧雲院；崇甯真君殿：本州捕盜司；吳客三真君殿：橋西界張賢；華光樓：平遼鄉十都潘海；監生司：收生陳阿范等；子孫司：五熟行因元貴、徐富、周敬；都城隍司：香燭行宋文政、錢思誠、鄒文貴、姚源、姚福、徐全祖、宋榮祖；龍王司：銀行吳永祥、楊新；速報司：玉塵行陳榮、周二秀、倪成、因通、王德、姚勝、倪子龍、許明；瘟疫司：鑿戶沈竹孫、宋仲仁、姚元善；李王祠：度生行陳安、錢通、周元、俞厚、卞良；劉元帥司：福田社邢福、邵福；土地司：燒燭打昏印馬行陳聰、沈應雷、章耀；水府司：篙師行俞慶、沈林、周慶、毛富；善部司：沖真觀長生庫；爵祿司：木匠孫旺、鋸匠錢達等；冤枉司：本州書狀承發司；長壽司：橋東界周元善；照證司：淨髮行姚珍、桑秀、費

榮、錢大亨、俞慶；積財司：裁縫行陳元、金贊、營琳、莫繼祖；打胎司：橋西界吳榮；放生司：錦鱗行楊富、包源、費政；輪回司：碧緣行陳富、沈進；齊僧司：糖餅行陸進、陳良、朱文彬、鄒宗榮、潘宜、朱擇善；惡死司：本州禁子；曹職司：曹行錢旺、唐桂、徐勝、談成等；田公蠶母司：幹緣；張太尉司：五邑行馮晟、沈琳、高元、王榮；貴賤司：幹緣；廨亭一所：嘉瑞鄉六都李德安。已上並重修。

樞星門：章文、因日秀、日益；三門：白雲宗宗正院、妙清院、報恩院、通濟院、成積院；甬通：本州知州呂奉政澍；獻臺：本州同知馬奉訓鎔；龍樓鳳閣二所：釋教諸山寺院菴會；聖母殿：白雲宗壽聖寺、慶遠院、化城院、上妙德院、永明院、慈光院、永甯院、致慶院、上餘慶院；西齊王殿：本州茶園所；清源真君殿：羅漢會張君屋等；忠靖王殿：本州司吏貼書；昭烈王殿：本州祇候；昭應侯殿：白鳥鄉三都姚裕榮、許德安、徐文富；皮場王司：正冠行姚松、因屋、姚奉真、沈德榮、王椿、盛茂、陸程；執正司：雙線行吳嚴、馬元、費椿、陳成、黃成、姚楠、張旺；功德司：果行張宣、因貴、王應森、施元亨；注福司：綵帛行金潤、張君屋、王涇、錢文彪、錢德秀；孝順司：州西界周日強；掌命司：廚行趙興祖、湯勝、蔡燁、蔡榮；掠剩司：飯食行俞厚、卞良、沈敬；千聖小王樓：酒行高天瑞、金林、徐榮祖、姚榮、朱堃、徐政尹；李先師司：福田社沈福、莫文志、鍾德亮；惡部司：幹緣；朝拜祠堂：祖社孫提督、因壽三秀、倪千十二秀、因百六秀等；聖母殿前月臺碑亭幡竿一座；同知馬奉訓剏建，□□菴住持奉修管廟道民張師淨。以上並重建。

幹緣沈榮、施元亨、孫紹榮、陳震、姚元、吳燾，監修造州吏趙袞，貼書張澤，勸緣監修官奉訓大夫湖州路同知長興州事馬鎔，勸緣監修官奉政大夫湖州路長興州知州兼勸農事呂澍。

東岳行宮常住田土

一田貳畝，坐落尚吳鄉六都下蔣村，租米一碩捌斗，本廟自運，係程二秀捨。

一田陸畝，坐落白烏鄉四都草埭村，租米壹碩捌斗，租戶丁萬三，係蔣百一公捨。

一田玖畝，坐落吉祥鄉一二都濱東村，租米肆碩參斗，租戶徐正一，係智和尚捨。

一田肆畝，坐落白烏鄉一都史家村，租米貳碩，租戶欽八一，係祖和尚捨。

一田參畝，坐落尚吳鄉六都山北村，租米壹碩捌斗，租戶朱六四，係祖和尚捨。

一田參畝，坐落尚和鄉六都江蔣埭村，租米壹碩捌斗，本廟自運，係因千十二秀捨。

一田□畝柒分五釐，坐落尚吳鄉六都華家橋，租米壹碩柒斗，租戶錢大五，係因百九公捨。

一田參畝，坐落尚吳鄉六都徐和嶺下，租米壹碩參斗伍升，係楊萬四郎捨，本戶就佃。

一田參畝伍分，坐落尚吳鄉新埭□訓埭，租米貳碩陸斗，租戶張阿五，係張千十一秀回施。

一田壹畝肆分，坐落尚吳鄉一都東湖埭，租米玖斗，租戶孫千一，係張千十一秀回施。

一田二段陸畝，坐落白烏鄉一都北堰埭，租米參碩陸斗，本廟自運，係皓大師捨。

一田二段五畝，坐落白烏鄉一都後堰埭，租米參碩陸斗，租戶周十二，係本廟常產。

一田壹畝伍釐，坐落白鳥鄉四都楊家埭，租米壹碩，本廟自運，係周季一秀捨。

一田貳畝伍分，坐落荊溪鄉十都後湖埭，租米貳碩，租戶嚴十四，係慶山主捨。

□□□□畝，坐落尚吳鄉六都。

一山壹拾貳畝，坐落吉祥鄉四都方石頂，租米捌斤，租戶張阿七。

一蕩玖畝壹分陸釐，坐落本廟前。

一山肆拾畝，坐落吉祥鄉叁都，看山人□十七道，係程二秀捨。

一田地竹園計玖畝，坐落至德鄉四都茅村，租戶潘千五，係趙□二秀捨。

《兩浙金石志》：右碑額題篆書“重建東岳行宮之記”八字，文十八行，行四十字，正書，徑一寸。碑陰上層額云：重建東嶽行宮施主題名，下層額云：東嶽行宮常住田土，皆篆書，橫列題名二列，字徑七分，田土一列，字徑五分，皆正書，下一列刻明人建立碑亭題記。向來拓碑者多遺陰面，特表出之碑爲孟涇撰文。涇，字能靜，漢東人，以蔭入官，元詩爵里，稱其皇慶中，歷處州路總管，有題高尚書夜山圖詩二首，載《鐵網珊瑚》，《宋詩紀事》以爲趙孟涇作，誤矣。松雪此書，清勁秀拔，骨肉兼到，可以雁行；北海篆額亦遒勁，當時求公書者，非茅紹之鐫刻皆不應。此碑爲隴西李祐所刻，摹勒之妙，不亞於茅。碑陰正篆二體，又出一手，以□爲上則謬甚。錢幸楣少詹云：向讀南村《輟耕錄》，載連枝秀、珠簾秀、順時秀、天生秀等，疑爲妓女之稱，今讀此刻施捨戶有程二秀，因千十二秀、張千十一秀、周季一秀、趙□二秀，始知元時女子皆以秀爲稱，若宋人稱第幾娘也。因氏見於《左氏傳》，自後此姓絕少，此刻因姓凡數人。

案碑高五尺九寸，廣二尺九寸，在長興五峯山，廟已毀，碑立山下。碑陰所列施主姓名，出于各業者居多，後世業捐之濫觴也。所載各業，今時大約多同，惟重建子孫司之五熟行、重建李王祠之度生行、重建輪迴司之碧緣行、重建速報司之玉塵行、重建曹職司之曹行，今不知為何業。

051. 謝賜御書(東嶽中興)觀額表^[1]

[宋] 陳壽文

伏以琳館肇新，位定東方之震；宸奎龍錫，光昭南面之離。道日普明，宗風益振，竊以泰山之主，寔爲方岳之宗，眷此神臯，首從祀典。海山歸會，坐令江漢朝宗；水火相生，有永邦家王氣。當奎婁之躔次，控青岱之要衝，鬱然膚寸之雲，偏若崇朝之雨，權既尊于管攝，響當取于發生。壽文浪跡江湖，悵思香火，甫鳩工之有日，忽渙號之自天。畫燦雲章，增重湖山之勝；呿文鳳翥，於昭雲漢之光。聳三極之具瞻，龕萬靈之拱護，齊休宗社，永鎮乾坤。伏遇既聖多能，清心寡欲。仁風溥博，撫先王必世之時；厚德施生，致大道無爲之化。兵鋒偃息，民俗阜安，瑞露凝甘，景風吹暖，際此清閒之燕，遊茲翰墨之林，遂致微臣，亦從所禱。臣應對洒掃，仰瞻御畫之星垂；曉夕焚修，願祝皇圖之鞏固。

[1] [清]鄭汝修，邵晉涵纂：《杭州府志》，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03冊，吏部地理類，第656頁。

寶祐元年癸丑三月日。

052. 重建東嶽中興觀記^[1]

[明] 江 曉

吳山有觀曰東嶽中興觀，何祀泰山之神也？泰山介在東表，距吳孔邈，曷爲祀之？昭靈貺也。曷昭靈貺乎？凡民有占焉，有祈焉，有禱焉，恒必應之，是之祀爾。子誦法孔子於元教，初未之聞，越子旬宣東土，登斯山也，謁斯廟也，稽諸載籍，始知之矣。蓋教雖元，而祀則正其諸異乎。淫祀以徼福者與，是故在《虞典》則曰岱宗；在《周禮》則曰兗鎮；在《春秋傳》則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在《風俗通》則曰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在《博物志》則曰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在《雲笈七籤》則曰蓬元空洞之天，即太昊爲青帝，治東嶽，主萬物發生，考校死魄鬼神之所；在《泰山記》則曰東南巖，名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黃河如帶。蓋山莫重於嶽，嶽莫重於岱。岱者，嶽之長也；神者，嶽之靈也。厥位維震，厥躔維奎婁，厥望無遠弗屆，故年壽則占之，雨暘則祈之，癘則禱之，民咸賴焉。是以載在祀典，而祠觀徧於天下，匪惟東土。越稽郡志，是觀肇建自宋，沿於元，以逮我朝，凡幾敝幾修矣。在正統時，則有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武林元妙觀志》，第40-45頁。

若典觀錢復真募而修之。在成化時，則有若典觀沈守清募而修之。越至於今，六十餘年，彌久益敝，都紀徐志源嗣典斯觀，乃惕然曰：棟宇不飭，神勿歆也，顧財匱力詘，其若之何？爰請施舍，誕布諸遠邇。時欽命織造中貴西峰郭公率儀崇典，捐貲以助，而太學生王杉偕內汪氏隨爲之倡，而施者躋至，用是飭材鳩工，嘉靖壬辰七月經始，曰正殿，曰左右廡重樓，曰山門，曰牌坊，凡毀者撤之，蠹者易之，欹者扶之，頽者植之，圯者起之，庳者益之，而樸斲，而丹雘，而藻梲，而黝堊，罔不成新。越甲午十月告成。肆觀斯坊也，則曰昭哉表識，可以聳瞻矣；觀斯門也，則曰壯哉閤閤，可以嚴衛矣；觀斯殿也，則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可以妥神笑；觀斯廡與樓也，則曰赫哉儀像，善者如是，惡者如是，可以示勸懲矣。嗚呼，神非誠罔格，人非識罔孚。書曰至誠感神，傳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以誠而格者其功隆，以誠而孚者其施普，君子謂志源之是舉也，其誠之所爲乎？知所以存識，則知所以感人；知所以感人，則知所以感神矣。故宏其制不爲侈，哀其材不爲匱，崇其祀不爲諂，一舉而三善具焉，可無紀乎？肆敬識之，以礪諸珉，俾永世其無斁，爰系之以辭曰：

巖巖岱宗，在兗之封。配天作鎮，碩大有顙。維岳降神，維神典嶽。匪域則遐，厥靈濯濯。濯濯厥靈，陟降在庭。有感斯應，民賴以寧。倬彼行宮，肇建自昔。風雨震凌，神罔攸宅。瞻斯惕斯，爰茹爰咨。自邇及遠，以莫不施。既施既積，庀材備力。載經載營，作廟翼翼。厥基惟舊，厥構維新。如翬如跂，以慰明神。明神安止，邦人載喜。以祈以禱，以介嘉祉。適殫厥誠，適觀厥成。式昭祀典，百世維貞。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奉敕提督工程郡人江曉撰，奉直大夫禮部祠祭清吏司員外郎江曜書丹并篆。明嘉靖二十一年歲在壬

寅秋八月吉旦，杭州府道紀司都紀本觀前住持徐志源立石。

053. 重修吳山東嶽廟記^[1]

[明] 范紹序

粵聞東嶽中興觀者，自宋大觀元年敕建吳山之首。寶祐元年，理宗御書“東嶽之殿”四大字以賜道士陳壽文，謝表悉載《臨安志》。歷元以迨國初，香火延袤不絕。正統間，贊教錢復真拓基重建。嘉靖壬辰復圯，幸中貴西峰郭公、署丞省齋王公捐俸千金，命都紀徐志源董其事，施者踵至，聿興大殿，山門廊廡，百廢具舉，煥然改觀，規模益宏麗焉。萬曆廢圯，節稅朽蠹，瓦墁傾頽，住持朱朝真募而修之。戊午年，復蒙東宮典璽司禮監太監李實，奏請光宗皇帝親書“東嶽聖廟”玉璽匾額，頒發蘇杭織造太監呂貴建醮立額，仍賜道士范承學禮部冠帶，割付嚴潔焚修，祝延聖壽，而續承有光矣。迨今天啓丙寅，錢塘里人周表目覩殿宇漸隳，樑柱腐爛，檢囊出貲一百余金，謀諸住持姚惟忠，有不敷者，更募益之。於焉修大殿，整前軒，易石柱，並葺前殿，丹堊藻飾，內外一新，蓋亦神之靈、人之誠、衆信之功，輻輳而成焉者也。余聞而重有感焉，故歷序顛末，勒之貞珉，其誌不朽云，以勗後之爲善者。

賜進士第刑科給事中會稽范紹序撰，大明天啓六年歲次丙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武林元妙觀志》，第45-47頁。

寅季春吉旦。

054. 署縣羅緒(東嶽行宮倉帝神祠)記^[1]

[明] 羅 緒

粵稽上古之世，民風淳沕，結繩以治。自軒轅氏作造書契，以代結繩，而史皇氏實應運而興，具神靈之德，窮天地之變，登陽虛而臨扈洛，仰觀星辰之勢，俯察龜鳥之文，創爲文字，於時天雨粟，鬼夜哭，以肇萬世文明之祥。厥後史籀變蝌蚪爲大篆，李斯省籀文爲小篆，程邈作隸書，王次仲改分楷，史遊變急就，劉德升爲行書，張伯英號草聖，蔡邕創飛白，雖制作代沿，紛紜不一，而淵源所自，必始六書，莫不以倉帝爲文字之祖，遐哉明德，甯非開闢來光前啓後之一人乎？夫飲芳泉者，必思其源；飯香黍者，必追其始。今天下享文字無窮之利，而首出之聖，明裡缺如，非所以明報也。緒不敏，去冬奉憲檄代理善邑，會方伯張公有惜字之諭，僭擬規條五十四則以獻，荷公暨守道劉公，刺史姚公，並賜獎許，爲通飭浙水遵行焉，爰於邑治之東，特創倉帝神祠，塑像專祀，俾羽士司之，輸田十畝，給其膳養，命歲時負鍤擔敬，拾遺棄字紙，彙集祠中。更建惜字爐一座，聚焚之後，投諸清流，庶以仰承憲德，垂之無窮，而邑之人士，瞻拜神靈之表者，益以悚其敬聖

[1] [清]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嘉善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9號，第1冊，第145頁。

崇字之心，則斯祠之作，其曷可以已乎，是爲記。

055. 天柱觀記^[1]

[五代] 錢 鏐

天柱觀者，因山爲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二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壤之內，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山，即《真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往忽來，真蹤杳冥，非世俗所測，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西按兩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岫，東枕浙江之迢派，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涯於穹昊，聳絕壁於雲霄，立天爲名，以標奇特耳。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疊，龍蟠虎踞，靈粹滋孕，代生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跡，乃於洞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羣虎來柔，史籍具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翔，蒼翠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05-215頁。

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玄元皇帝爲祖宗，崇尚元風，恢張道本，天皇大帝，握圖御宇，授籙探符，則有潘先生，弘演真源，搜訪神境。宏道元年，奉敕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爲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元關愈闢，特賜觀莊一所，以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廊楹而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被褐幽人、據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羅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子雲，皆繼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瑤編，出爲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珉流芳，昭晰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扉，藥圃新池，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爲耿光。繆此際蒙聖朝，疊委藩閫，綰闔閭之封略，統句踐之山河，寵極蕭曹，榮兼渾郭，紆懷斯地，實邇維桑，素仰真風，備詳前事。但以此觀初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改爲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宮而不可致，左右崗壟，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順百靈，使清泉卻侵白虎，致使觀中寥落，難駐賢能，皆爲尊殿背水激衝之所致也。乾寧二年，繆因歷覽山源，周遊洞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三軍百姓之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勢，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辦香燈，竟歲而全無醮閱，遂抗直表，上聞聖聰，請上清道士閻丘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爲國焚修。繆特與初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峯兩乳，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爲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卻爲主案，尋即一二年內，法主兩霑渥恩，道侶益臻，常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陰；絳節霓幢，不絕星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元風者哉。尋又續發薦章奏閻丘君道業，聖上

以仙源演慶，真派流輝，方瑤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道之人，敕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寒棲帶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其次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久棲名嶽，元機契合，負笈俱來。繆幸揖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節，齋醮同修，福既薦於宗祧，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表，蒙鴻恩，繼賜紫衣，焚脩於此。其大殿之內，塑天尊真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剎上清精思院，爲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廚，乃陳鼎擊鍾之所。門廊房砌，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庭除，地籟時聞於窻戶，兼爲親蹤觀額，以炫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妙有大師閭丘君靈芝異稟，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披霓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乃清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遊方有志，躡屩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實同搜訣，所謂道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開基，至於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之真風，遂錄畫圖，封章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旨，敕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建天柱觀圖，一面事具，悉我國家，襲慶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跡甚多，然自兵革荐興，基址多毀，況滋幽邃，豈假修營。卿考一境圖經，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仍選精慤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元貺，來祐昌期，豈唯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既陳章奏，披翫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真聖非一，莫匪乘虛躡景，出有入無，雖或掛於傳聞，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晉漢以來，迄於唐室，修真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俶擾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雲屯，六時而鐘磬無虛，八節之脩齊罔闕，有以保國家

之景祚，福兩府之蒸黎。繆今統吳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皈依忝蒙，委以東南，封功臣，兼頒金券，家山衣錦，秉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乃是正真護持之力。玄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無爲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

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

定亂安國功臣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觀察措置營田招討安撫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杭越等州諸軍事兼杭越兩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錢鏐。

056. 天柱觀碣^[1]

〔唐〕吳筠

太史公稱：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嶽作鎮，羅浮、括蒼輩十山爲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粵天柱之號，潛霍及此，三峯一稱矣，蓋以其下擢地，紀上承天，維中函洞府之謂，豈唯蘊金碧宅，靈仙所貴，興雲雨，潤萬物也。自餘杭郭汭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潺湲，入崢嶸，幽徑窈窕，纔越千步，忽巖勢卻倚，襟領環揜，而清宮闕焉，於是傍訊有識。稽諸實錄，乃知昔高士郭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15—218頁。

文舉創隱於茲，以雲林爲家，遂長往不復，元和貫於異類，猛獸爲之訓擾，《晉書·異人傳》具紀其事，可略而言。自先生闕景潛昇，而遺廟斯立。暨我唐宏道元祀，因廣仙跡，爲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其名者，謂之大滌，雖寥邃莫測，蓋與林屋華陽，密通太帝陰宮耳。爰有三泉二漣一濫，殊源合派，水旱不易，擁爲曲池，縈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礫，冬溫而冒萍藻，既漱而飲之，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土無沮洳，風不飄厲，故棲遲者心暢而壽永，磐礴紆輿，氣淳境美，虎不搏，蛇不螫，而況於人乎？正觀初，有許先生曰邁，懷道就閒，薦召不起。後有道士張整、葉法善、朱君緒、司馬子微、暨齊物、夏侯子雲，皆爲高流，或遊或居，窮年忘返。寶應中，羣寇蟻聚，焚蕪城邑，蕩然煨燼，唯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以臻是。州牧相里造縣宰范愔化洽政成，不嚴而理，遺氓憬附，復輯其業，筠與逸人李元卿樂土是安，捨此奚適，恐將來君子靡昭厥由，故覈而志之，表此堅石。

大曆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中嶽道士吳筠記。

057. 廚院新池記^[1]

[唐] 李元卿

遇知己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廚院因前池餘派，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18、219頁。

浸潤坳堂，數步及雷，纔供廚飪滌器而已。邑大夫順陽范愔跡累人羣，心在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其有天造池沼之形，而隧爲溝竇，乃命黃冠等頤指廣袤，鑿周宇下，駢石以涯之，畜流以深之，清瀾忽平，秋陰滿院，執爨無欲清之仆，挈瓶無汲深之勞，不造機事，而功贍於物，范公實所謂新池知己矣。靜勝則道淳，境幽則神王，予與吳天師采真洞府，朝夕窺臨，瑩徹心膽，滑昏潛遁，事苟愜於心，則與登姑蘇、望五湖而齊矣。故因碑籀餘地，刻石誌之，猶詩人有泌泉之作。

大曆五年號闍茂八月一日，處士李元卿記。

058. 洞霄宮碑^[1]

〔宋〕陸 游

造化之初，昆侖旁薄。一氣既分，天積氣於上，地積塊於下，明爲日月，幽爲鬼神，聚爲山嶽海瀆，散爲萬物。萬物之至靈爲人，人之至靈爲聖哲爲僊真，而道爲天地萬物之宗，幽明鉅細之統。此處羲、黃帝、老子所以握乾坤、司變化也，其書爲《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陰符》、《度人》、《西昇》、《生神》之經，列御寇、莊周、關尹喜之書；其學者，必謝去世俗，練精積神，棲於名山喬嶽，略與吾教弗類，而篤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堯、舜、周公、孔子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21-226頁。

遺書無異，則正吾教之大指也。臨安府洞霄宮，舊名天柱觀，在大滌洞天之下，蓋學黃老者之所廬，其來久矣。至我宋，遂與嵩山、崇福，獨爲天下宮觀之首，以寵輔相大臣之去位者，亦以提舉洞霄超拜左相者，則其地望之重，殆與昭應、景靈、醴泉、萬壽、太一、神霄、寶籙爲比，他莫敢望。在真宗皇帝時，始制詔，改宮名，賜仁和縣田十有五頃，以奉齋醮，悉除其租賦。至政和間，宮以歷歲久，穿壤漫漶，徽宗皇帝降度牒三百，命兩浙轉運司復興葺之，歲度童子一人爲道士。建炎中，又廢於兵火，高宗皇帝中興大業，聞之當寧歎息。迺紹興二十五年，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鍾經二閣，表以崇閣，繚以脩廡，費出慈寧宮。梓匠工役，具於修內步軍司中使臨護，犒賜狎至，既不以命有司，而山麓之民，亦晏然不知有役，一旦告成，金碧之麗，光照林谷，鍾磬之作，聲摩雲霄，見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運鬼輸也，可謂盛矣。及上脫屣萬幾，頤神物表，遂以乾道二年，自德壽宮行幸山中，駐蹕累日，敕太官進蔬膳，親御翰墨，書《度人經》以賜。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殊尤之迹，今迺創見。慶元六年九月，葆光大師宮都監潘三華，與知宮事高守中，同知宮事水丘居仁，以告游曰：願有紀，以爲無窮之傳。游以疾未能屬稟，同知宮事王思明，及其徒李知柔踵至以請，會游被命紬史，又不克成。嘉泰三年四月，史成奏御，乃能載敘本末如此，且作銘曰：

在宋祥符，帝錫帛書。迺作昭應，比隆河圖。元豐景靈，列聖攸居。元祐上清，以祝帝儲。祕宇煌煌，煥於天衢。徽祖神霄，誕彌九區。迨我高皇，省方東吳。睠言天柱，鎮茲行都。警蹕來臨，神明翊扶。乃御幄殿，穆清齋居。天日覆照，雨露涵濡。迄今遺民，泣望屬車。三聖嗣興，光照聖謨。千礎之宮，騫騰太虛。傑閣鴻鍾，震於江湖。肆作誦詩，億載不渝。

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

祕書監陸游撰，並書丹題額。開禧元年歲在乙丑四月望日，同知宮事王思明、知宮事水丘居仁、住持都監兼通明殿焚脩高守中立石。

059. 洪鐘記^[1]

〔宋〕曹叔遠

聖天子握符御極，敬天愛民，遇雨暘稍愆，禱於羣望，所至感格，其靈績最彰者，則杭之大滌也。是山居洞天三十有四，爲天柱福地，距行都三舍，御前崇奉有年矣。宮宇宏壯，獨闕巨鐘，使命絡繹奏聞，上思所以揭虔表露，迺紹定己丑病月丁亥，有旨命鑄，仲秋己未告成。夫山川流峙，雲氣出沒，明神所以代化工而施利澤也；霓棟橫空，鴻音徹漢，聖天子所以鎮名山而昭丕貺也。神有顯功，上有厯報，此殊庭盛事可無紀乎？載攷圖籍，唐大曆中，有神應鐘台之黃巖，因禱旱酬德，鄉人每以驗晴雨。經建炎燬燼，聲弗逮初。開禧，邊帥畢再遇於淮泗，獲景靈舊鐘，漕臣黃輦求真之大滌，亦既昇止。然物久則弊，剝極宜復，其革故鼎新，必須時應數。邇者，宸命既頒，幣出內帑，工擇國良，賜度牒以資其費，融兼金以美其質，衆橐一鼓，大器立就。其形不侈不斂，不厚不薄，其聲不石不播，不柞不鬱。鐘成，樓亦加肆，殆時數之偶歟。近臣劉世亨承命庀事，盡畫宣勞，圖形以進，天顏闡懌，猗歟盛哉。聖天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26~230頁。

子嘉惠名山，與先朝賜田臨幸，匹休於無窮矣。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鐘，器也，而道寓焉。儻能因器以求道，則銷去鑛錯，保合粹和，內明外寂，力到功深，窮邃徑於華陽，侍宸遊於月殿，服猛獸於巖前，藏金丹於簏下，自然山川呈瑞，神物薦休，鳳鳴高岡，龍蛻幽穴，清泉沸井，祥光燭天，所謂地靈人傑，豈昔有而今無邪？無已則澄神寡慾，體道修真，庶幾善人以多，嘉祥自應，雨可請，暘可祈，尚無負於清朝欽崇之意。乃若聽考擊於晨暮，昭報稱於熏脩，祝聖壽而保皇圖，與洞天福地同其長久者，又不待言喻也。

朝議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講曹叔遠撰并書，朝奉郎行祕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池聖夫題蓋。拱衛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兼國史實錄院都大提舉諸司主管講筵所、主管往來國信所，同提點皇城司、提點資善堂、提點內軍器庫所、提領延祥觀，兼提舉洞霄宮昊天殿祥符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世享奉旨監鐘，同知宮事胡道樞、知宮事王大年、特賜冲妙大師住持都監兼主管昊天殿焚脩龔大明立石。

060. 檀越施田記^[1]

[宋] 洪咨夔

洞霄距行闕三舍，而近翠華，臨幸舊德，典領廷綏寺貂，榮禱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30-233頁。

旁午，望出璇臺珍館之右，星冠羽衣，來游來處，常不翅數百千指。九霞八景，晴霏濕翠，朝攬夕挹，充然自得，而主其徒者，每皇皇懼無央數衆之弗克贍。唐中葉，嘗賜觀莊田一所。國初，錢氏籍以歸有司。祥符中，賜仁和田十有五頃，除其租。紹興，剏通明殿於宮之東偏，又歲有常餼，以給齋祭，列聖涵育之恩至矣。賜田中更多故，僅存磽瘠，歲入不足支數月。都監宮事龔大明語其徒王思明、王大年，前是住山潘君三華，尚能斥橐裝買曹橋田以繼粟，吾徒可坐睨寬鄉上腴，大家腐陳，勾彼有餘，補吾不足，庶幾我疇我耕我庾我積，以裕我後之人。怡聲勸相，堅力經度，其志卒以酬，畏壘既壞，姑射且熟，鼓腹升平，稽首萬壽，欲與是山相爲無窮，來諗余爲記。夫道行乎天地之間，日用飲食，何者非道。先王以是生養天下，一夫授田百畝，于耜築場有其時，糾笠趙鎛有其具，堅好穎粟，舂揄釋烝有其成，牆屋有桑，疆畦有瓜，蔴柵有雞，豚沼有魚鼈，身勤於所養，心安於所止，一毫無待於人，此王道所以爲盛也。世降道裂，食非其力者，所在皆是；而爲老氏之學者，以清淨無爲爲宗，須於人者狹，雖名山藏室，大洞殊庭，號稱海內之望，亦往往微常產以自殖其教。然也於其教清淨無爲之中，而能謀長，以殖其衆，可不謂難乎。雖然樂與餌過客，止道澹乎，其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而用之不可既爾。師之說然也，繼今不以口體爲心害，宜有進乎澹而無味者。余家天目之陽，去天柱爲近，閒嘗分半席叩之，施者生有祈，死有薦，其姓氏畝石，竝附見碑陰云。

寶慶元年三月旦日，朝奉郎行祕書郎洪咨夔記并書，朝散郎將作少監兼權禮部郎官兼魏惠憲王府教授鍾震題蓋，知宮事王大年、沖妙大師住持都監龔大明立石。

061. 演教堂記^[1]

[宋] 吳 泳

盤古開闢宇宙，天先成而地後定，故都天之號柱於八極者三，不周以北，存而勿論可也，惟灊山之東，杭山之南，積氣溫厚，有雙柱峙焉。以其上通太微之室，故曰洞天；以其中伏三辰之根，故曰天柱。道家者流，好言天與帝，而不以地對，蓋維持主宰者在上，地不過承之而已。洞霄舊號天柱觀，而演教堂則又接天柱之乳而流出道德者也，先是堂列大門外，傳者曰神營化造，不類目巧之室，殆未可知也。後遭兵燬，更創於正殿後。紹興肇其迹，開禧奐其宇，端平又竣其基，室虛而白，楹廣而閑，雌霓抱梁，陽馬承檐。室之背，疊石作巘，曰聚仙亭，翼步欄而上，曰方丈室，耽耽乎廣廈，真可談混元、論黃虞矣。矧惟我高宗皇帝曾手書《度人經》以鎮清真之場，孝宗皇帝御制古澗松詩以尊不老之道，玉宇扁於寧考，金錢錫於慈皇，今主上又敕命沖妙師大明董集斯事，列聖修道崇教，何其盛也。堂甫成，大明羽化，而師孫處道與監宮大年及大欽，述師之志，綜其本末，求記於潼川吳泳。泳曰：汝知所謂堂者，因教而有堂耶；所謂教者，因堂而有教耶。向者堂弊，教亦弊耶；今者堂新，教亦新耶。吾與子言：堂有成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34-240頁。

壞，而教無新故，仙聖之所重惟教耳，然聖人以身教也，真人以神聽也，以身教故不悅道之華，以神聽故不逐言之迹。今營一畝之宮，築環堵之室，既勤樸斲，又塗墍茨，輪焉奐焉，惟欲其美，而身有玉廬，心有絳宮，脾有黃室，肺有皓庭，面有赤宅，耳有三門，喉有十二樓，兩眉有紫戶青房，七竅有金闕玉鑰，皆自己之堂也，而不能媿也。指三洞十二部爲教母，綜五筭七千笈爲道樞，勃勃旋於珠口，團團走於環中，便以口之所授爲演妙，耳之所聞爲證真。而自有此山以來，陰陽之浸，昏曉之割，日月之相觸，雲雷之相盪，飄風暴雨，卒斂於無，彫煙縷霞，復歸於朴。鳥啼而林幽，則動中有靜；龍蜃而霧滃，則寂中有感。變通而爲四序，流形而爲品物，不宰之宰，不神之神，皆自然之教也，而莫之悟也。處道曰：若爾吾記，則歷劫以至於今，千聖之戶庭荒矣，雖然吾復爲子通之。老氏之學，根以清淨虛明，行以慈儉忠孝，其無爲也，無不爲也。近於易，不爭也，莫之爭也；近於謨谷神之說，近於虛受嬰兒之喻，近於若保脩養而引年，近於祈天永命，《真誥》謂：性與道合，由道之體；近於《中庸》，王子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近於《孟子》，若夫淮南原道之極至於合與性，使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嫠，獸胎不殞，鳥卵不殞，則又吾孔門家法也。作是堂已，玉眸詵詵，豈無望道而欲見者，倘能昧法如蜜，調心如弦，滌神識如鏡，爲善無近名，爲學不躐等，雖有拱壁駟馬，不能易吾進道之心，則聖真在己，不必問鄰矣。霞子研之哉，雲孫瑩之哉。

淳祐三年七月既望，寶章閣學士朝請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中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吳泳記，端明殿學士朝請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黃巖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杜範書，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

同提舉編脩敕令臨邛縣開國侯寶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高定子篆蓋，靈濟大師同知宮事孫處道、靈一大師知宮事貝大欽、沖素大師住持都監兼通明殿焚修王大年立石。

062. 東陽樓記^[1]

[元] 陽 棟

余曩登平都山，訪濂溪周子舊遊。亂碑中，得小片周子題兩絕句，點畫勁正，猶存溫厲之氣，官合陽時筆也。其一《詠陰仙丹訣》云：始觀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立，精神合後更知微。又從山人得《觀丹訣》一篇。二十年間，往來於心，未忘也。先墓在餘杭，廬居山中，數遊洞霄，《道藏》寫本甚真，山廬無事時，得假借，無何，閱之徧，則知丹訣所云，周子一言蔽之矣。宮殿都監，貝其姓，大欽其名，餘杭人也，賜號靈一。作小樓寮中，不侈不約，可詩可觴，愛其翼然於廬外也，與客造焉請名，適朝陽出高崗之上，因作東陽樓三字遺之，摘《陰仙訣》中語也。今又十餘年矣，丹訣則已忘之，惟周子詩中之意炯然心目。靈一之孫守一囑如圭來言曰：靈一年八十六而卒，願得向者名樓之義，以發其幽光。余曰：乾元陽神，吾資以始；坤元陰精，吾資以生。元一也，而分二體，於是有尊卑，有貴賤。以尊卑言，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40-243頁。

則先乾而後坤，尊當在先也；以貴賤言，則先陰而後陽，貴當居後也。既有先後，則有嗑有睽，有同有訟，不得而齊焉。不齊則離，離去爲變；相保則合，合爲大和。物生於和，死於變，精神合一，即日月合一；日月合一，即乾坤之元復爲一，此天地之正道，萬物之公理。聖人以是制爲禮樂，達之天下，禮無往而不來，樂無進而不返。斯道也在人，或識其大，或識其小，未嘗墜也。周衰道微，四代禮樂之數掌於柱下史，乃或取之，以養其生。雖然禮樂者，大和之器也，所以建天地，溥萬物，非有我之所得私也。私之者，小之也；知廣而充之，則大矣。是故一物有盡，而萬物無終；一身有終，而萬人無盡；萬人無盡，即我之無盡矣，又何人己之分？靈一以壽終矣，四海之內，一視而同，其未死者，皆靈一也，不與天地同長久乎？平都煙塵蒼莽，石刻之存者幾希，由是以志諸洞霄，尚不泯乎儒先之遺意，不亦可哉。

咸淳元年中春，資政殿學士宣奉大夫眉山陽棟記并書，光祿大夫參知政事姚希得篆蓋。

063. 重建洞霄宮記^[1]

[元] 家鉉翁

道爲三極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見其外，細入毫粟而不見其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67-272頁。

內，生陽生陰，神鬼神帝，陶鎔千聖，橐籥萬象，不見其跡，是故莫大乎天地，此道撐拄乎天地；莫幽乎山川，此道充塞乎山川；道即理，理即太極，太極本無極，撐拄乎其上，無一瞬之或息，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無一隙之不周，故曰洞天。嗚呼，爲天柱洞天之說者，其知道乎？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衆妙之門乎？夫天有形，道無體，以無攝有，誰爲之耶？天至大，洞至小，以小納大，誰司之邪？天柱即太易統天立天之象，老氏天地得一清寧之旨；洞天即大易天在山中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無疑矣。夷攷往謀，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非鼇也，道也，天柱之喻也。元始坐浮黎寶珠，十方天神悉入其間，何神也，道也，洞天之喻也。餘杭大滌山洞霄宮，爲三十六洞天之一，與舒州、壽陽，天柱爲三。金堂玉室，上通太微，奇異神秀，不可殫紀。漢武立館候神，歷晉暨唐，以至宋世，累朝禮奉絜謹，代生高人，主張斯道。咸淳甲戌臘月，不戒于火，千礎皆灰。會世運更革，歸化聖朝，山中諸老，合力營之，既底於成，爲力勤矣。至元甲申六月，鬱攸洊作，一夕復盡。四衆環視，於邑太息。提點宮事一山郎公如山，提舉宮事桂林舒公元一，敏毅介特人也，不沮不懼，宣言於衆曰：吾將新之。取木他山，運栗他所，叶心集思，鳩工度材，先建庖帑，乃築大殿，以及餘屋。元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瑰麗，照映林谷，神運鬼工，迨不是過。朝家欽崇護持，視昔有加。既成，囑予爲記。予辭不可，已而告之曰：洞有天，天有柱，吾言於前矣。天中有天，盍終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極無上，是爲三境，境雖三，清則一也。又三其三爲九，名雖九，清則一也。學道之人，煉陽消陰，朝夕存存，以我之清，同造物之清，清乎清乎，超萬形而不壞者乎，遂筆之記。

元貞元年歲次乙未九月乙亥，前端明殿學士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家鉉翁記，翰林直學士奉訓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張伯淳書，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馬紹題額，清修養素冲妙法師副知宮事沈多福、真常洞微守正法師副知宮事李元綱、清脩明素冲道法師教門高士提舉住持兼管本山諸宮觀事舒元一、體元崇教安道法師住持提點兼管本山諸宮觀事郎如山立石。

064. 昊天閣記^[1]

[元] 鄧牧

太極之動生陽，之靜生陰。陽輕清上爲天，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爲地，丘陵山岳、川澤江海麗焉；陽變陰化，其氣冲和則爲人，其兩間莫不有主宰焉者。其惟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極之尊，御萬有之衆，凡天地所以覆載，日月所以照臨，星辰所以運行，雷電風雨所以薄激蕩沃，丘陵山岳之所以鬱盤，所以流浸，生人之類所以相生相養萬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經載：天地之內，自十大洞天外，復有洞天三十六所，仙官所領，爲天帝下府。今大滌元蓋洞天，其二十有四也。自漢元封建壇祈禱，歷晉逮唐，異人代出，更爲天柱觀。宋祥符間，又更爲洞霄宮。舊誌所載，地望之重，與嵩山、崇福竝爲天下宮觀稱首，信矣。寥寥二千餘年，興廢不一，而自歲甲戌迄於甲申十一年間，再厄天變，邃館層樓，化爲飛埃，土木之興難矣。故自大殿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72-275頁。

東西廡，齋庫兩堂，外力不暇給；若山門，若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任營構，而相成昊天閣者，今住山清脩明素冲道法師舒公元一、清脩養素冲妙法師沈公多福也。是閣據四山會，屹然大殿東，高七十餘尺，廣五楹，跂翼翬飛，壯觀形勝，昔所未有。是雖妙有元真，渺渺乎罡風灝氣之表，然神化無方，何所弗至。遐想鈞天廣樂，宴遊玉京，顧瞻下府，乃有高居延奉若是之盛者，其必爲皇靈所眷矣。人之身神在泥丸，猶昊天也，黃庭中虛，猶所謂洞天，帝之下府也。使中虛之地，吾神來舍，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高高在上者，容光下燭，豈不能祈天永命爲國家太平地哉。是閣之建，所繫甚重。副宮事高公會辰、都監宮事金公常清，咸與有力，宜書。

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日，錢塘鄧牧記。

065. 超然館記^[1]

[元] 鄧 牧

歲壬寅秋，余自越西游大滌，客超然館，燕坐一室，若將久焉。或曰：大滌天下名山，子天下名人也，以名人客名山固宜。然子十年間，乃五六西坐，席未煖，又翛然而東，白髮垂耳，漫江湖海無寧居。今之留，以歲月期乎？余笑曰：余本無名，奚以山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75-278頁。

之名不名爲哉？且天地大也，其在虛空中，不過一粟耳，而況大滌，在天地之間哉。虛空木也，天地猶果也；虛空國也，天地猶人也。一木所生，必非一果；一國所生，必非一人。謂天地之外，無復天地焉，豈通論耶？營寧之生人腹中，精神所照，必以爲日月；膏液所浸，必以爲江河；筋骨所樹，必以爲山岳；其周流百骸六藏，而不見所窮，必以爲四方萬里若是遠也。而告之曰：一人之外，又有若人者，彼不信也。人生於天地之間，何以異此人之生也，自非甚夭，以歲月期之，固有積矣。計歲月之在人生，忽然爾；計人生之在古今，亦亡幾爾。今以一天地所見，一歲月所期，妄計去留其間乎？雖然大滌誠名山也，前乎居此若我輩者，豈無晉郭、許二君功滿道備，上登於天，蓋世俗所甚慕，而大滌之山所以爲名也。由今觀之，則今日去晉，不猶旦暮乎？大滌去天，不猶只尺乎？我與二君，方相從以游，相忘以居，而又何慕焉？久亦可，速亦可，爲我燕坐亦可，爲二君冲舉亦可，信以爲超然乎哉？

是歲冬至前三日，錢塘鄧牧記。

066. 白鹿山房記^[1]

〔元〕葉 林

大滌洞天發天目，盤薄苕溪陽，形勢最浙右。自古有道來游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78-282頁。

來居，仙去可數，然山中泉石勝處，率多北向，向南而勝者，白鹿一山爾。是山爲大滌中峯，升天壇在上，其下石室。按舊志，晉許遠游真君作壇鍊丹，丹成，天下白鹿迎去，所以名山也。唐吳貞節天師美文詞，與太白齊名，嘗構石室爲藏書地，逮尸解宣城，語弟子當還天柱石室，此石室所以著也。宋陸永仲、王元素、朱復常諸君相繼於此得道，著益甚。自永仲築舍，隸洞霄宮，俯仰幾二百年，興廢不一。大德甲辰，沈公介石住山，登覽悽愴，追前脩而弗返，吊遺跡其將湮，規營高居，以待畸士。顧土木繁興，力有未暇者，於是徐和父贊曰：屋無儉奢，取足庇風雨，郭文舉其人豈以苦覆爲嫌耶。否則食粟而已，納之廣廈奚益，乃作數楹石室顛，虽門館庖湢，不過具體，然前睨天柱，後負升天壇、龍鳳兩洞；左路所從，入棲真洞；右望而見之，四周山勢，若屏障環合；下五巨松翼然拱立，熏風足以徂暑，愛日足以辟寒。雪晨月夜，莫茲境爲絕，庶幾方外高躅有息焉。時杭人牧心鄧公適留山中，孟公集虛與其徒孫史元甫爲附屋後，偏介兩石，若樓船而方將使，遂棲隱志。鄧氏益命工發土，得奇石五六，東偏有竅腹穴趾若丹竈者，有高下聯屬爲壺若刻漏者，有圓竅橫貫其首而頂銳若犀戴角者，有若蟻垤蜂房交錯相穿者；西偏則紺碧玲瓏，三面環峙，儼然罍罍，凡廣不數丈，千巖萬壑，情狀畢具，曠古珍藏，坐致眉睫間，則憮而歎曰：有是哉，夫石山川之精秀融結，翳蔽土壤，不知幾何年，一旦有識者發之，有力者拔之，始得爲人境絕觀，與天地不弊，人獨無是秀且精乎？日爲情欲之土所翳，事物之壤所蔽，相發者無識，自拔者無力，以至於晦昧而終；仰望晉唐宋諸君，如龍魚，如虎鼠，如鸚鵡，不我相謀，曾不若一石之有契也。語未既，余適以月夜登山，爲余道本末如此，且問名屋，因命循其本，曰白鹿山房，復爲記之。

大德九年乙巳四月望日，滌山卑隱錢塘葉林記。

067. 元清宮記^[1]

[元] 張伯淳

元清宮者，提點住持洞霄宮事舒尊師所建也，曰山素齋，按待者何，洞霄列齋，十有八山，素其一而元清隸焉，方外士於此而憩也。去餘杭而卜築於臨安之錦南鄉者何，師生育之地也。宮何以曰元清，師名元一，其徒金公名常清，嗣守其業，合而名之也。《晉史》所載：臨安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漢末從此得道者有之宮，占勝其間。東拱琴鶴之山，西挹石鏡，上接九仙天目，下連九鎖天柱，南北二溪，繇天目發源，而合流於獨山，如錦爲帶，山川獻狀，此爲奇絕。余雖未涉其地，嘗聽師言，因已先入夢境。宮成，師踵門謂余曰：吾崎嶇歷落人也，自幼無怙無恃，瑩然出俗，遂入道洞霄。徐公應時吾祖也，一見即以嗣法相期，時生計最薄，若謂吾足以振起香火緣者，每懼無以副前人期待，刻志其所宜學，粗克有進，職分所在，不敢卑庖廩之任。歲在丁未，被冠裳以來，凡道家事，如表章科笈，手書口誦，罔或弗力，首治居室，易故而新。甲戌，洞霄火。迨歸皇元職方之九年，爲至元甲申，復火數矣。夫凡瓦礫化爲金碧，金碧轉爲瓦礫，又於劫灰之餘，使公宇私室，悉還舊觀。當始附時，簞食壺漿之奉，身非所顧，而奔避四外者，得以安集，吾雖不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83-290頁。

敢謂功亦良勞，止其於吾祖付託初意，庶乎無負在洞霄。自掌章表領庫事，至宮副住持如歷階，然無躡等踰分之想；教門職任，自杭州路道錄，而浙西道提舉，住持開元宮，凡受管領道教所割授，一是前輩講師舉所知，不識媒身嗜進爲何事。慨念錦南故里，釣遊遺跡，儼存私親，劬勞未報，自視欷然，諉曰：太上忘情可乎？因出衣鉢所儲，即故址勑此道場，報本也。寥陽殿以奉三清，璇璣閣以禱祠七政，舉衆仰祝聖壽，昕夕罔弗欽祀。先有祠，道紀雲會；各有堂，三門兩序具體；迨庖湏無缺，經始於甲午歲，落成於大德己亥。棟宇藻麗，像設森嚴。有山可薪，園可蔬，附郭之田可饘粥，香燈之費，仰田租之入。今天師真人拜祖庭，道由宮間，顧瞻輪奐，喜溢眉宇，大書今額，以鎮此山，命吾開山住持，常清則提舉知宮事，甲乙流傳，其永無斁。初常清與吾師孫金正韶，於是薦貨輸力爲多。清自號玉鑑，韶號約山。韶物化久，吾將於清之次，俾周鼎傳、董貴寧，又嗣守焉，別爲元清派，與洞霄派相伯仲而亞之。宮之金穀出納，須洞霄提其綱。夫事爲之制，乃可經久亡敝，然匪託之金石，恐久而遂泯，願求文於執事，以圖不朽。烏乎，以師所述云，然非閱歷深識，慮周且遠，其克爾耶。元者氣之始，天得而清，用能長上古而不老，統萬有而不宰。考之洞天，有曰：太玄司真曰：昇真元化，後人名殊庭真館，或以元真，或以昇元，然則合而名之之義，豈無據哉。而況陸蓮紀關尹之瑞香鑪鍾宏景之美，於此而致其孝思，且地勝得於不擇，殆天子神授者，余故樂爲之記。至若匠事，記工費爲緡者若干，此常事也不書。師丁酉歲二月，欽奉聖旨大護持。越二年秋七月，欽受提點住持宣命。十二月，鎮遠王奏賜通明養素真卿冠簡法服，爲時榮遇。師老成典刑，同衣之士稱爲桂林先生云。

大德四年二月己未日，翰林侍講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張伯淳記，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

頰書，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安祐題額，沖靖凝和通妙法師副宮事元和輔教真卿周鼎傳、清真崇教凝和法師提舉知宮事金常清、清脩明素沖道法師天柱山洞霄宮住持提點兼管本山諸宮觀事元清宮開山提點住持通明養素真卿舒元一立石。

068. 重建沖天觀記^[1]

[元] 沈多福

仁知不能一其性全其樂者爲難，誓願不能兼其力成於久者非易。山林也，阜壤也，其成也毀也，其樂也神者有所不喜，又何弊弊焉？窮歲月之力，以役於物。爲役於物，非道也；不役乎物，亦豈所以爲道乎？百姓不知於日用，儒者不離於須臾，而況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觀於山而千巖競秀，有重元之理；臨於水而萬派同歸，幾上善之德。假物以用，又焉往而非道邪？沖天觀者，舊創於吳興之別墅，水國風高，白蘋秋老，與鷺朋鷗侶，相期於浩渺間。先祖師蓬山孫公、菊巖龔公、清溪周公之志也，願煙未斂，劫石倏遷。城郭是非，幾類華表之鶴；塵波清淺，無異蓬萊之舟。舍其舊而圖新，去諸遠而即近，則大滌山之門戶，有若天開；萍水路之往來，居然雲集。雖與規模尺寸，於塵閑閑異，然地非不廣袤，求其四平如砥者絕少；材木非不勝用，亦安能神運而鬼輸。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90—294頁。

高者夷之，卑者廓之，榛者闢之，窪者盈之，其爲力豈不戛戛乎尤難？後之人是門而遊目，登斯堂而坐嘯，揖白雲而邀素月，談何容易哉。凡爲工若干歲月，爲費若干緡粟，姑誌其成。若夫一日必葺是所，望於將來之子若孫，是所謂願也，非勢也，故系之以詞曰：大滌之山兮峩峩而高，大滌之水兮涓涓而滔。大滌之林木從拱把，至於蔽翳雖濯濯非昔比，終能自拔於蓬蒿。今之去地五丈而成九仞，其始一簣之勞。嗚呼，據梧而瞑，杖策而遊，盍觀此身，以道自名也。當如冑堂之構，無如塞路之茅，山吾仁而水吾智，小無不具，大無不包，膚寸扶搖於羊角，一勺膏潤於田毛，故凡積以歲月而畢備者，寧能闕然於一毫，世之所謂倫理，道之所謂功行，與願力有一或闕於天地間，罪將焉逃？贊皇公云：毀平泉一木一石者，非吾子孫所願。呵護之力，卻癘鬼於山左；移文之靈，勒俗駕於巖坳。金石未泐，言之必行，行之必遠，誠不能不望於後之代庖者也。

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二月望日，住山沈多福記，道士孟宗寶書，錢塘葉林題蓋。

069. 沖天觀記^[1]

[元] 鄧 牧

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繇浙江西杭最，繇杭西餘杭最。逆天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94-298頁。

自大溪上十有八里，曰洞霄宮者，是爲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未至宮數里，兩山翼道，折爲九鎖，佳氣盤鬱，是以得道士若晉郭、許二真君，唐吳貞節、暨子虛、閻丘元同輩高蹈其間，遺跡具在，至今探幽訪古，使人翛然欲仙。界九鎖外，有山名仁壽，氣勢特偉，衆山所宗，然荊棘隱翳，過者莫之覲。至元壬午，前知洞霄宮事周公曰：清溪翁得茲地愛甚，與其徒張公漢傳，命工鑿三面山趾二百餘丈，闢爲夷壤。棟宇之先是宋咸淳間，翁祖靈濟孫先生，泊翁師演教龔先生，請沖天觀賜額隸錢塘者，建觀霄溪上，尋以難毀。至是徒而扁焉，四五年間事未竟，二公相先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爲翁法孫，竭力營繕，乃完若殿若堂若門廡，秩秩有度，空翠入房闔，清流入庖廚，四山環匝，百木蒼蔚。行道上者，聞鐘磬音而不見觀所在；住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山益峻，則迂徑以陟，蒔花竹待遊覽者，其稍平處，閒列坐石可憩；其最高甃圓壇可眺遠，攜琴詠詩，可以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往來，共談元理，嘗語衆曰：地之勝也人居之，則榛莽不得荒吾堦庭，豺虎不得闖吾藩牆，豈不爲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則嗜欲不得榛莽其間，利害不得豺虎其外，豈不爲山中隱仙。夫善居其心者，亦若居其身爾。大滌古洞天，茲山大滌所從發凡，居斯者豈盡出晉唐人，下必有脫跡塵滓，飛神青冥，以不負祖師素願所營，與吾中心所期，然後足以符沖天之意。衆曰唯。牧時過，沈公法孫孟集虛與聞於此，遂爲識之。

大德四年庚子上元日，石室隱居錢塘鄧牧記，翰林應奉文字將作佐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鄧文原書，登仕佐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柯謙篆額，副知觀事史德芳、知觀事俞君玉、清修養素沖妙法師洞霄宮住持提舉兼管本山諸宮觀事沖天觀住持提點沈多福立石。

070. 清真道院記^[1]

〔元〕鄧 牧

餘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鎖山，逆溪水上，左右山趾相錯行者縈其間，前直百步外，若斷無路，爲鎖一也。迄九鎖山勢，差闕直上，則爲洞霄宮。左折爲東天柱嶺，嶺西北泉石最勝，曰青檀山。舊誌載月窟、冰壺、鏡潭、試劍巖、湧翠石壁，悉在茲山爾。宋咸淳間，前知洞霄宮事凝神朱先生，以先世諸墓在，作祠山陽。先生歿，至元己丑，其徒冲逸孫法師，與其孫今靜逸法師舒公，闢而廣之，曰清真道院，爲屋凡五六十楹，而門廡殿堂，齋閣庖湑，咸有法度。松杉垂陰，花卉迭芳，白晝無聲，不類人境。大門內，流泉所直，則發石甃趾，四周若牆趾，坎爲方池，畜金鯽百數，扣欄檻悉至。取食山下，飛玉泉懸瀑數仞，自是出也。歲庚子，余過，舒公憩署於此，相與殤詠爲樂，暇日登高，指余諸山，慨然曰：宮西南爲伏虎巖，晉郭文舉隱也；西昇天壇，許遠遊冲舉也；其下石室，唐吳貞節仙去瘞書劍也；北大滌洞，則暨子虛得道長往，與吾遠祖元同先生築室，後入茲洞，以達華陽也。神仙者學，雖由內鍊，亦山川之靈發之，俯仰千歲，風氣不殊，誠有作者，豈遽遜晉唐人哉？奈何留連光景，醉而生、夢而死者，比比皆是，百年榮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298-302頁。

華，與化俱盡，千劫流浪，其憂無涯，何不運靈旗、孕火芝，回風返景於寸田尺宅之間，馭氣飛神於清都紫微之上，而與數君子相視一笑。若是，則內不負乎先，外不愧吾大滌洞天，其可乎？余曰唯。

大德四年庚子七月，錢塘鄧牧記，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翰林侍講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張伯淳篆額，洞清明道冲逸法師舒自得立石。

071. 來清道院記^[1]

[元] 葉 林

院以來清名，不忘舊也。舊隸名族，不易姓而居之；舊扁名堂，不易字而新之。益以水，蓋源源而來，欲常見也。來杭者，道喬木；樂山林者，樂一丘一壑之二者，不可得而兼，其來尚矣。今之幅巾杖履，徜徉九鎖間，冥心而遊，幾與漁樵分席，農時課藝，左右田園家；假寐而遊，又與來賢諸巖壑相揖讓，人生行樂耳，況朋來不遠，若以此爲贅，亦何往而非？籊廬也，一日必葺，是不可以不記。環園池數十畝，禽蟲魚鳥，詵詵濯濯於竹煙莎雨之外，春之來，又不可以數記也，庸非異時朱紫，連妝粉黛，列屋之舊乎？仕宦而歸故鄉，經幾盤折，則視陰已晚矣。吾儕坐而食，行而嬉，不勞而得，此其可不知所自來，從而稱之曰：來清非此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302-304頁。

清不足以披襟，非此清不足以濯纓，非此等談論不足以賞會，殿鑪日永，薰風南來，埜池波定，明月自來，兩山排闥，又不待浙東招也。聖人云：既來之，則安之。敢書此以諗來者。

元貞元年乙未二月望日，滌山隱人錢塘葉林記并書，前嘉興路道錄史守源題額，通元沖妙清微法師史德芳立石。

072. 集虛書院記^[1]

[元] 鄧 牧

杭孟法師，字集虛，築室苕溪上，爲讀書地，以其字扁之。余聞老氏云：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知虛者萬有所從集也，竅虛而風集，坎虛而水集，谷虛而雲集；室屋之虛也，人集焉；天地之虛也，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鱗介集焉；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爲道所集乎？然心之爲物，可虛可窒；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向焉所謂集，皆可得見，而此不可知，故虛者每爲異物所窒，恍兮忽兮者，將弗集矣。一心無樊，攻焉者衆，喜怒哀樂毒其內，是非得喪寇其外，欲斯須之虛，有不可得者，若是求道，亦擊鼓而求唐子也。吾孟師不然。師儒者而寄迹道家流，爲詩文咸有法度，鍊元養素九鎖山中，齋居者三年，既乃爲世故役，弗遂其志，戚戚然惡之，所蓄書數千卷，將室成而藏焉，且與方外奇士遊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洞霄圖志》，第304-307頁。

居習講於此，所得殆未可量。然余謂師無志於道則已，苟有志，書亦累也。比見世讀書者，四方萬里，無所不通；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歸而求其本心則虛焉者寡矣，聖人之道，遂為絕學，可歎也。願師悉棄所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即方寸之地，朝而闢焉，暮而滌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師益矣。顏子始好學，終坐忘，惟道集虛，蓋深造自得之妙，顏何人哉。

大德三年己亥正月，錢塘鄧牧記，會稽戴天錫書，天台柯謙題額，法弟道士史景仁立石。

073. 朱文公祠記^[1]

〔明〕馬燧（學諭）

學南十里餘，有洞霄宮，宮存紫陽夫子遺像。夫子固配享文廟者也，而洞霄之祀乏焉。夫子同里，志初程候，歲壬寅，來主是邑，遊洞霄，謁夫子像，謂像不可無祀也，捐俸十金，購田為公祀計，而邑人洪都慨然以己田應，蓋其義也。程候與夫子不特同桑梓，且程太夫人感虹瑞而生候，與朱夫子虹井之瑞，若合符節，一先一後，神相感而學相承，故惓惓若此，彼申呂自嶽降傳說為列星，豈虛哉。燧特為之記，以勒于石，垂不相焉（田貳畝，坐上壽，界塘北畝字字一千七百二十六號；又一畝一分捌厘，與前田同

〔1〕〔明〕戴日強纂修：《餘杭縣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01，第431頁。

坵，東至洪鏘蕩，西至賣主田，南至洪鏘蕩，北至洪鏘田）。

李忠定公，中興名相；朱文公，禮學名賢。先後提舉洞霄，崇文公而遺忠定，尚爲缺典，欲請之，當路之賢者眉公陳繼儒題：己酉十月十日，同王驂子梵儀游。

074. 奉安考亭先生文^[1]

〔明〕陳 儒

嗚呼，先生提舉洞霄宮，數百年于茲矣。往歲□□月，儒□茗溪，陟天柱，訪公之遺跡而步焉。山川迺合，奎壁聯輝，愀然颯然，恍見顏色，曰：嗟乎嗟乎，先生之神，其尚周旋於茗溪大滌之上也乎，乃作歌曰：千秋繼者誰，天柱空倉碧。將以奉先生于堂而俎豆焉弗果，暨茲歲秋七月，復渡茗溪，叩多士昧爽，誦誠意之章，繹鵝湖之辨，而短章勒諸石工者，忽復告成，乃去錢塘江上。嗟乎嗟乎，先生之神，其固周旋於茗天柱之間，曠百世而相感者乎？儒乃拜首，稽首而言曰：嗚呼，道統之傳出於天，昉於堯舜，至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至先生則又集諸儒之大成者。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而洞霄遺跡，委諸苔蘚，曾不得尋墜緒於泰山喬嶽之下，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儒竊惟聖賢之道，不以易世而有存亡，先生之神，亦豈以古今而爲顯晦？第觀故宮之禾黍，慨吾道之宗盟，願爲執

〔1〕〔明〕戴日強纂修：《餘杭縣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01，第431、432頁。

鞭而不可得，則束生芻以吊千古之豪，其必有見先生于美牆者乎？爰考國史，卜日奉安于洞霄宮，又從而歌之曰：

維洞霄兮極浦，餐杜蘅兮芳吐，先生遠紹兮鈎玄，哀我人兮獨苦，薦明信兮苕溪，千秋萬歲兮儼茲遺矩。

且命二三子春秋釋菜，翼我景行，將以衍吾道于不墜，先生其諒之哉。

075. 重建洞霄宮記^[1]

[明] 王達（侍讀學士）

晉許邁稱餘杭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山陰，至臨安名，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咸在。夫古者採真之士，往往於名區奧壤，穹崖邃壑，留連忘返者何哉？蓋老氏之學貴清靜，非名區奧壤，穹崖邃壑，不足以養其高致，故名山大川，環詭之觀，人迹所罕至者，必爲其徒得之。余嘗因邁之言而稽焉，餘杭之西有山曰天柱，自漢封三年建天柱觀，宋祥符間改稱洞霄宮，仙史謂之福地，而天目諸峰，遐邇羅列，光顯世氣，與造化相爲流通，蓄奇運秀，莫可殫紀。當雲行鳥飛之際，一柱中立，屹然摩空，群仙四面，俯拱自劣，而宮正踞其幽深峻絕之境，丹臺紺殿，瓊樓璇室，暄赫心目，爲民繪襪，動輒有應。元步日窘，四海鼎沸，所謂丹臺緝殿，瓊

[1] [明]戴日強纂修：《餘杭縣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01，第429、430頁。

樓璇室，一燬無遺。大明昇天，九有寧一。洪武庚午，提點賈公力以恢復自任，夙夜劬勤，罄橐自營。不三載，賈化去，副知宮事資深吳公，暨希然龔公，克紹厥職，繚以修垣，構以鉅殿，至乙未，門廡室廬，庖庾壇壝，次第用完，丹臺紺殿，瓊樓璇室，視昔不異。許邁所謂金堂玉室、仙人芝草者，宛然可徵；漢末諸得道者，其骨雖朽，其神不死，安知不與茲山之光靈勢氣，相與盤旋於溟漠之間耶。夫置榮悴於兩忘，齊天地爲一指，爲道家之常事，然數百年之規獲，一旦而復之，非惟其徒以樂清靜無爲之教，且俾一方萃嚮慕之誠，致水旱禴禳之福，明靈歆顧，祥慶駢臻，詎不密裨皇化爲邦坻之利也哉。其嗣法弟子周應常、劉宗顯慮乎久而泯其績也，來京師求余記。余喜諸君子能翼其教也，姑書此，庸刻諸石，後有繼者，尚考於斯。

076. 洞霄遊記^[1]

[明] 黃汝亨

出餘杭城西門，問所謂洞霄者而登焉。徑自野間行八九里許，有竹十餘林，俱密陰濃翠，日影不得下，漸近山漸佳，左右俱岩岫，曲折幽絕，溪流齒齒從澗中下，聲砰磕從屐齒間出，稍進而小橋泉石，更清澄可弄，旁多白泥，初視之如堆玉積雪，似可觀。聞之人言，白石在本山三里外，近爲市夫鑿取入溪搗爲粉，取重貲爲此山聚。

[1] [明]戴日強纂修：《餘杭縣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01，第430、431頁。

穢，又恨無有以驅之耳。未幾，老道士周尚文出，迺至洞霄殘碑下，文字剝蝕不可讀，書法近晉唐人，筆甚佳。又上，則洞霄宮殿宇也。按志，茲山爲大滌玄蓋洞天，漢武元封三年始建宮壇，歷今千五百餘年，唐建天柱觀，歷宋及我明，俱遣使崇奉之甚盛，今半頽殘矣，獨玉皇殿係宋舊物，木皆用柏；無塵、三清殿係郭真君結茅處，已非故木；方丈有晦翁提舉洞霄宮像在焉，一扁金書“洞天福地”四字，骨力清剛，則宋理宗筆也。是日方午，遂呼道士引至大滌洞，洞深窅，即漢武投龍簡之所，持火炬，迺得入。行里許，有唐宋人留題，滅沒不能辨，石色如蒼黑玉，中縱橫，白文如界，又似飛雲片片。志稱中有白鼠玉芝，未得見也。洞口橫石如鼓，擊之有填填聲。又上，則天柱峰千仞壁立。《名山記》稱：五嶽之外，天有八柱，見于中國者三，此其一也。其上有棲真洞，暮不及登，又享有飛玉宜霜，泉有鏡潭，無骨箬，名字俱佳，已湮沒未得。獨撫掌泉在宮殿下，昔人撫掌湧泉處，今已渾濁，佳者已入，子瞻品題所稱“青山九鎖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閑。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鴉翻”是也。

077. 洞霄遊記^[1]

[明] 虞淳熙

山澤之臞，神不能飛，形則飛遯荒廣，靈官宰之。其說自司

[1] [清]張吉安等修，朱文藻等纂：《餘杭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6號，第1冊，第209頁。

馬子微，而杜光庭因臚天於山契，易天在山中指也，於是禹杭一山，五天開焉，命曰洞霄云。洞霄燬前元，祝融所收，媧皇遇之，失其巧在。昔大臣事主無狀，令事上帝於此。此人上帝所簡，脫非所簡，何乃以惡人享，是帝所爲，命祝融氏也。帝臣李忠定公綱忤帝意，出享帝長子孫禹杭。予尚公孫十月晦日朝婦翁水部君，求廟謁公翁，謂蕭台琳榜，吹煙乎三災，子欲觀火宅、觀洞霄矣，迺公日月之上胡爲乎？山中雖然天柱未折，劫灰可然，余一二兄弟從子寥天，庶幾是吾祖焉。遂出南門，遵南湖，清疇遐阡，升穀於君，蜡通人狂，稿無德色，此土之含宏者也。溪淙淙，浮柏葉，水書墨可以染，田衣柏丹而黑，緇白之變，亦不容思，將無德色哉。思襲水土，方哈然興謠，忽華表見雲中，垂雲之書曰：九峯拱秀。入而挹秀，兼山離立，掖我者十里。山足濯水中，車行如流，左右鳴泉不絕，若騎鶴飛海上矣。碓復鳴，與泉相答甚哀。迫視之，石骨之韞玉者，碓中泣也。居人琢之靡之名之，璽以鑿米，米白以塗，皚皚凝白，何樓之豎爭得之，螳負而出，積道旁，若粉堞，水盡白，此何色也？諸李謠曰：研石骨，剗人目，絮不溫，穀不熟，此土之浮鹵者也。頃見若形鹽者，意郭文步擔來，既爾，爾不畏虎耶。水窮而穹殿出，爲賦靈光，其桷絕塵，將道風扇之，倘古龍深臥，若蛟潭捲秋葉耳。上會仙橋，望漢時灌莽廢廡齧蝕平城，故宮蕭條，枯樹睨人，上清之坐，老魑靈夔，踞而屢舞，顧語諸李斯犬羊之乘宋哉。進方丈，拜帝臣朱子之儀，問忠定公果不往，將俟媧皇一賓上帝，豈與夫遠遊，文舉取戶，洞庭蜚遯，其形已耶。道士揖予陟洞庭之戶，戶外天鼓一，鳴鼓直進，延日光者十武，拒日光者二十武，照三十步壁，多紹興、嘉祐人書。迺戶外烟射辰次，碧翁失色，大滌奇石，鏤紹興、嘉祐跡者，又泣祖龍氏矣。或曰：皇鍊石也，去戶宿宮，曙抵棲真，經下塢，趨天

柱嶺，冒窳援葛，頤啄于膝，汗浹於背，頭岑岑衝天門僵仆。俄而，名香發疾，良已闌入內門。門崇闕，足棲千真，其堂雖元秉燭，生白無見，頂相有垂其乳化，中宋人書，如魯壁得全也。登石樓，香勃勃起，予所受書三函，非宋人書，非魯壁書。嗟乎奇哉，補天之術，安所祕焉。下而飲潤，歸天壇石室。室前一隅，竹掃壇極淨，虹橋亘空，有人銘壁云：與鹿豕遊，毋意人間夫，夫但押鹿豕，敢履不避賢豪之虎，設直虎不伏，反思河東獅子耳。爲之一笑，拜禮斗壇下，洞狀斗魁，石青白，狀縈雲，更作旋髮狀，傍石釜，火傳之薪縱橫，蓋辟穀人炊飯處也，誰與掩夫人之壺漿太和官鰥官耳。于時，予遊五天之三，問二天則土封之，此土之鄙嗇者也。問五天之主，非復銖衣司焉。市魁逆執其柄，侵疆數千畝，湮靈跡，夷形勝，無論祝融之狀，山鬼之乘，犬羊之篡矣。噫，衆妙之門乎善恢復，惟忠定闢蕞蕪由朱子，請祀二公以開五天，何畏乎魁點，歸奏記婦翁。翁曰：天柱在子，吹劫灰而然在子，子元封之，佐祥符之臣歟，則吾祖者歟。

078. 朱彝尊洞霄宮題壁^[1]

[清] 朱彝尊

由餘杭縣郭，坐筍輿，歷九鎖山，二十里而近，又一里，至大

[1] [清]張吉安等修，朱文藻等纂：《餘杭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6號，第1冊，第210頁。

滌洞天。洞有紹興中遊人題名，路轉皆磐石，輿丁言：是歸雲洞也。要無徑可入，乃詣洞霄宮宿焉。是夜，有虎臥宮前松樹下，道士見之，問心悸否？答云：此虎仙人郭文騎以賣藥，不啗人。曉聞搗藥鳥啼，起洗面，尋石齋黃公書院，午飯道士山房，觀鄧牧心所撰《大滌洞天志》。南渡以後，提舉宮觀諸大臣概未之載，余以爲闕典，道士固請余具書姓名。余老矣，假我數年，思稽舊史，以補鄧志之闕，遂應之曰諾。

康熙癸酉九月，竹垞書。

079. 兩遊洞霄宮記^[1]

[清] 陳夢說

乾隆己丑陽月，有事于餘杭之南湖。志曰：上南湖，西界洞霄宮。洞霄宮者，道書所稱三十六洞天第三十四洞天也，其址在大滌山天柱峯下，故舊名天柱宮，又名大滌洞天。建於漢，興於唐，盛於宋，裡祀崇隆，殿宇輪奐，與嵩山、崇福爲天下宮觀之首。宋制，大臣退位，每予提舉宮觀，亦有以提舉人爲執政者，是又爲宰相迴翔之地。史載李忠定公、朱文公提舉洞霄宮，其他又百十人，載在朱竹垞題名記中，向稔其事，未審其地在餘杭之西山也。余至餘之次日，先按行下南湖界，又次日，按行上南湖界，

[1] [清]張吉安等修，朱文藻等纂：《餘杭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6號，第1冊，第210、211頁。

時偕行者，杭州郡守徐公恕、歸安令程君文球、餘杭令汪君臯鶴也。途中值雨過金線潭，沿山西行二里許有亭焉，曰沈家涼亭。其時細雨淋漓，烟雲縹緲，吏人曰：上南湖西界止此，過此而南，則入洞霄宮，尚五里許。山徑崎嶇，值雨難行，請從此返。予曰：山水勝概，得雨更佳，古跡當前，遊興倍遠，一望皆米家畫圖，豈不快耶。于是肩輿復前，不數十武，兩山夾行，一溪中出，傍山多竹，間以松杉，茂密青蔥之致，與碧流寒潭，上下相掩映。行一二里，聞壘泉落處，春聲殷然，逼視之，竹林茅屋外水碓聲也。蓋山中人取竹春之，以作黃楮者。其時泉聲春聲風雨聲，天籟齊鳴，不禁入耳而快心也。行里許，道中有石坊，題曰九峯拱秀。仰視左右，峯巒疊出，巖壑盤曲，其名九鎖，以山峯有九，故以名山。更行里許，山勢愈峻，山徑愈狹，十數武輒一轉。昔徐凝九鎖山詩有云：人之字路，語意新奇，殊覺形容之工焉。過此稍廣，有民居數十家，負山面溪，參差橫斜，與茂林修竹相連屬，蓋未至洞霄而山林之美，如行山陰道上，已令人應接不暇矣。過村落，渡石橋而左，地勢頗高，石徑平坦，兩山相向，儼若門庭。過此復轉而右，至高敞處，四圍皆山，即宮址也。昔時三清、無塵諸殿，悉燬兵火，惟是殘碑斷碣，磊磊於荒草頽垣間也。穿竹林石徑而右，歷石磴數十級而上，有瓦屋數楹，爲道士棲息之所，是當年方丈舊處。牆攸間，有前人題詠。與徐公等流覽訖，問所謂大滌山、天柱峯、黃山、丹山、乳山、金築山、歸雲洞、棲真洞、石室洞，皆在宮之前後左右。時煙雲出沒，山峯在隱顯間，而大滌洞天又入山里許，路險仄，雨中不可行。問李、朱二公祠，已無存者，相與慨歎，久之，徐公曰：今日之遊，適與雨期，何其興之豪也。向慕名勝，今獲遊賞，既起懷古之思，復動出塵之想，雖吾雲間，亦乏茲佳山水也。予曰：斯物也，斯志也，惟口於山水者知之。夫點綴

煙雨，爲林壑增秀潤之色，今未□諸公共之矣。獨惜片時遊覽，未能窮極幽邃而獲躊躇滿志之樂也。少憩即行，既出山口，回視雲霧瀾漫，隔絕林巒，幾似桃源洞口，漁人問津，不知其處矣。居數日，返棹武林。

葭日之朔，復有事於南湖。初六日，按行西界，忽憶或有餘暇，再訪名蹟，一觀大滌洞天。偶與樵李李君邦華言之，李君遊興勃然，予約與偕往，李君乃肩輿先行，俟我乎洞霄之宮。予部署公事畢，復達沈家涼亭。是日也，天氣清和，雲煙消滅，諸峯秀出，歷歷分明，視雨中情態，又是一番別致矣。于是仍尋舊徑，迂曲而入，中途所見，樵聲出于林端，黃犢飲于溪畔，孤鶴戛戛獨唳，白鷺翩翩羣飛，耳目所觸，無非圖畫，四望紅葉蒼林，渲染豔麗，有若秋色，幾不知其爲嚴冬也。過前時所經村落，男女雜沓，群聚觀劇，金鼓之聲，響震山谷，殊不若風雨中之泉聲春聲，饒有別韻也。至石橋，吏人請所向，予曰：欲先觀大滌洞天也。山中人指曰：大滌洞天在宮之南，當仍渡石橋而去。予命先赴洞霄宮，再入大滌洞。至山門外，道人迎入。初來時，惟與徐公等咨談論，未暇問道士何許人，無論姓氏。茲問之，曰：姓陳名仁恩，號大滌山人，樵李人。與李君同梓里，至方丈而李君在焉。語道人曰：頃來遇雨，巖壑幽邃，遊屐未遍，今當償以往觀也。於是道人前導，出方丈，由竹林小徑而南，道旁有池，道人指爲撫掌泉舊址。撫掌泉者，以泉上撫掌，水即湧起，而得名也。問道入搗藥禽在否？云：尚留其一，偶以夜至，其鳴如搗藥然。又曲折而南，竹樹疎茂，石徑盤旋，仰視大滌，如屏峙于宮右。天柱巉峭，高出雲漢，行里許，至山坳處，大滌洞在西崖下，高五六尺，橫一仞，洞口八分書“大滌洞天”字。自外望之，不見底裏。道人篝火引入，每數武，輒一曲。石壁參差欹斜，皆作行雲流水之狀。

一石懸空，以掌擊之，鞞鞞有聲。道人曰：此石鼓也。再數折而至洞窮處，有石倒垂，名隔凡石。石後尚有隙，然不可入矣。壁上多有人題詠，字漫滅不可讀，略觀玩即出，語道人曰：此洞雖幽折，然不如雁宕之凌峯靈巖諸洞，高深奇僻，歎爲生平所未見也。返至方丈，道人問雁宕之勝，予出《雁宕志遊篇》，又書前日所作《雨中遊洞霄宮詩》示之。道人曰：予有註釋數種，及雜詠，索解人不得，願取以相證，可乎？予索觀之，曰《黃老指歸》、《周易參微》，雜詠附焉。予因與論《陰符》數義，並歷數古人得力于《陰符》者幾許人，而歸宿于李筌註釋之善。盤桓移時，夕陽在山，游志頗慊，可以歸矣。爰于寂夜，挑燈作記，以志一時之所遇。

河東陳夢說曉巖題於吳興旅次。

080. 遊洞霄宮記^[1]

[清] 陸順豪

餘杭山水之勝最浙右，而洞霄之勝又最餘杭，距余家二百里，未獲一觀，殊爲悵悵，頃乃呼舟戒裝，時庚申二月十六日也。以路遠，故操舟，用六人以番休焉。十七日午後，抵餘杭縣南之葫蘆橋，停舟陟岸，行盡市梢，即南湖。湖盈涸不常，時適涸葑，草青青，鵝最多，山羊次之，鴨又次之。湖之北，有大堤隆起，垂

[1] [清]張吉安等修，朱文藻等纂：《餘杭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6號，第1冊，第211頁。

楊夾道，旖旎插天。余從堤而西，過烏使君祠，幾半里許，至古能仁寺。寺之西，曰石門橋，又曰通仙。從此過道士橋，路益西，又八里許，曰法雨菴，再西爲元帝殿。路浸斜，向西南行，漸有數小山，或紺或蒼，若覆盂若委弁者，引人入勝。又迤而南，忽見左右諸峯，皆拔地數十丈，其趾錯如犬牙，沿溪途行，屈蟠凡九折，是名九鎖山，鎖之目，一天關，二藏雲，三飛鸞，四凌虛，五通真，六龍吟，七洞微，八雲璈，九朝元。未入鎖，先得一坊，石刻四字，曰九峯拱秀。余考志，舊有“九鎖山”三大篆字，甚奇古，則四字已非古額，而夾路往往有花態嫣然而笑，水聲鏘然而鳴，則又翛然欲仙矣。又過麻車、鳴鳳二橋，疊聞溪碓聲如霹靂，出澗底未幾，從會仙橋折而向東南，路左右壁上，刻篆書數行，剝落不成句，又正書七律一首，末二句云：政滿不須瞻使節，蹇驢瀟灑聽潺湲，餘俱斷裂不全。又數十跬，路右忽見白蛇蜿蜒，從峭厓飛舞入壑，迫視之，乃澗水耳。跨壑一夷壤，其形方而不甚大，是爲翠蛟亭故址，東坡詩“亭下流泉翠蛟舞”即此。過此數十跬，折而西南，曰元同橋，係元同先生與錢武肅王相度地理，鑿池架梁，故名。登橋而望，來賢巖已在目中。循乳山而行，又一折而西北，夾路皆平壤，翠窳如雲，一望無際，皆昔宮殿基，其間廢礎，無慮千百。自元同橋行五六百跬，已抵宮矣。歷石級而上，從前殿平屋，入而登殿。殿中間供玉皇像，像非塑，乃銅鑄者，左東嶽，右文帝，兩旁王、朱二天君，則皆塑矣，額曰洞天福地，正書古勁，是宋理宗淳祐七年賜書。按是額昔在外門，今僅存門址，當由門廢而徙於此，則此殿非宋創審矣。殿左隅一巨鐘，亦銅鑄，其音悠長，非凡鐘可及。殿之左曰龍王殿，右爲土地祠，神前木主云諸葛武侯，蓋相傳侯爲是山土地神云；又有郭、許二真君像，與侯像並肩，若三元然。右偏爲三賢祠，有嵌壁一碣，刻重建三賢祠記，馮應

榴撰并書，有版雕“洞霄宮”三大字，正書精勁可觀，不知何年移徙于此，但置之壁間地上，可惜。殿之左一小堂中，供孫、貝二真人像，左偏有小樓四五間，頗雅潔，樓上供斗姥、三元、呂祖諸像。推窗而望，羣山送青，宛然排闥而來，不待折柬招也。余以是間諸名勝，欲探訪，未諳其徑，乃求吳一泉、張禮恭二煉師指示，而二師亦雅重余，余於寢食之餘，入庖穿口，無拘礙也。其飲食所需水，在廚檐下，因此處距龍王井可半里許，艱於汲。其仙師禱龍王，懇一泉脈，龍王爲徙白泥山泉，至此掘之，乃得此泉。余以其說近誕，師命僮汲取一盃，逾一時許，傾水令出，以盃底示余曰：此白泥腳也。余視之，有少許泥沙如粉，是一奇也。每當卯辰之交，聞有鳥啼，其聲鏗亮，綽有餘韻，師云：是即搗藥禽聲，又一奇也。因思泉與禽，俱堪與此山同其不朽，人生世間，其秀與靈，當出泉禽上，而乃醉而生，夢而死，不能振跡於清都紫微之上，不百年而墳墓生荊棘，其不爲泉與禽之所姍笑者幾希，余故記之以自警。

081. 洞霄宮道士孫善長碑^[1]

[清] 黃 機

道教以救濟累功，以參鍊彌性，二者交修，然後完真度世。

[1] [清]張吉安等修，朱文藻等纂：《餘杭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6號，第2冊，第460頁。

古旌陽、海瓊諸上真濟災殄患，德化顯被寰宇；近世如謝仲初、周思得之倫，著靈祈禱，嗣乃習靜巖居，超然懸解，蓋代不數觀也，若善長孫法師殆有同揆者乎？師諱元道，別號復陽子，桐川慕化鄉人。父繼山遇有羽客，修髯偉貌，踵門告曰：君家當舉子，是垣中一星。及母沈臨蓐，見有星光，爛如赤桃，初生不啼不乳者彌月，忽聞空中有語，迺受乳。甫七齡，求出家，父母知有夙緣，送吳山火德廟，襟江王師度爲道士。年二十四，訪道遠游，洊嘗險阻，入火不濡，遇寇不刃，類若有神助者。及抵信州，謁見張真人，喜師沈靜，列爲弟子，命高行法師太宇詹君爲導師，傳養氣延年之術，併受正一清微五雷大法，呼召風雷兵將之方，囑曰：大道必積功行，藉此福國利民，若獨善其身，德不被物，雖得長生，不能證果也。師奉教潛修，盡得其要，嗣更雲水徧歷，洞天福地，尋真參攷，嘗入張逍遙之室，又屢逢異人，祕其姓氏，還山時，道法俱成就矣。壬申秋，始就鹽官令之聘，行法祈雨，感召殷天君降壇，驗定祕諱，甘霖七日，繇此遇歲模澇，每制撫藩臬郡邑守令，敦請登壇，無不立應，符篆驅邪，靈蹟昭赫，臺府暨縉紳先生好道者咸重之，新本廟，車騎恒滿，而師則內專性命之學，築丹室於山阿，習所傳金丹要旨，并置《道藏》全函，偕門弟子研求闡發。後游禹航，樂大滌山川爲祖師得道之地，結茅爲團，瓢棲於宮側，輒有甘泉湧出方丈之左，聞風皈依者益衆。復構古殿，範真武，銅儀信李忠定、朱文公二像。間還山，應請施法；歸滌山，即閉園養靜，隨機利物。康熙丁巳二月，預示化期，沐浴更衣，書偈云：七十四年夢已殘，翻身跳出太虛間。要知復命歸根處，水滿前溪雲滿山。諭弟子恪遵遺教，去後即有風雷，毋驚訝，至期果然。七日後，神氣如生，鼻垂玉柱。初滌山有隙壤，虎踞人莫能葬，至是門弟子爲師營厝，虎跳躍後山，去不復見，山靈留護，

洵非偶然也。師道器深邃，容貌若愚，常曰：天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淨爲基，道在是矣。又曰：此性與道同體，不關形相，了徹性命，後天地而不老，豈在年歷修短哉？其見地了徹蓋如此。嗚呼，華陽有云：仙障有九，名居其一。師行正法，格天濟世，聲望所集，巖壑生輝，獨能趺坐名山，究極厥詣，與尸解羽化同歸焉。余諗知道範，叩其所得，皆清淨之正理，非眩世矜奇比，故爲之銘曰：

動而神握化鈞，靜而寂與道一，寶相莊嚴，浮聲山色，表松阡兮永無極。

082. 學士曹鑑倫(洞虛道院)記^[1]

[清] 曹鑑倫

吾邑瓶山，在南城內。吾家世居南城，與中表叔徐子孝標居，皆去瓶山甚近。考山之所自，爲南宋權酒務，務廢瘞酒罍成山，在築邑前，邑蓋因山爲形者。山麓有洞虛道院，創自元至正間。山之上，甃爲壇，壇架以閣，祠文昌，祠玉皇，建於明宣德，至萬曆中最盛，距今猶百年內耳，乃垣頽壁傾，瓦礫縱橫，當年之飛甍傑棟，供像莊嚴，已不可復覩。余與孝標少時同事筆硯，誦讀之餘，披襟登眺，未嘗不傷其頽壞，慨焉有重新之志

[1] [清]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嘉善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9號，第1冊，第146、147頁。

也。歲乙卯，各勉力捐資，掃除瓦礫，垣之頽、壁之傾者，稍加整頓。前此四圍牆甚逼，因其舊而廣之，爲踵事增華計。厥工未竟，而余以公車僕僕，既又得祿於朝，奔走風塵，故山杳渺。迨壬戌春，奉假南還，重登茲山，則垣之築者復頽，壁之樹者復傾矣。夫爲其事，必要其成。我輩進德修業之大凡也，銳始怠終，半途輒廢，聖賢所深戒。瓶山事雖小，可遽棄前功，聽其頽壞乎？因與孝標再謀所以新之，并爲之計久遠。向者洞虛道士視茲山爲公地，遊人雜沓，其勢難久。北中房壁，茲山之側，道士朱屆來清修勤慎，可任啓閉，爲請於邑侯崔君，俾專司之，庶責有歸焉。余與孝標仍各捐資，再拉同志勸其事，外列短垣木欄，以禁往來污踐之人，置田十畝，以供香火蔬食之費。雙杏之下，向有杏壇，西南牆隅，宜建魁閣，庶幾次第告成，以復舊時之觀，以爲邑人士歲時憑眺之所。夫茲山爲我邑之勝，其成毀之故，亦生長是邦者之責也，況我兩人，居與之密邇，又常有其志，而始其事焉者乎。偶憶余於乙卯夏，將赴北闈，頗以得失爲意，拜禱於文昌祠，禱輒驗其籤，可得第二十二。是秋倖舉京兆，乙未濫廁承明，皆若有隱機先示者；及今思之，殊自笑溺志科名，妄干神聽，以求福田利益，豈我儒事哉。故今之復整葺，以計久遠者，非爲此而然也。或曰：物之成毀何常，前之毀者復成，安保成者之不即毀乎？余曰不然。余兩人少時登眺，慨焉重新之志，今幸既成之矣，自今以往，或百年，或數百年，後之君子，撫殘碣於荒階，覽蝕文於豐草，豈無有慨焉興起，與余兩人同此志者，則毀者復成矣。成而毀，毀而復成，茲山不與我邑常新乎？余故於還朝匆迫時，特書此於石，以俟後之君子焉。計牆之拓，凡三十一丈，高一丈一尺，外門階二十三級，上爲壇，壇圍石欄，欄折而左稍卑，依雙樹下築亭，舊曰杏壇，即

其址也。壇上爲閣，閣三楹，方三丈六尺，下爲文昌祠，祠前西偏，尚有隙地，可二畝。重修工費，計若干，另有誌，并勒捐資姓氏於後，見一時同志云。

083. 洞虛宮三元洞仙殿記^[1]

[元] 陳 旅

無錫洞虛宮，本梁大同間所創回斗山青玄觀也。宋初徙置城中，賜額曰洞虛觀。我朝泰定元年，改觀爲宮，蓋爲國家建熙事之會所，士民禱祭之靈區也。初，州之高士華君益謙既主宮事，又兼治杭之宗陽西太乙宮，以謂洞虛則出家受業之地，土田之人雖薄，室屋衰壞，不可以不葺，乃數往來繕完之。至順三年秋，有不戒於火者，三元祠山之殿燬焉，則又歎曰：茲其可以已乎！夫穹然而覆於上者，天也；兀然而載於中者，地也；沛然而流於下，愈遠而不可窮者，皆水也。是三者，物莫能大之。人生其間，善惡之有紀，功過之有考，得不在其官乎？將使人遠禍而趨福者，其亦在於此矣。若夫祠山大神，則古所謂禦大災捍大患者。天高矣，地厚矣，水深矣，高則人莫得而至也，厚與深則人莫得而入矣，大神則能出入有無，而通乎人所不能通者。故旱幹水溢，與凡陰陽之沴，皆能爲人斡回於芴漠之頃而銷弭之，則三元與祠山

[1]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195頁。

之祠，皆不可以不作。於是與宮之有職掌者，曰安以道、沈常德、童德和、張□等經營之。好善之家，樂於欣助，遂庀工度材，作兩新殿。至元再元之四年某月吉日告成，壇堂邃嚴，像設莊晬，光靈威望，視昔有加。州人來觀，歆向畏飭之心生焉。夫盈宇宙之內者皆鬼神也，物之細者，鬼神具焉，況其大者與其精爽之赫然者乎？然而人心者，鬼神感應之機也，以汎散之心，茫然求之，則不若爲位貌以聚。夫求之之心，心之所聚，鬼神之所在也。華君於其所在，以其法醺祭之，亦必有其應矣。蓋三辰順軌，川澤率職，寒暑節，風雨時，百物咸殖，上之人無憂而有壽，下之人皆無惡而有善，蒙神之庥，得相與安樂於太平之世，此所以祝釐之意也。世之務私其身者，固不遑於它，及其或脫去物累，倏然而獨往者，又皆有所不爲。求其能如華君之用心者，亦鮮矣！余於其徵記也，故喜爲書之。宮舊有方丈之室，自宋南渡以來，尉假之以爲署，至於摧腐不可支也，因撤去之，且六十年矣，今亦仍故址以爲室云。

084. 瓶山洞虛觀重脩記^[1]

[明] 江 吉

地不能自勝也，有山川而後勝也；山川不能自勝也，有人而

[1] [明] 于鳳喈、鄒衡纂修：《嘉興志補》，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85，第275、276頁。

後勝也。就山川而言，則山爲尤勝，故周禮以山爲地鎮，蓋自鴻蒙方判，已蟠據于兩間，非積累而成也。好事者□土之高而即謂之山，無乃慕其勝而取其似邪。嘉善邑治稍西，循石梁而南上，不數百武，有洞虛道觀，創自宋乾道，而新於咸淳。觀之後有瓶山焉，世傳古官酒稅局，既而榷禁大開，廢墨混于塵土，久之，旋成崔嵬，磅礴之勢，草樹森布，溪流暎帶，土人遂以山名之，而觀因之以爲勝。觀有玄武殿，皇明洪武三年，住持道士張隱芝建。弘治己酉春火，今改爲二門。永樂間，道士陳永禎則建彌羅閣于山之顛，而山亦因觀而勝矣。陳之徒劉沖虛始拓而大之，如三清寶殿，與凡廊廡門牆，靡不畢具，至諸棲息之所，樓臺院宇，高下輝映，宛然闔閭中一洞天也。歷年既遠，幾成荒墟。弘治乙卯春，邑侯滁陽吳公傑、判簿西陝甄公希翰、邑博西江王公緒、劉公汝，瞻政敷教，治有來于茲時，予亦歸老林下，獲泛之遊，望纔巖而躋攀，披蒙茸而窮睇盼，僉謂一邑之勝不可湮也，慨然有意於興復，爰□道士沈宗澄等庀財鳩工，甃石爲磴而陟降利，繪彩於閣而觀望奢，公私不擾，百廢一新，而山與觀又得人而增勝矣。道士陸松隱氏昔受經於吾友周芝丘，與余有斯文之雅，徵余記其事。余惟侯滁人也，滁之山水，視吾邑奚啻十萬，而侯顧不以彼而忽此，解留意焉，則其政教之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同其仁於一視也可知矣。且滁之山水以歐陽公而勝，安知吾邑瓶山不以吳侯而愈勝邪。松隱於侯之去之久也，面彰厥功於不朽，可謂忠厚之至，而其風韻之雅，亦曷減於滁僧智仙者哉，可記也。是舉也，始於弘治七年八月七日，落於弘治十年九月二十日，而余之文則後數載而登石云。

弘治十五年八月望日，承事郎江西袁州府萍鄉縣知縣致仕邑人江吉撰文。

085. 洞真觀記^[1]

[清]任兆麟

吳江之同里有洞真觀者，肇於宋咸淳中，明季重爲修葺，迨今又百數十年，廟貌傾圯，墉宇且委諸荊棘矣。然工費鉅繁，莫有能起其事者。庚戌，里人王世珍等毅然爲之倡故事。三月廿八日神誕，士庶咸進香帛瞻禮，住觀者徧爲告募，於時靈蛇顯異，三月乃伏，凡所請祈，無不立應，使萬衆一心，咸樂爲輪助，有不遠千百里至者。踰年神殿成，復於其後建玉皇閣，規制崇偉。三年工訖，計費數千金，其輪貲姓氏，則司存者籍焉。考觀祠東嶽天齊帝之神，周禮五嶽視三公，吳隸東土，厥典尚已。住觀者爲道今以僧，徵諸前記，蓋明世已然矣，至神之靈應，項子萼條舉數十事揭之，壁間彰彰也。夫以宇宙之大，惟神無所不在，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感之如響斯應，況此邦之人，崇奉之尤，厯歲久遠者邪。而里人之爲此舉，非有聲勢之藉，卒不勞而事集，以此見好義之感人者至也。予故樂爲之記，俾知志之果者，不患功之不立，而學問之途，道德之事，爲之者宜何如哉。觀之名，始見姑蘇志，至葉氏捨宅，陳氏蠲田，事詳先高祖碑記，茲不復著云。

[1] [清]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冊，第324頁。

086. 顏鼎受(洞真道院)碑記畧^[1]

[清] 顏鼎受

觀之始建，在宋大中祥符間，詔立真武祠于城西隅，賜名洞真。越元至明，五百餘載，洊歷兵火。永樂初，有雩軒趙真人結茅於此，能捍災致祥，遊京師時，溽暑亢旱，疾癘流行。上問師，師曰：惟雪可解，乃壇南郊祈雪，登壇而雪下盈尺，疾者皆起，是歲大稔。上嘉其有功於民，厚禮之，遂敕有司，重建洞真觀。師既羽化，賜祭葬御製碑碣，以示寵榮。歷歲久遠，堂殿復圯，至崇禎丁丑，傳有神降於殿中，時相國養淳朱公爲之鳩工度材，合衆力而舉之。

087. 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2]

[元] 趙孟頫

昔軒轅問道於具茨，漢文求師於河上，蓋古之聖帝明君，咸

[1] [清] 許瑤光等修，吳仰賢等纂：《嘉興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3號，第1冊，第493頁。

[2] [元] 趙孟頫撰：《松雪齋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6冊，集部別集類，第722-724頁。

貴德而尊士，而有道之士，亦皆應時而行化。傳記所載，信不可誣。若真人杜公，際遇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於以輔世興邦，立言設教，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若人之儔與。真人諱道堅，字處逸，杜姓，當塗采石人，自號南谷子。晉杜預之後，曾祖秉哲，祖竑，父時敏，並晦迹丘園，傳芳清闕。妣薛氏，繼陳氏，生二子，長崇文，次真人也。真人生而神異，幼而超邁，年十四，得異書於異人，決意爲方外遊，乃辭母去俗，著道士服，師石山耿先生。繼入茅山，披閱道藏，依中峯巖木，葺巢以居，玉海蔣宗師異之，授以大洞經法，迴風合景之道。時丹陽謝真士玄風遠播，法海傍霑，真人曳杖玄門，問道靜室，言而無隱，拂袖遠遊，乃捫羅仙都，迴飈雪水。納交名釋，載叅辟歷之禪；遐想慈親，亟返白雲之舍。當路知其素履，俾管教於鄉邦，俄走義興，隱居張洞，三歷寒暑，一意泉石，辟歷以道，契相合招，過鳳溪，結知楊氏之王孫，託友鄧侯之內侍，獲引見慶廟，錫號輔教大師，爰受紫衣之榮，遄尋白石之隱，於是楊氏以禮請住昇元報德觀，真人興玄學，建清規，百廢具舉，徒衆悅服。屬天兵南渡，所在震動，玉石慮燬於崑岡，黎庶懼淪於塗炭，弓刀曷措，莫掇鄉閭，衣食無從，思填溝壑。真人冒矢，石叩軍門，見太傅淮安忠武王於故都，披膽陳辭，爲民請命。王與語大悅，恨見之晚，軍麾爲之斂兵，民社因之安堵，遂俾弛驛，入覲帝闈。輜重兼行，混風塵於卒伍；樵蘇後爨，忘朝昏之餽粥。艱勤備至，得抵上都，世祖皇帝方綱紀四方，并包九有，思修文而偃武，躬屈己以求賢，聆師之來，奏聞立召，望雲就日，喜見堯天，布武升階，高談王道。皇明嘉其古直，履賜恩光；真人感激聖知，莫知云報。尋有詔，特委馳驛江南，搜訪遺逸，真人退而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上嘉

納焉。以茲銜命南驚，言歸舊廬。慈母已亡，空墮蓼莪之淚；先師如在，徒瞻荊棘之墟。冥鴻尚避於網羅，飛鳧亟還於京邑，同高士以升公，引鍊師而進見，天顏甚悅，野服重歸，欽奉璽書，提點道教，住持杭州宗陽宮。大德七年，復被旨授杭州路道錄教門高士。真人既主宗陽，不忘舊館，仍領昇元觀事。先是宗陽宮燬于火，真人買山種樹，以三十年爲期。至是命工師伐材木，治荒蕪，畚瓦礫，凡正殿講堂，壇墀廊廡，真館丈室，以次興舉，桂棟竦其干霄，梅梁杳其架霧，丹楹刻桷，不日而成，金闕玉京，自天而降，造三清尊像，及昊天聖容，霞光照臨，日精晬曜，至於金鼎突兀以騰煙，洪鐘高懸而吼夜，彤庭赫其弘敞，丹扉廊乎開闢，不干衆力，獨立大功，真人往來昇元，尋白石舊隱，因計然之籌峯，即葛仙之丹井，別立通玄觀，俾弟子薛志亨、林德芳甲乙主之。瓊山髮秀，珠泉獻液，真人於此枕流漱石，遊神雲外，步虛禮斗，馳思仙鄉，自髡髦而清齊，視紛華如敝屣，香餅巾拂，不事珍奇，木食草衣，恒存慈儉。蚊幃雖設，取足於綌絺；莞席自安，弗求於錦綺。又作攬古之樓於通玄，聚書數萬卷，道德注疏，何啻千家，玄聖淵源，列圖十子，著《老子原旨》，及《原旨發揮》、《關尹闡玄》、《文子續義》等書數十萬言，皆理造幽微，文含混厚，讀之者知大道之要，行之者得先聖之心，可謂學業淹深，文行俱備者矣。真人於考妣不及於養，即通玄之麓，作天根道域，奉衣冠葬焉。至於爪髮之微，亦藏幽室，終身之慕，每見戚容，孝事父母，於斯見之。初玄教大宗師開府張公，疏舉真人兼領杭州四聖延祥觀，真人勞心基構，協力規圖，輪奐既新，毫荒求佚。今上皇帝遊心大道，申念老臣，皇慶改元，宣授隆道沖真崇正真人，依舊住持杭州宗陽宮，兼湖州計籌山昇元報德觀、白石通玄觀，真人居寵思退，請老

而傳，尋奉璽書，以弟子姚志恭爲昇元提點，師孫孫拱真爲提舉，俾世世相傳，玄玄不絕。延祐五年，歲在戊午，真人在宗陽，時年八十有二，正月十一日微疾，取平生所有物，手自標題，散之親舊，既而出謁，遺諸弟子。十一日旦，頂中爆然有聲而逝。弟子姚志恭、孫拱真等，痛慕罔極，竭力營護，以三月十一日壬申，遷神藏於天根道域。慨旌陽之拔宅，仰企無從；思許掾之登晨，真文空在。杭州達官士庶，諸山緇褐，哀號攀挽，巷無居人，舳艫蔽流，縞素彌望，又豈特送車千乘而已哉。非夫道德感人，仙風振遠，疇能若是，凡度弟子若干人，其高第弟子姚志恭以銘請孟頫。粵從髫歲，夙慕高標，先君將漕於金陵，真人假館於書塾，攜持保抱，緣契相投，雲將拜鴻濛爲師，緬懷維舊，太白爲紫陽銘墓，援筆何辭。銘曰：

至人應世，啓贊清寧。道包玄象，德協文明。青山孕質，白石標英。飛聲天陸，高步雲瀛（其一）。

氣藹蘭芳，形逾松茂。嘯月珠淵，采薇瓊岫。碧落回輶，閭風揮袖。服食五芽，棲遲三秀（其二）。

玄經闡義，原旨立言。皇文粹聖，王化彌尊。懸諸日月，續於乾坤。谷神不死，至道常存（其三）。

仙寓金輝，真容玉暉。桂闕霞氤，芝城雲斐。碧瓦參差，丹樞焜燁。屢降鸞書，時朝鳳宸（其四）。

籌峯宴景，真館凝神。從容觀化，消搖上賓。煙蘿泣月，露草淒塵。佇雲關而悵望，文翠琰於千春（其五）。

088. 張莊簡公悅重修(鳳仙道院)記^[1]

[明] 張 悅

松之曹溪在郡東南七十里許，其南不數里，即大海焉。瀕海居民以魚鹽爲業，餘無所資。每歲夏秋間，颶風作，陰雨晦冥，海洋簸蕩如山，甚至決隄浸田，漂毀室廬。元至正時，有徐六萬戶者，憫其民爲海洋所苦，謂海陰以幽，而幽則有鬼神，宜假威靈以鎮之。於是舍基地六畝，西距溪二百八十步，創祠宇其上，奉香火以祈禱焉，此鳳仙道院所繇建也。迨國朝永樂初，道院燬於倭，舊基鞠爲茂艸，幾不可蹤跡者四十載。其地之賦，則里民王文亨，與其子若孫累歲輸官，因以其地三之一爲塋墓。正統間，總賦長楊拯實，里中巨擘也，欲爲重建，白郡守趙公豫，可之乃歸，命牧者楊道誠董其事，即其基創三官殿，復其院之名如故。景泰末，鄉人陸用初有志爲道士，遂出家，禮郡道紀李志道爲師。成化丙戌請度牒，壬辰來住持。居無何，道誠物故，用初獨立募緣，不飲酒茹葷，竭誠殫慮。己亥，作玉皇殿，作東西兩廡。壬寅，作鐘鼓樓，作外之三門。至若庖湍橋井，與夫賓客講演之所，亦皆以次完美，矧像設莊嚴，丹堊鮮麗，巋焉煥焉，制度倍蓰疇昔，於其前人創始之意益爲有光，而居民藉之爲保障計，又豈不益爲久永也

[1] [明]方岳貢修，陳繼儒纂：崇禎《松江府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1386、1387頁。

哉，是不可以無記。郡庠生楊傳以生長茲土，畧述所聞，特書其成。予雖差長，然亦未聞其詳，如所謂鳳仙者，莫究其義；萬戶者，莫識其名。詢諸故老無所考，故記其大畧，以告來者。

089. 福濟觀造殿疏^[1]

[明] 祝允明

福濟觀，吳中真境，城市山林；神仙殿，呂祖道場，人天眼目。欲鼎新而革故，望推己以及人。載述前聞，請垂仁鑒。自有宋淳熙之際，逮皇明正統之間，上下四百年興廢，一再舉語，其異蹟殊勝羣山。呂純陽跨鶴，王省幹受方，靈蹤赫赫；陸道堅設齋，葉竹居請額，法派綿綿。仙風扇於寰中，玄教暢於方外。然而物有成壞，因壞而後為成；世有古今，脩今所以繼古。昨以謝仙逸駕，遂令回祿煽威，雖玉石以俱焚，固天人之相勝，惟金玉無脛而走，彼土木何地不生，徧叩賢豪，仰憑道力，巧操墁，匠操斧，與吾羣，立以須，廩有粟，囊有錢，願公一笑而捨，莫道柴荒米貴。古云：明去暗來孔方兄，若點頭公輸，子便動手，如雲集矣，不日成之，平空現蓬萊島出來，忽地看洞庭湖飛到，共拜無心，昌老再霑，有驗仙丹，念念流通，家家安樂。

[1] [明]祝允明撰：《懷星堂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60冊，第785頁。

090. 徐有貞福濟觀重建記^[1]

[明] 徐有貞

蘇城之乾維有靈宇焉，巋其山峙，翼其輦飛，傑出乎闌闔之中，而超軼乎埃壘之表者，所謂福濟觀也。觀之剏自宋淳熙初，舊名巖天道院，院有羽士陸道堅者，嘗與省幹王大猷設雲水齋於此，感會純陽呂仙，授以神方，大猷子孫，傳以濟生。元至大間，葉竹居繼之，奏請觀額，後嗣法者爲王無爲、鄒道安，營作亦盛。迨元季至國初，洊罹兵燹，數十年來，風摧雨剝，旁侵午侈，寢以敝。今臥雲煉師郭宗衡，產崑邑，學道治城，初師朝天提舉陳淵默，繼師長春真人劉淵然，游居兩京，侍伺行宮，久之乃領是觀，顧而歎曰：主張是，綱維是，而使敝敝若是，前乎吾者往矣，後乎吾者誰歟，然則吾其可以已乎？乃白於郡守況公鍾，首復觀地之旁侵，用其法爲人禱禳祈禳，得飲助焉，慎入約出，鳩工庀材，以漸經營，中建玄天之殿，爲祝釐所；旁作二翼宇，一祠純陽，及南五祖、北七真，一祠長春諸師。自三門兩廡，暨庫庾庖湑畢飭，像設暨鐘鼓笙磬畢具，又樊之樹之，有池有島，蔚然爲城市山林。宗衡乃集其徒以言曰：吾道之所寶者三：慈也，儉也，清靜，是吾教所宜然也。今吾徒從事於斯，其必寶

[1] [明]牛若麟、王煥如等纂修：《吳縣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7冊，第598-600頁。

吾之清靜，以養吾之真；寶吾之儉，以養吾之身；寶吾之慈，以養吾之人，庶乎其可耳。吾又聞儒者云：君子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是世教所宜然也。

091. 福濟觀新建祠宇記^[1]

[明] 徐有貞

蘇城之乾維有靈宇焉，歸其山峙，翼其翬飛，傑出乎闐闐之中，而超軼乎埃壘之表者，所謂福濟觀也。觀之創自宋淳熙初，舊名巖天道院，院有羽士陸道堅者，嘗與省幹王大猷設雲水齋於此，感會純陽呂仙翁，授以神方，大猷子孫，至今傳以濟生。元至大間，繼道堅者葉竹居，以申請得觀額。竹居後，王無偽、鄒道安繼之，所營爲嘗盛矣。迨元之季，國之初，洊罹兵燹，數十年來，無能繼者，風摧雨剝，旁侵中陟，寢以敝敝。於時，臥雲煉師郭君宗衡實來主之。宗衡出自玉峯士族，而學道冶城西山，初師朝天提舉陳淵默，繼師長春真人劉淵然，得清微靈寶淨明神霄諸法之傳，遊居兩京，侍伺行宮，久之及領是觀，顧而歎曰：主張是，綱維是，而使敝敝若是，前乎吾者往矣，後乎吾者誰歟，然則吾其可以但已乎？乃言於郡守況侯伯津，首復觀地之侵□於旁人者，用其法爲人禴禴祈禱，得飲助焉，慎入

[1] [明]陳曄撰：《吳中金石新編》，見《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3輯第5冊，第467、468頁。

約出，鳩工庀材，以漸經營，中建玄天之殿，爲祝釐所。旁作翼宇二，一以祠純陽，及南五祖、北七真，一以祠長春諸師。自三門兩廡，暨庫庾庖湑，畢飭其法，中所宜有者，像設暨鼓鐘笙磬畢具，又樊之樹之，有池有島，蔚然爲城市山林。宗衡乃集其徒以言曰：吾聞之吾師，吾道之所寶者三：慈也，儉也，清靜也，是吾教所宜然也。今吾徒從事於斯，其必寶吾之清靜，以養吾之真；寶吾之儉，以養吾之身；寶吾之慈，以養吾之人，庶乎其可爾。吾又聞儒之君子：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是世教所宜然也。今吾徒出乎家而度乎世，於君親莫之致力矣，將惟師事是嗣，而師復遷化，如致力何？惟是晨而香，夕而燈，致精誠以慰薦吾師，若吾親之靈，以祝吾君之釐事，庶乎其可爾。且吾之觀，謂之福濟，吾徒將何修而可以稱是名乎？嘗試思之，夫祝釐者，蓋祈乎天以祐乎君，將以一人之福，而敷錫乎天下，以福乎億兆之人者也，其所濟可謂博矣。盍以修吾之清淨，致吾之敬誠，以從事於斯乎？雖然吾慮乎後之繼吾事者之或怠且忘也，願從君子乎圖之，遂因余伯氏以請記。余謂宗衡遊方之外者也，而余遊方內之者也，夫道不同，不相爲謀，余何以爲宗衡謀哉？然以君子之道而處其中，亦惟眎夫義理何如耳，彼譸張爲幻者，固余所弗與矣。若其爲言，幾乎義理者，亦安得不與之也耶？余於是乎爲宗衡記之。

092. 陆槩福濟觀重建呂純陽祠碑銘 (并序)^[1]

[明] 陆 槩

福濟觀建呂仙純陽祠，蓋成化中道士郭宗衡始爲之，而武功徐公記其事云：夫神仙竊惚不可知，然觀王大猷所遇，則又甚顯妙化玄蹟，龍井霞顧，孰能測識之哉。余嘗聞：純陽舉進士不第，棄去遂學爲仙，是以乘三光、游帝庭爲可致，而土苴文章，芻狗富貴，視吾儒之論著，蜿蜒勳勒鼎彝者，果不足尚乎？然真風靈惠，又往往足以濟世而福民，是故神明之異貺，生人之別造也。嘉靖甲申，呂祠火，道士北山周以昂再建焉，棟宇鮮勝，丹堊互照，中設仙像，旁翼隆廡，洞門神室，鬱然雲開，於是復爲真境矣。北山少學道，獨扣玄宗，閒神曠思，條然塵外；然又慕儒行，習孝友，敦理義，爲時所重；又嘗與高逸者遊，詩酒彌日，樂而忘倦，然問以神仙事，則默且笑。嗚呼，是誠竊惚不可知耶？抑有之而顧難測識耶？祠成，請銘於余，更十餘年，始克爲之。其辭曰：

閭闔東裛，虹橋西絡。真苑崇開，新宮載作。神居鸞峙，靈堂虎躍。雲構高翔，天工巧削。雄柱含虬，文題引鶴。日抱璇梁，

[1] [明]牛若麟、王煥如等纂修：《吳縣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7冊，第600-602頁。

霞流瑤閣。邃宇芝成，洞房綺錯。采緬周廊，麗張夏幕。銀榜初輝，金函迺託。館伏蒼龍，門呵朱雀。星攀桂戶，風搖蘭薄。蔽檻千禽，翻階萬萼。絳府嵯峨，玄蹤綽約。龍駟天行，螭衣霧落。鳳銜紅節，鱗次紫鐔。瓊女鳴簫，玉童捧勺。來往太清，逍遙真樂。祥光一臨，仁飈四廓。福溥下民，惠同上藥。極壽乾坤，永標丹牖。

嘉靖壬寅冬十二月望，前進士長洲陸粲撰。

093. 重修福濟觀呂祖師大殿記^[1]

[清] 陳桂生

粵惟嘉慶十年，尚書姜公晟奉命觀河，歸以純陽呂祖師靈佑之功敬告，天子有詔，於淮陰建祠奉祀，欽定燮元贊運之號，冠諸原銜之上，仍令直省大小守土之臣，各於有廟處所春秋仲月，諏吉致祭，三獻九拜如禮，惟祭物止用果品饊餅，不具牲牢，以符真一清淨之化，煌煌鉅典，載在禮官，所謂簋豆之事，則有司存者也，乃事當肇始，或闕焉未舉。予撫吳之歲，詢諸邦人，吳郡舊有福濟觀，在城中西北隅，向爲士民崇奉呂祖師之所，近歲遭鬱攸之災，方議修建，未復舊觀。余於仲春之吉，入廟致祭，親見夫棟

[1] [清]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冊，第244頁。

楹草創，像設猶虛，上雨旁風，神無寧宇，爰率屬捐俸，鳩工庀材，塗茨丹雘，次第畢舉，夾窗重屋，鳥□翬飛，復拓南榮三楹，以爲祭時行禮之地。是役也，經始於嘉慶己卯孟夏之月，至仲秋而落成，凡用金錢二百四十萬有奇，而士民草創之費不與存焉。工既訖，官民請紀其事。竊惟國之大事，祀居其一。唐虞三代以後，惟類帝禋宗古今，無所沿革，其他羣祀，皆因時制宜，若漢之祀明星太一，唐之祀壽星媼龍，宋之祀酺神大角，皆是也。記曰：非天子不議禮，蓋朝廷者，禮之所自出，凡禋祀之舉，重以天子之命，則馨香所被，義協天人。今天子聖德神功，超越今古，懷柔所及，山川百神，靡不歆格，況呂祖師丕宣道妙，宏範諸天，載諸祀典，上以爲國家縣祈天永命之庥，下以爲蒼生致錫福弭災之應。某職典封圻，其敢弗虔，其敢弗格，以對揚天子庥命，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記。

094. 吳縣示禁保護重修福濟觀碑^[1]

即補直隸州署江南蘇州府吳縣正堂加十級紀錄十次高，爲給示禁約事。據按察使銜分部行走郎中汪紳錫珪、按察使銜江西候補道蔣紳嘉楨、前署四川建昌道坐補潼川府知府陶紳文潞、分部行走員外郎潘紳恩燕稟稱：竊省城吳治西北□□利三上圖，舊有福濟觀，□□□□崇奉呂純陽祖師，頗著靈佑。該廟創

[1] 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15、416頁。

自前明成化，再建於嘉靖年間，已歷四百五十餘年之久。□□睿廟時，呂祖師效靈，准上有詔，加號建祠，仍令各直省有廟處列入祀典。前江蘇巡撫陳公廉得省中有福濟觀，歲久失修，率屬捐廉，葺而修之，遵旨躬詣致祭，舊碑漫漶，飭工摹鋟并紀事，以壽諸石。厥後銜朝命撫吳者，每屆春秋仲月，必往祭如禮，至今弗替，典至鉅也。咸豐十年，省城被陷，殿宇榱桷，殘毀幾半，而廟門則蕩焉無存。紳等以呂祖師捍災禦患，土穀同功，況又祀典攸關，豈容久圯？爰倡率該廟住持顧鑒，募捐數載，稍集微資，現擬先建廟門，徐圖修復殿宇。取吉九月，行將興工，惟經營伊始，誠恐有地方痞棍在廟滋擾，及偷竊磚石木料等情事，粘呈碑記，稟求示禁。等情到縣，據此，除批示外，合行給示禁約爲此示，仰該地保及住持人等知悉，如有該處地匪土棍偷竊磚石木料、在廟滋擾作踐情事，許即指名稟縣，以憑究懲，該保循隱，察出并處。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遵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三日示，發福濟觀勒石。

095. 杭州福神觀記^[1]

〔元〕鄧文原

杭州西湖，古稱秀麗，甲於東南。環湖多仙佛之居，宅幽臨

〔1〕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154、1155頁。

曠，金碧相望。宋祠太乙神，爲宮者二。其在孤山者，表曰西太乙宮。宮之北爲斷橋，橋左爲福神觀，本宋趙氏故宅。長堤古柳，映帶檐櫺，居遊者以爲距城密邇，而盡挹湖山之勝，宜爲明靈宴娛之所。至元，宮自孤山徙焉。學道修真之士，巾屨雲會，顧褊狹不能容，乃購黃山橋楊氏故園，剗夷經度，大弘厥規。凡觀之層樓複屋，棖桷甃瓦，悉撤其舊，以營新構，而觀所存，僅頽垣敝宇，雜以葦蘿。雖神無定在，不囿形跡，而人事興廢，過者亦爲之歎惋。大德丁未，全德清明弘道真人張公惟一，榮被璽書，領西太乙宮事。公以祠官祝釐，便蕃錫寵，黃冠羽服，邈自山林來遊京國者，公與語，輒少許可。有以錢唐崔君汝晉聞，公意溢顏面曰：福神觀吾有屬矣。支傾補壞，惟汝晉其能。使者奉書幣以禮將命。崔君曰：公實知我，其何辭。於是卜吉肇工，傾資掄材，重門外扃，兩廡翼衛，爲殿周阿，以奉三清。又建福神觀殿，以祀玄武。像設邃嚴，圻垠完美，懸鐘有亭，函丈有室，堂庖庑，各有攸處。始延祐戊午八月，未期年而大備。張公惟一奏曰：明道沖正玄逸法師、西湖福神觀住持提點臣崔汝晉重建福神觀成，乞降綸音，輝賁林谷，以振玄風，以崇祭祀。制曰可。惟張公克知崔君，君亦不負所知。古之人神交氣，應有不一接言笑而意已孚者，信若此哉！吾嘗觀老氏之道，以虛無爲宗，以清靜無爲爲用。後世殊庭珍館，擬諸神山，務極繕治，其說始於學仙者流。然知道者則曰：吾恬澹沖寂，見素而抱樸，雖混跡列肆之市，連雲之第，而是心常汨如。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吾於是得道之妙焉。厥有矯亢之倫，未忘乎世故，則內熱而外膠，雖草衣糲食，巖居川飲，其於道猶拾渾也。今崔君捐厚積以飾靈宮，外雖囂氛而中慕玄奧，抑亦有見於此乎！余又以知事之成虧皆繫乎得人與否。今之輪奐翬飛，皆昔之荒蹊蔓草也。神依人而行，

人事興則神道立。山明波淨，壇宇穆清，羽蓋蜺旌，舂蠶來假，將導迎景，貺於無有窮已。崔君來謁余文，勒諸貞石，乃爲具識顛末以昭示來者。祠有林山處士像，崔君以事其父，亦庶幾老氏孝慈之旨云。

延祐泰年正月望，承德郎金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鄧文原記。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並篆額。

096. 邑人周鼎(福源宮)記略^[1]

[明] 周 鼎

宮額賜於咸淳三年，羅刹江右隄壞，海濤將駸駸乎嚙城之址，宋駐蹕乎茲，且百年獻議者，謂其下蓄水妖，詔除之。吾里唐隱樸起，應詔禳除之，水患甯，乃官之曰：道錄改治其所櫛室曰宮，賜今額焉，是爲開山第一代祖。永樂乙酉，三吳間大水，宮毀。庚寅，吳宗傳嗣爲第六代師孫，葺新之。未幾火，宮再毀。宣德戊申，湯爲第七代孫，作三清殿，山門兩廡，涉數載，作九天、北斗、三官、玄武四隅殿於左右南北，化瓦礫爲金碧之區，鐘鼓之場，其用志亦勤矣。景泰元年，卜亦克不墜師志，作方丈庖庫，規制大備，先後皆汲汲於鑱石圖遠垂者，謂一椽一

[1] [清]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嘉善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9號，第1冊，第146頁。

璧之積於不易，吾徒亦徒手得之，猶將曰善，募人慨然不吾靳，非善施而何？天神格施者誠，下祥禎於遐邇，年穀大穰，士習日善以通華，不藻井以僭樸，不上雨旁風以威，施於族，於受，於閭里鄉黨，匪特施於吾而已，是可以登載為將來，勸吾坐享宏麗，歸為己功，奚勸哉？予蓋恥夫緇白之士，凡有成必碑之，靡不主乎，受施者而言，先己後人可乎？維斯之碑，則後諸己，先諸彼也，益足以為好名者，或文不浮，實不傳，恥於遠，士習亦不為無勸，然備疏氏名則不勝繁，疏之碑陰為宜，抑是在吾里苹川。予齟齬時，見朝廷遣治水官百餘員，分治淞河西水利，藩屏重臣郡別駕縣令簿，皆集議於茲，毘陵、京口、吳興、武林遠郡亦來會，近而蘇、松二郡。雖方外，猶公署然，戶外號一石曰：憂歡石視水之長落，為民情官政緩急，士賦詠之物微而關繫者大，可牽連書也。

097. 王鏊高真堂記^[1]

[明] 王 鏊

東洞庭之陰，有峰端正娟秀，曰嵩夏。嵩之麓，呀然下飲太湖，如鳥之張喙，曰梁家瀨。前為太湖，其襟抱虧疎，浪石斷齒。自宋時則有高真堂，以鎮其衝，元季兵燬。光怪時見，行者相戒，

[1] [明]牛若麟、王煥如等纂修：《吳縣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7冊，第629—631頁。

莫敢出于其途。成化間，里人上其事于縣，作祠，肖玄武像以鎮之。于是光怪滅息，人和歲豐，相率請予記其事。謹按《文耀》：鉤玄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北方之神也。《真誥》則云：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陽德，號顓頊，伏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霆，此所謂玄帝也。莊周云：顓頊得之，以處玄宮。而道家之說，謂有人焉，產于淨樂之國，來居武當，道成飛昇，然亦武靈元老始炁之化，復位坎宮，變化威靈，固宜祇事。或謂方今太嶽太和，朝廷崇飾，琳宮寶殿，炤耀海宇，順茲愧焉，神其饗之乎？予以爲神之在天，其次爲奎婁，其威爲雷霆雲車風馬，陟降于天。大而大安焉，琳宮寶殿不爲侈；小而小安焉，土階采椽不爲陋，又何擇于高卑之間乎？且山人皈依，誠敬萃焉，吾安知祚之不昭荅，盼蠻依遲而不去也。故爲記之，使鑱之石。

098. 沈大成(谷水道院)記^[1]

[清] 沈大成

谷水道院，在府城西陸瑯湖之上。考傳記，三泖出華亭谷，曰谷水院，去泖也遠，而假以名，豈當時井邑荒落，煙水瀾漫，其波光雲影，若與泖接，而因以名之邪。今則環院之左右皆民居，

[1] [清] 宋如林等修，孫星衍等纂：《松江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0號，第3冊，第1688、1689頁。

陸瑁湖之流久塞，欲尋其故址而已失。宋寶慶二年，道士陸景微實創是院。及國朝康熙十年，住持趙熙明始構三茅堂。至乾隆五年，住持王聲萬始起斗姆閣。又九年，重修大殿。又二年，因拓兩廡，他若樓客之房，養靜之室，與夫庖廩牆垣之屬，皆以次而理，縻白金三千兩有奇，皆出於聲萬，而助者僅二百緡。又以餘力，置田二百餘畝，以贍其徒云。余祖居密邇，往來院中，其師趙臨谷每引余周行，輒歎曰：院將壞，數募而無應，吾觀諸弟子，惟聲萬可屬以院事，庶其復興有日乎。聲萬受正一符籙，學禹步飛行考召之術，請雨治魅多驗，以是其道日行，節縮所入而營繕之，蓋積二十歲而克如其志，其師可謂知人矣。自宋理宗寶慶丙戌，至今乾隆丙戌，五百餘年，當時之故家右姓，與夫高門大閥，名園芳榭，不知湮沒凡幾，而此院巋然獨存，乃知富貴重赫，不若山野方外之爲，而梵宇琳宮之廢興，亦繫其人之有無也。聲萬名雋望，余幼同童子師，相從嬉戲，回憶猶昨，而今俱成老禿翁矣。春暮歸自廣陵，聲萬礱石以請，遂記之。

099. 莫大勳(風涇關帝祠)記^[1]

[清] 莫大勳

善邑之東北，距二十里許，有鎮曰清風涇，界接雲間之婁屬，

[1] [清] 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嘉善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9號，第1冊，第141、142頁。

人居稠密，商賈輻輳，蓋屹然一巨鎮也。鎮之南，舊有關帝廟，逼臨道左，甚卑狹，歷年久，唯頽垣腐棟而已。鼎革時，萑苻嘯聚，揚帆於湖泖間，而鎮之無賴多附和之，日往來窺伺於鎮，人心震驚，寢不安席，每挈家室，竄境外以避。帝時顯靈異，如有所見，小人恐焉。里之士民，及新安諸商，協謀保聚，鎮賴以安。事平二三，父老及諳事者，謀答帝恩，聿新廟貌，爲一方保障。奈原祠甚窄，不能式廓，爰度地勢，有常平倉廢址，久在榛莽中，且當軍橋之南，距一鎮上游，堪興家謂，建廟於斯，易位北向，鎮壓衝流，不特可以綏神，位薦馨香，且於鎮大有攸賴，遂相與申明，承佃建廟，仍照前朝公佔例，永免糧差，爲請詳憲允。其時智者盡謀，貧者助力，捐貲者無愆容，不數年告竣，而人之好義急公，樂觀厥成者，亦不自知其何以，倘非聖帝之威靈顯赫，保護斯民，能使之翕然向風若是耶。己酉春，余宰茲邑，即聞其事，適以公事，至鎮謁帝廟，見規模整肅，金碧輝煌，瞻仰之下，詢廟之所由建，并閱帖文之所具載，方悉帝眷之不可忘，諸董事者之力不可泯也。夫告虔之地，非吉蠲弗饗；創造之法，非精勤弗協；崇閎爲奕之觀，非擇人慎守不能久遠，繼事之人必如始事之人之心，而後可以勿替。今日者廟貌依然，人情非昔，保無有侵漁作踐，任棟宇之崩頽者乎？此顧子乃躬、胡子應宸、陳子文、顧子廷詹、金子兼、陳子培、程子旭林等，惓惓作鮮終之慮，而冀後之同志者之益加飭厲也。因稽其地，則有三畝九分二釐八毫也；稽其工，則始于順治之丙戌，成於己丑也；稽其殫心任事者，則有張原素、黃昌祿、胡自成、程履吉等也。若夫矢願閉關，有行僧真實；勤勞奔走，有里民周良，皆不可以不紀。余循諸子之請，敬敘數言，俾勒諸石，以垂不朽云。

100. 張璠重修(龜蛇廟)記^[1]

[明] 張 璠

松江南城河灣龜蛇廟，世傳其地有蓮花池，居人嘗見巨龜蛇之異。宋淳祐八年，道士余子善建廟塑真武像，因有龜蛇名。元至正十六年，苗師縱獠入郡大掠，火一月不絕，殃及境內，而斯廟如靈光獨存，人遠望有黑旗颺於上，當時彫甍遺噍，競傳以爲神。國朝洪武初，殿就敝，有紹興販海商，其人與先祖同姓字，始來翻蓋，今存二夾石，即其所捨海舶中石也。我曾祖仁清，號一山，嘗卜築廟側，思地有稅無主，衆侵穢日廢，乃因編冊，收廟基於保勝名下。世遠人亡，永樂改元，高祖本中，號柳塘，轉入於籍。宣德二年，我考原璧，號清逸，與東隱道人徐宗盛棲遲於此，有志興作，不果。正統十一年，璠官紀善還守制，載瞻廟貌，歷年滋久，風銷雨耗，朽敗莫可支，乃慨念先志，以起廢爲己任，令里中好義者，施材庀工，至景泰二年，重蓋殿宇，易蘆以板，增置兩廊各三間，東隱構室傍居，以主其席。後予長子鑒任監察御史，得辭職就里居間，又以山門等未備，欲事營繕，得府判嚴郡洪君景德勸率，糧老陳宣等胥求義助，舉魏忠、李義董其事。三越月，殿廊繪塑，重門繚垣，煥然一新。外立龜蛇真境坊，砌磚爲街，甃石爲橋，

[1] [明]方岳貢修，陳繼儒纂：崇禎《松江府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1384、1385頁。

以通神道。揆天順癸未而上，距初建二百又十八年，至是蓋咸備矣。噫，張氏祖塋鄰於廟，子子孫孫同吾志者，嗣而葺之，庶斯廟有屬而斯文不昧焉。用鐫諸碑，樹於廟門之左。

101. 黃龍洞題名^[1]

三種，石存，據拓本載文。

楊景畧、祖無頗、彭敏行、陳師錫，以久雨致禱卞山白龍洞，元豐己未仲秋丙午。

《金井志》：右三十字，在螳旋室中，小楷，絕精好，凡作五行，每行六字，從左讀。右以黃龍爲白龍，益不可解。按坡公於是年七月二十八日被攝，此則八月間事也。

紹定壬辰二月二十八日，汶陽周弼、空相、守輝、同游侍行僧宗仰。

《金井志》：按石壁諸刻，俱大字，然皆模糊剝落，惟此作小楷，方不滿尺，字絕精好。

右周弼金井題名，弼字伯弼，汶陽人。李龔序其詩稱：與弼同寓里，其人博聞強識，好吟詠，相與論詩三十餘年。龔字仲甫，笠澤人，僑居烏程三匯，始知伯弼亦嘗寓湖，其遊道場山詩云：欲把姓名書石上，幾回拈筆未曾休。豈又有道場刻石耶。

雲臺散吏眉山程公許自武林過吳興，訪郡太守東平劉長翁，

[1]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900、901頁。

命其子儒珍，偕館客南鄭蘇垓、漢嘉趙庭、眉山王櫛、載酒拉浚儀趙鑰夫，從碧瀾堂放船，謁祥應宮，登弁山頂，觀太湖，窺金井洞，徘徊文節倪公雲巖，走趙氏玉林，飯九曲池，取法華院，陟上方，晚飲沈氏小玲瓏。金井磨崖上方刻柱，皆口東坡先生寶墨，嘉熙二年龍集戊戌維夏六日（下闕）。

《金井志》：按劉長翁，即朔齋，名震孫，是年四月除參議，被旨將職事交割（事見《癸辛雜識》），正此時也。

《兩浙金石志》：右題名，正書十一行，在歸安縣黃龍洞，在弁山之陰，有神祠歲祭，蓋靈境也。碧瀾堂在雪溪館後，有杜牧八分三大字。祥應宮在黃龍洞側，吳越特遣將軍吳承裕投金簡於此，因置宮焉。金井洞，嘉泰《吳興志》：金井在弁山東麓，若紀金井洞福地名山之一，林屋之別門也。文節公別墅玉湖園，在峴山旁，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為名。經鋤堂在府治南雲巖，世無傳者。《玉林經鋤堂雜志》：城外有趙氏玉鑑園，未知即此否。法華院在弁山，梁時尼道蹟號總持，得法於達磨，居此小玲瓏。范成大《驂鸞錄》：雪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為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界路口尤勝，今屬沈氏。東坡先生以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移知湖州，至八月徵赴御史臺，在郡僅九十日，嘗禱雨黃龍洞，賦詩刻石，即此文所云墨寶也。程公許，《宋史本傳》：字季與，敘州宣化人，嘉定四年進士，知崇甯縣，蠲免抑配，金兵犯閬中，公許通判施州，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加賦，而用自足。史嵩之相陰奪言職，公許累上奏牘，尋知袁州，請蠲和糴之半，民便之，擢起居郎，論劾鄭清之子士昌，罪嵩之免喪，公許疏乞下詔正邦典，帝怒，清之日夜短之，遂屏居湖州者四年，召為刑部尚書，疏時事七，薦知名士二十九人，尋卒，贈宣奉大夫。此題名正屏居時也。

右程公許金井題名。公許此游，有詩二首，其一泛舟登弁山祥應宮之絕頂，望太湖，窺黃龍洞，過倪尚書雲巖云：蘋浪蹴帆移別浦，筇輿激我度遙岑。雲開震澤水銀溢，風掠洞庭螺翠深。神井千尋龍起蟄，幽巖四面石成林。蘇仙詩句倪公賦（倪尚書有《雲巖賦》），萬古清風僭嗣音。其一遊玉林，午飯九曲池，觀偃松，過法華院，至上方，觀東坡題柱，晚至沈氏小玲瓏云：玉林散策才亭午，九曲流觴對偃松。脫盡皮膚見真實，臥看桃李競丰容。上方□看錐沙刻，丈室連澆玉乳濃。蜀客相逢天萬里，不妨暖酒小玲瓏。詩載集中，與此記正合，其於文忠公節無愧嗣音。

102. 會道觀脩建記^[1]

[明] 祝允明

域之教也三，曰儒釋道；道之紀也三，曰希夷微。道也者，殊軌轍而同歸，貫有無而爲物，故軒堯垂衣，重華褰裳，其與夫詔爲國於烹鮮、指冥機於寐鹿一也。若夫視聽之接，禮樂之交，善福與慶賞均流，淫禍共刑威並降，則柱下之法，亦不倍於東魯者矣。是故由其無也，則精藏窈冥，物蘊怳忽，等聖智於芻狗；自其有也，則璇壇葺宮，綠輿羽蓋，嚴法象於瓊科。蓋有之以爲體，無之以爲用，亦轂輻之義歟。此吳中會道之觀，脩建之績，不可

[1] [明]祝允明撰：《懷星堂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60冊，第778、779頁。

默也。始端平中，綿州道士鄧道樞從文靖魏公來游，趙守與□，俾居郡城文昌宮。宋社既亡，斯址繼得，即郡人上官氏之廢園也。道士因別築而棲焉，名會道觀，時有家則堂鉉翁爲記。逾元迄今，觀既頽落，記亦亡失，住持張復淳者，玉峯人也，中藏沖淳，外貌朴簡，然而秉尚堅毅，操力精勤，啖素靡間於隱餐，居財弗別於私篋，視真字之失觀，若膏肓之匿豎，於是發其帑畜，徵諸善信；又得今中執法顧公故連粉社，時猶青袍爲之，倡募贊緣，由是民俗嚮赴，金穀既集，土木湊呈，夙壞聿修，新構載起，有若三清殿，有若玄帝殿，有若山門，有若夾廡，皆一日鼎成，完滿弘壯，綵土塑像，玄金鑄鑪，洎諸法筵供具，亦復種種嚴備。巍乎煥乎，恍焉太赤青微鬱蕭通明之壇，倏移於闔閭之區也，始營於成化之丙申，收工於弘治之某歲，念其劬劇，冀在孳承，謀述文詞，來託予手。嗟夫，世多斥道，請借儒喻。刑政者，理物之末；德理者，陶世之源。士不盡彥，則簿牒刀杖，日閼於訟庭，不可謂鳴琴畫衣，未足以爲政也。清虛者，玄元之體；供養者，感應之機。徒不盡賢，則殿閣香火，空眩於塵目，不可謂見素抱樸，未足以輔世也。不然，角冠黃裾，五性胎積，而符劔焚誦，日喧於其宮，信弗能以延真馭集靈輦矣，而彼天下紛紛萬官府，吾亦未能保無一臣之弗敗官也。昔者鄧君齋科精嚴，朝禁眷委，逮乎高峯之青章既籙，松關之黃頭終突，退藏於茲，道價高卓。已而踵其席者，越二百年，今張師天抱既超，宗授尤異，蓋自莫月鼎傳之張雷所，張雷所傳之步雲岡，步雲岡傳之周鶴林，周鶴林傳之郭本中，郭本中傳之張秋谷，張秋谷傳之郭紹林，師則紹林之上足也。成化壬辰，受檄部街，號純誠凝靜宏道法師，勝緣既諧，弘勳乃集，視諸彼哉，勢同霄壤。今有弟子，曰繆德安、楊德銘、孫德欽，孫曰吳明椿、宋明潮。於戲，師尚有以終之日，帥其徒精脩虔禮，遠躋鄧君，近

武諸祖，祝釐行道，藏事日嚴。雷霆斗曜，調元化於雨暘；笙鶴龍鸞，接羣真於寥廓。俾其良者揚玄風於世外，亞者守弘業於無窮，庶幾神鑒人欽，以不負昔人事。

103. 匯龍山記^[1]

〔清〕于 環

余奉簡命，出佐湖郡，職司軍捕，所轄一州六邑。近奉新旨，移駐烏鎮，控制石門、秀、桐、吳江等縣。以此鎮爲兩省三郡六邑錯壤，從來鹽盜出沒之區，西南則山僻幽遐，東北則巨浸浩淼，東南則逼近海隅，支河如織，而欲余一人職司捕務，惴惴焉蚊負是懼。及蒞鎮相視，地形最充斥者，無如鎮北之龍王廟一帶。廟在水之中央，九溪環繞。廟之西岸，有太史橋，南跨湖之烏程，北跨蘇之吳江，爲蘇杭孔道，商賈所必由。廟北即東西爛溪。西溪下北四十里，抵震澤，始有巡司。東溪下北七十里，抵平望，始有駐防。東岸爲橋李之桐鄉，上有三元閣、關帝殿、金龍神之廟，前人非爲游觀而建也。此鎮既無城郭，從來屯兵戍守，借此爲棲泊地，此正爲地方之保障，鎮尾間以固風氣，又其次也。余經理至此，廟宇草創未就，難以駐泊，爲全鎮之計，不可無此廟宇；爲此廟宇計，不可無此山門牆垣以守，因給道士一冊，且諭之曰：余與前人總爲地方計，作此無米之炊，紳衿商賈生

〔1〕〔清〕嚴辰等纂修：光緒《桐鄉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77號，第1冊，第181頁。

長此地者，獨不爲桑梓計乎？落成之日，榜其門曰匯龍山，以九溪環抱如龍也。即以此文勒諸石，並鐫紳衿耆賈姓名，以垂永久，倘有節使過此，亦可暫爲憩息，無非守茲土者之苦心也，是爲記。

104. 回仙觀碑記^[1]

〔宋〕程公許

石佚，據《東林山志》載文。

呂仙翁訪東林沈老，酌八十仙酒，論古今得失，成敗出入，竺乾老莊之學，擘櫪皮，題絕句壁間，東坡繼爲廣賦，世之好事者爲之傾心駭耳。仙翁嘗有言：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東老有志行，多陰德，能致仙翁歛門，索飲談道，東老固仙者流，而東坡翁幾仙之謫，而非謫者與。曩予自中祕臣爲煩言汰侈，放浪苕霅間，過東老之鄉訊故居，鞠爲榛莽。眉山道人王聞喜訪得片地，錦峯之北，爲仙翁結屋三間。無何，同里楊承元自南昌移病還浙，視其卑陋，欲撤而新之。吾友著作郎潘允恭溫叔慨然捐金爲之助，改卜山之陰，龜筮叶吉，相彼中土，爲寥陽望幸之殿，闢一室祠仙翁，奉東老、東坡肖像脩祀，門廡齋館，廚湑咸具。溫叔復爲度材建會仙樓，以崇峙其面勢。先是甲辰更化，收召元老，以今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南充游公起家位元樞參預政事。明

〔1〕〔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950、951頁。

年嘉平月，再拜右臣相兼樞密使，恩許建寺，薦先福公秉政一朞。四閱月，上印綬，歸佚於新市之里第。又兩載，始上奏曰：臣本州有東林之回仙菴，造端鄉人沈東老，願即此地建觀，以妥仙游，仍舊額，俾持久無廢。上賜制曰可。吳興距蜀八千里，呂仙翁之訪東老，撚指一百七十有五年矣，東坡和章，首爲發揚，相國復以賜額，貢其成慨。昔經始溫叔，非饒於資而志氣沖靜者歟。然克自貶損，樂施者翕從之，承元藉是以儲糗糧、哀衆美，爲一方補闕典，使雲水之徒來往者，有所棲托，豈爲溪山與吾蜀人有夙昔緣乎？予繼室楊氏歿，所遺簪珥衣裳，計楮萬四千餘緡，併歸菴之司出納者，俾貯以爲予本，裨齋庖土木什一之需。承元因請予記本末，相國出東蜀，之果山，代以儒學濟美至公之考，君太師忠公，紹興末造列於朝密贊大議，勳在社稷，施及嗣子，以學識行誼，見知聖主，博大純正，爲淳祐名宰相，於斯舉也，雖曰仍典故，申錫嘉名，迺若營葺屋宇，增市良田，戒敕門下舍人，不使有纖悉煩擾，用意懇到，篤君親之敬，非徒以世俗福田利益爲能事也。夫公槐棘崇峻，擇精藍之壯，與物產之豐，意欲爲誰，曰不可而謙，抑歲久姑以一小菴名之觀，且不忍易其回仙之故扁，傳所謂臣必以敬恪恭儉之謂歟。噫，承元知之乎？崇臺千仞，培土以持之，苟一簣之忽，必爲成功之虧；明堂八窗，哀材以持之，非一柱之壯，無以拓九筵之規。矧是靖廬，真仙所棲，謀之惟難，成之匪易，而幸會際遇，得假寵於一代宗工。惟是規制仍故，而不以崇侈爲誇；拱桁略具，而不以丹堊爲飾。相國知道者也，損之又損，其有合於老氏之深旨矣。若夫學老氏而居於此者，必能體相國之達慮，持之以樸素，保之以清淨，撤其拳曲者而加葺之，易其腐壞者而加新之，使簪裾奕葉與相國之清門，偕爲悠久，不亦善乎？承元對曰：某不敏，敢不敬恭夙夜，以祇承厥事。仙翁泛景

八極，挾蘇、沈二公而與之俱眷。然昔游實鑒斯語，因併述於下方，俾持以謁相國，歸而鑱之石。相國姓游，名似，字景仁，以耆壽雋，又爲四海具瞻，幅巾綠野，逍遙自適，莫得而親疏云。

淳祐九年歲在己酉十月望日，中大夫寶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眉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程公許記，朝請郎主管建康府崇禧觀楊棟書，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仁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實封四百戶李性傳篆蓋，虛靜大師前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住持知宮事兼西山管內道正充開山住持觀事賜紫金魚袋楊承元立石。

《吳興備志》：按楊棟，字元極，青神人，歷參知政事。

105. 回真院重建正殿記略^[1]

[清]鄭敷教

吳城東有回真道院，宋咸淳二年，朝真觀道士沈道祥所創也。國初，鶴林周玄真居蔚門外報恩道院，設法弘教，派演十三房，回真蓋其一云，正殿崇祀玄武，中肖回道人像。前輩吳文定公寬，與道士于自清善，于擬建一樓，請語於文定，手書“望鶴樓”三字與之。嘉靖九年，詔毀淫祠，于請於有司，給帖垂久，蠲

[1] [民國]吳秀之等修，曹允源等纂：《吳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冊，第588、589頁。

免徭役，而建樓之口寢。隆慶己巳，徒孫徐惟謹始建樓。樓成，白鶴數十，回旋其上，前爲三元閣。崇禎乙亥，里人郭從儀捐資成之。日月既久，正殿就圯。天啓癸亥，住持宋道隆略一整頓，垂三十年又大圯，余從秉中量其費可四百金，出諷誦之資，得三之二。好善之士，稍稍佐之，以己丑三月十一月興工，二十八日竣事。從兄德教，重塑金身，輪奐重新，規章略備。先是秉中與其師弟子吳敏真、孫世淳、周弘教，戒葷絕酒，金錢所入，纖毫不私，以必求興複，至是乃復其精，假於帝矣。

106. 集仙宮瑞竹記^[1]

皇慶元年，張□□書，舊在集仙宮，今移真圓通寺碑側，碑陰刻瑞竹圖、元真子詩。詩曰：仙宮巍峩冠練川，甲乙流芳幾百年。盧公神足南窗子，道學清高妙合天。親手削竹倒插土，等閒漫把薔薇編。此時出自無心際，當春忽爾抽枝鞭。次年又見筍翻籜，兩兩新篁已可憐。相看經及三四載，森森蒼翠漫目前。清風時來撼勁節，琅玕戛玉聲珊珊。歲寒不改君子操，天然造化生意全。古往今來世罕異，箇中妙理元之元。仁看化龍應有日，子還有遇蓬萊僊。我來援筆記盛事，研磨香墨生雲煙。揮毫落紙非凡比，爲竹一掃成長篇。

集仙此竹此篇不可泯，爲祥爲瑞，直與萬古相流傳。錢大昕曰：《瑞竹記》與《東嶽行祠記》同時立，當亦張與紹書也。碑

[1] [清]程其珏修，楊震福纂：《嘉定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8冊，第588、589頁。

陰畫枯竹一枝，節間細書“倒插竹”三字，旁畫新竹六七竿，有兩處題字曰“三年竹”、“四年竹”，又間以嫩枝數叢，筆法不減吳仲圭。其下方題七言古詩一篇，自署元真子，不著姓名。元大德間，道士孫應元嘗於齋前倒插竹一枝，已而得活，三四年，竹遂成林，因以瑞竹名其軒，而第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記之，文雖未工，亦見當時羽流之好事云。又吳禮部集有嘉定黃氏瑞竹詩，其一云：練川誇瑞竹，黃氏見高門。富麗應如此，時來豈有根。同時有兩瑞竹，而黃氏竹舊志失載。吳禮部，名師道。

107. 集仙宮上真殿記^[1]

[元] 章嘉春

延祐四年，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東嘉章嘉春谷甫撰，孫應元立石集仙宮。文畧曰：元帝象舊在三清殿右，德祐乙亥，元兵壓境，元霧四合，主帥禱於神曰：若豁開噎壘，誓入城不戮一人。未幾，廓然朗霽，民賴以全。至元二十八年，里人章塏構殿。錢大昕曰：筆法頗近松雪。

[1] [清]程其珏修，楊震福纂：《嘉定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8冊，第589頁。

108. 寄集仙南窗煉師詩石刻^[1]

[元] 楊大倫

在集仙宮故址，天歷二年，刻詩曰：練之滄海隅，琳宮枕鮫室。朝看五彩瑞，門對扶桑日。觚棱插銀霄，樓觀粲金碧。團團老桂陰，挺蓋翠千尺。煉師蘇門仙，丹竈煮白石。被服雲霞裳，呼吸日月液。露舄躡芝香，風簾口花入。時作青鸞音，孤嘯衆仙集。笳鳳輶鸞輪，驂鸞驪雲翼。顧我凡濁軀，百煎膏火宅。每來挹仙標，熱惱須冰釋。一亭系琅玕，坐我清涼國。自笑勝微官，勞生空役役。未脫黃塵鞿，清閒消不得。錢大昕曰：南窗子，孫應元自號也。

109. 金粟道人小像石刻^[2]

顧仲瑛自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倪瓚題曰：謂其有意於榮進與，

[1] [清]程其珏修，楊震福纂：《嘉定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8冊，第590頁。

[2] [清]程其珏修，楊震福纂：《嘉定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8冊，第591頁。

詠歌彈琴，誦古人之書；謂其爲闕畧於世故與，能擴先世之業，昌大其門閭，逍遙戶庭，名聞京都，忽自逸於塵氛之外致，而貫通於儒者耶。戊戌八月，倪瓚造法喜精舍北樓。錢大昕曰：戊戌爲至正十八年。

110. 倪雲林小像墓銘合刻^[1]

無年月，文曰：雲林姓倪氏，諱瓚，字元鎮，所居號雲林，因號雲林生。其家常州無錫富家。至正初，兵未動，鬻其家田產，不事富家事，事作詩，人竊笑其爲。兵動富家，剽剝廢田產，人始賞其有見。性好潔，盥類易水數十次，振拂冠服，著時數十次，振拂齋閣，前溪樹石，嘗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晚從王文友讀書，文友死，斂葬不計所費，一如其所親。交張伯雨，後伯雨至其家，會鬻田產得錢百千緡，念伯雨不再至，推與不留一緡。盛年詩名在館閣，晚當至正末，飄流中作詩，益自喜，其作詩信口，率與唐詩人語合。年若干，葬□陰習里。卒後，人情其詩散逸無全，□銘曰：□□□□何求吁嗟乎其爲安所由身□□□□□其豈獨所修何留吁嗟乎□□□□長榮王賓著。

王述祖曰：金粟道人小像作《蕉陰踞石圖》，筆意古雅，非迂不能辦，右方題“金粟道人小像”六字篆字，中幅玉山自題七言斷句一首。左方迂作贊語，不滿百字，意極高簡，有法雲林小

[1] [清]程其珏修，楊震福纂：《嘉定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8冊，第591頁。

像侍女童奴茶尊經卷，超然有避世意。上方刻墓志一首，文亦峻潔不羣，小楷古勁，與《麻姑仙壇記》埒。二石舊藏予從祖如齋壁間，今歸周氏。考金粟像，本拂水山莊故物，後歸樵李項氏，從祖得之邨舍。又三年，而得雲林像，金氏柳雲居故物也。龕供書齋，謂之合璧，一時名士，如張樸邨、王樗園、張西又輩，皆有題詠。

111. 集仙宮三官祠記^[1]

[明] 張 意

嘉靖四十五年，張意撰，唐愛書，徐學謨篆額，在本祠故址。文曰：三官祠者，世所謂三官神帝也，《搜神記》：三官爲周厲王時人唐宏萬庸周氏，厲王失政，三官累諫弗聽，棄官游吳，吳王悅之，會楚人來侵，三官戰敗楚兵，吳王酬以爵不受，後歸周，宣王賜賚甚厚，卒加封侯號。至宋祥符九年，真宗東封岱嶽，至天門，三官從空而下，扈駕顯靈，帝封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同判岱嶽冥司，此其出處大校也。碑陰題嘉靖四十五年，徽歙吳國甯室程氏夏氏男宗仁等七人，孫大成等十四人，曾孫自奇同建，又續題道光十年秦溯萱室金氏男兆蘭、兆甲重修。

[1] [清]程其珏修，楊震福纂：《嘉定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8冊，第594頁。

112. 錦樹道院記^[1]

〔清〕鄂爾泰

江左山川形勝，南戒之山，蟠列荆吳，奔趨句曲，爲仙靈窟宅，道書第八洞天也。句曲之脈，東結於江陰，而岷江奔赴，亦滙於江陰而入海。晉時，許旌陽真君修煉其地，邑人因以旌陽名其里，今相沿爲青陽云。昔青陽、沈鶴江煉師棲真於此，惲子靜三名養深者，爲桐山沈師之弟子，桐山與徐子以時同師方子宗五，宗五則師鶴江者也。靜三囑余爲錦樹道院碑記曰：院故在旌陽里，自鶴江師祖闢治，弟子繼承勿替，桐山沈師於康熙庚辰年，值紀來京，以時徐師住持院內。壬辰年，養深入侍桐山師於郡，職供道籙，獲事世宗於潛邸，世宗登極，先師鶴駕已逝，荷恩追卹。雍正五年，特敕淮關部使者遼陽年公鼎新道院，爲屋若干楹，像設稱是，又買置田若干畝。師弟石楚峯，名慧深者，現爲住持。今上御極之三年秋八月，養深得假，南歸葬母，奉敕相視院中規制，恩賚優渥，小子養深感激泣下，思勒貞珉，惟公寵之，以文敢請。余惟道教無爲，翛然物外，獨旌陽以忠孝立教，與吾儒之敦行不殊。鶴江生長旌陽里，以孝入道；桐山法籙精研，光昭先後；而靜三實淵源道脈，不忘孝思，至於感佩聖恩，思垂不朽，其忠忱

〔1〕〔清〕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56號，第6冊，第2235、2236頁。

固有獨摯者，斯真不墜旌陽之教，而亦當世儒者所心儀也，是爲之記。

113. 翰林學士虞集(開元)宮碑^[1]

[元] 虞 集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王壽衍於杭州，以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闕，賜見于嘉禧殿，館諸大崇真萬壽宮。真人使嗣顯來言曰：某所領開元宮，其因革具有始末，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陸彥忝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于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六年，有以私財脩之者，進士陳賡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子，寧宗以其潛邸爲今宮，復賜名開元，并祠闕伯，命大洞法師張某主之，宮在祕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于火，又重作之，廣以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以居。大元至元十三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祕書省爲署。二十八年，大火，省及宮俱燬，省故隘庫，不足稱大藩之容觀，取開元地拓之，出金助開元主者，董君得時。及今真人購故宋公主第以爲宮，公主親理宗女，有司護作惟恐，規制工伎，甲於當時，至是易其檐桷，門陛榜署，因加表飾，設貌位

[1] [明]陳讓、夏時正纂修：《杭州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5，第681、682頁。

被服，以象其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湛湛然，真神宮殊庭矣。明年，翰林學士承旨關公復記之。元貞二年，陳君天錫奉旨繼董君。時晉王以真人藩府之舊，請以主宮事，真人固辭。大德八年，始以宣命，繼陳君，奉被璽書，加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以重所領。領之九年，外完垣舍，內嚴臺殿，凡宮之爲制始備，又封植其花石竹樹，疏導其池渠，高梁跨雲，曲館迤風，神魚靈鶴，來泳來止，所以休寧其修真者，尤邃密靚雅，樂哉，天人之居乎？層城之內，殆□與加矣。於是請謝宮事，未幾，俄賜號曰真人使者，即其宮命之，遂還理其宮，不敢去。及得見天子，即具疏言：聞道家以無爲爲宗，古之言真人者閔邈矣，今爲其道者，善傳上意，達諸神明，貺祉存署，專一其事也。惟大宗師大真人嗣師真人久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數其□，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憂，資於玄教，顯榮極矣。未召者實之賓泰，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敢固辭，不敢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聖朝，志□誠足矣。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爲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耳。尚慈倫，遵退讓，以風示天下，爲國之臣祈□。延祐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弘文輔導□□真人，命學士爲訓辭，示褒寵，刻銀爲印，視世□使盡護杭州諸宮觀，仍治開元宮，亦名□□□□言，而別爲璽書，給驛騎五，命徧祠江南諸名山。奉辭之日，天子冕之□□□坐留與語，移時深稱上旨，因顧侍臣曰：子□□大宗師，今年高德□□，嗣而傳之者，予必貴之。此其人，尤弘廓用謙，以爲禮者，乃字真人而命之曰眉叟。朕知老子所爲《道德經》，闡物成發者也，善學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以明示中外爾，尚敬宣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真人服章焉。於乎開元之爲宮久矣，繇真人深自謙抑，爲上所嘉，顯其名益，遂表著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繇清靜。禹宗道家，受釐有祠。內外相望，靡不寵嘉。煌煌我宮，殿於東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國都。何因何稽，曰爲開元。厥維禎符，禎符孔明。大開元疆，神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既燬而噓，除而圖新。爰得永宜，天人合謀。甲觀夙成，帝子攸降。巍巍渠渠，道貴因循。不貴改作，苦劬我舒。廼象貴神，赤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于成。在今真人，克恭璽書。恩言雅文，真人用謙。爲道光華，自朝旋宮。率□贊祠，思用不渝。錫福于齡，天子不□。于民是敷，維千萬年，至於億世。邈哉永圖，敢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

114. 虞集開元宮碑記^[1]

[元] 虞 集

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陸彥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于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六年，有以私財修之者，進士陳賡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子，寧宗以其潛邸爲今宮，復賜名開元宮，在秘書省之左。紹定辛卯，復燬于火，又重作之，廣以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以居。至元十三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秘書省爲署。二十八年火，省及宮俱燬。省

[1] [清]鄭汝修，邵晉涵纂：《杭州府志》，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03冊，史部地理類，第664頁。

故隘庫，不足稱大藩之容觀，取開元地拓之，出金助開元主者，董君得時。及今真人購故宋公主第以爲宮。公主理宗女，有司護作惟恐，故規制工伎，甲于當時，至是易其檐桷，門陞榜署，因加表飾，設貌位被服，以象其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湛湛然，真神宮殊庭矣。

115. 陳提舉(開元宮)記^[1]

[元] 陳 旅

天下老氏之宮曰開元者，始唐玄宗時所作也。乾符間，杭宮災。後五十九年，錢氏之王吳越者復作之。景德中，改爲景德觀。嘉定辛酉，寧宗以其潛邸復爲開元宮，在祕書省左。紹定辛卯災，又重作之。皇元既有江南，即祕書省爲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八年，省與宮俱燬，因兼宮地作新省。時董德時主開元，省助金購故宋理宗文端孝公主第爲宮，今之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壽衍實有勞焉。既而，陳君天錫繼董君領宮事。大德八年，真人以宣命繼陳君，賜印，視五品，於是益治其門垣壇殿，水石木竹之屬，無不善。天子遣使即其宮，賜號妙靈真常崇教真人。皇慶二年秋，召見。明年，改今號，又賜銀印，視二品，使盡護杭之諸宮觀，仍治其宮。翰林學士虞公集時爲國子博士，著之碑甚詳。至治元年時，

[1] [明]陳讓、夏時正纂修：《杭州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5，第682頁。

不謹于火，而宮及焉。真人曰：自有唐至我朝，吾宮罹變故屢矣，前日之巍巍乎在吾目者，曷從復來哉。制於數者，物也；數不能制者，人之心也。心存則室存，孰往語吾之同心者乎？於是前嘉興路總管王君惟一□作前殿，崇德州判官濮君允中□作宮門，攻石累土，爲厚址，載大木。明年殿成，塗以丹砂，增青雜黃，白黑之物，□爲文章，象天神帝，仙人居之，其年門亦成象，二大神守之。真人又爲屋若干楹，祠在門側者，曰祠山，曰玄壇；在前殿北者，曰明離殿，又北曰道紀堂，又北曰方丈。丞相脫權公題其榜門，東西爲長廡，在西廡者曰齋堂；在東廡者曰真官祠、登仙祠、玄武殿、三官殿；其栖賢者，曰僚宇；在東西廡間，曰庖湑，曰廩庫；在東廡東，曲池疏治之；在後圃者，則仍其舊，而加完焉。杭人來觀茲室之成也，則又曰：吾昔所見者，貴人第宅，人今規制，始稱神明居，神明其將永妥於斯乎。真人既落成新宮，乃以上所賜寶冠金衣，及平生所蓄圖書琴劍之類，書簿送官藏，以傳後人。元統乙亥，有旨賜額開元宮，俾主是宮者，以甲乙傳次。時余爲江浙教官，真人使薛君玄義徵文紀諸石。昔我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即平宋，思休寧天下，乃登進爲老氏者，以清淨無爲之道風乎臣民，時則有若上卿大宗師張公能贊，神化於萬物之表，真人亦與，其師晉王文學陳君義高，今特進吳公全節後上卿，皆侍祠上方，蒙被簡眷，日見上卿贊天子事益熟，真人道日益茂，列聖薦錫寵，數使還治老子教于宋之故都，夫豈無其故哉？真人高朗弘曠，爽氣生眉目間，而能履謙用虛，與物爲春，故王公名人多樂與遊，四方士往來，皆□見退稱，道無異言，然亦時屏居餘不溪上，是宮之作，若無所用其力焉。余讀舊碑，宮凡屢成，皆國家爲之也；今未嘗取秋毫於上，役一民於下而亟成，又甚美何哉。以德政者其物盈，無爲而爲者其功盛，真人亦若是而已。銘曰：

真人大作開元宮，斬木邃谷來蔽江。命龜置策辰孔藏，樹屋吉土祠天宗。重簷轆轤儀穹窿，日月出入牖戶中。大靈何樂家層空，老君上邀茲以降。仙姝翼輦從豐隆，翳以赤鳳褭青龍。立神執兵門兩旁，祝融廬宇承中央。共驅畢方歸海東，曰惟新宮帝所惊。璇澗回曲逢渚通，珠樹含祥光玲瓏。宮成餐帝朝設鍾，岳牧川后罔不恭。真人稽首飛綠章，天子萬年民樂康。

116. 揭文安(開元宮)碑^[1]

[元] 揭文安

杭州開元宮，按傳誌，在宋祕書省之左，國朝至元十三年，即祕書署爲行中書省。二十八年，省與宮俱燬于火，宮遷今廣濟庫西，宋公主之舊第也。宮之始末，見諸唐宋石刻者，亦皆燬而無存。今真人王公壽衍以皇慶二年秋被召入見，廼謁文于今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虞公集，歸勒金石，使後有考焉，故奎章之書，特詳其事。越九年，爲至治改元，宮之隣有火，宮與碑又俱焚。宮之道士與杭民之老者至，相與感泣，言曰：是宮由公主故，致極美麗，時罕有此，今而後可復見乎？真人曰：廢興理之常也，是天厭故，必維新圖，吾因循茲念者，四十餘載，今天有以亟其成也。廼謀於衆曰：宮自西南而

[1] [明]陳讓、夏時正纂修：《杭州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5，第682、683頁。

北，枕接民居，而仰觀乎，宮猶弱水之間蓬閭矣。迺復謀於衆曰：今夫一宮之間，莫尊乎大殿，莫重乎正門，是二者皆不可以苟成也。於是前嘉興路總管王公惟一、崇德州判官濮君允中，□輪財以落成斯二者，真人始慮其有初而鮮終焉。明年，王作大殿成，濮作正門亦成，且曰：不苟成，真人之心也。凡天人帝仙之象，與髹塗藻塋之飾，供設之具，咸備殿內。濮君曰：吾敢後於王哉？門之法有青龍白虎之神，對峙乎左右，迺作二神像，下至履地，亦甃甃平塋如砥鑑。真人曰：若兩公者，非古所謂輕財好義者哉？繼其成者，爲屋又若干楹，莫非真人心妙之經綸也。其制自正門翼而深入者，曰東西二廡；東廡南並峙二祠者，曰祠山，曰玄壇。自大殿北次第而入者，曰熒惑殿，曰道紀堂，曰方丈；在西廡者，曰齋堂；在東廡者，曰玄武殿，曰三官殿，曰漢天師殿；其棲賢者，曰寮宇，在東西廡間；曰庖湑，曰廩庫，在東廡東。由是，宮之制秩然而完美矣，穹然而閎壯矣，神靈之栖既固且安矣。真人曰：作之歲月，是不可以不書矣，迺具其實，來徵文于碑。予曰：方泰定改元時，予待罪集賢，天子以真人舊侍祠先王府之故，迺遣使奉香幣，至杭之開元，慶成新宮，且召真人來覲。真人至京，明年十月，始得謁告還山。天子賜璽書開元宮甲乙授徒，俾真人仍號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領杭州路道教事。宮之土田，在平江吳江者，真人之□館曰開玄；在湖之德清者，勅有司慎□□侍書公方爲祕書少監在朝，真人曰：開元重建之碑，必將復請于祕書。予聞其語矣。今祕書年益尊，官益貴，文益古，天子之所愛敬，其言之傳世，必遠無疑焉，尚何擇於予哉？真人曰：吾志已定，礱石在宮，子毋多言。予由炆父特進公受知真人四十餘年，竊觀真人之道，處尊貴而不爲喜，觸患害而不爲憂，凝然泊然，與物長春，世之養其高標逸韻者，豈止夫山林冠褐之流哉。雖王公大人，

亦皆忘去勢位，樂與之游。真人之名，洋溢乎中外；真人之道，衣被乎山林。是宮之後，宜其一倡而百和，報後而光前也。若不播誦聲詩，奏美金石，吾懼來者之無勸焉。是為詩曰：

噫嘻錢唐，何王所基。由汴革命，播都南陲。定鼎臨安，協于神龜。元興龍朔，大拓壇土。四海八荒，咸覲真主。噫嘻錢唐，故宮禾黍。帝子之居，是為開元。以栖百神，喻三紀年。神弗顧依，將事潔蠲。回風却掃，馮怒熒惑。宣陰導陽，去穢除慝。以來清風，以專靜嘿。革故者天，聿新者人。矧我真人，呈人之真。亦曰多才，能事鬼神。身為玄師，行仁有勇。一倡百和，風起水涌。神宮告新，曾不旋踵。聃聃樓觀，屹屹垣墉。儼乎天人，象帝之宮。風馭飈輪，於焉從容。薦我明馨，考我鍾鼓。於皇萬年，受天之祜。碑詩揚休，石以永固。

117. 揭傒斯(開元宮)碑記^[1]

[元] 揭傒斯

杭州開元宮，按傳志，在宋秘書省之左。國朝至元十三年，即秘書署為行中書省。二十八年，省與宮俱燬于火，宮遷今廣濟庫西，宋公主之舊第也。宮之始末，見諸唐宋石刻者，亦皆燬而無存。今真人王公壽衍以皇慶二年秋，被召入見，乃謁文于虞公

[1] [清]鄭汝修，邵晉涵纂：《杭州府志》，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03冊，史部地理類，第664頁。

集，歸勒金石，使後有考焉，故金章之書，特詳其事。越九年，爲至治改元，宮之隣有火，宮與碑又俱焚，宮之道士與杭民之老者，又重新之云云。

118. 清風堂記^[1]

[元] 揭文安

弘文輔道粹德真人河內王公，既重建杭之大開元宮，作堂於方丈之後，曰清風。高明廣深，雅素方潔，不以其地爲喧口，不以其氣爲溫涼，使人泠然欲飛，蕭然若遺。後二十年，予以代祀嶽瀆，過杭止開元之宮。真人觴予堂之上，顧楣間李昭文所題署曰：是曷名清風哉？真人乃言曰：吾聞與天下同樂者，必與天下同其憂，而動歷數十年，不見可憂者，我未之前聞也。吾自年十五，從開府大宗師張公高弟弟子文學秋巖陳公學老子法，十六入事天子，侍東宮，從賢王，于藩出而代祀天下名山，訪求文獻，主名宮甲觀，祝釐于上，歷事九帝，凡五十有六年，以至今日，位號之加，恩數之施，不知其幾。而四海一君，萬國一家，天下休休焉，常如囿於清風之中而不自知。吾道無一日之不行，吾心無一日之不安且逸，是果誰之賜哉。吾之所以名者，豈世所謂調調刀刀，相呼噪於竅穴者，即雖然吾老子徒也，老子非忘天下者也，吾其

[1] [明]陳謨、夏時正纂修：《杭州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5，第683、684頁。

敢忘之乎？既與天下同其清而樂於前，其所以相續於後者，又不無望於吾君也。予作而言曰：予問清風，而公言及此，非有道者乎？惟真人德盛而氣充，言近而識遠，人皆有爲而我獨不能，人皆若忘而我獨口患，人皆戚戚而我獨坦坦施施，故常尊而安，靜而樂，疾雷破山而不震，大風拔水而不遷，則雖天子之風，有以暢萬物而播四海，非吾有以感夫天者，惡能樂之如是哉？信信乎其有道者，請書以爲記。

119. 歐陽文公後記^[1]

[元] 歐陽文

清風堂者，杭之開元宮方丈之後堂也。作堂者誰？宮之主人河內王公也；名堂者何？昔開府大宗師張公被命于朝，翰林行詞有云：清風摘以名堂，示不忘也。堂有記矣，書來徵，予辭數四，返乃記之曰：風行宇宙間，世之人各以所遭爲之名，故其名甚多，然皆無形而有聲，惟其聲足以感人，人以其善感，託以爲喻，詩六義之風是也。其有聲形俱泯，惟以氣味感人，人亦託以爲喻，孟子所謂伯夷、柳下惠之風是也。然以氣味感人，惟清風爲然。夫清風者，虛而徐，微而妙。其來也，莫知所從，能使人愛之，而恐其速去；其去也，莫知所適，能使人思之，而想其復來。

[1] [明]陳讓、夏時正纂修：《杭州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5，第684頁。

豈非氣與神相遇，自然而深遠；味沿意生，自然而攸長；故惟君子之氣味，感人侶之。余來京師，張公冲舉數歲，每從縉紳大夫，聞其真澹之資，和易之度，不瀾于俗，不忤於物，猶如清風，使人愛之而不忘，況親炙于當時者乎？王公神清朗夷，韻宇開爽，人謂其有張公之遺風，茲堂之所以名者歟。繼自今升斯堂者，邇有所觀感而興起焉，則師之清風，百世可傳也。王公字眉叟，其賜號曰弘文輔道粹德真人云。

120. 介春堂記^[1]

[元] 張伯淳

御前法師錢唐王君眉叟，清脩雅尚，久而可親，與余同客京師，居且近，過從視鄉居時爲稔。元貞初元，以靈妙真常崇教法師被旨，提點佑聖觀，將行諭余曰：吾寓跡開元，晉王命提舉宮事，先是分一榻地于宮廡之西，榜曰介春，故交溫州安撫使徐公所書，不忍易其爲我記之，今開元楊氏故第也，當左丞公亡恙時，余嘗與談□所謂介春，蓋屢涉其地已，矧自浮湛班底。越四載，其於松楸之夢，釣游之思，宜何如也。幸因涉筆凝思，而得游神於介□樹石間，尚何辭？或有難之者曰：師命名之義何居，將無取爲此春酒，以介眉叟之詩乎？是於師之字之名有

[1] [明]陳讓、夏時正纂修：《杭州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5，第684頁。

合矣。然壽可介也，春於何而介？余曰：惡是何淺之爲章句儒也。夫大道本不可名，疆名曰大，疆字曰道，皆寓焉耳。古者至人方士，衣櫛葉，編蓬茨，以自蔽；固也後來，易櫛葉而星冠鶴氅，易蓬茨而高軒曲檻，寓也櫛葉蓬茨，非寓乎形，寓也宇宙非寓乎？由是思之，皆可以介，可以無介，如徒執其迹而觀，則蓮池俯瞰一時也，桂叢小倚又一時也；雪後園林，與夫溪月庭戶，皆不過擅一時納一景而已，豈借繁桃李之觀乎？然而古今一理，天地一氣，無在無不在，四端爲仁，四德爲元，四時爲春，蓋有流動充周而不窮者。師寓跡開元，又將典領佑聖，道價增重矣。能即其所謂疆名者、寓形者而致思焉，則吾空無物不春，吾道無時不春，吾身世又無往而不春，奚介之爲哉。乃若面勢之塏爽，位置之口密，丹牖之洞心駭目，本戚里第，此固餘事也不書。師名壽衍。

121. 杭州路開元宮碑銘^[1]

〔元〕任士林

國家混一區宇，玄風淳化，如肇開闢，聖天子慈儉無爲於其上，大臣清靜寧一於其下，中外大小之臣，有忠無倦；禮樂刑政之具，有舉無數；斯民熙熙然，齒髮太古，飲哺自然，是故老氏之

〔1〕〔元〕任士林撰：《松鄉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6冊，集部別集類，第501、502頁。

教昭晰而日尊。初唐開元時，追崇老子，詔天下置開元宮，杭州刺史陸彥恭即城北隅以基以構。乾符五年戊戌，巢賊犯城，酒雨弗降，遂燬。越五十有九年，是爲清泰三年，吳越文穆王復新而廣之，介成之三，元大師夏隱言，銘載之節度掌書記林鼎，主之經文大德師樊德隆也。逮宋景德中，改爲景德觀。乾興初，寧海軍節度使俞承福拓舊創新，棟宇凡四百間，前進士陳戢實記其事。更建炎，官事草創，宮亦遷改靡定。嘉泰初，詔以嘉王邸改建。邸在泰和坊秘書省之左，宮成，復賜額開元，并奉闕伯之神，大洞法師張君實再經始。紹定辛卯燬，尋詔有司闢大宗正故址更建，度道士十有四人，仍撥賜田地蕩，爲頃七十有九有奇。至元十三年，朝廷置行中書省於杭，以鎮南服，即舊秘書省爲治。越十有五年辛卯災，宮亦燬，外宰購拓基，新垣宇。越明年，住持董君德時遂置故駙馬都尉楊氏宅爲宮，在城北清湖之西。又明年，有旨賜，璽書護持，命翰林承旨閻公復作銘詩以記之。元貞二年丙申，陳君天錫奉旨住持，實嗣董君。董君之時，今住持王君壽衍貳宮事。大德四年庚子，奉晉王旨，主宮席不就。八年，特拜宣命，以靈妙真常崇教法師住持提點，仍賜璽書護持，給上方五品印，光華震赫，遂甲諸方，故凡宮之役，董初創而未完，陳欲繼而不遂，靈妙式克成之規，宏事舉教；立道行寮陽之墀，玉宸之闕；景命有祈，明離有阼，柔祇岳立，圓靈漠繞，霧集沉水之芬，風落鈞天之韻，登壇朝夕之士，列佩維百，儼然高居之在人世也。若夫雲房星序，園池花竹，天鶴來庭，雲水四集，其列仙之遊館歟，於是老子之祠，闕伯之奉，歷世有虔，亦倣乎其人而後倡乎。夫老子之道，先天地而固存，後天地而不悖，鑿鑿五千言，所以憂世立教，言君道曰：無爲，堯舜之所以爲君；言臣道曰：有爲，禹稷之所以爲臣。周流六虛，出入古始，推本皇道帝德之所以盛，王功

伯力之所以衰，不顯顯以爲著，不泯泯以爲博，而深涉天人之故，其文王之易箕子之疇歟。故樓觀之飾，起自穆王，而有唐以來，宮觀由之而盛也夫。然則優游琳宮，安坐而食，高談皇道，盛述帝德，修身而玄沖，存神而貞一，獨不足以仰裨治道乎？遂爲之銘曰：

道非有始非無始，憂世立言尊老氏。開元有詔杭刺史，貝闕珠宮聳城市。劫灰酒灑東風靡，化人幾見蓬萊水。皇元區宇一文軌，慈儉無爲萬國理。秦苑秋深千柱峙，金闕寥寥開雉尾。上帝高居百神止，紫衣翩翩有道士。漱滌玄風搖玉齒，高談道德五千旨。對揚至化天萬里，天書畫下玉局璽。呵祓岳祇走瀆鬼，吳山蒼蒼浙水瀾。下蟄蛟蜃上虎兕，大道流行民俗美。嚶嚶熙熙遠九紀，甘雨時兮祥風起。百穀成兮廩億秭，萬億年兮壽天子。

122. 送全真嬾雲子序^[1]

[元] 邵亨貞

學老子之道者，必年富力強，血氣充盛，加以存養之功，則其神易完，守易固，而心之所操者一，其爲道易成也。故昔歐陽公嘗問道於石唐隱者，隱者曰：公之屋舍已壞，難復語此。由是知

[1]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16頁。

血氣既衰，斯不可以有爲矣。惟其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身之屋舍有壞，固不可以語道，至於寄其身之屋舍，益不可以不完也。否則風雨霜露，必摧吾體膚，伐吾筋骨，將竄避之不暇，又豈能佚吾四肢百骸，以固吾精神血氣，而操存其心耶？故老氏嘗謂身爲丹基，蓋謂是也。嘉禾嬾雲子懷君仲彬，師事老氏而習其道，兵火之餘，屋室蕩盡，浮遊異縣，寄身故舊，而能不廢其學，日夕思念，遑遑焉惟恐業之不精，歲之不我與，而此身之屋舍亦隨以壞也，今將歸故里，卜築於雙湖上，爲苟簡之室，以事老子，而棲其所謂身之屋舍者，其志蓋可尚矣。暇日過予，自言其道之難成，而事之不易集如此。予謂世之知愛其四肢，爲之宮室以藩蔽之者，人莫不然也，至於固其精神血氣而存養之，求其放心而操存之，非學道之士弗能也，而老氏之徒乃能若是，豈不可尚也哉！苟有力者能爲嬾雲棲息其身，使不爲風雨霜露是懼，神完氣充，以全其存養之功，他日得爲莊周、列御寇之徒，與聞乎老子之道，顧不拜諸賢之惠與。

123. 錢士貴(老子廟)碑記^[1]

[明] 錢士貴

按郡志，申浦蜿蜒而東爲橫谿，谿折而南爲廟涇港，港右祠

[1] [清]韓佩金修，張文虎纂：《奉賢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9冊，第1028頁。

伯陽像，即周守藏室史李耳，諡聃，宣尼所稱猶龍者。其建立由來，不可稽考，而屹然表峙，載在乘書。迨島夷訐亂，燹剝殆盡，祠幸獨存，然剝落傾圯，幾爲蕪蔓。自魯谿彭邵武公爲檀越主盟，得胡道人者聿新廟貌，拓地建後刹，供大士像，其中莊嚴妙相，爲一方巨麗，而皈依成市矣。自後漸復衰耗，閭黎住錫者，至食不及二飧，輒棄若傳舍，里中兒又視爲烏和呼盧之地。賴邵武公孫文學東陽久護持之，有比邱性慧者自海上來，跣跣梵修，頂禮靡間；筠朋周君，雅好善，輒割膏腴，爲里人倡，里人亦各願佐以刀尺。余時請假家居，實與東陽嗣公孝廉君鄰。首事焉，計得鋸若干緡，置田若干畝，歲收粒若干斛，儲給常住，俾免持鉢，殆不減牟尼寶珠矣。迺比邱持行尤嚴，閉關禁足，里中兒猶以杌上眈眈也。於是筠朋嗣君文學羽達善承先志，率衆亟白之今太守清源張公，公嘉其意，立命鐫石，垂示功令，凜於日星。余忝列臺中，孝廉君千里馳書，乞言爲記。余惟方今四方，羽書交馳，即啓處不遑，奚暇譚檀那功德、苦海慈航事哉，第老子著道德五千言，深明致虛守靜之旨，爲御世要術，而歸以無爲。夫無爲者爲也，有爲者無爲也，剛以柔詘，白以黑守，雄以雌伏，是天下之善知兵者也。余深感兵事旁午，新天子旰食不甯，思得明道德之意者，有若鄭侯之畫一，以庶幾平陽之清淨，俾海波不揚，走馬以糞，我桑梓之里永享甯一，則余所藉以不朽此祠者，不與諸善信功德，同於河沙哉。至壟界滄塍，左籍燦列，比邱不得視爲私藏，而奸豪或敢侵奪，則有大府之功令在。是爲記。

天啓壬戌。

124. 彭開祐(老子廟)碑記^[1]

[清] 彭開祐

蓋聞宮名問道，軒皇啓蹟於峒山；觀號集靈，漢武留仙於華邑。訪赤松之石室，載肅耆儀；叩上真之瑤臺，親承禹拜。玉笥飛梁之院，金庭茂樹之居，騁八駿於西遊，駐二嶠而東獵。莫不迴輪枉轍，闡教崇真，況乎德妙猶龍，揖尼山於問禮；遊同駕鶴，拜尹喜於傳經。居太上以常尊，超混元而獨宰。粵自紀官大理，旅食伊墟，父始名乾，母傳益壽。霞飛雲繞，夢流玉女之丸；碧落青林，書紀貝文之彩。三門雙柱，聲色斯捐；五字十文，持行自在。既凝金而絡錦，更澡德以蠲邪。直探元始之精，爰受神圖之寶，飄然柱史，出自函關，掃道占風，門縈紫氣，凌霄反景，坐握青筠，日室山高，九天振羽，蕊珠宮杳，五老譚元，授羊肆之靈文，置龍巢之經案，固已數窮天地，道葆沖虛。於是絳宇碧壇，啓寰中之化域；繡楣翠幄，飭典內之祠宮。漢文之稽首素書，祭虔河上；桓帝之明禋亳邑，文命邊韶。盤厓南趨，祠連仙冢；宏農東望，廟俯雲亭。而乃從高，蓋以逍遙，自方諸而陟降。語傳天子，識祖德於白衣；廟立山中，勒御碑於丹詔。

[1] [清] 韓佩金修，張文虎纂：《奉賢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9冊，第1028、1029頁。

雙降如角，宛抱瑛房；萬乘迎神，遙馳珠洞。更有柏林舊觀，紀泰州駐駕之蹤；玉局遺牀，留蜀郡談經之蹟。崇聖層臺之築，勝據終南；鎮西石像之鑄，馨聞汲郡。靈宮既敞，道貌胥瞻，爰及尊鄉，曾鄰葛墓，妙涇西去，宛陵侯昔葬衣冠斷碣。東偏伯陽庵，舊崇像設，成宏之代，殘瓦埋煙；正嘉之間，頽垣蔓草。迺移古殿，來枕橫溪，汝南則經始於曩賢，隴西則繕修於吾祖，惟時蘭櫟松楸，儼峙瓊霄，虬蓋鸞旗，傍臨寶座。鍾敲夜月，訝璫響之停雲；鑪爇晨香，疑瑤臺之結霧。不羨靈桃淥水，相輝汾鼎之篇；真爲日角月懸，非畫嵩山之壁。歷年彌遠，瞻像如存，石拂天衣，幾經萬歲，塵揚海水，應紀千秋，猶以稱字非尊，名庵失實。倣素王之義例，子號人宗；稽老氏之流傳，廟崇祀典。制仍其舊，非碧題銀榜之奇；額表於門，比綠字赤文之象。應使儀陳芳薦，碑板常輝，妙叩元關，軒楹自古。夫溯真人之舊址，草結爲樓；問太清之遺宮，檜留於井。猶復壇封秦始，霧走龐勛，樹碣累期，超焚歷劫，是知祠筵肅奉，永履福庭，靈爽式憑，羣歸真館。又況挹仙洲於蓬島，左控滄溟；拱道院於春申，右襟黃浦。近神仙之窟宅，控文物之郊墟，勝地攸鍾，道風時暢，將舞昇天之鸞鶴，旋占度漢之龍蛇，衍三宮以導羣迷，履八卦而資萬類。欲問長生之術，執義秉仁；倘求不死之方，樹功積行。巋然華棟，即是元都，挹彼融風，如遊閬苑。玉清金闕，非誇十二樓臺；絳簡丹書，長奉五千道德。

125. 李衛公廟碑(輔世忠烈王廟之記)^[1]

[宋] 沈 樞

石存，據拓本載文。

王姓李氏，諱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也。唐武德中，輔公祐據丹陽以叛，詔王傅趙郡王孝恭，東討臨機，料敵一戰而禽之。高祖嘉嘆以謂：雖古韓白衛霍無以加。安吉舊隸丹陽，巨盜既平，邑人感王之德，迺即邑之西山，塑像立祠，奉祀惟謹，歲或乾溢，禱於祠下，雨暘輒應如響。自唐距今，已數百年，趨王之庭，丐王之庇者，如祠之初也。考其賜額，封侯始於政和。自侯而公，始於隆興。王封衛國公，見於生前。矧鄭之管城，舊亦有祠，已封王爵，故乾道五年，邑之士民援是以有請者再焉。按管城之祠，載于國朝會要。其立也，乃後魏賜僕射李冲之陂，因陂爲名，而容臺異議，執疑似之說，以沮其請。是時，樞爲宰掾，因討論而辨明之，且引宋祁題李衛公廟詩以爲據。其詩曰：斯人天挺，傑賊膽畏。膏肓其卒，章曰血食。雄京輔於今，異姓王，即是以觀，則豈得以僕射李冲之祠爲疑哉？朝廷以樞言爲然，且檢會本朝祀典，推崇有加，自建隆至大觀，錫封王爵，已加忠烈，今答靈應，宜以輔世忠烈爲廟號。綸誥既頒，邑之稚耆，歡呼鼓舞，舉手加

[1]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1044、1045頁。

額，以相慶幸，於是神之宏休，愈久而愈光矣。樞欲備載顛末，侈上之賜，揚神之休，且以慰邑人奉祀之勤，懷此有日。會邑宰韋昱祈禱有應，則具石來請，曰願有記。蓋其謁廟之初，曾以潔己，導民于正，以要神之福，福是邑之民爲言，繼而蠶麥垂成，淫雨爲沴，民方愁歎，禱而澄霽，秋稼既實，鄰鄉飛蝗，勿集近境，禱而退飛，然則神之所以福吾民，與夫吏之所以感神貺者，其可無述乎？竊謂生而有功於國，沒而得祀於民，歷世雖久，使人敬事之不懈，是必鍾靈稟秀，卓然有異於人者能之，如王之豐功偉績，磊落震耀，富貴壽考，哀榮終始，固自有傳，而見於逸史者有二事焉。王爲布衣時，獻書西岳，詞氣凜然，有憂天下之志，如斬鯨鯢而清海嶽，卷氛祲而闢山河，讀之可以起義槩而激雄心；至於射獵霍山，投宿朱門，又有乘雲行雨之異，《太平廣記》載之甚詳，則前所謂鍾靈稟秀，卓然有異於人者，於此可見矣。嗚呼，王之世紀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安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沈樞記并書。

淳熙十年七月十一日，承務郎知湖州安吉縣主管勸農公事韋昱篆額立石。

《兩浙金石志》：右碑篆額八字，文正書，二十二行，行三十九字，在安吉縣。李靖事蹟，具見唐書本傳。侯王之號，自建隆大觀，已加忠烈，此又加號輔世字耳。文云：安吉舊隸丹陽。按《方輿紀要》：隋平陳，吳興郡屬蘇州。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湖州。六年，沒於輔公柝。七年，復置治烏程。是時，輔公柝據丹陽，安吉亦其陷縣也。衛國公靖生前封地，沒則連諡書之昭陵陪葬，碑所書衛景武公是也。《湖錄》又載：烏程古山廟祀李靖公，有唐吳道石碑，是唐已祀之。又辨正，索靖廟即李靖

廟，索爲祭之名，本《禮記》蜡者索也。周禮党正國索鬼神之義，可謂卓識，用證子美十姨之訛矣。

右輔世忠烈王廟記，淳熙十年七月立石，碑述是年，飛蝗集境。案《宋史·五行志》：淳熙十年六月，蝗害稼，與碑記合。記又云：禱而退飛，則於安吉無恙。撰文者爲沈樞。樞字持要，安吉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官湖南按撫使，結銜稱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案《玫瑰集》載：正議大夫實文閣待制沈樞制有“辭榮嘉遁”語，時沈樞當已致仕矣。

126. 李衛公像碑^[1]

石存，據拓本載文。

右衛國景武李公像，得之皇朝秘閣本刻石，安吉仁濟廟以永其傳。淳祐丁未孟秋，鄞南方應唐題，雪川王泳摹刊。

右碑在李王山本廟，上層摹李公像，下層文八行，行六字，額題“唐李衛公”四字，篆書。此與仁濟廟加封勅牒碑同時刻石，勅牒碑立石姓氏，亦有方應唐名。

[1]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1047頁。

127. 李衛公廟落成碑^[1]

[元] 范天輔

石佚，據《湖錄金石考》載文。

廟之落石，五季以前無聞。自宋淳甯迄嘉定，百餘年間，蓋數數焉者，遺黎故老，傳道不絕口，其事頗涉怪誕，未有深信之者。及皇元泰定二年，歲在乙丑，暮春之初，其日乙巳，風暴雨甚，雷轟電掣，沙揚礫飛，聞有聲自山巔來者，視之乃石也，砰礧礧礧，直下數十百仞，竟止衍慶右偏，棟宇像設，一無所損，若昇而寘之者。邑人士庶老稚，相顧愕眙，乃知所傳爲不誣，王之靈益昭昭矣。夫艮爲石，有止之義，今乃飄忽震動，自投於麗牲雞卜之庭者，蓋所以示時和歲豐之祥也。此昔人之告於今者，吾又以之而告於後人焉。

[1]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1047、1048頁。

128. 任勉之(靈順行宮)記畧^[1]

[明]任勉之

永樂中,予以右府叅軍之職,奉勅巡考直隸官吏臧丕,至徽之婺源,祖庭有廟,翼然萬山中。是夕,偕御史宿,並夢神感。事竣還朝,竟拜徽守之命。詢其本始,神乃五緯之精,唐光化中,降於此山,告語立廟,具載徽志。自秣陵、宣城、廣德數百里間,敬事尤謹,行禱之人,不絕於路。昧爽之際,神或現於空中,物色影響,畧可聞見。有夫婦禱而生子,及朞報之,謁謝中途卒死,仍詣廟謝,已而復生,蓋神之靈響若是,宜人之敬信,愈久愈虔,香火之祠,無間於遐邇矣。吾松府治南,舊有行宮,其靈響尤異,故老皆能道之。

[1] [明]方岳貢修,陳繼儒纂:崇禎《松江府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1384頁。

129. 靈隱道院碑記^[1]

[清] 沈光曾

縣治東南隅有靈應道院，宋時敕建。嘉定元年，吳地亢旱，三歲不雨雪，建壇禱祈無驗，適西蜀道士谷初暘入吳，麻鞋裸體，跳躍上壇，仰首若與空際語，頃大雪，三晝夜止，當事上其事，敕建道院，獎異之，范文正公記以詩，載於志乘。然嘉定以來，師徒授受，不可悉考矣。明熹廟時，以清靜修養聞者，為何師隱虛，一傳為許師鳴玉，再傳為胡師喬仙，三傳為陸師守誠，四傳為今道士魏師浮樽，皆能承守先業，維持勿壞，而浮樽創建修造之功，視前人有加焉。此於大易所謂子克家者也，夫尋常老氏之宮，有修真繕性於其地者，猶當謹而守之，以存有其舉之莫敢廢焉之義，況初暘祈雪，即傳所云有功德於民，與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合於祀典者，而可任其廢乎？予蒞茲土五寒暑，於先賢忠烈上穀神祇，苟利澤及人者，無不保護而安全之，則初暘棲隱之所，固冀其世守勿替者，今將奉調去，恐自茲以往，有實偪處，此漸滋覬覦侵軼之虞者，故昭揭示之，彼即不畏鬼神呵譴，獨不念三尺凜然，初不為強梗越畔者恕乎？而嗣其傳者，亦當謹飭自好，念前人之勤

[1] [清] 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冊，第274頁。

勞，望後起之繼續，使歷代相傳者不致有茂草之歎，庶能免棄基隕越之咎也，故爲書敕建緣起，而延袤四至，與殿宇間架於左，使後世有所考云。

130. 張著(靈寶經堂)記^[1]

[元] 張 著

靈寶經堂者，海虞陳君彥昭尊經之所也。初里人月誦是經，往往即所居，第君不堪隘褻，嘗欲特爲其所，既而，得巨龜筭于是地，會歲甲辰春三月三日，屬玄武降神，遂刻木爲像。越明年丙午，構屋四楹，繚以周垣，中崇像設，而函靈寶經，真于几格，因以名堂而請記之。予聞老氏之有經，自周柱下史聃著道德五千言，而後大洞玉經等，凡三十六部，出漢魏間，獨靈寶經始託于龜臺金母，次得于會稽山中，及葛真人所受，前後四傳而成帙焉。其經有靈文洞章，空歌秘咒，靈書符篆，曰靈寶者，道德之字也。蓋道在天地間，立造化，行鬼神，小無不在，大無不周，近不可測，遠不可量，神之又神，玄之又玄，天下之至靈也。得是道于心，則虛明洞瑩，靜具方寸，運足以燭萬象，如龍之有珠，如天之有日月，世之奇珍異物，莫之能比，天下之至寶也。抑是寶也，元始非獨

[1] [清]高士驥、楊振藻修，錢陸燦等纂：《常熟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冊，第320頁。

有，人非獨無，元始非不傳，人非不能受，惟寶得其所寶，則道爲吾心之靈寶，失其所寶，則心爲凡物役，彼謂非寶而不求，求之而不力者，元始得不爲之憫乎？今彥昭保是經，既爲之堂，日集同志，相與誦之，且兢兢修謹，尊事玄武，累獲異感休祥，則庶幾得其所寶，而神亦加祐之矣，豈徒堂以經名而已哉！爲其後者，又不可不承彥昭之心，保之于永久哉！爲之頌曰：

東北有天，名曰始青。道言天中，天尊說經。天魔大神，飈車雲輶。無鞅之衆，繽紛來聽。天尊告言，是寶之靈。昧之者暗，見之者明。無極太極，變化流行。人能寶之，逍遙上清。

131. 馬俸(靈應觀)記^[1]

[明] 馬 俸

靈應觀，宋咸淳年間，道士趙志清建，始名靈應道院。元朝延祐間，道士蘇斗南重建，陞爲觀。席應真，字子陽，號沁齋，常熟人。少辭家學老氏之法，經錄丹法，靡不洞究，兼涉儒籍，尤邃於易，釋典方術能旁通。奉其母甚至，祭葬痛哭如初喪，或謂親愛既割，何謂徇禮若是過歟？應真曰：吾法當割愛，人道世間，豈有不孝神仙也哉？始提點常熟普福宮，遷郡之白鶴觀，及相城靈應觀，洪武年卒。惜乎時有盛衰，於嘉靖二十七年，至今隆慶

[1] [民國]陳惟砥、施兆麟等纂修：《相城小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12號，第81、82頁。

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本鎮東十八都十二圖信士雙橋馬俸，同妻周氏，因見玉皇殿、三茅宮廢久，基址尚在，行道傷嗟，獨發良心，捐己金，徵工師，以易木石，磚瓦釘灰，使揮衆工，督力作成，梁棟牆幔，宋桷株櫺，以成大殿，崇奉玉皇、茅君，至大之功，而天地神祇，豈無不顯其昭假哉！自宋迄今，蓋七百餘年矣。迨我明隆慶二年戊辰重建，今則完舊益新，庶不負先賢之勗，亦不勞民之財，而不誇己之功，故述其義，以遺於後也與。

132. 王時敏(靈應觀)記^[1]

[清]王時敏

長洲相城靈應觀羽士趙弘科，偕其徒周正誼，介子老友退山馬翁載拜稽首，鄭重而請曰：縣治東北五十里，瀕漈枕湖，膏腴澤國，相傳春秋時，伍子胥爲闔閭築城，先於此相地，以下濕故止，遂名相城，所謂漁子沙也，石梁恒亘，顏曰通仙，寶坊巋峙，額名靈應。自宋咸淳二年，開山始祖趙志清奉敕所建，初名靈應道院，□□□□，□□□興，道風演迤。其能呼及風雷，名聞當宇，因請陞院爲觀者，師祖蘇斗南也，至若博通淵微，旁及儒釋兵法，莫不洞曉，孝友和敬，望而知爲神仙中人者，先提點蘇城白鶴觀，鄭明德爲之記；及老歸相川靈應觀，奉母終養，

[1] [民國]陳惟砥、施兆麟等纂修：《相城小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12號，第82、83頁。

二十餘年，姚榮國銘其孝行。鍊師沁齋席應真，號紫陽子也，勝國之初，有紹修清淨玄妙之學。其修煉醮祭，白鶴翔舞於雲端，奇蹟累著者，法師周鶴林也。地雖褊小，代有高真，殿宇廢興，因人代謝，然而道不中絕，緣機有待，穆宗朝，里人馬俸好道樂施，鳩工庀材，而茲觀爲之一新。歷數十年，凌替彌甚，風雨漂搖，殿堂傾圮。天啓癸亥，先師祖顧娛川、金寰宇，不敢坐視玄宮之淪於瓦礫，乃齊心共事，竭蹶告成，於是殿廂廊廡，垣墉階所以次，而茲觀爲之再新。既經鼎革，尋更水旱，穹樓湧殿，一墜不復興者，所在皆是。時則吳門張上池者，以歧黃業託跡於觀，寰宇爲之具饗殮，久而靡間。上池後遊京師，頓得諸公卿間來招寰宇，而寰宇已歿矣。弘科，寰宇之徒，跋涉三千里，上池願爲之領袖。時龔大司馬捐貲首倡，以暨四方好施檀護，共襄厥成，殿宇莊嚴，金容完好，弘科願力，可謂克盡矣，而復念後人無受經之所，歲值水旱，薦臻抄化無由，乃聚徒輩周正誼等，矢心合志，以平日褊施之積，購材僱傭，闢東南隙地，鼎新創造，於是翻經之室，習煉之房，庖湑之所，無不畢具。是役也，始於丙辰之春，成於己未之秋，四載經之，聊有次第，念後先興復之由，檀施攸助之力者，皆不可以蕪滅，乞公書其歲月，勒之貞珉，以垂永久。余讀《周禮》，大祈掌六祈，以同鬼神祇，天神人鬼地祈不同，則六屬作見，故以祈禮同之。國有大故大災，必禱祈上下神祇。方今東南多事，庶物失所，大故大災，宜莫甚於此者。弘科所爲，亟亟乎飾神區崇觀宇，於古者號呼求福之義，不可謂無當也。遂徇其請，而爲之記。

133. 靈應觀記^[1]

[清]王時敏

長洲縣治東北五十里，相傳子胥爲闔閭築城，先於此相地，因名相城，所謂漁子沙也，有靈應院，宋咸淳二年，道士趙志清奉敕建。元延祐間，真人蘇斗南能呼吸風雷，聞名當寧，因請升院爲觀。明初，鍊師席應珍奉母終養以孝稱，法師周鶴林以祈禱著績，地雖褊小，代有高真。隆慶中，里人馬俸修葺，歷久殿圯。天啓癸亥，道士金寰宇等重修。國初復廢，其徒趙宏科至京師，有張上池爲之勸募，時大司馬冀鼎孳捐資首倡，始復舊觀。宏科復聚徒周正誼，以觀施所積，闢東南隙地爲經堂庖湑之所。是役也，始於丙辰，成於己未，因紀其歲月，勒之貞珉云。

[1] [清]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冊，第271、272頁。

134. 施何牧(靈應觀)記^[1]

[清]施何牧

宋羽士名正傳，號瞻微，姑蘇長洲縣人。少穎悟，以孝聞於鄉曲。稍長，頗明理，喜談玄，超然有世外志。年未冠，即徧走名山，求明師，敬天祖，爲黃冠于相城靈應觀，初自宋咸淳二年，開山道士趙志清奉敕建。其在有元，得仙傳，精道術，伊祖煉師蘇斗南也；性至孝，契妙道，施符水，傳天書，伊祖師紫陽子席應真也；其在有明，奇術累著，玄功無間，伊祖法師周鶴林也；募馬俸營修，竭蹶其事，伊祖師顧娛川、金寰宇也；國朝初，募都門龔大司馬，及同里諸善信復修，不殫勞苦，以告事竣，伊祖師趙弘科也。觀臨巨浸多，風雨飄飄。康熙時，歲在壬子，前殿後宇復圯毀，不堪寓目，來遊者興嗟，以故宋羽士入觀，竊慕昔人，遂慨然有重修志。越明年，即爲募緣修葺玉皇、玄帝兩殿。甲子歲，其師周正誼獨出經資，創建文昌閣，爲贊勸。庚午，復修玉皇大殿。雍正乙巳冬，與其徒孫張松源重建三元殿，蓋住持者六，與工者四，募緣外大半，出自經資，併借貸，約費千餘金，羽士心力瘁焉。繼又與其師弟高維三商榷，置齋田卅餘畝，初造兩廂從房數十間，而觀之煥然重新，規模宏敞，周密迴勝，昔年里中人，咸嘖嘖歎

[1] [民國]陳惟砥、施兆麟等纂修：《相城小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12號，第83、84頁。

賞，謂宋羽士之功行不可及。丁未秋，余遊陽城湖，過相城，友人邀遊，步靈應，始得見宋羽士，而里中人一時雲集，指殿廂左右以告曰：此翬飛鳥革之象，皆宋羽士忘寢食而謀之者也。今所見曲檻朱扉，洞天仙室，即向之所歎頽垣斷塹、蔓草荒烟之處也，鳩工庀材，次第落成，致彈數十年之經營拮据，罔有一日懈，而慎終如始，宋羽士功行，吾儕固未之見也，因更述觀之廢興，羽士出身，重修頽末，而求記於余。余將揚舲去，未即許。時余姪孫守常、守基在旁，里人應以固請，兩姪孫爰進告余曰：巨族子弟，尚弗肯厥堂構茲，乃得於道流，人以是賢之；又聞其慷慨仗義，善諾不欺，頗有儒者風，且善保真，絕弗近色，人以是敬之。不爲之記，竊恐後人忘其締造艱難，羽士功行湮沒不彰，且亦非所以爲來者勸也。余謂玄門之事，駕雲鶴，登玉京，躋仙班，則以其身無滯行，而兼有利濟功也。彼果能是，余不惟賢之敬之，併謂其人丹成有日，晚年殆未可量；至若鼎新廟宇，克殫心力，余猶以謂羽士末節，特就其克營四殿，亦未可沒其敬天繼祖之懋功也云。爾瞻微洵，姑蘇羽士中有道行可以嘉予者，余詎敢以不敏謝，故即里人所述，與余族子所言，而因以見余心攸取也，爰爲之書。

135. 陸鎬(靈應觀)記^[1]

[清] 陸 鎬

長邑相城鎮有靈應道院，自宋咸淳二年建。元延祐間，改曰靈應，陞院爲觀，神應猶響，凡水旱疾疫皆禱焉，殿宇之圯壞而復修者屢矣。茲因上年荒歉，蒙憲勸捐振濟，就觀設廠，三次散給，領振者爭先恐後，擠壞外垣一帶，而祖師、飛鸞等殿，則久已頽敗。時委廉周、楊二君監振，目擊情形，慨然有修葺之志，率先倡捐，復勸同事各董等，捐貲助工，並諭將所存振餘錢，稟憲充用。鎬等因於本年七月內，具呈申明在案，嗣即遵諭興修，閱兩月而工竣。其計工料錢八拾餘千，而董之督工經費不與焉。今丹漆黝堊，煥然重新，庶不負賢父母倡捐之義，諸君子樂善之誠矣，爰爲之記其本末如此。

[1] [民國]陳惟堦、施兆麟等纂修：《相城小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12號，第84、85頁。

136. 陸元綸(靈應觀)記^[1]

[清]陸元綸

粵稽相城靈應觀，自宋咸淳二年，開山道士趙志清奉敕創建，至我朝雍正間，有宋羽士重新，廟貌一新，迄今百有餘年矣。兼比年大水爲災，銀濤鼓盪，各殿宇有日就傾頽之勢。適玄都方丈羽士夏自修來觀，見夫頽垣破瓦，法像塵封，遂慨然有志，偕其法嗣闕思中等，布告四方，共襄是舉。自咸豐丙辰冬鳩工庀材，觀中飛鸞寶閣，及前後各殿，次第落成，規模宏敞，一如昔年。嗚呼，盛衰興廢，雖云有數，苟非其人非怠於振，始即誤於圖，終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吾知其零風濡雨，日甚一日，不委諸榛莽而不止，有以嘆夏君之志不可及也，夏君之功不可沒也。倘不爲之贊述盛舉，非特夏君之功湮沒不彰，抑亦非所以爲後來者勸，故不揣固陋，畧敘顛末，以爲之引。蓋聞創造爲難，復興非易，吾觀飛鸞寶閣固年久失修，若非亟爲經營，勢將懷崩棟折，坐視何忍。主持乏力，得佐於度師夏君，不辭勞瘁，協力勸募，於咸豐五年正月興工，來秋告竣。雖云有志竟成，皆由善士捐輸，復形煥赫，芳名勒石，永垂不朽矣。

[1] [民國]陳惟城、施兆麟等纂修：《相城小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12號，第85頁。

137. 淳祐六年七月內禮寺宮奏^[1]

竊攷周制，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先儒六天之說，蓋昉於此。又禮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釋者謂先祈其所由生，謂郊祭天地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鄭元據春秋緯說，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矩，黑則叶光紀，此五帝之神說所由起也。謹按中興禮書，紹興十八年十一月一日，臣僚言：竊聞感生之帝說尚矣，自周公制禮，推稷祖以配天，故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鄭康成以謂祀感生而以后稷配其說，若曰：天之五帝，遞王四時，王者之興，必感其一以生，故於夏正之月，祭所生帝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周運木德而感於靈威仰，乃尊祖后稷以配蒼龍之精，後世以周祀感帝蒼籙，延長子孫，有則百之，詠卜世過，三十之期，皆配天之效也。我朝火德題運赤熛怒，實為感生帝，祖宗以來崇奉尤謹。祥符大觀，或至親祠，故猗蘭孕秀，子孫衆多，龜鼎之祚，與天無極。欲望明詔有司，升為上祀，於是禮官，乞如所請，遇上辛日，祀感生帝，並依國朝舊制，大祀禮，例差三獻官等行禮，備牲牢禮料，用十二籩豆設祭，歌宮架樂舞，受誓戒於望祭，齋宮行事內，牲牢依見今祀天地禮，例用羊豕，有詔從之。切惟聖朝火德開統，世祀感生，實奉赤帝，其來已久，見今正月上辛，差官望祭，已係大祀之數，所有儀像

[1] [宋]潛說友原纂修，[清]汪遠孫校補：《咸淳臨安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49號，第1冊，第156頁。

服色制度，有靈休殿廡下畫像可遵。今朝廷既別立閒館，專奉靈旂，若用道家之言，則有齋醮之法；若領於祠官，則當依見行禮，例施行朝儀，以爲龍翔宮崇奉。感生帝既屬羽流，合用齋醮之法，其正月上辛日望祭，自如其舊旨從之。

138. 重建(龍翔)宮碑記^[1]

[元]葉廣居

杭之龍翔宮者，龍虎山正一教主嗣漢天師張君世所治也。初在宋理宗以沂王之嗣入繼帝位，淳祐甲辰，闢旅邸爲老氏之宮，別作南真觀，以居學仙之士。宮初在杭之後市街，元至元壬午遷於杭之西北，取楊和王清微靖故址。大德丁卯，古泉胡元洪重營之，而宮宇加大，三十四代天師立觀妙齋。元統癸酉，燬于鄰火，三十六代天師給褚幣五百錠，命住持史景仁經度謀爲以復，景仁亦出私金附益之，規制逾宏麗矣。中爲大殿，以奉三清。前爲修門，以肅神衛。作天師祠，曰真風；立鍾樓，曰和應。又館祐聖殿于左掖里域之壇，祠山之位，列於兩序。建法堂以講授，翼兩廡以棲居。揭八齋之扁，曰履和，曰頤正，曰全真，因其舊也；曰宜休，曰東明，曰環隱，曰中和，曰守正，紀其績也。庖庖既完，食息有所，後爲方丈，疊石鑿池，時藝卉木，娑婆蓊鬱，像海上仙島小蓬山，翰林應奉陳旅爲

[1] [明]沈朝宣纂修：《仁和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79號，第3冊，第716-718頁。

之記。觚稜聯雲，窗戶霏煙，丹碧煌燁，邃密清疏，西湖匯其右，吳山拱其左，市塵不驚，清風自至，褒衣危冠，相與論道談玄，真世外之高居也。宮之建，逾百年未有記，無以垂不朽，請文勒石。推世之有玄學尚矣，自河上安期毛翕，蓋公以黃帝老子之言相教授。漢初，公卿大夫頗以清淨之學資輔世治，已而禱祠上帝，貴神之說興，而神奇之事益彰。至正一靖應真君之教興，子孫繼繼繩繩，歷晉唐，迨宋元，至于今日，錫之爵位，榮顯崇極，世澤久而彌著。噫，聖賢不作，而堯舜周孔之道微，有能演長生無爲之化，持一編爲帝者師，以躋民于壽域，則世其庶幾乎。又聞俊傑材德君子多託是以棲息，吾所以日望于星弁霞裾，而龍翔道宮之記所由作也，乃系以銘曰：

蜿蜒赤龍，洞陽結形。龍翔南離，環衛帝青。去世遐邈，孰瞻儀型。瑤臺金堂，流光晶瑩。玉真丈人，陟降雲駢。九炁翕張，逍遙萬靈。吐吞朝霞，旁落飛星。古昔神師，出言爲經。玄牝天根，恍惚窈冥。道德幽玄，曷起其肩。曾元縣延，明德惟馨。守一處和，祝釐帝庭。無爲自化，下土攸寧。雕零三光，履閱萬靈。元風永播，恒視我銘。

139. 小蓬山記^[1]

[元] 陳 旅

史玄圃氏載，新龍翔宮爲國家祝釐于無窮，因樹祠室，其背

[1] [明]沈朝宣纂修：《仁和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79號，第3冊，第718、719頁。

以自棲，翕翼夾疏，時燕時寢，鑿羨壤爲池，雜積怪石，錯植卉木，象神山之在海中者，乃榜室曰小蓬山。蓋昔有有道之士曰孫君者，居大滌山，嘗以蓬山名其室，玄氏實孫君之玄胤也，其意若曰：吾山視吾祖，直其小爾；吾祖不可復見，惟蓬島之常在吾目也。余嘗遇其室，適春雨，止無他，客玄圃氏。其尊豆揖余面山坐，階下紺泉浮動，山趾芝岑，蕤谷窈曲，清潤沖氣，旁達窗戶，間有輕雲焉。當是時，世抱盡釋，物我兩忘，將不知泰山爲大秋毫爲小，又孰辨蓬山之小大哉。玄圃氏曰：子不欲小吾山耶。顧吾之所，以爲吾者小也，則凡與吾同處者，必以類聚，山縱大，而樂與吾處，則亦甘自小矣，況有小之實者乎？秦漢方士往往欲爲人主求其大者而不可得，吾又何小之哉？余曰：玄圃氏真有得老氏之道者，爲日損，殆以小爲貴也，是爲記。

140. 楊維禎(龍翔宮)碑記^[1]

[元] 楊維禎

龍翔宮，由宋理宗潛邸改沂靖惠王府爲之，以奉感生帝。門曰龍翔，中門曰昭符，殿曰正陽。咸淳間，又改命南真之館，南斗殿曰壽元，十一曜曰景緯，鐘樓曰和應，鼓樓曰迎真之章，藏殿曰琅函寶藏館。有三齋，曰履和，曰頤正，曰全真。凡宮扁額，皆宸翰也，撥

[1] [明]沈朝宣纂修：《仁和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79號，第3冊，第719-722頁。

賜免糧土田山蕩若干頃。淳祐六年，特賜元靜先生左右銜都道錄一庵胡公瑩微管轄宮事，下有栗隱道院，在湖西棲霞之北，管轄葉公景先分主之。寶祐初，又撥賜長州、崑山縣田以贍不足，承之者爲古泉胡公元洪。我朝崇重玄教，璽書護持，令公執以奉修典祀，不幸胡僧撻陵，轢教門改宮爲寺。公力于匡復，有辭于上，獲歸土田者半，殿宇不可復，則以私資置楊和王清微靖基，在今城西隅。大德丁酉，創建殿宇，門廡倉庫，以次而舉。田有三莊，在仁和、平江、湖州。大德己亥，公再被璽書，授白麻，命住持宮事，仍給提點所印。張公爲一庵猶子，仙風道貌拔塵俗，又以役丁甲之法，呼雨推潮，致宰官之敬，故其成功速而有以光前往、裕後來也。乙巳，天師畱國公領宮事後，有鄭公自謙、黃公石翁、賀公汝森、林公可朗，相繼而出，皆有功于教事者。林公又克寬展隘途，增廣聖殿。元統癸酉，天師太玄公疏請洞霄公史公景仁提點本宮事。席未溫而鄰燎延宮，公慨然曰：古泉先生已夢卜于我矣，我不復興，天其厭之。太玄公施資助土木費，委副公陳得安、庫職李曰榮，一乃心力，董土木事，由是大殿、法堂、山門，比舊制益穹而大，廊廡庫庑，道堂客館，凡若干楹，無不完好。三清聖像，莊嚴雄偉，父老瞻仰，嘖嘖稱慶，以爲前此未有也。公又捐己資建方丈，疊石爲山，鑿泉爲沼，蒔花種木，鶴飛鹿走，恍若世外，扁之曰小蓬山，應奉陳公旅爲之記。後至元丁丑，被旨冲妙真常玄應真人住持，同領本路諸宮觀事。公字龍甫，自號玄圃，美丰神，其氣岸凝重，時貴皆屈膝禮，蓋有公輔之望，而左爲山林之主者也。暮年舉太乙宮真人黃公崇大自代，遂告老。黃公當戎馬勛勩之際，扶持教門，安于按堵，亦可謂善守成者。重念史公于宮門，實有再造功，而廢興歲月未有記，遂令都監葉文誠備事狀頗未來徵記，既爲約而書之，乃係以詞曰：

二馬渡江一馬龍，東觀邸闕森開張。穆將祀予感生皇，疾以

標怒靈威昂。十一景威生寒芒，天人南下南斗旁。朝與龍飛暮龍翔，翠蓬三度黃塵揚。靈宮突立天中央，湖眉海眼東西望。地柱不傾天孔長，黃鬚仙伯古冠裳。龍腦寶藏聲琅琅，上清淨掃赤尾獐。六龍在天天下昌，山君海狐紛來王，南極上壽日重光。

141. 歸起先(龍旋堂)記^[1]

[清] 歸起先

去縣治二十里許，有道觀曰龍旋堂。前元至正中，里人創建，以崇祀北極教主真武尊神者也。予往時過其地，見有碑陷置壁間，歲久剝落，字畫漫漶，瞪目視之，知爲元人鄭東撰，因其地曾有神龍迴旋，故取以顏其額，鄧孝廉文度舊記可考也。歷元迄明，三百餘年，壞成不一。我國朝修是觀者，實予戚陶君紹元。陶固蔣徑著姓也，棄家人道，焚修其中，周視屋宇，上雨旁風，不堪棲息，因炷香真武像前，矢願興復，道風遐暢，遠近瞻仰，捐資施財者，一時雲湧，於是鳩工庀材，撤而新之，山門殿庭，廊廡庖湢，次第告成；又於其後，爲樓五楹，靚深宏麗，儼然瓊宮琳宇，迥非昔比。余因歎神靈之所憑依，廢而復興，必有時節因緣，而誓願擔荷，非道力堅固者，不能應緣修復也。今紹元羽化久矣，嗣法弟

[1] [清]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冊，第319頁。

子殷之輅恪守清規，歲加修葺，以觀曩日，有其過之，無不及焉。嗟乎，自吾夫子問禮於老聃，函關紫氣，相傳爲道法之祖，厥後竺乾之教盛行中夏，遂與吾儒鼎足而爲三，然其盛衰之故，有不可同年語者。吾邑道教凌微，今日尤甚，鸞輪往來之地，丹鶴飛翔之方，半已鞠爲茂草，獨招提梵刹，拂漢凌雲，像設輝煌，鍾魚互答，赤腳白足之侶，傲黃冠而上之，其不逃墨歸楊者幾希矣，而龍旋一區，歷久益新，不誠今日甚難希有之事哉。余不忍紹元興復之功一旦泯滅也，故爲之記以永之。

142. 敕賜協順廣靈陸侯廟記^[1]

[宋] 文及翁

石佚，據明正德刻本載文。

奉直大夫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脩國史院編脩兼侍讀文及翁撰。

嘗讀《禮記·祭法》有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且終之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神者妙萬物之爲言，生爲名臣，死爲名神，皆精神心術之所攸聚，不可以形迹窺。夫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夫豈區區土木偶人云乎

[1]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951、952頁。

哉。吳興多淫祀，率聽命巫覡，假神之靈，以愚黔首，靡然從之，風俗由是大壞，倘非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其可列之祀典乎？神姓陸，諱圭，世爲昭慶軍人，生於熙甯，以祖澤補右爵，兩調爲泗州、真州兵馬都監。宣和中大歉，發粟賑饑，存活百萬計。適值方臘弄兵，東南大震，軍師調公引兵駐浙江，進嚴灘，與賊鏖戰數十合，賊敗績而遁。暨師還錢塘而卒，遂爲湖神。紹興間，海濤衝激江岸，民不遑安，神役陰兵治之，潮勢遂平。嘉定夏，飛蝗蔽天，神見雲端而驅之，是歲蝗不爲害。淳祐間，錢塘江復大決，有司隨築隨圯，神與三女揚旗空中，浮石江面，以顯其靈，隄賴以成，迄今都人奠枕神之力也。浙西帥臣徐栗實董斯役，以其事聞于朝，乃賜其額曰協順廟，封其爵曰廣靈侯，及封妻姚氏爲花錦夫人，三女爲顯通永三濟，皆夫人，立廟是邦，地曰石家，生英沒靈，昭不可掩。環千里之地，家祝而鄉祠，不敢妥安於草莽，奚啻若子孫之於祖禰，一念之烈，實臨之視，唐巡遠無以異，其所以蓋覆斯民，歷千載猶一日，木本水源之思，鑒乎不可忘，炳乎不可誣也。侯之生也，治軍旅之事，靡憚勞苦，屯戍兩郡，隱如長城，豈非法施於民，以勞定國乎？陸寇披猖，誓不與俱生，竟歿王事，豈非以死勤事乎？及其歿也，又能於冥冥中驅蝗障潮，以庇生靈，豈非禦大災捍大患乎？朝廷頒爵，命崇廟貌，於禮實宜，繼自今靈響益著，凡民水旱疾疫，有禱輒應，赫聲濯靈，洋洋乎如在其上也。余寓苕川之日久，且仕於朝，爲春官宗伯，實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職兼翰墨。咸淳甲戌夏，神之曾孫陸子宣與鄉父老楊彌堅、張友諒，備述本末，謁記於余，誼不獲辭，遂作祀神樂章，刻諸麗牲之石，春秋祭祀，俾白叟黃童，吳歆越吟，式歌且舞，以妥侯靈，以徼神貺，永永無斁。辭曰：

神妙萬物，無感不通。妥靈吳興，毓惠軍中。侯之生也，塞

蹇匪躬。侯之歿也，耿耿孤忠。潛驅飛蝗，見於虛空。力障奔潮，陰兵翕從。都民奠枕，伊誰之功。尸而祝之，廟貌聿從。龍光赫奕，侯社啓封。恩及小君，三女攸同。載在祀典，敢不敬恭。牲牷既肥，粢盛亦豐。春烝秋嘗，崇極明宮。伐鼓坎坎，懽呼兒童。神來游兮，風馬雲龍。與國丕休兮，祚吾民之無窮。

大明正德戊寅春三月吉旦，賜進士第文林郎監察御史嗣孫陸崑重立。

143. 敕賜協順廣靈陸侯廟記^[1]

〔宋〕文及翁

明正德重刻本存。

奉直大夫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兼侍讀文及翁撰。

嘗讀《禮記·祭法》有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且終之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神者，妙萬物之爲言，生爲名臣，死爲名神，皆精神心術之所攸聚，不可以形迹窺。夫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夫豈區區土木偶人云乎哉。吳興多淫祀，率聽命巫覡，假神之靈，以愚黔首，靡然從

〔1〕〔清〕陸心源撰：《吳興金石記》，見《歷代碑志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冊，第617-619頁。

之，風俗由是大壞，倘非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其可列之祀典乎？神姓陸，諱圭，世爲昭慶軍人，生於熙甯，以祖澤補右爵，兩調爲泗州、真州兵馬都監。宣和中大歉，發粟賑饑，存活百萬計。適值方臘弄兵，東南大震，軍師調公引兵駐浙江，進嚴瀨，與賊鏖戰數十合，賊敗績而遁。暨師還錢塘而卒，遂爲潮神。紹興間，海濤衝激江岸，民不遑安，神役陰兵治之，潮勢遂平。嘉定夏，飛蝗蔽天，神見雲端而驅之，是歲蝗不爲害。淳祐間，錢塘江復大決，有司隨築隨圯，神與三女揚旗空中，浮石江面，以顯其靈，隄賴以成，迄今都人奠枕神之力也。浙西帥臣徐栗實董斯役，以其事聞于朝，乃賜其額曰協順廟，封其爵曰廣靈侯，及封妻姚氏爲花錦夫人，三女爲顯通永三濟，皆夫人，立廟是邦，地曰石家，生英沒靈，昭不可掩。環千里之地，家祝而鄉祠，不敢妥安於草莽，奚啻若子孫之於祖禰，一念之烈實臨之，視唐巡遠無以異，其所以蓋覆斯民，歷千載猶一日，木本水源之思，鑿乎不可忘，炳乎不可誣也。侯之生也，治軍旅之事，靡憚勞苦，屯戍兩郡，隱如長城，豈非法施於民，以勞定國乎？睦寇披猖，誓不與俱生，竟歿王事，豈非以死勤事乎？及其歿也，又能於冥冥中驅蝗障潮，以庇生靈，豈非禦大災捍大患乎？朝廷頒爵，命崇廟貌，於禮實宜，繼自今靈響益著，凡民水旱疾疫，有禱輒應，赫聲濯靈，洋洋乎如在其上也。余寓苕川之日久，且仕於朝，爲春官宗伯，實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職兼翰墨。咸淳甲戌夏，神之曾孫陸子宣與鄉父老楊彌堅、張友諒，備述本末，謁記於余，誼不獲辭，遂作祀神樂章，刻諸麗牲之石，春秋祭祀，俾白叟黃童，吳歆越吟，式歌且舞，以妥侯靈，以徼神貺，永永無斁。辭曰：

神妙萬物，無感不通。妥靈吳興，毓惠軍中。侯之生也，蹇蹇匪躬。侯之歿也，耿耿孤忠。潛驅飛蝗，見於虛空。力障奔潮，

陰兵翕從。都民奠枕，伊誰之功。尸而祝之，廟貌聿從。龍光赫奕，侯社啓封。恩及小君，三女攸同。載在祀典，敢不敬恭。牲牷既肥，粢盛亦豐。春烝秋嘗，崇極明宮。伐鼓坎坎，懽呼兒童。神來游兮，風馬雲龍。與國丕休兮，祚吾民之無窮。

大明正德戊寅春三月吉旦，賜進士第文林郎監察御史嗣孫陸崑重立。

案文及翁，字時舉，號本心，寶祐元年進士，四川綿州人，歷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景定三年，以太學錄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四月爲校書郎。四年，爲秘書郎，轉著作佐郎。咸淳元年，爲著作郎，出知漳州。德祐元年，自試禮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元兵至西海州，平江降，及翁出關遁，四月削一官。國亡，寓居湖州，元世祖累徵不起，見《宋史·理宗紀》。中興館閣續錄，朱吉甫墓誌續錄，國史館編修，官至嘉熙元年，止以後缺。及翁於何年官編修，則不可攷矣。寶祐四年，徐栗以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兩浙轉運副使暫權臨安尹，五年十二月除吏部尚書，見潛說友《臨安志》，奏請賜額，當在其時。《宋史·河渠志》：紹興末，以錢唐江右岸毀裂，令轉運司臨安府修築，與碑“紹興間衝決”語合。《五行志》：宣和六年秋，兩浙水災，民多流移，與碑“宣和中大歉”語合。圭仕履不見於史，惟康熙中陸麟度師所撰《家譜》，引《說郛》所載何蓮《青溪續記》云：宣和中，方臘作亂，泗州兵馬都監陸圭，同副江楊烈爲前鋒，既戰勝，貫檄圭待，已而後進，乃泊舟嚴灘，夜大雨，江水驟漲，戰艦自相衝擊，師溺殲焉。圭女三，曰婉、嫻、媛，素有勇略，亦能軍，同死云云。惟今本《說郛》無此文，未知可信否。當是時，朝廷顛倒是非，童貫冒功掩善，圭一家並命，旌恤不及，想不誣也。淳祐江決，載籍無聞，惟寶祐二三年，江潮侵齧堤岸，見《河渠志》，與徐栗副轉運尹臨安時代

卻合。碑中淳祐，必是寶祐之譌。原碑既失，疑正德中重刻致然也。宋制，奉直大夫正六品，權尚書正三品，及翁既權禮部尚書，應題宣奉大夫，不應猶爲奉直，恐亦後人妄改。嘉定旱蝗，事見《宋史》，蝗之不害稼也，烏程則歸功於崔李，德清則歸功於朱泗，安吉則歸功於李靖，歸安又歸功於圭，請額請封，一唱百和，殆所謂“國將亡，聽于神”者乎？其文已載談鑰《吳興志》，當非僞造。

144. 南涇道院記^[1]

[元] 趙孟頫

澗右之地，水居十七，其勢汪洋沮洳，往往而是。水行之道，可以通舟楫，土人謂之爲涇。嘉興城西南五十里而遠曰秀涇，有張氏者居其地。德祐之末，燬於兵火。張君全真迺改築於秀涇之南所謂南涇者也。既而其妻死，不復娶，闢以爲道院。脫儒冠，著道士服，翛然獨處，以頤性養神爲事。凡田疇所入，悉以供土木工估。中爲殿堂，祠玄武神，其背爲延真之閣，講道之堂，其左右爲栖士之舍，其陽爲迎仙之橋，放生之池。因池爲堤，列樹松柏梅竹。又南數十百步有大樸，數百年物，作菴其下曰樸菴。陂塘環縈，林木蔽翳，境物潔盛，清人心目，故遊方之士樂其處而多至焉。蓋經始於至元丙戌，歷十有餘年而後成，亦勤矣哉！人之生也，自非聖

[1] [元]趙孟頫撰：《松雪齋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6冊，集部別集類，第688、689頁。

賢，莫不有所役。或役於名，或役於利，大有所求則大役，小有所求則小役，總總如也。割去世累，優游恬澹，以求自適，雖未爲無所求，其視汲汲於名若利，匍匐顛仆于汙穢之塗，規毛髮衣食，以嫗煦妻子，相去豈不遠哉？初松江修竹胡氏事玄武甚嚴，其家火，而神像儼然獨存。張君迎歸，構殿以祠之。上梁之日雨，幾不克建，張君禱焉，俄有白鶴廿八從東北來，翱翔其上，良久西南去，雨隨已，而大雨於西南三里之外，何其異也。上強山僧靖達從吾遊，道張君之爲人，且道其意，乞文記其始末，故表其言以爲記。

145. 新建南涇觀記^[1]

〔元〕鄧文原

嘉興之東北六十里曰秀涇，涇之南，張君全真居焉。君早以才猷敏裕發聞鄉邑，中仍世故，勞形怵心，乃益慕老氏學，求所謂恬淡沖漠，離塵絕俗者，遂著道士服，即所居爲道院。鳩工掄材，經度締構，肇自至元丙戌，越十有八年，而棟宇大備，始易名大德南涇觀，以地繫年，示端本君上，今三十八代天師爲之書。其制則中爲殿，南向，以事昊穹，若太乙、招搖、司命、玄武及里社之神，皆列祀於兩廡。又即門東西偏，設城隍廣侯祠，以便夫水旱疾癘之有禱焉者，遊閒靜修之士，旦晝有寮，食寢有所。直北爲堂曰演妙，

〔1〕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80、881頁。

以揚道紀。環視深廣，流水四周，畦蔬於水東，庫廩庖湑，各就曠爽。門外爲迎仙之橋、放生之沼。堤亘東南，植桧柏杉松，築亭以待憩者，而表其道曰通玄。田爲畝者千三百有奇。觀成五年而君六十有五矣，乃囑弟子張應珍嗣其業，而歸老於知止庵，謁余具識顛末以諗來者。余曰：昔老氏爲周守藏史，蓋博聞多識，非絕學以爲知者，吾夫子嘗問禮焉。而世之學道者，樂虛誕而厭繩儉，外名教而守空寂，非老氏意也。其言治大國若烹大鮮，小國寡民，可使甘食美服，雖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此豈死灰槁木，泊然遺世者所能與聞？有巖居川飲，煉真養神，竊其術以久生者，私也而非公也。若夫喻之爲張也，奪之爲與也，柔弱之爲剛強也，是皆矯時之弊，行道之權，而昧者欲以智數勝，益悖矣。吾聞張君達者，惜其不能以老氏之道佐政理，而又嘉其慎知止之義，與夫酣營聲利，窮老而不已者，是非相逕庭也。君奉親以孝行著，建庵墓左曰崇孝，又祠於觀，若宗族暨羽流信士之物故者咸在，合於老氏曰慈之旨。後之人，尚勿替張君之志也夫。君號簡靜凝妙中和法師，開山提點住持云。

146. 南山元帝殿重修記^[1]

[明] 沈友儒

石亡，從《峽川志》錄。

[1] [清]朱錫恩撰：《海寧州志稿》，見《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3輯第7冊，第347、348頁。

海寧硤石南山，宋季光怪時見，邑人彭雲隱構亭扁曰東山，奉安元帝聖像其中以鎮之。元至正，高道靜建殿。我明成化甲午，羽士朱太元募錢，景昭重新。嘉靖庚戌，太元孫張廷瑞泊錢繼雲募緣重葺。歲久傾頽，羽士王承雲於貞教徵余疏，又募兩硤善信貲助，易以石柱，葺舊更新，視昔加壯，併建文昌分署，以便祿嗣祈禱。經始於壬午年七年廿一日，期甲申年菊月訖工，預請余記。余維帝之懿履元化，有祈輒應，詳具隆慶壬申記中，伏念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開創大業，帝實著靈默相，立廟金陵太嶽；世宗肅皇帝德帝宣靈，昌允重於太岳，增飭及建齊雲太素宮，嗣聖相承，有隆弗替，遐陬僻壤，所在尊崇，矧是山西環奇石，下瞰長河，烟嵐彌望，佳氣鬱葱，誠造化鍾靈之區，仙聖秀發之所也。視太嶽齊雲，雖大小不侔，而棲真降聖，其理則一。嗣今益闡威靈，宏敷盼饗，永禦水火攸攘之菑，力弭旱潦扎瘥之患。時和歲豐，民康物阜，鎮有萬年磐石之固，而神饗一方之祀，與山並垂無疆。猗歟休哉，余既述其概，系以迎送神詞，俾祈報者歌以侑云：

神之來兮導元旗，風淒淒兮萬騎隨，入新宮兮其樂怡怡，登宸庭兮附覽軒墀，擊鼓淵淵兮疊奏笙簫，酒醴苾芬兮牲牷腍肥，羣蒿悽愴兮享此多儀，神之旋兮馭雲輿，雷電奔騰兮朱雀前驅，錫福穰穰兮惠我寰區，烽烟屏息兮四境無虞，島夷悉臣兮極恬嬉於海隅，慶一統之文明兮壯萬世之皇圖。

時萬歷十二年甲申孟夏，沈友儒譔。

147. 南山道院新建文昌分署記^[1]

[明] 沈友儒

石亡，從《峽川續志》錄。

硤石南山道院，既復玉皇閣，重建元帝宮，乃撤前舊東山亭，建宇三楹，肖文昌帝君像其中，以便祈禱，因顏其額曰文昌分署。蓋神自宋思陵駐蹕於杭，立廟吳山，爲分化之始。我明憲朝立祠都城，嗣是通都大邑，遐陬僻壤，莫不祠而事之。東硤有祠，實自今創始之者，黃冠王承雲於真教，而檀越胡茶溪、錢仰峰、趙荊石、胡實松也，肇工於壬午年七月，越乙酉年冬訖工。余素奉神惟謹，爰礱石爲之記曰：嘗攷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皆屬於文昌，是文武祿命之柄，神兼司之，其秉樞鷺下，匪僅權祿籍注胤嗣已也，顧伏讀憲廟御制碑文有云：予欲人材輩出爾，丕炳江漢之靈；予欲文治昭宣爾，濬發奎壁之府。則知所重，孰有先于輔翊人文，造就人才矣乎。吾寧夙偶文獻之邦，唐宋若二顏張許，忠孝節義，垂範千古，不特以名位顯也。我高皇開科以來，有父子世科，兄弟聯第，歌鹿鳴魁，虎榜彬彬濟濟，項背相望，雖作人之功有自，而神之默相可誣也哉。粵今兩硤衿佩非乏，而科第自聞

[1] [清]朱錫恩撰：《海寧州志稿》，見《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3輯第7冊，第348頁。

刺史吳秩卿、朱岳伯以後，久未有繼，堪輿家歸咎於秀氣之損泄，識者則以爲兩山侈奉釋，神獨無祠，其何以揭虔妥靈徼惠，而俾科名之復盛耶？此黃冠所以急於募建，而通鎮士人樂助之也。嗣是山得神而秀益鍾，神依人而靈益著，胎蠻滋豐，俊髦彙征，不啻科目與前媲美，而行業亦將追紹先賢，爲海那增重。是署也，可與登臺榭以恣遊觀，飾土木以肥巫祝者同日語耶，若夫力學自修，積功累行，明微顯之際，嚴淑慝之報，返流俗偷薄之風，復上古淳樸之化，鸞筆戒文，洋洋如在，乞靈者尚懋茲哉。

萬曆十四年歲在丙戌三月既望，沈友儒撰。

148. 主事劉演(甯和道院)記略^[1]

[明] 劉 演

武塘甯和道院，宋建炎四年，道士蔣曉山開基，奉玄壇趙元帥，廟因以名。元季鎮罹兵燹，而廟巋然獨存，人以爲靈應所致，請改今額。凡水旱疾疫，遠近趨禱，受命如響。我朝宣德四年，住持沈嗣昌率法弟李以甯建真武殿，嗣昌領薦，授嘉興副都紀。宣德五年，巡撫大理寺卿胡瑩以嘉興地廣民稠，割東北一隅爲嘉善縣，遂設道會司於院，薦以甯領之，補前職王以正缺。時縣治初立，玄風未振，士心未一，而以甯以正一之學率人於梗化者，

[1] [清]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嘉善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9號，第1冊，第144、145頁。

則朴作教刑，玄風丕變，遂以爲祝釐之所。時幕賓聶如彬以縣無館傳，乃於正殿後建堂三楹，遷徵虛堂於其西，備禮賓之所。以甯度三徒，長郁真常領薦住持，後退居院之東北隅；次蔣道弘，生平食蔬素，繼拜住持，居中房；又次高道誠，建三官樓於院之東南隅居焉。道弘率其徒沈應中建官庖四楹，西廡四楹，儀門將殿一所。成化癸巳，應中授道會，而真常之徒錢沖玄補住持；沖玄退席，而應中之徒蔣永明補之。弘治癸丑，山門火災，永明率徒楊道山募緣鼎建，改綽楔舊規，爲邃屋三楹。永明以住持署道會事，事苦日煩，白劉侯子厲，而以沖玄之徒顧士瞻代之，凡殿宇廢蝕，悉加修葺，又授其權與沖玄師弟之徒袁魁奇，未幾而卒，僉以道山，號靜峯，以誠篤之資，端慤之行，沐應中、永明之教有素，遂薦補是職，慨三官樓廢，即續構玄隱堂，及配創東廡，繪許旌陽勝蹟於兩廡之壁，蓋其恢拓繼述之心，方火然泉達，將以躡曉山芳躅，而會列祖於一道，以垂於百世者，是非地靈人傑，相爲維持，而有以致若是之寢盛也哉。正德丁丑，道山因官佔東南隅玄隱堂，及東北隅，爲御史行台巡警衙，遂遷於徵虛堂棲迹，抑爲子孫蕃衍，迺於徵虛堂左之正宗堂，分與師孫住持，張宗泰亦已早世，右之玄宗堂，與往代儒紳之裔。師孫卓如立且能豐殖厥業，視昔爲倍，蓰其徒朱神佑，故宋封紫薇侯偁之裔孫，號仰峯。嘉靖乙巳，授道會，爲玄門柱石，而併真武殿西居顧士瞻師孫住持黃守常等，是爲三房也。嘉靖甲寅，倭寇侵境，燒燬山門，凱旋日後，四顧荒涼，莽焉榛棘，神佑偕師住持張仁恩經營謀度，率諸同袍施宗珮、施天宥、莫自安、顧宗陽、黃陽初、姚沾恩、毛文裔、胡九曜、徐守貞、顧承玄、余自京、顧其言、沈道璋、顧雲仍、蔣志和，新萬歲龍碑、三官、真武、聖父母、六大官將，及純陽先生、江東王等像，石緣甃砌，月臺丹墀，甬道凡六十餘丈尺，替年之間，悉完其美，然雖費廣力衆，

人不告勦，棟宇雄麗，煥然一新，倪旄聳觀，香火由之翕然。神佑仍慮祖功宗德，弗暴之金石，不特後無所徵，亦或有所侮也，乃請予記其相襲之績，表之殿墀，使觀者肅其敬恭明神之心，而守者堅夫繩其祖武之志，則斯院當與天地同悠久也。予嘉其志，遂爲書。其院地南北皆枕通衢，東鄰巡警衙，西瀕官河居民許璠基。其爲地統計，東西廣三十二步，南北袤五十五步，官民地實四畝一分焉。

149. 陳國是(甯和道院)記^[1]

[明] 陳國是

甯和道院者，爲祝聖延釐勝場，蓋自宋建炎間創之矣。人我明，廷議覆如，守臣請割郡之東偏，迤北置縣宇，西鄰本院，凡遠近屋舍頗易，而本院巋乎獨存，則先是羽流沈嗣昌刷葺之力多焉。然亦以鄰宇，故塵肆日益拓，門以外於位離，於象文，明於形家所謂得水爲先者而盡闕不可達。歲癸卯，改亭丁公惠然出己意，捐若塵通道，道之中豐碑覆亭，南達河而又隄之以石，蔚焉改觀。嗣茲七年所，本院之後宇壞，莊嚴法像，日夜爲風雨所蝕，則又丁公惠然出己意，捐若資一新之，經始自七月三日，以八月四日告厥成功，俾本院庀飾敞朗，得一洗陋塞傾圯之陋，與縣治並峙不朽，公之功德甯渺哉？顧公方樹大功德於朝野，凡一切凋敝鬱結，靡不恃公以振植宣

[1] [清]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嘉善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9號，第1冊，第145頁。

解，而此第一念之，暨榆社修廢政者爾也，行且於國乘覽公大全矣。

150. 寧壽觀碑^[1]

[宋] 陸 游

紹興二十年十月，詔賜行在三茅堂名曰寧壽觀，因東都三茅寧壽之舊也。初章聖皇帝建會靈觀，實於崇元殿之側，營三茅君殿，是爲祖宗崇奉之始。至是高宗皇帝方躋天下於仁壽之域，尤垂意焉，迺命道士蔡君大象知觀事，蒙君守亮副之，許其徒世守；又命內侍劉敖典領，置吏胥，給清衛兵，略用大中祥符故事。後十年，敖遂請棄官，專奉寧壽香火，詔如所請，賜名能真，改左右街都道錄，仍領觀事，實又用至道中內侍洪正一故事。上心眷顧此觀，每示優假如此，然迄今歲月寢久，未有紀之金石，以侈上賜者。紹熙五年六月，知觀事冲素大師邵君道俊始礱石來請游爲文，傳示後世。游實紹興朝士，屢得對行殿，同時廷臣，零落殆盡，游適後死，獲以草野之文，登載盛事，顧不幸歟。伏觀寧壽觀，實居七寶山之麓，表裏江湖，拱輔宮闕，前帶馳道，後枕崇阜，盡得都邑之勝。廣殿中峙，脩廊外翼，雲章寶室，籤帙富麗，浩浩乎，道山蓬萊之藏也；鍾經二樓，輦飛霄漢，飄飄乎，化人中天之居也；金符象簡，羽流畢集，進趨有容，肅恭齋潔，濟濟乎，茹靈芝飲沆瀣之衆也；導以霓旌，節以玉磬，

[1] [宋]潛說友原纂修，[清]汪遠孫校補：《咸淳臨安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49號，第1冊，第160頁。

侍者翼從，以登講席，琅琅乎，徹九天震十方之音也。祐陵之御畫，德壽重華之宸翰，煥乎河雒之圖書也；鴻鍾大鼎，華蓋寶劍，褚遂良、吳道子之遺跡，卓乎祕府之怪珍也。榮光異氣，夜燭天半，所以扶衛社稷、安鎮夷夏者，於是乎在，非他宮館壇宇可得而比。惟我高宗皇帝，實與三茅君，自混沌溟滓開闢之初，赤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願力應世濟民，雖時有古今，迹有顯晦，其受命上帝，以福天下，則合若符券。及夫風御上賓，威神在天，與三十六帝翱翔天虛，三茅君亦與焉，時臨熙壇，顧享明薦，用敷佑于我聖子神孫，降福發祥，時萬時億於虔休哉。游既述觀之所繇興，且繫之以銘曰：

炎祚中否開真人，以大誓願濟下民。左右虛皇友三真，坐令化國風俗淳。乃營斯宮示宿因，丹碧岌業天與鄰。神君龍虎呵重闔，鯨鍾橫撞震無垠。錦旛寶蓋高嶙峋，天華龍燭晝夜陳。歷載九九符堯仁，超然脫屣侍帝晨。遺澤滲漉萬寓均，歲豐兵偃無吟呻。咨爾衆士嚴冠巾，以道之真治子身。服膺聖訓常如新，沖霄往從龍車塵。

151. 商輅寧壽觀記^[1]

[清] 商 輅

吳山左臨大江，右瞰西湖，蜿蜒盤礴，爲一郡勝槩。有三茅

[1] [清] 沈翼機等撰：《浙江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7年），第7冊，第3747頁。

寧壽觀，直七寶峯之巔，殿宇深邃，實歷代祝釐之所。太監李義奉勅鎮浙，公務之餘，問此登覽，因睹寥陽殿左隙地，宜增飾輪奐，遂捐己資，市材僦工，鼎建昊天寶閣，上奉元穹聖像，下列佑聖真君像，皆備極壯嚴，以至鐘鼓香花，凡供神之物，靡不悉具。若乃雉堞前環，層巒後拱，波濤浩渺，潮汐吞吐，至此使人神情開暢，塵慮消釋。此閣之形勝，即觀之形勝，覽者當自有得，余不備書。

152. 重修凝真道院記^[1]

[明] 吳遵晦

縣邑城外東南二里許有道院焉，額曰真武。朱晦翁提舉洞霄時，請賜額焉。祠肇慶元初年，居民屢有火災，因像真武以禳之，法五行，水滅火也。歲久像毀，棟頽垣圯，俄有方袍楊如福者來主之，鳩工闢穢，又增室廡，凡若干椽。錢塘陳道君家世醫，甚有名，施田三畝五分，地二畝，以佐院食。昔晦庵請額于朝，以真武精進，而登證果，惟一真不昧，吾今不凝一念之真事神，寧不負此道院耶。一齋謝公，劍沙人也，曾種花瓊之建，水民至今稱之。左遷幕府參軍署餘杭，篆素有芙蕖秋水之清望，再試單父琴堂之餘音，練達之材，平易之政，仁明之質，經濟之心，邑無賢愚貴賤，咸爲父母，口碑載道，福謂鐫石以永祀，事必得之上官，則民心一

[1] [清]張吉安等修，朱文藻等纂：《餘杭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6號，第1冊，第220頁。

遇，此循良丁，其時矣。遂以請于公，公樂允焉，走予丐文，予不佞援筆敘事，而系之以銘曰：

有赫元天，應住隨緣。禦災捍患，祝融避焉。國家賜額，請者大賢。主山新宇，種福施田。事有興廢，孰者使然。惟人宏道，曷敢不虔。至誠感神，洋洋參前。凝真受福，億萬斯年。

153. 錢文通溥重修(蓬萊道院)碑記畧^[1]

[明] 錢文通

府治東百五十步，舊有道院曰蓬萊。宋紹興間，地生靈芝，純陽顯著，靈跡因名，誠吾松第一山也。自元至正間，道士李德安復建，歲久傾圯。洪武初，金志信重修。永樂中，陸道泓來住持，繼李朝陽，戒行超卓，道術高妙，常以殿宇卑隘，不足以壯觀一郡為歎。成化初，先構兩祠，請縣學內文昌像奉於左，塑純陽像奉於右，勤苦精修，不十載，四衆皈依，遂以其徒江守澄竭力經營，撤而更之。正殿三間，高四丈六尺，廣視高倍五丈一尺，深倍廣者四丈八尺；後殿三間，廣與高、深，俱殺焉；正殿真武居之，後殿老子居之，文昌、純陽二祠，則徙於後殿前之左右；利濟侯祠，以及山門諸所，煥然一新。其殿始工之日，正余奉勅致仕還家之明年也。越三載而落成，朝陽乃謁余，請記其事。余常聞朝陽

[1] [明] 方岳貢修，陳繼儒纂：崇禎《松江府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1379頁。

教其徒若孫有曰：吾輩絕俗之士，忠孝大事，既不得與，亦當以一念不欺爲忠，一事不苟爲孝，深竊嘆其道家者流，本清靜無爲，而朝陽獨尚忠孝，殆學老而行儒者歟。此余於是院所以樂爲之記也，遂俾錄歸刻諸石。

正德三年戊辰夏五月。

154. 孫文簡承恩重修(蓬萊道院)碑記畧^[1]

[明] 孫文簡

松有蓬萊道院者，在郡治東百五十步許，地當通衢委巷，北折甚幽寂，宋紹興間始創。元至正間，道士李德安復建，歲久而圯。成化癸卯，李朝陽始改建之，易卑爲崇，廓隘爲廣，闢陋爲深。中爲正殿，祀真武，祀其師老君於寢殿，祀文昌君并呂真人於左右廡，前建利濟侯祠。正德己卯秋，震雷碎其正殿之二柱，江之徒衛大溲者，率其徒鍾秉彝復修之。支傾補弊，益以藻飾，則陞級峻整，丹彩華煥，地若拓而益宏，殿若升而益崇，景若闢而益幽，明軒淨牖，深院曲房，花木葱茸，雅潔娟麗，若不與市塵接也。院未有記，無以爲山門重，抑無以詔後人，以締造之艱，且將泯泯，以至墮廢，遂爲文以刻石，復系之詩曰：

[1] [明]方岳貢修，陳繼儒纂：崇禎《松江府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1379、1380頁。

道原於一，渾淪沕穆。宰世立極，吾道攸屬。老氏者作，同源異曲。清靜爲宗，恬澹寡欲。闡教傳世，久益顯暴。爰有攸處，以寄高躅。奕奕斯宮，松城之隩。地僻而窈，光景清淑。復朮勝國，郡乘可覆。明益開拓，殿宇高矗。於赫聖帝，玄袞皂纛。金印寶劍，龜蛇承足。太上高居，寢殿嚴肅。文昌純陽，冠弁羽服。萬靈呵護，四衆瞻矚。歲在單閼，雷斧棟木。天威有臨，若傲玩瀆。有大羽士，戒行貞獨。值變兢惕，懺悔退伏。竭力繕治，倒廩罄匱。藻飾其餘，罔有弗穀。若增而勝，丹彩溢目。瀛海異境，恍在塵陸。頗疑其間，僂侶棲宿。神藥靈芝，皓鶴玄鹿。白雲迷戶，香靄覆屋。允惟清虛，迴隔凡俗。石磬瑤笙，玉版金籙。考輦鐘鼓，□徹昏旭。玄臺冥冥，丹府煜煜。泊然虛無，神朗內燭。匪茲靈區，曷斷緒慾。思貽厥謀，言謹其屬。爰謁史氏，彤管紀錄。刻之貞珉，庸代面告。咨爾後人，罔敢弗勗。精進焚修，秉志誠篤。毋墮前功，殫力繼續。上祝皇釐，下祈民福。四氣順布，雨暘寒燠。以及衆生，均囿化育。

嘉靖十有一年壬辰歲秋八月既望。

155. 李當泰(棲真觀)記^[1]

[明] 李當泰

鹽官之棲真，朮自有宋之乾道，於時僅因廣陳之廢額，以

[1] [清]王彬修，徐用儀纂：《海鹽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207號，第3冊，第873頁。

葺紹聖之遺規而已。國朝洪、永以來，有汪士真、俞宗厚起敝之功；成化以後，則有蘇應元、徐碧巖鼎新之力。然歲時于邁，寢就頽湮，道士徐月汀痛故業之日傾，以興起爲己任，覃誠乞募，并割丹貲，工始乙未，至壬寅正月吉告成。高棟嵯峨，金碧映紫霞之氣；周垣繚繞，粉塗流素魄之輝。真像一新，元門再闢。左□司觀之神，居依蕊殿；右處探元之侶，徑擬桃源。規圖大備，經費不貲，仍舊材者十一，從鳩度者什九。七年之內，渥顏化爲槁木，垂橐罄於庀材，月汀之於斯觀，苦心猛力，良足多焉。

月汀能詩，工成爲詩，示其徒云：諸事莫論他日後，一心那盡此生前。至死時，猶囑諸徒：善護持此山，吾所興建，工稍損，亟葺之，他生當再來，勿欺我也。其一生專志如此。

156. 乾元宮興造記^[1]

[宋] 沈 垌

姑蘇之北有大邑焉，曰常熟，山長而水遠，泉甘而土肥，民富物庶，人樂其業。予嘗縱遊，觀覽勝地，遂登虞山之巔，臨尚湖之濱，得乾岡之勢，重山複嶺，松竹交映，隆然祠宇，金碧相照，躊躇

[1] [宋]孫應時纂修，鮑廉增補，[元]盧鎮續修：重修《琴川志》，見《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臺北：大化書局，1990年），上冊，第275、276頁。

四顧，恍若洞府。適有人焉，黃冠而羽衣，紅顏而鶴髮，杖藜倚梧，謂予曰：昔漢之天師張君道陵之孫，凡十有二代曰道裕修真之地也。鍊丹于此，積功飛昇，靈跡宛然。至梁天監中始建是宮，遂號乾元，歲月綿遠，棟宇欹側，榛蕪湮沒，荒廢寢久。吾嘉禾人也生，七歲出家，學道于崇福宮。年十二，試經業，預選爲道士。後三年，習醫術，將以救人之疾苦。二十有五，乃遊名山，尋勝境。慶曆中，過姑蘇，至邑下，慨然有卜居之志。至和之初，都官員外郎桑君澥出宰是邑，因命住持。然宮之廊廡皆圯，獨三清殿僅存，梁棟顛危，不可支持。吾方以醫術濟衆，人皆以金帛施之，哀然醺設之羨餘，田園之所積，增修大殿，及遊巡二十有四間，軒廡十有六楹。嘉祐，郡人試，將作監主簿曹君仲言，施錢二百萬，塑三清聖像，及真人十有五軀，吾復建北極殿于北，列道院于東。治平元年，起三門及東西廡各五間。二年，造三門之東軒，凡三間。三年，造三門之西軒，凡三間。次第創立，艱難僅成，豈一日之力哉。自是宮宇復全，壯麗輪奐，邑人得以歲時祈福焉。吾嘗于熙寧間，建崇道宮於秀州，修太和宮于蘇州，興造常熟僧尼寺三所，大橋四所，立夫差廟于縣之西，立句踐廟于縣之北；至於一邑之橋梁街道，以便人之往來者，莫不興修焉。時或施予，以濟貧民，蓋不可盡記。吾今老矣，得以優游山林，以盡其天年，何其幸耶。予壯其言，乃知興造之本末，因問其姓氏，曰姓李氏，名則正，蒙恩賜紫衣，今年八十三歲矣。是宮也，李君之功爲多，自非有志于道，經營勑制，不憚其勞，安能若是哉？因以書之，告諸後人。

崇寧五年歲次丙戌正月望日，吳郡沈垞記。

157. 乾元宮新建紫微殿記^[1]

[宋] 馬 莊

粵夫璿霄肇覆，神明於是位焉；生齒賦形，禍福由茲職矣。雖無方而可驗，豁爾杳冥；暨有感以咸伸，幾乎影響。所以吉凶可見，陰鷲下民，俾列像以惟嚴，庶舒衷而有自，必也敞之珍館，儼彼粹儀，貴覲相以善萌，必應期而福介者也。常熟縣乾元宮者，即梁天監二年之所建也，誌石詳焉。星籥遷縣基址，髣髴頽墉腐桷，鼠鏤蠹耕，春草秋蓬，蟲營蛇據，唯三清前殿，巋然僅存。丁遼東之始歸，尚嗟如故；秦武陵之再訪，堪嘆無規。宮之執事者目茲圯壞，若炙于心，歎檀信之門莫有，不移之諾；顧寂寥之跡彌堅，如在之恭。徒懷必葺之勤，豈逮布新之力。有日即今縣尹司田外郎胡公晏因得鳴弦之暇，來訪祈靈之場，憇繁樾以釋煩，陟層臺而瞰迥。叢峰笋拔，碧藏日暮之雲；暗溜枝分，雅雜風中之弄。俯視熬波之海，旁窺曳練之門，清音一來，俗態俱去，而乃環顧隳址，爰發善因，謂其道衆曰：前之尊殿，雖繪塑靡完，而瞻仰不怠，宮之所闕者，惟北極殿焉。今則欲議隆興，須求幹集，乃召監宮崇虛大

[1] [宋]孫應時纂修，鮑廉增補，[元]盧鎮續修：重修《琴川志》，見《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臺北：大化書局，1990年），上冊，第273—275頁。

師李維簡，令以常住田園歲之人者，推其所羨，聚而營之，所以上贊瑤圖，下福氓隸者也。於是材積楹桷，匠求鄙郢，界址砥直，面勢箕張，暨涓吉以上梁，忽中程而授夢。絳衣峩弁，依稀對仙介之容；辨色遲明，煒燁獲靈芝之瑞。雖成邃宇，尚闕靈儀，忽本邑南沙有編戶張及者，夙植善緣，早承儒訓，謂月規之寶相，既久藏家；仰雲屋之重桴，猶虛正座。願心彌確，喜捨不回，然勝事之欲彰，仰冥契之所會，是以具威儀而交錯，抵鄉墅以前迎，屬以盾日燁威，箕風瘁物。芳疇雨絕，徒勞御史之巡軒；積派塵生，更擁宓神之渡轡。衆心猶豫以方切，一夕滂沱而不期。玉女電鮮，方對東皇之笑；阿香雷響，豈必南山之聲。翌日涸澤皆涇，方舟倏濟，暨迎奉既旋于震邑，而宵晨連霈於畢霖，年瑞有期，食天無爽，得不謂羣誠仰屬，而冥貺昭格者也。故使邑人目一勝事，遞口成響，家率戶辨，猶恐居後，及縣尹司田首塑本命星官一尊，逮殿主潘惟信勸化衆戶，各塑星神侍從一尊，以實其殿也。衣冠濟濟，金碧煌煌。真從翼分，宛同於星拱；檀龕寶錯，若狀于帝車。復有本邑歸政鄉陸杲捨錢五萬爲砌階之資。刻玉鏤瓊，鄙陶侃之運甕；峻基宏址，得給孤之布金。且觀夫使人爲善，司田之始謀也；潔己集事，殿主之化緣也。今也民易化，緣易成，政在其中矣，豈不由善教所被，而道心自然耶。忽日殿主自常熟來蕪城訪，予閒居，語其建殿之始末，懇以鄙文見須，既不獲遜，乃直書其事以誌。

歲時爾皇宋天聖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朝奉郎檢校尚書考功員外郎充潁州團練副使上柱國馬莊記。

158. 乾元宮半山亭記^[1]

[宋] 趙公豫

公豫嘗聞：怪力亂神，先聖所不語；然天下之事涉於幽怪恍惚之間，若不可信，苟利於人者，又惡得不信而錄之。歲在壬戌，公豫假守當塗，秋八月，閱訟牒次，有吉明起不書一字，若今所謂投白紙，就而詰之，乃琴川北門劉莊，備奔走之隸附，口以書其大略：今年四月七日，因賭博輸敗，羞見妻子，遂往虞山乾元宮，後自經于叢木，繩斷墜地，昏迷之際，若覩神人，衣朱衣，美鬚髯，叱云：宮路衡縣治，將不利于寓公，汝可往太平州，白郡守趙大卿，于山路中間，築基剏亭，仍書官銜以鎮之。明起既甦，甚感焉，且素不識大卿顏面，其何敢前至。七月，因家人染疾，復覩神人責問曰：汝何爲不行？明起遽應曰諾，妻子親戚皆不知之，密訪道里遠近，稱貸裹糧，遂至庭下，可否唯命。公豫竊謂：神者人之依也，安敢少有侵心，且常熟士夫林藪，俱不以告，而不遠千里，獨以見囑者，是豈無意歟。詳觀吉生，一愚夫爾，似非有覬覦，乃厚遣而歸，仍諭幹者度材鳩工，涓日建造，深惟山路填疊，基址費力，適諸姪在家，爲董其事，吉生已絕跡不至。閱三月，計所費約千緡。公豫次年冬，丐祠得歸，甲子之春，嘗一登陟，規撫適中，左右顧瞻，心目開

[1] [宋]孫應時纂修，鮑廉增補，[元]盧鎮續修：重修《琴川志》，見《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臺北：大化書局，1990年），上册，第276頁。

豁，攜杖山間者，亦得以少憩。意其必可悠久，已囑宮中時加檢括，損即隨葺。知宮王冲一又植松萬餘株，前後掩映，其爲不朽，然向之所見，朱衣而多髯者，竟不知其爲何神也，姑爲書其本末云。

開禧元年歲次乙丑四月吉日，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公豫記。

159. 贈孫宗元鍊師思歸天台詩序^[1]

[元] 張 著

越南多名山，奇冠天下，而天台爲最焉。山在赤城西北數十里，重巒疊壑，千態萬狀，屹然與蓬萊、方丈相望，海上琳宮洞府，隱映出煙霞間，觀者往往遇其氣，扶輿秀淑，鍾爲人物，率亦多異，以故高人韻士，世以神仙者目之，夫豈偶然哉。鍊師孫宗元氏，山之秀民也，少業仙術于棲霞觀。觀去山不甚遠，師每采藥，輒旬日入山中，盡得幽勝，且窮高迥，俯仰宇宙，猶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佳山水，于是西上武當，登太華，長望崑崙之雄，又北過太行，而抵燕山，仙都天府，靡不目接，然後慨然嘆曰：天下之大，未易窮也，而山川風氣不同，視吾天台，亦足以概想矣。遂道龜蒙，歷磴碣，返乎江南。適吳會兵梗，弗克歸，乃留海虞山，而主

[1] [清]黃廷鑑編輯：《琴川三志補記續》，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131-133頁。

乾元宮焉。越五年，又嘆曰：是固泰伯采藥故墟，齊女遺墓猶在，弔古興懷，不爲無所，而登高望遠，則歸老之心有不能自己者，況欲求其深谷元棲，如吾故山者乎？諸君能詩，願有寫所思也。昔太白讀書于匡廬山中，傲兀五老九峯之勝，不忍舍去，既而北歸，指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壁，神其鑒之。他日杜少陵懷白，且有“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之句。夫以白之清狂，猶不得復反匡廬，今子乃能思歸天台，不尤宜與游者，爲之賦詠耶。余亦雁蕩山人也，雁蕩距天台東西百餘里，躡屩可相往來者也。子果遂歸，吾如此情何哉，請爲歌，以壯子之志。歌曰：

天台兮海隅，山之陽兮維子之居，若有人兮望子歸，詠白雲兮歌桂枝，子不歸兮日月其遲，夜鶴與怨兮秋猿與悲，紫芝可采兮可將，瀑泉可濯兮可湘，飡石髓兮飲瓊漿，嗜而樂兮壽且強，鬼神後先兮虎豹我傍，呵護我所兮我以康，嗟子歸兮誰其從，乘紫鸞兮馭青龍，遲吾車兮餌吾節，後三十年吾與巢乎雲松。

160. 天師張宇初(乾元宮)記^[1]

[明] 張宇初

蘇之常熟乾元宮，在虞山之巔，世傳周虞仲嘗隱焉，山是有

[1] [清] 高士驥、楊振藻修，錢陸燦等纂：《常熟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冊，第319頁。

仲雍墓。宋祥符間，海陵徐神翁命其弟子申元道南遊，將行戒曰：逢虞則止，無雪則開。元道受命，久未之悟。一日渡江而南，見高峰悅之，詢諸故老，曰海虞山也。乃曰：是非逢虞則止也歟。遂植竹結茅以居。未幾，竹茂成林，名之曰竹林菴。而山隴峭拔，水不易汲，厥後雪深數尺，獨菴前覆簣地不積。元道曰：是地氣和，疑必有泉，豈非無雪則開也歟。乃命工掘地剗壤，不尋丈，果得美泉，遂得雪井。乾道間，改菴曰招真。治平間，業益宏大，遂改曰乾元宮。泰定甲子，練川道士喻抱元復新之，三清殿法堂三間，兩廡悉備，左祀中天大神，又左像太乙慈尊，右祀玄天上帝，又右祀祠山大帝。元季兵興，僞吳張士誠據蘇，宮日就圯，鞠爲瓦礫之墟。入國朝，未之葺治。今天子嗣承大統，凡名山靈迹，命保職興復之。教門高士林剛伯者，家世業儒，敦謹有文，膺是薦于永樂二年，住持宮事，乃募金新玄元老君殿，方丈門廡，一以恢復爲志。今夏以預纂修，來吾山間，錄其實請記。予嘗稽宋嶽廟世稱道君，嗜吾道尤篤，當是時，三十代祖虛靖真君、王侍宸文卿、林侍宸靈素，皆顯赫先後，而神翁居其一焉，故四方靈跡，多其所遺，是非道行之著，德望之邵。其能前知預定，若是之神乎？則是宮之廢而復振，其亦有定矣。剛伯克踵前烈，益大其規制，可謂得所付焉。予固不辭而次序其事，俾志于石，使繼者之勿墜，所以昭其休光靈貺于無窮也。剛伯曰：誠吾志也，請刻之。

161. 清微道院三官閣碑^[1]

[明] 都 穆

姑蘇清微道院，在郡治西。宋端平中，建於法師余靈山。至國朝永樂初而廢，里人成普玄者，募緣重建。宣德丁未，玄妙觀道士王嗣先主之。正統丁巳，嗣先益廣其地，建閣五楹，奉所謂三官神者，逾六十有五年。爲弘治辛酉，閣四檐傾壞，風雨莫庇，院之道士王源清、何惟榮募緣新之，又謂斯院自端平至今，歷年雖遠，然未有文，以記顛末，乃來請於予，將刻之石，以示其後人。予嘗考之，漢有漢中人張陵，與其子衡，造符書於蜀之鳴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民有疾者，俾書其氏名，及謝罪之意，一上之天，著山上；一薶之地，一沈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至衡之子魯，而其術益盛，則三官之名，蓋昉於此。後之道家創爲土木之像，飾以冠服，儼然南面，以爲實有其神，由是閭巷細民，往往趨以祈福。夫道家祖陵，稱爲天師，今若此，無乃背其師之說乎？雖然天下之事，多出於襲，而其襲之之久，雖有智者，莫能卒變，勢則然也。故今之爲道家者，亦唯謹守其傳，以事焚修，求無墜而已矣。是閣之壞，殆非一日，置而不修，則無以祝聖釐，聳人望，非主之者之責乎？源清惟榮是舉，其費頗巨，而且當盛夏

[1] [明]陳暉撰：《吳中金石新編》，見《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3輯第5冊，第468、469頁。

之日，身親其事，不憚勞苦，可謂有功於院者矣。因不辭而爲之記，并系之以詩曰：

姑蘇爲邦，多老氏宮。有若清微，翹然其中。由宋逮今，久歷年歲。莫爲之先，後何以繼。惟茲層閣，穹傑洞明。四檐翬飛，勢凌紫雲。神休是祈，聖釐是祝。朱檻一馮，萬象森目。風摧雨剝，舊觀莫還。爰有真士，植仆補刊。煥焉聿新，煌麗逾昔。邦人來遊，無不嘖嘖。稽之道家，其宗無爲。曰清曰微，一而靡他。矧茲閣者，超乎物表。八窗玲瓏，纖埃莫擾。聖凡同歸，其患弗修。人而冥昏，盍愧羽流。刻我斯文，置閣之右。庶幾後人，永永其守。

162. 牛若麟重修三元閣記^[1]

[明] 牛若麟

吳城自宋端平間，建有清微道院。院故有穹閣，祠三官大帝，因曰三元。其神之處，閣之剏修，並詳都太僕記。然休祥福澤，禱之輒應，嚴祀者遍天下，匪獨吳中也。予令吳，適罹潦嘆頻仍，螟蝗肆虐，民瘼堪閔。每于夏秋之際，遍叩羣祠，若清微之三官帝，則蚩蚩之衆，謂靈爽若桴鼓，予亟趨焉，象設儼然，塵灰蔽目，梁崩棟折，僅一木之支矣，何以妥神，乃斥歲俸，庀材鼎新，此庚辰夏事也。於時即僱撰記勒石，而碌碌救荒，荏苒兩載，未酬

[1] [明]牛若麟、王煥如等纂修：《吳縣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7冊，第626—628頁。

所願。頃再集羽流，設壇斯院，爲祈年之舉。入閣展謁，見貞石已琢，而予文未成，無乃負諾責于帝耶？雖然予之誠信，帝實鑒之，生民戴天履地，而上蟠下際者水也，天地水皆帝所宰，以成世界，休明聖祚，何者非帝之默助乎？惟神恍惚，可以氣感，不可以形求；可以理推，不必以姓名實；則帝之消災沴調元化，隨世運而嘗遷，亘終古而不忒，寧止句吳仰其庇佑哉。今清微院固居僻巷，然殿堂精整，閣更聳于層霄，棖桷翬飛，東望黃堂，西挹翠巘，南臨織里，北倚錦帆，頗占吳城之勝，宜帝靈爽之所憑，於清微尤著云。因囑守院道流，其善護之，福善禍淫，昭昭獲驗，矧服習其教者耶？是爲記。

崇禎壬午仲夏朔旦。

163. 清真道院重建三元堂碑記^[1]

[明] 王家棟

余稽郡乘而知，嘉邑有清真道院，宋咸淳三年，道士俞虛中剏建。院有雙柱堂，則剏于國初也。幽敞可憩，憩之者每意愜神王，名曰九霞丹室。“堂虛客坐對雙桂，松老鶴來棲九霞”，則侍御穀庵姚公讀書其中時所篆也。入肅朝，有若豐村金公燦者，柱史也，謝政歸田，鄰居則隱石佛，詣城則次清真，日與陸

[1] [明]羅烱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292、293頁。

華亭道山公、范博士菁山公、賈密雲實齋公、徐司理□山公，偕和斯堂，若有墜茨之塗矣。閱歲至隆慶壬申，兵家治火藥具之物者，族居斯堂，斯堂則有鬱攸之災。吁，良可惜哉。今天子改元，道士俞養正思此堂者，不可終廢，撤礫絕，理爨亂，芟滌基址，志在重建，首公根正叩虔于三元之神，默相其志，而後召匠計用，投卜元辰，凝土度木，慮財鳩庸，日夜無卻。幸郡中好善者愿加一力，而其寸木片瓦，絲積粒聚，始于萬曆癸酉三月十有一日，落于丁丑十月十有五日，計玄靈五運，斯蓋構成焉。厥惟艱哉，孰謂斯堂之棟宇榮城，崇深爽磴，煥焉周洽，依然往昔也易易耶，故里有飲社，讀法戾止者咸多，養正之功，不在俞虛中下也。外是而東葺文昌宮，及華光廟，西建天醫廟，與夫山門殿臺，墻垣墀路，增堅易良，黜堊藻績，頽圯者整頓，漫漶者修飭，齋寢庖湏，靡不營理，是養正之誠足以動人，勤可以集事，不顧挑擊阻撓，獨盡其瘁，斯其鳩力斂資，而舉所厥廢，終克有成也。戊寅春，余□友走書乞余記。余曰：堂宇之新而敝，敝而聿新，物理固然，吾何記，吾何記？然獨于茲有深慨焉，而因追疇昔穀庵、豐村之所以生輝斯堂，何其播美也；念今此養正之所以建斯堂，何辛勤毖劼也；又慮異時大家巨室狡焉于斯堂，或嗣法者不能甘澹泊以祝元禧于斯堂，變態百千也，不得不爲之記；不然者，奚以記，爲以故，檀越呂勳等有感于余言，鳴之邑，邑之署印少尹吳侯賜其扁曰“玄境還春”，得無慮余之慮然乎，是爲記。

萬曆戊寅夏五月朱明吉旦，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幸勅鎮守山海關，邑人王家棟撰。

164. 王家棟(清真道院)記^[1]

[明] 王家棟

縣舊有雙桂堂，幽敞可憩，名曰九霞丹室。楹帖曰：堂虛客座對雙桂，松老鶴來棲九霞。姚侍御讀書時所篆。隆慶壬申，兵家治火藥，具族居斯堂，遭鬱攸之災。今道士俞養正志在重建，凝土度木，慮財鳩庸，始于萬曆癸酉三月，落成于丁丑十月。又東葺文昌宮，及華光廟，西建天醫廟。

165. 宋項公澤跋御書放生池碑^[2]

[宋] 項公澤

臣恭惟仁宗皇帝澤潤四海，仁及羣生，廼以景祐三年十一月己亥朔，詔天下乾元節宴設，量事烹炮，毋得過殺物命。皇乎休哉，好生大德，不遺微小，所以壽我宋於萬年之脉者在是也。于

[1] [清]許瑤光等修，吳仰賢等纂：《嘉興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3號，第1冊，第479頁。

[2] [明]王鏊等纂修：《姑蘇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2冊，第775、776頁。

時中外之臣靖共，豈弟推廣上意，若民若物，涵濡闡澤於囿生之內，肆惟皇上遵守家法，親灑宸翰，俾誕節錫宴，一遵景祐三年詔書。大哉王言，上以續仁祖生生之澤，下以遂萬有生生之性。臣嘗管窺蠡測，竊謂聖德之妙，溥博無私，仁民而愛物，皆此一念充之。皇上曩以訓廉、謹刑二銘，董正吏治，茲仁民之本原也。今戒烹宰，仍於所在放生池刻石，其愛物之著見乎。臣承恩試邑，夤奉德音，敬摹勒於清真觀放生之所，昭回之光，焜耀百里，雲飛川泳，同躋壽域。臣敢不對揚休命，奉行寬大，詎容徒使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有負於聖天子一視同仁之盛心乎？庸敢推明聖心，并載于下方。

淳祐十年正月望日跋。

166. 清真觀碑記^[1]

[元] 楊維禎

吾崑山清真觀者，宋放生池之所也。乾道七年，賜紫道士天台翟守真住其所，守真斥大之建，堂皇其中，位元武像，上以祝釐一人，下以爲五方祭禴，得常熟縣清真觀梁普通時廢額用以名。越二十年，觀營造十七八，相其力者，嗣師馬拱辰、劉道映也。大

[1] [清]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冊，第297頁。

德壬寅，崑山有陽侯之變，災及觀。越四年，主觀事錢益謙更建玉皇、三清殿閣，及治亭池廊廡之屬，登呂巖仙人所書閣扁無恙。益謙之徒曰日升繼成之，剏者方丈之室，靈星之閣，修者太乙、二聖、梓潼、祠山之祠，傍及石梁山門，無不完整。叢房複室，雲披霧隱，靈旂神塑，龍委蛟柱，襟以海峯之孤峻，帶以水木之靜深，實爲仙靈之所都，而吳支邑之所無也。大人長者，輸金及土田相之，產且有籍，而徒且有養矣。今年，日升持觀之圖，介予友袁華，拜維禎雷湖之上曰：清真自翟開山，距今凡二十五傳矣，乍興乍廢，迄獲全盛，歷凡三百有餘年，而紀載之筆，未有所託，幸得子之文章，書之堅珉，副在典冊，以詔我後之人於無窮也。維禎稽放生之說，出於流水長者，老氏之流，以之推上帝好生之德，亦仁施一事也。今日升之徒嗣法於翟者，又以禴襁祕錄，致時休祥，弭物札喪，非廣是仁者，與世之談老子法類，以爲齊彭殤，一死生，又謂槌提仁義，可乎？於戲，清真爲放生推仁，生成化育，與天地同，宜其寢廟門觀，爲昊天上帝像設之崇者，不爲偕也。然事關國典，適遇其人以興，又適藉其人以盛，嗣法如日升之徒，益有以大神休，壽嗣典，是不可以不書，異日邀命，頒上所賜璽書，護宗門以示龍光，於汝前聞，人未晚也。日升，字景明，吳之士族，益謙其從父也，秋陽老人，其自號云。余既爲書顛末，復綴以詩。詩曰：

氣母一兮天之根，窈冥冥兮清爲門，一生水兮元武神，神之亞兮昊天仁，仁之生兮萬物始，流風霆兮零雨水，汎布濩兮無方，心周流兮四被，放生兮洲池，日流水兮慈且悲，體不殺兮神武，開三綱兮祝之，成廟兮弈弈，儼宸居兮南面以翼，斡陰陽兮翕闢，川嶽就理兮三辰順則，五種大有兮人康食眠，飛潛泳止兮四海其淵，維神司北兮相我后元，長歷服兮千萬年。

至正九年三月。

167. 陳振昊天閣記^[1]

[宋] 陳 振

循縣西行一里所，少折而東，得道家者廬，曰清真觀。觀有閣傑出，曰昊天閣。嘉定四年正月，知觀事馬拱辰、劉道映所建也。嵌空爲臺，三面扶闌，振嘗夜醮其上，月星低垂，天地收籟，步虛清越，佩聲和鏘，是心油油，以敬以肅，閣之達，顧不足妥靈贖祉歟。觀爲放生池，振兒時聞一至，小亭孤立，度以浮梁。乾道七年，道士翟守真卒自天台，睨縣家四維，欠薰崇香火地，始旬諸官，勛躬經理，十五六就緒。淳熙初，元外大父左史李公帥寓公士民，狀翟君有操行，遷常熟縣故道宮額，榜曰清真，而推翟君主之。當是時，先君尚無恙也，閱三十一年，而馬君嗣。又九年，劉君嗣。至是棟宇之制，十備八九矣，而閣又其高明壯麗者。噫，老氏學長生不死，而神僊得道之士，蟬蛻埃壒，影響不接於人，故閒館真祠寥寥，郡縣斧斤畚築，或曠歲耳不一聞。清真自翟距劉用力，三世而外，大父而下，若先君亾，慮廿又八人指計微一存者，獨往來達道，巋然壽宮，不曰難乎？振於是有感焉，則又曰：雖然績底于勤，圯于盈，志植于強，肆于安，劉君乎能念前人所以壽其後者乎，朝修有所，繙閱有經，祝皇之壽，酬施者之勳，考擊

[1] [明]王鏊等纂修：《姑蘇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2冊，第776、777頁。

鼓鍾，弗渝少分，若是則凡厥未成者，將不日而成之，況其已成者乎？苟爲不然，食飽而衣鮮，暑簟而寒氈，忘厥由來，以嬉以恬，若是則雖其已成者，懼弗能堅且久也，況其未成者乎？

168. 重建竹洲館記^[1]

[明] 黃 雲

崑山清真觀，在前代住觀者高道，而名人多所遊歷。舊有竹洲館，古昔不見於紀錄，故莫考其何人建置而名不彰。至正辛丑，會稽楊公廉夫爲其姪子曰：性者二母壽，見其先世命牒故物書於清真竹洲館，由是知館名竹洲者，觀之勝處也，意其廢在洪武初年，百五十年矣。顧起元藏其遺墨，而以惠予性，有文不傳壻。梁氏有二子，梁氏世宦家，詢其後，亦洪武中徙遼東，是遺墨者無所於屬焉。正德八年春二月，攜似今住持楊鍊師曰：楊公假館書此，其形雖化，其神固存，宜復館之舊，俟其神之遊靈之棲乎。師非性之族，而姓所同也，千載之上，安知其非同所出乎？此紙不當他屬，留爲館之鎮，以補館之故事。師曰：洲不改，竹可種，館之重建何有移。一寒暑而館成，文徵明篆題之。但種竹未茂而盈數起，元傳神置象滿，魯縞歌衛風淇澳以爲樂，推予作館記。

[1] [清]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冊，第297頁。

或以地非洲之所宜名，竹非洲之所宜種，今觀之基，乃宋放生池之所，水通南北，環東西望之，若居於洲者，然地宜名乎洲，洲宜種乎竹，竹在洲上又與水，宜於竹洲乎？館下臨池水，增奇勝於人閒世，奚不宜哉。若時之變而陰晴，人之交而往來，物之動而飛泳，又無一之不宜也。矧竹之清虛，與師之所謂道者，不以之領悟哉。此達人大觀所以識天地，此生之浮見，古今同盡之，實超然物表，視館之昔成而毀，今毀而成，付之茫茫大化，萬有起滅，曷嘗爲形拘而迹滯哉。有抱王子猷之癡者，徑造借看，而不問主人，慎無厭絕，以昭元度，則逸趣協滄，洲幾乎仙矣。予志存乎經世而不試，欲用萬青簡，繼口父，獲麟絕筆，袞鉞是非，存一家言，藏之館中，以詔來裔，願勿辭翦伐，鐵史在白雲鄉有知，當騎蒼龍駕赤虬重遊，以追往躅，必以予爲曠百世而相感，得此心之同然者。館名因楊之文而著，故館復而記，必本於楊之事。玉山不壞，竹洲斯固，真迹永存，鬼神守護，雷電安得下取，貴要安得豪奪哉。凡附於館而得書者，余知其滋不朽矣。

169. 重建清真觀記^[1]

〔明〕俞貞木

錢塘黃孤山真士，蚤歲喜道術方藥，南遊閩越，北上燕趙，晚

〔1〕〔明〕陳晔撰：《吳中金石新編》，見《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3輯第5冊，第466、467頁。

止蘇城。蘇人嚴德昭者，抱痼疾，因築室，建清真壇，奉北極玄武真君，冀遇醫愈疾。聞真士醫多著神驗，求療治之，而其疾隨愈，乃捨壇以真士主之，於是募緣，重剋建殿宇，廣其廬舍。真士嘗爲崇安靈寶道士，時其師潘雷鑑翁，適自崇安來，遂延之以開山焉。三十八代天師爲題其額，曰清真道院。仍建丹房，售藥以給伏臘計。既而，翁與真士皆高年終，其弟子永嘉陳君正孚，與其徒陶君希仁，又加修葺，遂以狀聞於玄教大宗師，乃移牒集賢院，改今額爲觀云。粵自潘、黃二師開山於元之皇慶間，以甲乙住山，於是希仁求嗣道者，得三人焉，曰程安道，曰馮本原，曰楊處靜。及乙巳之歲，觀毀於火，安道以售藥資，粗剋未完。丁未之歲，而安道又委蛻。迄今洪武庚申，本原與處靜，同心協力，重建大殿，山門兩廡，塑真君與侍從像，以明年九月訖功，求予爲記。夫老氏之學，以清淨爲宗，其論谷神玄牝，乃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脩煉之微旨存焉。致抱樸子著內外之篇，陶隱居註本草，又皆發明藥石服食之祕，然藥與道術相通，修真濟人，其功一也。孤山既以醫鳴，而蘇城之人，無遠邇少長，咸稱黃孤山道觀之藥之神，自茲以往，其諸弟子相傳，雖無恒產，而歲積藥金有餘，至本原、處靜，悉傾其橐中所有，以新其觀宇，可謂善於繼述者矣。噫，古之列仙，雖與世和光，然往往泯其迹，今孤山乃能傳之後人，俾守其業，而本原、處靜，又能復興之而不墜，且追繼開山之勞績，念繼承之不可不任其事，故又礱石刻文，以示永遠，是不特將以貽其後人，抑亦有光於其教矣。本原名寧，高年清修，退藏弗耀。處靜名守中，端慤守道闡教，今爲道紀司副都紀云。

170. 清真觀重建友靈山館記^[1]

吾崑有道觀名清真者，當縣治坎隅，離塵闈不數武，而□□□深，境界迥別，金謂□□福區，必有高士，而人地協徵，迺得友雲王君，風神秀整，性行敦恪，少以□命禮□□□□□□□為□時弘治戊申也。丙辰，如京請度。適有禁，不度外郡府縣，遂依道錄司□玄義張□□講□□□□□□□牒□□於茲觀住□，刻意清修，不□浮靡，而房業日起。嘉靖癸未，修理慈尊殿，粧移太乙真人像。□□□中，□堂五楹，□□之為齋□會道所，堊綵輝映，彷彿丹臺碧洞，人多豔羨，而忌之者亦至矣。□□卒為人所□，遂□其□，以息羣念。壬寅，遭火厄，殿宇□堂，蕩為焦土，殆無所棲。□友雲仍虔心圖復之，罄□□□□□□□□，鳩工庀材，重建清華妙境，及前後樓堂，齋廚寢室，為楹共以廿數□始於癸卯□，踰年甲辰□□□□□□進士國□□□□□□峯王公扁其堂，曰友雲山館。志厥始也，雖□□□□□少□□□之餘□□□□□□□□望之翼然□□□哉。□徒道會何紹□，暨諸孫楊承秀、徐允瓏、朱□和、□永誠、朱□□□□□□□□□□宋元以來，迄今□百餘年，弛而復□者□矣。觀之廢興罔一，吾儕之相承，不罔□□有吾□□□□□□□□□□□□□□□□之者，知所□也。予因感而歎曰：昔杜□

[1] [民國]潘鳴鳳編：《崑山見存石刻錄》，見《歷代石刻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5冊，第369頁。

□□□畫□□□心□□□□□□□□□吾人□□□□□□
 率多不競，若□杜子孫，豈少也哉，孰謂方外□□友□□顧□
 □□□□□□□□而克壯其□□□□□有吾人所不能及者
 乎？友雲，名太賢，字□之，□□友□□□□□□□□□□
 □人其重有所□□□□□七十餘，精□□爾，壽且未艾，適真
 人府舉道行端謹者表揚之，得擢□□□□□□□日與四□□
 □□□□□適先是□壽藏以自俟，要皆達人志士之□爲不當
 □□□□之也□。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歲□月望日記，賜進士第嘉議大夫□
 □按察使前河□道□察御史□□□□□□□觀□□□□□
 □□。

171. 盧瑛(清真觀)玉皇殿碑記^[1]

[明] 盧 瑛

崑山清真觀玉皇閣，去縣治一里許，瞰放生池，上肇自宋嘉定四年，嗣師馬拱辰、劉道映所建。元大德壬寅，有陽侯之變，閣隨以圯。又四年，主觀事錢益謙與其徒日升，復相繼建之，登呂巖仙人所書扁於上，金碧之輝，與山之朝霏夕嵐相隱映。凡邑之

[1] [清]吳金澗、李福沂修，汪堃、朱成熙纂：《崑新兩縣續修合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冊，第187、188頁。

祝釐禴禴，無不畢至，實大衆之依皈，綿歷迄今，且百餘年，甲乙之傳，代不乏人，以是人心，崇信向慕，有隆弗替。愚嘗考於書，昔有虞肆類於上帝，而及於六宗，山川羣神；成周禋祀昊天，而及於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至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今道家者流，諸神位號，雖有三千三百之多，而凡祀祭禮祠，莫尊於昊天上帝，茲閣之建，是宜人知敬慕弗置也。乃宣德三年秋七月某日，烈風甚雨，閣遂傾仆。越二年，前主觀事太常寺少卿徐善淵以老病賜告歸，愍遺址荒涼，慨然以興復爲念，與其徒張元真曰：茲閣毀爲榛莽，今扶植教基，闡揚宗風，任實在余，汝副余志，庶無隕於前修。由是設齋醮，延善士柴應元掌領規畫，而一時聞風感發，若金德良、蘇天祥、沈彥英、金文進輩，皆能捐私錢，募信施，相與戮力，營議興復，以妥神靈，乃於放生池少北，別築崇基，庀材命工，易閣爲殿，重簷複雷，視昔之高殺其三，深廣侔於舊，而黝堊丹漆之飾則倍焉。向化之士郁伯盛復設呂仙人書扁以揭之，左右建三官、天師二堂，前駕飛虹，橋跨池上，與老子祠對。凡諸祠宇，棟楹梁桷之蠹敝撓折者，級輒蓋瓦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省者，或因或革，百廢百舉，庀工於宣德五年，訖工於七年。善淵懼無以敘成績，爰伐石徵文記其事。嗚呼，數十年之曠典，一旦舉而新之，事之顯藏興廢，固雖有時，自非有大智識，孰克任之耶？善淵敦厯有年，晚歲息跡，而復能興墜舉廢，厥績偉矣。自今而始，將見祥慶之來，上以祝釐一人，下以爲五方流澤，俾斯境斯民，皆保其壽康，而游泳於清淨無爲之化，此則善淵之志願也。所可記者，奚止於□役之繁，程功之倍而已耶。善淵名應貞，號密菴，古心厚貌，嗣法於周大章云。

172. 重修清真觀大通明殿碑記^[1]

[清] 裴元長

祀天非臣民事也，而考諸傳記，則魯之舞雩，爲發天禱雨之處，有檀墀樹木焉，以是知成禮而祀則不敢，而祈天救患，則亦聖王所不禁。崑山清真觀，殿宇恢宏，立上帝而奉之，而以玉皇稱焉。蓋失古人壇墀之義，而沿于俗說，非禮也。但相沿既久，載諸志乘，司土者未便遽易焉，即以是爲神所憑依，而人所致誠之地可乎？元長蒞崑之次年，歲在乙巳，自三月不雨，至於五月，赤旱千里，湖水幾涸，江流頓淺，庠水以種植者，束手無措，將嗷嗷待斃矣。求雨者羣設壇於佛廟中，旬日而罔應，又欲延道教所云法師者，以演其術。余曰：是尤無據也，何弗反本而祈于主之者，於是約諸同僚，偕士庶，遷壇于清真觀，竭誠泣禱者三晝夜，而甘霖適沛，旁邑皆徧，吾崑特沾足焉，以是得有年云。及己酉又旱，余仍朝夕步禱于斯，亦克有應，雖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益信天之仁愛斯民，而可以誠格也。吾嘗謂：惟天與人最親，似遠而實近，至明而非幽，舉頭即是，勤念即隨。詩所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以事天，雖不敢僭云祀，而潔己致敬以事之，則天人相感之理，捷於影響不

[1] [民國] 潘鳴鳳編：《崑山見存石刻錄》，見《歷代石刻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5冊，第421頁。

誣也。又古人之所以稱天者象形，色則曰蒼曰青，擬神化則曰昊曰旻，極言之則曰維皇上帝，至矣，玉之言何爲者，夫玉豈足以榮天也耶？聖學不明，邪說久恣，孰從而正之，吾願邦人士以慕僊信佛之誠，轉而爲敬天循理之事，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聖人不我欺耳。殿久傾圯，既又燬於火，余與新邑寧侯各捐俸以倡，而邑善士徐來慨然出任其事，邑之人咸樂輸以襄其成，住持張樹桂等與有勞焉。功既竣，徐生請余作記，因志所見，以示來者，凡出貲助捐姓氏，皆勒諸石，庶幾永傳不朽云。

知崑山縣事壬申科舉人河東裴元長撰文，新陽縣廩膳生員朱叔鴻書丹。

乾隆五十六年歲次辛亥四月吉日建，住持張樹桂、徐霏、錢濤、李壽昌募捐，陳川景鐫。

173. 清真觀增建后土殿碑記^[1]

[清] 范仕義

天地有生成之德，其所以照臨怙冒，監觀有赫者，無物不覆幬也；其所以主宰綱維，含宏光大，品彙蕃昌者，又無物不歸持載之中，莫坤與而立極。崑邑有清真古觀，初自宋乾道七年，守真翟公卜神宅於放生池後，奉真武帝像，以修祀事，規制大備，靈

[1] [民國] 潘鳴鳳編：《崑山見存石刻錄》，見《歷代石刻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5冊，第430、431頁。

爽實式憑焉。歷世禋禴祝釐，休徵畢至，竭誠致敬，罔不駿奔而恐後。元大德壬寅歲，風潮驟作，土木凋殘，知觀事馬君拱辰、劉君道暎，一乃心力，克殫厥勤，鼎建昊天閣、三清殿，以及太乙、二聖、梓潼祠，堂皇壯麗，頓改舊觀，楊公維楨爲文以紀之。迨至明嘉靖壬寅年，弗戒於火，各殿悉燬。一時趨事者，因就三清殿址，改建玉皇殿后楹，設后土神像，權爲供奉，用以畚覆載高厚之恩，其所由來者遠矣。迄今二百餘年，雖屢經繕葺，未有專殿奉祀，道士乙巳等延邑之樂善諸人，集議簽同，遂增建大殿三楹，並於兩旁裝繪甲子神將，得以弭災而召福，經營締造，閱一歲而告成，豈非有待而興者之有其時歟。適余于役於此，乙巳等屬誌其增建之緣起，泐貞珉以昭來。許余竊思，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山川於是乎流峙，風雨於是乎和會，草木於是乎繁滋，凡百產之菁華，九州之動植，與夫億兆人之利用厚生者，咸取資焉而不匱，此后土之所以配天合德也。至若陰鷲下民，其受中以生稟賦，亦有所自，如傳說之乘箕，酆侯之降昴，公孤之兆三台，郎官之應列宿，見諸載籍，其事非盡屬不經。要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大易已顯揭之；而道家祈禳之說，特爲凡厥庶民悔過遷善之一端爾。自古在昔，聖人神道設教義，取諸此士君子，上體天地生成之德，安得不恐懼修省，本之以敬，出之以誠哉？爰爲伸其義以記之。

賜進士出身特授江蘇直隸通州如皋縣知縣滇南范仕義撰文。大清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秋九月重陽前四日，邑人王嘉會、清真觀司董李傳霖、吳培元、何寶誠、王寶璿、姚殿升、陸文智，司籍趙中一，住持馬乙巳、羅錫熙、薛應龍、姚繩玉等立石，陳士桂鐫。

174. 重修祠堂并全真道院記^[1]

[明] 董 鯤

得道教之真，而德力大不可量者曰真武，人從而祀之則有院，昭崇報也。歷處名山皆有之，不獨吾邑爲爾。吾邑治東偏，有里曰皇岡，流水夾於東西，復經其南，南有畦隰千頃，延袤起伏，有龍回虎奔之勢，是亦浙東之勝槩也。其翼翼星星，祠宇峙立，曰全真道院者，係里人賈萬戶之所建也。歲久傾圯不支，有家孫希賢謂：崇祀理神，民之善物，迺鳩工聚材，整飭殿廡，塑繪神像，肅民瞻仰，別立家廟於其側，設屏鐫主，俾子若孫，春秋駿奔於昭事焉。嗣是而後，歲遠教殘，幾於灌莽，復得後裔名汀者，思振前烈，告於宗盟，舉其遺武而事新之，宛然異日希賢之盛制矣。嗟乎，人以地勝，神以人顯，神也人也地也，常相依焉。是院也，當渙散時，神靈不妥，今也廟貌如新，卜祝響應咄咄，有民不迷於吉凶之塗，所以廣仁也；舉世貪鄙，每爭利於銖銖間，今也割己產，捐己資，至幾百金而不吝，所以廣義也；人多慢忘，蔑視宗德，今也殫財力，修廢墜，幹前人將壞之緒，彌久而光，所以廣孝也。三者備矣，人道其庶幾乎。能盡人道，方可事神，真武之靈，亦庶乎於茲土少綏矣。端序巔末，以爲世人勸。

萬曆貳年歲次甲戌春吉旦，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湖廣按察

[1] [清]朱錫恩撰：《海寧州志稿》，見《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3輯第7冊，第321、322頁。

司副使前山西河南二道監察御史內弟董鯤謨，愚甥朱文炫書丹并篆額，九代孫臨山衛指揮宗嗣歸德、衛指揮陞任都史汝周、員外郎汝華、兵備副使汝年、石墩萱葵鏜蘭鏜、黃灣譜一元華蕃、皇岡汀瀛、景祥樞樑梗棣淋楫樽洲滄潮梧權標楠欄梯榜鳳鸞文耀尚忠有恒有忠同立，同邑嚴文元勒石。

右石今尚在道院殿角，篆額十字，文正書，完整如舊。備志謂：碑刻多誤，若皇皇作星星之類，誠不可解。院爲賈氏所建，賈氏富而好義，能世其德，有名哲者，夙與劉文成相友善，後明太祖攻陳友諒于鄱陽湖，軍餉不濟，時文成參帷幄，賚太祖手劄來借餉，哲慨助軍粟八十萬石，遣家將崔、毛二君解去，太祖深嘉其義，哲遂從龍授海寧衛鎮撫，後以平蘭寇、綏松民之功，陞風陽左衛鎮撫，子真，孫敏，曾孫福，均世襲指揮。崔、毛二君，竟亡于陣，後登大寶，敕封崔、毛二總管，塑像於皇岡社廟，至今猶存，鄉里報賽祀之。院門內兩梓樹，大數抱，爲元以前物，綠蔭參天，備志所謂回顧流連，不獨賈氏數百年好義之風，足懷想也。

175. 全真道院記^[1]

[明] 董 鯤

邑東有里曰黃岡，流水夾於東西，復經其南。南有畦濕千頃，

[1] [清]龔嘉僞修，李榕纂：《杭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199號，第2冊，第843頁。

延袤起伏，有龍回虎奔之狀，其翼皇祠宇峙之。曰全真道院者，係茲里山長賈希賢之所建，謂神爲民本，報本必先以崇神，乃鳩工聚材，整勅殿廡，裝繪神像，肅民瞻仰，加立家廟於其側，設屏鏡主，俾子若孫春秋駿奔以昭事焉。歲久傾圯，復得後裔名澄河者，舉而新之。

176. 風涇仁濟道院高王祠碑記^[1]

[元] 虞文靖公

虞集

高王本畏吾兒之地所自出，其先實帖木補花，漢初城於西涼之永昌爲君長，以分自存，不侮於中國，且爲邊鄙扞禦，歲執貢與中國通，錫賚甚厚，稱都護小國，王，號也。既薨葬于城之東北雩之高昌山，以神靈顯乎中國，福祐列郡，而歷歷足徵，詔許建廟，遠邇人民，罔不崇祀，陰功居多。永興初，勅賜爲靈應高王，自是人之災患，有禱即應，尅期而驗。至唐，邦人以封章具聞，爰奉玉勅，追贈靈應高王，擬王者服用，殿宇復新，祀事加豐，時爲武德九年也。惟王陰翊唐祚，福庇黎元，功施普天之下，莫能悉考其實，豈止一邦一邑而已哉。其後裔蕃衍，自唐而五代，皆能茂著勳業，奕振聲光。顯德七年，陳橋兵變，宋太祖夢神人冕旒袞服而言曰：今天下爲宋祚矣。問之何爲，荅曰：吾高王也，寤而鑠

[1] [明]柳琰纂修：《嘉興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9，第246、247頁。

諸心，後嗣大曆建祠于汴洛，以嚴祀之。建炎初，高宗南渡，扈從經東吳，適皇妹薨，痛戚無涯，擇峯嶧山以葬，采訪吳會中僧道宮之精嚴玄風闡揚者脩薦之。時有以仁濟道院典教道士朱太初爲舉，特命奉行齋事，頒彩段六疋、錢二十緡。事畢，具實以聞，上因知有護教高王，即汴洛之高王也，賜空閑腴田五十畝，供神祠祀事。考諸仁濟所自，蓋梁天監元年，有道者張半山，不知何許人，由西蜀來寓風涇，道行高而善地理，言此境亦一福地，指一區建道院，民安而物阜也。人未知信，至夜分，鐘鼓法樂齊鳴，居民異之。有檀越舍地捐財，不久而落成，四境有災疢旱溢，祈禳必遂所懇。半山道者，工竟尅日而尸解，於是道風大振，高行雲集，而未有額。唐貞觀十九年，具實以請，賜額仁濟道院。歷年浸久，殿宇廊廡，屢損屢葺。太初歸真，鄉之善士，大有戴暘谷協贊衆緣，重其新而撤其舊，輪焉奐焉。高王神祠，建于殿之西旁，設像冠冕，旒服華表，事之惟謹。道士陳玉琳、朱道明，道德兼資之士也，懷香走都下再拜，請言爲記，刻石于祠，用表神靈，以昭後世。予惟王之生也，鍾孕山水之靈秀，文武忠義，輔世長民，薨而受封靈應高王，福民之功，施之天下，愈久而愈彰，其神潔，其儀肅，所以戒茹葷者，不享非禮之祭故也。予嘗觀《神僧傳》，有聰法師者，受戒于風涇高王，此其謬也。王之代天理物之德，其盛矣乎，豈有是哉？在唐時嘗封卜古罕爲高王，我朝仁宗皇帝以紐林的斤嗣亦都護冊封高昌王，皆實王之裔。於戲，王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傳迄今數十代，再世而三王存歿，爲天下後世景仰。王之仁德如天之雨露，沛然澤物；王之靈應如天之風雲，不測變化。高王由仁濟而安，仁濟由高王而顯，豈非元化之昭昭，而合符神靈之赫赫者乎？始述其顛末，使後之嗣法于仁濟道院，延奉於高王祠者，有所考知所自云。

177. 重修仁濟道院記^[1]

〔清〕錢陳羣

清風涇古刹以十數，其自唐及宋元明，迭興迭毀，至於今而靈光巋然者，獨仁濟道院爲最著。相傳是院爲唐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駐兵海上時所監造，里俗傳會，即未可信，而見於郡志邑乘，皆以爲創於貞觀間，是其徵也。院當涇東南隅，林野夷曠，山禽水鳥，千百爲羣，樓殿出古木間，掩映邃密，高人羽士，保神明之清微者，代有聞於遠近間。用能揅拄弗替，譚清風之幽勝者必歸之，惟是山門庫隘，沿而未革，觀覽者以爲未足壯元都紫宮之色。乾隆七年，勅封妙正真人朗齋婁君，念是院爲入道受籙所從昭也，捐資重建，擴而大之，凡鳩工庀材，經營規制，賴有同里蔡君星若，寔爲之董事，閱一載乃告成，而仁濟道院之勝觀備矣。余與朗齋素爲方外交，屬記其顛末，將刻石而垂諸久遠。余惟浮屠老子之宮，其赫然擅勝於名區都會間者何限，然而訪寒山之殘鐘，過瓊花之遺址，適足供後人歛歔而憑吊，則凡以得其人以興復之難也。清風涇，江浙間僻壤耳，朗齋修真巖穴，固日以似續祖山爲念，今且負圖謁帝，賜號金門，顧歛然不以爲榮，而慙慙懇懇，獨注意於少時之所棲托，則洵乎勝地之心，必待人而顯；而

[1] 〔清〕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嘉善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9號，第1冊，第142、143頁。

朗齋之敬恭桑梓，不忘淵源，尤足見宅心之厚且周，其所以荷兩朝之寵遇者，且有原本也，爰不辭而爲之記。

178. 仁濟廟後兩廊碑記^[1]

[宋] 魯伯能

石佚，據安吉伍志載文。

一山三峯，地設天成，崔嵬巖巖，萬仞壁立者，縣城西山也。玉磬含輝，龍潭縈碧，浮屠不敢擅而居，百靈不敢必而有者，李衛公之祠也。寢有閣殿，靈馭所棲，基壓層簷，嶺垂削壁，而廊廡缺然，復阻躋攀，來者憚之，乃建雙廡于東西，靈光聳日，瑞氣蒸雲，翼乎蜿蜒之並舉，煥乎螭螭之雙垂，廊各有廉，以便升降，人之至者，進趨退舞，左旋右轉，但見雲飛棟畫，香升九霄，而不知身之在煙杪也。

[1]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1041頁。

179. 仁濟廟敕牒碑^[1]

石存，據拓本載文。

尚書省牒湖州安吉縣仁濟廟。

禮部狀承都省送下兩浙轉運司奏：據湖州申據，安吉縣申承宣德郎致仕俞純父等，狀本縣落石神祠，舊有碑碣，稱唐李衛公血食，於此立廟以來，官私凡有求禱，無不響應，乞保明申朝廷，乞賜封號。本司審覆，保明詣實，尋下太常寺看祥。本寺檢准令節文諸神祠應旌封者，先賜額。本部欲依太常寺申到事理施行，伏候指揮。

牒奉勅宜賜仁濟廟爲額，牒至准勅故牒。

崇甯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牒 中大夫守右丞鄧押 中大夫守左丞張押 司空左僕射押

承事郎知湖州安吉縣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公事劉望立石。

右仁濟廟勅牒碑，在李王山本廟，額題“賜額勅文”四字。文云：據湖州申據，安吉縣承宣郎致仕俞純父等狀，本縣落石神祠，舊有碑碣。按周紫芝有《吳興道中過落石祠》詩，落石祠之名，其來舊矣。至是勅賜仁濟廟額，從俞純父之請也。純父，熙甯三年，葉祖洽榜進士，據此，知其仕爲宣德郎，可補舊志進士表。

[1]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濤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1042頁。

180. 仁濟廟加封勅牒碑^[1]

石存，據拓本載文。

行在尚書禮部，據奉議郎知安吉州安吉縣主管勸農公事弓手舉兵軍正張自明狀申，照行本縣，勅賜仁濟廟，乃唐衛國公李靖香火。武德中，討平輔公祐，邑人德之，相與立祠于縣之玉磐山，今六百餘載。蒙本朝節次加封，以至王爵，凡遇祈禱雨暘，隨即感應。本縣寄居士民，列狀陳乞王爵與妻及男，加封爵號，已曾保明申州，乞備申轉運使臺，得蒙申奏朝廷，准省部行下奉常擬封各神誥命，蒙朝廷降下本縣赴本廟收執了當，所有本廟公據，未蒙省部頒下，今錄白李王與妻及男誥詞在前，欲乞省部照勅命指揮給公據，庶幾仰副國家崇重祀典之意，俯慰邑人報答神休之誠，申部伏乞指揮施行。奉台判呈本部尋根，檢到淳祐四年五月九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送到禮部狀，准御封付下兩浙路轉運司獄奏，近據安吉州申備、據安吉縣申、據寄居士民等狀稱，伏見本縣仁濟廟勅封輔世靈祐忠烈廣惠王，實唐李衛公靖之祠，按古碑，王以唐初討叛丹陽，而本縣隸丹陽南境，禽輔公祐，亂弭暴除，民德而祠之，今餘六百年。崇甯三年，賜廟額曰仁濟。更政和隆興，或土馬奔躍，狂寇駭卻，或白氣充庭，陰兵顯助，暴賊夜竄，中更金虜越軼，萬騎羅拜，廟貌巋然獨存，加之水旱應禱，邑

[1]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1045-1047頁。

人屢聞于朝，封忠智景武公，繼封忠烈王，又加輔世。慶元六年，以禱雨降格，加輔世靈佑忠烈王。暨嘉定之元，江浙旱蝗，旁郡縣尤甚，邑人有禱雨，獨時若蝗去弗害。二年疫癘，民走廟懇禱，病者絕少。洪水漲溢，賴王之靈，獨不爲患，歲亦告稔，民復以聞，加封輔世靈佑忠烈廣惠王，妻封協惠夫人，王三子，長封紹烈侯，次封紹威侯，季紹休侯。今年旱虐爲厲，自三月至五月不雨，種不入土，本縣萬山一水，枯涸特甚，聖上側身既至，徧敕州縣禱雨靈祠，邑宰宋通直偕僚佐祇命，請廟貌，舍縣治，以殫懇祈。維王之靈，深極昭異，方詣廟時，赫日正中，人皆噓汗煩喘，王車將駕，日光晦靄，陰雲穿漏，浮湧遡風，往少若物，後先雨陣霏霏，隨車而至。老稚歡呼，及王像奉安縣治，大雨竟夜，翼日霑足，似霽而陰。越二日，雨沛如注，溥溢四境，派流支港，靡不奔浪，波及鄰縣，頃刻之間，不雨而得，水咸即田，功無不駭敬神冀。蓋安吉山盤地仰，稍乾則亢涸，稍浸則漂沒，王所以既雨隨霽，速下流水泄，始復雨之者，恐川壑或以暴民也，妙於庇民如此，士民莫不以手加額，咸謂聖天子德通于天，神靈受職，執事者將命敬恭，有此異感，田里熙熙，非特有秋已□，亦免異日流離蕩析之苦，百里御戴，無以仰報神休，伏覩建炎、淳熙已降指揮，如有靈異，合該進封。緣王已封八字，自崇甯賜額，封至今爵，本路州縣究實非一官，頌臺詳奏加封非一議，王之靈跡焯焯在民非一事，而今者祈雨咸應，尤神且速，欲乞次第保奏於“輔世靈佑忠烈廣惠”王八字內，將“輔世”、“廣惠”字，改“錫隆”，稱夫人三子，加畀封號，仍乞證廣惠廟，烈封王祖父及兄端弟永康公客師王子婦及王孫令問彥芳等，以寵靈跡，以慰民望，使王之靈愈久愈新，與國家休命相爲無窮，民亦荷無窮之至，謹錄白廟額，及前後封誥見在，乞施行。本州所據陳乞保明詣實，申乞施行。本司檢准慶元，今諸

道釋神祠，祈禱靈應（謂功跡顯著，惠利及人，載於祀典者），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事狀保明申轉運司。本司委鄰州官躬親詢究到委別州不干礙官覆實訖，具事實保奏本司牒。嘉興府差委從事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周孺文前往安吉州安吉縣詢究到仁濟廟神前項靈跡，因依委的顯著，乞備申本州保明詣實，申本司乞施行。本司再牒，委常州差委儒林郎常州司戶叅軍李煥前去覆實，委有上件靈跡，保明是實，申本司乞施行。本司所據嘉興府，委從事郎本府崇德縣主簿周孺文詢究，及常州委儒林郎本州司戶叅軍李煥覆實到上項靈跡，本司保明詣實，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本部尋連送太常寺勘常具詣實保明文狀申部去後，據太常寺申，檢准建炎三年正月六日，已降指揮節文，神祠遇有靈應，即先賜額，次封侯，次封公，次封王，每加二字，至八字□；婦人之神，初封“夫人”二字，至八字止。淳熙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已降指揮節文，今後神祠祈禱應驗，令諸路轉運司依條保奏，取旨加封。今准省部連送准御封降兩□西路轉運司保□□安吉州安吉縣仁濟廟神，加封本寺照得，今來本路運司已依條差官詢究，覆實了當，應得加封條法，今欲勘當，乞從建炎三年正月六日并淳熙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已降指揮，各合擬封下項：

一安吉州仁濟廟輔世靈佑忠烈廣惠王已封八字，□當□以再行加封。今於八字內，改擬美號二字，今欲擬“輔世靈佑忠烈威顯”王。

一安吉州仁濟廟輔世靈佑忠烈廣惠王妻協惠夫人，合增加二字，作四字，夫人今欲擬“協惠助順”夫人。

一安吉州仁濟廟輔世靈佑忠烈廣惠王長子紹烈侯，合增加二字，作四字，侯今欲擬“紹烈廣靈”侯。

一安吉州仁濟廟輔世靈佑忠烈廣惠王次子紹威侯，合增加二字，作四字，侯今欲擬“紹威昭貺”侯。

一安吉州仁濟廟輔世靈佑忠烈廣惠王季子紹休侯，合增加二字，作四字，侯今欲擬“紹休襲福”侯。

已上並合命祠給誥，伏乞省部備申朝廷，取旨加封，施行申部。本部所據太常寺申到事理備錄在前，上件所乞加封事理，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正月六日，奉聖旨依本部除已具申朝廷命詞給誥外，尋呈奉判照已降，指揮給須至指揮（以上分二十五行，行八十三字）。

右出給公據，付安吉州安吉縣仁濟廟，仰收執遵從，已降勅命指揮，照應施行。

淳祐七年五月 日給 勘同書令史史押 令史戴押 主簿馮押 尚書禮部員外郎兼□□盧押 祠部郎中（缺）侍郎劉押 尚書趙督府參贊

淳祐七年六月吉日，奉議郎知安吉州安吉縣主管勸農公事弓手寨兵軍主張自明立石，邑人待補國學進士方應唐、縣學直學范夢賢同立石，安定書堂學子方叔元篆蓋，浮玉王震同男泳刊。

□□□□年八月吉日，文林郎安吉縣知縣裴甯、修職郎安吉縣縣丞劉濬重立。

右碑第一行，“行在尚書禮部”六字；勅牒文二十五行，行八十三字；後給公據年月二行，列銜名三行，立石銜名年月五行，俱正書，字大小不等，在安吉縣李王山本廟。此為禱雨李王靈應，乞賜加封勅牒公據。文云：安吉山盤地仰，稍乾則亢雨，稍浸則漂沒，以考宋史，歷歷可驗。紹興三十年五月辛卯，安吉等縣山水暴出，壞民廬田桑，溺死者甚衆。淳熙十二年八月戊寅，安吉縣洪水發棗闌村，漂廬舍寺觀，壞田稼殆盡，溺死千餘人。

紹熙五年八月，大雨水，安吉縣水平地丈餘。嘉定六年六月，安吉縣水。十一年六月戊申，安吉縣大水，漂官舍民廬，壞田稼，人畜死者甚衆（《五行志》）。景定三年二月，安吉屬邑水，民溺死者衆（《理宗本記》）。咸淳十年八月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湧，流安吉等邑，民溺死者無算（《瀛國公紀》）。此見安吉之易於成災也。碑述嘉定元年，江浙旱蝗，旁郡縣尤甚；又云：今年旱虐爲厲，自三月至五月不雨，當爲淳祐七年，與《宋史》所載悉合，獨安吉以祈禱靈應，雨時若不爲災，知縣張自明申部，請旨加封號，刻勅牒公據於石。張自明，淳祐七年知安吉縣，居官以廉能稱，見舊志名宦傳。

181. 元黃潛(瑞雲觀)記^[1]

[元]黃潛

瑞雲觀在吳江城東三十里，所謂笠澤福地也。煙波莽蒼，四望如一，土民安於耕桑，朴淳有古風，水木清華，禽魚上下，□若世外，固僊聖之奧區。然而更千百年，棄委於田夫野老之手，未有能啓其秘而專其勝者。至元二十九年，靜安陸高士始作菴其處，於是昔之祕者無所伏，勝者益以發舒。大德九年，復斥故宇，易菴以觀，合其徒而居焉。觀之制，中爲三清殿，旁爲北斗、玄天、

[1] [明]王鏊等纂修：《姑蘇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2冊，第826、827頁。

太一、三元別殿，祠堂寢室，講舍齋宮，門廡庖湑，次第畢備，而爲役最鉅。泰定二年，乃告迄工。爲屋以間計者百有餘，繚以修垣，除道成梁，屬于南埭，既又割上腴之田千五百畝，以資食飲。百物之須，其法之所宜有者，無不給爲，費一出於高士，而高士之悉力殫慮，二十年於此矣。初菴之爲觀也，教主嗣天師爲署今額，至是所司，具以觀成口上，天子特下璽書加護焉。高士既勵其徒俾勿替，且飭其族之人，毋敢有所侵懼，後莫之考，而或毀其成也。爰伐石來，徵（徵）文爲記。夫乾坤清淑之氣，川融山結，非有數量，而僊經所錄洞天福地，僅一百二十八，神而明之，不以其人欺。幸以境與人遇，而又蒙被君師之力如此，游而息焉者，衍衍施施，未有已也。高士名志寧，字景雲，吳郡人。

182. 吳郡三茅觀碑^[1]

[明] 祝允明

道无在无不在，神无爲无不爲，无爲道體之本，有爲上下之契，是故崇宇備物，貌像熏炬，明之所以事幽；流祥集釐，烜赫震盪，神之所以答物。若夫清玄眇穆，希夷以微，昏默窈冥，恍惚有物，其誰得而測之。非夫假顯尋微，潛機暗會，則上下左右，安在而可通也。寥陽通明之闕，三垣紫微之府，曜靈廣寒之宮，七寶

[1] [明]祝允明撰：《懷星堂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60冊，第776-778頁。

芳華之林，西龜位乎九光，蓬萊集其八子，莫不高卑秩奠，後先襲綴，於若岳卿，定祿保命，三真茅公，與乎嬴劉之代，而窮乎宇宙之永，出乎咸泰之里，而宅乎勾已之岳，三霄秉法，九截承事，京江南北，尤隆且繁，亦由明靈發跡之神區，故與吳郡之宮，在城中之仁風坊，始於淳熙，復於天歷，再燬於洪武，復於成化，而廣於弘治，備於正德焉。比余返，初主觀道士景用圭薦狀列績，乞文勒石。維三神道峻功巍，靈煌跡赫，凡其琅霄紫冊，楓陛龍綸，英工翠珉之筆，騷客金薤之謠，鏗聞駭矚，沆溢鞶鞶，粵紀茲區，則貴實錄，故爲詳纂次第而稍系之云。始淳熙之初，未得其名，必有廢焉，天歷乃舉，其徒口傳，以爲建炎之燹，且高孝紀年，先後顛亂，按盧氏郡志，獨揭淳熙尋光寧諸朝，郡鮮兵禍，則吳回之先虐甲子，亦未稽爾。至於天歷己巳，本府都紀冲靜法師俞心淵構而未弘，其徒副紀倪玄素廓而富有。洪武壬子再燬，主者即倪之徒袁靜和，未克復舊。迨及壬午，袁之徒龔允清徵爲葺補，久益蕪落，僅將爲墟，龔亦耄矣，而以其徒未堪興廢之任，乃致袁氏徒孫之處他院者，曰范處恒之弟景浚之，請于有司，來繼主而託焉。時爲天順癸未，所棲纔存寢室五間，而已浚之多才，乃鳴于官，請納賦以廣傍地而附益之，乃以成化某年肇築傑閣五間，其崇三十九尺，延十三丈，前爲山門三間，左右辟址，以需後舉，時則秋官主事馬公愈、侍御夏公璣、按察金憲張公習，亦加相焉。暨于弘治乙卯，浚之復以己資肇帥，其徒住持譚惟重及蘇惟顯，勸募加構正殿三間，高三十尺，深廣稱之，前敞三軒，傍翼雙樓，其度皆如殿，殿閣皆肖三君望像，供奉百具完周，而庭列爐井，傍結房寢，庖湑從寮，□□詳備。時則用圭與允清嗣傳之孫王以正者，亦皆効勞，而成功皆浚之也，乃至正德，浚之、惟重皆已羽化，而用圭奉檄紹主，又克負荷，遂以甲戌之歲，與其徒錢守蘊更造

石柱山門，壯麗加舊，又添作二門，重甃閭地，於是觀事大備，時則郡人陸宇、府通判焦君思明，亦各効財，而成功則用圭也。觀之廢興，具是伊主嗣者，慎保無墮，勿負師慢神，斯永有終，□用圭之志也。嗟乎，赤城大霍，霄端雲表，上□星辰之□；句金良常，便闕陰宮，下縣山河之限。神之格，人不可度也；鵠翔悵語，宿頂玩丹，人之事，神不可數也。昧夫或疑曰：人命生滅，必有司錄，則元壽之先，必將泯莽乎？施治屬部，苟無居方，則江介之署，殆均虛位乎？揭虔妥靈，須用世器，則清玄紫緯之標，不假旄節乎？噫嘻，是何言與，仙科授轉，亦猶人代，豈謂九官未建，農軒之績不熙也，玄功周普，不限方域，況復岳籍總統吳越之區，其本也；至如蕖冠繡旆，瑤鉞琨章，琳腴翠釜，瓊闥綠室，錫酬九事童女，三上天授，當由於鬼工人供，豈妨乎世匠斯□□也。幽既有之，明亦宜然，於是靈官有恤，像設具嚴，蘭膏寶熏，金撻玉擊，霞飄星轉，班僚列拱乎？璇壇日就，雲瞻士女，降升於筍席，終歲□□之日，三春降會之期，或爇鼎踐盟，或敷筵薦醺，廣集四民之卑，衆連十等之臣，莫不幽以顯通，高從卑聽，俾爾親睦倫屬，和平室家，固厥倉箱，登其黍稷，奉親者長克鼎釜，芾子者邁秀芝蘭，蠲痼保齡，辟非消難。傳曰：流潤萬物，德加鳥獸。各獲其情，禍福驗明。風雨時五禾成疾。厲息暴害，絕斷災眚，而遠戎兵，於戲盛哉。來爾道俗，霑頒拜賜，勤恭脩奉，玉珮金璫，流鈴火珠，青芽燕芝，得人可授，紫府金刻，玄樞有光，我作空歌，師吟弟和，皈命三君，歸與歸與，王君赤真，青童金母，煙輶霧乘，停龍峙鸞，嘯仙妓，歌玄雲爾，乃登歌旅迎，當得感應，詩可以興，爾其習之。其詞曰：

渺渺金陵曲，三峯煥嵯峨。勾吳奠離宮，劫峙層城阿。朱官導素虎，姝女擎紫華。鸞簪玉折矩，遊盼同山河。齊神曜太

霞，不動江湖波。念子勤奉我，衆脩興無頗。隕趾孰曠密，非計年劫多。將子遂幽耽，皓暎生青芽。勗我治區衆，萬善蒙一和。士誠女信丹，寸地爲仙家。吳之濱兮越之涯，道俗□林兮藹如麻，俯吳宮兮予女，嘉子善事兮予如何，神眷我兮能文，揚鴻瑑而齊遐。

183. 邵陞(三元閣)記畧^[1]

[明] 邵 陞

嘉郡治西南半里許，爲南薰橋。橋之趾爲三元閣，其來舊矣。考方輿氏，午辛二水合流橋下，折而北之，實帶湖周遭郡北。蓋此湖靈脈，爲一方維莫，故宋時建水府，爲寶帶羅星，鎮于潏涯。遭宋季兵火之厄，昇真福地，蕩焉燼焰中矣。元至正間，有羽客殳以誠者，風巾雲衲，一日遇純陽師，得鍼灸法，試者咸以爲神仙，迺經始建閣三層。明世廟四年，閣復殘於火，有鄒景雲輩嗣之，迨今五十餘載，而張敏學士詩聖虔修上清之教，復剏層樓，以妥大帝之靈，余友馬如麟等捐助之，閱月而成。

[1] [清]許瑤光等修，吳仰賢等纂：《嘉興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3號，第1冊，第493、494頁。

184. 外雲齋說^[1]

〔元〕楊維禎

余嘗鄙漢成慕道，設三雲殿。三雲者，雲帳、雲幄、雲幕也，是豈識山中相之所樂者哉。然山中相之樂也樂於物，而樂在自家之素有者，吾固未知其何如也。吾友琴川虞氏金石翁，其長子曰廣，字思邈，早歲讀書，博通莊老，即有警悟者，長遂澹于世事，山顛水涯，杖履獨往，悠然若有得。其所得輒曰：吾會心已在物表，故自命其齋居曰外雲。嘻，山中相泥物于雲，而以雲爲相，著相之相，思邈氏超物于雲，而以雲爲外。雲爲相者，樂于雲者衆；雲爲外者，樂于雲者獨。惟其樂之獨也，非衆人之所能識也，故余爲之說，且爲絃琴以歌之。其辭曰：

梨雲夢中帳一斗，絕境遺形心已朽。六鼇脊上三朵雲，吹落天風散蒼狗。外雲老仙何所有，外雲老仙何所有。

歌畢，廣作而謝曰：願仙伯併錄于卷。

〔1〕〔清〕黃廷鑑編輯：《琴川三志補記續》，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69、70頁。

185. 三真觀碑^[1]

〔元〕貢師泰

三真觀，在長興州四安鎮石礪山之麓，距鎮西北二里許。穹林深池，左右聯屬，里人周貴謙與弟進元、善信，實始創焉。中殿像真武神，及神之父曰明真，母曰瓊真。祠祭之法，甚謹且備，嗣漢天師聞而嘉之，以神與父母爲三，而事神者兄弟亦三，豈偶然哉，遂題觀以今額，號貴謙曰通真明悟守道法師，進元曰清真守素明道法師，善信曰凝真守一崇道法師。師之先世，在宋嘗數舉進士第，至師寢微，因躬力田治生，家用復饒。已而嘆曰：何爲是囂囂以勞吾形歟？乃盡捐其家以爲觀，衣草食木，絕去五味，與仙人隱士相羊，棲息乎其中，而其徒之來日亦衆，師繼委蛻明遠清逸宏教法師教門高士陳君守中實嗣之，於是益拓其疆址，增其土田，崇其門牖，廣其屋廬，復於殿之左廡起如殿者四楹，以祠東嶽，右廡亦如之，以祠王官。祠皆像天神地祇鬼物，仗衛嫫寺，魚龍飛走，百怪之狀，撞鐘擊鼓，笙磬互答，簪星陂霞，環珮瑤鳴，祈禳奔走，神人翕合，而邦域之內，益少水旱疾癘之苦矣。余聞真武者，北方黑靈，元冥之神也，其星虛危，其象龜蛇，危上高旁下如蓋，故類龜；虛上下如連珠，故類蛇；合二者之名，曰元武。

[1]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987、988頁。

元武七宿，實主過行罰，增年延德，列於四司，載於六宗。自昔祠官方士往往先焉，宋避祖諱，易元爲真，而後真武之號行今，并以神有父母曰：真豈世傳襲之久，而道書又傳襲之耶。然函三爲一，太極之真也；自一而三，人性之真也。能不漓其真，斯不亦長生久視之道乎？若是則觀之名三真，亦奚疑哉？況我皇元肇基朔漠，水德之符，厥有攸緒，其主祠北方元武之神，又豈無所本哉？元統甲戌之歲，余以江浙相府掾驛，過吳興間，謁陳君山中，見其神完氣和，論議洒然，已竊異之，及見其徒費君惟正、潘君元德、張君自成、李君致堅，與諸弟子，揖讓進退，各共其職，夫然後益知陳君之賢，果能有以服其人也。明日，衆皆前曰：觀始創於至元庚寅，被旨優護於延祐戊午，迄今凡四十有五年，而規制儀文，庶克少備，獨始末未記，敢請以垂久遠。余時雖固辭，而心則已許之矣。別去十年，南北之望愈遠，而陳君之請愈勤。至正甲申夏，將理刑會稽道，出鎮上，陳君迎笑上手曰：礪石待子文久矣。余赧焉無以應，退即舟中爲書其故，且貽詩三章，俾歌以媚神曰：

神之徠兮連蜷，修與熙兮後先，容穆穆兮離帝前，闕光景兮俾民無愆。

神之駐兮旌墨墨，雲黯黯兮沍圜別，披髮仗劍兮威以力享，庶幾兮籩豆有式。

神之返兮旆差差，肸蠁孚兮元□諧，樂將徹兮烝顧懷，烈騰上下兮降福孔皆。

186. 三真觀記^[1]

[元] 貢師泰

三真觀在長興州四安鎮石洞之麓，穹林深池，左右聯屬，里人周貴謙與弟進元、善信實始創焉。中殿像真武神，及神之父曰明真，母曰瓊真，祠祭甚謹。嗣天師聞而喜之，以神與父母爲三，而事神者兄弟亦三，豈偶然哉。遂題觀以今額，號貴謙曰通真明悟守道法師，進元曰清真守素明真法師，善信曰凝真守一崇道法師，相繼委蛻。明遠清逸宏教法師陳君守中實嗣之，於是益拓其疆址，增其土田，崇其門墉，廣其室廬；復於殿之左廡，起殿四楹，以祠東嶽，右廡亦如之，以祠三官。予聞觀始創於至元庚寅，被旨優護，於延祐戊午迄今，凡四十有五年，而觀制儀文，庶克少備，獨始末未記，以陳君之請，於至正甲申夏，爲書其故云。

[1] [清]沈翼機等撰：《浙江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7年），第7冊，第3790頁。

187. 尚胥廟修復記^[1]

〔明〕張 寧

古守臣鎮將，有大功德於民，死而不能忘也，則相與立廟以祀，非若今丘墟叢薄間，壘然土木瀆亂無文者之比。吳大夫伍公子胥以正諫被讒，死非其命，史稱吳人憐之，爲立祠在江上，命曰胥山。海鹽開濟鄉去胥山二百餘里，有尚胥橋。循橋而北，有尚胥廟石刻，載封號祠宇里社修改，皆宋元時事。其肇基故實，漫無所考，不知何自有廟于此，豈公將吳時伐楚破越，亦嘗經行其間，而有按兵息民之澤，或公言諫，素著民聞，梓墓抉目之危，因知所爲，徭而不犯越人入吳之鋒。昔會稽吳山丹徒大江錢塘浙江所在，皆有廟，將憐而祠之者，不獨胥山，而開濟所建，亦其類耶。公兄尚死于楚，今橋廟之名，兩及于尚，又豈以奔吳之謀，尚實成之，而懷德推本耶。夫名久者，其行必碩；報厚者，其施必深。民之久于思公，蓋必有所由矣，況乎水旱災祥，禱之輒應，公正氣在天地間，四方上下，宜有浩然獨存者，積誠致感，復何疑哉，此廟祀所以愈遠而益不忘也。彼有薄入郢事爲已甚，又誣公蓄怒爲濤，以厲吳土，司馬王充之論，固定矣。獨嘆公公平生被讒遭說，死猶未已，如此況其身存而能免哉。廟故有田若干畝，皆

〔1〕〔明〕柳琰纂修：《嘉興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9，第304、305頁。

人捐己業以供歲祀者，繼作不恒，侵鬻略盡，祀事既缺，祠宇自隳，邑處士張君泉一嘗修復而典守非人，尋蹈故轍，其子太學生彝慨念存沒，勵己率人，積十餘年，而廟貌田祀，始復舊觀，是可以誠孝稱矣。其事之始末，彝祥誌于碑陰，予特爲之記其大要如此。

188. 上真宮記^[1]

[宋] 陳 于

蘇州之南四十里，有湖曰太湖，即古震澤也；又西四十里，有山曰洞庭，即古包山也。山蹲太湖心，而形勢巖辭，氣象聳秀，非人世所宜奄據，而傳者皆以爲神明多宮乎。此蓋山之中，有林屋幽虛之天，即洞天之第九也；又有毛仙公之壇，即福地之四十三也。又山之西，縹緲峰之南，北際湖之陽，即梁隱士葉順昌之宅也。大同四年，隱士捐宅以資道，而奏可其爲宮，即今之壽聖上真宮也。山與塵土隔，而宮又當山屏環合之交，人亦信其爲神仙之別隱也。崇岡伏嶺，雲霞之所封而不散；邃巖麗谷，泉瀑之所漱而不枯。舒焉而明，莫知其爲晝；慘焉而晦，莫辨其爲夜，蓋山間之朝昏也。芳林茂草，虎狼之所留，而霜雪不能凋；岫花野實，禽狖之所勝，而人力不能攘。金石之潤，不以暑

[1] [清]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冊，第260頁。

而焦；松桂之背，不以寒而改，蓋山間之四時也。累朝昏以爲月，而不眩其速；積四時以爲歲，而不見其久。幽人已往，而遯者誰肥；荒區相仍，而來者誰繼？此其歷年愈滋，而遺緒易替也。天聖八年，州愴其如此，乃於天慶觀選道士葉紹先以主之。山林之居，其朋以木石，其遊以鹿豕，而間焉不蹊，則藂蔓荒我室，荊榛蕪我路矣，況縣久哉。紹先至，即銖穢以治廬，非特肅神位而已，又以晏內處也；封土以崇墉，非特限盆莽而已，又以威外侮也。宮室既闕，神明既容，山蔬圃茹，足以食終日；道術禮醮，足以化衆人。訖至和改元，紹先亡，令朱超政代之，即其嗣也。超政又能謹勵其守，而光明其傳，以齋戒攝心之逸，不以夷險動也；以鍼藥救人之急，不以貧富辭也。舉包山之民，無遠近，無大小，皆名其爲先生也。蓋昔之所以廢，至二人而興；昔之所不足，至二人而備，使數百年之蹤，粲然復在者，豈非人之所難能歟。余因爲之說曰：沖虛以生白，體靜以生明，而杳焉。其太無者，道之真也，以心君神，以神王氣，而休焉。其無情者，道之用也，與物非構而仁之，以其不忍與我非嬰而應之，以其無對，由是而精之則神也，由是而神之則仙也，術傳於閤而不傳於露，用欲其晦而不欲其彰，全真於太陽，所以不輕其昇天，養形於太陰，所以不疑其夜解，蓋德之陰，以與天地合，即將以相天地，而焉爲天地所相；行之密，以與鬼神通，即將以役鬼神，而焉爲鬼神所役；出入其獨，俯仰不齊，此古之所謂至人，而寂寥千百年間，無一人也。使吾道之不明於天下者，爲智者不知乎此，而愚者不能用也；使吾道之不行於天下者，爲信者不篤乎此，而欺者好行詐也。今之名山有如洞庭者固多矣，其能奮振吾道，以興壞濟物有如二人者，亦可謂難見也。余所以樂爲記其大略，而又爲之說如此。

189. 陳于上真宮記^[1]

[宋] 陳 于

蘇州之南五十里有太湖，又西四十里有洞庭，山蹲湖心，而形勢巖崿，氣象聳秀，傳者以爲神明好宮。此山之中，有林屋之洞、毛公之壇；又山之西，即梁隱士葉道昌之宅。大同四年，道昌捐宅以資道，奏可爲宮，即今上真宮也。山與塵隔，而宮又當山屏環合之交，崇岡伏嶺，雲霞之所封而不散，邃巖麗谷之所蔽而不枯。舒焉而明，莫知其爲晝；慘焉而晦，莫辨其爲夜。芳草茂林，而霜雪不能彫；岫花野實，而人力不能攘。幽人已往，而遯者誰肥；荒區相仍，而來者誰繼？此其歷年愈滋，而遺緒易替也。天聖八年，州聞而愴焉，乃選天慶觀道士葉紹先主之。紹先除穢以治廬，封土以崇墉，園蔬可以供食，禮醺足以化衆。訖至和，紹先亡，徒朱超政代之，能勵其守而紹其傳，以齋戒攝心之逸，不以夷險動；以鍼藥救人之心，不以貧富辭。蓋昔所已廢，至此而興，使數百年之蹤，粲然復在。今之名山有如洞庭者，其能奮振以興壞，物有如二人者，亦可謂難也，余故爲記其大略。

文林郎守常熟尉陳于撰。

[1] [明]牛若麟、王煥如等纂修：《吳縣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7冊，第607-609頁。

190. 穹窿山上真觀記^[1]

[清] 錢繼登

予自仁熙間蒞任吳門，遐觀金閭綺麗，人物英華，意必湖山鍾秀，而能敦繁如是之盛耶。繼而歷覽西山諸勝，列嶂排青，攢峰竦翠，而山之最峻者，無如穹窿焉，前拱湖光如鏡，有七十二峯，與煙波吞吐于風帆沙鳥之中；後倚諸山，若屏有萬笏，朝拱于蓮花天池之下；中突三峰而為穹窿者，茆君之行宮在焉，即古之所為上真觀者也。太玄元君悟道于恒山，而仲季二君證地仙于句曲，統陰陽之劫運，而為三吳之司命，真君之顯化于吳，即有茲山之行宮焉，故句曲之赤術亦生于穹窿，然歷年已久，廢興之數，盛衰之感，時與代遷，不知其幾矣。今復廟貌傾頹于淒淒衰草之中，聖容塵蔽于蕭蕭風雨之內，遠而瞻禮者，無不感慨。時有松陵吳年翁囑之羽士亮生，亮生毅然葺之，不殫時艱，而運木石于層崖之外，身忘寒暑，而堂構於窄萼之巔，俄而，向日之頽庀雨淋，煥然而瓊宮玉宇，燦爛于天衢；昔時之殘廡月冷，巍乎而琳榭瑤臺，輝煌于雲岫。飛龍朝于雲表，神虎嘯于山隅。物華天寶，旌幢與白鶴俱飛；人傑地靈，仙聖駕青鸞而咸集。經聲夜息，聞天語，昏旦焚修，端肅爐氣，晨瓢接御香，宇內皈依，瞻禮步虛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冊，《穹窿山志》，第91-94頁。

臺上，蒼烟古雲，漱曲罷，海天長，濯足乎石門之瀑布，跌息乎國師之礪龕，採赤松之石胎，履買臣之書臺，接絳霄之玉醴，飡沆瀣之金粳，遺塵世之洪鑪，適蓬瀛于片晌，夕若歸于碣石，朝如出于扶桑，老得棲神于茲谷，庶能默謁于虛皇，登嘯乎三茆之峰，振衣乎千仞之崗，縱目九墟，神覽八荒，山川恒其曠如陵墓，何其滄桑。然景物之易變，運會之屢更，而崇臺五層，延袤百丈，化而為衰草荒烟者，不知其幾也。獨茲山之靈秀所鍾，雖歷廢興之運，而瑞靄朝濛，祥雲捧座，安知群仙縹緲，出入升降于其間，抑非默契斯人而告竣歟，故亮生中興之功，得與茲山並垂不朽者矣。余齒衰耄耄，不能杖履朝謁，惟心禮雲山而為之記。

武水老人龍門錢繼登謹識。

191. 穹窿山上真觀碑^[1]

〔清〕王元晉

吳中諸山，類多神仙窟宅，故往昔所傳，有若毛公之壇、令威之井、龍宮、橘社、聖姑、雉瀆、琴高、鯉升，而橋在蔡經宅，廢而墩存，暨夫金庭玉柱，龍盆魚穴，靈威丈人之石室、禹書，咸為天后之靈區，清屋之便闕也。而穹窿銅嶺，則相傳為赤松子采赤石脂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冊，《穹窿山志》，第95-98頁。

處。《列仙傳》又稱秦穆公魚吏赤鬚子住山七十餘年，卒昇仙去，此尤靈蹟之章灼者已。山巔平廣可百畝，盆盎太湖，兒孫衆嶺，形勝獨絕。漢初平中，建有上真觀，祠三茅真君，歲久傾圯，施鍊師亮生贍禮而心惻焉，慨然有意興復之。郡之縉紳文學，同心推獎，亮生遂從朝真觀遷主上真之事，不數年間，教法宏闡，羽侶雲集，宗風高扇，淑問遐宣，大江以南，爭奉爲元放復生、孝先再出，于是檀施麤萃，題棟星聯，瑤宮璇室，上擬清都，晶闕碧堂，邃侔玄圃。昔之鳥鼠攸居者，今則鸞鶴交驂；昔之饔飧靡續者，今則金碧焜耀矣。自非道力之遠揚，靈祇之拱衛，神輪鬼運於其間，曷克臻此哉？乃余習聞亮生之臻此，良匪易易也。良生弱即受度，長而棲真。其於蒞書琅簡、瓊文墨錄之秘，靡不窮探；拘魂制魄、奔辰臥斗之奇，罔不殫究。而又能屏嗜寡營，存真抱一，若安禪縛律之所爲，故追神而神集，遣祟而祟除，召鶴而鶴翔，祈澤而澤應，本其正一盟威之教，以邇乎上清宗壇之傳，將兩真人嗣法之系，淵源有託矣。余不敏，秉權臨關，始聞鍊師之風槩，心嚮慕之，會署有病者，延鍊師禳治，飛章攝召，往往有驗，因稔知其人，蓋純篤澹靜，居然有道仁人也。浸假而功就丹還，策勲紫府，則近挹琴高之袖，遠拍蔡經之肩，昇毛公煉藥之壇，踐靈威幽虛之府，穹窿一山，行且與福地洞天，並垂天壤，而鍊師之名，亦與赤松、赤鬚兩君共登僊錄矣。異日者，請以余言爲左券可乎？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督理潞墅鈔關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慶陶王元晉撰文。

192. 穹窿山上真觀記^[1]

〔清〕宋賓穎

吳郡穹窿山者，蓋山岳之神阜也，靈巖峙其東，泰峰翼其西，北距金閭，南臨震澤，諸峰拱衛，碁布星羅。天容沆寥，雲物鮮華，遊塵飛埃，望厓却反，豈非丹丘之都會，而軒轅之洞府哉。山上有三茅峰，爲真君顯化之所，因有上真觀以祀焉；又有國師龕，相傳爲張子房訪赤松處。然歲月綿邈，光靈歇絕，海水變爲桑田，紫芝雜于葦草，頽垣敗壁，一望在荊榛風雨中矣。庚寅之春，施度師亮生來遊茲山，有靈光景福之感，與教主張真人盟於真君之前，以鼎新上真觀是任。迨今僅數年，至誠所格，鬼運神輸，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閣玲瓏於林間，玉堂蔭映於高隅。東方朔寶璽銘云：赤霞起乎露壇，祥風生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綵帶。登斯山也，法鼓宏振，體靜心閒。害馬既去，世事都捐。飄飄然，與造物者遊于無何有之鄉，寧有異于方朔之所云哉。計師所手建者，中之爲殿有三，曰玉皇、真君、三元；左右之爲殿各有四，左曰斗母、送子，右曰玄帝、文昌；前而東向者，爲靈官殿；次而南向者，爲魏元君殿。其庀工而將建者，殿有二，曰關壯繆，曰神將；臺有一，曰禮斗；橋有一，曰善仁。而方丈齋堂靜默之室，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冊，《穹窿山志》，第99-102頁。

及開山鑿井之工，不與是焉。嗚呼，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峰；拂水懸流，灑天河而俱會。將見昆侖玄圃，呼吸帝座，予又何能一書再書而遂已也。昔三茅真君童真入道，其源本於黃帝、老子，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句曲昇天，穹窿顯化，蓋千餘年未有繼者，至今日而得師，沉靜深玄，若合符契，豈偶然哉？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靜，仁者壽。其師之謂乎？師欲爲山脩志，乞言于海內之詞人君子，而向予述其廢興若此。予又聞列子有言：海外五山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過從，不可勝數。予安知仙聖之人，不往來于穹窿之巔如東阨西陌乎？師必有遇之者，予何足以知之。

順治庚子壯月望前五日戊子，廷元考授推官辛卯順天亞魁廣平棘人宋實穎既庭拜撰。

193. 穹窿山上真觀碑記^[1]

[清] 余廉徵

吳中諸山，明秀如髻，綿亘縈帶於郡之西北，以及於南。昔唐刺史白香山嘗建晚眺閣於治，而今惜湮沒也，其間之突兀者，則有若泰餘杭。而穹窿處西南，尤高傑然，竦峙於雲漢之表，上摩霄日，下瞰太湖，衆峰攢翼，虛谷窈窕，以奠麗於茲郡。山有上真觀，舊爲三茅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冊，《穹窿山志》，第103-105頁。

真君顯化之所，而世遠代湮，靈儀剝落，香臺金道，半爲鼯鼠狐狸所棲止。衆賢紳士力請亮生施鍊師爲真君救代之嗣，羽衣登山，嶠然世外，於是迺構木呈材，烹霜臥雪，惟秉實功實行，未嘗有募疏一字，落於塵寰，而臺閣聿新，風雨攸去，不及十年，創起至尊及諸高真之殿凡九。登斯山也，香風鬱羅，寶幢凝結，梵音法曲，時與雲中之步虛、青霄之雜珮，相爲往來，豈非精爽所會聚，而吳山所擢靈哉。歲庚子，來守是邦，得悉所爲穹窿諸佳勝，有秦魚吏赤松子采藥處、漢張子房國師龕、朱買臣讀書臺，及齊梁所建諸佛刹，而郡之鄉先生頻爲余言上真之觀廢興、諸天之靈顯，暨鍊師之功德，日爲之乞言於予。予觀夫海隅晏安，疾癘不作，年穀以登，未必非上真之默相於予，而鍊師之感格於神者也，則是山洵爲吳中之莫麗矣。至於登晚眺之樓，上木蘭之舫，引觴載酒而問之，誰是真君顯化之跡，誰爲赤松采脂之巖，則青山未改，郡治依然，應與斯觀同躋身無極焉。是爲之記。

順治辛丑仲夏，進士出身江南蘇州府知府署蘇松兵備道余廉徵撰。

194. 穹窿山上真觀記^[1]

[清]何謙貞

吳中金閶外，水環繞而比壩櫛，其巍然于闐闐襟沓之中者，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冊，《穹窿山志》，第107-109頁。

爲朝真觀。觀之玉帝像暨北極法身，俱吾宗溪南公捐鑄崇禮。鍊師施亮生精於正一上清之教，實爲斯觀羽流大宗師。鍊師戒律精嚴，童真不鑿，歲庚寅，有慨于穹窿上真觀之久廢也，毅然以興復爲己任。穹窿屹峙郡西南，爲吳山之發祖，向有三茅行宮者三，歲久頽廢。鍊師不發一簿，不募一單，止恃一片精誠，拮据捋茶，未數年，而至尊及諸高真殿輪奐森然，卓立雲霄翠微之表，朝夕焚修，爐香飄渺，步虛聲時與雲璈天樂互酬答。噫嘻，豈非紫虛少室、神仙之宅哉。昔鑑湖賀知章有鴻禧觀，武夷魏真人有沖佑觀，成都李老君有玉居觀，太台司馬有崇道觀，觀之舉廢，何常亦唯其人耳。宋天禧間，有提舉宮觀之名，凡宰相見任使相，方得宮觀使。今金閭外朝真觀與上真觀，並爲鍊師駐羽之地，庶幾朝野知崇道敬法，俾乾象昭回，列真敷祐，嗣是年穀屢登，雨暘時若，鍊師興復之功，當與茲山並不朽云。

法象聖徵何謙貞拜識。

195. 朱天君殿碑記^[1]

[清] 宋實穎

聞之《禮》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加之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冊，《穹窿山志》，第111-116頁。

質也。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非是不在祀典，若夫蜚龍感而異人生，玄象應而神蹟著，氣母所孕，出奇入神，神武不殺，與民全患，豈非輔聖賢所不及，而合造物之自然者哉，如朱大天君是已。天君爲天將之一，其先天正直剛大之氣，爭光日月，驅駕雷霆，歷著神靈，變化不測。今歲在庚子，郭子弘法，爲妖獺周氏所憑，彌天羅網，勢且岌岌。施度師行文數次，妖忽斷絕，得上方太郡聖母元君降言，始知斬滅妖獺者，朱天君功也。予是時即欲考天君勳蹟，載之史冊及道書者俱缺，軼不能詳，心頗快快，以爲天君既不自言其功，而鬼神杳邈，疑以傳疑，其何以服儒者之心，而告之天下萬世哉。忽一日，郭子周琰弘法，持帝君所賜《紫陽山記序》讀之，乃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天君之行事，猶赫赫然若前日也。謹按紫陽序云：天君諱彥，父諱鉉，初修道於紫陽山，與周代戰不勝，遂去之武陵，父子皆有大功德於民，卒封爲金闕之將帥。而或者疑之，謂天君秉先天正直剛大之氣，可以爭光日月，驅駕雷霆，豈得戰不勝而之武陵耶？予曰不然。太上《道德經》云：柔能勝剛，弱能制強，受國之垢，爲天下王。易之大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又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君殆有悟於聖人潛幾之學，苦心修道，而非若少年果銳之徒，較得失于一旦，以號爲萬人敵者也。且道家所傳啓請諸咒有云：金椎鐵棒者，聊變象以除妖祟耳。天君與文人學士遇，則黃冠道服，翩然霞舉，殆古人所推綠圖赤松之流亞歟。郭子弘法又爲予言：天君性好學，手不釋卷，其爲文弘博絕麗，如長江大河，故夢中不能記憶。嗟乎，何天君之神靈，變化不測，一至于此也。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天君其有之矣。予于天君殿之將成，而述其本末如左，蓋以服儒者之心，而告之天下萬世。天君其以爲然耶否耶？乃

系之以詩，詩曰：

南離有赫大火神，下上六氣凌三辰。靈犀傑犂輔以雲，被髮下治江海濱。帝出乎震物以伸，約束天真開雷門。神往從之勢翩幡，豹韃龍索朝紫宸。罡風直氣平崑崙，嶽祇瀆鬼爭駿奔。厲或憑人叱使泯，弼贊玄化歸一鈞。穹窿之山翠嶙峋，作宮翼翼鸞鶴親。文人學士來扶輪，乾坤浩蕩日月新，粲然一笑遊天真。

順治龍集庚子陽月戊子貢元辛卯，經魁廷試特授推官受高上大洞文昌紫陽寶籙紫霄玉華上令司文昌內院事弟子宋實穎恭撰。

196. 穹窿山上真觀碑記^[1]

[清] 李繼白

穹窿山距吳數十里，望陽山諸峰爲最高，巒壑萃嶽，諸麓回匝，風氣藏頓，異香微襲，爲赤松子取石脂處；下瞰太湖，如白練出入空冥，群仙會聚。相傳三茅真君得道於此，登句曲昇去，山巔上真觀遂崇祀之，數千年所矣，殿宇興廢，不知幾閱春秋。今亮生施羽士持道堅確，棟屋一新，遠近皆嚮往之，奉瓣香者如歸市。張真人曾爲之記，燕勒吳先生夙悟玄修，實共成之，爲盛事也。余以辛丑權吳，抱析之遐，無日不買屐登靈巖、玄墓諸山，以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冊，《穹窿山志》，第117-119頁。

收攬名勝，洗潤胸抱，望穹窿數步不克至，曰：此中爲仙真棲息之所，登之者非蠲潔咨詢不可褻，非尋常供詩人酒客登高作賦爲也。時奇旱，夏三月不雨，稻不克插，民失所天。余亦時禱于白龍祠，觀龍母廟柏，即欲禱于穹窿，而施羽士爲二千石公延之登壇，遂不克往。羽士精于祈禱，上與天通，可知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惟聖人爲能主宰之，惟仙羽爲能脫化之，總之一誠而已。《詩》曰：出王遊衍；《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羽士能修六丁之法，招致鬼神，呼吸風雨，亦何非吾儒至誠之道乎？洞天府地之說，爲學者之所未習，今日登眺之下，望其宮闕，生其敬畏，安見丹樓玉宇、瑤草瓊芝之不見於目前，而寧可忘開山作始之人也哉。觀祠重修於庚寅，告成於辛丑。余於是重其地，儀其人，神明其法術，篤以燕勒吳先生之請，遂爲詳具年月而記之。

賜進士出身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督理潯墅鈔關李繼白撰。

197. 穹窿山增修上真觀碑記^[1]

[清] 陸世廉

去郡城三十里，當閭闔之西南，有傑□而竦峙者，爲穹窿山，與秦餘杭勢相頡頏，而高寬倍之，乃吾郡之鎮專屬秦餘，而茲山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冊，《穹窿山志》，第121-124頁。

反若附庸，豈黨霄截漢，復出霞表，不屑屑於郡邑間事耶。宜其爲茹芝烹石，探玄叩寂之所棲止，而俗氣寢遠，此上真觀之所繇建也。誌稱三茅真君顯化於此，故觀以名。夫句曲地肺，已爲真君湯沐邑，則茲山之紆迴峯嶺，吐納烟雲，或亦其衣冠月出游耳。觀久積圯，鞠爲荒萊，迄無有能鼎而新之者。我法師亮生施公樂彼采風，馴茲玄鶴，吹簫炙笙，如度步虛聲。而寥寥空山，安爐無所，設使真君一旦式臨，如王方平之過蔡經家，其何以駐絳節而導霓旌，爲仙靈停羽駕乎？於是慘淡經營，不謀於衆，獨力爲之締構，凡木石所購，工匠所攻，費且不貲，而卒未嘗持一簿，乞一緣，金錢粟帛，有若神爲之運，而曾莫測其所自。不三年，而文材碧瓦，絡繹奔湊，剪榛棘，去朽蠹，闢地數弓，弘開堂構，而且增益其所未備，迴廊曲室，琳宇珠宮，下至廚傳園囿，無不極其精好。邀望金碧，有若丹霞；中奉真君，爲之總統；而旁及百靈，咸皆備位。師乃拈一瓣香，罡步雲迴，劍鋒雷迅，時時請命上真，爲下民救度，固已呼吸通帝座矣。時方多故，疾疫煩興，師復下山於玄都勝地，建黃籙大醮，號召鬼神，驅除魍魅，一時響應，遂乃使和風翔、甘雨露，而歲聿有秋，則師之加惠斯民者，山靈若爲之助焉。然則師之於穹窿，葛稚川之勾漏、陶弘景之茅峰、陳希夷之華嶽也。丹鼎猿封，黃庭鶴誦，師方餌菖蒲，餐沆瀣，尚羊容與，日與大羅諸仙真相揖讓于青霞碧澗之間，覺海上三山，去此不遠，功成有日，將山中雞犬，咸且隨而上昇，而乘雲御風，當不僅左浮丘而右偓佺，爲足驕語千古矣。若夫山中諸勝，百丈有泉，紫微有塢，海雲國師望衡對宇，皆若與師剖靈符而分仙篆，山空雲淨，含影流輝，東坡所謂金壁所在，草木亦被其光澤，況名山之與至人，有兩相藉以不朽者。然則師之功行，又豈在一椽一瓦之間哉。師名某，郡人。其高足弟子，共宣力而董其役者，爲某某，

例得並書。

郡人晚菴陸世廉撰。

198. 穹窿山上真觀記^[1]

[清] 楊右烈

穹窿爲吳郡鎮山，稱最高，諸山皆自此發脈，峰巒巖嶂，林壑深窈，故老相傳，常有紫氣繚繞巖谷間，蓋栖真之地也。三茅真君顯跡於此，故山巔舊有真君殿，以奉香火。殿僅三楹，體制粗具，迨歲久傾圯，羽流凋謝，司祀者僅屬鄰近僧寮，山徑榛蕪，殿門常閉，遠近瞻禮者，必踰嶺索鑰，望門求火，千年勝地，日就湮沒。有道之士，恒拊膺焉，而未有以處此。會松陵吳茲翁奉真君素謹，而事我施度師甚篤，歲己丑，進香至此，目擊而心傷之，計非度師不能興舉，乃首發宏願，偕闔郡士伸敦請主其事，而度師遂慨然身任，率二三道流，即日赴山，闢荊棘而葺茅茨，侶麋鹿而茹藜藿，旦則被露而出，夕則帶星而歸，謀所以鼎新之者。適有江北道侶募粧檀香玉帝金容，迎歸供奉，因感夢兆，遂許□穹窿。度師乃先營大殿，于時士庶樂助，百工于來，不日而告成功；復塑三十二天帝君，及二曜四聖像于左右，金碧煒煌，殿陛宏麗，岑寂荒麓，于焉改觀。然真君殿未及更新也，度師曰：茲山本真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冊，《穹窿山志》，第125-130頁。

君香火，而正殿湫隘，非體也。于是鳩工庀材，即舊址而高廣之，規制略倣帝殿。功成之速，亦復相同，而度師之初願稍慰矣。然輔翼之制未備也，復殫早夜心力，幾于慘淡經營，甚至節薪水之費，積經視之資，悉以助其用，始終不出一榔，不傳一疏，數年之間，諸殿以次告竣，而規模始大備。今之禮茲山者，由練瀆而來，即睹巖際丹艘照耀，佳氣鬱蔥，不待陟翠微，已有天際真人之想。達善義橋，有下院，朝山者所託始也。山半有劉天君殿，爲本山護法。盤旋而上，則山門崇敞，可以受百靈朝謁。其右爲帥殿，以奉雷府諸天君。門內爲王天君殿，殿右爲朱天君殿，稍上爲關帝閣，閣右爲三元殿，閣後爲集真堂，羽士會齋處也。堂後爲度師壇靖，由壇靖而南，則真君殿在焉。前瞰九龍，右襟震澤，天平靈巖，環列几案間，誠鉅觀也。殿前大石井，盛夏不涸，汲以供帝，人不得污，否則神有顯罰。而送子、文昌二殿，左右輔之。再上則爲至尊大殿，而斗姥、玄帝二殿，左右輔之。從斗姥殿左稍上，則鼎建三清、四御殿，輪奐聿新矣。由斗姥殿而東，則爲魏元君殿。諸殿如雲蒸星布，巍然塵表，而中間迴廊曲檻，宛轉聯絡，雲廚丹室，次第環遶，有人力之所不能施，而匠心之所不及運者，茲山遂成福地矣。因思一山也，昔則宮殿塵封，香火寥寂；今則瑤臺金闕，森羅天半。吳山越水，遠涉來朝，雖氣運有盛衰，實地靈得人傑而益顯也。向非遇度師，則香火幾廢，即邀天幸，不廢足矣，安能徒手而成偉觀，窮谷而樹鴻業，稱東南大道場哉。夫締造于千仞之山，非若平地也；振起于佚墜之餘，非若方興也。顧不期而至，不疾而速，詎非積功累行，有以格于神明，而若啓若翼，俾之事半而功倍耶。乃知向之幾廢，蓋若有所待，而天篤生我度師，專以紹舉絕業，助宣聖教，故地與時與人，一朝輻輳，豈偶然哉？往歲張大真人入覲，道經姑蘇，登山瞻禮，爲之請于朝，

大宗伯題給上真觀額，大真人復勒石紀事。今當道鉅公，四方名宿，稱述咏歌者多矣，予不文，何敢復贅一辭，第夙奉玄教，且諸殿工竣，嘗從長者之後，樂觀厥成，竊喜我度師之克圓勝果也，輒不揣略記其始末云。

199. 穹窿山上真觀述^[1]

[清] 蔣惟城（公表）

天下大山多矣，在吾蘇者，皆邾莒也。中有三峯特起，曰穹窿，陟其巔，見震澤汪洋，若天開明鏡照山容也。羣巒拱伏，如百官在殿廷間，乃虎阜片石，最卑而小，遠近慕之。而穹窿之名，顧不著於天下；今大江南北，咸知有穹窿矣，以有上真觀之故。山舊無觀，止一茅君祠耳。祠無守者，歲久零落，自麓至頂，榛蕪莫治；遊人弗登，登亦不可宿，弗竟其勝。數年來，徑闢而坦矣。泉渫而甘，所以位天神地祇者，靡不肅也；處羽流逸士者，亦靡不周。額曰上真，江右張真人所過而題也。大江南北，咸知有穹窿矣。雖朕何山無觀宇，茲獨以是重耶？觀有人焉，曰施亮生師。因師有觀，有觀而山始著；向無師，則無觀，山不名也。天下知有師，故知有是山。來遊是山者，謁師也；紀述是山者，重師也。山不在高，信歟。不狀茅君之靈，無所不之，寧必於是焉棲也；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冊，《穹窿山志》，第131-133頁。

赤松子果有其人耶；國師龕之爲子房，或亦因從遊一語而附會也。至如買臣，讀書得富貴耳，一臺何足千古哉，留爲樵夫炫燿，斯有餘矣。古今惟道，可以永世。弘道者人，穹窿之著於天下，道也人也。噫，天下大山多矣。

200. 穹窿山重修上真觀記^[1]

〔清〕曹垂璫

西之荆，南之湖湘，其間名山以百數，太和爲最南走；五嶺北屬豫章，其間名山以百數，龍虎爲最東之；吳北盡大江，其間名山以十數，茅山爲最之。三山者，皆玉真之鄉，虛皇之宇，景光响答，卓絕塵寰者也；而今得穹窿以配之，於戲，豈不偉哉。穹窿爲吳祖山，其高不必匡阜，其秀不必九華，其深不必天台、雁宕，而靈蹟特甚。當漢初平間，有上真觀之建，自茅君顯化以來，貯氣含霞，遂爲神仙窟宅矣。朕歲祀縣邈，廟貌中圯，烟雲歇絕，吾施度師駐羽茲山，慨焉以救代爲任，不募一疏，不走一笠，不數年，而遙觀厥成，于是香樓金道，玉宇瑤房，卓立天表，法曲仙璫，時與翠微白雲，上下登斯山也，飄飄乎與灝氣游，與吹萬俱，而莫可倪矣。而抑知輪奐巋然，固昔荒蕪斷梗之所栖也；雲水駢闐，固昔樵牧之所側足也；丹霞紫氣，固昔浮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冊，《穹窿山志》，第141-144頁。

烟野馬之所去來也。猗與師其何以臻此，夫空山寂歷中，鳩僂爲難，而乃鬼運神輸，琳宇皇喬，其仙真之志哉，不朕其皈往之心哉。余竊謂仙無所不在，而人之虔與不虔者異矣。今師宣揚道法，災侵不興，清淨壽世，俾吳中賢士大夫，至庸夫豎子，咸欽格如一心，仙與人之間，惟師有以通其意乎？師御氣朝元，召鸞雀，斷氣邪，達死生，事難僕。數揆厥所由，亦以靜以誠而已。夫靜則有真功，誠則有真行，功與行俱，又何難以莖草而現金身哉。嗟乎，登讀書臺間國師龕，尋采脂遺徑，天光沏寥，明湖澹蕩，有順風訪道者乎，惟師足以當之。夫安知上真之觀，不與成都之玉局、武夷之沖佑，並峙於天壤也；又安知不左把浮丘，右拍洪厓，三壺八鴻，視如襟帶，三山之靈氣，不往來環萃于穹窿也，是皆度越人天，而不可思議者也。余將憑師而問之，是爲記。

康熙七年戊申，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皈法弟子曹垂璨題。

201. 重修三茅真君殿記^[1]

[清] 汪永瑞

三茅真君者，爲漢之初元間人，大茅以童真修鍊，二君、三君舉孝廉，爲二千石，後皆成道，同上昇于句曲，而顯化于我郡之穹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冊，《穹窿山志》，第151-154頁。

窿。三峯蜿蜒，層折而下，有兄先弟後之序，宜真君之神靈，長往來于茲山。殿之由來久矣。余少時曾游穹窿，尋真君香火，地惟老屋數椽，在荒烟蔓草中。松陵吳茲受中丞，生平奉真君最謹，屢獲奇應。順治七年庚寅，松陵公同亮生施度師入山，謂之曰：師有道者，忍視名山之廢乎？度師遂慨然以修復爲己任，誓于神前。越癸巳歲，遼左劉母石太夫人慕度師道法，迎往京師，令嗣憲平、施平、持平諸昆仲，方爲朝廷重臣，奉太夫人命，朝夕聽度師言論，服其精誠，遂捐俸五百金，修真君殿。度師歸，而殫經營之力，高其牆垣，弘其堂宇，丹雘其棟梁，三真君端坐其上，儼乎有垂紳正笏上朝金闕之容。曩時之爲飄搖荒落者，頓改舊觀，雖曰脩復，實同創造，此度師之精誠，有以感神人而格遠邇歟，然非石太夫人及諸劉公之力不及此。自真君殿之成，而瓊宮玉宇，傑閣巍樓，皆次第鼎新，鳩工不怠。至十五年戊戌，遂蒙勅賜上真觀額。記曰：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蓋事必有由始也。今穹窿以三茅君顯，而山之諸殿，又皆建造于真君殿成之後，其能無以斯殿爲茲山之類宮、配林歟，而石太夫人與諸劉公之功亦于是乎不朽矣。余自丁亥通籍以來，家居未及半載，欲爲穹窿之游而不果。茲歲，奉簡書視中州學政，適亮生度師書至，以真君殿記爲請。夫見柱史而有猶龍之歎，固吾夫子家法也，況如度師之誠、劉公母子向道之切，皆不可以無述哉，遂不辭而爲之記。

順治十七年庚子，河南督學使者吳郡汪永瑞拜撰。

202. 穹窿山新建關聖閣記^[1]

[清] 繆 彤

穹窿山之有關聖閣，自施法師始也。其篤信喜施，以助成此閣者，則閩之靖南新嗣王，及粵東劉大中丞，皆深有力焉。蓋漢壽亭侯之勅封于先朝也，特以伏魔爲號，爲其忠義之心，剛大之氣，精誠所發，足以降伏羣魔，爲斯民禦大菑捍大患也。而自我大清御世以來，神靈顯應，其迹尤異，故王公大人以下，崇奉益虔。凡所以增新其廟貌，豐潔其享祀者，較其他焚宇神祠，日有加焉，豈斯人之好行其媚歟，亦聖之精誠，有以感假人心而生其敬畏焉爾。《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正謂此也。法師以童真修道，久益勤勵，不以貧苦改操，不以豐樂易行，表裏洞徹，始終一致，精誠既與帝德冥契，遣魅除妖，有求必應；又能奉行伏魔之命令，且所建上真觀諸天宮殿，爲羣聖顯化之地，帝亦當以神威爲之擁護焉，則此閣之肇建于穹窿也，誠聖心之所樂爲憑依矣。顧茲山自順治庚寅以後，傑構雲興，工費巨萬，拮据卒瘁，實有難乎？其繼者乃法師，以辛亥之三月入粵，六月抵閩。其在粵也，劉大中丞以親年六袞，建醮祝釐；其在閩也，靖南新嗣王聰明仁孝，世爲忠貞，爲聖天子南屏翰，而以先王陟方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冊，《穹窿山志》，第155-160頁。

建醮資冥，皆能感君鸞鶴，斬妖除祟，種種奇驗，爲邦人所驚，喜王公所尊信，遂各解囊裝，出其祿賜，以助興神宇。始二月，迄八月，而大工已竣，翬飛鳥翼，聳出雲霄，吳中名勝，又增一鉅觀焉，斯豈尋常人力所能辦哉？師因語予，以爲是閭之成也，締造在吳山，而措貲在閩粵壤地，相距各數千里，以人情揆之，彼此緩急，誼不相顧；以地勢度之，即欲措彼地之貲材，與此地之土木，猶且憚于經營，艱于輸運。今乃呼吸相應，不啻取諸其懷而用之者，良以帝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故其禦災捍患之功，初無此疆彼界之別，與他神之專職于一方，効靈于一境者，分量廣狹，大不相侔。而新嗣王與中丞公，推其孝思不匱之誠，以求福國庇民之實，其精意所孚，亦與帝心無間，故謂明神之陟降于吳山者，即能丕冒于海隅；而物力之滋殖于閩粵者，自不惜輸將于吳會也。推此志也，其爲神力所扶，神貺所集，坐致海甸之廓清，鯨氛之永戢，盟帶礪而勒鼎彝，蓋未有艾矣。唯予職史館，盍紀其事，以續茲山之誌，備國史之采；予以法師不矜其能，不伐己勞，而歸功于粵閩之當事者，要以恢弘帝德，鞏固皇圖，斯其志固難量，而其德不可及也。于法當並書，是以不辭而爲之記。

康熙十一年壬子八月吉旦，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加一級繆彤謹撰。

203. 穹窿山重建上真觀碑記略^[1]

[清] 金之俊

穹窿爲吳郡崇山□峰之頂，有上真觀，以祀上清宗壇之嗣司。命元君、定籙二君、保命三君者，自漢以來數百年，三楹貌存，光厥銷□，而亮生度師毅然引手修復之。憶師之初入山，及在屠維赤齋，若之歲也，空宮蛇虺，恐風敗楹，凡塊土卷石，皆手自刃滌，而弟子從之，固未嘗費四方善士□募一錢也。會四山病者多，因出符聚治之輒愈，愈者亦起而奮然相助，去其卷石塊土，以謝神貺，而不受□募錢，則經營所自始也，朝思夕計，勉力同志，惟以求效厥功爲事。順治十五年，大真人以重修上真觀請額於朝都，覆得俞旨，併賜養圖抱一宣教演化法師號。師感國恩，益自勤力，一粒一錢，從無私□。辛丑六月，三元殿簡瓦至山下，時方旱□，無可雇募，師身擔兩□，捫葛而去，因而弟子之力不足者皆擔之，數往返輒盡其勤，係皆是類也。大概師能以精誠若行，感格高真，故遣魅除妖，有求必應，非別有真人術。康熙三年春，殿工告竣，爲援筆書之，使天下後世，知能有誠心密行如度師者，乃爲敬上帝忠孝人，即是報國家忠孝人，於以事人，於以感人，無愧也。

[1] [民國] 吳秀之等修，曹允源等纂：《吳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冊，第558頁。

204. 重修三茅君殿記略^[1]

[清] 潘奕雋

蘇州府治之山，聚于郡城西南，其最高聳而綿亘者曰穹窿，故穹窿山者，吳郡之祖山也。嘗登其巔，周覽其勝概，疊□重□，宛延鬱積，蓋坤靈之奧區，神仙之窟宅也。山有三茅峯，峯建上真觀，觀祀三茅君，故茅君殿者，又穹窿山上真觀之主殿也。殿自鐵竹施真人興復以來，屢加修葺。乾隆乙巳，燬於火。方丈張神西與其徒朱神馭等，□募重建，平度牧錢君鳴萃慨然引以爲己任，謀於同志，欽財鳩工，于丙申五月經始，九月落成，廣殿修廡，□花香火之供，修舉增飾，視昔有加，盛無衰滅焉。今方丈朱神馭等，請余文爲記。

[1] [民國] 吳秀之等修，曹允源等纂：《吳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冊，第558頁。

205. (神仙宮)來仙閣文會記^[1]

[清]黃安濤

古者講席有友，游處有方。百工之肆，以類聚則志不紛；羣居之日，無燕閒則學不廢。我邑城東道院神仙宮者，承真靈之遺躅，占薰修之勝區，迤後來仙閣，境尤幽邃。昔嘉慶庚申，余偕諸同人結文會於此，今閱四十有一年矣。縷指故交，多化異物，存者二三，又或曠面於羈宦，疏節於衰病。余塵忝仕籍，老賦遂初，重來閣中，徘徊顧視，則壁間詩板，蝸涎半蝕，階除蠟淚，蘚沒殆盡。當夫命儔嘯侶，聯襪倚裳，雨屐晴歸，昏鐙曉炷。分曹列几，踞孤罷於深叢；落紙搖毫，響萬蠶於枯葉。朗吟而元鶴側聽，拍按而棲鳥振翼。斯時也，前喁後于，志盛氣得，互相矜許，無任激昂，又安知夙昔之所期，乃如今日之所止與。夫行人反顧，不唾千里之井；衲子忘情，猶深三宿之戀。況乎窮達異致，出處殊途，壯盛不可復追，衰老更無足恃，三益斟酌，四感在抱，言念陳迹，能無睠懷。北郭外柳洲亭，向有八子會文處，二百年來，風徽未殊，後學淺陋，敢希前哲，顧斯文攸繫，未能忽然，庶幾乎迴已逝之年齡，壽之貞石；揭未揚之姓氏，貢諸仙壇，是則藉以抒思舊之情，而釋後死之責者已。

[1] [清]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嘉善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9號，第1冊，第143頁。

206.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1]

〔元〕戴表元

石佚，據《剡源集》載文。

人與人相羨羨而至於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不必富且貴能矣。富貴矣，而於物也必勞，蓋有以命世之英，王侯卿相，終身之榮，而不能得山林隱逸一日之樂。兼其樂矣，而人之生必有死，死則羨者始窮，而人之窮者，欲不可窮也，而神仙之說興焉。神仙者，於世之死不足為，於世之榮不足有，於世之名區勝壤，殫人力所不能至者，空飛幻出，無江湖之阻，寒暑之變，資糧車馬之煩，而皆得信其所往，又能長有其樂而不死於乎，是豈不誠可願哉。然自秦皇漢武以來，疲精畢歲以求之，卒無見者，而幽閒荒寂之濱，枯槁之士，往往有忽然而遇，無意而得者焉。余自四方之事，及經喪亂，所至見佳山水不一，每從樵夫獵人訪，知為古來名迹，則為之徘徊瞻眺，不忍舍去，所居敝廬，抵道家所稱四明洞天者，遠無數舍，歲時過之，蓬蒿沒人，猿鼯宅焉，私嘆安得瓊臺玉宇也，而辱仙人居之。乃聞吳興山水清絕之鄉，有計籌之山，當餘英之東南，古禺氏國之要衝，崇峯秀壑，峭立天外，而棟宇雄殿，與其地稱。竊欣慕之，問山之所由得名，則地志以為

〔1〕〔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1034、1035頁。

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而勢，以營隱居，久之道成，躡山顛危石，乘雲而去。至漢而葛元煉丹其上，故嘗有雲霧騰騰然，護其丹穴。天朗夜清，吳人侯望金丸之光，以占豐年。問棟宇之所以盛，則初也，有壇尋丈，以行鄉民崇祀，既而壇廢，既而復置爲觀。宋紹興初，和國楊武恭王即觀之故而新廣之，始有肖像之地，退食之堂，棲鍾之樓，巢經之閣，與凡所以居止供具，始莫不備。問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能久，則當武恭之時，毫有祖君，慶章王賢其人，以禮聘居之，爲致永隆仁和之田，爲頃贏二十有八，武康之山，爲畝贏五百，以充其用。乾道丙戌之春，太上皇爲枉車駕，幸其山中，又爲內出御書經文及他錫賚，爲寵祖君之後，始改今額爲昇元報德，而居昇元者，一軌祖君之道，最後得當塗杜君道堅，王之五世孫頻祖賢其人，又爲致山壤之田，并昇元昔隸昭忠廟者，爲畝贏千。又有所謂科儀田，經始於祖君以來諸人，至杜君益成之，爲畝贏二百。山如故而田如先，其山川若是，其人之爲也若是，而昇元之美始完。余嘗思之，夫何必爲仙人翱翔是山之中而後爲樂，誠使憂患不加，毀譽不至，得爲昇元之徒，採是山之毛以爲衣，挹是山之泉以爲漿，已不啻王侯卿相所無之樂矣。然吾聞神仙者不遠人，凡與人居行而人不知，不必專在深山窮谷之間，亦不必以世俗心窺之，謂其欲長處以自全。今道家言神仙宗老子，雖於計然也，亦云得道於老子，其遠事不可知，而吾讀老子書，有憺然憂世無僇之心，其言忌取物多，以有力爲苦，將憂人之憂而自爲者樂乎，抑皆其無憂而後能樂乎？他日余持此說也，從山中之人，叩而學之。

207. 修建市曹廟碑記^[1]

[明] 張 寧

市曹廟，在嘉興郡治西，去秀水縣東南二百步，咸中坊市心巷之中區。創自宋景定甲子，歷一百八十年，至國朝正統乙丑，傾摧浸隘，與市儻等。是年，守禦千戶呂熊以俸錢施道士沈丁然，修葺要重。後四年己巳，沈道亨始購震隅地，作松月軒。天順壬午，陳曰常立山門，復購巽隅地。時都御史楊承芳守郡，予俸楮幣千緡，給資費，肇建玄帝殿，備設儀像，繼作太清樓、樂閑堂于中後。自乙丑至今，又五十年，而五材具用，衆工協成，始稱方外大家，曰常之功，蓋十九也。聞曰常蚤師徐守真，爲火德祠士，一領廟事，苦心瘁力，食無厚味，臥無完褥，服火布澣，至弊猶不去，今年幾七十，尚勤顧慮，介玄真，忻自然，請言刻石，以示其後，使其少遵世用，將不有過于碌碌餘。予邪爲是感也，樂爲之記。

弘治六年歲癸丑三月，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汀州府知府前禮科都給事中賜一品服郡人張寧撰。

[1] [明]羅烱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300頁。

208. 陳珙(水府淨鑑觀)記^[1]

[宋] 陳 珙

寶慶三年，翰林學士陳珙撰。其略云：兩間動物水爲夥，故海特大。乾坤大支脈，惟江河淮濟四水，然皆北東入海，故東海爲尤大。錢塘據上游，六龍來御貢賦，梯航吸鯨駕鼉而來，渺渺無際，靜則吳粵千里鏡碧，一色少焉。溟渤翻，山嶽摧，不足以喻其勢，豈無司之者乎？世謂胥君寄宣孤憤，安知水馮雍觀，非靈均輩耶。道家謂水爲府，有扶桑帝君，若意也，有理焉。觀爲古祠，在錢氏清賞堂後，人傳五季馬自然修煉飛舉其地也，錢氏建水府觀，已而，徙桐木園，祠扶桑仁皇天聖，定名山而水府居一，旱投簡輒雨。政和初，畀名淨鑑。至七年，增“水府”字二，歲度羽衣一。建炎，始賜地清水閘之東。今百年，屋盡敗，且隘不足容。嘉定七禩，知樞密院鄭公昭先，命道士江師隆主之，迺闢地鼎新云云。

[1] [宋]潛說友原纂修，[清]汪遠孫校補：《咸淳臨安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49號，第3冊，第718、719頁。

209. 張貴謨(四聖延祥觀)記^[1]

[宋]張貴謨

靈應啓聖記所紀：太宗建北極四聖觀於京城，則左右領二元帥，若翊聖、真武二真君是也。記中摭四聖護國福民事甚詳，如藝祖建報恩護聖閣，太宗立家堂元真殿，真宗以明化爲寧安宮，仁宗於內庭爲神報祠，皆以四聖之威靈應驗如此。伏自靖康之變，歲在丁未，顯仁太后北狩，佩平日所繪四聖像以行，至紹興十有一年南歸，因與韋淵語及北方，嘗夢見所謂四聖者，復止見二人。問之，云：二送聖君還南朝，二畱衛聖母。曹勛被徽宗密旨，持二太后書達南京，乞太后密語一二以爲信。大王奉使時，我與邢夫人相送，小僮見大王後有人，帶甲執戈者四，衆無所覩，我獨悟，事四聖甚謹，此必神佑，可以此言之。既歸，遂於禁中造沈香像，同所繪像奉安於慈寧宮。越二年，委韋淵就西湖擇地，建四聖殿，兩廡三門，成即降賜慈寧所奉聖像於殿。至戊辰，顯仁以慈寧宮屋三間兩廡，立醮堂於殿北。庚午，復在京延祥觀，命道錄彭德淳主觀事，置道士二十一人，撥望湖堂廣化等寺歸觀，別建寺以安僧徒。又以智果觀音院充本觀道院，建殿以奉三清、四帝。至紹熙五年甲寅，孝宗增砌鐘樓，及本觀所造輪藏，爲

[1] [宋]潛說友原纂修，[清]汪達孫校補：《咸淳臨安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49號，第1冊，第158頁。

屋幾三百楹，徒衆日增，合食不翅千指，朝廷積賜緡錢以千計，田畝以萬計，觀址周圍七百餘丈，考之圖經，即孤山也，一山蟠踞，湖波回環，增卑改築，繚以周牆，其屋與地，相爲高下，崇欄四注，堂殿中峙，樛楣蠲疏，館舍清靚，九天方袍之士，委蛇乎其中，真成雲氣仙靈之宮矣。觀東有通谷穹岫，擣垣居水，如蓬渚壺梁，草木茂接果華，四時吐芳而揚，烈西則陰林暗靄，山行杳窅，如西廂清靜之居，一泉瀝液，清而易挹，昭時令日，供酌獻奉，精饗自足，交神塞明，以徼福無窮，如靈效益著，增光在昔，則啓聖所記，可信不誣矣。

210. 四聖延祥觀碑銘^[1]

〔元〕任士林

北極中天之尊，左右前後，有奕有靈，尚矣，故四聖之奉，著於隋唐，蓋招搖在上，天帝之居，四衛所領，威德爲鎮，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興運立極，著見之跡，昭在人世，是故歷代虔事之典，唯道家爲最嚴。宋建隆初，置紫極觀於汴，奉四聖也。逮紹興十三年，置四聖延祥觀於杭，初顯仁太后奉四聖惟謹，思陵南渡，顯仁北歸，行幸湖山，神光靈響，若有玄契，遂出金錢內帑，命漕臣董成，崇立觀宇，以昭報事。越七年，賜今額，撥賜田地山蕩，

〔1〕〔元〕任士林撰：《松鄉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6冊，集部別集類，第526、527頁。

隸杭蘇湖潤，總若干頃，命左右街都道錄彭君德淳實開山，翼以瑞真館，延棲真之士，多幽人韻客，寄跡其間，有林處士之風。至元十三年，玄教大宗師真人張君留孫出，際風雲入覲，道行眷隆，築崇真萬壽宮於京師，留侍闈庭。十八年有旨，命主延祥。凡觀之役，一以舊褐祇事。二十有二年，有以慧力掩真人者主之，觀之徒雲萍東西，無所於寄，事聞於朝。大德元年，有旨江浙行省，撥杭天宗河之北官地若干，俾與四聖延祥觀，凡田地山蕩，舊隸觀者復籍入，於是大宗師際遇日久，效事忠勞，乃命提點吳君全節左右經度，且囑杜君道堅、孫君益謙、吳君存真實規畫之，完有俶載，日理歲入，植材庀工，惟崇惟良，首營棟宇，恪事祈祝。八年，三清殿成。明年，四聖殿成。若門廡樓閣，齋堂庖廩，以次成。千楹柱立，萬栢藻附，靈修扶其崇臺，象緯瞰乎飛跋，儼然瓊輪玉蓋之來下也，赫然金矛玄纛之前陳也。璽書護持，雲漢疊見，玄教指歸，川岳景從，於是觀之規日崇且闢矣。然觀之遷襲有數，事之振起維人，不有廢者，其能興乎？夫國家以祈天永命爲嚴事，以神道設教爲丕圖，況威神福德，所以環拱中天，上翊北極，爲國重鎮，爲民鉅依，昭事敢不虔乎？乃爲銘詩，以紀福庭。銘曰：

中天之居帝九重，招搖在上紫極穹。帥垣四列帝曰庸，威神福德鎮域中。於民有赫國有功，璽書畫下青玉驄。棟宇日闢疆畝東，峩峩千柱臨天宗。真人上界大道崇，二三祇事恪以公。神靈監觀明且聰，時暘雨若年谷豐。永作神興帝業隆，於萬億年承皇風。

211. 四聖延祥觀上梁文^[1]

[元]任士林

乾坤拱北極之居，威行四衛；棟宇開天宗之勝，福鎮一方。海岳騰歡，神人交贊。恭惟玄教大宗師上卿真人，身為教父，道際聖朝，入承清問，出侍屬車，簡在九重之寵，下詣重玄之探，無始妙凝三極之光，儼然上界官府之尊。賁爾東壁圖書之序，築宮廬而留侍；錫崇真萬壽之嘉名，對湖山而坐弛。領延祥四聖之珍宅，自夜半有力，負山而走；至堂上一言，侵疆以歸。千載之規，其道復昌，十年之間，何事不立。今則紫垣突兀，畫棟遄飛，瞻天象虛危之垣；噦噦其宴，噲噲其正，當揚州牛斗之野；赫赫厥聲，濯濯厥靈，爰舉修梁，載陳善頌。

拋梁東一水，天門映日紅，祥風遠起蒼龍角，草木蔥蘢萬墅中。

拋梁西天目，山高碧漢齊，畎畝秋風成萬寶，玉於菟外下苕溪。

拋梁南一塔，河西九曲參，薰風朱鳥神霄止，聲教煌煌自朔覃。

拋梁北一天，星拱開璇極，朔風高駕玄武尊，萬里承恩車

[1] [元]任士林撰：《松鄉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6冊，集部別集類，第590頁。

軌直。

拋梁上雲漢，昭回著天象，帥垣四列紫微高，威德堂堂民北響。

拋梁下山嶽，真形鎮民社，時暘雨若地力饒，治世歡聲散田野。

伏願上梁之後，玄教靈長，明威昭布，遠揚聖化，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衍作太平，東西南北，無思不服。

212. 董楷(松江道院)記略^[1]

[元] 董 楷

咸淳三年四月，楷奉命分司松江，庀職之三日，循舊謁廟。所謂真武祠者，僅煢然一殿，雖創置門廬，梁棟露立，日暴雨淋，將就圯毀。諗於監松江場吳標，標曰：此星流電繞之旦，臣子所以仰祝萬壽之地，標與前分司劉惲經營建造，羽流昏闐，黠吏舞而侵漁，迄輟工不可不究也。乃相與謀度，至次年三月，始甃瓦甃甍，且作兩廡，費不給。又次年正月，設門櫺，續兩廡，二月悉備，深嚴整潔，爲一勝處，其費多出於標。謹按真武乃北方元武神，不應有像貌之可瞻，有衣服之儀，有旂幟之飾，有符璽之章，有徒御之衆，世俗以詭誕相承，其事不經。是役也，非敢隨俗乞

[1] [清]宋如林等修，孫星衍等纂：《松江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0號，第3冊，第1700頁。

靈，惟尊君之義，乃率土所同，而不可一日不明者，故在物猶有葵藿之傾心，在民則有華封之祝言，況乎委質爲臣子者乎？洪惟東朝，以柔雍正淑，左右先皇，定策不搖，丕久海宇。皇上臨御以來，卻貢獻，杜請謁，彰善去邪，恭天仁民，協氣周流，休德液洽。微臣等獲依日月之末光，以展采錯事，慶幸無極，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天保所以祝其上也，此微臣等所以營建之志也。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又餘澤所必至也。若爲楹爲費之目，細事也，故不書。

213. 通神先生蓑衣何真人事實^[1]

[宋] 胡 袤

先生淮陽人，姓何，名則未詳也。家世以仕顯，素爲鄉族。曾祖不記，祖執禮官朝議大夫，父尚志官至部曹。紹興初，避地南來，與先生客寄於吳。先生少銳意讀書，累舉不第，一日偶遊妙嚴僧舍，臨池鏡，豁然悟道，遂不掛一絲，惟一蓑一笠，被髮徒跣，往來市廛。初無定止，笑傲謳吟，自適其適，人欲迹其所在，亟走疾避，怒罵發嗔，莫或親近，或疑爲狂，或指爲異，庸人孺子皆以蓑衣道人目之。常往來觀中，就觀前亭後小室草窩中安處，常時叉手跪膝，未嘗夷肆，晝夜不寐，專氣致柔，或結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35-137頁。

草蔽身，或團泥弄水。每經行街衢，或擲磚，或畫壁，遇雨暘愆期，言之而休咎輒應。至於縷藉之草，飲食之餘，皆有靈驗，病者得之，不啻萬金良藥，邦人循環致供。遇有叩請，但云無人在道裏，此是空屋。微機隱語，驗而後知。先生之神，旁通四達，人或見之於吳中，或見之於閩蜀。或一日不食，或數日不食，或一月不食，而未嘗告飢，或一日四方來供應，食之不以爲飽。每遇嚴凝盛寒之時，旋披蓑把笠而出，任其所向，或搞冰洗蓑，即披蓑凌寒歸庵。倪道人與衆覩之，亟解蓑衣以掛，氣熱騰上，如蒸籠氣衝上也，人孰不敬仰，所至坐處，雪亦不積。先生嘗有語云：自家屋子不修整，只理會外面屋子好看。淳熙初，始建庵以處先生，又降書通神庵三字，又賜通神先生號。紹興製通神書贊，慶元陞通神真人。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夜，端坐解化。先生有衣一襲，寄於郭氏云：吾死則殮。是日，忽來索衣。其夜，果跌坐而逝。高廟及后先兩夜夢先生求衣，亟命特賜，以二十四日至，遂易之以殮，人莫不悟其神。是歲九月十一日丁酉，葬於長洲縣金鵝鄉里燕塘之原。其銘曰：偉哉通神，內涵道真。如水之匯，其流無垠。陶冶衆性，蓑笠一身。妙用縱橫，元機屈伸。風雨霜露，至和綢緼。惟我累聖，龍光彌新。嘉名奎畫，賁於其人。姁姁重闌，咸厥顧之。賁予賻贈，終於其歸。自被帝庭，遠於坤維。景行行止，泰山巍巍。逍遙廢垢，洞達希夷。大鵬搏扶，瞬息天池。吾將安放，人誰得師。燕塘之原，嗚呼茲碑。

214. 新修太和宮記^[1]

[宋]王禹偁

夫大道無名，強其名而彰用；至教無類，聚其類而誘人。得之者同出而異名，失之者賤彼而貴我。自昔皇綱既紊，世教多門，雖分之而有三，亦統之而爲一，蓋應機以設，殊塗而同歸者矣。矧夫伯陽之道，宣父所師，尚清淨以化民，體希夷而應物。用之理國，則絕聖棄智，追軒昊之淳風；以之修身，則抱璞含章，冀巢由之素隱。無欲觀妙，有感則通，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言矣。蘇州太和宮者，唐畢瑊之別業也，瑊之子師顏，及其子宗逸，避巢寇之亂，徙而家焉。先是道士戴省甄者，長洲人也，幼喪其父，隨母歸於畢氏，宗逸無子，戴實嗣焉。與兄子元，棄俗入道。淮海王之有國也，五世其昌，三教具舉，顧毗陵之勍敵，建吳門之巨屏，利用禦寇，匪親不居。節度使錢公文奉茅土是分，緇黃尤盛，乃以子元主開元觀，省甄處洞玄宮，尋屬兄也云：亡委茲棟蓐毋兮，不造傷彼，棘心且念，出破琴之家，繼臥甕之後，林鳥反哺以無及，桑蟲受食而有懷，思捨田園，肇興寰宇，爰以己巳歲，申牒而請命焉，則神德啓運之九年，開寶紀號之二祀也，錢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吳元芝主而建焉，於是剪

[1] [清]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冊，第259頁。

蓁蕪以樹垣墉，浚汙潦而開池沼，伐彼良木，鳩於梓人，繫日以俛功，隨方以募衆，亦既無怠，斯焉告成，倬彼仙鄉，忽如神化，則有上清之殿事天尊也，北極之堂列仙官也，星壇三級侈祠祀也，霜鐘萬鈞警昏旭也，繪事盡妙，眸容有儀。芝蓋雲輶，婉若瑤池之會；冰膚雪態，依然姑射之人。其或民懼札瘥，歲有水旱，則必禱三官而禳謝，修七齋之威儀，霜清步虛，露冷真籙，章醮具矣，福祐隨之，實天神之攸憑，生民之所怙也。爾乃就水以治楹，因高而創亭，奇花移茂苑之春，怪石減洞庭之翠，夏筍錦拆，秋荷蓋圓，纖埃不生，衆卉自茂。漁人誤入，應謂桃源；海客遐瞻，更迷蓬島。姑蘇勝概，此實盡之。暨聖上承乾，許王入觀，隨圖籍而效貢，已在提封；考碑篆以無間，曷虞陵谷。禹偁，字人多，暇訪道於茲，爰述斯文，用垂來裔。振絃歌而化俗，尚愧子游；乘風雲而上天，焉知老氏。謹爲銘曰：

蘇臺南址，震澤東涘。其誰居之，畢公之里。其誰嗣之，戴氏之子。棄茲浮世，依彼元門。乃興宮宇，肇自田園。厥功既輯，其教彌尊。他山未勒，秘宇空存。敢書事蹟，貽於後昆。

215. 重建太古道院碑記^[1]

[明] 朱 綬

考之舊誌，太古道院去嘉興邑治之東北幾三里。邑之東，

[1] [明]羅炳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293、294頁。

闌闌之所，駟僮穢雜。迤北里許，人迹鮮到，林木蔚鬱，水泉洄注，城市山林，居然一勝境也。院宇，元至正庚寅，道士魯遠一復剏，居常鍊元養素，抱一守中，深居簡出，不染俗塵，隱然有神仙風致。洪武初，有道士劉浩然嗣業，建百將壇，行五雷法，曰風而風，曰雨而雨，符水療病，民不言功，致產碧荇翠草，滿庭交翠。四十四代天師遠慕玄風，親臨諮訪，歎賞不已，爲大書逸潤軒，畀之而去。洪武二十四年，併歸玄妙觀。法孫張用中玄通疏遠，永樂元年重建，光復舊物。永樂十三年，舉任道紀司都紀，緇流有光，歷世藏有拜章圖玉皇□，蓋模寫天庭之妙，乃李唐名筆，傳鎮玄門，人□得見。成化間，致蒙朝廷取用，蓋古物固不可留，而□名則恒存爾。歷年既久，殿宇傾頽，難以妥神靈而展誠敬，爰有道士王本端者，宗風頗振，善士信響，肆用募諸檀越，鳩工庀材，徹其舊而鼎建一通，聖殿聿興，廊廡畢具，觀諸舊規，益以充廓。經始于成化壬辰二月，落成于乙未之十一月。弘治以來，主院事者未得其人，鄉大夫呂九柏輩，乃爲舉薦道士金坦然往主院事。坦然篤誠無僞，與道合德，勤於焚修，專於守業，顧惟山門隘陋，不稱具瞻，爰用竭力殫財，於正德丙寅八月，建立山門，一座三楹，其高若廣，前後可匹，至是院宇亦既完且美矣。或曰：道流以虛無爲宗，安用此營建宮室，紛紛多事乎哉？余曰不然，所謂虛無者，非真無也，良以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學道者以無制有，使精神魂魄，竟相與混融，化爲一氣，不可見聞，亦無名狀，故曰虛無。傳此道者，不忍忘其本，故爲之廟貌，以崇其道，報其本爾。大率三教一理，家國一道，俱得人則昌，非人則否，故爲記其末，以爲後鑑云。

正德二年丁卯春三月之吉，郡人朱綬撰。

216. 朱紱(太古道院)記^[1]

[明] 朱 紱

院去邑治之東北幾三里，邑之東闌闌之所，迤北里許，林木蔚鬱，水泉洄注，城市山林，居然一勝境。元至正庚寅，道士魯遠一復枵。洪武初，有道士劉浩然嗣業，建百將壇，行五雷法，能致風雨，符水療病，民不言功，庭產碧菱翠艸。四十四代天師遠慕元風，親臨諮訪，爲書逸潤軒，畀之而去。洪武二十四年，併歸元妙觀。永樂元年重建。歷世藏有拜章圖玉皇輿，蓋模寫天庭之妙，爲李唐名筆。成化間，致蒙朝廷取用。歷年既久，殿宇傾頽，道士王本端募諸檀越，撤其舊而鼎新之，經始於成化壬辰二月，落成於乙未之十一月。宏治間，道士金坦然復竭力殫財，於正德丙寅八月，建立山門。

[1] [清]許瑤光等修，吳仰賢等纂：《嘉興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3號，第1冊，第479、480頁。

217. 吏垣張王典(太平道院)記略^[1]

[清] 張王典

我邑太平道院，建自有元至正乙未年。至前明崇禎乙亥年，經道紀官李養默修葺，迄今又垂百年矣。其間風雨飄搖，瓦木益以毀爛，幾不可收拾，幸有授職法師姓顧氏，名膺，號元禮者，與余少時相契最深，知其生多奇異，通舉子業，特以志尚淡泊，因棄去，求□舉之術，伏邪治病，歷歷有神驗，暇即焚香展卷，酷嗜吟詠，兼善八法，比之林靈素、張伯雨，無不及焉。出其餘才，又能嗇衣儉食，蓄積囊橐，以作院中功德。於康熙庚申年，起造斗姥閣於真武殿之東隅。於甲戌年，又置地十弓，起造文昌閣於殿之西隅。兩閣對峙，規模宏敞，已增勝觀。去年夏，將大修前後殿。余及門周子震臨極力慫恿，元禮乃盡出所藏，共五百餘金，大鳩工石，重蓋真武大殿。其後殿向奉三元，改造爲樓。今乙未夏，次第落成。簷角翬飛，丹碧璀璨，不惟加恢闔於始創，即視諸養默之重修，其力不啻十倍。余在京師，遇里人北來，述故鄉風景，無不嘖嘖元禮重修鉅功。余固素重元禮，茲又喜其以道風爲己任，能聚其財，而又能散之，成千百年不朽勝境，則於例當特書，故敘其顛末，郵寄元禮，俾勒諸石，以垂永遠云爾。

[1] [清]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嘉善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9號，第1冊，第146頁。

218. 曹爾堪(太平道院)記^[1]

[明] 曹爾堪

鍊師李翁養默，恂恂多儒風，里中識與不識，俱欽爲上真仙史。曩歲捐貲，鼎新宮宇，家大人有文，旌其伐，壽諸石。暇日，余訪翁梅月草堂，因悉殿北址素本翁基，旋罄橐構佛閣，上下各一楹，右偏少讓鄰，衣戒勿敞。翁謙德也，慧燈熒熒，蒲團楚楚，又似深於禪理，翁真不可測哉。意向家大人所紀於薨飛寓燕翼者，殆謂此歟。席爲銘贊，鐫之壁間室也。斗民而天澹，冰雪澄雲，烟虹爲氣，虬爲髯，劍不鐔，琴不弦，儒而玄，玄而禪，庶步武乎李謫仙。

219. 重建天妃宮碑記^[2]

[明] 吳 鵬

嘗聞古君子之於天下也，上當體國家之憂，下當遂民情之

[1] [清]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嘉善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9號，第1冊，第146頁。

[2] [明]羅烱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297頁。

欲，其綱紀法度之施，亦惟欲乘之久遠而已，使徒恃其末節，而不急先務□見。其爲心也，隘焉而已矣；其爲政也，敝焉而已矣，曾是以爲治乎？是故有志於治者，必以社稷爲重，況先朝所創之神祠，其有助於國家者，義同於社稷矣，在後世豈可得而褻之耶？吾禾城舊有天妃宮，地勢萃東南之美，仁慈庇四境之民，堂宇巍峩，松杉交翠，前帶川源，後臨城郭，此則宮之勝槩而已。若夫神靈，則自宋乾德間，以威福顯於江淮。夫江淮者，□□賦之所必由，仕進之所必涉者，至於陰風怒號，濁浪排空，舟楫或幾於顛覆，人能禱之，歷承其怖，當時有崇道真人知有神焉，入奏於朝，皇帝下詔，令四方廣立堂廡以祀之，此宮之所由起也。以後愈遠而愈毀焉，其宮室臺榭，不及於古遠矣。嘉興所指揮輦洋以王事之勤來，莫於神見而嘆曰：噫，此吾漕運香火也，何至傾頽之若此！遂捐俸贍，爲之重葺，然一時功未可就，有本宮道士沈道誠以誠篤允孚於人，募化四方，人皆樂於舍施。本所甲士白端輩先後勞來，協力經營，是以切手來之，願者咸用不作，蓋上之憂之也切，則下之感之也深；上之所務者大，則下之所成者疾，此所以不待，假之以歲月，而煥然復新，此豈欲爲一時之觀美哉，欲生民之庇其佑也深矣。在輦公也，一則忠君之誠，一則生物之仁，其庸心若此，則其德業之乘於後世奚容泯乎？吾於是嘉其請，是爲記。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奉勅提督廣東雲南貴州學校郡人吳鵬撰。

嘉靖己酉春三月吉旦，指揮輦浮，千戶曹勇、王堂，百戶羅錦、蔡恩，本宮道士王應澄、沈道誠建，玄妙住持陸可山□。

220. 重修杭州右衛左所天妃宮記(石刻)^[1]

[明]黃克謙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前工部奉命權稅荊關兼理河道里人黃克謙撰。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里人陳學易書。

先聖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三衢孔聞音篆。

天妃爲清河正神，載在祀典，欲利涉者，罔不戶而祝之，社而稷之，此宮之所由建也。吾杭有兩衛，前衛隸西北，後衛隸東南（缺十七字）神所棲也。凡左所戎伍之職，當輓漕者，建天妃宮以崇祀之。自洪武時，其來舊矣。宮殿軒爽閒寂，後有□閣，飛翥洞朗，余輩家（缺十六字），惟時崇爲社中祭酒，其才足以鼓舞豪傑，而許生光祚、錢生撫辰、陳生豪、單生正國、孫生繼禮、楊生得春、張生明□、裘生自省、江（缺十五字）稱久者，莫此爲首，緣於生物故而解。余每過之，輒唏噓流涕，不勝山陽西州之感云。憶昔結社時，余方垂髻；宮之焚修者，爲比邱（缺十五字）輩。社解，范氏復資緣以來，而其子顧相爲海昌胥史，以舞文羅于直指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城北天后宮志》，第95-99頁。

使者，迺霍其目，從母氏禪栖，遂以宮爲穴，凡借之訐詐（缺十六字）復昔之景象，宮遂以頽圯，長老興嗟，塗人指議，咸願捐資以飾之，而相雖瞽者，能白黑，能把持，罔敢措手，非一日矣。歲甲辰，豫章（缺十五字）德昌被，爲時名宗，雖麟文降社，鳳德垂世，無以過也。方其勤力宣政，而明古敕法，宏圖宜俗，而鋤梗養廉，絃歌之化，惠愛閭閻，致（缺十五字）蘊藉，重然諾，見善必取，見惡必嫉，以故郡國士莫不延頸願交，慨然出青蚨，與同志輩首事倡議，樂助者繩繩，宮遂輪奐輝煌（缺十六字），賀公等白于侯，逐之神妥民休，往來者莫不撫掌稱大快，先是非無驅之者，輒不能勝，今去之若承蜩決潰靡而走坂丸也。此其中（缺十四字）有所樹立，可觀見千世，仕則相逐，取功名，建勳業；不仕亦往往爲鄉赴難捍災，鋤強興廢；即無所用其才，則治產積居，與時相（缺十六字）鄉者靈明炳耀若此，視腴腴卑近者何如？余故爲迎送神辭二章，以昭神貺，且以見重修之始末。

迎神曰：神之來兮，靈旗翩（缺十六字）恬。鐘鼓煌煌，梵唄駢闐。

送神曰：神之往兮，爲此輓漕。廟貌斯崇，敢云憚勞。利涉攸往，神其樂陶。奸宄肅清，神其和調。往來洪（缺五字）。

萬曆乙巳仲秋吉，千戶李安國、梅治、曹惠、李茂春，百戶高可久、王應元、呂世德，鎮撫季復初，生員徐文臣、賀成章、衛翱、衛至言、周邦烈、賀聖治，旗甲李璘、蘇昉、趙文佩、萬月、周世才、褚表、趙子清、周天賜、褚繼隆、陳國鳴、趙濬、楊承恩、萬天承、李忠、陳左、孫文高、楊鑾、徐思孝、夏安、張鑾、許有成、劉文炳、汪平志、蔡錦、陳夢春、張口卿、趙徵、周一元、蘇志學、周于化（下缺字不能計其數）。

221. 重修天后宮碑記^[1]

[清] 丁 申

國朝雍正十一年，禮臣議建各省城天后祠宇，春秋致祭，詔允所請。我浙省之祠，則制府李敏達公衛先於二年毀武林門內天主堂所改建者也，棟宇翬飛，金碧藻耀，臺吏率文武百官，朔望奉香帛，春秋陳俎豆，禮至重也。顧距祠一里而近，地名孩兒巷，別有天后宮，殿庭朴古，未及武林門之宏麗，而庭前雙柏，蓊若羽葆，旁一銀杏大數圍，皆百餘年物，獨宮無碑碣，無由知其緣起。余先世附漕艘，自江淮達潞河，以南北食貨相貿遷。先君子既移家麒麟街，與里閭中同業，若龐氏、黃氏、高氏、孫氏、金氏，歲約歸日就宮，報賽神誕，具牲醴爲壽，且寘市廛，獲賃資以贍守宮道流。余兄弟兒時，往往瞻拜其中。道光丁酉歲，龐氏壻、高編修人鑑，奉命副林殿撰鴻年，敕封琉球國王，道經浙水。林本神族，高爲里人，伸禱獲佑，衆益趨之。洎咸豐庚申春，杭城猝陷于粵賊，不旬日而克，宮固無恙。是冬，西國受撫約。明年，來索天主堂故基。時兵事孔棘，撫部爲王壯潛有齡，仰承朝廷懷柔之意，遽從其請。壯潛閩產也，重慮神失所棲，因擇三茅觀舊址爲宮，土木丹青，備極物力，凡碑楔鐘鼓几筵之屬，一一移致，至用大木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冊，《城北天后宮志》，第69-75頁。

巨纜，轆轉像設，撼搖通衢，觀者驚歎。及工成，而杭城再陷。越二年，同治甲子春，城再復，余自滬還，亟趨孩兒巷，宮幸仍無恙。復訪三茅觀，所改新宮，摧殘殆盡，僅一封號碑裂臥草間。既昇歸於宮，又從銅局得故鍾，置虛以懸。迺白護撫院湘鄉蔣公，發官緡一千五百千，重爲葺治，不足者，同仁捐集焉。並新後之二帝殿、呂祖閣，且益屋三楹，移秋鴻館舊額爲游憩之所。蔣公遂檄有司，就其處月奉香，歲奉祀，以復故事。至是，宮地較前稍拓，典禮亦視前加美矣。寒舍藏書，歷劫灰燼，兵後搜補，加意圖經。暇日閱田汝成《西湖游覽志》，稱天妃宮在孩兒巷北，以祀水神，洪武初建，於是知是宮創建之始。後得吳農祥《梧園集》，有《募修孩兒巷天妃宮疏》，則謂宮元時建，康熙二十三年，江都汪檢討楫偶感異夢，如接神居，覺奉明詔，令封中山，行次於浙，偶登此宮，追悟夢游，愈徵靈蹟。又云：時惟九月，律轉三秋，不意鬱攸，實遭蕩蕪，顯號既加於今日，隆章宜別於往年，又知是宮嘗燬於康熙中。復檢汪檢討《使琉球錄》載：康熙二年九月十四日，夢與同官喬萊登山，有碧霞元君廟，疑爲泰山神，下拜神，衣飾如妃后。次年三月，與中書林麟焄同充冊封琉球國使。蓋林，字石萊；喬，字石林，乃知預定，獨疑於泰山神無涉。行次杭州，偶於孩兒巷得《天妃經》一函，詳書歷代封號，始知崇禎十三年，加封碧霞元君，示夢者即天后也。證以吳徵君募疏之文，靈應益顯。蓋吳徵君舊居宮之南，而汪、吳又同應康熙朝博學鴻儒之徵，故紀載符合如此。余惟古今治亂遞更，其不隨世异者，惟祠廟耳。今此宮歷五百年，疊遭興廢，而神迹不湮，先後奉使中山，越百五十年，皆林氏子姓，又皆同拜祠下，妙應洋洋，不可思議。竊意今日漕挽久停，向之附糧艘爲業者，生計悉絕，如與先世同業之金、龐，劫後皆不可問。其中一二，稍能樹立，亦改依海運爲生，一若

前此歸時酬神祝誕之盛，不可復覩者。然運際上元，海內方延頸以觀中興之治，於以復漕政，於以慎海防，安知隨漕爲業之民，不仗神佑而復興？又安知已廢之故址，不更以神之靈爽式憑，卒還我舊觀哉？余特慨廢興之迹，與是宮原委，牽連書之，以補碑碣之闕云。

同治七年歲在戊辰季春下浣穀旦，錢塘丁申譔立。

222. 天慶觀碑記^[1]

[宋] 盧壯父

天錫大寶命於我有宋，二后受之，外薄四海，悉主悉臣。真宗皇帝襲休紹明，澶淵既捷，以敕武圖功，沾濡浸潤，億兆禔福，稽古禮文之事，煥然勃興。大中祥符紀元之明年，詔天下郡邑並建道觀，一錫名天慶，予以崇清靜而怡淳熙，陟降左右，不顯亦臨，積厚流光，美祥來假。五載冬閏，誕頒明旨，諸天慶觀，悉嚴奉聖祖天尊大帝像設，卓哉皇乎，生民尊祖之丕範，順天立教之宏規也。夫天者，羣物之祖，聖人繼天測靈，昭德揭虔，明有本也。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心知之性，莫不尊親，其所以辯上下、定民志之意微矣。惟錢唐左江右湖，天慶奠址，負吳山南鄉，中興駐蹕，隆上都而觀萬國，歲時尹漕帥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武林元妙觀志》，第89-93頁。

屬，朝謁如令，州縣吏一命以上，肅拜而後，敢即事遇誕節，內而宮省，外而臺省，歸美報上，必於是事，隆體特嚴，眎景靈非他郡比。紹定辛卯秋，廛居畚綆不戒，爰暨茲宇，皇帝惕懷，惟天惟祖宗發祥儲祉之地，敢懈欽崇，首斥內帑、金帛、祠牒更剋之。自宮掖邸第，至都人士，罔不捐貲住役。明年春，聖祖殿成，藏室承東，齋廬延西。重門洞看，迓雲車風馬之靈；祕宇巍擁，妥元龜朱蛇之神。于時住持觀事臣陳永灝經工化材，實敏實勤。上聞而嘉之，申以錫賚，爲錢萬緡，俾迄其事。又明年，三境列真之庭始克備，熒溫祕寶有待，而號登涓祐，內出“天慶之觀”四大字以落之，金扁璇題，奎壁輝綢，穹偉淵靚，陽耀陰藏，穆穆焉天之下壯觀矣。自三代衰，王教熄，異端乘之以禍福誘怵愚俗，宮室紺碧，幾遍天下，其於大倫大法蔑如也。疇若建殊庭，祇靈貺，遡仙源於厥初，明天歷之有屬，凡使爲臣子者，拜俯其下，雖在四方萬里外，拱極朝宗之心，油然以生，況首善之地，不已重乎？初上之御極也眷焉，東顧虹流奧區，將築天基瑞應宮，及是仍命永灝往營之。未幾，珍臺間館，對峙浙河之上，聖祖神孫景光相宣於萬斯年，益彰彰矣。昔在炎漢肇基，豐沛班彪，著論闡明，王命序帝堯之苗裔，表神武之證應，顯德豐功，流澤後世，四七再造，珍符有開，姦雄埽滅，疆宇遄復，鋪觀聖代，跨軼兩都，彼唐開紫極，崇真元之奉，詎可同日而語哉。於戲，據坤靈之首，倣太紫之形，與天命人心，相維於無窮，故曰天子建極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也。

涓祐二年夏四月甲子，朝奉□行祕書郎兼吳益王教授臣盧壯父記。

223. 天慶觀增修聖祖殿記^[1]

〔宋〕朱敦儒

皇天眷佑聖宋，若稽古太祖皇帝啓運建極，太宗皇帝重華濬哲，以道德有天下、一海內，貽謀真宗皇帝，丕承謨烈，與天合德，上帝昭假聖祖，感通確然，發揮面稽，天若躬受明明之命，無傳於秦漢，不卑於晉唐，自我創見，超軼振古。粵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左承天門。六月，降泰山。十月，奉天書東封，加上上卿九天司命真君寶冊。五年十月廿四日，聖祖降延恩殿，語上曰：吾趙之始祖也，奉帝命下管趙氏，於是款延駸馭，肅奉靈訓，敘邃古撫世之隆名，告萬年有邦之寶歷，迺大赦天下，以其日爲降聖節，崇上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原缺）行使君才智高□□於爲政既協素□，欣然奉詔，即日選□史之幹敏，與道士之精勤者任其事，躬行晨夕，察慢惰，鳩工度材，妙出心計，帑不傷財，民不奪力，因舊創初，一新輪奐，辟容增穆清之光，真官儼拱侍之列，周廊廡以警衛，設重扃以禦侮，昔未合者，皆准帝制，以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告成奉安，祥雲瑞氣，來格來下，帝車□輿，弭節有裕，民大和會，罔不歡呼，有依有憑，如臨父母。一日，本觀宿德虛一大師朱子靈，與道正施若謙、副正徐得甯，踵門內謁。子靈拱立，指施、徐而請曰：增

〔1〕〔元〕單慶修，徐碩纂：至元《嘉禾志》，見《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臺北：大化書局，1990年），上冊，第696、697頁。

修聖祖殿，既奏功矣，二子蓋郡所選精勤者，實存心夙夜宣勞，相成殊庭，願執事爲之記。敦儒謝老罷不能，而勤清不已，至於再，至於三四，因俯伏深思，求於古訓，則商有烈祖祀中宗之頌曰：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格來饗，降福無疆。周有雝禘太祖之頌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是皆商周臣子舉尊祖之盛，歸美報上而作也。矧維聖祖天尊大帝，保佑本朝大定萬年之業，皇帝陛下昭孝事祖，欽崇禋祀，方龍受光明盛大之福，增華靈宇，草莽賤臣，曷敢不策勵毫，紀述熙事，以竭臣子之忠，迺默默負愧于商周之士哉。攫然揖二，三子曰諾，退而洗心，齋戒再拜，稽首爲之記。

紹興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左朝請郎致仕維楊朱敦儒記解九臯。

224. 天清宮記^[1]

[元]任士林

夫人稟天地之性，負陰陽之姿，莫不有清靜貞一之道，是故處子綽約，冰雪肌膚，神人似之，猶足以召和氣而致豐年，矧一念之烈，卻笄纓而不事，嗜山林其如飴，有子丈夫之所不能爲，亦可嘉已。在宋寶祐，沖靖大師賜紫沈師謙築庵于錢唐縣靈峯橋之南，以庇修真之徒，恭定公盧府君實資施之，始改作，請于朝，賜額曰天清宮。未幾，恭定公薨，師謙之徒真靜大師羅道清、通微大師胡常淨

[1] [元]任士林撰：《松鄉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6冊，集部別集類，第509、510頁。

相與謀曰：居靜而守沖，學道者事也，今額在奉常，而棟宇弗稱，豈恭定公志乎？乃景定三年壬戌，闢基築，畫堵制，請于恭定公之子御帶公原深，慨然曰：吾先君志也，其可以弗成乎？凡楮樟杉栝之儲，瓴甃礪礪之用，丹碧髹堊之供，委輸畢具。越二年，殿堂樓閣，廊廡山門，方丈之居，齋庖之宇，像設幢蓋，香華之飾，鐘鼓之建，如地湧天設。又明年，師謙未克朝夕於新營而羽化矣，其徒真妙大師沈元勝實嗣之，御帶公復曰：居有序而食無田，不可也。且施田爲畝四百五十而強，山爲畝三百而少，於是星階月殿之下，雲窓霧閣之間，玉珮珊珊，籤笈整整，不知瑤池翠水之在人世也。今住山端靜凝和大師胡正寧乃作而曰：創業不易事也，守成豈易爲乎？吾甲乙繩承爲第二傳，宮事本末，不托文以紀金石，何以示我後人，遂以狀來。余惟錢唐繁麗之區，富貴浮雲，榮華飄風，而清淨真一之學，山林處子之姿，有其地而規拓之，有其人而世守之，知道遠識之士，復能究心遐邇，父子承承，式以弘可久之施，迴視鈞天清曉，人世夢回，觸溷濁而不羞，弛恒心而俱化，事或有稽矣，遂樂爲之記。

225. 天壽觀記^[1]

[明] 卞 榮

江陰城之東觀，肇於前朝，賜額曰天壽，蓋老氏之徒，祝釐於

[1] [清]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56號，第6冊，第2230頁。

斯也。三清有殿，在觀之東南，觀內閒地一方，僅若干畝，迺故宮遺址，既多歷年，鞠爲茂草，若荒墟然。有鍊師張元靜，曩歲會預選，修道藏經，居京師，請命於以正邵真人等，願以是閒地鼎建玉皇殿於三清之後。真人等韙之，即以拜賜內帑，付元靜，遂命工雕刻聖像，巍然肅然，仍以四相翊於左右，舟載南歸，跋涉數千里，罔卹其艱，邑人之樂施者，日積月累，鳩工庀材，務底完好，毋庸粗畧。其間有承事郎鄭公遜屢給所費，助其不及，始克翕然就緒。經始成化戊子之春，訖功辛丑之秋，棟宇嶙峋，金碧輝燿，居者往來者，莫不觀像而起信；學道之士，益有以闡其元教而振其宗風焉。凡所禳禱乞靈，靡不立應，其惠及於人不淺矣。抑惟元靜固秉心惟一，而猶善於養素，氣足以奮之故不餒，智足以明之故不惑，材足以負之故不撓，其克成厥美，永奠攸居，繼自今神明斯格，神貺臻而天壽之無疆斯徵矣。爰用登載，俾後有所見焉。

226. 重修天壽觀記^[1]

[明] 張 袞

予惟宮觀之設，多據名山臨福地，而江陰天壽觀居縣治之中，前臨高壤，後接塵廬，林木秀清，岡巒映帶，謂之城市山林可也。觀之基，相傳宋翰林陳琦故宅。琦入元不仕，因捨爲觀。四

[1] [清]陳延恩等修，李兆洛等纂：《江陰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56號，第6冊，第2231、2232頁。

世孫昌言，與其子大智，疊跡逃俗，遠訪名山，提點觀事，虔修釐祝，朝命錫名天壽觀云。是後，其徒有若吳青隱，若余然，復若吳繼祖，皆能世嗣其宗風。元末，觀毀於火，繼祖常一復之，觀稍治。閱世若干，又得徐祖壽、蔣得真爲充拓，始建玉皇寶閣，前有門，左右有廡，旁之隙地，穿水爲池，作亭其上。至是風雨剝蝕，人力不修，觀復大壞，道會徐德清嘆曰：觀名天壽，吾徒朝夕焚祝聖天子萬壽地也，此之不治，得爲臣乎？於是出其私錢，陶甓選材，盡力以治，寶閣元宮，三門邃宇，周廬曲逕，莫不秩爾具舉。歲壬寅，予從太學貶秩東歸，過其宮，見其鼎新若此，驚問誰爲之？曰：此徐道士力也。未幾，予之官金陵，不再聞。癸卯冬，德清復來請文，予不能辭。嘗聞道家者流，其教本出黃帝、老子，以清淨無爲爲宗，虛明應物爲用，慈儉不爭爲行，德清能是與否，予不能知。獨其修觀一事，不告有司，不勤勸募，而忠敬一念，惟知有君，忘其私殖，頗類慈儉不爭之爲者，予故并書其事而刻之。

227. 通神院記略^[1]

[明] 鄒 亮

通神庵在蘇城東五十里，陳墓、陳湖、磧砂在其西，而其南

[1] [民國]吳秀之等修，曹允源等纂：《吳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冊，第592頁。

通嘉禾，北接甫里，又東澱湖三泖而爲松江也。宋時，蓑衣回真人棲真於郡之天慶觀，孝宗賜號通神先生，爲築居室，親灑宸翰，書“通神庵”三字爲匾，至今尚存，而此道院則其游憩之地也。元天歷間，有陸主本者，唐天隨先生之裔，嘗相資重修天慶觀之三清殿，夢感真人指示，□金□處而果獲用資土木之費。殿既落成，遂以餘帑創此道院，延道士陳師澄主之，若干得道。今住持顧永和氏慨然以興作爲己任，殫慮悉力，鳩工庀材，營繕高真殿、東嶽祠、蓑衣真人祠堂，次第就繕，而又繕以修垣，環植嘉木，其用心可謂勤且勞矣。永和同門友□君百川因疏其顛末，來屬予記。

正統十二年戊辰正月。

228. 新建通玄觀碑記^[1]

[宋] 劉敖（鹿泉）

夫通玄觀之肇創也，原敖艸角時，輒廼淨厥身，遣厥欲，慕厥道，冀求真全。玄氏之門，憾世弗容。宥進事內庭，固荷天渥，授以內侍官，賜食玉食，衣錦衣，掌宮□相，玉宸富貴，亦極矣，雖然詎敖志哉。蓋嘗歎曰：富貴夢幻也，全真身實也，羈富貴而匪求真全，是惜夢幻而捐身實者，敖寧弗致于審耶，因學觀心養性，煉

[1] [明]姜南撰，[清]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43頁。

質守形，尋道機，窮道奧，真全企悟於豁然，庶幾玄玄之妙有，不昧於虛靈矣。於是竊修道於宮居，屢懇請於主上，丐放山林，圓就心學。紹興庚午，頂激皇衷，命出主吳山寧壽觀，手賜法名能真，給福牒，賚紫衣，暨七寶頃田，所賞之降，悉歸於觀，供奉香燈，洊命敖持堅養道，祝國永長。仲夏，辭陞入山，篤謹焚修，密守煉功，幸幾圓成，弗顧廷慮。己卯臘二日，敖夜坐，夢三茅君偕趺胎禽，旋遊山角，狀若棲止。伺旦明瞻之，果見三鶴。踰年是日，鶴復來翔。噫，敖之感於茅君，驗曷殊甚也，遂仰鶴稽顙，矢構觀以迎，即期相地，剪莽斫荆，鑿山平基，運斤斲木，前創茅君之廷，後豎三清之殿，築謁斗臺於軋維，立望鶴亭於艮位，經房丹室，起蓋隨宜，鉢室山門，蔑一不備。工竣觀罔額，持疏請沐，御題曰通玄，仍加璽書於左，煥耀玄宇。於戲，觀幸矣哉，額亦稱矣哉，敖之心不亦愜矣哉。且昔敖在內侍也，寤寐之間，念念於道，故嘗履富貴而厭處，談真全而樂聞，是非薄緣，種植玄門，宿慮有在，奚以求道而道得，適請而請從，效修煉而獲悟，夢茅君而化鶴哉。又奚以剏觀成而請疏上通玄之題，沛自九重而光福地哉。工始庚辰之丑，訖壬午之申，請額月弦，而石壁襄於月望也。後之嗣觀者，尚守之哉。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中元日記。

229. 重修通玄觀碑記^[1]

[元] 吳全節

凡今爲吾道之教者，爲宮殿樓觀門垣，務極宏麗而像設，其教之所由興，及其所爲輔者崇祠之，以爲天子祝釐之所，故法制與王者埒而無所禁，自京師至郡邑皆然。有來告而求識者，大抵侈國家崇尚賜予之盛，極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杭城道士俞行簡告予：天下名山，岳鎮爲大，而吳山實浙之大觀，郡之形勝也。而山之奇勝處，皆仙宮琳宇。而山之南麓有道觀，宋額賜曰通玄者，高宗南渡紹興中，中貴鹿泉真人劉公能真修真之所。公嘗夢三茅君駕鶴旋繞其處，翼旦則有三鶴翔空，遂創斯所，逮今有元，百數十載。國運雖革，而觀宇莫廢，予故募衆緣，役匠石，掄材冶，甃修三清、茅君之宮殿，建謁斗、望鶴之亭臺，暨山門廊宇，槩而新之，請爲我紀其事，著銘勒石，垂諸不朽。予聞行簡之言，因有感焉。夫茅君之仙踪勝蹟，顯靈於世，載之道典者久矣，故累朝設宮，奉祠香火，在金陵之句曲山爲尤盛，而通玄之建，自鹿泉始。今行簡有恢復之勞，所以崇奉茅君，祝聖佑民，俾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翊皇圖於萬年，播玄風於攸久，則未必無小補云爾，謹稽首而爲之銘曰：

[1] [明]姜南撰，[清]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43、444頁。

真君昔下茅山峯，獅子白鶴歌嚶嚶。龍旂鸞輅飄天風，霞裾月珮開靈宮。天香繚繞雨花濛，真君晏處百福崇。上帝錫命嚴且隆，九天司命垂玄功。道包宇宙恩龐洪，物無疵癘年穀豐。微臣著銘書亦工，巨鰲負石厚以穹。通玄福地垂無窮，通玄福地垂無窮。

230. 通玄觀記^[1]

[元]任士林

通玄觀，在吳興計籌山白石頂，尊師杜道堅所建也。師有道之士，荀丘李衍、吳興趙孟頫、金華胡長孺，實與之游，執弟子禮，余最晚。大德十年春正月，師與余御風披雪，行白石洞天，由瓊秀，上長真，登通玄觀。觀有老子祠，以辛文子鉞、葛真人玄配，東有宴坐堂。堂之南，東有師考妣祠，西有覽古樓。師坐樓中，予擊玉磬賦，反招仙辭，清風遠韻，飄然有出人間世，游上古之意。師指余曰：子知所以名乎？初漢真人玄之生也，自然道士支道記訪其父曰：通玄真人生汝家，玄既道成，計籌山人未喻也。至唐開元時，徐靈府註辛鉞書十二篇，玄宗謚鉞文子，乃始封通玄真人，豈其徵乎。宋咸淳庚午，予遨遊其中，若有玄契，遂買山力，事畚築。越六年，應召北覲。又六年，被旨東還，思報上

[1] [元]任士林撰：《松鄉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6冊，集部別集類，第509頁。

恩，乃命其徒薛志亨執斧斤以從，薙蓬蒿，剪荊棘，清泉發，嘉石出，蹲者踞者，室者龔者，頓置平理，班道就列，蔭以松杉，庇以棟宇，名曰披雲菴。山之上，爲禮斗壇，下得煉丹穴。穴有葛真人之鼎，其容數十斗，其重數十百斤。又得石室所藏辛鉞十二篇，與徐靈府所進者同。且菴之成既久，蔬有圃，飯有田，於是拓菴爲觀。觀成，遂即通玄名之。於時夜半，雪淅淅入窗戶，既罷，而睡雞初鳴，紅日東出，白雪在山，瓊林瑤樹，玉宇琨臺，宛然在目。師曰：此非渾玉境界乎？即之不可見，見之不可即，非幻乎？子方有妻子，事後三十年，期子於此，吾司馬子微、陶貞白望子矣，然爲我記之。余曰：噫，夫道爲天地之始，天地爲人之始，自有天地，即有山川，居山川之勝而有之，則人爲之始也。前乎辛鉞，山之始乎始也；後乎杜堅，觀之始乎始也；中乎葛玄，通玄之始乎始也；曰吾師之弟子云者，又記之所由始也。師相視而笑，於是乎記。

231. 元貫雲石等通元觀詩刻^[1]

贈法師俞行簡詩

[元] 貫雲石

遁跡復逃形，丹成養性靈。精誠動神鬼，呵叱走風霆。鶴去

[1] [清]阮元撰：《兩浙金石志》，見《歷代石刻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2冊，第447頁。

鸞輪駛，龍歸雨氣腥。送師歌短曲，涼吹滿江亭。

[元] 虞 集

僊壇遙接上真宮，楚越閩洋一望中。南北高峯雲杳靄，東西天目雨溟濛。經綸旋動仙音作，樓閣縈迴複道通。雲鶴仙人無定跡，鸞輪時輾望三峯。

[元] 張 翥

羽蓋翩翩下九重，江鄉秋晚滯仙蹤。信傳真府憑青鳥，劍舞瑤壇走碧龍。頃刻風雲興五嶽，須臾雨澤慰三農。殷勤欲問參同契，（上霍下又）鳥遄飛未易從。

右在吳山通元觀摩崖，行書十一行，字徑一寸。按貫雲石《兩湖塵談》云：阿里海涯之孫，父名貫只哥，因以貫爲氏，小雲石酸齋，其號也。有文武材，折節讀書，士大夫樂從之游。少用父蔭，爲萬戶府達魯花赤，讓與弟，以文行薦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既又辭疾，還江南，詭姓名，易服色，賣藥錢塘市中。《七脩類稿》云：北山棲雲菴，其藏修之所也。

232. 重修通玄觀碑記^[1]

[明] 季琮 (雍齋)

杭爲東南一大都會，星分斗宿，地控江浙，山川之盤鬱，風氣之翕聚，甲於天下，傳諸信史，舊矣。吳山在郡城中，紆岡布麓，蜿蜒起伏，綿亘數里，一郡之偉觀也。山多佛老宮宇，通玄觀值山之最勝處，後枕寧壽，前揖清平，謁斗有臺，望鶴有亭，幽邃而夷敞，真人境之福地也。宋中貴都錄少師賜紫衣劉真人號鹿泉諱能真者，於紹興二十九年臘月二日，夢三茅君馭白鶴盤桓於寧壽之東南峯。詰旦至夢所，見三鶴飛翔，良久始去。次年是月日，復見三鶴自空翔於故處。真人感夢兆之祥，至三十二年壬午，遂奏請立觀，崇奉茅君香火，山頂造三清大殿，高宗特降璽書，賜額曰通玄。觀之創始梗槩有如此。元世道士俞行簡重修香火，閉關習靜，兩浙罹亢旱，禱祈克應。當時鉅公貫雲石、虞伯生、張仲舉輩，咸賦詩美之，詩刻尚存。遭元季兵燹之餘，法筵久虛，殿宇廊廡，風吹雨淋，隳圯不治，惟茅君古像，自宋逮今，巋然獨存。成化庚寅歲，寧壽羽士徐淵澄領剏來住持，偕其弟子徐道彰，能以興舉廢墜爲己責，竭己橐，募衆緣，用是輪奐輝映，像設莊嚴，悉還舊觀。工將落成，道彰欲圖不朽，懇余記其興建之顛末。余

[1] [明] 姜南撰，[清] 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 246，第 444、445 頁。

聞道家者流，以清靜無爲爲宗，虛明應物爲用，慈儉不爭爲行，深合於大易何思何慮、仁者靜壽之旨，以之自治，可以久視而引年；以之治人民，可寧一而還淳，歷世願治之王公，恒推重其道。我朝列聖，統一寰宇，尤以其教陰翊皇度，祝釐永祚，妙簡其徒寅祀之而不替，矧扶輿清淑之氣，川融山結，不可數量，而仙經所錄洞天福地，多寓人境，神而明之，不有其主宰歟。又矧人與境遇，鍾奇毓秀，真仙異人應期而出，無足怪者。揆斯觀之本末，自三茅君兆夢，發祥而妥靈，鹿泉真人闡道開基於宋，俞君行簡弘教馳譽於元，今道彰法師遊心玄學，優入道域，能推其所自得，斡旋元化，博濟生靈，累以救旱澇功。吾郡守淮陰陳侯讓，暨他郡邑守長，多丐文以旌其神異，故士庶嚮風樂助，工雖浩繁而不日成之，所謂地傑人靈，不有徵歟。是宜特書大書，託諸堅珉，以昭來者，俾感於心，益致其力，將見斯觀之勝概益增，與金庭玉局並存於穹壤，尚何成毀之足慮哉。匪直賢師高弟，綢繆牖戶之成，勞有可述也，其經始落成之歲月，董役樂施者之名氏，已具列於梁題，茲不復贅云。

碑 陰

〔明〕錢塘陳珂（東瀛）

吾杭瑞石山通玄觀，乃宋都錄少師劉鹿泉修真地也，高宗勅賜，奉祠茅君香火。元季兵燹，殿宇皆廢，熏修久缺。至我朝天順中，有徐煉師道彰者，自寧壽來，住持於此，誅茅翦棘，志期興復。成化庚寅歲旱，巡撫藩臬諸公請師祈禱，雨即沛然，甦民濟物，祛邪伐祟，靡不響應，兩浙諸山，禱雨一十七壇，由是師譽日隆，闡揚道教，修齋設醮，致鸞鶴翔於空中，大真人張公重師道

行，授以贊教。成化甲辰，傾厥資創茅君殿、壽域樓，及諸琳宇。正德甲戌冬，建三清殿，裝三清像，輝煌金碧，黝堊丹漆，土木兼舉，煥然一新。嘉靖癸未，師入玄都，時年七十有四，遺命弟子李玄泰、張玄復、嗣法孫郁存方畢其所志。今存方追續玄功，請紀其石，垂諸不朽。先達季公已序其詳，予不復贅。噫，若徐法師者，可謂教門高士，一代異人，重新勝境，光裕後先，豈偶然哉；而存方又可謂善於繼述者也，後之來者其勗諸。

233. 三清殿碑記^[1]

[明] 鄒虞（茁齋）

踞勝境，建名區，啓瞻仰於不替，造端踵跡之，得其人可也。瑞石山通玄觀之建，其來久矣。三茅舊像雖存而殿宇未備，山後三清古殿已變爲叢竹之場，徐元一法師既復茅君之宮，復謀構三清之殿，經營之際，適得舊址，廣狹不殊，且見石壁有刻，前後數百年，廢而復興，豈偶然哉。功成，屬予紀言，因述斯觀，肇自南宋紹興庚午，中貴劉公敖奉旨賜名能真，加爵都錄少師，褒號鹿泉劉真人，俾主寧壽。越己卯，真人夢三茅君駕鶴於東南之麓，翌日至夢所，果見三鶴飛翔。期年是日，復見三鶴翔空，乃即其地而謀建是

[1] [明]姜南撰，[清]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45、446頁。

觀。至壬午觀成，請額曰通玄，而三茅之像始作山巔，復立三清大殿，崇奉三清，西爲謁斗臺，東爲望鶴亭，每歲臘二日，舉迎真會。是日，必白鶴來翔，以故名士多題咏，此通玄觀之所興也。雖然非得元一，則古蹟蔽於草莽，能興復如是乎？元一乃錢塘巨室，姓徐氏，父諱昉，母雲氏，一夕夢神人授以玉如意，遂生元一。端重清雅，有道緣，得受清微五雷諸法，及靈寶宗旨，精修道法，杭守陳公讓、越守戴公琥，暨鎮巡藩臬大臣，迎禱雨澤，立獲沛然。浙人有疾妖，及爲鬼所侵者，治無不應，由是道譽日隆，施捨豈積，又募於衆，經始是殿於正德甲戌，訖工甲申。殿成，復得四十八代天師爲書其額。於戲，在宋得劉公，在今得元一，且其徒李玄泰、張玄復，孫郁存方，皆善繼者也，吾知斯觀可延無窮也，故樂紀其事。

234. 記通玄觀始末^[1]

[明] 金 璐

吳山通玄觀，始宋內侍劉真人。敖有道心，辭富貴，高宗朝命出禁庭，入寧壽，後進都錄少師，衣紫衣，終其身。真人嘗夢三茅君駕三白鶴，並止其所。詰旦視之，三鶴飛翔，恍若夢中，乃卜其地，築壇爲宇，延奉茅君，觀曰通玄，蓋御題也。元末迨今，中遭圯廢，頽牆剩壁，古像猶存。成化間，羽士徐淵澄偕其弟子徐

[1] [明]姜南撰，[清]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46頁。

道彰，亦自寧壽領郡割來住於此。道彰雅有道行，善用五雷諸法，祛使鬼神，一切祈禱，輒應不爽，志在興復，人多相之。功力既聚，居然用新。謁斗有臺，表故誠也；望鶴有亭，志舊感也；三清有殿，弘新度也。真人名位，於書無所見，不遐窮考，蹟其行誼，能解外物，悉心道範，可謂難矣。後世復有道彰者，克紹前修，闡揚宗教，百年廢墜，一旦增舉，山川秀結，靈爽不誣，或者真人不死之神，冥通默化，亦未可知也。道彰別號元一，沖虛簡淡，曠然寡儔，予甚重之，故爲著其事，書之石壁，以遺後人，俾有所考云。

235. 重修通玄觀碑記^[1]

[明] 虞元良

瑞石山通玄觀，宋紹興壬午，都錄少師鹿泉真人劉敖之所建也，敖高宗內侍，志慕玄元，乞爲道士，高宗賜名能真，榮之爵號，俾主寧壽觀。真人嘗夢三茅君乘鶴至瑞峰之陽，旦而見三鶴，飛翔夢所，良久乃去。明年是日，鶴至如初。真人感之，請於高宗，爰建殿以祠三茅，又立三清殿於山巔，後列謁斗臺、望鶴亭，及道流棲鍊之室，高宗命曰通玄，書額賜之，是爲觀之始也。元道士俞行簡重修，有貫雲石、虞伯生、張仲舉諸公贈詩存焉。元末兵火，殿宇爲墟，古像不毀，人異之。皇明成化庚寅，道士徐淵澄與其徒徐道彰，即舊址興建，盡

[1] [明] 姜南撰，[清] 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46、447頁。

出己資，人亦樂相焉。琳宇崇麗，玉像精嚴，碧瓦鱗次，瑤堦肪截，盤磴曲欄，嘉木秀合，於是通玄之勝，殆不知在闕閤中矣。道彰之孫郁存方善繼先志，得厥祖之道。嘉靖庚寅，觀復災，惟三清殿力救僅免，復加修治，堅完輝潤，曲盡心力，倚山爲宮，嵐潦蒸溢，懼其易壞也。檻柱堦垣，悉用貞石，坊甃孔固，石崖瑩密，特異他山。舊刻宋高宗詩，三茅君、鹿泉像，及諸名人題志，乃又增刻元一像而修飾之，位置有法，皆自存方規畫也。至是求予記之，并刻於石，以述觀之重興也，且告予曰：此先師祖之志也，存方懼弗克承，幸畢初志，將遍尋名山，從至人遊耳。嗚呼，道士乃能爾耶，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克家之任，不能必於所生，存方之於道彰，猶竭力於其身後，存亡不貳，非孝與仕者，受祿怠功，罔思永圖，遇有所建置，乃又緣以營私，存方罄其所有，早夜勤勤，以就事爲，安非忠與恒人，隻瓦塊甃，矜勞念費，恐恐然有他人入室之虞，存方功不爲己，綽然有高舉遠遊之意，又非其達與達，固老氏之旨，而孝其先，忠其事，又不叛吾聖人之教。予故特書以表之，且俾其後人有所興起焉。

236. 三茅殿碑記^[1]

[明] 郁存方（克正）

惟茲觀肇始，粵自南宋紹興壬午年，都錄少師鹿泉劉真人修

[1] [明]姜南撰，[清]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47頁。

真地也。嘗夢三茅君馭白鶴往來旋繞，徘徊於茲，厥明遂見三鶴來翔，自乎兆夢，廼奏請建祠，以祠茅君，高廟因之，勅名曰通玄觀，逮元季毀於兵燹，殿室荒蕪，惟古像斬存者三。至我皇明三百餘年，巋然弗倚，謂匪茅君應感之神，曷克若是。天順中，玉巖徐君，與師祖元一徐君，棲真是觀，每思久敝，志存興復。成化庚寅，歲夏弗雨，鎮巡藩臬諸公，屬元一祈禱，雨澤屢沛，當道咸信之，俱捐俸資，於甲辰七月壬子重剏茅君殿於故址，恢復舊式，煥然錯落，固云永後矣。幾今嵐烟交固，雨暘暄潤，而棟柱欲摧，方也薄劣，雖弗克述先志，然而繼守茲業，寧無式久圖存之思，欲萃力於己，緣以功深，艱於俯就，復得四方助資，始克剏工，故覆以陶甃，搆以石柱，俯以文石之階，負以懸崖之壁，庶幾乎弗易墜。經始於嘉靖壬午歲七月壬子，逮丙子日畢工，仍飾聖儀，崇狀香火，以奠安宗教，而福國庇民於無疆也。方雖基舊業，敢弗凝志自規，敬記以屬後。

237. 建玉晨閣記^[1]

[明] 林 瀾

夫北斗者，造化之樞機，萬類之主宰也。世之求無不應，感

[1] [明] 姜南撰，[清] 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48、449頁。

而遂通者，莫斗真，若吾杭風俗，每於斗期，齋戒恒半。至重九日，梅檀之氤氳相接，步虛之唱和達旦，亦足徵在在，洗心皈命矣。然遡壇宇之古，崇奉之久，儀範之精，必推通玄觀之玉晨閣也。蓋通玄肇自南宋，迄今五百餘年，羽士虔修，相繼不絕，以故視彼之興廢靡常者，大相徑庭。嘉靖丁酉歲，先八世祖玉泉府君，以年甫三十四，棄世遺孤。高祖懷玉府君僅四齡，爲林氏一線，玉泉公慮其難育而斬祀，預於將逝之先，刺血書帛，籲斗真曰：此孤苟獲存而有昌大之日，以百黃金裝像建閣，以隆報答。後懷玉公至壬戌歲成進士，歷官延平太守，晉金騰副使，年四十三，即解組來林下，生平以清白自矢，俸入外，絲粟不苟，歸里之日，囊無他資，竟不克竣閣之願。無何，家兩燬於火，斗真以夢告高祖之姊氏曰：吾祐林氏至此而食其言，雷部行下火牌耳。於是高祖聞之惕然曰：神明不爽如是，爲子若孫者，可不亟圖乎？遂徧擇隙地，皆不愜於志。一日登吳山，至通玄觀，接其人，則道法世守，而惴惴可交者也；詣其山，則像設巍然，而仙靈儼在者也。於是卜其側，以庀材鳩工焉。奈基右隘而難恢，適山西叅政孫公子榮，家之姻婭也，以價得其書室而充擴之，爲高閣五楹，中奉紫微九聖，爐案供具，煥矣美矣，外廡設玉泉公像，下列先世神位，聆法音，資冥度也。落成，額曰玉晨閣，迺萬曆乙酉歲也。或謂林氏體先志以答神貺，理應如是，豈誠元虛之中，感召若此不爽，得無渺茫難問乎？予謂不然。天之與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傳言惟皇上帝，降衷下民，緣人爲物欲所汨沒，始歧而視之，狹而小之，覺天胡高而人胡卑，感應之際，亦或然或不然爾，抑知身之形體，雖麗於地，而精氣則本之天，所謂生之根，皆不外七政五行，爲之則惠，廸而吉從，逆而凶作，善而祥，不善則殃，有不聲發響應、形動影隨者乎？世之拘儒，必以言鬼神溺於禍福而怠於修

踐者，僅以祈求爲感應，二者胥失其真，豈知此心，自有天地，私欲盡即範圍不過哉。矧建閣以來百有餘載，寒家已歷五世，去單傳而漸得分支綿系，孰非荷神庇護之餘，自先祖翼鴻公始，每歲重九禮斗之社不輒，然碑志未具，無以昭諸來者。余自童穉時，隨先祖父禮斗，已五十年矣，當時所見所聞，猶能述其梗槩，不敢不以不文自諉而謹記之，若夫求名流鉅公不朽之作，鐫之堅珉，備香火田，以爲先世永遠之圖，尚俟後之賢者。

238. 建啓元殿碑記^[1]

[明] 沈友儒

文昌自我明憲廟祠於都城，嗣是海宇莫不崇奉。通玄觀黃冠徐道彰塑像，將建祠而以役繁中輟，法孫郁存方又以時詘未果。今其孫張金松矢成先志，捐貲募助，即崔府君祠之西隅，剏祠三間，奉神其中，容衛莊嚴，丹牖輝映，揭虔妥靈，一方瞻禮，蓋秉彝好德之心，不以教殊而有間也。惟時從臾，則庠彥許仲譽、高士陳體元、孫肇芳，樂施則縉紳張公瀚、陳公善、馬公三才、許公嶽、吳公遵晦、趙公應元、胡公孝、孫公枝、金公階、柴公祥、施公之藩、蔣公洽、凌公登瀛、陳公禹謨、呂公元等，工始於萬曆戊寅十二月，越歲己卯冬，訖工是役也。金松謂：積累締構，爲力

[1] [明] 姜南撰，[清] 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49、450頁。

孔艱，徵言勒石，以詔後人。予事神惟謹，不敢以不文辭。按神姓張，諱善勲，字仲子，蜀之梓潼人也。生而仁愛孝友，遇神人授以大洞法錄，護國佑民。歿爲神，主文昌宮，晉唐以來，屢著靈績，元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嘗考晉漢天文志，中垣紫微之傍，有星曰文昌，下列司祿、司命諸星，意者神爲文昌司祿，其以是歟；且所隸分野，南直張宿，不數度許，豈神之張姓，實本此與。周禮春官祭天之司祿而獻穀數，又非仕者之穀祿與，由斯以觀神之爲玄象昭昭矣。夫自科目興，而咕嗶者率盼盼乞靈於神，以冀一得，而不知神之生也，世以忠孝，顯剛大浩然之氣，精純不二之心，耿耿宇宙，揭日月，昭河漢，風霆烈而山嶽峙，有非邪所可乖佞可瀆者，國家稽古登庸，三載大比，惟求碩德真才，振綱常以輔世，底偉績以庇民，顧豈使之弄鉛槧、徼祿利已哉。繼嗣今濟濟俊髦，上春官，奉大對，躋臚仕，茂樹忠孝大節，以報君親，期無愧于天地，庶克答神貺而副建祠之意與。詩不云乎：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請以是爲多士誦，而復繫之詞曰：

中垣有象如旋珠，名曰文昌光陸離。其下四曜兩兩微，文武祿命皆主司。惟觀有像久乏祠，事誠有待人爲之。肆名老氏行則儒，敦崇文教敢怠而。棟宇言言丹碧輝，洋洋如在誰可欺。有祈輒應福如茨，明禋昕夕來羣黎。惟人克誠神乃依，淑慝旌別誠之基。煌煌天鑒詎可違，科名接武諒在茲，神亦永享祠無隳。

239. 建崔府君祠碑記^[1]

[明] 沈友儒（南泉）

祠以義起而求其主嗣續力，能蕃衍人後，斯其爲功也大，而人德之也深，崔府君其一焉。君考讓隋，祁州鼓城縣人也，尚義務施，世積厥德，五十無子，禱北嶽，夢上帝賜之玉，開皇三年六月六日生君，故名珏而字子玉。君質穎不凡，早以孝廉中選，補長子縣令，有奇績，遷谷陽，朔望禁屠，黃巖嶺有伏虎之異，政稱神明，仕終磁州刺史。其歿也，以未究之，施宰陰府，磁立廟祀之。祿山亂，顯威助討；黃河災，渡活萬命，屢著陰功，唐累封護國威靈公。宋高宗爲康王時避北兵，馬斃徒行，忽遇白馬，引至廟中，宿廡下，夢神促其行，馬引而南，相傳泥馬渡康王是也。高宗渡江，祝於三茅真君，幸杭奠都，勅建寧壽觀，祀三茅，今通玄觀即其副宮，建顯應觀於錢塘湧金門外，白馬神廟於鳳山門內，答神貺也。時張后夢君鎮羊，而孝宗生於丁未年，以紹東南偏安之基，論者謂君於宋，在汴則濟蹇以中興，在杭則誕育以嗣統，厥功懋焉。宋累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元累封齊聖廣佑王，遍行天下，與五嶽一體祭祀。我明狀元少宰錢塘李公旻五十無子，禱於君，夢賜之基，生子名基。李公德君欲於通玄觀立廟未果，顯應觀久

[1] [明]姜南撰，[清]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47、448頁。

廢，白馬廟存於通玄側，其地枕山瞰江，爽塏清幽，踵成李公之舉通玄，爲宜郡庠彥吳元良，與修杭志，白於守滁陽孫公孟，謂是舉也，不惟彰往績，亦可冀福將來，捐貲首倡，藩叅晉江蔡公克廉繼之，自是好義者咸樂施捨。嘉靖壬子，廼即觀右構祠三楹，規制孔良，鴻臚錢塘張公文敬塑像供奉，其中匾曰“維嶽降神”，昭其靈也。初張、蔡皆艱於嗣，及是俱連育子，人以爲君之賜。其他禱而應者類此，所謂主嗣繼而力能蕃衍人後者非歟。住持郁存方懼諸君起廢之功久而湮也，礪石請紀於予。予惟人以有後爲福，否則不孝之大者，然吉凶不替在人，天降災祥在德，吾人必修諸在我，以爲昭受之地，而後可求諸神君，考以種德，施予而育，君則今之爲父母者，思欲昌大胤嗣，其賑窮恤匱，不容已矣。君以嚴毅方正爲賢令刺史，以聰明正直鑒察幽冥，用臻歷代褒崇，則今之爲子姓者，思欲顯揚祖考，其飭躬勵行，不容已矣。若徒致飾儀文，而行不掩神所弗歆，而乖立廟之義，我杭人其咎之。

240. 通玄觀崔府君祠禱嗣記^[1]

[清]毛奇齡(大可)

丁禮部以六十七歲舉一子，其前一年，亦既舉子矣，而未育也，泣曰：吾已六十六年矣，今而後能再舉哉？夜夢輦轎行，由

[1] [明]姜南撰，[清]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51、452頁。

巷而門，拾級登，覲神于中庭而列炬焉。詢之，曰崔府君祠也，拜且起，見槃舉一兒，置神按間，私念此兒，儻抱與誰則受之。頃之，有盛服而拜于下者，小妻也。喜而醒，以問左右，左右曰有之，此間崔家巷有崔府君祠，當是也。及至巷不是，入其門不是，登其庭不是，見庭所貌神俱不是，再拜而出。居無何，以他事至通玄觀，傍有神祠，則崔府君也。自入巷至觀，目甫接而心記之，而由觀而門，而庭而神，則歷歷皆昔所見者，即按舉一槃，尚坐一兒于槃間，遂禱之而歸，而婦有身。及彌月而生一兒，所謂六十七歲舉一子是也。乃予甫歸沐，亦六十六年矣。其前一年，生一女而育之，年老難再舉，禮部曰：崔府君神可禱也，因告以夢，且曰：府君以壬子日禱之當應，雖然宜有以酬之。予曰：吾將爲文記此事，以代酬可乎？曰可。因禱之而彌月，而亦舉一子，恍神授者，予思古祈子詞，原有釋老降生、宣尼抱送之說，顧三代所祀，動稱高禩，予不知高禩爲何如神而嗣，此或祠子母，唐皇甫觀察祠九子魔母爲生一男是也；或祠神嫗，齊張敬兒拜三公爲妾祈子于新林廟嫗是也。母與嫗職孕，則祠之宜，府君何如神，而所司在是。按府君諱珏，彭城人，唐磁州刺史也。少曾舉孝廉，爲淇縣令，能捍水災，以生有異政，死而爲神。相傳安史之滅，神實祐之，故在唐世已早有護國威靈之封，祠之河濱。暨宋高宗南遷，禱宿祠下，而神助以馬，俗所稱泥馬渡康王者是也。故宋祠府君，一建顯應觀于西湖之傍，一建白馬廟于吳山之麓，以爲白廟顯應，當兩祠之名勝之地以荅之。杭之有府君祠，實自此始。若夫崔府君巷，則展轉分祠，雖至以巷名，而非其舊也。然而禱祠何也？考《通玄觀志》，府君之公，諱讓者，五十無子，禱嗣于北嶽，夢上帝賜之雙玉，因名府君珏，而字以子玉，實隋開皇三年六月六日事也（神以是日生）。暨南渡祠此，則高宗張后夢府君饋羊

而孝宗以丁未年生，因以府君爲列朝祈子之神，累封護國顯應昭惠王。逮元嗣統，復封齊聖廣佑王，敕遍祠天下，視之五嶽。暨明代錢唐少宰李旻，亦五十無子，禱于府君，夢賜之棊，因生子名棊，乃厚德府君而別祠之，今通玄之祠是也。祠近白馬廟，而觀地高敞可饗神。少宰李君白之杭太守滁州孫君，太守孫君又白之參政蔡君，乃于嘉靖壬子，構祠三楹于觀之東偏，而太鴻臚錢唐張君亦以禱嗣故，親刻神像，而供于其中。然則禱嗣而應，固神所從來，而禮部所云禱以壬子，則以壬子所構祠而不于他；祠于通玄觀者，則又以通玄之祠爲禱嗣設，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府君之有神，豈獨禮部矣；自宋明迄今，凡禱祀者無不應。

241. 崔府君顯應記^[1]

[清]王道寧（志安）

武林會城之南，有清平山。山之麓，祀崔府君神，宋高宗爲康王時，迫於金兵，神顯靈，有泥馬護蹕，遂得南渡，偏安莫都，後敕建祠宇，累封磁州，賜子護國西齊王，其襲是封也。以神爲唐磁州刺史，磁人戴德立廟祀之，邇厥考艱嗣，禱於北岳，有夢玉誕生之祥，遂主嗣續焉。余友侍御趙公園菴爲諸生時，卜居斯里，凡有叩於神，纖悉必驗。戊午秋，試未撤闈，公之及門邵子引祺

[1] [明]姜南撰，[清]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53、454頁。

爲公內戚館舍，距神祠咫尺，忽夢一老人若胥吏狀，抱大冊，馳馬上呼之，即下馬相見，乃知爲故僕陳惠也。邵問曰：汝何來？對曰：惠歿後，供役西齊王案下，所抱冊即今科鄉榜也。邵勉留展閱，皆金字大書，多不記憶。閱過半，見錢塘趙蒼壁列第四名，四字似重複，遂驚覺以告於公。及榜發，果中第四十四名，聽鹿鳴後，戚友稱賀，聞者皆大奇之，後公以計偕入都，往禱於神，復予佳兆，遂捷南宮。蓋神爲賢令刺史，而威靈助討逆藩，救溺黃河萬命，功德在人，實能禦災捍患，至於眷德昌後，屢有奇應，備載碑文，與五岳竝尊，祀不虛享。人知祈而報者，多以其繁衍人後，抑知桂宮祿籍，更有以陰相而默定之者乎？然非公之積學篤行，孝友仁明，素孚於神，其何能示兆如此？公於壬戌成進士，閱五年，授麻城令，適武昌兵亂，全楚繹騷，公以忠勇激勵士民，登城固守獲全。時浙中訛言公與難，余以友誼撓心，叩於神有經旬，盡道“天無日，喜得今朝見太陽”之句，不數日，好音馳報，公旋奉欽召，擢侍御史三載，卒於官，自司牧以至立朝，政績彰彰，足爲庶僚模楷。別有傳誄紀載。至陳惠者，乃邵子之祖先之公所收養，自領鄉薦，及歷任貴林守，始終藉其心膂，歿而得隸神廡，亦足勸世之忠於主人而不二其心者。侍御之子若壻，素受業於余，將鐫石以傳其事，而屬余爲之記。

爲善降祥，爲惡降殃，其說可以服庸人，而不可以勸君子。意其必報而求之，名曰邀靈；意其杳渺而實之，名曰惑俗，然則聖人餘慶餘殃之教贅矣乎？嗚呼，君子亦知其所以然而求之而實之而已。侍御趙園菴與余同采芹，共筆研，蓋積行君子也。未第時，神示之兆，遂獲雋，屢叩屢驗，官京師，有直言聲。歿之日，命其子蘭蕪蒔壻任芳，孫之驥，紀其事於碑，子若壻請於師王子志安以爲是記，其子若壻，余世講也，志安亦與余同采芹，定交

四十年，行誼夙推吾黨。庚辰夏，讀其爲沈志可禱神文，其於友生，若斯之篤也，則是舉非邀靈非惑俗者矣，蓋知其所以然而求之而實之。夫積行君子，何求於神哉。語云：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又曰：自求多福。嗚呼，君子之求如是。錢塘何喬雲曾團氏跋。

242. 斗姥感應記^[1]

[清]朱溶（若始）

斗母元君生天竺國，修行至道，嘗浴九曲華池，光明上騰，凝結九真梵炁，應現北斗九皇，爲五行之主，萬化之原，世傳祇肅祠禮者，輒蒙佑逢吉，所從來尚已。戴子悔廬，杭州知名士也，性孝友樂善，嘗病胞絡痛，夕輒昏眩，體若燔灼餘兩月，湯液勿能療稔。通玄觀道士朱君閎緒有道行，謁至家，設具禮斗七日，焚符飲之，水汗出，神爽病良已。戴子流涕承挾，乃梓斗母元君像，塗以黃金，趺千葉蓮花，貌相莊嚴，神光赫奕，見者無不稱嘆。觀故有玉晨閣，郡林氏所建，其上以供九皇，戴子取上騰九炁之義，奉斗母像，供于閣下，並帷帳薦具，既完且精，閎緒率其徒朝夕焚禮，梵音鐘鼓，上徹霄漢，可謂隆矣。溶謂道家靈效，以北斗爲稱首，然斗中所重，惟孝弟善行。昔蘭公篤修孝道，斗真下降，自

[1] [明]姜南撰，[清]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52、453頁。

稱孝悌王，示以丹要；天妃禮斗以祈親壽，斗母親至，授以玉書。今戴子謁閔緒禮斗，夙疾纏延，霍然消散，固其一心質敬，亦由戴子平生之孝悌，閔緒之功行為之本耳，不然而其人根源未盡與，行事漫漫，雖敬齋祠之禮，盛醺獻之文，斗真必棄之矣，其肯著靈響荅，除患於冥冥哉。浴既次其畧，爰稽首而作頌曰：

於惟天姥含元精，凝化九皇均五行。悲閔苦難專尋聲，觀厥淳疵有權衡。至心代籲咸延生，金寶纓絡肖儀形。夙夜頂禮繙真經，孝親修善秉潔誠。羽客逍遙躡天庭，相從淬礪道乃成。浩劫泡幻嗤浮名，顛顛失得在蒼冥。

243. 玉晨閣禮斗感應記^[1]

[清] 沈雲鴻（晴川）

余年弱冠，伯父命余禮斗。明年戊申，有同舍生善乩仙，余偶習其術，因叩先二人壽，乩書屬余禮斗，為先母延年。余遵行七七，請以己壽五年，上益先母。亡何，先慈大病，幾危而愈，後卒于甲寅夏，計己酉至甲寅，纔五載耳。壬子，獲交朱閔緒。朱固通玄觀法士也，因得領畧觀中之勝，及建觀始末。觀三清殿右，有玉晨閣，閣奉斗神，其上為閔緒朝真禮斗、御氣存神之所。己未，先父患疾，在呼吸間，余書黃屬閔緒禮斗七日，願以己壽三

[1] [明]姜南撰，[清]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53頁。

年，爲先君請延，未幾獲愈，而先君竟卒於壬戌，計已未至壬戌，亦僅三載。一念愚誠，有祈必應，孰謂神可褻、經可瀆，而閔緒爲人祈禳延保，不大有功于人父母子弟哉。茲閔緒增輯舊志，付諸剞劂，思以光前啓後，誠哉，不愧其爲閔緒矣。余故樂記數語于志中，若夫觀閣創建之始末，名作如林，余更何贅焉。

244. 玉晨閣林氏宗祠記^[1]

[清] 朱暎錦（綱伯）

吳山之麓有通玄觀，爲羽客朝真之地。觀之西偏，附玉晨閣，上奉斗真，落成於明萬曆乙酉，歷今一百十六年，乃林氏大宗贈太守玉泉公好道遺命，子副使懷玉公承父志也，誌言之祥矣。其閣之下一間，即爲林氏本支明裡之祠，嗣觀羽士當歲時伏臘，陳列俎豆，及每年重九斗期，大宗一門，少長畢集，以薦馨香，祖功宗德，足以徵信，其感應猶達於紫府也如此。但閣之兩側，向無垣牆，風雨摧搖，恐就頽圯。錦過而慮焉，因思先外王父文學、子行公爲京兆，徽菴公子於林氏稱小宗，品誼端方，積學博古，不幸一傳文學康輿公，再傳友常而止。錦幼失恃，先外王父教育二十三年，深恩欲報，同於罔極，而意無所伸，特捐三十金，封築兩垣，另裝新龕合祀，附垂不朽，禮在當然，使子行公三世神主，有所憑依，則此閣永存，子行公絕而不絕矣，

[1] [明]姜南撰，[清]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54頁。

亦猶行古之道也，豈曰功虧一簣，待余彌縫其闕哉。但錦一念報本之誠，以爲非此不能格神貺、資冥福耳。第主則附祀矣，而墓則無祭，余心尤未愜也。再施田畝，以爲子行公春秋墓祭之需，懼後日林氏子姓、黃冠者流，不知其原，記此附入觀誌，庶知垣田之所自來，嗣是本觀法派，或不負余報本之念，祀乃無闕，是余之所厚望也。

245. 重修通玄觀碑記^[1]

[清] 吳陳琰

老佛之教，所以補吾儒而濟其不及，故百世不可得而廢。吾儒之教顯而近，智者從之，愚者茫然；老佛之教幽而遠，智者敬之，愚者亦罔弗信也。然則吾儒所不及化者，非得老佛之說，以導之爲善，是終於不善而已矣。往見郡邑學宮之傾圮，聖廟之荒蕪，人率坐視其廢，而老佛之宮將典複，人無智愚，樂得而從事，儒者或非之，而吾謂此樂於從事者，即爲善之萌，而可與講明聖學之一機也，何惑焉？吾杭之有通玄觀，初自南宋內侍劉能真，其地爲七寶山，蓋吳山之旁支也。山多古木名泉，所謂鬱蔥佳氣，庶幾近之。其夢兆之奇，賜額賜詩之盛，以及殿宇規制之宏麗，見諸記載者詳矣。元道士俞行簡重修復，一時名士，咸與之遊。厥後兵燬，而宋塑茅君像獨存，神所憑依，自百餘年以迄今，數百

[1] [明] 姜南撰，[清] 吳陳琰增補：《通玄觀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246，第450、451頁。

餘年而不易，其爲洞天福地夫何疑？有明正德間，道士徐元一更新。迨嘉靖間，嗣孫郁克正再新焉。至本朝而克正嗣孫朱閔緒者，慨三清殿之將頹，嘗請余作疏重修；又念觀制故與王者埒，山門卑隘，以爲不稱，廼拓其基，且爲廣其門外之垣，而凡堂奧廊廡，皆加金碧粉牘，且語余曰：每一設願諸所需，工力畢集，不勞而致，謂非神助，豈余方外所能爲耶？惟君記其大畧，勒石殿左，與殿右季侍御碑對峙可乎？余諾其請，于是多閔緒之爲斯觀功臣，而實亦克正之肖子矣。世之營堂構者，祖父不能保其孫，子之能守，以余所及見，郡之居人，有身後而他徙者，有目擊其子之溺於人者，有一再傳而其孫貧不能葺至於敗壞者，雖名門世族，比比皆然，而商賈之家，又無論矣。是何繼起之難也，而斯觀之爲弟子者，輒不失世守，不惟不敢隕墜先人遺法，而日益光大，以永其傳，今之儒冠儒服者，能無愧道士之肯堂肯構幾人耶？閔緒又語：余幼失母，母懼後母不善視子，遺命爲方外人。閔緒稍長，即來是觀，喜讀儒書，恒痛母病產死，未識母願，蔬食終身，拜誦《道藏》諸經，暨繙諸內典，如是者數年，果於洞霄宮夢中見母，比問其家人儼然也，而後乃釋然專一學道焉。嗚呼，閔緒道者也，儒者議老佛家言，輒疾其遺棄骨肉，自外倫理，今閔緒通儒書，而又於《道藏》之外，博視內典，惟以見母爲本願，其於家人爲孝子，宜其在道家爲肖子也，孰謂老佛之教，必與吾儒悖哉？余應閔緒之請，觀志既成，而于其修觀之功，尤不可沒，遂爲記以告來者，無忘繼起云。

246. 常州通真觀修造記^[1]

[元] 揭傒斯

保和通妙崇正真人徐公懋昭，住常州路宜興州通真觀之十有八年，重建三清殿。又十有三年，爲皇慶元年，建玉皇閣。閣崇十二尋有半，其材皆出於江東故山。其始也，材大而匠弗勝；其成也，不二紀而棟已撓。延祐七年，龍虎山道士張君德隆嗣主觀事，乃量歲之入，節浮縮濫，爲東西方丈以翼之，使危有持而顛有扶，以永徐公之績；爲山門以蔽之，使內益尊而外益固，以嚴神明之居。財用既足，經制既定，會玄教大宗師特進吳公入奉內祠，請以郡之天申宮都監陳景懋提舉觀事以董之，凡錢穀之計，一聽其出入焉。大宗師從之，於是陳君惟大宗師之教是承，大宗師惟張君之托是重，趨事赴功，夜以繼日，涉時歷月，道潰於成。內則閣遂其安，地儀其靈，車軒洞戶，巖邃深靚，冬無烈風之憂，夏無熇日之苦，談經論道，坐以忘疲；外則高薨崇阿，巍巍堂堂，入者心動，過者額手，廉陛不加而峻，面勢不改而雄，而徐之功立矣。大宗師樂其有成也，進陳君提點以昭其勤，張君亦再被璽書，賜號冲真明遠玄靜法師，以重其山。夫閣雖高，有翼焉則不扶而自正；宮雖閼，有蔽焉則不守而自固；吾於是得治國之要焉。觀

[1]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33頁。

得徐公而地以興，徐公得張君而業以隆，張君得陳君而志以成，而又得大宗師旌善報勞而繼者知所勸，吾於是又得任人之道焉。是役也，一舉而衆美具，斯亦足矣。閣之前有井，極甘冽，相傳李洞賓嘗浴丹於此井之上。有二古柏，高十丈，大樹十圍，一夕飛去。觀始於陳太建中，額由弘道，三錫爲今名。

天曆二年六月二日戊子記。

247. 重修土地祠記^[1]

[清] 殿 華

新陽與崑同城，城之北爲馬鞍山山麓，土地神祠在步玉峯前，一方香火所歸，十姓瞻依。所在山麓毓秀，登陟增輝，固宜歷久常新，永與玉山並峙也。無如歷年既久，風霜侵蝕，住僧又齋糧不繼，未能朝夕栖止，供奉香火，以致廟宇日漸傾頹。甲寅秋，狂風陡發，屋瓦墻垣，掃地幾盡，而神像巍然獨存，可見物無不敝，而神靈爽式憑，則不與物俱敝。乙卯新正，殿華等至步玉峯前，瞻仰于瓦礫之中，雖神像剝落，而威靈尚在，不禁慨然生歎，肅然起敬曰：神明之不可泯沒如是，夫神既不可泯沒，而所以妥其神明者，亦曷可緩哉？因偕同志捐資重建，俾廟貌聿新，無飄搖于風雨，雖人之所爲，實有以使之也。是爲記。

[1] [民國]潘鳴鳳編：《崑山見存石刻錄》，見《歷代石刻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5冊，第421頁。

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正月吉日立石。

248. 徐有貞(陸雲土地廟)記^[1]

[明] 徐有貞

蘇長洲益地鄉厚生里有祠，祠晉大將軍右司馬陸士龍之神。祠久廢，近里士沈隱君貞吉以己貲興之，既落成，隱君具顛末徵余記之。士龍字也，諱雲，與其兄機士衡，並生於吳，而仕於晉，以文章顯，辟爲公府掾，遷太子舍人，出補俊儀令，政稱神明。去官，百姓追思之，爲立祠於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一以忠誠輔導之。雲愛才好友，多所貢達，嘗薦衡將軍舍人，同郡張瞻時論譴之，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督糧過吳婁地，見歲祲，將所督糧儲，盡振於民，忤成都王穎。穎將殺之，而孟玖素有怨於雲，於是雲遂遇害。雖死一身，能救萬民，民感其德，名其塘曰濟民，以衣冠葬陽城湖之濱，人呼爲陸墓村，立祠於相城市中，至今民祀之不替。士龍家華亭，華亭故吳郡古婁地也，正今長洲東北鄉之壤，所謂益地鄉厚生里，固其在焉。矧陸氏自遜與抗，爲時於吳，有功德遺其鄉國久矣，士龍又以振貸之，祠之宜也。古之享天下後世祀者，必有大功德被乎人，人思慕之而不

[1] [民國]陳惟砥、施兆麟等纂修：《相城小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12號，第85、86頁。

忘，其祀及乎遠。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則爲偉人，況雲爲時名臣，有文武長材，故發而爲大義之業，及其遭禍之死，人皆悼惜之，感之，深思之，久祠之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一也。故記之以告來者，知所自焉。

249. 施兆麟(陸雲土地廟)記^[1]

[民國]施兆麟

相城土地神廟，祠晉代陸雲。相傳晉惠帝時，河洛之間，戰爭不息，雲督糧過相，盡數振施，民得生活，報其恩，崇其德，立廟祀之，至今相城市河曰濟民塘，橋曰濟民橋，乃紀雲振施之蹟，不忘本也。雖然由晉迄今，一千六百三十餘年，朝市屢更，廟貌如故，豈無衰敗？興者有之；豈無損傷？修者有之。古人有非常之功德，定有非常之廟祀，尤須得地方之人維持保護，始能歷久而不渝。斯廟也，自明初沈隱君貞吉重修以來，年深月久，棟爲之折，榱爲之崩，垣爲之圯，壁爲之倒。歲在壬戌，里人姚君集耆老而告之曰：地方有社廟毀圯如是，其何以安神靈而崇先德乎？苟議興修，先籌經費。皆應曰諾。於是始則勸，繼則募，終則捐，冀以助不足，招大工，購良材，凡魯削宋斤，燕函粵鑄，咸集於肆。君乃營心斤，動神斧，規之以圓，矩之以方，准平而繩直，經營擘

[1] [民國]陳惟城、施兆麟等纂修：《相城小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12號，第86、87頁。

畫，口講指使，不期月而廟工成，殿宇重新，規模宏大，賴姚君力。君字士青，名文澂，其爲人也，善人善，急人急，存心利濟，如浚河修橋，築壩補路等事，靡不樂爲之倡，至於排人難，解人紛，是餘事耳。自揣不文，故爲之記。

250. 萬壽道院記^[1]

[清]王 原

青邑出郊一里而近，有萬壽道院，其始名神清道院。自康熙二十六年奉蠲賦恩詔，院之側石梁斯成，人曰：成梁者，蠲之餘也，因名其橋曰萬壽，以志上之德，而道院亦更今名，以爲聖壽祝釐之所。考道院未建時，有一真武像浮水而出，村民見者，羣舁置之田間，以爲嬉戲，有一介龜隨之，揮去復來。衆始驚異，乃結草舍，奉像其中。厥後民大病疫，舍旁之民，忽感異夢，折水濱柳枝，和以香灰，治疫輒效，人爭傳之，以爲神異，於是易以瓦甃木石，而真武殿始成。道士徐中白又於其前，建斗姥閣三楹。余幼時游息，則殿閣成未久也，計去今不過踰一甲子耳。斯閣臨清流，面廣野，城南諸峯，歷歷出林梢，如髻如笠。三冬木落，月夕雪晨，寄目舒懷，於此爲最。其地去余居甚邇，故余蹤蹟頗數數然也。全真吳紫垣繼中白之後，尤矢苦行，鶉衣藪食，行募累數載，乃建

[1] [清]汪祖綬等修，熊其英等纂：《青浦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6冊，第536頁。

彌羅閣於真武殿后，厥工宏鉅，爲我邑勝觀。迨紫垣卒，而居是院者屢易其人，乃延周邠裔來主是席，能甘貧約，守之以恒，往歲曾爲縣令禱雨輒應，遠近迎請，治鬼祛病亦輒效，于是四方響應。邠裔以人之施，續紫垣未竟之緒，且以真武殿庠陋弗稱，撤而重構之，其宏鉅與彌羅相並。今功已過半，施者方集，其成可觀，亦可謂難能者矣。二氏神怪之說，儒者所弗道，而黑帝者，五帝之一，先儒嘗言之真武，其黑帝耶。其地居邑之乾位。乾，天象也；左坎右澤，水象也。彌羅閣有天帝以居上臨下，中祠真武，于禮合矣，以是爲祝釐之所，所爲承天之佑，澤被下方者，民之願也。余嘉二士之勤，故備書之，俾鐫於石。

251. 王原(萬壽道院)記^[1]

[清] 王 原

青邑出西郊一里而近，有萬壽道院，始名神清道院。自康熙二十六年奉蠲賦恩詔，院之側石梁斯成，人曰：成梁者，蠲之餘也，因名其橋曰萬壽，以志上之德，而道院亦更今名，以爲聖壽祝釐之所。考道院未建時，有一真武像浮水而出，村民見者群舁置田間，一介龜隨之，揮去復來。衆驚異，乃結草舍，奉像其中。厥後民病疫，舍旁之民，忽感異夢，折水濱柳枝，和以香灰，治疫輒

[1] [清] 宋如林等修，孫星衍等纂：《松江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0號，第3冊，第1715頁。

效，人爭傳之，以爲神，於是易以瓦礫木石，而真武殿斯成。道士徐中白又於其前，建斗姥閣三楹。閣臨清流，面廣野，城南諸峯，歷歷出林梢，如髻如笠。三冬木落，月夕雪晨，寄目舒懷，於此爲最。其地去余居甚邇，故余蹤迹頗數數然也。全真吳紫垣繼中白之後，尤矢苦行，鶡衣穀食，行募累數載，乃建彌羅閣於真武殿后，厥工宏鉅，爲我邑勝觀。紫垣爲人，樸願而摯，殆吾儒所稱善人志士，庶幾近之者與。迨紫垣卒，而居是院者屢易其人，復延周邠裔來主是席，能甘貧約，守之以恒，往歲曾爲縣令禱雨輒應，遠近迎請，治鬼祛病亦輒效，於是四方響應。邠裔以人之施，續紫垣未竟之緒，且以真武殿庫陋弗稱，撤而重構之；其宏鉅與彌羅相竝。今功已過半，施者方集，其成可觀，亦可謂難能者矣。其地居邑之乾位。乾，天象也；左坎右澤，水象也。彌羅閣有天帝以居上臨下，中祠真武，於禮合矣，以是爲祝釐之所，所爲承天之佑，澤被下方者，民之願也。余嘉二士之勤，備書之，俾鐫於石。

252. 重修衛道觀碑記^[1]

〔清〕鄭敷教

吳故有兩三清殿，一在玄妙觀，爲祝釐祈禱之地；一在衛道

〔1〕〔清〕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冊，第287、288頁。

觀，爲修真煉法之所。兩觀並時傾廢，並時興起，論功程，則玄妙觀什倍廣大；論物力，則衛道觀什倍艱難。都紀周君宏教自回真至，殫力倡導，煥然鼎新，是不可以無記。案志，宋季蜀人鄧道樞以教法顯於理度兩朝，宋亡，道樞來吳，得上官氏廢圃創會道觀，觀在城之東，與萬壽寺相望而近。明世廟辛丑，直捐舒公汀遷長洲縣學於萬壽寺，而觀當學之北，元武爲學宮外衛，邑令吳世良捐俸修葺，更名衛道觀。嗟乎，天地間，莫非道也。三教聖人，全此道於身，如江淮河漢，各有分流，而滙於一源，故曰會；不知道者，於三教中，相排相擊，而不知其實相輔翼，如泰華嵩衡，各鎮四維，而通於一氣，故曰衛。道會集如水，屏衛如山，其於道則至矣。夫教列爲三，而道原於一，庠序學校，惟州郡縣一設，而釋迦老子之宮，所在而有，謂皆以衛孔子之道，奚不可耶。觀有二開闢，會以始之，衛以久之也。有三廢興，創始以後，一興於弘治中道士張復涪，祝京兆允明爲記；再興於嘉靖中宰官吳世良，大學士嚴文靖公訥爲記；垂百三十年，則周君宏教又重興之。是役也，修建殿宇，增塑神像，金碧丹堊，堂構罍罍，前拓明堂，立兩廊廡，長逾數丈，深廣半之，一供三元大帝，一供三茅真君，後則繚以牆垣，殿東西各峙危樓，憑闌四望，青山粉堞，樹色塔影，晴雨皆宜。貼樓而東，曰東華堂，中供文昌像，西曰西華堂，規模方廣，一如東華。先是堂中有額曰“可與宏教”，真人張宏任贈本觀都講周世德者。後十餘年，而周君興復院事，恰應其名，或以爲真人有先幾云。又西則精舍二間，中隔一庭，主人宴坐焚香之地，嘉客至，相與琴書吟嘯，論道探元也。西華堂前，五間廚庫溷浴皆具，牆外構隙地畝許，高樹雜木，稍植果蓏，其制崢嶸周匝，非復昔時氣色，實惟周君之力焉。是爲記。

253. 勅封威濟廟碑^[1]

石佚，據《祠山事要》、《指掌集》載文。

敕湖州長興縣靈應廟之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然人有雨暘災疾，則亦惟神之依爾，廟食長興，民頌其德，既已賜顯應之額矣。歷歲滋久，靈休杳著，稽諸禮典，俾開侯爵，益敷惠利，以副我民焉。依之懷，可特封威濟侯。

寶慶二年四月初二日。

254. 文昌閣社飲記^[2]

〔清〕黃安濤

月維仲春，日次初吉，士大夫有事於東郊文昌之閣，用以修明湮、邀神惠也，由來舊矣。吉蠲心香，則儒紳盈坐；肅祗膜拜，則羽衣誦經。熙熙焉，循猶釀之禮；秩秩然，違羣飲之戒。蒙昔穉齒，班隨父老，瞬今衰白，行忝丈人，感流光之若馳，喜有舉而

〔1〕〔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982頁。

〔2〕〔清〕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嘉善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9號，第1冊，第141頁。

莫廢，顧語子弟，若知祀典之所由昉乎。夫司中司命，列在周官；張仲孝友，歌於周雅。列星之精降爲人，至人之靈歸於天，天人雖殊，昭格一致，況乎陰騭下民，敷宣至化，主持文福，權衡功過者哉。我朝嘉慶初年，仁宗命直省州縣崇建專祠，特隆祀典，上丁之祭，視孔子有差，蓋當時川陝楚三省教匪平定，仰維神力，佑我膚功，赫赫明明，又不但觀文成化之所得而稱焉。我黨之爲社也，相率私錢，固殊在公之義，揆詣禮數，猶是清靜爲宗，然而遊處不雜，則聲氣同也；明威是凜，則心志肅也。下之信感召之理，讀書以求名；上之闡謨訓之精，進德而修業。斯猶蜡賓之所宜與，而餼羊之不可廢者也。三爵既酬，四筵並興，或曰是可記也，盍告來茲，余是以不揣耄荒，敢附矇誦。

255. 武安王廟碑^[1]

[明] 沈 愷

松故有武安王廟，廟在演武場東，歲久場徙，廟日就圯，像亦莽蒼湮沒，晨烟夕露，使人意象惘然。鶴峯史公來蒞郡，見而喟然曰：神甚威顯，在法以死從事則祀，要之天下，人心所同，吾松人可獨後乎？乃徙演武於泖涇之陽，前祀海神，後獨構一祠，特祀王於中，捐俸若干金，命縣丞董某董其役。會貳守力菴胡公方

[1] [明]方岳貢修，陳繼儒纂：崇禎《松江府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1388、1389頁。

攝邑事，聞而喜曰：往某以吏事走四方，王嘗以夢告我脫於險者屢矣，某甚德之，茲舉也，某豈敢後。松人之所以事王者，亦捐俸若干金，不越月，工乃告成，像嚴貌古，典刑如在。顧屬愷一言，以識不朽。竊惟漢季，群奸競起，剝亂宇內，曹操以梟雄之資，竊據中原；孫權席父兄之業，虎視江左。天下之勢炎炎，然日趨於吳魏先主，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荊益未定，隆中未起，一時君臣之分，猶未定也。王勇畧蓋世，能提一旅之卒，橫行天下，豈不足以得志。顧獨識先主於艸莽之間，倉卒邂逅，即矢心天日，要之以肝膈死生之信，至於顛沛俘虜，愈挫而愈不可奪，故斬將覆軍，發無虛舉，料敵制勝，動有神算，且使漢之信義，得明於天下者，不在王與。翼德歸劉，識主之時，正在王辱權罵使之日。夫操賊，人所知也。權爲漢賊，有知有未盡知者。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爲婚，權至是首尾俱露，公議始不容於天下矣。故曰：見辱市人，越宿已忘；見辱君子，萬世不泯。王之係漢，不爲重哉。我是以知王之心，諸葛武侯之心也。嗟夫，人世有新故，民□無古今。公歿且千三百餘年，忠義在人心，口碑在道路，而民思之者，赫赫如目前事；巷祭而野祀者，徹上下，通古今，彌宇宙，靡有弗思，靡有或忘。天下萬形皆有弊，惟理在穹壤間不朽耳。是可以觀人心之同，抑亦可以觀秉彝好德之良矣。爲之辭曰：

瞻美人兮蒲陽，貌虬髯兮奮揚，忠勇銳兮冠世，乘風雲兮帝鄉，識先生兮漢裔，伸威義兮自將，視孫曹兮若讐，舉義旗兮騰驤，赤壁縱兮機深，虎牢戰兮馳張，誓刮創兮狗國，志烈烈兮胥匡，轟叱咤兮風生，揮赤刃兮莫當，力欲前兮時蹇，漢祚衰兮弗昌，心如畫兮日朗，死猶烈兮洋洋，騎箕尾兮天游，遍靈威兮八荒，參羽葆兮來翔，桑蔭庇兮吳疆，新廟貌兮如昨，奠籩豆兮椒漿，爇宵旦兮輝煌，盛尸祝兮相望，鑒我民兮錫祐，百千秋

兮安康。

256. 蘇州五顯神廟記^[1]

[明] 祝允明

造化之數，五爲大紀，爰自三才奠居，而五行効用，象於天爲五緯，形於地爲五物，麗於人爲五德，貫幽明而共徹，質鬼神而無疑者也。五物之神，其在於上，爲五天帝，所謂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汁光紀、含樞紐；而配於人帝，所謂太昊、炎帝、少昊、帝嚳、黃帝；官神，所謂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其致一也。明堂既祀上帝，而《小宗伯》又曰：兆五帝於四郊。皇朝既祀星岳於郊墟，又爲五顯專祠於他山，亦其義歟。五顯所起，未審前聞，世所傳《祖殿靈應集》云：與天地同本始，年逮光啓，降於婺源王瑜家，語邑人麋至，嘗血食于此，於是建宇棲之，功祐丕格，邑人依怙，初名廟爲五通大觀，以後累封王秩，昉有五顯之稱。宋迪功郎國史實錄院編校文字胡升所作《星源志》，則疑《會要》不載姓氏，而推本於五氣，亦近雅論。升又辨五通之說，按李觀作《五通祠記》，主在報德，不知其他，此云政和已廢五通，宣和始封五顯，審爾則非五通明矣。又佛典則爲華光藏菩薩之化，夫自執一者觀之，以爲神祇鬼判，然不相謀也。且三皇二帝，固皆

[1] [明]祝允明撰：《懷星堂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60冊，第775、776頁。

人鬼，何亦麗於是乎？聖既有之，賢亦宜然。蓋一元合分，精英旁魄，或於天，或於地，或於人，無不可者，惟圓機者，其知之矣。吳郡行祠，未的所始，或曰始於建炎，即織里橋南朱勔舊苑地爲之。嘉熙中，比丘圓明重建正殿。寶祐甲寅，通復鼎新，又增大雄殿於東序。景定以後，正知善已，繼新三門兩廡，以逮行日踵持，月有閱經之會，歲脩慶佛之儀。入至元間，日又勸善男子孫子發與弟子榮特，建華光前閣。元貞衆力，復成後閣。大德中，如海購地拓廣，再置吳江田爲長明燈油，及贍衆費。延祐丁巳，寓公葉武德又作圓通殿，此皆延祐七年吳江州儒學教授顧儒寶記平江萬壽靈順行祠所述也。暨入皇朝，嗣者不弛，而歲久頽燹。正德初，同守李公恒聽訟，於是乃加葺飾，更剏傑閣，今主僧某來謁予記。於戲，以神之靈，貫三才，通古今，遵乎上而信，徵諸下而從，衆既歸止，徒宜護持，予敢從民，以徼于神，尚有異休，如水以沛，如火以光，翊聖圖，煦生類，以昌于無疆哉。

257. 重修悟真道院記略^[1]

[明] 吳 寬

成化戊戌，余以先君修撰公服闋，將赴部訪舊而行，因過齊門之北，見有所謂悟真道院者。時府學生張嘉玉，余門生也，假

[1] [清]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冊，第272頁。

館肆業於茲，余因造焉，遂相與茗話，憩息而去。越數日，嘉玉偕一道士，豐貌修軀，羽衣整潔，來謁而言曰：道士姓童氏，字守初，別號雲巖，出狀其院開創之因，重修之故，拜而請記以刻石。按狀，院肇基於宋，有何真人者，嘗退修於此，今去院東百武外，有高阜一，名蓑衣墩者，世傳爲真人穴。天順壬午，院燬於火，守初勵志奮發，竭精秉誠，以興復爲己任，於是樂善之士，若金文華、王宗盛輩，捐貲購材，拓地鳩工，經營成就，倍蓰於前。自真武殿外，庑經有閣，講修有堂，以至庖湏庾廩，莫不備好，金碧黝堊，巍乎煥然，兼以幽雅清絕，爲方外名勝，四方大夫士過蘇北門者，未嘗不之游覽焉。究其所以至此者，良由厥神孔靈，鄉人遇水旱蝗疫，必於是禱，禱必有應。守初又克殫心修鍊，以闡神府，宜其集事之易，而垂裕之永耶，遂不辭而爲纂敘其事，俾勒諸石。

258. 邵亨貞(仙鶴觀)記畧^[1]

[元] 邵亨貞

松江府治以南二百步，有觀曰仙鶴，爲一郡道家之總會。其始建歲月，蓋不可攷；跡其可知者，宋紹興年間，處州天真觀道士葉太真來爲之主，始克廣之。葉有道行，善役鬼神，嘗奏章，與

[1] [明]方岳貢修，陳繼儒纂：崇禎《松江府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1378頁。

蜀某道士胥會天關，事聞於朝。乾道間，進士陳箴、朱飛卿、鄭澹等歸其資，葉乃樸斲梓材於其鄉，浮之瀛海，以至爲寥陽殿前，設三門，旁立兩廡，翼以經鍾二樓，後建昊天寶閣，又後爲主者之居，學者講習栖息之所，以至庖藏湏溷，一一完美，請於朝，賜東晉廢觀舊額，始以仙鶴稱。繼嗣失守，至正四年，掌教天師擇天台吳大亨居之。吳通於鬼神，水旱疾疫，有禱輒應，尤善拔致魂爽，得其教中所謂濟生度死法者，每盛服事帝，必有鸞鶴翔舞而至，有感人心，相與興起，益舊址，崇簷楹，視昔加高，廣壯麗增，置雷霆之殿，將衛之居，建祖師施主等祠，皆列棲兩廡，天人之像，金碧煥耀，端嚴雍穆。落成之明年，芝艸生殿陛間，是觀爲斯郡之甲，其有裨於國與民者無窮矣。觀舊有田若干頃，自宋至今，特蠲其賦役，尊道教也。

259. 顯應觀碑^[1]

[宋]樓 鑰

嘉定三年十一月朔，制誥臣鑰，顯應觀爲國家集福之地，自建立以來，未有爲之記者，汝其碑之文成，朕當書其額，曰中興顯應觀記，而宸翰下頒，昭回之光，輝耀千載。臣既承命，謹拜手稽首，言曰：百神在天地間昭布森列，皇朝咸秩，無文非有功不祀，

[1] [宋]潛說友原纂修，[清]汪遠孫校補：《咸淳臨安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49號，第1冊，第161頁。

其間靈效顯著，遠邇奔奏者不過數處，而護國顯應真君其一也。真君崔姓，廟在磁州，旁爲道觀，河朔人奉之五百餘年矣。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營不百里。既出，謁祠下，神馬擁輿，舐蜜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勸帝還轅。孝宗誕育於嘉興，先形絳服擁羊之夢，生有神光燭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中興駐蹕錢塘，初置觀於城南，尋徙於西湖之濱，分靈芝寺故基爲之，祠宇宏麗，像設森嚴，長廊靚深，采繪工緻，鐵騎戎卒，左出右旋，戈鋌旗蓋，勢若飛動。敞西齋堂，以挹湖山之秀；爲崇佑觀，以處羽士之流。稱其爲大神之居，高宗脫屣，萬乘嘗同，憲聖臨幸，以丹堊故暗，賜金藻飾一新，既又三十餘年矣。皇帝皇后聿追祖考之意，載命興葺，復賜緡錢二萬，俾都監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明素大師陳永年買田，以增齋供之費，所以妥靈而錫福斯民者甚至，是誠不可以無紀也。竊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爲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爲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也。《續會要》等書亦不詳諦，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正觀元年，州廢而以滏陽屬相。至永泰初，始復舊。《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爲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正觀中爲相州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憂惠，民爲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府君之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所信響而封崇之，故詔曰：惠在滏邑，恩結蒲人；又曰：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爲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其傳歟。元符二年，即舊號封王，大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葺治祠，王曰敷靈，觀曰顯應，且按舊碑爲之記，其說略與《實錄》同。又言：唐太宗夢得之，俾詔入覲，刺蒲州河北採訪使，因命刑曹曹戈編錄神之靈跡五十餘條傳於世。淳熙十三年，奉光堯聖旨，改

封真君，然至今以府君爲號，尤見其本於爲令也。初命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張去爲爲提舉官，傳子及孫。延慶復庀，此職宣力，於觀爲多。道士初置十餘人，今益以衆；田止百餘畝，今益以廣。啓觀門而許士庶，祈禱咸有定期。季夏六日，相傳以爲府君生朝，都人無不歸鄉，駢擁竟夕，尤爲一時之盛。孟冬十日，又謂爲府君朝元之節，或云以是日上升，禁庭皆設齋醮，北人之寓居者，是日亦必至焉。乾道六年，遣使賀金國正旦，臣以假吏從行。過磁，使介而下，相率望拜於驛中，蓋往來者必致敬，行則先禱於西湖之祠，歸則潔羞以謝之。臣謹摭其始末之實爲記，而又播以詩云：

惟漢之司農兮著遺愛於桐鄉，使葬我於桐兮必時之奉，嘗翳神之仕兮於濠之陽，惠及斯民兮久而愈彰，擢刺河中兮任河北之採訪，生則祠於舊邑兮歿又冢於其旁，神之既遠兮雖尊以姓而逸其名，神之威靈兮信千載之流芳，謂子玉與伯淵兮皆流傳之渺茫，獨昭陵之詔錄兮載顛末之爲詳，北方之人兮謹廟食而自唐，膺累朝之封賜兮誠有赫兮龍光，功在社稷兮著明效於靖康，神馬乘輿兮實顯應於高皇，始孝宗之方娠兮夢絳衣而擁羊，迨震夙之夕兮又神光而發祥，敝祠宮之百楹兮繚千丈之周牆，儼像設之雄尊兮煥金碧之焜煌，仰皇明之臨御兮未嘗求福而專鄉，迺奎畫以寵嘉兮燦鳳鸞以龍翔，前三茅而後太乙兮與四聖而相望，肆陰鷲而默相兮鞏國勢而無疆，上宮掖而下士民兮藉神休而禴禴，偉明神之英烈兮夫豈斂惠於一萬，願謁於上帝兮掃攬搶而殄豺狼，吾君將中天下而立兮開壽域於八荒，神亦歸其所報何可忘。

260. 重修小靈臺院記略^[1]

〔清〕彭希鄒

吳中北園小靈臺院，創始者不可考矣。乾隆二年，修真觀羽士雲表唐君用價得之，房屋無多，規模狹小，且七十餘年，住持屢易，棟桷牖垣，日久頽壞，唐君道裔沈君嵩齡慨然有重興之志，得農部郎潘君師升助之，山門向止一間，今廓爲三間，正殿供奉三官大帝，後進供奉蕩魔祖師，于嘉慶十九年孟春興工，秋間告竣，基址未更，而刮垢摩光，益以黝垺丹漆，更覺整飭。沈君住修真觀，與靈臺院相距里許，年逾七十，不能兼顧，命其師姪徒孫輩住奉香火。吾於沈君之潛修苦行，知其取友之端，必能謹守而勿□也；農部杜門養靜，罕與外事，獨於是院之修，不惜心力，□以信沈君之賢，而地之重興，實有神明之佑焉，因爲之記。

時嘉慶甲戌立冬後一日。

[1] [民國]吳秀之等修，曹允源等纂：《吳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冊，第589頁。

261.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1]

[元] 趙孟頫

按《吳興志》，管夷吾之後，有避地於此者，人因名其地，曰棲賢，今烏程棲賢山是也。其裔散處郡邑，迄於今不絕，吾妻仲姬所自出也。仲姬名道昇，父諱伸，字直夫，倜儻尚義，晚節益自烹，鄉里稱之曰管公，無丈夫子，仲姬特所鍾愛，至元廿六年歸。於我皇慶元年，以余官二品，封吳興郡，夫人夏五月賜告還家間，謂余曰：道昇先人沒而無後禮，夫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公歲時奉嘗缺焉，此不能不重哀思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涕橫集而心欲折也。幸先人敝廬無恙，意即是建祠，俾方外士爲之嚴事，庶乎少紓子哀，而其爲久遠計也，似亦可哉。吾咨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用其言，爲卜相其宜，剏樓三間，以祠公及公之配，周凡材竹甃石，悉撤其舊而壹新之。既成，使道士掌之，扁曰孝思道院。又買腴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且足其食。予時與仲姬往造其間，祭餉從里俗，亦足以少慰公之靈營也哉。書事于石，尚俾我後人，勿替夫人之志云。

[1] [元]趙孟頫撰：《松雪齋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6冊，集部別集類，第689頁。

262. 修真觀記^[1]

[明] 陳 觀

青鎮朝宗門內，有觀曰修真，肇自宋咸平元年，有道士張洞明修真得道，剏建茲觀，因以修真名。嘗有青鸞集其上，其事備載於莫君感應碑記。元末，罹於兵燹。洪武初，雖掃瓦礫，興構締然，亦僅復一二。天順間，住持邱玉岩鳩工聚材，大興丕構，前建元帝祠，中建三清樓，次及軒楹壇砌，與夫寢食庖湢之所，罔一不具。臨街闢門，周圍垣墉，而觀之舊規，始大復焉。

嘉靖二年三月。

263. 寥陽殿上梁文^[2]

[宋] 龔頤正

在昔吳都，于今漢輔。誕惟仙聖之宅，有嚴壯麗之區。與日

[1] [清]嚴辰等纂修：光緒《桐鄉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77號，第1冊，第180頁。

[2]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31、132頁。

月以蔽虧，式表中天之華闕；帥雲霓而來御，蔚爲上帝之高居。慶基岳峙以當陽，琳宇星羅而拱極，南端洞達，正殿穹崇，維時三境之常存，駢集九天之法駕，螭蟠萬礎，遺址故存，翬飛百楹，羣目未睹，方重熙累洽之運，正遠至邇安之時，曾是殊庭，莫還舊觀，其何以佇飄游于肸響，甄靈貺于幅幘。皇上睠言，不吝有司之費；壽宮申祝，亶儲二聖之休。守臣承睿志以致虔，上士不崇朝而樂施，至人示化，高道勤心，占營室於瑤光，萃梓材於荊楚，莫不霞舒引墨，雷動斧斤，是度而是宜，不震而不竦，瓊檐繡棋，倏若化成，金甌玉階，殆非人境。佇結綺縈，朝曦之采；想觚棱宿，霏烟之祥。仰規太紫之圓方，俯盡鬼神之情狀。下鏘鳴之玉珥，知足稱于降臨；睨帖妥之瑤壇，庶永蕃于祠奉。考其經始，曾不淹辰，斯舉應龍之修梁，可後巨鰲之竊抃，敢伸善頌，以佐歡謠。

拋梁東滄海，微茫一望中，暘谷扶桑朝玉殿，郁然和氣復靈風。

拋梁西震澤，重湖玉浪低，風雨調和時節好，不煩香火咏朝隄。

拋梁南咫尺，神都漢輔三，丙位有星長燦爛，兩宮天壽與之參。

拋梁北金榜，雲房新表出，一念通神本聖功，八荒有道開皇極。

拋梁上風馬，雲車來有象，上元八景是天宮，萬歲千秋輪景貺。

拋梁下日夕，層壇降報謝，昭垂乾象報豐年，開闡坤貞資道化。

伏願上梁之後，慈闈康壽，宸扆尊隆，德教並恢於彫管，仁恩長綈於青宮，國棟無撓，王臣盡忠，邊圉永消於兵革，民編益劭於

耕農，千里絕札瘥之盤，四民均享毒之功。協氣旁薄而扶輿，下九鳳五龍于平世；高靈偃蹇而驕服，肅千乘萬騎于浮空。永佑太平之極治，普臻希靜之真風。

264. 詔建三清殿記^[1]

[宋]白玉蟾

君人者，欲表儀天下，所以示國家尊祖之意。凡今諸郡之天慶觀所以祠聖祖也，人本乎祖。矧我國家仙源衍慶，聖系流禧，使不尊崇上靈之祀，其何以炳聖祖在天之靈也。孝宗皇帝有旨，平江府天慶觀建三清殿。殿成，親灑宸翰，“金闕寥陽寶殿”六大字，扁之殿眉，示我尊祖也。若夫漢太初之建神明通天之臺，宋元嘉之用淨輪天宮之法，蓋異數矣。姑蘇佳山水秀輔未央，蔥連閭闔。嘉定辛巳病月既望，臣小艤長橋，將如虎邱，過自祖庭，目其正殿雄偉，爲諸郡冠。詰其所自，知爲詔建之也，自祥符中，額此冠矣。建炎戎燼之餘，紹興乙丑，太守貳卿王侯煥剡於朝，賜緡錢復殿，祀聖祖而未暇三清，適以召去弗遂。黃冠朱真猷鳩衆市材，欲踵其志，復以疾奄。淳熙乙未，道籙李若濟奉御香修醮於茲，回奏得旨，令郡侯殿撰、陳峴發公賄，屬吳縣尹黃伯中董役，經始于乙未之春，訖成于丁酉之冬。星鉞月斧，旦暮庀工，霞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33-135頁。

棋雲薨，人神胥慶，實大洞法師陸景平主其盟，爲甚力。嗟乎，事物之興，機會之來，必隄其人，然亦有所待也。瓊簷寶楹，星月相攢，金甌玉墀，雲霓爲御，金碧璀璨，粉藻華鮮，螭礎千蟠，翬楹萬舞，觚棱峭翠，結綺流丹，恍都九光，何殊三境，儼爲華闕，蔚慶壯基，幻玉清上清之規模，奉天寶靈寶之宸梵，是宜六龍宴駕，九虎嚴闔，鳳導飄輪，鸞驂羽乘，錫爾戩穀，貺我國家，此殿長甯，與宋無極，良由仙靈之所宅，是以明聖之留神。昔仙翁葛孝仙鍊丹之地，丹井猶存，雨夕風朝時，流丹現於皇朝，高真應世，聖作明述，衛教崇真，非特奉禋祧，是亦爲爾冠賞之地，晨登陛楹，目注帝真，盍思所以報國家者乎？無使曰：朝帝夕燭，藐視而已。沖隱大師馬大同嗣陸景明之後，憫往事之已遠，畏來者之弗知，應相謂曰：此殿既成，幾五十載，屬臣爲記，且如天上建玉樓，地下修文闕，往昔人間士以爲記文，今茲廟謨所式，當代盛事，帝鑒不遠，宜不得辭。臣於是黽勉不逮，弗思而成，但覺如操觚弄槧於蕊珠之上、虛皇之前也。

265. 平江府重建三清殿記^[1]

[元] 牟 巖

混沌既判，惟天爲大，不可俄而度，據遠視之，其色蒼蒼，以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37、138頁。

形體則謂之天；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主宰則謂之帝；元始而亨，亨而利貞，以性情則謂之乾；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妙用則謂之神；合理爲氣，其可得而名言者如此。此古者祀天，雖有壇壝之制，配侑之理，五方之名，粢盛牲玉之薦，大抵一精二純，尚忠質而已，非若後之爲之尊號焉，爲之宮室焉，爲之冠冕衣裳焉。自唐則封天寶以來，追尊本始，加上徽稱，益崇以備，豈非神而明之章爾，靈慶震動宇內，俾知所資奉歟。平江元妙觀三清殿實再建於淳熙丙申，殿凡七楹，雄傑冠浙右。越八十年甲寅，住持嚴守柔重覆屋。又八年辛酉，蔣處仁重葺周櫺。又三十四年，爲今至元戊子，縣稽郡乘，改賜額。舊觀浸隳，處仁之徒嚴煥文興任作新，而爲費甚重，發心募緣，善誘樂施，時則今左轄朱公文清與妻若子，大捐金錢，以相其役。煥文不避寒暑，置木江淮官，易其梁柱，以至交員偃值，靡不堅壯，朽鏝陶甃，靡不完密，斧藻像飾，靡不嚴潔，始于己丑二月，成于庚寅十月。煥文嘗賤事淳熙掄魁黃由之孫孚翁，得其奧旨，恬靜有守，人皆傾信。住持許孚祖、張善淵、滕伯淳，皆志同慮協，故所爲必成，焯有可記也。大德壬寅十月，因吳興趙孟頫諗於陵陽牟巘曰：殿成十有三年矣，淳熙之役，適逢三丙申，殆非偶然已。治石廡下，願爲記成，事固辭弗獲。夫氣有盈虛，物有成壞，時有因革，惟理獨不忤，昭昭靈靈，千載一日，蓋覆冒中之主宰，性情中之神化也。洪惟新殿有嚴，典領煥文，不有其功，方且夙夜祗格用，對越在天，凡所爲爲，民禱禴在，固有出於土木科儀、瓜花香燈之分，上帝溥臨，鑒觀有赫，尚敬之哉。是爲記。

266. 元妙觀三門碑銘^[1]

[元] 牟 巖

天地開闢，運乎鴻極，而乾坤爲之戶；日月出入，經乎黃道，而卯酉爲之門。是故建設琳宮，摹憲元象，外則周垣之聯屬，靈星之橫陳；內則重闔之劃開，閭闔之彷彿。非崇嚴無以備制度，非巨麗無以竦視瞻。惟是勾吳之邦，元妙之觀，賜額改矣，廣殿新矣，而三門甚陋，萬目所觀，譬之于神觀不足，一身之內，強弱不侔，非久歟。觀之徒嚴煥文深念前功，是圖是究，時則有夫人胡氏妙能捐其簪珥，給其資用，爰壬辰紀歲，亟先甲以庀圖，曾幾何時，悉更其舊，翬飛丹楹，簪牙高矗於層霄；獸囓銅環，鋪首輝煌於朝日。大庭中敞，峻殿周羅，可以樹羽節，可以容鸞馭，可以陟三成之壇，可以通九門之奏，可以鳴千石之虞，可以受百靈之朝，氣象偉然，始與殿稱。于是吳興趙孟頫復求記於陵陽牟巖曰：土木云乎哉，言語云乎哉，惟帝降衷，惟皇建極，因人心固有，與天下爲公，初無側頗無充塞然，或者舍近而求諸遠，既昧厥初，欲入而閉之門，後迷所向，孰謂開關啓鑰，何異撻埴索塗，是未知元之又元，戶之又元也。夫始乎沖邈者，造化之樞紐；極乎高明者，中庸之閭奧。蓋所謂會歸之極，所謂衆妙之門，庸作銘詩，具刊樂石。其詞曰：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39、140頁。

天之牖民，道若大路。未有出入，不由乎戶。而彼昧者，他歧是驚。如面牆壁，惟弗矚故。脫扁剖鑄，孰發真悟。乃崇珍館，乃延飭馭。閑閤洞啓，端倪呈露。回達民迷，有赫臨顧。各示羽襴，一爾志慮。陰闔陽闕，恪守常度。

267. 蘇州府玄妙觀重建彌羅寶閣記^[1]

[明] 胡 濙

正統五年秋八月望日，兵科給事中郭璞、禮部司務陳珪，率道士張宗繼不遠數千里，齋姑蘇道紀司都紀郭貴謙、副都紀呂志清疏狀，謁予南宮徵記。按狀，蘇州府在城玄妙觀，初自晉朝，名真慶道院，唐更名開元觀，宋賜額天慶觀，高宗御書“金闕寥陽之閣”，揭於殿端，光榮罕儔。有簑衣何真人寓居其中，能愈人一切諸疾，靈跡顯著。孝宗召赴行在，眷賚甚厚，人咸傾向。郡守陳峴命羽士募緣，增崇修建，雄冠諸郡。寶祐景定間，住持嚴守柔、蔣處仁重加修飭，施以欄楯。元至元間，黜天慶之號，而改今額。道士嚴煥之、張善淵復爲脩理，時左轄朱文清大捐帑廩，以相其役，由是穹門邃廡，奧殿巍閣，傑出吳中。元末至正間，燬於兵燹。迨今百有餘年，殿堂廊廡，漸次修建，率皆完美，惟彌羅寶閣，工費浩繁，久虛未建，誠爲缺典，宗繼乃募衆緣，遂爲創始。

[1] [明]陳暉撰：《吳中金石新編》，見《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3輯第5冊，第465、466頁。

正統三年，巡撫侍郎廬陵周公恂如、郡守南昌況公伯律，因歲旱，率耆老命都紀郭貴謙禱於其觀，遂獲甘霖，二公暨闔郡吏民咸欲修墜舉廢，戮力同心，侍郎、郡守首捐俸貲，以興復爲己任，委都紀郭貴謙鳩材庀工。貴謙先令化士尤玄真、張養正，至鎮江市木，棧從揚子江歸，遇大風衝散，化士仰天告曰：買木蓋造彌羅寶閣，供奉玉帝，今木衝散不存，斯閣莫能成就。頃間，風恬浪靜，忽覩玄帝見於雲端，化士驚愕再拜，至孟瀆河口，木皆先集，舉無漂遺，衆咸駭歎，不勝忻感，歸以白於貴謙，轉白侍郎、郡守，罔不驚異悚敬，二公爲之益力。今年夏，厥工告成，複雷重簷，金碧輝煥，極其壯麗，威儀像設，嚴奉惟謹，謂不可無以紀神明顯應之靈，與夫侍郎、郡守作興之績，用垂示於久遠也。予惟有虞肆類上帝，成周禋祀昊天，而道家者流，制爲寶閣，虔奉玉帝，實爲虞周同一尊事之禮，今其閣既成，而請記於予，又安得不深喜樂道而獎與其能乎？是以爲之記而不辭，俾歸勒諸貞珉，庶幾來者知所崇重，而祇事於無窮焉。

268. 重修元妙觀五嶽樓記^[1]

[明] 李 傑

夫惟天下之名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南北亦暨在，在中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51、152頁。

有之，其極巍然高峻，若東之岱，南之霍，西之華，北之恒之嵩，則曰五嶽。五嶽之靈司，生民之禍福，壯國家之元氣，非他名山可彷彿也。吳郡元妙觀有五嶽樓，有東嶽行宮，自有觀以來，已有之矣。厥後行宮殿廡，以漸頹毀，莫克繼創。正統間，觀之道士韓執中惻然於心，思欲重建，傾囊弗給，募緣善良。時則有若郡守況公、鎮邊都指揮使翁公各出俸金資之，而府衛百僚，富民華瞻、陸啓貞、吳後昌，及諸賢長者，咸樂助成壯觀，誠所謂既廢而復興也。成化癸巳，欽差巡按監察御史鄭公夢神人語曰：吾東嶽神也，行宮建於茲土，亦既有年，近被惡少穢污，其爲弗堪，汝其察之。明日親詣是觀，訪得頑民，治之以法。復委郡侯邱公屢次察之，甚者亦以罪之，庶幾久而不墜。迄於成化丁酉之春，郡主劉侯亦夢神告之曰：世態澆漓，頑惡復出，吾棲靡甯，公其禁止之於中帖，仰執中高弟姚宗源繼承焚修。宗源見殿樓傾圯，榱桷朽腐，階序坼陟，弗稱其瞻，乃與其徒王惟能氏同心協力，不吝己資，收市木石，倩工修葺，始於成化丁未年，迄於宏治庚申之冬。五嶽明樓，殿宇巍峨，金碧煒煌，聳觀來敬，外則林木蓊鬱，池沼淵泓，恍若蓬萊仙島，真足以爲清淨棲神之所，自是有求必應，有威必通，上有以祝聖天子萬萬年無疆之壽，下有以資生民源源無窮之福矣。抑考惟能復紹宗源所執之事，而益加敬恭，益致戒飭，頑惡之輩，亦莫敢有加侮慢者矣。修葺既完，謂不有記以敝敷之，將何以垂示於後之人，故丐余言以記。於戲，福善禍淫者在神，竭虔妥靈者在人，今宗源之爲師，惟能之爲弟，相繼盡力殫心，於是不謂之竭虔妥靈者而何哉？繼繼承承者，可不其所自，而益致其力、盡其心、播其聲於永久乎？是爲記。

宏治癸亥四月。

269. 元妙觀重建五雷壇記^[1]

[明] 趙同魯

蘇城之震方，有觀曰元妙，郡將祝釐之宮也；觀之兌隅，有壇曰五雷，歲時舞雩之所也。勝國時，有高道曰雷所張善淵居之，張蓋月鼎莫尊師嗣孫，世受五雷斬劫法，早療疾疫，禱禱輒效。時郡守陳峴神其術，即壇建殿宇，以奉雷神。國朝永樂戊戌，殿廡災，都紀陳雷庵力圖興復，甫克有成。景泰中復燬，其嗣孫貞庵張君慨然以興廢爲己任，節衣縮食以營之。至天順戊寅，始建雷神之殿，而東西兩廡，頽陟滋甚，乃成化己亥，復聚材庀工，次第新之，於是棟宇之制，金碧之飾，象設之嚴，莫不度越於前矣。其弟子某等，念其師作新之功，疏其事實，走書幣徵言爲記。余惟震萬物鼓羣動者莫如雷，故《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厥功大矣。然而動靜叵測，神妙無方，孰得窺其端倪哉。惟道家者流，往往致之甚易，曰無他，誠而已。夫以匹夫之精誠，尚足以感天地，動鬼神，至有六月降霜而日退三舍者，矧夫葆真之士，功行超卓，而師傳有自哉。其叱吒嚙呵之間，神應如響，亦理之所宜有者歟。貞庵名宗茂，實雷所之世適，又嘗遇他羽流授以奇書祕術，當成化丁亥，夏秋大旱，郡守瓊臺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52-154頁。

邢公命貞庵禱之，雨立至，自後雨暘弗若，皆貞庵是屬，屢著奇驗，嗣天師張真人授割，俾知觀事，加號雍端信惠闡教法師云。余既敘其事，復系之以詩曰：

姑蘇綿亘江之東，山川秀特環提封。層城百雉螭修虹，偉哉雄麗茲琳宮。宮壇佳氣長鬱葱，昔有至人居其中。精誠默與造化通，呼吸動有風雷從。叱吒列缺鞭靈霞，蘇息旱澇矜瘝痾。若人今已超鴻濛，弟子奕葉揚元風。臬礫黑蜥驅雨工，歲滋畎畝歡三農。後先重建締構功，九霞燭地光瞳矐。繼繼承承道愈隆，陰翊皇度致時庸。物無疵癘年穀豐，我明歷數同無窮。

270. 梅月山房記^[1]

[明] 趙同魯

冠植物之至清者莫如梅，燭天地之至明者莫如月，之二物也，一托根於厚地，一懸象於高穹，勢不相與也。其或泊然相遭，適然相合，則清者益清，明者益明，而名勝之流，靜觀之際，神領意會，莫能自己，若何遜之枝橫卻月，觀林逋之暗香疎影，形諸篇什，遂為古今絕唱，其得天趣之妙為何如，雖然此特騷人墨客事耳，至若一花而天下皆春，一明而萬象洞然，於以驗剝復之旨，見天地之心；於以察消長之理，識造化之機，非知易君子不能也。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54、155頁。

吳城元妙觀方士何德淵，余之外交，竹鶴謝鍊師高弟也。丹室之前，有梅一枝，犀枝鐵幹，蟠互樛屈，每天空歲晚，嶢然獨芳，珠蕤玉英，光瑩的皪，皓月時至，清輝素彩，徘徊上下，入其室者，不啻神遊天素之鄉容，與乎清虛之府也。余入郡城，必寓其所，其室蓋余之次舍也。一日，德淵指楣間之扁，揖而請曰：是室辱君子之肯臨，梅月之辱爲賓主久矣，絕無一言，發其義耶？余曰：唉，子以孰爲主，孰爲賓耶？以梅有定在，月去來無常，則梅爲主，月爲賓；以月萬古長存，梅或時榮悴，則月其主，梅爲賓；以人與物言，則予其主而梅月皆賓；以天地逆旅言，則子亦賓矣。雖然此外也，非內也，試于中夜，冥心觀靈臺湛然，虛室生白，則非梅而梅，不月而月，天地萬物皆備矣，何梅月賓主之較哉，殆莊周氏所謂心融者乎，神凝者乎，是未可以言語形容也。德淵躍然起謝曰：命之矣，請筆諸，遂書爲梅月山房記。

271. 蘇郡副都紀松鶴王公壽藏生誌^[1]

〔明〕錢仁夫

老氏之說，以了達生死爲最上一乘事。然生必有死，此理之常，亦無足怪。其曰：吾有大患，謂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知有身有患，其能了達生死必矣。而吾儒則有生順死甯之說，了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55-157頁。

達死生，又出其次。爲老氏之徒，則又貪生畏死，於是乎導飲服食，得以乘間而入，徒自勞神，無益於事，爲所無爲，事所無事，生固可樂，死亦何足畏哉。此吾蘇郡副都紀松鶴王公壽藏之作，其高出庸輩萬萬，而知有身有患者焉。松鶴王姓，字惟能，本吾熟祿園舊族，父世傑，母李氏。祿園生有異質，父母遺事元妙觀羽士姚秋碧爲師，自道德五千言外，於《道藏》諸書，靡不精究，若祈禱祛邪治病，皆有顯驗，事其師如事父，久無倦怠心，嘗爲師作壽藏，買田築圃，栽花種木，爲師行樂地，以終餘年。師歿，竭力營葬。既乃改造居室，修葺殿堂，屏逐私巫，自專匙鑰，同輩悅服。成化間，道司緣事，郡守劉侯命松鶴權管，事皆就緒。未幾，道紀員缺，僉舉惟能代職，郡上其事於部，部試稱職，注名道紀副都紀部牒，回司蒞事，每事克當人心，人無詆毀。年六十，即慨然棄職就閒，遇良辰，召集朋知，爲山川之樂，復自營壽藏於師墓側，郡人張僉憲爲作壽藏記，至是則年已八十，而精神強健，耳聰目明，絕無老態，人稱爲地仙云。間嘗託姻親李端卿請余生誌，余未識松鶴，姑述端卿所云，而製一誌，辭以復之，諸凡載壽藏記者，皆可略也。銘曰：

八十仙翁鬢尚玄，預尋樂地得牛眠。金椎築土牢而堅，一室中空幽且玄。玉棺何日飛下天，王喬之孫又得仙。骨有仙氣羶無腥，超然遠舉若紫烟。人間一日萬口傳，轉眼又是三千年，虛塚故在無崩騫。

嘉靖改元歲在壬午九月。

272. 重修東嶽廟募緣疏^[1]

[明] 錢仁夫

嘗謂天下名山，無處無之，而其巍然峻極於天者，若東之岱、南之霍、西之華、北之恒、中之嵩；而岱也者，乃五嶽之所宗也，豈他山所能彷彿哉。是嶽也，司生民之禍福，壯國家之元氣，其爲神也至靈，其於世也有補，而其來也尚矣。自吳城元妙觀一作，而東嶽行宮已有之，原其所創，始於晉初也。自此以迄於今，一修舉於韓執中、姚秋碧，而其繼繼承承，以爲之不替者，則又在修舉其元元孫張鶴峯也，其功德顧可量歟。奈何歲久年深，風欺雨浥，天時易於推移，人事難於兼盡，殿廡也以之而圯毀，榱桷也以之而朽壞，達官善士，駐馬於斯也，莫不觸于目，感于心，慨然有好施之量，特勸之者無人耳，以心思之誠，欲廢墜一舉，則浩大之功，恐非一二之力所能成也，安能聳觀來敬哉。是以竭誠復叩長者，或捐金而市木，或施粟而供需，多寡樂助，共成善事，則舊者以新，廢者以舉，而其制度，煥然爲之拭目，豈不爲一快觀哉。雖然福善者在神，妥靈者在人，好施者在人心，而其受福者則在於其身與子孫矣，豈非冥冥中長久計耶？

嘉靖戊子春三月。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57、158頁。

273. 重修東嶽行宮記^[1]

〔明〕黃省曾

東嶽之廟，國典在泰，安爲專祠，拱城傑殿，煥甲挺海，蓋自封禪告成以來，宗崇久矣，而道家者流，以茲嶽天孫也，萬物肇始，知生算之修短，而陶隱居《真誥》著曰：東卿司命，統括萬神，折衝羣靈者；張說頌云：泰山者，受天官之名，總人靈之府；皆斯旨也。以是洞真之教，錯布郡縣，岳廟與之俱流，雖濟南且別有行宮矣。在民郡者，則建元妙觀，左觀晉之真慶道院也，歷世因之。正統中，郡守況公詳神長民，早而作禱曰：山川出雲，莫大于羣岳，乃籲行宮，嘉樹其應，遂致祿貲，率歆僚武，造五嶽樓於宮後。而宮之熙飾，則成化中，監察御史鄭公、郡守劉公感岳夢而成之者也。是時，宮之羽士韓執中實啓厥緒，二傳至張日新，幼占宮籍，近歲元悟之師不足，張莫之風斯泯，闕頹墉隕，日新乃憫然淒惻，請修齋誦，以祈先祐。嘉靖己丑，里舊葛柟懷謙白之德，慕松喬之勝，戾止丹居，載興科諷，感其彫廢，誓言樂相創始金錢，兼募衆庶，羅積三載，甫克首工，或改或仍，斟酌夙夕，宮閤前殿，內寢樓廡，皆材良貌儼，及附祀於宮一切神宇，亦莫座飾像若更始然，治鐘一懸爲晨夕祝釐之節，元爐若干求永厥奉，始于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58、159頁。

壬辰四月十六日，訖於甲午十月十五日，諸工記三萬二千有奇，皆日新與桷之勞績也。宮成，乃請記於山人，省曾告之曰：今宮之成也，惟爾能矣，若知所以綿引之術乎，亦惟精三一探象先，以道德爲父，以太和爲友，毋借仙事爲貨階，毋移方門爲火宅，則穢腸可綠，沸髓行素，紫旄之秉，華幡之從，翫寶之談，將降於爾之庭矣，豈但莊嚴之而已耶？日新曰：敬聞戒矣，不敢爲岳神瀆，遂書貞珉，用耀來祀，俾可仰溯高軌，而敬承之焉。

274. 重修元妙觀東岳行宮記^[1]

[明] 錢有威

蘇郡元妙觀之偏左東嶽行宮，其來舊矣。靈跡顯著，興廢修葺，事具五嶽山人黃省曾記中。嘉慶之際，漸就頽圯，道者王生子乾鳩工募食，議一新之，費涉浩繁，衆莫之應。郡耆潘君喟然興感，力任其事，于是棟楹榱桷之腐蠹撓折者，磚瓦級砌之紛錯壞損者，扃鍵之散落者，黝堊丹青之漫漶不宣者，諸神之像貌黯昧、冠裳剝裂者，既治既飾，奕然煥然，始於萬曆元年之六月十二日，成於次年之七月二十八日。王生請余紀其事，或謂：東嶽岱宗，奠位青徐，廟貌秩祀，不出其境，且山靜也，行宮何居。予竊以爲不然。岱宗，王者升著代之所，威靈赫奕，宜在天下，詎止一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59-161頁。

方。若謂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是欲指層巒峻壁爲神，詎知無方無體，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者哉。說者又謂：凡物生死，並屬東嶽，於卦爲震，於時爲春，於德爲仁，王侯士庶，無論青徐，咸秩咸宗，答生德也。又況祈禱靈驗，興雲致雨，福此吳民，彰彰具在，如五嶽山人所記述者乎？行宮之秩，無足異者。然余嘗觀陶朱公長子惜財棄弟，雖其父預策其敗，而亦卒莫能挽也，豈居家者茹辛歷約，睠握不捨，固其常態歟。今潘君胼胝拮据，化拙爲贏，艱苦備歷，視彼遠甚，一遇王生，慨然施捨，成此鉅工，是又不可以常情測也。或謂福田利益，俗所豔慕，潘君此舉，郡北浮圖有關文運君聞其語，即爲贊成，學宮就蕪，承檄宣勞，上官義之，錫匾褒獎，榮以章服，固辭不受，推此類也，君豈區區爲利者耶？君名恩，字汝用，蘇之長洲人。

萬曆二年甲戌八月。

275. 元妙觀真武殿重修六亭記^[1]

〔明〕錢允治

元妙觀真武殿前爲亭者六，元壇、關公、靈官，并紙鑪、井亭、碑亭，既日久傾圯，莫有舉其事者。萬曆乙未正月三日，吳縣清信士錢溥惠將朝武當，在殿焚香，欲祈途路平康，始許修理，行迫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61、162頁。

未遑也。二月二十四日，回舟黃石磯，風濤大作，惠復告天指誓，不負初盟，遂得元脫昭彰，歸棹無虞云，乃涓於本年八月四日，竣工飭徒，梁柱之朽者易以良材，磚瓦之壞者易以堅埴，革故鼎新，輪奐翬翼，遠近歸美焉。本觀住持前署道紀司事朱一德實董其役，謂匪泐貞珉，曷以勸後，詣余請書其事，顏之亭壁，以昭來茲。余惟真武者，即玄武也，在天爲北方壬癸之神，自宋諱玄，改爲真武，耀靈顯化，歷代尊崇。我太宗文皇帝竭天下之力，鼎建武當，海內朝山者，歲有億萬大千，非刑驅勢逼而然也，良由神以人威，幽以顯通，信心不替者，屢膺福佑，悖理犯教者，時蒙燹伐，即惠之事槩可見已，宜其修理之勤也。惠平生好善樂施，其子道行方業制舉，天祐善人意者，將發於其後乎？是爲記。

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未十月。

276. 蘇州府元妙觀重建雷祖殿記^[1]

〔清〕金之俊

聞之《道藏》，九天雷祖爲南極長生大帝之化身。夫帝以耀光南極，爲億萬年聖人壽；併廣錫厥福，爲億萬年生靈壽。一何笑目歡眉，慈容可仰，乃雷祖以轟振九天，駕雲風怒氣，警十字童心，似未免瞬眉裂眥，是何解也？蓋雷祖以景星慶雲慈愛之心，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62-164頁。

運裂電轟雷教戒之意，故以雷聲普化，願天下胥歸南極長生，此正帝心仁愛，合陰陽三界，耳提面命之者也。吳郡元妙觀舊有雷尊殿，爲萬神都會之府，水旱祈求，肸蠁靈異數十年，茲因亂穢觸殿中，忽發火自焚，燭潔殆盡，因而上聖之福民，往來茲地，亦遂雲行霧止，水宿風餐，瑤席何陳，清醕無厭，甚負神之愛我吳民也，賢士大夫感久矣。歲在單闕，亮生施師修理三清祝壽殿，大總戎張公瓣香入覲，爲天子祝萬年，施與縱橫因果，及雷部諸天最勝事。公憬然心動，識此身之有自來也，力肩募首，修復勝地，普動大衆，生歡喜心施行，感公願力，擔勤苦行，未經年而輪奐蔚然，從茲雷歡雲笑，疾癘可以潛消，雨暘可以時若，盜賊可以屏魂，民物可以熙穆。嗚呼，其能爲天子佑此東南黎庶者，神庥也，亦張公思國愛民願力之所貽也。公以關東忠勇，鎮南疆萬里鯨波，地處荒寒，性尤伉直，律身以廉，御下以肅，歲時不受將佐餽遺，而士感其廉，無一兵入擾閭閻，而民歌其德。執徐七月，海泛漂禾，民饑失所，公身茹菜粥，節日用俸餘，代朝廷賑濟，民賴生存者千億。他如文廟武廟之修，龍王堂之鼎建，太上如來之觀殿，無不繕葺，民庶被其澤者，謂是今日東南大菩薩也。寇盜畏其威者，謂其當日身原自大雷神現身說法，固有夙世因哉。予從賢士大夫後，仗施師道力，三清觀殿辛巳聿新，欣荷張公大檀護力，雷尊大殿欣復如故，竊幸斯民可與躋長生之域也已，予故表而出之，使天下知雷尊至慈，主生不主殺，舒萬蟄之息，煥□□之夢，擊除妄起之邪思，還歸有生之正覺。然則雷乃天下至仁之聲也，吾願聽雷聲之入耳者，盡靄然生慈心而戢暴志焉，其庶幾不負我張公毅然鼎新雷尊殿之至意哉。張君諱大治，字君平，號龍宇，三韓人。

277. 重修元妙觀碑^[1]

〔清〕彭啓豐

間考傳記：天曰神，地曰示。天神之貴者曰太乙，紫微帝座，主以昊天上帝，而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隸焉；地之分職曰社，北郊后土，主以皇地示，而山川岳瀆邱陵方望之屬隸焉。若其陰陽旋轉，運以攝提，斗爲帝車，制乎中央而臨四方者，厥功甚大。三代之上，止以大宗伯主其祀，而未有宮觀。自秦立五時以祠官領之，宮觀之興自此始。漢唐而下，莫盛於宋，其時如玉清、昭應、景靈、會靈，皆以宰臣提舉，優老臣正以嚴祀事也。吾吳元妙觀，峙都會之中，前爲三清殿，從乎太乙，而推之後，爲彌羅寶閣，上事天帝，中事斗，下事地示。案諸禮經，皆與古合。其初創自晉咸寧二年，名真慶道院，唐曰開元宮，宋曰天慶觀，元曰元妙觀。明正統時，巡撫周文襄公忱、知府事況公鍾募建後閣，後悉圯壞。國朝康熙年間，有施鍊師道淵殫心營建，募白金四萬兩有奇，大殿寶閣，鉅工悉成。越四十餘年，法嗣胡得古重加藻繪，擴方丈而新之，繼起綿延，紹承弗失。乾隆十六年，聖駕南巡，諸臣於觀中設經壇，祝慈甯萬壽，駕親臨視。越六年，再建萬法經壇，恩資帑金三百兩，爲香火供，賜御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81-184頁。

書禁匾三：一曰清虛靜妙，一曰穆清元始，一曰珠杓朗耀。越五年，又南巡。越三年，又南巡，禮亦如之。每當華旱遄臨，星開日朗，羣靈陪從，四望晷趨，隱隱隆隆，愉愉穆穆，懷柔百神，而及河岳，亶其然乎？乾隆三十八年冬，觀外居民不戒於火，延及觀門，與雷尊殿門，於是巡撫薩公飭諸僚屬，議修葺，勸輸助，遴高資者八人董其事，期年告成，計工二萬六千有奇，費白金六千二百兩有奇，粲然復舊觀矣。夫郡邑之有祠廟，凡有水旱疾疫之災，於是祭之，然或專主一神，或散而無紀。今是觀也，觀象於天，觀法於地，百靈咸秩，上下胥通，用以崇祀事而大報本，典莫崇焉，而況六飛所駐，萬姓瞻天子以答景貺、祝鴻禧，其事又甚鉅，後之有官而居斯土者，烏可不加諸清閼而令尊嚴之地少生褻玩也哉。謹誌其所以落成者，而爲之銘曰：

彤彤天間，當衢向術。層構鱗眴，高門清閼。吳會繁昌，俯臨廣甸。崇閣瓣華，下瞻寶殿。司閭曠職，鬱攸爲災。乃鳩工匠，神謀與諧。重階鏗列，飛檐帶霓。旗不脫扃，引曜日月。補之葺之，匪惟作之。匪樸匪斲，唯其丹雘。金碧炯晃，靈宮兆祥。乾端坤倪，陽曜陰藏。瑤壇祝嘏，玉冊金書。總集瑞命，仰福那居。帝車南指，頻邀天步。容裔辰旒，式我王度。五雲太甲，華蓋平臨。懷河柔岳，六字謳吟。羣黎徧德，永錫純禧。萬年玉燭，視此豐碑。

278. 題胡法師像贊^[1]

[清] 彭啓豐

雲廬胡法師爲鐵竹道人高弟。鐵竹開穹窿，建上真觀於山巔，功德鉅萬；又重修元妙觀，起三重彌羅閣，金錢倍之，揭其虔心，寸縷不苟，故萬神妥靈，祝釐是賴。廿年之後，雲廬振起，天人響應，雷雨在握，廣濟利實，衆皆悅服，信從而乃補苴山觀之罅漏，以崇其規模，羽流如雲，威儀整飭，與鐵竹後先相應，可謂善繼善述者矣。昔余先王父歸林泉，雲廬有塵外之雅，常與其析衆彙，談重玄，默然深契，每稱宏景稚川合爲一人。惜哉，功德甫就，翩然而化，弟子允章潘法師能守成規，秋亭俞高士以詩畫名家，友二師，可以知雲廬之楷模矣。雲廬爲人骨瘦，而神清如列仙之矚儒，今瞻遺像，嗟，吾生之既晚，未得領其妙旨，能無懺乎？因作頌曰：

雲廬道士，骨秀巖巖。道德津梁，實爲荷擔。手捉日月，以爲莊嚴。從者如流，其道亦南。有像無形，疑仙疑凡。昔擎雷霆，且灑雨露。此大願力，慈悲威怒。五百年後，莫余敢侮。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84、185頁。

279. 惠法師傳^[1]

[清] 彭啓豐

惠法師，名遠謨，字虛中，號澹峯，其先陝西人，明季徙蘇州。曾祖律和公有耆德，年百歲，半農先生其從兄弟也。師幼孤，五六歲時，性靜默，與常兒異，讀書過目成誦。稍長，其家以日者言，送至元妙觀方丈，受業於潘梧庵。時主席胡雲廬爲延師講學，乃得肆力於學，凡經史子集，罔不汎覽。長益潛心《道藏》，通曉精熟，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以故人皆敬憚之。年三十，授道紀司。雍正九年，敕修龍虎山上清宮，設數院師，主玉華院事。後二年，京師修光明殿成，上欲擇江浙羽士中有道法者，焚修其中，敕所在有司，敦迫就道。師由是入都，妙正婁真人主光明殿，素聞師名，相見如平生歡，師以師事之，受其法十三年。二月，梧庵化去，時方主方丈席，師聞訃南旋，經紀其喪，繼其席。是年秋，婁真人以龍虎山缺提點，奏師名，敕部給劄，師復往龍虎山，署提點事。乾隆九年，真人以年就衰，招師入都相贊助，每事必諮之。明年，充御前值季，遇雨暘愆期，行法輒應，名益振。真人修《龍虎山志》，參稽考訂，師之力多焉。師以方丈主席久虛欲歸，真人曰：此間不可無子，固留之。於是師乃致書吳中諸外護，舉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85-187頁。

同門徐東村主方丈。至十五年冬，徐又化去，薦紳父老仍推師，相與寄書，真人曰是，不可復留也，泫然而別。上聞，賜道經一藏，歸而建藏經閣。十六年，蘇州旱，巡撫王公請師祈雨，期以三日，如期果大雨，王公深重之。凡前後主席二十餘年，每有祈禱，及驅治鬼怪多有驗。上南巡，幸元妙觀，師率衆跪迎，賜白金三百。平生儉，自奉有餘，輒置田以供衆，建閣者三：曰玉峯，曰觀音，曰真慶。三十六年二月，以疾終，年七十有五。初病時，有同門陳昆和者先卒，師哀之，屈指計曰：二月二十六日昆和五七之期，予不及一哭矣。果以是日化去云。

舊史氏曰：元妙觀方丈創自鐵竹道人，歷三世均有道行，爲吳中羽流表率。今澹峯繼而弗替，又能恢其家業，亦賢矣哉。其所著詩若干卷，清雋出塵，時有摩詰神味。予與惠氏故世交，與師往來頗熟，故爲之傳如此。

280. 靈寶祖院重修殿閣記^[1]

[清] 金祖靜

鍊師存真李君以上座之材，駐鸛於元妙觀之靈寶祖院，以廣大前規、發揮善業爲己責。庚寅歲，除殿南隙地，創水府大殿。乙未歲，就真人殿故址，改建斗母閣，軒楹欄楣，金碧燦然，遠近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88-190頁。

觀者，咸嘖嘖謂鍊師能恢其師巨山未竟之緒，且上慰法祖啓謨延主祖院、刻苦肇造之初心，誠善業也。既落成，踵告余曰：存真自京師歸，甫居於此，頽垣敗壁，風雨飄蕭，尺寸無堪，懼益形其蹉跎，今幸次第完竣，皆諸護善願所扶植也，一言以誌弗諼，余曰不然。世之真能作善果者，非漫無決擇，博好施與之名，亦視其事其人何如耳，苟雕文刻鏤，崇尚淫巧，以供春秋佳日，都人士女之遊眺，而於虔禮焚修，毫無裨益，爲有識者所不屑爲也。甚或諛色詭辭，假神貺以肥私橐，及至曠日持久，迄無成功，而所入適供其逸樂晏安，恬不知恥，此尤有識者所不更爲也。今鍊師早夜綢繆，志在承啓，瓴甃木石，繪塑莊嚴，敦樸堅緻，可以綿綿延延，久而不替，且不三四年，整傾圯爲輪奐，易瓦礫爲高明，竭厥將事之誠，質人天而無愧，然則衆願之善，實有以感動觸發，使之樂輸無難，皆鍊師一己之善也。乃抑然自下歸美於人，蓋深體上士不爭、上德不德之妙蘊者。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其善業又烏可崖量耶？按靈寶祖院，相傳宋月鼎真人乘鯉飛昇於此，明末爲釋氏所居。康熙三十八年，吳啓謨謀諸持僧岫雲，價白金二十，得如許田之復。雍正十二年，其師王巨山出資購張姓曠地約數弓，鍊師李君自有述略紀其事，予故不復贅，獨是好事多磨折，若啓謨、巨山二老者，豈不欲親見琳堂貝闕之勝，乃遲之數十年，必成於李君之手；當李君奮迅有爲之始，亦豈不欲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乃銖積寸累，更數寒暑，然後垣墉棟桷，高下秩如，後之人其勿忘此經營規畫之瘁也夫。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正月。

281. 元妙觀神州後殿記^[1]

[清] 褚廷璋

古來琳宇梵宮，都托於勝地名區，然其廢興成敗，雖關佛運，實由人事，即如元妙觀之神州殿，舊所存僅六椽而已，且又破瓦頽垣，金容剝落，求風雨之庇，不可得矣，其餘隙地，率成菜圃。康熙五十三年，有宋法師者，名遠紹，字蘊和，係本郡元邑人，自進院後，勵志鼎新，商於護法祝天華。天華本好善樂輸之士，勸捐勸募，一心善信，踴躍爭先，經營卜築，不特舊殿聿昭巍矣，若玉皇、天仙等閣，今之奕然在望者，皆在所增建者也。噫，蘊和倡導之功，仔肩之力，可不謂偉歟。嗣是洛浦風高，緱山月冷，化鶴徒傳，飛鳧不再，創之者往矣，繼之者誰歟。其徒范資聖字曾文師、伊大麓雲峯師、葉元晟恒蒼師者，資聖之徒姪，蘊和之徒孫，實能丕振前業，廣其未備，若照牆，若寶篆，次第修舉，法幢龍象，增美飾觀，斯又前此所未有之盛也。元都本屬福地，是殿又香火特隆，凡茲物力，普存胥荷，人天永佑。予既喜蘊和之能奮於前，又重嘉雲峯、恒蒼之克振於後也，因樂爲之記云。

乾隆四十九年。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90、191頁。

282. 新建太陽宮記^[1]

〔清〕王文治

天地日月，生萬物而不言功，而助之以成其功者，日月居其首。《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日以暄之。顧天地雖不言功，而百姓莫不崇祀之，至於日月，則廟祀者或寡，非缺典歟。或曰：朝日夕月，古帝王之所有事也，百姓之賤，何敢與焉。不知天地尊於日月，百姓崇祀之久矣，何獨於日月而遺之？秦火以後，禮經亡失，人之交於神明者，不得不借手於佛老之徒，以將其誠敬。佛老所祀之神，其等殺之節，與儒經或異，然其探感應之源，通幽明之故，洞若觀火，捷若發機，非蹈常襲故之流，能以臆見窺測者，未可漫生訾議也。吳郡元妙觀，為道家崇祀天神之勝地，彌羅寶閣，百靈具備，顧日月尚未有專祀，郡之人心或愒焉，茲於觀之旁，擇潔地，捐淨財，前為山門，中建太陽宮，侍以金、水二星，後乃為太陰宮，蓋月以日之光為光，得坎離交濟之義，而後變化出，萬物生焉。上通易象，旁符道言，既欽天時，復從人願，大雅君子，亦當有取爾也。首其事者，里人王坤是；樂助者甚眾，不及備載。住持道士襄厥事者，伊大麓、葉元晟。將樂成，坤是乞余文為記，時乾隆五十六年七月。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91、192頁。

283. 元妙觀天后宮記^[1]

〔清〕韓是升

道士周宗濂主元妙觀之三元閣，嘗議建水神殿，先贈公草募緣引，工費不資，逡巡未果。後二十年，繼斯席者爲唐學乾，有述祖志，與遇蘭蔣太守，謀以天后靈昭海宇，歷奉褒封，元妙觀爲三吳道院首，凡百神祇，森列左右，獨無專殿奉后香火，非所以崇德報功也。太守出橐金若干，同時善士隨力輸助，并山門、太乙殿次第修舉，署書天后殿，揭諸楣楹，示專祀也。殿后故有兩閣，一奉三官，一奉斗姆，歲久傾圮。遲之又十年，古愚汪憲副慨然獨任其資，鼎新兩閣，費與殿峙，自是宗濂志遂，學乾苦心監理，力亦告瘁矣。方礪石以志太守、憲副功德，而學乾病病且歿，爲乾隆己亥十一月也。臨歿前造予廬，以記相屬，蓋以先贈公發其端而欲予誌其成也，因此思三十年中，人事遷流，浮雲變滅，故家門第，屢易其主；黃老以清淨爲宗，獨能不替先業，且久而擴大之，非澹泊者常存富貴不足恃，與非太守、憲副之力不及此，宜志諸石，以告後之來者。宗濂名逸，學乾名士貞，得法於吳訪真宣遠，吳嘗主閣事，誠樸有道術，與先贈公尤善云。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92、193頁。

284. 重建長生閣關帝殿記略^[1]

[清] 金汝礪

玄妙觀東偏爲武帝行宮，後爲長生大帝殿，歲久傾圮，住持陸義存欲募建，未遇其緣，□志以終。其徒李廷銓得師之友程君子家□、張君國棟捐金若干，首建其業。又二年，姚君亦陶、吳君□□、張君履庭分任而共理之，乃觀厥成。古云：有功德於民者祀之。武帝之義，足以起頑而振儒；文帝之仁，足以造士而化民；長生大帝之好生，足以茂育羣倫、共躋壽域；諸君竭力經營者，亦於扶翼世教之旨有當。余既嘉李師能承師志，又樂諸君從善不倦，能相與有成也，是爲記。

乾隆三十八年仲春。

[1] [民國] 吳秀之等修，曹允源等纂：《吳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冊，第577頁。

285. 重修靈寶祖院記^[1]

[清] 彭紹升

元妙觀有靈寶祖院者，李鍊師存真居之。鍊師入京師，依婁真人於光明殿。中夜禮斗，感神光下燭，真人記之曰：此後道法，由汝大行。及反吳門，凡有祈禳輒立應，遠近呼之曰李仙。故三、四十年來，人之言道法者，必以李仙爲歸。院在元明間，爲張微爵、周鶴林所棲止，明末廢爲僧舍。我朝康熙中，王師森若反爲道院。雍正、乾隆間，吳師守愚、王師巨山，再世相繼，構造殿閣。至李師，實續厥緒，益恢而大之。庚寅歲，創建水府殿。乙未歲，改建斗姆閣。其後，又建靈寶、星主、文昌三閣，而李師亦老且病矣，頃以院事，付其門人，將繪圖勒石，垂諸永久，介其外護陸君一心，屬予贅以一言。予嘗晤李師，其容粥粥然若無能者，聽其言，赤子之心故在也。其上章行法無大小，必虔且懇，亦不失赤子之心而已矣，是所謂誠也。夫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誠之不可揜，如此豈外至哉。彼不自盡其誠，悻悻然求有效於世，其不爲溝澮之涸也幾希，可不戒哉。

乾隆六十年八月朔。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93、194頁。

286. 重修彌羅寶閣記^[1]

〔清〕韓是升

元妙觀在蘇城之中，歷晉唐宋，觀額屢更。明正統間，周文襄公撫吳，始建彌羅寶閣，請賜《道藏》。形家以郡城中央，宜錯以傑閣，以壯形勢。萬曆中閣圯，本朝道士施鐵竹主觀事，矢願重建，慕中丞天顏時爲方伯，力贊成之，蔚爲鉅觀。康熙癸丑落成，是年，先宗伯文懿公廷對第一，嗣後吾郡科第蟬聯，人文蔚起，僉謂形勢攸關，距今百四十年，風雨滲漏，鐵竹第七世嗣法陳潔夫創募修整，閱六年工竣，金碧絢爛，仍復舊觀，屬予記其重修之歲月，適修郡學，同時告葺，我郡士大夫之敷歷中外，半年中列正卿者四人，人咸異之，瑞應之不爽，果如是耶。況年來歲豐人和，含生負氣之倫，宜如何仰答天庥，以享昇平之福哉。潔夫名全瑩，曾爲光明殿值季，向識之京師，亦彼法中克承先志者，故樂爲書之。

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正月。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94、195頁。

287. 重修東嶽殿記^[1]

[清]任兆炯

天地間彌綸布濩，充周而不窮，大抵一氣之所爲而已矣。峙者爲山，流者爲水，昭則爲日月星辰，散則爲人物草木，莫非此真氣之所融結也。而人號萬物之靈，造乎人之極則爲賢爲聖，超乎人之常則爲仙爲佛，窮乎人之歸則爲鬼爲神。人處陽，鬼神處陰，一而二、二而一矣。古人之治天下也，明則有禮，幽則有鬼神主之，所謂體物不可遺，洋洋如在上，如在左右者，豈虛語哉。余來守是邦，歷有年矣。吳俗尚鬼而敬神，能敬則無肆志，無肆志則放僻邪侈之事日少，人雖無良，一陟廟階之巍峨，瞻仰神像之顯赫，無有不畏以生敬者，於世道人心，亦未始非小補也。郡城中央元妙觀，道侶焚修之所，爲一方名勝，高宗純皇帝南巡臨幸，睿藻天章，揭如日星。東隅有東嶽殿，福國佑民、祈晴禱雨之地，傳聞肇始於晉，而年遠難稽。前明正統中，郡守況公禱雨有應，捐俸重修，自後興廢迭更。迨及本朝，一修於席，再修於韓，迄今百有餘載，殿宇日頽，廊廡就圯，余見而惡焉。竊惟前況公之剏修也，豈真欲以神道設教哉，良以祈禱告虔，必感必應，神能福我民，而我不敬神可乎；且不敬乎神，即漠視乎民，更使民亦罔識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95、196頁。

神之當敬矣，其可乎？夫況公修於前，而承乏於茲者不修於後，此尤事之所不可者也。故余爲之倡捐，並喜同志偕來，六載竣事。告成之日，住持李廷銓請記其事，於是乎書。

288. 重修元妙觀文昌大殿記^[1]

[清] 蔣予蒲

蘇城有元妙觀文昌殿，建自西晉，歷唐宋迄今，千有餘載，久而將圯，住持道士朱淳祖、徐淳募於郡之紳士，鳩工庀材，自歲癸酉，距乙亥，凡三閱寒暑而殿成。大殿三楹，祀文昌帝君，上有閣三楹，祀斗姆，皆仍舊觀。殿門下，新構三閣，上爲閣，以祀魁星。既畢工，吳中紳士請爲之記。余惟吳郡爲人文淵藪，家敦孝弟，人懷圭壁，科第簪纓，甲於江左諸郡；而文昌司祿，錫福降祥，潛移默運，有不可思議，抑知文昌真宰，握蒼瑚、擲鴻寶於瑶天，其源爲星精之奧，其道爲性命之真，以故精一執中之傳，明德率性之道，同一盡性至命達天而已。吾儒志聖賢之志，學聖賢之學，靜而存養，動而省察，無時不主敬存誠，如對神明，則身心性命之學，自日有進境，而論福亦應如操券，豈徒皇皇焉、汲汲焉，奔走崇奉於其神，神即爲之福哉。或疑道家言之異於吾儒，嘗觀斗尊所訓，與文昌誥誡諸文，要不離福善禍淫之旨，與吾道固未有二也，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96、197頁。

豈神之靈爽，盼靈體物，不遺殿閣之建，所以棲神也。人惟致敬於神，立像以祀，以展敬信之忱，質旁臨上，能修道以立命事天，將爲神之所福，不從可知耶。余於乙亥嘉平月，偶過姑蘇，敬爲之記。

289. 重修玄妙觀三清殿記^[1]

[清] 石韞玉

蘇城玄妙觀，古之天慶觀也。肇基於晉咸甯中，法門香火，經今千五百餘載，黃冠之士，雲集於其中。其大殿崇奉三清像，重屋四檐，規模大壯。嘉慶二十二年，歲在丁丑孟秋之月，疾雷破柱，毀其西北一隅。維時大司寇韓公封銜恤在籍，率衆捐金，鳩工修治，而工師求大木不得，衆情觀望，無策施工。明年，常熟瀕海漁人懸罟入水，忽重不可舉，竊意以爲網得大魚，糾集多人，拽入福山口。潮退視之，非魚也，大木偉然偃臥於沙灘之上，邑人以告，公命工度之，其長七十尺有奇，其直中繩，其圓中規，適副所用，苟非海若効靈，斯木何由而至？良材既得，涓吉興工，觀者色動，檀施踴躍；財力既阜，百工咸備，凡宋桷之朽蠹者新之，瓴甓之損裂者易之，既塗既茨，加以丹雘，美哉輪奐，頓還舊觀。山門土木，歲久毀敗，復以餘力繕完之。是役也，經始於戊寅四

[1] [清]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冊，第271頁。

月，落成於己卯九月，韓公爲之倡，蔣待詔敬董，封君如蘭等實成其事。工既告藏，是歲十月，恭逢天子六旬萬壽，鄉之士大夫即其地啓建經壇，祝釐稱慶，萬姓瞻仰，金曰：此事實徼福於天，非人力所及，非常盛事，當有所述，以垂於後。予謂是舉也，有三善焉：山海効靈，神木自至，可書者一；衆情鼓舞，不日觀成，可書者二；保佑申命，天子受禧，可書者三。有此三者，敢不述以告後人，於是乎書。

290. 重修元妙觀東嶽殿記^[1]

[清] 潘世恩

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泰山，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故爲五嶽之長。古者五嶽視三公，唐開元始崇王號，宋景德遂有帝稱，郡邑皆築宮以祀，由來尚已。吾吳東嶽殿在元妙觀之東北隅，爲元教焚修之所，創始於晉武帝年間，歷今一千四百餘載，屢修屢圯。嘉慶庚辰，道士謝應德、程炳元、陳瑞基等，銳意改建，以崇祀事，以肅觀瞻。郡人李慎安、李起堂踴躍勸募，王綱庵、曹三橋董率有方，人咸服其公正，乃以道光乙酉四月，撤其故材鼎新焉。未期年而告竣，輪奐崇闋，丹漆炳耀，眸容穆穆，肸鬻豐融，繼自今時和年豐，災癘不作，宣柔祇之靈德，慶國祚之洪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99頁。

延，函蒙福祉，永永無極，豈不懿歟。

道光六年歲在丙戌五月。

291. 元妙觀文昌殿新建火神殿記^[1]

[清] 沈傳桂

吾吳元妙觀文昌殿，自鍊師李裕春而後，有唐得一、金浩文、周振文、王樂巖、彭學裘諸人，先後闡明道教，歲久且圯。住持道士朱繩祖、徐淳任修繕之力，閱三寒暑，既落成矣。西北隅有屋三楹，向爲廚竈炊汲之所，朽壞摧折，不可以居，復募於郡之紳士，庀材度工，葺舊基而新之。自辛巳至戊子，始竣事建殿，以祀炎帝。上有闔，設壽星、王母像，神居煥然，頓改前跡。余惟吳人信祈祝、重鬼神，淫祠不經，在在多有，而元妙觀創自西晉，所崇奉皆正神，炎帝位司丙丁，赫赫明明，用庇賴夫萬姓；而世所稱壽星，即歲星也，東方木德，以長養爲功；攷王母軼事，見於緯書仙傳、祝釐延年之說，周秦間已有之。吳中居民稠密，鄰里不戒，焚如爲災，其或雨暘寒燠之失時，貧孤羸弱，不無疵癘夭札，戕其天年。今朱繩祖、徐淳等奔走經營，修廢舉而恢先業，方將展敬信之忱，迪吉迓庥，樂與同郡士民稚歲龐眉，熙熙然以共享太平無事之福，視彼糜無益之財，矯誣炫惑，以致禱於不可知之數者，其居心相去何如也。是可嘉矣，故爲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199、200頁。

之記，並附列捐資姓氏於碑陰，俾後之主香火知所考焉。

道光八年仲冬月。

292. 重修元妙觀聚仙樓碑記^[1]

[清] 彭希齡

吾吳元妙觀舊有三仙樓古蹟，其一爲老斗姆閣之聚仙樓，雍正年間，莊蒙園師自東嶽殿分院居此，庭前古柏鬱茂，顏其廬曰古柏山房，於乾隆己未重建斯樓，氣象巍煥，遂爲彌羅左翼。嗣後韓鐵根擴址增建雷祖殿，復七星池舊蹟，規模益復宏遠。特是斯樓自己未重建以來，歷年將百，勢日傾頽，羽流之焚修於此者，恒有志於修葺而力未逮。今程朗仙鍊師精究元宗，覃心風雅，而尤以恢宏道教、紹述前修爲務，於是覩斯樓之就圯，深恐古蹟之將湮也，爰出資庀材，於今道光九年八月吉，重修落成，復增建三元閣及靜室四楹，層樓軒敞，八牕玲瓏，樹石周佈，繞以迴廊，而吾師爇爐香，讀道書，日與高足朱心泉、朱梧亭輩，習靜於斯。嗚呼，非師之信道誠篤，其能悉心籌度，承先啓後若此哉。此余所以欽其遠紹之功，并望後之接踵而起者，有以善承而弗替也。是爲記。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201頁。

293. 重修劉公祠記^[1]

[清] 梁章鉅

祠名宦於郡縣之學，所以勸賢也；而民有私祀，亦例所不禁，蓋其蒞官行政，實有一二功德及民者，則謳吟思慕，歷久而不忘，固其宜也。前江蘇布政司滿洲劉公舊有祠在元妙觀之東偏，載入志乘，歲久寢廢，遺像僅存。今年夏，郡紳士訪求故址，奉之於神通庵之別殿，即今庵中住持曹長年專司香火。竊考公之在官也，潔己而勤民，持大體而不立名譽，其留貽至今者，則創建育嬰堂一事。吳中戶口蕃庶，間遇歲荒，多棄其子女。公首捐廉俸，設堂收養，又廣勸募置田產，爲經久計。今去公且一百三十餘年，而斯堂之經畫，有基勿壞，所存活有不知凡幾，其澤之所被者宏矣。夫必有仁民之實心，而後見之於實政，公之不忍於赤子如此，則其如保赤子者可推也。而清漕政革浮耗，皆其一端之偶著者矣。記曰：德施於民則祀之，此其義也，亦以見民之善感，雖沒世而弗可諼矣。章鉅不敏，居公之官，而又適觀其成，謹記其大略如左。公諱殿衡，鑲白旗人，由癘生官至湖南巡撫，其任江蘇布政使，康熙三十八年也。

道光十年歲次庚寅季秋。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冊，《蘇州元妙觀志》，第201、202頁。

294. 玄妙觀新建上真宮文昌寶閣碑^[1]

[清] 蔣少□

上真宮者，元妙觀斗閣，監院朱心泉師之所建也。心泉係□仙程法師之弟子，朱□亭其師兄也。余僑居斗閣有年矣，與伊師弟三人善，因識其一意修持，不染塵氛，積有寸錢，便葺神宇。今心泉之增建上真宮，猶斯志也。憶道光十有一年，心泉監院時，購旁屋，營樓居，幾費千金矣。茲復於隙地，庀材鳩工，供奉諸尊，豈真美輪美奐，侈觀瞻哉！推其隱，以爲香火之資，神靈之所□，護法之所施也，曷敢□焉？建是宮以答神庥，且爲善姓祈福，其志不可嘉歟？因志之可嘉，而或解囊資，或塑神像，或助板料，相與贊成之。是宮也，助於道光丁酉二月，成於十月。殿三楹，旁設文昌寶閣兩間，約費一千四百餘金而工乃竣。工竣之日，勵齊樊翁囑仙根褚于爲之記，其所以表揚功德者甚詳。余猶恐後之人不能繼其志，謬以崇大飾觀之爲訾議前人，而心泉建宮之誠轉沒焉。余故不敢自文其陋，爲之敘其緣起，并列樂輸姓氏於左，以昭示來茲，用垂不朽云。

捐□大帝聖像一尊，□華□屋汪又助洋一百元，鑾遠堂程助洋伍拾元，曹秋舫助□□一間，樊勵齊助□□一□張，□秀助洋拾元。

道光十七年十月，平江蔣少□識并書。

[1] 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14、415頁。

295. 邵亨貞(玄元道院)記畧^[1]

[元]邵亨貞

老氏之徒清逸先生吳公，先君子之友也。亨貞爲穉子時識之，今垂八袞矣，道行深遠，有古高士風度，治鬼神，制風雨旱澇，疾疹如影響，其所居曰玄元院，當華亭縣南城下。一日造焉，忽引至前廡，指楹間有碑石，偃仆其地，曰：是予師仁壽先生陳公所琢也，嘗欲識是院事，不果而逝。今予將丐子文刻之，以成先志，予以先生父友不能辭。按院始自宋咸淳間，縣諸寓君鳩材爲之，中像真武帝君，延致仁壽主祠事，此院所繇始也。人因其地，稱曰南城道院。前至元間，仁壽告老，其徒蘭隱陳公嗣居之，始克買洪氏地於後，以廣其址。至大間，蘭隱歿，清逸嗣之，室屋歲久且壞，乃悉力繕治。後至元間，始命玄元名，又建祠宇於後，奉其師祀焉。未幾，清逸遷主僊鶴觀事，乃俾項君職是，復逾十稔。自前至元逮今，師弟子交承之事，皆請於嗣漢天師，然後行之，先後被教檄者六，受公文者再，咸戒以師弟子，相次爲甲乙傳，勿替乃事，此院所繇久也。清逸名大亨，號間雲；仁壽名道然，號省翁，於清逸爲祖；蘭隱名德元，項君名天裕。

[1] [明]方岳貢修，陳繼儒纂：崇禎《松江府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誌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1385頁。

296. 沈友儒(醫靈道院)記^[1]

[明] 沈友儒

嘉靖甲寅，倭寇猝至澈城東門，縱火焚祠，火不能然，遂駭去，此神之賜也。神蚤授邑人丁義符水療病，大行於吳晉間，嗣以授旌陽，誅蛟斬蛇，拯危祛害，益衍厥澤。其反風濟舟，籲天活慶，畫水渡江，於人爲奇，於神爲細，惟懼蚊噬，親甯不去已。王敦稱兵一木，破天之夢，首以未字爲解，折其逆謀，非篤忠孝者乎？神名猛，吳其姓，字世雲，豫章武甯人。宋政和二年，封神烈真人。開禧三年，澈人孟毅感夢，始于青山王家畹西建殿崇奉。

297. 隱真道院記^[2]

[宋] 關拭(表卿)

府治之東南，相去二百步，有道院曰隱真，以來四方雲遊訪

[1] [清]許瑤光等修，吳仰賢等纂：《嘉興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3號，第1冊，第509頁。

[2] [元]單慶修，徐碩纂：至元《嘉禾志》，見《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臺北：大化書局，1990年），上冊，第699、700頁。

道之士。是院建於崇甯之前，巋然獨存於建炎兵火之後，若有真仙爲之護持者。院北兩坊，導其所從入之路，東榜集仙，西標歸鶴。或曰紹興初，純陽真人曾到，單滿不納，編葦作舍以打坐，聚土成炭以禦寒，自是每歲誕辰，有羣鶴回翔其上，此所以名隱真也。而不知嗣呂公者，又有高尚真人焉。紹興歲在丁卯之七月，一道友戴青巾，披青氅，自言姓劉，居濱州，留數日而去，雲堂柱間，題四十有三字，曰：行方便，坐方便，諸聖察，上天見，得道安，得身健，但能晨朝洗面水，不得浪淵起，盜玉津，能顯九霄雲，事劉卞功來。仙語隱微，衆亦莫曉，信道不篤者，爪剔水湔，鈎畫透柱如點漆，然方爭先快觀間，若有六字，可起沈疴，開矇瞽，試之輒效。有職豎庸而貪，以新易舊，刮墨和劑，竟不復驗，亦足以見真人不肯專利一家矣。乾道間，真人復來，稱其姓氏州里，如初時既相，後人不復識，往望吳門外，一畫公家自起藁，使繪其像，留錢市，緙繪成，復往觀，喜甚，約某日齋錢取去，問其姓，則曰劉，問所寓，則曰隱真。過期繪工來訪，則真人已去。涉歲寢遠，工以像鬻於市，爲伶人王綺所得。一夕，綺夢真人視像惟肖，特身形長大爾，叱綺曰：汝留吾在此許時如何？綺驚寤，訪諸道院，至隱真，始知顛末，遂歸焉。道院主人張君偉陋小是院，方議改築，稠人中，有白衣人出曰：此乃神仙經行之所，所謂福地，或遂遷徙此地，卻作何用？議竟寢止，修雲堂，剏聖殿，周以門廡，後嗣秀王重爲建造，良有以也。郡人俞元輔初入學館，實鄰道院，嘗言有一老嫗，丐諸塗，腹大若妊，非杖不行，止則仆地，忽遇青衣人叱起，予藥如芥子，使吞之，有球自腹中出，尋即平復。問姓名不答，但云在隱真道院，其通身濟人類如此。淳熙初，雲水客張寅者，道號陽光逸人，來自金陵，瞻像起敬，語及錫山寶文李公謨，宦遊河朔，以職走濱州，訪真人，得制誥，繪像石刻，爲家藏之。

珍。乾道間，真人一到其家，會寶文觴客，弗及接家，題詩磚壁，墨滲徹背，即《夷堅志》所載：日轉庭槐影漸移，重門複屋轉呼遲。不如拂袖穿雲去，惟有落花流水知。託言小郗，實真人詩耳。主道院者，方盡得其源委。真人居濱州之安平鎮，徽廟朝屢詔不起，守臣奉旨寫真藁成，真人即自讚曰：韜光晦跡居環堵，閉息凝神事事疏。謾許丹青傳道貌，難將妙筆寫真如。奏上降敕云：朕高古人，修真勵行。道興於世，今乃見之爾。趣操不凡，蕭然一室。招聘屢往，辭避不回。宜錫美名，用彰清節。雖云沖齋，尚克欽承，可特授高尚處士。時政和六年八月十九日也。今道院主人錢道濟求余文以記其事，故爲筆之。嘗聞高尚自贊其真影曰：真中影充饑畫餅，影中真花稍暮春，非影非真，是謂上人。謂非充饑之畫餅，則必有濟人之實；謂非花稍之暮春，則必有先天之靈。惟其妙隱顯以莫測，是以與造化而長存，道濟其心，領而意會，庶或親逢於上人。

端平改元巧夕前三日，汲古軒關拭表卿記。

298. 永靈廟勅牒碑^[1]

石存，據拓本載文。

尚書省牒湖州新市鎮永靈廟。

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兩浙轉運司奏據，湖州申准禮部符據。

[1]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1009頁。

湖州新市鎮父老陳脩等，委見土地保甯將軍，近自方賊等作過陰助，並無驚擾，民獲安堵，乞降廟額，尋下德清縣勘會靈應事跡。今據德清縣申，堪會得土地保甯將軍靈顯保明詣實，州司保明詣實，乞依條施行。本司遂委右迪功郎就差秀州嘉興縣主簿沈柄體訪詢究。據沈柄申，體訪委有靈應保明詣實。本司再委右朝奉郎本司幹辦公事朱正剛覆行按實。朱正剛申，體訪得祿求皆獲靈感保明詣實，本司保明亦委詣實。前批送禮部，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狀，檢會已降指揮節文，神祠未經封爵者如有靈應，即先賜額。今來兩浙轉運司保奏到湖州新市鎮土地保甯將軍祈禱靈應，依所降指揮會先賜額，本部欲依本寺所申事理施行，伏乞朝廷詳酌指揮，伏候指揮。牒奉勅宜賜永靈廟爲額，牒至准勅放牒。

紹興五年 月 日牒 參知政事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兩浙金石志》：右碑牒文三列，首行後有禮部申狀十八行，是行書，在德清縣新市鎮。按舊志，神姓朱，諱泗，父煦，三國時朱然之弟，從軍于司馬氏部下。晉咸甯中，伐吳，煦妻從行伍，至鎮婉焉。江左立國，神往應募。永昌元年，王敦反，冒陣而亡。泰甯二年，追封鎮國大將軍。此申據文，第稱保甯將軍，青溪之擾，陰獲神佑而已。按建炎三年正月，有古跡靈神顯慶去處，許州縣奉聞加封冊額之詔，自此踵事而起者，在在有之矣。

299. 永靈廟加封勅牒碑^[1]

石存，據拓本載文。

尚書省牒湖州德清縣新市鎮顯佑侯。

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兩浙運司奏據，湖州德清縣新市鎮父老市戶陸脩等狀，竊見本鎮土地保甯將軍，自方臘等作過，陰功護助，並無驚擾，得獲安堵，准勅賜永靈廟爲額。又於紹興七年七月，大旱，詣廟祠祈求，不及旬日，果霑霖雨。及紹興八年二月，久雨連縣，又建道場，即時賜霽，委有靈應於民，乞封爵號。本司遂委右迪功郎秀州崇德縣主簿曾慆躬親詢究，及再委左從事郎添差，本司準備差遣元益覆行按實，所陳靈應，委是有功於民，事跡顯著，本司保明詣實，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申，今來兩浙運司保奏到湖州德清縣新市土地永靈廟保甯將軍，每遇亢旱，及大雨連縣，祈求靈應，乞封爵號。本部今欲依本寺所申事理施行，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牒奉勅湖州德清縣新市鎮土地永靈廟保甯將軍，惟神之靈，覆護一方，曰雨曰暘，隨禱而獲，肆加顯號，用答殊休，永佑我民，歆于世世，宜特封顯佑侯，牒至准勅故牒。

紹興九年五月 日牒 參知政事李押 參知政事孫押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押

[1]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1009、1010頁。

《兩浙金石志》：右碑牒文四列，俱行書；首列禮部申狀十八行，正書；在德清縣新市鎮。保甯將軍，紹興五年，賜額永靈，此于六七年間旱潦之應，復請封號，加爵顯佑也。惟神之靈云云，間作誥體，知當時體制，不必盡同。自是而後，慶元二年，加封顯佑通應侯。端平三年，加顯佑通應惠利侯，勅并見後明沈戩穀《永靈西廟記》。又言慶元二年，封神妻協惠夫人，兄進封靈感公，夫人加昭慶順應助吉，世子封保慶嘉濟永昌侯。宋勅現存，無封妻子事，皆未見諸勅也。

300. 永靈廟土地顯佑侯記^[1]

〔宋〕孫與進

石存，據拓本載文。

夫惟天下之大，四海之廣，曰山曰川，曰城曰野，必有神以主之，有爲淫厲者，有施利澤者；爲淫厲則苦於民，而嘗祀固不能縣遠；施利澤則感於民，而時祀殆歷悠久者也。愚嘗聞諸長老，考諸舊記，土地顯佑侯利澤加於民至矣，爲人則力救大旱，爲神則德芘生民。宣和靖康間，顯靈以攘寇盜，保土以弭凶荒，時遇雨暘札瘥，人咸禱之，禱無不應，應無不驗。其清災轉禍，不可勝紀，民今實受其賜，則民豈易忘耶？祠宇落成于有晉，鎮于鎮之

〔1〕〔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1010頁。

震位，俾民有所祈獻，來者輻輳周邦，曾益其所爲，規模崇大，由是苻祥不一，動應無方，乃獲封號保甯，士民景仰，祭愈克誠，今由始也。後以風俗浸廣，強勝日生，別有所建立者，華靡之風使之然也，殊不知神之佑民，皆吾民也，豈一境土而分禍福哉？神亦知其爲心，故不待盡言，曷容以浮辭飾說，厚誣於衆也？神之感應如響，鄉老編其功績，告于所隸官，覈其實數奏于朝。紹興乙卯，得賜廟額永靈，自茲護我實多，隨又切陳之。紹興己未，蒙謚侯爵顯佑。於戲，侯之積功累德，宜其大賚，感當今之寵錫，敢謂無德以將之信，知列于典祀，永享廟食，可期不朽也歟。與進然爲星之晚生，荷神之休，願傳世世，謹以記之。

紹興十年三月望日，邑人孫與進記，玉京田約書并題額。

承信郎薛理、保義郎孫珣、承信郎添差鎮稅趙不處、秉義郎添差鎮稅聶阜、右宣教郎監湖州德清縣新市鎮稅兼煙火公事蔡凡、右迪功郎縣尉魯可封、右迪功郎主簿王勣、左從事郎縣丞陳一鶚、左承議郎知湖州德清縣主管勸農事劉嘉成。

《兩浙金石志》：右碑正書十九行，題額“勅賜顯佑侯記”六字，亦正書，在德清縣新市鎮，此因前五年賜額，九年加封，邑人孫與進紀事之文也。文云：祠宇落成于有晉，是仍舊志謬悠之說。又云：爲人則力救大旱，爲神則德茁生民，則生時必有實績昭著，當世有能言之者，此保甯之稱所自來。而明沈戩穀《永寧西廟碑》，又謂周廣順間，封保甯將軍，此又一說也。題名惟劉嘉成，紹興七年任著於錄，餘皆不傳。

301. 重建永靈東廟記^[1]

[清] 俞 樾

德清縣新市鎮，故有永靈廟。考之縣志，神姓朱氏，諱泗，父煦，三國時朱然之弟。晉咸甯中伐吳，煦與焉，妻從行，至鎮而產子，是爲神。神博通書史，膂力過人。永昌元年，死王敦之難。泰甯二年，封鎮國大將軍，立廟於鎮。宋紹興五年，賜額曰永靈廟。廟故在鎮西偏，宋元祐初，鎮東之人以走祀不便，復建廟於東偏，規制閎麗，視西有加。國朝咸豐間，毀於賊。同治三年，賊與官軍相持，見空中若有神燈，旌旗蔽野，鉦鼓殷天，賊遂驚走，蓋神助也。於是里人錢增重塑神像，權奉安於戴侯祠。是年冬，陳汾源、姚藻等倡議醵貲，先建廟右之集禧堂以居神。六年春，方議重建大堂，神忽降而言曰：視西廟崇二尺，以壯青龍形勢，爲一方保障。鎮人且喜且懼，鳩工庀材，奔走從事，逾年而大門以至堂皇，次第落成，徵文於余，以紀其事。余考三國吳志，朱然本姓施，爲朱治姊子，治初無子，以然爲嗣，故從朱姓，而煦無聞焉，殆史失其傳乎？然爲丹陽郡故鄣人，故鄣與安吉接壤，而然又嘗爲餘姚長山陰令，則其弟或從行，經由茲地而生子，亦事理所宜有者。朱氏世爲吳將，甚見委任，當咸甯時，吳猶未亡，煦以

[1] [民國]吳騷皋等修，程森纂：《德清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60號，第1冊，第626-628頁。

勳戚子弟，安得反從晉伐吳，即從伐吳，亦不能至此，縣志所傳，疑失實也。廟舊有宋元符二年碑記，稱神爲鳳陽府人，鳳陽府自明始置，安得見於宋碑，其僞託不待辯，惟言神生於施家巷，以吳志徵之，朱然本施氏子，至五鳳中，然之子續上表，還爲施氏然，則施家巷爲神之故蹟無疑矣。余惟神之靈爽，至今不替，而深惜正史之無徵，惟此一書合於正史，故表而出之，以傳信於後，庶後之人益敬事神而被神賜於無窮也。

同治十一年秋七月立，里人孫濬鋟、楚南周澐書。

302. 永貞觀記略^[1]

[清] 沈 荃

康熙辛酉仲夏，孫子大經建永貞觀，而乞文於余。余於二氏之說，無所得於心，凡世之崇奉仙佛者，余不善也，而孫子獨再三請，夫孫子非我郡之孜孜於善者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聖人之導人善者至矣，而旁求其故奚爲者，或曰：孫子蓋祀漢關壯繆，而藉以勸忠者。余曰：壯繆之忠，誠足以勵薄俗，而託其言以簧鼓一世，愚乎哉，愚乎哉。吾願孫子火其乩，火其符，舉聖人之所謂善者，明體達用，如是則善之量充，而此心不爲二氏惑矣，孫子其勉哉。

[1] [清] 博潤等修，姚光發等纂：《松江府續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143號，第11冊，第3767頁。

303. 曹垂璨(永貞觀)記畧^[1]

[清] 曹垂璨

余有閩曰霞綺,每設齋供,諸仙佛降誕歆饗,則憑乩疾書,皆格言彝訓,盈笥累牘,余擇其要語,錄以勸世。孫君大經,宦遊旋里,於辛酉夏,宅東南隅,建寺曰永貞觀,中塑斗尊,分配三元、真武、呂祖於左右,前供關帝,門外設義井亭,遺書於余云:昨關夫子降乩,命作本觀碑記。余愧不能文,然帝命不敢違,述始末爲記。

304. 紫雲志^[2]

[元] 楊維禎

佑聖宮道士王君景周,以紫雲顏其燕處之室,嘗延致于室中,從予受文墨,別出青錦卷一通,徵紫雲志。余惟天地示電於氣化,奠□於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天下,是爲泰山之□

[1] [清]應寶時修,俞樾纂:《上海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華文出版社,1975年),第169號,第8冊,第2667頁。

[2] [明]陳讓、夏時正纂修:《杭州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5,第685頁。

□，倏而作，忽而滅，須臾之，叅風立海，水折□檣，是爲礪□之雲，若烟非煙，若雯非雯，蕭索輪回，郁郁紛紛，是爲帝居五色之雲，遠不可凌，近不可撓，蒼狗弗變，青龍弗憑，則爲仙家三素之雲，雲隨變而得名類此，而紫雲之名，即五色中□也。王君於雲，不取玄取熒，取青取白，而顏偏取於紫，豈自詫乎？玉宸之所不遠乎，咫尺而昭□之光可以接仙，蒙三素者耶。王君曰：不寧惟是應瑾胎之日，母夢五色雲中，有紫氣顯出者，故余不敢忘而名吾舍，若昔人親之在河陽，見白雲而如見其親者也。余既高王君之去俗而希仙，又嘉王君希仙而不忘其母也。抑余□驛部氏有見廬峯，紫雲如蓋，下復有白雲橫介者，佛法由是而枝蔓。王君紫雲獨出於五色氤氲中，豈非異日騎龍雲鄉，手挾天章，織爲天孫之錦，而奉爲帝舜氏之裳，又豈廬山之雲，白間紫蓋者之可方歟。諗爾，則王君之紫雲，不徒寄孝思於母氏，而且以光宗風於老氏者也。王君勉之哉。

305. 佑聖道院碑記^[1]

[元] 班惟志

海虞東五十里李塘，新作佑聖道院，蓋里中徐君之所遷也。初君之父母，夙昔異感，家祀元帝惟敬，凡有謀爲，必告以行，若臣之於君，子弟之於父兄，未嘗敢專也，且兢兢脩慎，罔敢悖謬，以承

[1] [清]黃廷鑑編輯：《琴川三志補記續》，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83-85頁。

神庥，故休詳洊至，災禍不生，克昌壽考，以底令終，神人相與之道，亦昭昭矣。父母既沒，兄弟泣曰：吾先人事神篤至，日夕在神左右，其精陟降之依神所思，其居處優然如見其在庭也，吾忍以其死，而背其行耶？然神御□服，巍巍穆穆，與我人處，實褻匪恭，必嚴厥構，以安神棲，神安則吾先人之靈必安矣。會許江佑聖院爲江濤所囓，席君子陽因謂之曰：君欲棲神，即遷是院，無他求也。君喜曰：吾志遂矣。至順二年，始遷於所居之東二矢，而近中殿，以崇像設殿，前後兩旁，衆屋繞而周焉。凡爲屋若干楹，置田若干畝，擇道士有德者館之，席君實領焉。傳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若徐君兄弟亦可謂善繼志矣。君以遷院始末，來徵記而刻諸石，故書其實，使來者讀之而歎曰：是謂孝其親而曲盡其道者。君兄弟三人，君名立最長；次元，次瑞，其孝行有可書者，不係于事不書。

至元四年龍集戊寅正月十五日，奉議大夫平江路常熟州知州兼勸農事班惟志撰，奉政大夫慶元路昌國州知州兼勸農事徐敬篆額。

306. 佑聖觀重建元武殿記^[1]

〔元〕元明善

承直郎太子文學元明善撰。

〔1〕〔清〕阮元撰：《兩浙金石志》，見《歷代石刻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2冊，第331-333頁。

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趙孟頫書并篆額。

杭州佑聖觀，宋淳熙年始建，住持祖仇安一，嗣十有五，而陸君宗輔嘗更新之。元貞元年，制以王君壽衍住持提點。越八年，事有可書者載諸石。王君入朝元武殿，焚提點觀事。吳君存真方任厥復，制以孫君益謙住持提點，進其徒曰：教風攸振，未必不始諸道寓，矧杭人士之雅所奏假者，不復之昭吾怠事，且何從祝釐于上，而下亦無於誠篤也。遂偕吳君，協力僦功索帑，瘞資財賦，總管張顯泉、府卿范宇，暨杭士翁泳、許夢斗、翁仲源各來輸，羣細積鉅，用得以饒，經營勿亟，惟完永之圖。始大德七年三月，訖八年三月底于成，厥費萬計，廣之百一十尺，高之七十尺，髹塗鏤錮，不侈而文，有赫斯頌，筵幕清邃，厥稱神棲。明年，以餘力樹脩廊。又明年，嚴繪壁，潔齋廬，師居徒館，罔不飭整。今年春，孫君、吳君繼來朝，質其事於玄教嗣師崇文宏道玄德真人。真人曰：世祖皇帝之既成新都也，龜蛇冬見新城西偏館之七日，忽不見。上神之，爲建昭應之宮。成宗皇帝榮功懋神，加“元聖仁威”于宋之所崇帝號。聖元紹百代，正統一四海，而帝之肇基朔方，卒獲斯應，是揚靈威於大者如此。杭爲吳會，宋嘗國之百年，物阜人夥，燕以南無與爲大，而玄武殿又杭之大禱禮□□□羣聚，咸願依私，是旁澤遺賴於細者又如此。不金石刻斯，無以騰神，實詔能嗣，俾爲之文。虛生一，一生水，道家師一水之神，□□□□危七宿，文錯成象，位北故曰玄，體□故曰武，物資始終，故兩陰陽互宅，故交子當坤復之間，陰極陽生，萬物之元，必有主宰□。又□□天帝，昔之王者必郊，而五帝次亞昊天，羣祀類從。今元武之有祠，實此宗也。儀以義起，而極其稱謂，則始諸宋，使天下之□□□□厲寅走于其象設者，果有以翊運作福，元元與不爾，彼奚其貿貿焉，將事于無效也。其亦聖人當出其

下，物化神設，先事誓與不爾，嗣師之言，迺徵於目者也。雖然元武法天以行，而妙用不測，謂之隱邪；外柔內明，施□沕□，□□著矣，謂之顯邪。廟貌彤崇，陟降布寫，兆朕微矣。至若素履潔齋，無禱猶孚，祝史矯舉，不福無良，蓋神與人，一餒義則二鏡物，□□聰明，奚在奉常歲，舉典祀，秩于無文，不顯大神，有開厥初。繼自今風雨宜穀，麥人康食，而無或艱阻，用長我大，歷服以至于億萬年，日月所照，荷神之休，其無數而豈惟杭人？夫究心罷力，勇于基植，誰不曰陰厚吾之所獲，顧不于□歸□兆人□歸而國焉，是歸其進于道者之所爲也，敢白隱美聲之悠久。銘曰：

國祀欽天，殷薦無文。維神司北，顯相我元。宇之象求，變見何所。儼乎參前，謂玄而武。杭人有言，今雅依私。不譙神處，而室奚歸。憲憲其微，穆穆其凝。其冥膚奏，爾靈載崇。明祀來格，來寧主祠。脩能純嘏，虔告繁國而家。罔或不淑，勒石中唐，聲功今始，登世于千，敬事無止。

沖真崇正法師佑聖觀副知觀事陳子浩、崇文虛一明善法師佑聖觀提舉孟宗寶、隴右李璋摹勒鐫字，都監馬汝拱監造，知事蔣一雷、俞汝宗、楊仲元、袁汝哲。

右在佑聖觀，正書三十一行，行五十九字。佑聖觀者，宋孝宗爲普安郡王時外第也。淳熙三年，詔改爲道宮。紹定間，賜額曰佑聖。元武本于天象，見于禮經，漢唐以來無專祀。宋初，有佐命應見之事，遂專崇祀，遍寰宇焉。此文生一、生水、位北、體分、物資終始、陰陽互交諸義，闡發極爲詳盡，于今時像設可以豁然矣。孫君益謙，即安晚軒記文素仁德誠明真人也。孟宗寶，號集虛，吳興人，大德間築室茗溪爲讀書地，聚書千卷，以心虛始能求道，得正心誠意之旨，後入大滌，建書院，廣集同人，遊居講集其間，道法表著，張伯淳顏其廬，鄧牧心爲之記，牟巖題其像

贊焉。

307. 東園記^[1]

〔元〕蘇伯衡

錢塘王君景周，自幼卓絕偃蹇，不屑於俗，俯仰辭家於佑聖觀學道，今以教主嗣天師之命，提點玄妙觀，而仍居佑聖觀之西廡。居之東，有地二畝而贏，君剪荒剔翳以爲圃。圃故多竹，芟夷所存者數百竿，中虛可列坐，風月之夕，或□或奕，無適不宜，曰洗竹亭。亭之右，其地隱然以高，其植鬱然以茂，則七葉木也，曰七葉坡。由坡之西，轉而入，有屋兩楹，靜然嚴謐，不聞人聲。中庋髹几，琅函森列，焚香端坐而閱之，于以濯神扃，于以契道機，曰禮經筵。筵之後，有重屋朱薨，碧瓦翔於物表，平視西山，下瞰江湖。君一切寘之，惟瞻簷前白雲，思親之不可見，而泫然出涕曰：夢雲樓樓之下，簷之外，深簷輦飛，護以欄楯，傍植蒲萄，蔓延其上，綠葉沉沉，弥布四阿，清風自生，日影不下，曰清暑簷。簷之前，黃精蒼耳，白朮紅藥，□蘭芎芷，杞菊之屬，雜然並蒔，秩若布卦，曰種藥畦。中畦藥圃基而漫以甃，一鶴栖息其上，甚馴，曰馭雀臺。臺側鉅石虎蹲，可踞而吹笙，曰吹笙石。石側冬青千餘株，離立若相峙，而高皆數丈，蒼翠布漠，晦暎天光，下

〔1〕〔明〕陳讓、夏時正纂修：《杭州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5，第685頁。

鰲小逕，曰冬青逕。逕南出，直小園，有井焉，甘冽異常，好事者得開元宮浴鵲池八棱石欄，畀以遺君，君置諸井上，曰天一泉，而□題之曰東圃，蓋俱囿於圃寧。而圃在居之東，故云。名人勝士，日從君尚羊莫間，釋然解聲利之縛，脫然去嗜欲之梏，倏然與造物者游，飄飄然若從安期生、羨門子歷瀛洲而登蓬壺，不自知在都會之區、□□之中也。既屬工詩者各爲賦詠，復求余爲之記。余聞君能□飈走霆，興雲致雨，而尤長執不祥，効鬼□，豈非有道之士乎哉？有道之士，以白爲室，以玄爲宗，以虛爲寶，以氣爲車，下上星辰，出入陰陽，而謂樂於斯乎，則君之治亭圃以事游觀也，豈若流俗之士，假標雅之所，資遊息之物，以養其視聽，而□其絮脩，夫亦寓意於物，而與人謂徒云爾，又豈余可得而記乎？然其杭志，於□壻之外，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爲書。

308. 杭州佑聖觀玄武殿碑^[1]

[元]任士林

北方玄武，虛危之垣，聲光靈異，倬有神化，是故淨樂之流祥，武當之著跡，昭昭乎不可掩已。夫天生民有欲，吉凶禍福，動與知防，鬼神禮樂，相爲昭布，故禱祠之事出焉。而劍履洸洸，玄

[1] [元]任士林撰：《松鄉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6冊，集部別集類，第500、501頁。

燾風靡，高視下聽，時游民間，不回之福，明畏之威，影響不測，有相之道，於是昭事。孔虔自邦國達杭，有佑聖觀在城東隅，昉自宋淳熙，更慶元，迨端平，迄淳祐，麓樹田租，始具籍，入庭壇，殖殖丹碧，斯皇所以寅奉上帝，而玄武得專祠焉。仇君安一實經始，更十五傳，陸君宗輔手陳畚揭，且營復之。當元貞之元，王君壽衍被璽書實來，凡高居邃宇，叢房聯序，震赫冲敞，昔曠今完，登校之章，錫自尚方，紀列之文，載在樂石，蔚爲盛矣。大德六年十月，玄武殿災，瓊芳不將，几帟如失，民士歎之，於是提點觀事吳君存真掄材爲倡，畫堵以謀，金錢之施，踵門日來。明年五月，今住山提點孫君益謙被璽書，執簡曳佩，退自珍庭，顧瞻有懷，乃究乃理，材惟堅良，工惟精碩，瓦必陶貞，石必礪密。又明年三月殿成，崇修而神靈集，整沐而視聽尊，玉垣沉沉，羽衛秩秩，景福攸降，岳峙川行。夫惟玄武稟剛正之姿，負忠孝之烈，有象在天，有靈在人，固不待祠事而尊，像貌而嚴，然而人心掩著之故多，矯舉之辭侈，神道設教，容得弛乎夫？然則登庭之事，拱極之民，叩齒而神存，覩容而心惕，折回邪於未萌，援正直於弗植，遷善遠罪，民不踰德，固非所以昭刑政之助乎？乃爲詩以永敬事，銘曰：

紫微巍巍帝清穆，若有人兮樹玄燾。長劒陸離佩蒼玉，手提天關履地軸。櫓搶無光蚩尤伏，下與濁世掃氛毒。卻邪輔正清九牧，我民敬事勿敢瀆。有赫其宇鎮南服，瓊芳升堂車擊轂。歲時胙之人戢穀，蛟鱷遁兮虎豹逐。風雨時兮年谷熟，於萬年兮荷天祿，與人游兮世義譽。

309. 杭州祐聖觀記^[1]

〔元〕戴表元

祐聖觀在杭州城東隅，宋淳熙三年丙申歲所創也。越再乙未，當皇元之元貞元年，今靈妙貞常崇教法師王君壽衍被璽書之寵，來領觀事。始至，睹營繕事劇，即勤勵自克，完缺飾廢，不期月，績望大孚，乃從遺老搜問故實，而記載之詳，泯然無聞，乃愕然而作曰：噫！茲寧非缺歟？蓋觀之地，舊有明遠樓者，阜陵嘗讀書其間，後移爲觀，以崇奉祐聖香火，爲百姓祈福，仍賜今額，以道士仇君安一主之。然館廡徒具，而資糧不充，屬杭尹若漕以時時經紀之而已。又后壽成，后許以遺命，撥養田二十餘頃之隸仁和、臨平者歸觀。慶元四年戊午，觀始有產籍。既而端平元年甲午，有棲霞何氏一區之山林。淳祐三年癸卯，有錢塘界田原園麓二千餘畝，俱以恩澤得之。然後化者有歸，而食用無乏。嘉熙元年丁酉夏，民廬火，觀遂延毀，藉有司之力，期歲復舊。至元十七年庚辰冬復毀，惟門臺及陸君宗補虛白齋存焉。於是陸君竭囊橐，躬畚鍤，晝夜興緝，大人長者，聞聲胥應。時則有若平章政事游公、副總管張公援助爲多。荊榛瓦礫中，百礎齊築，工殫力疲，而法師適來，若素後繪，若耕終畝，凡陸之規，修廊崇殿，叢

〔1〕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78、879頁。

房復宇，罔弗周舉。最後乃架方丈之室，丹青絡連，簪裳遊棲，熏修有期，朝展有次，歲時朔望，群瞻輩趨，琅璈之音，檀沈之氣，風行雨淳，靈旂神槩，陰翳閃爍，崑崙乎信藩都之勝觀，仙真之珍宅也。夫由曩之創則重勞，由今之繼則倍善，誠盍亟圖之以傳信勸遠，爰助與斲石來請文。余惟神道設教，所從來久矣。而是觀韜藏俯仰於百有餘年之間，名字若存若亡，主者自仇君後且十七易，及今始適遇其時而興，又適得其人而盛，是殆非苟然者。然古之至人，常以道超世，不以世溷道，跡其天遊神遠，逍遙揮斥，自當渺八荒爲一室，閱千紀如一息，去留伸縮，無不如意，而暇計較於區區名跡之短長乎！惟至於有生之必有寄，有寄之必欲安且久，雖甚曠達，誰能忘之？此紀述之所以不可廢也。因不辭而爲文，俾刻之。

大德五年辛丑夏六月既望，剡元戴表元記。

310. 重修餘不亭侯廟記^[1]

〔清〕徐秉愿

餘不溪貫長橋而下，有二廟對峙焉。東祀戴侯，西祀晉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孔公諱愉，歲以春秋二仲月致祭。按《晉書》，公字敬康，山陰人，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公嘗經行餘

〔1〕〔民國〕吳開皋等修，程森纂：《德清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60號，第1冊，第623—625頁。

不溪，見籠龜於路者，買而放之中流，龜左顧者數四。及鑄侯印，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乃悟遂佩焉。曾任吳興太守，墓即在縣西南城山之陽，有古木數株，堅如鐵石，相傳龜銜窠樹種於此，號爲龜銜樹，載郡邑志，神靈赫矣，爲四境保障。國初，紳士延紫極觀道人章子林、沈嵩年來主香火，攜有唐中嶽道人沈法謙所鑄銅鐘、驅邪法印。嘗聞故老言：印能驅虐，患者佩之即瘳，遺失已久。嘉慶二年四月，有嘉慶老嫗手持鐘印，匍伏殿庭，剪紙焚帛，敬具牲醴，向守廟者告曰：鐘印有我家，已四十餘年矣，不知所自來，今民夫夢神命送歸德清餘不亭侯處，夫遠出未歸，故潔誠而來，冀神之恕宥也。一時爭驚爲異，廟久未脩，日就圯剝，同里蔡君郊文、姚君慶占，首創興脩，同志者皆醵金爲助，鳩工集事，垂雷重簷，焚燎交接，地則黝之，牆則堊之，頓還舊觀。歷三月而歲事，乃奉侯像設出巡，百役執事，踴躍爭先，歡洽衢巷，然後返乎殿庭，以妥以宅，邦之人咸僮僮然，胸轉以游，莫不感神之貺而美蔡、姚二君相成之力也。予惟中嶽道人流傳之鐘印，久已化作彩雲矣，乃一旦珠還璧返，是必道人之慧業爲侯所欽重，故呵護長留，閱時已久，輾轉復歸於廟也。班固之言，如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予念是廟者深契圭旨，以繼中嶽之瓣香者，庶幾無形之道教，藉有形之法物，傳貽無極矣。是爲記。

311. 玉皇殿記^[1]

[清] 梁化原

雲間以九峯著，細林山其一也。細林，一名秀林，又曰神山，距華亭二十里餘，雖無奇峯峻嶺，而古來神仙託跡，石隱棲遲，往往而不絕，謂之震旦靈阜，信矣。余承天子寵命，來鎮茲土，偶一登眺，仙塚巋然，丹井清冽，攀松蔭竹，徘徊久之。其上櫺比數十楹，爲黃冠靜息之地，瞰而臨者，爲神龜館，爲五賢祠，一望雲樹蒼藹，衆峯羅列，傍有諸子勿庵讀書精舍，圖史森置，琴樽輝映，舒嘯握手。登山之顛，見有新建玉皇殿，道士曹守昉鳩工庀材，余亦捐俸以助，將事恐後，爲聖天子祈福，爲萬民保安。落成之後，棟宇巖辟，翬飛甚壯，丹堊耀日，金碧煥然。其中昊帝端拱，臨下有赫，靈旗繚繞，爐煙郁清，天風颯然，白鶴羣舞，雲璈疊奏，恍若鈞天。因念雲間，邇來兵燹不時，饑饉薦臻，盲風怪雨，傷我禾稼，損我人民，皆不祇事昊天之故也。已於癸卯春，敬延法師，建醮祈禳，茲復齋戒瞻禮，一時薦紳士庶，莫不恪恭震動，儼如天鑒。今秋五穀胥熟，歲乃大和，凋瘵以興，流亡漸集，凡諸神貺，庸敢忘之。我聞昊天，金闕玉京，瓊樓珍臺，閭闔之間，大羅之上，恒有絳雲擁之，其說似渺茫而不可稽。然而儒家所言，對越臨汝

[1] [清]汪祖綬等修，熊其英等纂：《青浦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第6冊，第534頁。

詳矣，乃知理固不可誣者，遂從諸薦紳先生之請，勒諸石以彰厥美，復繫之以詩。其辭曰：

維此幽巖，載構傑宇。穆穆上蒼，居高聽邇。佑我家邦，祥風甘雨。歲居屢豐，蒸黎寧處。爰構斯殿，垣櫺翼翼。士女戾止，拜舞絡繹。俾爾繁衍，俾爾昌大。受福孔多，遐邇無害。有泉潄沸，有山崇峙。琢詞貞珉，與之終始。

312. 呂憲(雨金嶽宮)碑記^[1]

[明] 呂 憲

雨金勝地，厥名舊矣；廟貌森嚴，厥將□□。□其有開自天，而其克拓在人也。不然，勝者曷□，□者曷舉，而敞者曷補耶。按統誌所傳，唐景雲二年，□人翁嵐，字谷瑞，挈家避地，舟次新溪。新溪即今□□城鎮，唐會昌元年，所築土城廢址也。去禾城乾隅，□許水陸，皆通溪東。有池可二十畝，時現翠禽，一產芝草，今積久成沱。谷瑞夢金冠絳袍神人語曰：居此，業可大，世可久。驚起達觀，卜地池上，作屋爲棲遲之始。又明年秋夜，忽聞異香襲人，寒氣凜若，戶外如水雹之聲，惧不成寐。旦視，沙中多金，疑天雨賜。谷瑞不敢私，益以拓地，鳩工葺材，列以群神，主以嶽神，因稱谷瑞爲雨金翁，此其名所自始。事遠難證，豈借

[1] [明]羅炳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300、301頁。

意于天，神其說以樂其土者歟。更宋歷元，歲久物敝，碑額毀于兵燹。國朝洪武十七年，其族屬翁可立始修復之。天順初，著善陸宗智輩，又以爲奉祠神明之地，里社維飲讀法諭民之所，不可廢建，白邑宰給文，許增置之。翁有外戚寧都判簿吳重器，偕萬石長楊克容，念焚修罔主，無以虔祠事，敦禮本鎮福德道院高士李景暘來主茲地，至則與其徒沈永澄協力經營，深惟舊居隘陋，弗稱崇禮。天順四年，創正殿，奉安東嶽神祇，列繪神將殿，後名泰定軒，社飲讀法，至今便之。時惟宗智、重器、楊惟吉、郭景文輩，及同居道友鄒道璘，咸捐重貲及募□，以相厥成，然日月遠而梁將虹□，風雨深而瓦欲鴛飛。成化甲午間，永澄復憊日就傾圯，瞻仰靡寧，奮捐己貲，同徒章道寧募緣重修，前起山門，扁曰雨金勝地，門內作聖橋，即池之遺跡也。傍起兩廡，塑供神像，軒堂廚寮，丹碧輝煌，然一新革鞞鼎，百器具備，上以祝天子萬壽，下以利一方福澤，厥功茂焉，可謂篤志潛修守成克拓者矣，而其□足交神，誠能動物，儒學淑人，鄉閭推重，誠至人高士之表表然者。永澄惧創業之難，而守成之未易也，介庠友鈕大本請書以示來者，庶幾人知起敬，弗撓弗凌，嗣後者知守畫一，毋自取敗也，遂用書之。

313. 重建玉樞道院東嶽實殿碑記^[1]

[明] 湯日新

府治東二里許，道院名玉樞。此起于至正間，張道貞舍宅而爲者，居其中皆清修之士。余表弟觀瀾李宗源乃先姑夫朝美公次子，童年多病，星命孤夭，予謂惟道教可以養性，廼擇本院道士施孔仁師之，祖朱元亨益加訓誨，期底有成。嘉靖甲寅春，有司爲禦倭計，出火藥于本院中，修合執役者弗慎，火炎殿災，舉二百餘禩之偉觀，而一旦蕭然，于是本縣帖仰齒德之士元亨募勸起造。享年邁，弗能獨建，乃諉其責于宗源。源亦弗辭艱大，竭力經營，歷十二年，方規制一新，廟貌如故，或圖形中室，或列像副宮，侍衛森嚴，藻繪燦爛，花香供具，鐘鼓就懸，郁郁乎懋哉，斯功可覩記矣。抑余曩日司南銀臺，告授宗源以冠裳割付，住持本院，後郡公知源名，簡命以署印且久，夫亦締造之能致之歟。自是而後，祭斯地者起羨心，瞻聖像者起敬心，街坊村市，一有祈求保穰善事，俱詣本院，焚香祝誦，非宗源之重建不能也。則茲役也，豈徒爲觀瞻之美，夫亦修省作福之地歟。吁，爲其徒若孫者，宜體構造之初意而祇承之，庶乎宗源之心力，可傳之于不朽云。是爲記。

[1] [明]羅炳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291頁。

萬曆四年歲次丙子孟冬月吉旦，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郡人湯日新撰。

314. 鬱秀道院重建殿宇記^[1]

[明] 張 寧

鬱秀觀，宋咸淳三年，道士劉一清、樂洞雲以居宅改剏于由拳里。至正二十七年，燬于兵火，地址沒入民業，漫不可復。國朝洪熙初，高士沈埜雲弟子顧真常仍舊額徙建于白苧里，去一清百五十八年而繼絕之人始出。野雲遭遇仁廟，嘗被召寵賚，及賜三品誥命、象牙“湛然純一”四字圖書，觀因益顯著，殿像皆名匠所造，工制絕倫，第以逼際市水，隘陋蒸濕，歲久爲白蟻所侵蝕，梁棟不支，日久崩圯。成化三年，真常弟子王應奎、徒孫劉惟貞盡撤朽餘，以易堅木石柱，崇深宏敞，視昔不侔，又闢東西蕪地，周翼室，表裏明爽，真可以稱方外。自野雲至此，又四十六年，而舉廢之人始出，前後通二百又三年，此觀以三變，孰謂玄虛之學，當守靜默而可以終無所爲也。予自成童，讀書觀中，真常尚在，應奎方少壯，當時已復役慮於此。今應奎年踰八十，惟貞亦將老，始克就緒，顧其積累之勤，比野雲俟時而動者不類，可謂苦切矣。因爲記其事實，刻石殿旁，俾後之人知有所務。

[1] [明]柳琬纂修：《嘉興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9，第166頁。

成化六年春正月，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福建汀州府知府前禮科都給事中張寧撰。

315. 鬱秀道觀重建殿宇門廡新碑記^[1]

[明] 沈懋孝

萬曆癸巳，鬱秀道院燬廢，募材興複，更卜餘年未乾，恭遇今憲臺車公，前爲郡時，詢及此事，帖付道士沈明德、錢至善、沈維義、馮守規等，捐俸給，爲士民倡，于是募義者踵集。以今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除日落成，宜記其事。蓋郡東門之外，白苧里中，舊有鬱秀觀。所稱鬱秀者何？浙西之水從天目來，滙於鴛湖、馬場二水間，合流春波之上。春波者，郡東門也，周匝闌闌，潏泓凝碧，烟雨延其勝于湖之中，鬱秀鎖其勝于城之隅，三吳諸水，自西自北自海上來者，咸是焉。會郡故爲秀州，水之明秀，其源自遠，蓋將五百餘里，宛宛若長虹，而始凝結此矣。乃道士之言曰：其先有沈道士寧者，閉關十年，得五龍真人召龍術，我仁宗皇帝聞之，詔乘傳入，曾於太液池頭，試石諸海，若空濛中，似有頭角，天日爲晦，風雷起掌握，以是之故，勅賜真人道號、寶軸牙章，其徒世守焉。沈道士既還山，謂郡在浩海之隅，必且世有蛟蜃颶母，吞噴洪潮，齧土析蕩，爲斯民大患，特祠北方玄武像以厭制之。

[1] [明] 羅烱修，黃承昊纂：崇禎《嘉興縣志》，見《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292頁。

門殿皆東南向，適縮分水墩鹽官塘之水口，所以世世鎮水物、除民害也。鄉賢先生張給諫載沈道士應召事，手蹟尚存，紀觀之建置語，則在志中。往萬曆七年，鹽官塘大決，在事者開裏湖于石塘南，以便築運。余曾見一異人過此言：海山鹵壤，國初不召，佃不開渠，自有深意，將留此大塊，以障非常潮患，即噴吸之不可動；若開裏河，鹹潮必內入殺稼；海波如驟溢，裏河必且大潰；決而正南，直嘉興治之十八里橋；決而又西，直嘉興治之春波門內矣。一時迂之不信，次年潮果入殺稼，郡城濱河旁，皆生海錯然，而鹹水竟不沁入春波門，士人恠之，以爲此真玄武之靈耶。昔我國家當洪水纘戎之際，玄武神紫雲黑旗，仗劍助師，顯示靈爽，宅之大岳，爲國鎮神，其德尤神明于水，而水之大利害，則無加於海矣。余以爲海隅出日，百川朝宗，弁島有汛，壽瀾有防，斯也者，有夷夏之大略焉，有鴻洞之大慮焉。此豈盡人力哉，宜必有神明其事者，占來幽明之故，往牒多有之，焉可盡誣也。若乃開府部使諸道達官，巡海擷臨下邑，幹旄送迓，于是焉，在郡伯邑侯，下輦迎陽雩，祝歲事，父老奔走；於是焉，始諸路縉紳髦士，觀游上國農賈，百藝千擷，鎧胄之是，莫不□方走集自來表爲南津登舟航者，于□□□□□□。夫春雲淡蕩，秋月澄鮮，簫鼓輕舸，晨夕游覽，淋漓歌詠，更衣布壘，□乃命茶醒，或滌硯如余輩，是海上散人，不無少藉于玄琳之托處也。吾聞羣鱗所會，其波必大，天下焉有羣情所響，工用不興者？余覽張公記，自宋咸淳建創，至永樂三年修復，凡一百五十年；自永樂到今，又一百五十餘年。建而廢，廢而復，期之及矣，能無興乎？余總丱誦讀於此，頗聞道士范嗣芳，逮事陽明王先生，言其避瑾璫之難，潛跡此殿後者三載，後江右定逆藩之事，還師過此，經宿乃去。其後，朱道士應丹，頗有戒行，曉音律舞蹈，從其師演教，四方士大夫喜與之游。頃

連祝融，道士錢至善等誠心任事齋戒，蓬垢曉夜，行募本坊耆老夏鰲、施於國、張金聰等，各秉善念，協力助成，蓋其成之之難如此，爲記營立歲月，示後之人云。

萬曆三十六年新正吉旦，賜進士第南京國子監司業前翰林院修撰奉勅纂修兩朝實錄寶訓兼理制誥註記起居充經筵官當湖沈懋孝撰。

316. 沈懋孝(鬱秀道院)記^[1]

[明] 沈懋孝

浙西之水從天目來，匯于鴛湖、馬場二水間，合流春波之上，周市闐闐，激泓凝碧，煙雨延其勝于湖之中，鬱秀鎖其勝于城之隅，三吳諸水，自西自北自海上來者，咸凝結于此矣。先有沈道士甯者，閉關十年，得五龍真人召龍術，仁宗聞之，詔乘傳入，曾于太液池頭，試召諸海，若空濛中，似有頭角，天日爲晦，風雷起掌握，敕賜真人道號、寶軸牙章，其徒世守焉。沈道士既還山，謂郡在浩海之隅，必且世有蛟蜃魃母，吞噴洪潮，齧土析蕩，爲斯民大患，特祠北方元武像以厭制之。門殿皆東南向，適縮分水墩鹽官塘之水口，所以世世鎮水物，除民害也。鄉賢先生張給諫載沈道士應召事，手蹟尚存。往萬曆七年，鹽官塘大決，在事者開裏

[1] [清]許瑤光等修，吳仰賢等纂：《嘉興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3號，第1冊，第479頁。

湖于石塘南，以便築運。余曾見一異人過此言：海山鹵壤，國初不召，佃不開渠，自有深意，將留此大塊，以障非常潮患，即噴吸之不可動；若開裏河，鹹潮必內入殺稼；海波如驟溢，裏河必且大潰；決而正南，直嘉興治之十八里橋；決而又西，直嘉興治之春波門矣。一時迂之不信，次年潮果入殺稼，郡城濱河旁，皆生海錯然，鹹水竟不沁入春波門。士人怪之，以爲元真、元武之靈耶。余總帥誦讀于此，頗聞道士范士芳，逮事陽明王先生，言其避瑾璫之難，潛跡此殿後者三載，後江右定逆藩之事，還師過此，經宿乃去。道士錢志善等，誠心任事，曉夜募建，耆老夏鼐等協力助成，蓋其成之之難如此。

317. 周鼎(玉虛觀)記^[1]

[明] 周 鼎

舊制，張真人位置諸寺監卿士上祿，秩視大宗伯，領道教事。於凡政體，無大關繫者，得專治之，非有司文移所得，而預聞焉。蓋以客禮外之，故不官而錫以虛號，或禴襪可陰翊皇度，未必無少裨也。郡縣亦各設官，以分領之，曰道紀、道會，在京曰道錄，皆有印有吏，自相爲文牘，以行其教門事。真人府下之道錄，道錄下之道紀、道會，猶縣之上奉郡檄，郡上奉省、部符也。人崇信

[1] [清]江峰青等修，顧福仁等纂：《嘉善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9號，第1冊，第143、144頁。

之如神明然，謂朝廷重其教，爲民祈福，庶民體朝廷心，敢褻視哉。洪熙初元，集京師羽流赴靈濟宮齋，嗣四十四代真人奉詔處右席，從掌書許拱盟之請，改風涇鎮真武祠之額曰玉虛觀，俞道宗爲住持，備行行在，禮部下之本郡縣紀、會二司，俾遵守之，一如真人言，此觀額之所由始，不可不登之石，以詠來者，知有其自也。先是祠廢於宋之靖康，而新於嘉熙，又毀於元社之將屋時，再新之於國初，倡是役者，張仲實氏。張禱而得女，亦自慶慰，爰捨地以益厥址，旁舍火，祠獨無恙，亦不燬張所居，益歸心焉。嗣而葺之者，顧子俊民，顧爲張女之後，不墮其前志，謂兩厄於夷禍而祠以廢，神亦厭亂而有待也。時和物豐而祠以新，幸治之心，神人攸同，無旱乾水溢於一鄉，維神之休，維聖王爲百神羣祀主，夷不亂華而年穀乃順成也。欲報上恩，維祀報神可以信吾誠，祠不可不葺矣。子浚沒，子宗玉，又益以址，建二殿，一未果，囑其子文昱、文昂成之。拱盟繼主祠事，又益募衆，施新真武殿，作兩廡，以次就緒。蔡復初師拱盟，爲兄宗玉妹郁節婦孫，謹諮諫訓，皆左右之。募於外者拱盟，經度乎內者復初，終始而成之者顧父子孫，作三門者高年士、王倫，皆因舊而爲新，同衆志而集事，雖一祠之廢興，不大繫於政，而人心之知報與否，時物之和與乖，神人之相流通而不相違，亦於是乎繫焉。此祠事之概，因觀額而相連得書也。拱盟化去，而拱盟之弟子胥守元者，介史凌霄以二事來謁，余不詳書其作屋之工費，與凡歲月，當詳其爲子孫爲師弟子善繼而新；其爲志，道教之與時政，似各有專，而相資以福乎民，似有不可以相無者，亦在所當詳也。

318. 蔡羽元和道院真武殿記^[1]

[明] 蔡 羽

吳城府治北，巍然香火之壇，境內奔走翼奉，于祝于詛，天有旱霖，歲有荒歉，時有康虞，家有得失，咸決于神，而神荅之，罔不允愜。元和道院之係吳城大矣，院故有真武殿，厥初胚基，維宋端平，則顧道堅其人也，劫于元，復于本朝。當正統五年，知府況公鍾實新厥廬，住持則柴繼宗、方思謙其人也。思謙一再傳而得謝復清、查德真，咸克勵守，為三元閣、李王殿，實弘前規，而真武殿未之。及弘治間，殿日就毀，垣頽瓦落，梁垂宇敗，鼎折于地，鐺沉于泥，風雨交蠹，神衣不完，狐穿禽糞，人莫之省，禱請之禮，連年不講，弟子陳洞章憂懼不知所為，謀于里人張用節等，銜香頂誠，人樂相助，鳩工于正德三年三月，落成于明年二月。真武正殿，煥然鼎新，益以中堂拜殿，門欄甃除，墉牖既飭，完厥貌像，雲霧之衣，星辰之坐，龍宮神女，咸極彩繪，繇是歲時霖暵，祈請之日，白紵黃冠，升降有所，齋省有堂，堂則輝煌，室則馨香，酒漿清潔，神歆人欣矣。抑是功洞章，微用節，罔克贊厥志；微其徒若孫，罔克相厥力；至卓立勤苦，誠意感動，則皆出于洞章也。正德己巳，洞章謀立石垂後，里人崔廷憲等請文次其本末，并列施予人氏于陰。

[1] [明]牛若麟、王煥如等纂修：《吳縣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7冊，第617-620頁。

319. 蔡懋德元和道院重建真武殿記^[1]

〔明〕蔡懋德

吾吳梵宇繡錯，而老子之宮則寥寥，且頽弊欹邪，莫蔽風雨，諺云：人盡崇釋而訕道，豈其然乎？盛衰興廢，盡繇夫人，彼習是教者，自隳其教，而祈人之尊，信胡可得哉。吾于元和道院，竊有慨焉。院初自宋端平，正道氣揚熾之時，未審何意而于委巷卜壤，迨元則前建江淮財賦司，又更爲都水庸田司。本朝立府治于此院，實居治之玄武，舊以北極爲主殿，適協形兆。殿本面離而坐。宣德時，知府況公鍾以堂皇蒞事，扼佑聖之胸，殊有未安，乃易震向，於是羽流楚楚，佑聖之靈，能調雨暘，弭疵厲，官民上下，奉之惟謹。弘治間，猶能感化檀施，聿新殿宇。浸淫至萬曆之季，院盡僦爲民舍，像設寒灰，椽題供爨，藉二三文士，就三元閣廢址，構桂香宇，祠文昌，而院不至盡淪榛莽。然旅櫬畜牧，聚賭拷盜，畢就于斯，孑然孤道，直以蓬廬視之，僅存梁礎，將市諸匠氏，里衆憫焉，迺延白鶴觀住持顧吳伯來主院事。吳伯名家子，厭俗皈玄，秉德懷術，久爲黃冠領袖，繇是遐邇輸情，善信王古學等解橐庀材，而真武一殿鬼煥，視昔有加。吳伯復捐襯施，并葺桂香宇，精潔嚴整，因憶吳伯初居之日，予嘗肅謁佑聖，人骨馬

〔1〕〔明〕牛若麟、王煥如等纂修：《吳縣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7冊，第620—622頁。

糞，積若丘山，灑掃滌除，凡幾閱月，安得如今日之栴檀繚繞，鐘鼓燈魚，儼然閭苑僊壇乎？初建院者，曰顧道堅；今興復者，曰顧吳伯。數百年後，姓適相符，殆亦有數，吾故曰：盛衰興廢，全繫乎人，猶龍氏之教，何嘗一日不大明于天下，而謂羣心漫有崇紬耶？請即以是語勒之石。

崇禎庚辰臘月既望。

320. 元妙觀重建玉皇殿記^[1]

[元] 楊維禎

石佚，據《東維子集》載文。

吳興元妙觀，在子城西北一百五十步，爲郡官寮祝釐禱雨暘之所，本梁大同二年所建元風觀也。唐神龍改龍興，天寶改開元，宋初改元通，大中祥符改天慶，我朝改今名，崇建聖殿，以居昊天玉皇之帝。至正六年，殿災，主觀師聞人得人，攬其敗瓴斷礎，不無愴然者，迺與其徒施道清壹迺心力，勇發宏願，既各竭己資，且募檀施，得里之大家葉德榮、劉道坦等，又各捐若干緡錢，於是首建聖殿，經始於七年秋，越明年夏六月告成。肥楹傑棟，翬飛岳峙，繚以朱闌，覆以重櫺，規制雄大，氣象森寒，凡幕帟供帳之具，黃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視昔有加，若天上良常，化出人世，天

[1] [清]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4號，第3冊，第960、961頁。

祇地媪，咸大歡喜，奴隸婦女，瞻仰贊歎，誠足以侈廟貌昭神休矣。工徒竣事，士民相與共落之，穠稔在野，歌舞在塗，休氣布護，無有災害，人康物阜，薰爲太和，則又相與伐石，以紀其成。知觀事者錢道元介萬戶教化公來謁記。予悼吾儒之教政而爲老釋，釋氏以滅絕倫理，示人以險絕之機，而生生之造幾熄；惟老氏之道，原乎大易，大易吾聖人憂患之作也，老氏者，其無憂患乎？閔文法之煩稱也，機譎之互角也，百疾俱作，萬怪橫生，晝冥宵光，夏霜冬雷，罔不繆盪，故其立教，以自然爲宗，以無爲爲有，本返治古於容城氏，時田不侵，畔漁不爭，隈託嬰兒於巢，上棲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蛇虺可，蹶而不知爲之者，此老氏旨也。宗其教者，又隆以昊天上帝之居，巍巍觀闕，與時王等，而王法無所於禁，亦以廣好生之仁，充元默之化也。得爲其徒者，將推其教，以拯衰世之苦，則祖師之望，又豈直祝釐以壽皇圖；宮闕壇墀之崇，又豈徒靡吾民力以侈外觀而已哉。方今聖天子追治道於黃唐之上，好生之德，與天同流，瘳痍煦殘，以恬以熙，民有含哺而嬉，鼓腹而游，老死而不知帝力之加於我者，老氏之教，可以因之而廣矣。既敘其事，復爲銘詩曰：

神龜載弁浮青紅，水晶宮闕神人宮。金鋪雕礎固且崇，參差珠閣當天中。仰瞻倍哀天人容，天威咫尺下地通。白雲之鄉帝乘龍，翩然大荒靈下降。彩雲綺霧陞九重，靈鶴萬舞來從東。五方之人叩吉凶，帝愍下土叩輒從。物不疵癘歲屢豐，十日一雨五日風。聖人體天上帝同，好生之德天同功。祝聖人壽生聰聰，倅侗至德還古蒙，彌千萬年天無終。

321. 重建元妙觀玉皇殿碑記^[1]

〔元〕楊維禎

吳興元妙觀，在子城西北一百五十步，爲郡官僚祝釐祈禱之所，本梁大同二年所建元風觀也。今崇建聖殿，以居昊天玉皇之帝。至正六年，殿災，主觀師聞人得，人覽其敗瓴斷礎，不無愴然者，乃與其徒施道清壹乃心力，勇發宏願，各竭己資，且募檀施，得若干緡錢，於是首建聖殿，經始於七年秋，越明年夏六月告成，規制氣象，視昔有加。工徒竣事，知觀事者錢道元來請記。予惟老氏之道，原乎大易，故其立教，以自然爲宗，以無爲爲本。宗其教者，又隆以昊天上帝之居，巍巍觀闕，與時王等，而王法無所於禁，亦以廣好生之仁，充元默之化也。爲其徒者，將推其教，以拯世迷，則祖師之望，又豈直祝釐以壽皇圖而已哉。

[1] [清]沈翼機等撰：《浙江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7年），第7冊，第3786頁。

322. 雲隱道院記^[1]

[明] 周 鼎

雲隱道院，在縣治西北二十四里。宋咸淳間，爲邑人唐介福創建。雄鎮苹川，幽勝清絕，枕北塘橋輒位，爲一方香火，禱祈歸向，閱有歲年。迨元季兵燹，賴羽士馬清虛畚蕪榛礫，復構舊規，作前後寢，奉大士、玄武兩像，作外門以限衢市，俾玄俗有辨，于是道衆焚脩孔勤，檀信傾心。及清虛沒，鄉人陸彥英與其子潤民、澤民，念雲隱天神効靈，香火攸萃，主席不可缺也，乃聘福源宮卜應澄之徒楊文緯主之，既而募衆增葺，蔚然改觀。天順辛巳歲也，桐村書屋相与子午，而直鍾磬之音，或相聞于伊吾燈火之間；牧牛居士問酒前村，則或鮮笠臥碧桃花下，忘其爲道爲儒於六民之中。覩太平氣象，民物阜安，凡百有舊，厥維新哉，不亦樂乎。潤民、澤民，吾鄉機雲，然沐其惠而守茲勝槩者，則非文緯弗能。文緯請居士記舉廢承傳之蹟于石，以詔方來。故爲次第如右，嗣茲業者，慎毋忘所本哉，是爲記。

天順壬午正月望日，桐村老牧周鼎撰。

[1] [明]于鳳喈、鄒衡纂修：《嘉興志補》，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85，第279、280頁。

323. 重建張王廟碑記^[1]

[清]張初龍

順治十五年正書，凡二石，在南柵廣惠宮三清殿右壁，據拓本載文。

廣惠宮者，起自北宋治平年，在鎮則爲鄉約所，奉道則爲張王廟，或曰三清殿。閱南渡至有明，數百餘載，其間葺輯，概不勝記，惟萬曆四十八年傾圮垂弊，道士朱太和虔脩告飾，中堂平涵朱公感之樂輸，與董氏醵錢，遂爾復興。嗣後思宗十年，迅雷暴雨，烈火風捲，一時殆盡，誠異事也，而說者以爲外立王天君火官位尊，內設張大帝水神體卑，故各施明通，雨火陡發，然終屬無稽，姑不具論。特原思宗暨今二十余載，莫能復興，住持沈允修腸日九迴，與其徒隱瑜擊梆拖鍊，誓必重建。癸巳肇業，丙申豎柱，較之太和，殆無以過。于是士大夫及商賈，咸憫其誠，而樂爲助，究以兵荒財盡，戊戌尚未獲雋，乃銓部蘊公、沈公者，以宏慈普濟之德，蠲蒼生于丁選，一時權畧之惠，佐萬年之香火，牆垣殿宇，率爾告就，蒙其庇者，甯止家祀戶頌已耶，即三清若有藉云。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諺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皆言末路之難也。然則允修不遇銓部縉其後，雖如太和之值中堂創其

[1] [清]汪日楨撰：《南潯鎮志》，見《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3輯第7冊，第587、588頁。

始，亦無益耳。故廣惠之成，當以鉉部爲第一云。

武林流寓道人張初龍潛閩氏撰（此上第一石）。

護法：金之俊、董印科、沈焯、朱岫、唐碩、唐彥暉、莊允誠、朱錫如、張中慮、張初龍、董靈預、董麟科、董衡、錢威、董渠成、董崢、董嶸、莊允堡。

本鎮油坊店鋪、鹽木各行，與諸善信，名畱梁木，不及細載。

領願：紀振源、楊心海、龐仲卿、姚懷宇、紀仁甫、于培之、陸允源、金湛文、張德甫、王楚三、蔣白雲、李建宇、洪成章、鈕孟爽、徐念卿、丁季源、錢雲歧、聞楚雲、滕憶梅、顧孟甫、李慕橋、袁振寰、蔣文生、陸澄源、金仰山、潘仁樓、金諫卿、毛瑞甫、沈駕甫、曹思竹、崔順甫。

勸緣：朱文明、陸君祝、蔣沖宇、沈友梅、呂秀竹、盛敬橋、毛悅樓、陸瀛洲、方振宇、朱舜章、陸含章、鈕又文、袁耀甫、沈稚柳、姚錫卿、沈清宇、計友溪、倪愛溪、陸君宇、張蘭石、潘敬湖、張順溪、王奉吾、陸心宇、韓君茂。

保副：貝仁宇、錢蘊先、金西潯、沈沖源、王周生、沈敬河、嚴體田、沈師啓、胡奉溪、張敬溪、張奎臺、鈕振山、李爾朴、李元貞、毛欽甫、朱思源、錢思山、凌采臣、沈仁甫。

順治戊戌歲元月吉旦，本宮首道紀錫元、住持沈允修等立，若隱道人屠士杰書，旌邑梓人湯元甫、湯達甫鐫（此上第二石）。

按題名中，朱岫即朱佑明，董麟科即董漢策。

324. 梁昭明太子虞山招真治記^[1]

〔晉〕蕭 統

夫東瀛綠水，三變得田；西嶽靈桃，千年未子。尚以星起牽牛，部首迢遞，律生甲子，氣數杳冥，況復上遊玉清，損之又損，高排金闕，玄之又玄，豈言象之能詮，非時節之所辯。海虞縣者，則虞農都尉太康置其宰，境有虞山。《越絕書》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崑鬱起，帶青雲而作峯；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俱會。吳門採藥之地，楚望槐椒之歌，湯反流沙之魂，錦飾汾陰之鼎，無以諭焉。其峯則有石城石門，虛巖自然，不度勾吳之馬；神功挺起，豈似峒陵之畫。魏后冰成，夜陣權息，長安慈石，浴鐵暫流，較跡比期，優劣斯遠。道士沛郡張君，諱道裕，字弘真，即漢朝天師陵十二代孫。天監二年，來至此山，遁十有餘載。夜忽夢見聖祖云：峯下之地，面勢閑寂，宜立館宇，可以卜居。裕師潘洪隱始寧四明山，無何，有人耳長髮短，云從虞山招真治來，言訖忽然不見。潘

[1] 〔明〕王鑒等纂修：《姑蘇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2冊，第798-800頁。據《常昭合志稿》《致道觀》：梁“簡文帝（蕭綱）賜玉牒一、鍾一，為撰碑記。”此所謂“碑記”，即《梁昭明太子虞山招真治記》。並稱：“按舊志誤為昭明太子所撰，今更正。”清鄭鍾祥等修，龐鴻文等纂：《常昭合志稿》，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2冊，第242頁。

弛信報君，君因辭山舊居，而以夢中所指峯下之地，即以爲治，故號招真。高臺迴立，有類玉臺之山；長廊宛轉，還如步廊之岫。柱削芳桂，豈俟開陽木飛；材選海檀，無勞豫章神拔。黃庭司命之符，有類玲瓏；朱陵赤石之觀，同符弘敞。遠望仲庸，而高墳蕭瑟；旁臨齊女，則哀壟蒼茫。蘼尋千仞之木，氣葉星晡；華飛五香之草，形圖宮室。帷葉綵花，卷舒蹊逕，陽桃侯棗，榮落崑崖，樹息金烏，簪依銀鳥。鳳將九子，應吹能歌；鶴生七歲，逐節成舞。旭日晨臨，同迎若華之色；夕陽斜影，俱成拂鏡之暉。玉礎微潤，應山雲於高牖；鳴籟徐響，引和風於空谷。方當專氣致柔，人無爲之境；周行不殆，窮混成之致。茅子筭歸，輟轡無已；魏姬宴罷，留駕不歸。何止持節變淮南之金，傳符蒔北鍾之稻。明月蛟龍之騎，驅之使鬪；四銖七子之境，引以成刀。散季齊之羽，起雄鳴之霧而已哉，乃爲銘曰：

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浮天外。故常可小，惟真能大。德起同塵，善生塞兌。物寶自然，人符交泰。掩映綠蘿，穹崇紫蓋。先治之美，此焉爲最。雄桂千步，陽臺百丈。水均下屬，山逾高掌。野寂雲興，琴繁山響。斗虹夕西，豐雷朝上。元陽作石，竹龍成杖。書藏玉匣，藥蘊銀銅。燒鉛雜鯉，折桂和葱。羽衣可服，雲餅易通。斧柯雖朽，碑石無窮。

325. 梁昭明太子招真治碑記^[1]

〔晉〕蕭 統

海虞縣境有虞山。《越絕書》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瀑布懸流，雜天河而俱會。吳門採藥之地，楚望槐椒之歌，陽反流沙之魂，錦飾汾陽之鼎，無以踰焉。其峯則有石城石門，虛崦自然，不度勾吳之馬；神功挺起，豈似岡陵之畫。魏后冰成，夜陣權息，長安慈石，浴塔暫流，較跡比期，優劣斯遠。沛郡張君，諱道裕，漢朝天師陵十二代孫。天監二年，來至此岫，遁十有餘載。夜忽夢見其祖云：峯下之地，面勢閒寂，宜立館宇，可以卜居。裕即以其地爲治，故號招真。高臺迴立，有類玉臺之山；長廊宛轉，還如步廊之岫。柱削芳桂，豈俟開陽木飛；才選海檀，無勞豫章神拔。黃庭司命之府，有類玲瓏；朱陵赤后之觀，同符洪敞。遠望仲庸，而高墳蕭瑟；旁臨齊女，則衰壟蒼茫。蘇尋千仞之木，氣叶星晷；華飛五香之草，形圖宮室。帷葉綬花，卷舒溪逕，陽桃侯棗，榮落巖崖，樹息金烏，簷依銀鳥。鳳將九子，應吹能歌；雀生七歲，逐節成舞。旭日晨臨，同迎若華之色；夕陽斜影，俱成拂鏡之暉。玉礎微潤，應山雲於高牖；鳴籟徐響，引和風於空谷。方當專氣致柔，入無爲之境；周行不殆，窮混成

〔1〕〔清〕黃之雋等撰：《江南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7年），第3冊，第841頁。

之致。茅子算歸，輟轡無已；魏姬宴罷，留駕不歸。何止持節變淮南之金，傳符蒔北鍾之稻。明月蛟龍之騎，驅之使鬪；四銖七子之境，引以成刀。散季齊之羽，起雄鳴之霧而已哉。

326. 招真庵記^[1]

[宋] 康舉之

自姑蘇出齊門，沿西北望，山形如巨鰲，橫亘原野，蓋常熟縣之海虞山也。山之東，瞰萬戶，治劇邑。邑去江不及程，陂湖畎澮之積，自南至者，傾弛會于江。江河既應，則迅潤倒流，逆于市橋之下，二水相制，移時而不能去。山無奇谷，惟荒墟白草，醜石散亂，坡陀迤邐而西，有修林橫抹，隱見于兩峰之間。其中爲招真庵，元祐中，道人姓申氏，泰陵徐處士高弟也，基營于此，嘗語人曰：吾求爲後人計。庵成亟去，不知所終。松林森茂，庭宇簡寂，如隱君子之居。通州道士喻抱元增治之，而介特有守，勵其徒嚴闢其業，供施不求而至。庵去平地無五百弓，而步虛鍾磬之聲，時從雲霄間來。凡聞之者，知其爲練形學仙之徒，且旦勤而暮勉也。舊名竹林抱元，更以招真，其有意乎。抱元請記于僕，乃歌招真之辭以系之，庶幾異時履滿戶外，仆亦有緣其間也。其

[1] [宋]孫應時纂修，鮑康增補，[元]盧鎮續修：重修《琴川志》，見《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臺北：大化書局，1990年），上冊，第276、277頁。

辭曰：

白鶴巢兮丹井空，蓬山杳兮煙靄濛，陵谷變兮今古，木葉下兮秋風，飛仙去兮朝太微，黃冠野服兮以遨以嬉，餐霞臥月兮世不我違，與世滌映兮天門可弛，蒼龍嗥兮雲幔，扉石泉冽兮山芋肥，俯仰宇宙兮日月蔽虧，靈秀回薄兮野芳呈姿，山中之樂兮萬化莫移，仙人不來兮隱者曷歸。

紹興丁卯歲仲春前二日，中嶽康舉之記。

327. 宋康舉之招真菴記^[1]

[宋] 康舉之

自姑蘇出齊門，沿西北望，山形如鰲，橫亘原野，蓋常熟縣之虞山也。山之東，瞰萬戶，治劇邑。邑去江不及□，陂湖映澮之積，自南至者，傾弛會于江。江河既應，則迅瀾倒流，□于市橋之下，二水相制，移時而不能去。山無奇谷，惟荒墟白草，醜石散亂，坡陀迤邐而西，有修林橫抹，隱現于兩峯之間。其中爲招真菴，元祐中，道人申氏泰陵徐處士高弟也，基營於此，菴成亟去，不知所終。松林森茂，庭宇簡寂，如隱君子之居。通川道士喻抱元增治之，舊名竹林，至是更以招真，請記于僕，乃歌招真之辭以系之。

辭曰：

[1] [明]王鏊等纂修：《姑蘇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2冊，第800、801頁。

白鶴巢兮丹井空，蓬山杳兮煙靄濛，陵谷變兮今古，木葉下兮秋風，飛僊去兮朝太微，黃冠野服兮以遨以嬉，滄霞臥月兮世不我違，與世滌暎兮天門可弛，蒼龍嗥兮雲漫靡，石泉冽兮山芋肥，俯仰宇宙兮日月蔽虧，靈秀回薄兮野芳呈姿，山中之樂兮萬化莫移，僊人不來兮隱者曷歸。

328. 重建招真治記^[1]

[明] 林大同

招真治，梁天監二年，道士張宏真，諱道裕，嗣漢天師陵十二代孫，游方至此，愛其山明水秀，欲卜居以棲神養素，忽夢聖祖指示，南嶺峯下閒寂之地，遂建茲治。太子蕭統爲之記，後改乾元宮。宣和間，又改額，賜致道觀。逮元延祐間，高士秋谷蔣公營別業于觀東巖崖峭壁間，邃殿飛軒，雲堂丈室，丹堊藻麗，金碧交輝，恍若蓬島。鍾磬步虛之聲，晨昏與致道相應，因請舊額爲招真院，俾之甲乙流傳。暨聖朝洪武辛未，欽依歸併致道，而別業遂廢，羽士湛然孫公與徒弟雷復顧公嘆曰：斯實吾祖闡化存神之地，而坐視其業之漸盡，豈子孫繼承之道哉。相與傾瓢笠之儲，經營相度，得煙霞之窟于觀之西，舉起廢之力于艱虞之際，以復其舊，雷殿斗祠，雲房方丈，暨門廡庖湑之室，輪奐一新。永樂丙

[1] [清]黃廷鑑編輯：《琴川三志補記續》，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91-93頁。

戊，雷復自京師，命其徒王守初貽書請記曰：吾師徒創業之功爲不易，而後人守成之功爲尤難，不有記以儆惕之，懼後人泰然安若，莫識前人創建之艱，而忘所以繼述之志，則記可緩乎，謹礱石以請。余曰：斯治也，實宏真張君修鍊之地，丹成藏之玉井。宋治平中，觀主李則正浚出丹，化雙鵠翔去，玉井具存，中葉既離而復合，興而復廢，得湛然之師，若弟又起而重振之，今而後繼繼承承，招真鍊神，求復于古，詎患祖庭之或墜，蓋惟憂之深，慮之遠，冀後之人，益勵其精進，漸不愧于真君而惴惴焉，重以弗克，擔荷滋懼，斯其用心之誠懇何如，余故樂書之以爲記。

329. 薩都刺遊紫陽洞詩 · 題紫陽勝境^[1]

〔元〕薩都刺^[2]

天風吹我登鰲峯，大山小山石璣瓏。赤霞日射紫瑪瑙，白露夜滴青芙蓉。飄飄雲氣穿石屋，石上涼風吹紫竹。掛冠何日賦歸來，煮石篝鐙洞中宿。

右在紫陽山摩崖，行書五行，字徑三寸。按《兩浙名賢錄》，薩都刺，字天錫，雁門人。寓居武林，博雅工詩文，而性好游，興至則發爲詩歌，以品題之西湖十景詞，尤膾炙人口。《元詩選》

〔1〕〔清〕阮元撰：《兩浙金石志》，見《歷代石刻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2冊，第446、447頁。

〔2〕原題“元肅政廉訪司知事雁門薩都刺天錫”。

傳天錫陟官閩憲，往還吳越，此詩題元字，疑非原刻也。

330. 薩天錫遊紫陽洞詩 · 題紫陽勝境^[1]

[元] 薩都刺^[2]

天風吹我登鰲峰，大山小山石璫瓏。赤霞日射紫瑪瑙，白露夜滴青芙蓉。飄飄雲氣穿石屋，石上涼風吹紫竹。掛冠何日賦歸來，煑石篝燈洞中宿。

右磨崖（傳按，薩天錫《遊紫陽洞詩》刻於麓石條上，今已移豎寶成寺前，此雲磨崖者，誤矣。又，薩《雁門集》作駝峰，非鰲峰）。

《四朝詩選》云：薩天錫，名都刺，別號直齋。泰定乙卯進士，累擢南臺御史，以建言左遷河南廉訪使經歷。《兩浙名賢錄》：天錫寓居武林，博雅工詩文，今兩山多有遺藁。

[1] [清]丁敬撰：《武林金石記》，見《歷代碑志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冊，第53頁。

[2] 原題“元肅政廉訪司知事雁門薩都刺天錫”。

331. 重剏紫陽道院記^[1]

〔明〕聶大年

瑞石山紫陽道院者，元延祐初道士徐大師修鍊之處也。大師有道行，一日夢紫陽張平叔授以真訣，遂大感悟，因號其居曰紫陽。其後，杭人丁野鶴繼修其業，居茲山二十年，道成而委蛻，遺骨尚存。山之陽有石洞，深邃莫測。列仙之堂，玉虛之樓，元武之殿，皆極壯偉。自野鶴化去，未及百年，而昔之殿堂樓館，鞠爲茂草，過者傷嗟。錢塘固多佳勝，而紫陽尤爲偉觀，前臨大江，後枕重湖，山多奇石，松柏杉櫟之木，皆駢生石上；又以元名公薩天錫之詩、趙孟頫之書而益重。凡杭之人士與四方賓客遊觀者，不知紫陽，必以爲歎，然荒圯不治，蓋有待也。正統甲子秋，副都紀張公守常命高弟子范君應虛來主是山，屬以興復之事。應虛者，剏望江、玉虛二樓，作丁仙亭，塑聖像，繪湧壁，葺迎真洞，頗復其舊。景泰紀元夏，余與監察御史南海黃公英、潮陽林公廷譽登山賦詩，周覽四際，應虛請曰：將重剏玉虛正殿，殿成，子幸爲紀之。余笑而答曰：姑成之，余記無難者。越明年殿成，應虛來告曰：記不可無也。吁，何其成之之易耶。以紫陽奇偉卓絕之觀，甲于東南，兼有江山之勝，而昔之至人高士，保真鍊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紫陽庵集》，第5-8頁。

氣于其間，重以名公卿之題咏，流傳于世，地以人而益勝，豈不信哉。應虛內明而外昏，蓋老氏之徒，學紫陽之道，攻苦食淡，素爲人所嚮慕，乃能修舉廢墜於烟莽瓦礫之墟，則亦豈非賢哉。是役也，淮陽畢文德、新塗周庸典助其費，宜牽連得書，後之繼應虛來者，尚嗣而葺之，庶幾其勿壞。繫之銘曰：

吳山之陽瑞石峯，仙人來往乎其中。重湖後環瀛海東，洞府宜與天門通。紫陽棲真別有宮，誰其尸之野鶴翁。一旦羽化丹爐空，石壇空鎖雙青松。剝極而復歸神功，有一道士頑如童。聿來起廢鳩羣功，文梁藻井塗青紅。搏桑朝暎射蒼龍，觚稜金萐光瓏瓏。坎坎擊鼓撞巨鍾，上帝臨汝正爾容。爐薰朝夕祝九重，物不疵癘年穀豐。紫芝瑤草吹香風，有石如玉加磨礱，篆刻文字垂無窮。

大明景泰二年歲次辛未冬十二月甲申，杭州府仁和縣教諭臨川聶大年撰并書。

332. 重修紫陽道院碑記^[1]

[明] 陳敬宗

錢塘釋道之區數百，而道居釋之二三，梵宇廣而恒新，道宮寡而弗及者，亦必有其說也。蓋釋之徒能以輪迴禍福惑其衆，而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紫陽庵集》，第8-11頁。

道家惟以清淨無爲自守，非遭有力之好尚，與修真慕道之歸心，不能自爲之力，其勢使之然也。錢塘山水之秀，吳山爲第一，紫陽又據吳山最勝之地，靈異之氣，盤礴鬱積，四時之景不同，然各極其趣。昔人相傳嘗有徐大師、丁野鶴前後修鍊於此，得道化去，而紫陽之名益大彰聞，於是元學士承旨趙文敏公題其扁曰紫陽道院，一時名公鉅卿，若黃潛卿、張光弼、陳剛中、薩天錫、倪元鎮諸君子咸有題咏，冠蓋縉紳之士登吳山者，不之紫陽，不足以愜遊觀之樂。山陽畢公文德，好善樂施，仗義君子也，一旦登覽之際，見殿宇之弗崇，神像之漫漶，不足以稱神之所棲，而起人之瞻仰也，乃揮橐金四百餘星，鳩工集材，拓而新之，建正殿三間，高廣宏遠若干餘尺，經始于景泰辛未春，落成於癸酉冬，復範銅爲元帝真像，奉安殿中，俾羽士范應虛世奉之惟謹。文德之子玉，字舜修，嗜古文，好禮賢下士，登名進士，奉使浙東，覩紫陽偉觀，仰尊翁之茂績，來請余文勒石，以昭不朽。余與舜修有斯文之雅，不辭而爲之言曰：夫神仙道家之說，肇自李伯陽、關尹喜，後世遂有列仙傳記，具載飛昇不死之說。歷唐及宋，其說益盛而熾，仙宮道院，布滿通都大邑，而鍾磬之聲相聞於四境矣。開元祥符間，上之人以爲神仙可力致，乃瓊其館而瑤其臺，金碧焜燿，可侔王者之居。至以宰執領宮觀，使主之名極重矣，迄于今皆然也。雖然使學道之士，清心寡欲，屏絕世故，遊心高明，保合太和，不遺老氏道德之言，克振宗風，亦足爲方外有道之士矣。應虛于吾言亦可無愧，而畢公父子拳拳用心之篤，皆可嘉也。於是乎書。

天順二年歲次戊寅春三月，中浣朝請大夫贊治少尹南京國子祭酒前史官四明陳敬宗撰。

333. 史方伯重修紫陽庵記^[1]

[明] 馮夢禎

武林諸山脉，自天目龍飛鳳舞，挾江湖海之巨麗而盡於吳山。吳山之最勝者曰瑞石山，志稱其秀石玲瓏，岩竇窈窕，寒泉滴瀝，匯爲澄泓，清幽徹骨，空翠撲肌，蓋實錄也。而紫陽庵者，又擅瑞石之勝。宋嘉定間，邑人胡傑居此，始建集慶堂。元至元間，羽士徐洞陽庵之，改今名。其徒丁野鶴者，棄俗棲真，屏居于此。將化之日，召其妻王守素入山，付偈云：懶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遂抱膝逝，端坐如生，漆蛻尚在。野鶴所證，蓋得北真之道者，而紫陽則張平叔別號，又南真也。南真修形神俱妙之術，北真建契虛無，其歸雖同，入處稍別，豈有師南而徒北耶，然不可考矣。庵久廢，正統甲子，羽士范致虛重興之，作玉虛、望江二樓，聶大年爲之記。然庵據直指臺之上，招呼可及，以故頗禁登陟，遊人鮮少，香火寥寂。自正統迄今，凡百五十年，又不知幾經興廢矣。今左伯溧陽史公遊其地而樂之曰：美哉斯境，蓋仙真之所宅，靈淑之所會，而頽圯若此，令崇奉靡託，瞻憩無所，其何以助登高之傑思，豁望遠之沖眸，此地主事也，乃議新之。庵東故有會真堂，平屋三楹，因而樓之，側樓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紫陽庵集》，第12-14頁。

四楹輔之。殿倚山，山故有蓬萊閣三楹，其址僅存，因而亭之，金碧輝映，旦暮改觀。山若闢而壯，泉若濬而澄，左右江湖若滌而寬，數百里山川，遠近獻狀于咫尺之下，若廊而新。是役也，經始于萬曆月日，落成於萬曆月日，工費凡若干，而屬秀水馮夢禎記之。公名繼宸，字應之，與予俱丁丑進士，改庶吉士。

334. 紫陽道院碑銘^[1]

[明] 張 彝

錢塘吳地也。吳中山水之勝，莫過于錢唐，其為錢唐之冠者，紫陽耳。聶公大年嘗記其事，惜未勒石，以垂不朽。夫自琳宮一新之後，迄今幾三十載，而羽士范君應虛者，修煉彌篤，不倦于勤，復甃石為階，易登登之路而成坦道。其門人章君本全、顧君本玉、馮君道宏猶以山門未備，不能聳四方之瞻仰，又得海鹽張公昇以助其費。是二人者，可謂克成厥終矣。然厥終既成，使非范君應虛因葉公芳為倡於前，張公昇等樂施於後，則碑以豎、亭以構，昔之所為者，特成一時之終耳，焉能成萬世之終哉？嗚呼，大年之文，非范君不能顯；范君之志，非諸公不能成。若諸公者，真可謂義士也已，詎可泯其名耶？用識於後，復繫之以銘曰：

紫陽之山，維石鑿鑿。絕妙之詞，星斗落落。眷茲形勝，允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紫陽庵集》，第14-16頁。

邁於先。厥亭告成，億萬斯年。

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乙巳重九日，徵仕郎真定府晉州判官事海鹽張彝記。

335. 紫陽庵碑記^[1]

[明] 范 涑

浙爲東南大都會，其形勝祖于新安三天子都之山，率宗于天目，龍飛鳳舞，崿嶷至錢塘，表裏江湖，渤澥湧門戶，在在皆麗景也，而行省爲最；環省中括攬奪目，精彩何限，而吳山爲最；山之巒岫崛疊，玲瓏卓絕，繞以竹木雲烟，率應接不暇，而紫陽庵爲最。是庵也，背兌面震，據吳山之坤位，三茅觀之艮方，稱小蓬萊。《臨安志》：宋在太廟後，爲禁山。紫陽真人張平叔嘗著《金丹四百字》、《悟真篇》者。元開山鍊師徐宏道，號洞陽，結庵于翠微，久之感真人授道，因以紫陽名其庵。後有丁翁野鶴坐茅二十年，蛻化顯白鶴之異，而山靈益著。遊者自四眼井西上，始入門，即見瑞石山題額。再上磴數十步，見兩傍石，峻嶒骨立，左崖有鐫字紫陽洞天，胡公績宗筆；第一山，米南宮筆。高阜有採芝巖，下有地丈餘，土肥可蒔黃精諸藥，名栽藥圃。巖上有滌凡池，客可濯纓。盤紆截磴間，又入一門，店楔高揭紫陽道院四大字，學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紫陽庵集》，第16-24頁。

士趙孟頫筆。舊傳神骨飄然，若仙人駕鶴過瀛洲，今摹帖存其名。居楔右自下而上，一垣障之，內有嶠嶼，有洞亭，蘇東坡賞牡丹有詩，題碑石塌而傳。余嘗寓目，今皆屬編氓業。再躡磴數十餘級，青松繞道，仰眎虎石，對蹲如檻。曩有兩古松夾之，因名松關。關以下，昔名尋真路，謂與塵闌漸遠也。關右一木干雲霄，繁蔭蔽日者，成道樹也。丁翁室人王守素入山修道，插小株根，祝曰：我成功，汝成林。後二十年，果成仙云，其遺骨云瘞于洞陽庵前石罅中。關右有石叢起，夷曠數十笏，可跣跣，名補衣石，即守素修道處。關之上，孫司禮新建靈官亭，其南有翠峯，透露似太湖石，名青芙蓉。石有紅白相嵌，名紫瑪瑙。其北歸雲洞在焉。洞一名石屋，至元間，置小亭，洞口憩游人，盛夏無暑氣。從亭左折東行，有橐駝峰，峯崢嶸爭巧。復右折而西，陟複崗，寬平如砥，即紫陽庵地，庵廢。景泰辛未，剏元天殿、玉虛宮，範銅像師，相今漫漶。史左伯應之復葺飛檣，重檨丹青，稱是爲此山之冠。殿左有紫陽亭，塑張真人。南向下坡有秀石堂，堂上有會真樓，列羣仙名號。向如亭又左爲望江樓，東向，弘治間，名雲霞海曙樓，樓下爲遠覽堂，吳越江山海門，皆在眺中。殿右巨石，競蜷爲鰲峯。峯前三巖突立，名三台石。石左舊有紫竹林，林下有天籟谷。峯北有翡翠巖，亦名翡翠峯。南有飛來石，古名無根石，內可容十餘人。石下名龍窟，頂有竅，可窺天。石左廉針，擁脅倒插，名垂雲峯。此處周迴谿衍，幽邃駢奇，各曲身蜿蜒而入，元進士薩天錫賦鰲峯詩，聲響琳琅，鉅公相繼和韻者甚衆，具《紫陽集》中。南上爲丁仙亭，北向，與紫陽亭相對，中有龕，奉野鶴遺蛻，髹飾之如生。亭後爲坐忘巖，即丁仙鋪草坐煉所。亭東南，一巖如斧劈裂，中有千歲藤，號隱仙巖。東望海門，江山如畫，即東山也。山腰石竅，雲氣出如緜，名白雲岫。從鰲峯石隙間，繞殿後

南望，則有翠壁，近東有丹崖，北望則有石竇如鼎，旁可納薪，名丹藥竈。穿洞牖北行，見蹲獅石，身伏而首昂，形酷似，腹下可通人往來。再北有蟾蜍石、月波池，以近池之石有紋如波，故甃爲半月形，注水養蟾，涵月影可玩。池畔昔有軒，趙學士書鳴琴室三字。循石徑西上，轉而南，石皆陡峭，如岸中絕，有空陁二丈餘。先時聖樓塞其中梯而上，後隕。正統時，砌石爲橋，名迎真橋。其下可行可坐，無水。橋西有迎真洞，三伏堪邀客，爲河朔飲。橋南即紫陽臺，高擬城闌，徐洞陽修道于此，亦成真人，故名。臺頂有穴，鍊師曾于中秋夜，見穴中白氣起，伏地視之，有兩金星在深底，曰蟾蜍眼也，遂名玉蟾穴。永樂間，重修列仙堂于臺上，中設老君，旁列十子，左右環坐南宗北派師真聖像，匾書太清仙境，又書蓬萊閣堂。前爲閱經閣，洞陽讀《黃庭經》處，故名，皆久廢，今左伯于殿左建會真樓，存列仙舊跡，而新構空翠亭于太清故址。亭成，環山勝景，舉目無遺矣。又，志載此上有雪風洞，今鑿失。亭南側路而上，碕石森鬱，對峙如天門，名朝元路，可入三茅觀。路右兩巘高峭，中如繩懸，可通一人行，直上三十餘步，有天窗石橫亘其上，名透天關。而禮斗壇、超然館諸勝，亦在南山，衆石礬不知所向，此皆紫陽庵聯屬之景也。獨洞陽鍊師闕祠，人亦不知其爲開山祖，今剏一亭于高麓，在迎真洞之巔，俯殿面江，與空翠亭相輝映，殆山靈所歆乎。大都地以人靈，人以地傑，三才之理相符，鍾其偏，尚可超世，矧鍾其全，兼動靜樂壽而一之于山水，益有光矣，都人士行有當之者。其繕廢相循，元以前不可考，後雖重葺于景泰辛未、天順戊寅、弘治戊申、嘉靖丁未，而鳩工合作，亭閣鱗疊，以復行省之麗景者，則自萬曆癸卯仲夏始；先後留題倡和，雖滿青竹，而冠口落成，浮白賡歌，引商刻羽，並出一時，彰同志同事之雅者，則自癸卯孟冬始；各志集雖有詩文無圖畫，而

參攷方隅，搜訣遐古，悉繪其名勝以洩元祕者，則自甲辰秋始。

休寧范涑晞陽甫記。

336. 書范原易記紫陽庵碑後^[1]

[明] 張士偉

紫陽庵玉虛道院，創于明景泰辛未，至萬曆癸卯重葺之，新安范氏原易爲文記其勝，具令善繪者作圖，以鐫諸石。圖僅尺幅耳，而纖悉勿遺，曠然具千里之勢，真盛事哉。甲子歲，予從柱下謫居于此，衙齋寂寂，嘗披圖縱觀，以當臥遊，私幸仙山福地，紅泉紫嶠，差足慰孤居寥閒之況，暨登陟而頓然改觀，計萬曆迄今，未滿百年，而丹楹畫棟，半棲蔓草，即巖洞窅冥，亦爲風雨所剝蝕，惟此雍門，相對所爲，撫疇昔而泫然思也。夫盛衰興廢，古所時有，第以前人之苦心經營結構，而一旦歸諸烏有，則覩茲遺跡，未免愴然，因捐資庀工，將殿宇之頽壞者葺之，泉石之殘闕者補之，圖繪之漫滅者修之，又于山之左右，續布瑞石池、軒轅鏡、白蓮池、碧雲天諸景，凡四十餘所，由圖搜境，即鏡證圖，逐一丕新，不遺餘力，今而後，庶幾其可久乎，然不敢必也。所願居是觀者，念作者之勞，與述者之勿敢怠，時加整飭，使靈跡垂久，古碣不滅，庶幾後之登斯山者，以爲龍飛鳳舞，左江右湖，猶有洞天福地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紫陽庵集》，第24-26頁。

如是觀也，此則范氏之幸也夫，抑亦予之幸也夫。

營州魯公張士偉記。

337. 瑞石山紫陽道院勝跡記^[1]

[明] 張復陽

夫太虛之間，不能無氣；氣之所聚，而不能不爲萬物。大則天地山川，細則昆蟲草木，無一物不得其所者，皆有至理之所存，元氣之所會也。其間獨得夫陰陽五行氣之秀而能靈於萬物者人也。若夫達生死之變，得造化之原，無聲利之勞，全性命之德，惟希于上仙者得之。昔人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余于武林瑞石山見之矣。此山晉唐以來，未詳其事。按宋《咸淳臨安志》：昔在太廟後，爲禁山。至元延祐初，有洞陽徐大師於此結茅修鍊，一日感紫陽真人授道，因名其庵曰紫陽。後有丁野鶴繼修其道，蛻骨于此。元進士薩天錫愛其景而留題，趙學士子昂慕其道而書額，想彼之時，跡雖隱而名益彰，來遊來賞者，歲無虛日。正統戊辰春三月，余自九鎖山來，過三茅寧壽觀，適道契棲雲范公止宿于瑞石山房。入其境，則見其林巒鬱秀，泉石清幽，芝草琅玕，光華濕潤，似有玉蘊山輝之意。夾道有石，勢蹲獅據虎，舞鳳蟠龍，錯落瑰奇，玲瓏屹立，大者小者，堆青疊翠，低者昂者，獻巧呈奇，修篁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紫陽庵集》，第26-31頁。

勤而清風生，靈籟響則蒼雪墜，飛煙吐霧，巢鶴潛龍，則有蓬壺閭苑之景儼然。躡雲梯而上石壇，則見其江山遠近，樓閣參差，羽童採藥而還，佳士抱琴而至，焚香瀹茗，晏坐談元，則有神仙家風味在焉。坐間，忽有二三子羽衣翩翩，乘風而至，相與登紫陽之臺，覽仙亭之景，有客舉天錫詩云：天風吹戩登鰲峯，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霞日射紫瑪瑙，白露夜滴青芙蓉。此時，聞其詩而覽其景，則其景倍勝矣。望其青碧紫翠紅白相間之處，一似張綺羅于瓊館，鋪錦繡于琪林，使人飄飄然，便欲有凌雲跨鶴之志，若不知有夫人閒世者耶。吁，求吳山勝絕之地，舍此而之他，莫能得也。察夫此山氣象，自開闢以來，二氣推蕩鎔結，至此藏風積魄，秀聚其中，大匠剗削不能施其工，丹青模寫莫能狀其妙，自非天造地設，有何人力所至也。若曰紫陽之瑞，即仙家之瑞也；仙家之瑞，即國家之瑞。今聖天子以乾坤符德，日月聯輝，四海同仁，恩霑草木萬物，如在春風和氣之中，其樂雍熙之治，何其幸歟。自時厥後，居此山者，當以晨香夕燈，祝延聖壽，清心寡欲，祈福生民，尚宜恪守祖風，精修至道，則上不負君親之大恩，下不忝山林之秀氣，則向之“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不在彼而在此矣。棲雲曰：嘗聞無名是天地之始，有名為萬物之母。天地雖大而不能自稱，必待人而稱之；庶物雖衆，亦不能自名，必待人而名之。顧吾山中景物，不為不秀，但未獲今之名公賢士性耽吟咏，則不過塊然一邱一壑，而願吾師不以陟降為勞，凡木石秀結之處堪為詩題書法者，度其形勢，取其一二，以為詩題，倘或才能之士繼薩天錫之高風，續文敏公之遺墨，則此山草木得以重輝，煙霞為之改色，豈不美哉。余應之曰：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吾祖之深幾也。人之一心尚不能自理，何暇木石之為，然此耽于烟霞之癖者，見其清絕，不能不感發其幽情，因時稽考本山舊跡，凡人物樓臺、山林泉石有故事者，編釋為題，裝潢成冊，意甚不工，以俟能言之士有所取

擇，然雖無補于教，亦可以助仙山什佰之一二者歟，是爲之記。

正統十三年歲在戊辰秋七月中元日，元門後學張復陽識。

338. 遊紫陽洞記^[1]

[明] 楊應詔

予過錢塘，必登吳山，嘗一陟紫陽洞，洞之勝，未悉也。歲乙卯冬，至錢塘時，積雪盈旬，予沿四忠節祠西上，穿小幽逕，轉北林，行雪中，抵其麓，坐石圻紫陽洞天上。旁睨有小石堵門，予排石入之，則見林竹嶒嶸，中有石池泓然，樵者曰：此野鶴仙鍊丹處也。池水清寒，中有菖蒲池，後有采芝園，以雪弗果。往遙睇間，忽石碁突出，有一石類林鹿蹲其間，余急往趨之，雪峻峻落。余乃復循石堵出，憩歸雲巖，見飛靄流氛，從巖洞中出，沿側石罅，徑東山，欲訪野鶴仙祠，乃呼道者新澄偕往，披松磴，循巖雪，遡古瑞石洞。未至洞，少許，則見傍嵐岫巉，齟石乳垂下奇甚。洞深窈紆邃，予仰睇巖竅上微，劃剝有光，古壁苔刻模糊。遊玩久之出，又沿石梯前，始至祠，拜野鶴遺蛻，瞻其像清臞而飛逸，真若羽衣自海上西來，顧道澄曰：此鶴何年復至乎？乃循庵側，復穿洞旁折出，行不數十步許，則又見亂石層崖，自草樹雪中騰蹕出，羣走四逸，不可以億計，若方平擁羣羊東下。余驚異，行且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紫陽庵集》，第30-36頁。

顧，方追從之，忽又至一山巒洞口，傍大鑄曰朝元路，乃捫蘿徑至其側，見兩崖岬削，壁起中微，一線露天光隱隱，頂忽一橫木跨其上，狀若石梁然。余欲梯之，足叢雪中數尺許，不能進，返至小蓬萊，衣履交濕矣。道澄延余至列仙堂已，謁老君遺像出。余擁石欄佇觀，欄側有古大樹數十株並余立。時林外雪紛，篁竹瀟瀟然有聲，猿猱跳且呼，俄又若笙竽交奏，天花亂落，渺不知此身由崑閬元壺蹕而東也。俯視錢塘，一抹萬家，玉宇玲瓏。舉目羣仙在空中，招之不下。余心益奇甚，復自迎真橋東去，不數步稍下，見石扇中開，余轉而出，兩巖戶絕煩，傍有大獅石蹲。不暇顧，亟往迎真島，訪弔徐洞陽遺跡。見洞門粼粼，雪已闕而封矣。不得已，過月波池，謁紫陽，至望江閣徙倚，忽天風蓬蓬，與江聲從余肘背後東來，歛吸風日不可辨。余亟命道澄啓玉虛樓趙孟頫、聶大年等諸碑誌讀之，稍久下之，見巖雪稍已開霽，乃披青芙蓉展憩，左右盼而懸石露奇紆怪，鸞驂鳳翥，補衣石則又獻尊于前，與歸雲角峙。景益清，神益逸，真若入水幄中，覺寒益甚。徐起，躡石屹屹危且墜，羣遊者咸在下駭走，嗤余曰：天遊子可謂判命釣奇者矣。余自補衣頂望笑曰：余方欲摩龍鱗編虎鬚以補袞，非判命能耶。時天已暮，又與古瑞石飛來石接，余興益據，復欲取道躋之不果，乃據青芙蓉頂彷徨四矚，道澄亦余從，吮遙江，掬重湖，晞三吳之全壤，唁故宋之遺宮，悽然如狂如愬不已。道澄曰：子何感慨如是？余笑顧道澄，歎曰：嗟乎，子知此石撐揭乾坤幾何年于此，而其閱世者不多耶。方錢武肅擁兵下吳越據此，宋高宗南渡國江南，一時山川文物何如，無論錢封宋社，乃張紫陽平叔、徐大師、丁野鶴之仙跡，亦久陳莫可詰矣，而少保肅愍褚伍諸公，嶸嶸何往，眼中所睹中，惟野馬四時寒暑之運，孰隆施是，而其伏也無窮，其賞也無盡，其精靈與余俱亭立于前者，不可磨滅，迄今

煌煌猶昨日，餘者安存耶？

楊應詔記。

339. 程秘(真聖觀)記^[1]

[宋] 程 秘

程內翰秘撰觀記云：維此衆大號京邑，利祿海山無終極。湯沸火炎齊與汨，斗柄孰揭指羣迷。教化宣明惟聖職，既先斯道有躬行。更表元風爲世式，用以顯應鎮其西。太一萬壽奠其北，延祥四聖位東南。三茅沖天乃中立，惟有西南號龍山。殊庭未睹丹霄徧，粵昔紫清玉皇君。沖融所毓並乾坤，迨唐宮正紫極名。奉之三百久其齡，晚遭兵焰燎中寓。埃滅煙飛二十春，火謝金乘梁得土。日食方還明未普，江南乃有勳臣鏐。戎馬崎嶇百廢修，絳宇丹樓杭獨盛。請更紫極爲真聖，且謂唐人紫極稱。專祈薦福徹天庭，今欲更名真與聖。庶顯羣心知所敬，一函朝奏夕風馳。五十年間終不振，勃興宋德同天垂。兵不一刃謳歌歸，坐看五季荒殘後。化作無懷清淨時，祥符三葉膺圖籙。軒昊醇釀調玉燭，海不揚波天無風。一陶萬宇同薰沐，九重闔闔布新綸。天慶佳名錫又新，於時天下崇元館。不復當時真聖名，朱梁舊扁空山寂。錢氏遺基荒草棘，開山隆師善根深。一念不移如願力，偶因善士施金

[1] [宋]潛說友原纂修，[清]汪遠孫校補：《咸淳臨安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49號，第3冊，第721頁。

園。從此百閒新突兀云，彈壓吳山與胥江，萬年長護雙龍闕。

340. 重修捍海塘真武廟記^[1]

[明] 魏 驥

浙江按察使鳳陽陳公璇，具海鹽重修捍海塘真武廟作興之槩，以書遺予，願有記之。蓋大海去海鹽城東一里許，而洪濤巨浪，晝夜衝撞。古有塘岸一所，自教場至秦駐山北，計長十八里，一名太平塘，一名捍海塘。專以防禦潮汐，其保障軍民之功，殆不止海鹽一邑，而浙西諸郡縣皆賴之，豈淺淺哉。永樂初，塘壞，有司具其事上聞，遣通政使溧水趙公居任董蘇松嘉湖數郡官民，修築僅完。宣德中，巡撫侍郎周公忱復俾民于塘裏，增土五丈，仍令嘉興屬縣倩夫七百人就塘分方守候，遇坍隨補，歲以爲常。正統九年秋，風潮大作，塘被衝決，水溢四境，傷民禾稼，及郡縣倉糧，知府黃懋復以事請于朝，命工部行浙江布按二司勘實，次於本塘裏岸重築新塘，木石灰料，價銀三十九萬八千餘兩，奏令所屬有罪官民出銀以脩塘費。景泰五年夏四月，憲使公乃屬僉事泰和陳公永領其事，公口意籌畫，用民之力，取諸糧里，細民不與，因塘故址，撤舊更新，外砌大石，內實瓦礫，增椿添土，功漸就緒，而右布政使南宮白公圭、左叅政樂安謝公輔、左叅議文江周

[1] [明]柳琰纂修：《嘉興府志》，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史179，第305、306頁。

公紀、僉憲臨武鄺公彥譽繼至，各秉公勤勞，來工役曲盡恩意，措置有條，人事效力，故不勞而績用聿成，其費十省其九。塘之廣，十有二丈，高一丈八尺，視昔之堅固，蓋百倍矣，真足以障怒濤而捍強波，歷世湮遠而無壞。先是興工之夕，僉憲陳公夢一室塑真武像，于是訪諸縣老，云塘故有真武祠，久廢無克舉者，公乃相地掄材，創真武廟若干楹，廟右遷龍王祠並之，周繚以石垣，繪像有赫，丹雘煥然，復擇羽流，以崇祠祀，經始于景泰甲戌，落成于乙亥春二月也。又于藍田重修舊真武廟一所，官無廢而民不擾，期神默相，保佑斯塘，而福利浙西，庸有紀極者哉。予惟凡賢知之士，爲其民捍災興利之作，不患其難成，惟患其易壞，繼之者無其人，則已成之功，其有不至于隨廢者幾希，此憲使公欲紀斯塘興作之詳，以示諸後，無他，其慮惟在是而已。繼自今凡爲藩臬爲郡縣者，臨蒞茲土，能用心以克成斯塘，不負朝廷惓惓爲民之心，與僉憲陳公勤其事之心，憲使公紀其事以示後之心，則浙西一方，豈有遺利之憾焉。若夫相是役而存心不懈者，則指揮徐鑑、劉清，經歷姚瀚，鎮撫張翱、夏宗陰、陽正術、姜雍，典史李貴其人，故併書之，以告後之人云。

341. 真聖觀碑記^[1]

若夫真聖之教，大道爲先，恍惚難名，虛無罔象，初極於元黃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武林元妙觀志》，第86-89頁。

之始，施功於融結之前，籠罩九一，森羅萬物，可大可久，元之又元，豈推步之能窮，非名言之可載。太上老君者，神凝太素，氣積混茫，誕形雖感於星精，崇德實標於道祖，當驪陸犧軒之代，則同出而異名；洎陶唐殷夏之年，乃殊途而一貫。抗世立法，爲師爲臣，恢張沖漠之風，振蕩希夷之跡，及乎姬周建國，仙聖膺期，託孕元姝，寓形楚國，指李爲姓，視耳傳名。雙柱三門，式表儀形之異；龐眉鶴髮，更彰耆耄之尊。然而隱跡公期，韜光柱史，魯宣父起猶龍之歎，尹先生知望氣之祥，莫不經演五千，齡高八百。唐朝將基王業，曾託真源，廣啓元關，累崇徽號，由是普天之下，悉立道宮，皆以紫極爲名，冀以奉行齋醮。當府頃嘗建置，歲月已深，後因大盜經過，恣其煨燼。緬維道館，久曠真風，因爲重興，俾延多福。竊詳載籍，靜究源流，但以老君稟虛無精，應混元炁，託神明之質，先天地而生，在三皇五帝之時，則自號鬱華廣壽，及殷商成周之代，則官居柱史王師，出入自然，應期而現，後以周王之世，再誕於苦縣瀨鄉，道震中華，化行西域，然而位居太一，尊號帝君，統御十方，施生萬物，配三光而普照，綿萬劫以長生，前朝欲濬靈源，仰攀仙系，寧同血胤，聊比宗祊，則老君自是大道之至真，非唐家之枝派，夫軒轅大聖必問道於崆峒，周穆至仁亦學仙於瑤水，是以追崇道教，廣務勝因。絳闕朱臺，遠比蓬萊之境；星壇月殿，大新焚醮之場。必冀元功，克臻靈貺，其餘隙地，間植松筠。白鹿青羊，自遨遊於春嶺；春風皓月，更縈帶於秋江。立吳都道教之觀名，千秋不朽；改越國紫宮之真聖，萬載永隆。足使大道常興，真風不墜，大顯元元之教，永資邦國之休，宜刻貞珉，式揚光烈。

342. 建真聖觀記略^[1]

[明] 鄭 厚

真聖觀，唐乾符間爲紫極宮，錢武肅王奏請復兩浙老君廟，親灑翰泐碑，改今名。元趙道士鑿方池以瀦流泉，植芭蕉其上。一日，有羽客訪之，趙適他出，客題二詩於蕉上而去。詩曰：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天風香霧蒼華冷，名籍因由問汝來。其二曰：白雪紅鉛立聖胎，美金花要十分開。好同子往瀛洲看，雲在青霄鶴未來。後始與道士遇，手授詞曰：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閒。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其二曰：一日清閒一日仙，六神和合自安然。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識者以爲呂洞賓榴皮所書也。元末兵燹。明正統間，張志源即其故址中重構，歷三寒暑始告成。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武林元妙觀志》，第93、94頁。

343. 楊循吉新建(致道觀)覽翠樓記^[1]

[明] 楊循吉

常熟據郡北境，山水咸具，領其勝而可遊者，無若致道觀。觀有古檜七株，蕭梁所植也。往歲邑令計侯之宰是邦，以其幽麗，時至而樂焉。而老氏之司存，亦于此世產。先是有堂曰來雲，居其右偏，稍卻既久而將弊矣。計侯相地度勢，以爲是觀所得，非不饒于湖山，然而入者有面牆之嘆，必欲盡發厥美而致之几下，盍即而樓之，於是道會陳尚義進曰：斯堂起林復真，歷王志玄、顧常清，皆以羽服司教門事，而蒙實承其派，竊謂雲之來自至和奕世，是守堂不可去也，請兼存可乎？計侯領焉而倡之，於是尚義乃益己資，乃鳩良工，乃市碩材，無幾何，遂成樓焉，又成門屋與兩廡焉。落成之日，侯坐其下曰：雲固無恙，宜仍字來雲，逮一登覽，而羣山咸在右，向之翳翳者，皆鬱然爲我有矣，遂題之，曰覽翠云。他日尚義以記請，凡是邑之遊者，必歸致道，歸而不獲，與峰巒接，亦不得謂之遊。計侯獨能一旦捋其勝槩，俾盡彰顯，不有功耶？抑古人之所至，必崇臺館，延景物，益其志，尚清逸，使然無足怪，而後世按跡而思其人，亦與焉有考，則斯樓固侯

[1] [清]高士驥、楊振藻修，錢陸燾等纂：《常熟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冊，第317頁。

之峴山也歟。侯名宗道，柳州馬平人，以解元第進士，政尚簡易，禮賢有文，民用是不忘，而尚義又克就厥績，可書也。正德丙寅之春，訖于是年之冬，又明年記乃成，是時計侯已遷邵武府同知，去踰年矣。

344. 傅玉良(致道觀)朗吟亭記^[1]

[明] 傅玉良

虞山爲常熟鎮枕于山麓者曰致道觀，觀有七星檜，嗣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煉丹井之勝，竹樹周布，清奇爲邑最。由丹井東北，躡崎嶇行百餘步，松蘿叢翳，中有磐石坦然，坐可容十餘人，而下見山南昆、尚二湖，與琴川諸水，縈帶澄映，尤可愛賞。邑逸民涵虛叟金彥銘續書說老氏虛無清淨之說，嘗偕開封府致仕調導樂閑翁林逢吉遊息于茲，因誦詩呂純陽“朗吟飛過洞庭湖”之句，快然有所愜于中，乃謀作亭，石上遊樂，以佚老未果，而先後遺世，後樂閑翁子道會止庵剛伯、涵虛叟子叔美，相與登高訪古，留憩于石，慨然念先志之弗就，思有以繼述之，乃協謀捐資，鳩工庀材以圖之，不日底績，亭成于永樂丁酉二月。落成之日，會邑庠司訓會稽魏勝安挈酒來賀，遂藉石敘坐，酣宴以樂，仰觀天宇

[1] [清]高士驥、楊振藻修，錢陸燦等纂：《常熟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冊，第317頁。

澄碧，山雲凝翠，遙覽湖光萬頃，汪洋盪激，風帆野鳥之軒舉，水花沙草之芳馥，千態萬狀，舉集目前，俄而好風南來，爽颯逼人，肌骨飄飄然，似欲乘飛鸞，跨黃鶴，拉純陽，以遨遊于沖漠汗漫之境，恍不知人世之有氛氲也，遂取涵虛、樂閒二翁所誦純陽詩之義，而扁之曰朗吟亭，既肖純陽像于石版，刻時人咏歌之詩于楣，且因魏司訓來請文以記之。予聞古之所謂神仙家者流，超脫塵濁，遺外物欲，搏扶搖而越崑崙，招冷風而涉溟渤，有非人力所能知能為者。然以洞賓之神化莫測，而醉飲笑咏，不異庸衆，及其凌霞跨雲，飛行湖上，俾當時後世，見知聞知，稱誦不置于口，宜乎慕其風者，久而弗替也。虞山去洞庭雖千數里，而其山水之幽絕，髣髴乎岳陽洞庭之槩，有足為洞賓駐跡者，矧其詩曰：“朝北海而暮蒼梧”，則其飛行八極，宜無所而不至焉，知鐵笛之吹，終不至于斯亭也，諸公其誠意以伺之可也。予文不足以傳久遠，因其請，姑書此以誌亭成之始終云。

345. 重建至德觀記^[1]

[元] 宋授之

杭州吳山至德觀，相傳崇奉太歲帝君香火，載稽郡志。宋淳祐元年，尚書省牒道士龔道清焚修住持，由來遠矣。江南歸職方

[1] 《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武林元妙觀志》，第35、36頁。

氏，復益葺理就緒。至正壬辰，蕩爲灰燼，浙省丞相達識帖木兒上承寵眷，砥柱南服，養民事神，靡不勤恪，鼎新營建，命理問官大督沙總其事，宣差帖木督其程，經始於至正二十二年四月，告成於是年十月。中建至德殿，後起星宿寶閣，前植山門，翼以兩廡，丹牖照日，觚稜插漢，肖塑三大帝真，五星九曜，周天星宿，后土神煞，慈嚴猛奮，起敬起愕，又以餘力治方丈、井甕，在在完好，跨越前規，施者禱者雲集焉。

346. 重修吳山至德觀記^[1]

〔明〕史繼辰

吳山顛有至德觀者，峙藩署之東偏，前左使趙公稍葺之，業未竟，有京兆之擢，不佞偕；右使原易范公代爲整齊其緒，報成事。按郡乘，觀建宋紹興間左渾儀臺側，奉歲神，歲首、迎春、勾芒宅焉，天子爲題額。元初燬，渾儀廢，而閣復建，設天帝星曜像，俗稱星宿閣，末復燬。國朝天順間，始振於道士吳志中，爲復閣，閣上奉天帝羣曜，閣下奉至德及勾芒六甲，巋然高峙，上風旁雨，蠹蝕其裏，不葺且圯，不佞用以成趙公之志，竟新之，觀者壯焉。或曰時詘矣，不可已乎？不佞曰否。凡建祠廟，不關民事曰淫。先賢按部具毀之，獨存伍相、吳季兩祠，不佞竊嚮往之，無寧躬爲

〔1〕《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冊，《武林元妙觀志》，第36-40頁。

倡而導之。惟是民事先，時齊七政，敬授民時，惟帝其先之，故立春日擊土牛而迎勾芒，爲民宣導春生之氣，此於民至重。歷宋元來，不廢茲典，亦不廢茲觀，即不佞奉職，無狀無能，承宣上德意而導之民，以屏藩十一郡七十五邑，俾有寧宇，無逢侵蝕。而胥宇在吳山陽，吳山若帶屏翰署，宇閣當其東偏。震東方也，帝出乎震，萬物出乎震。大德曰生，勾芒羣基，是代帝宣導德意者也。閣前距百武而遙，伍相廟遙相望，踞山俯江，神靈鬱盤，天時地利，是馮是禋，蓋不獨爲觀美，何詘之虞。是役也，趙公倡什三，不佞同范公成什七，陶埴塗墍若干，工值若干，鳴工六月四日，以十月朔日告成事，不佞爲之記，俾後之君子得以覽考揆厥修建所自，庶終不至蕪廢云。趙公名欽湯，山西解州人。范公名淶，徽州休寧人。

萬曆癸卯孟冬望日，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翰林院庶吉士平陵史繼辰拜撰。

347. 陳仁可(至和觀)記^[1]

[明] 陳仁可

山川清淑之氣，水土之所生不能濁，當必有魁奇修潔之士生

[1] [清]高士驥、楊振藻修，錢陸燦等纂：《常熟縣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冊，第318頁。

其間，志遠大而成功業，不與里閭相浮湛也，或不得大伸其志，則將遜迹隱處于林泉巖壑，而求所謂清潔無爲之學者有之矣。應君梅所先生世襲儒業，家台之仙居，其鄉慶雲，其里甘露，其地有擴蒼成德隱玄洞天，神仙窟宅也。先生清淑所鍾，生有異質，幼宗孔氏學，壯而脫屣塵俗，入希夷門，簪披千里之凝真宮，即括蒼洞天也。先生長身，美髭髯，見謂古天師相，儼然風塵表物，端莊澹雅，靜而無營，獨鶴孤琴，東西雲水，時貴咸重之。寶祐間，典臨安府報恩觀。景定間，遷華亭縣仙鶴觀主席，道價日以起。咸淳，改知平江府常熟縣乾元宮，一以拯世度生爲心，書符咒水，呼風召雷，道法益行，人賴以安。暇日披鶴氅，荷鳩藤，覽虞山之蒼寒，挹琴川之澄碧，窮尋幽勝，若有契于心，遂竟囊中，有市邑西民屋數間，營爾邃宇，像爾雲馭，因募玄真子之高風，扁其額曰至和道院，東西之門曰虞山福地，門之道曰霄衢，朝薰夕燈，祈祝靡怠；且銖積寸累，買田若干，備粟有廩，聚雲有堂，交賓朋以信義，睦鄰曲以慈和，周旋乎殤咏笑談之間，蓋盎如也。軒楹几席，必整必潔，右竹左梅，徜徉自適，先生亦可謂攬俗有道之士矣。然予觀先生刻志辦道，赤手卓立，以成真館，殆欲與凌虛丹井之仙踪，招真竹林之勝槩，鼎立而儷美，顧不偉歟。先生諱錫智，字子信，梅所其自號也，嗣師應必信，嗣其嗣王大成。吁，天地依道而立，道無敝則天地無敝，道待人而後行，其人存則其道存。予也與先生同里，客亦同郡，故知其事爲審，喜先生之志有成，傳有人，其徒將日蕃以衍，其業將日昌以大也，道觀云乎哉，尚當濡毫，以記盛事。

348. 致和觀修建記^[1]

[清] 陶正靖

致和觀在縣治西，初爲院，後爲觀，其後別爲中觀。自明初提點法師張氏始，於今三四百年，有棟撓屋壞之憂焉。嗣法者吳氏懼無以妥神祇而承先烈也，蚤夜惕苦，諏於介衆，鳩工庀材，修復三官殿，以雍正七年落成。吳氏曰：未也，維斗姥爲吾法宗主，其像未獲安處，非致崇極之意。殿之後，幸餘隙地，爰建樓以禮像設，示威神，且爲鍊性棲幽之所。蓋經始乾隆四年，力絀緣艱，越二年乃克竣事，使其徒顧氏克泉來言始末。克泉予故人子也，予惟士託跡方外，捨離塵俗，然而世及爲禮，堂構爲重，未嘗不與俗同。若其廢興隆替之跡，則繫乎人與其時。邑在前明中，士大夫構園亭第宅，連衢竟術，相誇勝推，及于琳宮梵宇，揮斥千萬，畧無靳惜，迨季年則少變，迄於今則愈變，其間精心計巧腴削者，不足當前人百一，亦僅用自完，無以及物，而故家世守，鞠爲茂草者多矣，況方外之無恒業者乎？嗟乎，邑之土地猶是，物產猶是，其策高足而據要津者，較曩時未嘗少變也。昔以見贏，雖持廉者亦贏；今以見絀，雖恣取者亦絀，其有數存乎其間耶。抑其贏也，

[1] [清]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冊，第315頁。

由化之污；其絀也，乃以彰化之隆耶。將蚩蚩者，實繁疵竄，媮生雖羸，亦易絀也。於斯時也，能以絀爲羸，無隳前規而恢廣之，君子以爲難求諸方外者，未易數數然也。予是以幸故人子之得所歸，而樂爲之記。吳氏者，名某；其相於僂力者，同學名某；其本師陸氏，諱某。吳氏之辭曰：是惟本師遺志，讓美不名，抑尤可嘉也夫。

乾隆歲次癸亥夏五月既望記。

349. 宋濂忠靖王碑記^[1]

[元] 宋 濂

歲在闕逢沼灘，斗杓直寅，某日某甲子，東嘉道士儲祥曦新作溫忠靖王廟成。後十有一年，太史氏濂爲之記曰：太虛之間，一降一升，而能橐籥于無窮者，非氣母也耶。氣母之所繩，其出無根，其入無門，而其應也甚神，人能察乎陰陽之變，而不凝滯于物者，其知鬼神之情狀矣乎。王姓溫氏，名瓊，字永清，溫之平陽人也。父民望，嘗中明經甲科，老髦無嗣，與妻張道輝晝夜籲于上帝。一夕，張夢巨神手擎火珠，自天門而來，謂曰：吾乃大火之精，將降胎爲人。張覺，赤光被體，中猶喜喜然，因有妊，以唐長安二年五月五日午時，生其左腋，有靈篆二十四，右半之。七

[1] [清]鄭澐修，邵晉涵纂：《杭州府志》，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03冊，史部地理類，第658頁。

歲，習禹步爲罡。十四，通五經百氏，及老釋家言。二十六，舉進士下第，乃撫几嘆曰：吾生不能致君澤民，死爲泰山神以除天下鬼癘耳。複製三十六神符授人曰：持此能主地上鬼神。言已，忽幻藥，又象屹立而亡。蜀葉天俊用其符禳除沴氣之爲人裁者，彷彿見王衣赭袍，握寶劍，乘追風駿下之，勅召之，家遂皆祠王以祈靈響焉。初封翊靈昭武將軍正祐侯，其曰正福顯應威烈忠靖王，宋季之累加也。王之事行，見于傳記者如此，自薦紳先生言之，可謂怪神之極，殊不知氣母之所孕，出奇出神，靡所不有，蜚龍感而異人生，元象應而神蹟著，蓋不可一二計。惟夫偏□或足以病民，故必降剛明方直者而祛斥之，此夫天之恒道，非所謂怪也。古之聖神，體天以訓民，鑄鼎以象物，使民知神姦，故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奈何氣漓俗激，御陰陽、通神明之術不傳，方士之徒，遂得竊其機權而用之；世之昧者，不知出于古聖神遺法，歸諸道家，往往鄙其譎誕不經。嗚呼，是果譎誕不經者耶？非耶！係之以詩曰：

南離有赫大火神，下上六氣凌三宸。靈龍乘駟輔以雲，披髮下降瘴溷濱。帝出乎震物以伸，約束百鬼主地門。神往從之勢翩幡，豹韃絳衫紫纏巾。七門直劍火暈輪，岳祗瀆鬼爭駿奔。癘或憑人叱使泯，弼贊元化題一鈞。東嘉之山翠嶙峋，作宮翼翼鸞鳳騫。牲牢肥腍酒鬱燠，挺然正氣扶乾坤，山明澤媚日曛暝。

350. 中興顯應觀記^[1]

[宋]樓鑰

真君崔姓，廟在磁州，旁爲道觀，河朔人奉之五百餘年矣。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營不百里。既去，謁祠下，神馬擁輿，盼靈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勸帝還轅。孝宗誕育于嘉興，先形絳服擁羊之夢，生有神光燭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中興駐蹕錢塘，初置觀于城南，尋徙于西湖之濱，分靈芝僧寺故基爲之，祠宇宏麗，像設森嚴，長廊靚深，采繪工緻，鐵騎戎卒，左出右旋，戈鋌旗蓋，勢若飛動。敞西齋堂，以挹湖山之秀；爲崇祐觀，以處羽士之流。稱其爲大神之居，高宗脫屣，萬乘嘗同，憲聖臨幸，以丹堊故暗，賜金藻飾一新，又三十年矣。皇帝皇后聿追祖考之意，載命興葺，復賜緡錢二萬，俾都監右街鑒主管教門公事明素大師陳永年買田，以增齋供之費，所以妥靈而錫福斯民者甚至，是誠不可以無紀也。竊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爲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爲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也。《續會要》等書亦不詳諦，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貞觀元年，州廢而以滏陽屬相。至永泰初，始復舊。《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爲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貞觀中爲相州滏陽令，再徙蒲州刺

[1] [清]鄭澐修，邵晉涵纂：《杭州府志》，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03冊，史部地理類，第687、688頁。

史，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爲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府君之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所信向而封崇之，故詔曰：惠在滏邑，恩施蒲人；又曰：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爲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其傳歟。元符二年，即舊號封王，大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葺治，祠曰敷靈，觀曰顯應，且按舊碑爲之記，其說略與《實錄》同。又言：唐太宗夢得之，俾詔入覲，刺蒲州河北採訪使，因命刑曹二弋編錄神之靈蹟五十餘條聞于世。淳熙十三年，奉光堯聖旨，改封真君，然至今以府君爲號，尤見其本于爲令也。季夏六日，相傳以爲府君生朝，都人無不歸嚮，駢擁竟夕，尤爲一時之盛。孟冬十日，又謂爲府君朝元之節，或云以是日上升，禁庭皆設齋醮，北人之寓居者，是日亦必至焉。

351. (宗陽宮) 上梁文^[1]

[宋] 郭應酉

聖人繼天立極，瑞已兆于初潛；上帝儲祉垂恩，事莫嚴於昭受。若稽舊典，爰作殊庭，以緜億萬年之基，以隆九五位之福。載惟肇建之始，則應天興聖，首彰慶源；粵從南渡以來，則佑聖

[1] [宋]潛說友原纂修，[清]汪遠孫校補：《咸淳臨安志》，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49號，第1冊，第157頁。

開元，益昌景運。茲祖宗之丕則，示帝王之正符。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皇極平康正直，以爲天下之王；諸侯朝覲，謳歌咸日；吾君之子，飛龍利見，通駿有聲，蒙潤澤者必邇其源，受庇陰者必推其本。宣平坊內宅，猶有於神光；明遠樓前圃，尚存於燕射。此大明之所自照，而衆陽之所共宗。地接重華，鍾有道曾孫之慶；天生上智，見佑我烈考之心。是用申舊章，以命有司，建嘉名而昭丕應，移材靈囿，斥費水衡。作新宮千柱而人不知，體元祐儉慈之意；祚洪圖萬葉而功不朽，法祥符嚴潔之誠。赫穹昊之鑒臨，儼群仙之環拱。真人在御，仰來和天尊之居；列緯衣光，俯紫微垣星之坐。上永凝於眷命，下丕荅於輿瞻，爰歷靈辰，用興巍架，伸茲善頌，相彼歡謠。

拋梁東海門，天闊日瞳瞳，萬齡耆壽朝慈殿，百世僊源毓震宮。

西蜀道平夷，太白低忠益，潛藩多王氣，元和聖德壽天齊。

南風宣九譯，聖恩覃國陽，自展郊壇敬，始信離明一德參。

北歷歷衆星，皆拱極萬里，神州在望中，車書混一千戈息。

上敬天一念，臺新創流虹，繞電荅休符，甘雨和風酬景貺。

下河清毓慶，扶宗社九韶，樂奏鳳來儀，萬井年豐麟在野。

伏願上梁之後，社稷尊安，乾坤喜荅。右文母以介繁祉，錫皇帝以登太平，松喬游於斯庭，長上漢宮之壽，郊廓卜過其歷，益縣周鼎之年。

352. 大護持杭州路宗陽宮碑^[1]

〔元〕任士林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神武不殺一天下，故日月所照，熙然邃古之世，素樸之民；以慈儉無爲理天下，故天地訢合，藹然清靜之治，寧一之風。是以天保定爾之詩，海隅丕冒之臣，所以朝夕必祝必嚴其地以歸之。至元十三年，太傅淮安王首舉杭之宗陽宮，尊師杜道堅應聘入覲。師恭持瓣香，稽首上前，爲江南民命昭謝聖德，天顏穆然，在廷皆稱，萬歲由是時賜召見，訪問治道，尋被旨乘傳江南，詢求賢哲有道之士，仍賜璽書護持。又明年，被璽書東還。初宗陽之建也，析以故宮遺址，凡土田之在華亭登瑞者，以賜以資。逮尊師之還也，方墮劫灰之餘，瓦礫未疏，玄垞架集，於是規舊址，輸心識，掄巨材，畫堵制，握毛樹林，輦塊成阜，業且營之，人情厭事，而師亦拂衣矣。師乃退居吳興，即封禺之地，蒔竹萬個木萬章，曰：美可材，吾志遠矣。越二十有一年，是爲大德八年，有旨賜璽書，起杭州路道錄，住持提點宮事。師振衣出山，疏去蠹蝕，斧斤日聞。有門有墉，崇之植之；有殿有壇，級之甃之；有堂有廡，修之邃之；有庖有廩，潔之峙之；檜柏松杉，日溉滋之；池溝丘阜，日疏積之；鐘鼓有節，幢蓋

〔1〕〔元〕任士林撰：《松鄉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6冊，集部別集類，第499、500頁。

有儀，洛誦戾止，洞歌來思，維宮貳是縫是彌，維教父是施是資，於是考制定宜，大振初矣。夫惟老子之教，立世之矯矯亢亢，屢棄富貴，芥視事功者，往往托而逃之，故呼吸煉養，以攝其玄，禱祠祭祀，以通其神，然象帝先，強道名意，果是乎？今夫作者談皇道帝德之盛，以揚至治；揭性命禍福之蘊，以開羣蒙；存君臣政禮之舊，以飾人心；力棟宇封樹之勤，以恢人事，則無爲而無不爲，老子之道始日著矣。若夫罷軟而事，佞倪而食，矜厲終身，自以爲不廢綱常之植，聞師之風，獨無愧乎，乃爲銘詩，以昭大道。銘曰：

吳山之東，峩峩其宮。千楹雲翼，萬瓦鱗從。維久乃隆，維抑乃崇。維師之功，有祈有沖，有馮有宗。天子萬年，四海會同。

353. 宗陽宮三清殿上梁文^[1]

〔元〕任士林

玉京三境之居，威顏如在天子，萬年之壽，景福有祈。睠惟宗陽之宮，翼近省垣之地，山川交慶，棟宇一新。載惟杭州路道錄住持提點南谷真人，生遇聖朝，恩承先帝。理身如理物，日深抱一之功；事君如事天，時謹祝釐之奉。越自鋒車之聘召，薦被

〔1〕〔元〕任士林撰：《松鄉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6冊，集部別集類，第589、590頁。

璽書之護持。玄都之樹，森入垣墉；滄海之波，輦爲基築。於是輪奐極東南之美，經營來山嶽之奇。畫棟朝飛，開金闕寥陽之殿；黍珠晝見，儼瓊林羽蓋之尊。增八荒壽域之基，侈四海太平之觀，以朝以夕，以禱以祈。自我聰，自我明，擬形容是之謂象；在其右，在其左，非壯麗無以重威。爰舉修梁，載陳善頌。

拋梁東海月，團團上碧空，若木風清黃道直，太平風物萬方中。

拋梁西瑤臺，新月碧雲低，閭闔春深王母宴，九重孝友壽天齊。

拋梁南殿閣，薰風入陛簾，星極老人游象闕，遙呼萬壽華封三。

拋梁北斗極，天高星歷歷，五雲深處紫微明，炯炯前星垂正色。

拋梁上萬國，熙熙瞻治象，風時雨若太階平，鑿井耕田人擊壤。

拋梁下百穀，芄芃秋滿野，人人鼓腹慶豐年，草笠黃衣通八蜡。

伏願上梁之後，玄風昭布，道化流行。皇矣上帝，監視四方，衍天下歸仁之治；錫厥庶民，斂時五福，致臣子報上之情。

354. 宗陽宮講堂上梁文^[1]

[元]任士林

青牛車之立教以道，授以言傳；玉塵尾之談玄其人，存其政舉。睠宗陽之主宰，實教門之棟梁。昔畫宮于堵，垂三十年；今自堂徂基，爲第一義。恭惟南谷真人言爲世則，心與天通。八彩重瞳，接清光于堯舜；兩儀四象，探玄旨于義文。發老子五千言，爲有用之書；去堯夫二百載，得不傳之學。無爲之爲，蓋自有道，可久則久，夫亦何心，丘壑胸中，三年種竹，十年種木，笑談物外，左手爲矩，右手爲規，于是植幢盖于瓦礫之場，使城郭有山林之趣。鼓于宮，聲于外，來霞履于四方；跂斯翼，翬斯飛，振宗風于千古。載陳善頌，爰舉修梁。

拋梁東吳越，平分一水通，曉日高懸黃道直，蓬萊一葦起天風。

拋梁西空翠，濛濛水一堤，鐘梵聲中祠太乙，星階月地碧雲齊。

拋梁南碧漢，河西塔影參，坐鎮飛濤跨胥種，箭痕吹影老虬髯。

拋梁北北闕，巍巍開斗極，虛危垣下繞龜蛇，仙佩珊珊飛

[1] [元]任士林撰：《松鄉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6冊，集部別集類，第590、591頁。

白石。

拋梁上萬歲，千秋開治象，祥風甘雨報豐年，四海熙熙民擊壤。

拋梁下薊雨，燕雲擁宗社，一堂穆穆衆賢和，數鳳郊龍無遯野。

伏願上梁之後，道鈞布物，講舌懸河。垂黍珠于九天，遠者來，近者悅；湧玉局于大地，統有宗，會有元。用開後覺之天，欽祝聖人之壽。

355. 宗陽宮記^[1]

[明] 于冕

宗陽宮在杭城中，按郡志，即宋高宗之德壽宮也。淳熙中，更名重華。咸淳間，賜今額。有元革命，衆庶淪沒，惟宗陽名不朽。洪武初，都紀月菴邱公剏造大殿、山門、廊廡。永樂丙申，副都紀周公道淵建方丈。宣德癸丑，都紀清隱俞公，偕羽士沈棲霞，重構老君臺，及得月樓，以復舊規，由是壯麗，甲于郡國，一時薦紳大夫，及四方遊覽之士，未有不縱目于此者。歷歲既久，日就傾圯，時宗陽耆舊養浩法師沈公復純先嘗主席本宮，後以老辭，然身雖退休，心則未嘗不以興舉爲己任。時御用監太監林公□

[1] [清]鄭澐修，邵晉涵纂：《杭州府志》，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03冊，史部地理類，第663頁。

奉勅提督海道，駐節于此，雅重師之爲人，力爲欣助，發私帑若干緡。師亦罄己橐，兼募衆緣，聚材鳩工，復建大通明殿，飛甍峻宇，上摩霄漢，中奉昊天上帝、玉皇地祇，及諸天聖像，左建玉籙樓，右建蕊簡樓，後建講堂，曰福臨洞天，退居曰石壇松口，與凡山門兩廡，庖湑之所，一椽一樞，皆師經畫料理，由是傾者起，圯者整，金碧交輝，丹堊相映，規模宏偉，視昔有加。始事于成化乙巳之秋，訖工于宏治改元之冬，請予爲記。凡記者不過記其興廢始末耳，若不推原其由，則後人莫知今日修舉之難，奚能永保于悠久耶。夫自黃帝問道崆峒，而道教之源始開；尹喜受經函谷，而其言始遍滿天下。由漢抵今，教益日盛，事之者竭土木之費，以爲瓊宮瑤臺，雲棲星閣，袤山延里，駕空凌霧，極壯麗以崇奉之，此何哉？蓋爲民生之所以衣衣食食，強弱衆寡之不至于相凌者，惟吾君父是賴；而君父之所以運乾綱、妙化機者，又賴昊天上帝主宰于無聲無臭之表也；故敬道所以敬天，敬天所以敬君父，吾之所以尊禮而崇奉之者，有不能不若此焉，非徒以教之清淨無爲而獨善其身也。故大通明殿之建，及凡百廢興，正所以崇奉上帝而祝聖壽于億萬斯年，冀乎生生化化，用極于無窮也。雖然事之廢興，皆理之常，欲舉廢以致興，非得其時、有其人不可。茲以中貴林公切敬天愛君之心，輕財樂施，無少靳吝，而人樂從事，莫有沮過之者，是有可乘之時也；以法師造道惟深，事神惟謹，而又能知君父爲重者，專致力于其間，事皆克濟，始終無斁，是有可任之人也。得其時，有其人，宜乎前人之開創者，今克繼承之；前日廢墜者，今復興舉之。垂裕將來，傳之永久，上祝一人之遐壽，下爲百姓之福田，當是事者，其中大矣，其功茂哉。是爲記。

356. 募修宗陽宮引^[1]

[清] 李 衛

宗陽宮者，宋之德壽宮也，在杭城東南隅，距吳山不數百武。昔光堯致政，退居於此，亭臺花木之勝，擬於禁內。咸淳間，捨爲道院，易以今名。元明兩朝，廢興不一，漸以餘地，割爲官署，佔爲民居，故址所存，不及十之二三。國朝康熙丙午冬，不戒於火，蕩爲燼墟，道士雖嘗募建，而零星草創，仍爲甌脫之場，去殿宇尋丈間，且久假不歸矣。余於丙午春來蒞茲土，及今三年。兩浙之民，幸沐天子湛恩汪濊，俯視閭閻，蒸然丕變，雖未敢謂政通人和，而凡厥廢墜，亦次第漸舉矣。茲道士曹資仁謀所以新其宮者，以牘來告，并請一言爲引。余惟古無祠宇宮觀，自沅湘之間，羣祀河伯，繼而雍之祀陳寶，齊魯之祀城陽景王，江左之祀蔣侯，後遂靡然行之，而不知止。他如《洛陽伽藍記》所載佛寺，不可悉數，皆極一時土木之盛，至大江以南，金碧輝映，與山川競爲壯麗。說者謂皆無益於民，徒侈金錢之費，非政所宜亟。其論雖近理，然治民事神，二者相維，務民義而遠鬼神，固未嘗謂無鬼神也；況愚民素來崇信，尚知有禍福感應之說，生其遷善改惡之心，風俗轉移，未必不在於此，則所以安百神者，寧非所以安兆民

[1] [清]沈翼機等撰：《浙江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7年），第7冊，第3746頁。

耶？況處會城之中，車馬輻輳之地，使古蹟淪亾，而草萊在目，撫斯土者，能無動心耶？抑余聞之，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今是宮以丙午燬，而余適以丙午來，通復之道，或在於此，則築之度之，誠不可緩也。或謂用不敷，奈何？余思人之財力，當其充積繁多，無以制之，則必盈而溢，溢則消於水火，耗於訟獄，不至於匱誦不止。夫苟至於匱誦也，無寧施而捨之，量其力之所能，稍變通焉。此非惑於鬼神之說，亦所以贊乘除之化於無窮也。凡百君子，或有同心，余將拭目以觀，厥成可乎。

357. 唐令狐楚送周先生記^[1]

〔唐〕令狐楚

先生姓周氏，名隱遙，字息元，宗其道者，號太原先生，汝南人也。抱天和沖澹之氣，含至精潔朗之質，玉冷泉潤，松高鶴閑，韜精守道，冥德真契，谷神既存，而長守元關，無鍵而不開。貞元初，游蘇州吳縣之包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得神京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世傳毛公塢。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歲，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爲壇，遺跡猶存，爾能勤求，吾請導之。既行而蘿窳迷密，不知所往，先生瞑目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盡碧，毛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隨而行之，視乃鹿也，須臾乃跪

〔1〕〔明〕王鏊等纂修：《姑蘇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12冊，第760、761頁。

止，若有所告。先生默記之而還，至十九年冬，剗木髻茆，莫厥攸居，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驗之即毛公鎮地符也，既而鑿戶牖以爲竇，有鶴銜弄冠裳，戲舞于庭砌，後得一井，香白滑甘，溢爲白泉，其傍得石池焉，深廣袤丈，陽驗陰伏湛如也。初先生嘗息於洞之南門中，神化恍惚，往往失其所在，遇好風日，亦來人間，將至，必先之以雲鶴，其弟子灑掃香室，俄而至矣。嗟乎，先生之體，同乎無體矣；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走及奔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乎形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先躅也；井泉去厲，昭乎仁也；池水不枯，齊其慮也。僊雲靈鶴之驗，去來彷彿之狀，其必神行而著知乎。予叔服膺先生之門，二紀於茲，錄先生本起，見命爲記，凝神遐想，直而不遺。

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楚記。

358. 周真人道行碑^[1]

〔元〕曹元用

泰定元年，歲在甲子，葆真凝素法師周應靈走京師，述其師周真人之道行請文。按真人諱靜清，字靜境，姓周氏，吳之常熟州雙鳳里人。幼穎悟不凡，酷嗜黃老書，及諸子百家、醫卜陰陽

〔1〕〔清〕黃廷鑑編輯：《琴川三志補記續》，見《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156號，第203—206頁。

之說，靡不洞貫，游龍虎山，師事演道靈應冲和元靜真君爲道士。至元乙酉歲八月，即其里構普福觀，殿堂門廡，庖庫方丈，神霄萬靈閣，書樓，漢天師殿，東岳行祠，雄麗精嚴，各極其制；又建正乙、全真一堂，以接四方雲水之士；撥田若干畝，以養其衆而祝釐焉。由是顯宗皇帝旌其里曰雙鳳福地。工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大宗師張公以其事聞于朝，成宗皇帝制授清甯抱一凝妙法師，普福觀開山住持提點。歲丙午，制加平江路道錄。又明年，加提點洞庭西山三宮觀事。時吳越大饑餓者踵至，飫而活之者，無慮數千人。其至洪嘗謁許真君祠，捐金買田，復米若干斛，以供其祭祀。睹漁獵者有生物，每買而縱之；或以困乏告者，輒惻然爲之助；而祀祝則虔誠懇至，故禎祥屢見。庚戌冬，芝生于仙官祠，四十二莖紫華光潤，久而不萎，洊膺璽書之寵，置提點所，給銅章，視五品，俾綜厥事，錫額曰大元元普福觀。真人感上恩數，不敢自居，退然與其徒，乃游武當山。舟次儀真珠金沙，遡風忽一笑而逝，年六十。生于宋寶祐戊午，卒于延祐丁巳閏正月二十有六日也。是年十月，葬吳縣之穹窿山。既葬而真人之命下，應靈率其徒告祭既畢，乃繼述焉，拓觀宇而新之，興僕補闕，視舊規有加。集賢院以聞，制更其觀曰宮，授應靈以法師號，俾襲爲提點，旌其勤也。夫道者，宗老氏學，以清淨爲本，而真人恬淡寡言，貞潔可與神明交，故能存誠以祝洪貺，散財以締華構，又推其餘，以濟窮乏，其利澤亦溥矣；然其功又且弗居，不既賢乎哉，遂爲之序，而銘之銘曰：

盤盤雙鳳，琳宇其巍。雲構蔽日，金碧凝輝。肅肅諸神，有嚴有翼。百度惟修，爰增爰葺。孰其成之，真人之力。敏哉真人，弗怠弗嗇。有衍惟禧，伊誠之格。以所有餘，濟彼不給。載燠之衣，載飫之食。活者紛如，德業交孚。寵命薦至，榮賚其居。鐘鼓鏘鏘，

佩服煌煌。日與神接，嘏其穰穰。其嗣得人，丕振厥緒。祝我皇元，于以永世。

後記

2001年9月至2004年12月，我有幸受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黎志添教授門下，攻讀宗教研究課程的哲學博士學位。在資料搜集和論文寫作的過程中，發現有許多江南地區的道教碑記資料是我們在過去的研究中不曾留意或未加重視的。黎志添教授以其敏銳的學術眼光，當即建議並鼓勵我將其結集成書。我的碩士導師、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陳耀庭教授對此亦極表贊成，並認為：如能編輯出版，實在是功德無量。正是在前後兩位導師的鼓勵和期許之下，我方有勇氣，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後，進一步搜集、整理江南地區的道教碑記資料，並最終結集為《江南道教碑記資料集》一書。

2006年11月，我的博士論文《江南全真道教》，由中華書局（香港）編輯出版。如今，它的副產品，《江南道教碑記資料集》一書，亦將作為上海欽賜仰殿道觀道教文化叢書之一種，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刊印行世，從而能夠真正“功德無量”於學術界和道教界。此時，欣慰之餘，我唯有無盡的感激和感謝。

感謝上海欽賜仰殿道觀管委會的丁常雲等各位道長。從草草結集成書，到正式編輯出版，不啻有一道深深的溝壑在，既是技術上的，也是經濟上的。然而，正是他們的鼎力支持、無私奉獻和慷慨襄助，直接促成了本書的編輯出版和最終問世。正值廟宇翻修、左支右絀之艱困之際，他們仍竭盡所能、不遺餘力地扶助和支持道教文化事業，其識見，其膽略，莫不令人感佩。

不已。

值得一書的還有，在搜集、整理資料的艱辛過程中，丁常雲道長還於百忙之餘，萬里之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積極的幫助，如搜集、複印碑記資料等屑微瑣事。回首與丁常雲道長相識相交的這 20 多年，長存於記憶之中的，除了他的支持和幫助，還是他的幫助和支持，一以貫之，無怨無悔。

感謝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各位編輯。兩年前，他們編輯出版了我的《生命的追求——陳撝寧與近現代中國道教》一書。在該書的“後記”中，我曾有言：于是乎，我竟期待著有朝一日，或有再度聚首合作的機會。不意，兩年後的今天，當日的奢望，已然成為了現實。

于是，除了鳴謝於此，銘感於心，夫復何言？

吳亞魁

2007 年 10 月

